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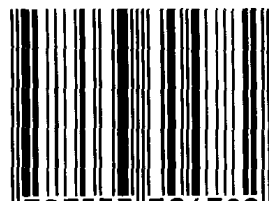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四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 庸齋日紀八卷

〔明〕徐三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庸齋日記八卷》提要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伏羲八卦初畫以奇偶分兩儀盖陰陽互象之大辨也因陰陽二體又以太少分四象只就第二畫以陽之陽曰太陽陽中之陰曰少陰陰之陰曰太陰陰中之陽曰少陽及三畫已成則名為八卦而上畫又各有陰陽震初一陽而上二陰、猶盛也離上下二陽而一陰在內陰猶中也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陽類進而陰將消至乾則純陽矣巽初一陰而上二陽陽猶盛也坎上下二陰而一陽在內陽猶中也艮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羣興而陽將伏至坤則純陰矣此俱以象畫取次定位也若以氣化言則木火金水分陰陽老少布列於東南西北而坤艮二土乃四氣之中而萬物之所歸藏終始焉後天方位又不得以象畫次第拘之大要先天卦位以二氣生長盛衰為序而高下陳列見對待互方之體後天卦位以五氣旋生順布為序而循環相代見流行生物之功總之太極之妙其體無朕而其用無方成立兩間化育萬品聖人則效以序卦或從自然之法象或從氣序之推遷雖取用不同其理則自並行不悖也

伏羲只是這幾畫若不是文王識得推衍卦位象變以定吉凶恐後聖更費尋索今不云羲易而云周易發明之功大也

易只是陰陽陰陽盡天地之道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者陰陽之本動静者陰陽之機天地者陰陽之體健順者陰陽之德生成者陰陽之功消長進退屈伸往来則皆陰陽互根相禅之妙用無他事也

天地萬物只是二氣所為其屈伸變化實有定理卦爻只是把他一定之理模彷畫出天地萬物自不能違之耳

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二字其義為乾順乃陰陽之德性而不滞於形體者天地亦以此立成兩間造化羣品所以能該括宇宙内形氣象數而人事物理巨細皆不能外

伏羲立象以奇偶二畫模寫出健順二體健順者一氣屈伸之所為也六十四卦只此健順分體數加減進退因以取義定名而天道人事無有一毫不盡

天地萬物之情形止於健順而其間交易變化萬有不齊聖人列其象於六十四卦極其變於三百八十四爻而宇宙以内天運人事之巨細終始無一毫不盡

六十四卦名義乃聖人通極天地萬物之理因陰陽變化而指事取象以立名故能該括宇宙内事而無遺若因物立名則局於物而有所未盡矣

卦德惟乾健坤順以純體言餘六子皆用所主爻離中之陰麗於陽也坎中之陽陷於陰也震陽在下則動艮陽在上則止

巽内柔則為入兑外柔則為説

觀易六十四卦大象繫辭而君子之德業巨細靡所不備

乾元坤元以理氣言則一元也萬物資始於陽為氣之始資生於陰為形之始隨所賦氣而成形非能於乾始外別有坤生之氣也故坤之德曰乃順承天

乾之為卦以健為行以誠為主以時為用以惕為念以亢為戒以中正為則此上下貴賤所宜通用

乾本一理而元亨利貞四善具焉雖有四善不離其為一雖本一理不渾其為四

元亨利貞四德乾坤所同但其用則有健順之別耳

晦翁詩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夫是之謂通復

先元亨而後利貞通以驗其動之端復以還其静之本要之復而通〻而復無終始也

乾元物資以始便自然能亨有火則自然有水則自流非有待也

利貞便是元亨内一定之體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初陽在下聖人高其隠初陰在下聖人懼其微重君子未著之德畏小人将長之禍於乾坤二初爻見之

行而未成君子勿用龍德而未際亦勿用是故君子内蓄於己外蓄於時則用無不宜

潛止於悔亢則必窮
乾九二之大人道全德備極聖人之體九五之大人天順人信
極聖人之用聖人之體誠無所不格聖人之用功無所不被
二者不待言福而福可知
乾九三九四皆重剛不中重剛恐是上下俱乾上下以二五為
中位三與四皆不中故曰重剛不中初與六亦不中不言者
初末用六已極不必言也
居下之上則當兢惕以自持居下之上則可度勢以自處此乾
九三九四之象
君子學以聚之云云是以九二大人為進德之事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云云是以九五大人為純德之事夫至於天地弗
違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其文王之德之純乎
大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理無先後大人純乎理
故與天為一
陽極則自不戒人不與妄動而成悔陰極則自不避人不容相
對而成爭戰陽終君子故守正有不亢之理陰終小人故無
上有俱傷之形
陽之極自亢而已自亢則孤故終窮而有悔陰之極勢必敵陽
ゝ不能乎而相角不免於傷
亢之為言非必地峻勢極也各就其所至所處凡溢其常分縱
具素情皆亢也寒士以一命矜寡夫以擔石汏行止以無制
而放語言以有恃而高皆不免於悔
乾之上九惟聖人無亢坤之初六惟聖人知微
乾元資始天道也物所賦命者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仁之顯
也造化之迹也六位者六爻之位也氣之終始盈縮有漸萬
物所不能違聖人象之以卦辨之以爻ゝ位有六隨其所居
之位所遇之時而各盡其當盡之道則無不得其正此所以
順性命之理全太和之德也
乾元統天以資始而德主施化坤元順承以資生而德主含藏
此陰陽之大義天地之全能萬物之所為命宇宙之事不過
是矣
元即善之長君子體仁以長人然則性命德業果有二乎哉亨
利貞可類知矣
乾以健為義坤以順為義健順人性所有不獨可言天地也故
元亨利貞文言直指出仁義禮智無天道人道之殊
乾始能以美利ゝ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凡利可言則小
天下美利都是元亨中功用夫誰為之夫誰知之蓋難名則大
可言則小
春能生物萬物一齊都有個生意舒萌發蘖無不欣榮這便見
得是仁至夏氣長物便各自成個象貌花葉完具形色充美

追使見得禮易云嘉之會者言其嘉美處已畢聚於此自成體式矣禮在人身亦然乃事理會通歸於典則之地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謂可大則賢人之業

自強不息純天理也其息處正是人欲

至誠無息乾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理之存亡人事之得失正在息與不息之間

坤初六而戒履霜垢始陰而惠女壯聖人之防陰如此王政君入內在漢道極盛時武昭儀以貞觀間進御漢唐統祚幾絕

大二后初不過剛不能種後禍故坤危履始姤忌過剛

陰陽盛衰聖人所不能違故見始知終常警於微履霜之義也歲序推移是由天道然機私皆蓄不有人事乎

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夫五常之信即五行之土黃者中央土之正色裳在下土以下為中五行非土不成物五常非信不成德皆有冥之義而人心之忠信正實內通外之基此惠伯所以占南蒯之敗正斷爻之本義也

程傳坤卦第五爻中語以為宣仁垂簾而發然論宋國家事若非宣仁挽回禍亂豈待靖康時耶但學者立言作訓非為一人一時計不得不以常理為正論

上六之陰嫌於無陽言不有其陽強臣無君之心也稱龍逆名之僭然假號人也未離其類而稱血陰陽天地之大辨不待因凌躐之勢而奪其真故玄黃終判

乾坤用九用六爻辭程傳只主本卦之陰陽本義主變陰變陽

乾言專直純天德也坤言翕闢承天而時行也可知乾元一氣而坤體含藏布散以滋萬有蓋總於一而成於兩也

屯以經綸創業之始蒙以養正進學之始

泉出山下有蒙稺之象以亨行者因其可通而通之非強加也我實而蒙虛實者能施虛者能受初筮告者彼以虛來我以實應也再三則彼無所主其虛我無所投其實故宜不告矣筮之叩神亦然

訟之道有孚實也守貞正也惕窒懼也謀始慎也不克不永無成皆止也

以訟受服擲人躐寵之徒皆是理無不反故終朝三褫

刑比於義於秋列於四德四序刑惡可已縱惡失賊亂同苛虐惟聖人以仁用之則止暴輔德合天地之陰成然必本之忠信則不偏裁之明決則不誤非大人不足與於此故易訟曰利見大人者以剛得中也濂溪論及此復丁寧曰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歟夫以不可已之刑又不

可一毫使之偏且誤其人烏可不極重慎也

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晦翁舊說只作論功行賞不可及小人後又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来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書此未入本義之說理則然矣愚妄謂易所言是三代以上事如湯武弔伐之師未必委用小人論功行封多是勳賢恐不似後代權濟一時之事但取梟雄機械之人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論其理當如此若後代叛亂功臣偶合爻辭之戒亦是易道所該其所謂小人勿用者直是勿用耳夫用小人以成功而酬之以爵土似俱不可語聖人事

比一陽居五觀二陽居五六其下羣陰俱有日長之勢然比能附衆觀為人仰由陽得位而中正足以服人故也剝亦一陽而居上爻地亢勢孤有必盡之理故終為陰所勝

比六二内比之貞守正在己六四外比之貞得正在上正在己自能為人所親正在上吾能得賢而輔皆吉道也

顯比與私比正殊私比者黨同己而忌違己顯比則不然来亦吾人去亦吾人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夫履者禮也禮至於定民志而和之用亦行其間矣

履卦初九履常于初故無咎　上九履克有終故元吉　九二以道守幽故貞吉　九五乘勢行意故貞厲　六三爻柔位剛以非據故凶　九四爻剛位柔以克懼故終吉　九二坦坦居易也處下者素位當如是　九四愬〻警戒也近上者持躬當如是

聖人繫易傳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有子禮之用和為貴其說乃本此亦是傳述聖人語意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通而為泰天氣上升地氣下

剛上則不能用其下柔下則不能正其上蠱之象也巽緩而不振艮止而不恢則事日滋弊亦蠱之象也

臨者上臨下也象云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臨豈自為尊大者哉

風在地上為觀觀者上之所示下之所仰也中正者示民之表上巽下順則觀感興起不言之化自行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〻上之風必偃夫風行物順不以言而喻聖人恭嘿表正而天下儀型乃知上下之閒觀之所係重矣慎其所觀而人服矣

仁義行於君子刑戮加於小人噬嗑刑獄之象初上爻又皆小

人之事也初爻得懲而誡有警懼不進之象故曰履校滅趾
上爻積惡而稔有縱恣滅身之象故曰何校滅耳滅趾不行
也不行則知止何咎之有滅耳不聽也不聽則惡〻積罪日
大而禍不自知其凶必矣

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上艮下離内明外止庶政用明者
蓋政有常體者明則不失矣獄情則須遠照不敢自任聰明
遂為臆斷必訊詞參証實亢而後可也

賁太飾則文勝而剝剝窮則必反而復復則就質而無妄无妄
者畜德之基養正之道故大畜與頤繼之夫鑒於文之剝還
於復之質以内畜外養人事固當如此

剝言崇變有被撓而反從之勢復言剛反有獨出而力回之理
君子處剝而守貞獨立人望所歸得輿之象也小人處剝而乘
時肆意事窮取敗剝廬之象也

善以復長惡以復消復者去昨非而就今是得失吉凶之大界
也故復卦自初至五雖所處所作不同但能復者無不為善
惟上六勢極卦晚其凶也成雖悔不可得復與終迷等耳故
蓋之象風雷遷改亦以免迷復之凶

復以反為義陽自施反不言陰也姤以遇為義陰來遇陽不獨
言陰也此亦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雷出於地是元氣之始奮者故於乾為長子其初生地下卦義

曰復
顏子未能無過惟纔過便知纔知便復、便無過此所以為難
也若悔在過成之後距動時遠矣不遠而復何待有悔未成
已化雖有即無其為元吉可知

復之上六曰迷復迷而不復者也居上而迷復五四二三皆陰
柔不能開其迷而初陽在下又居不用之地則上六之災青
凶敗必矣此爻其為陰后乎

天有實理實氣以雷霆鼓動而生萬物是萬物所賓得之理氣
皆由此賦與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順之以贊化育
理物性其道亦要於无妄而已

觀易無妄彖辭正夫子所謂人之生也直妄之生也幸而免曰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
之系天命不祐行矣哉天命以正无妄也不正則妄而信順
俱失天人交違何往之可利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不能保無无妄之疾不可妄試無妄之藥
蓋因而推類如伊川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
蓋己子知天安用尤臧氏此亦可謂不試無妄之藥者

頤之義為養然必以正則吉養道可不慎與象曰君子以慎言
語節飲食自養之正也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養人之正也是皆貞吉之理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先得賢而萬民可養也養非賢是虛縻
也養不及民是私奉也
頤之戒在言語飲食正如俗語所謂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觀我朶頤何物陽剛者如是此正養小失大之徒故曰亦不足
貴
養之道苟非其類上下俱不可往頤六二之征凶以此
六四顛頤治人者食於人之象歟
坎內實實則信故有孚以常德行離內虛虛則明故麗正而照
四方夫實以體誠剛中則立虛以崇智柔中則通聖人所以
合陰陽之德備信順之用也
坎中有孚故君子以常德行可知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難乎
有恒
咸剛下而柔上有相感之情恒剛上而柔下為有常之體感惟
虛受乃可通萬物之情常不易方故能成天下之化二卦六
爻皆鮮元吉可知感人自立動必以貞苟一不然雖免悔吝
遯二陰在下勢欲浸長君子退避時也九三係遯而危在內也
九四九五上九皆宜在外也固知處遯之道在內者危在外
者安聖人明示人矣
明在地上則昭德以受福晉之義也明在地下則晦節以蒙難
明夷之義也

家人巽入而離明入而明正家之象君子言恒而行物以脩身
也刑于也
家人六二之婦內而守正有體柔之儀六四之婦外而克相有
佐家之蓋且各從其夫不越其序上下之體明陰陽之道順
其關雎鵲巢之懿軌歟
家人二陰皆從陽也故有正內之象睽二陰皆乘剛也故有乖
違之占
損兌說而艮止有安足之意故君子以懲忿窒慾定吾內也益
震動而巽入有勇進之功故君子以遷善改過勵吾外也然
則居身者利用損進道者利用益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合而後能生也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一則必有合三則
岐矣
夬一陰在外者故衆陽決之易為消伏姤一陰在內者故衆陽
既遇反為所牽夫君子小人之消長正由所處內外在外則
去之易在內則潛滋暗長勢日延蔓矣
困非大人不能以貞亨然又戒于有言考槃之碩人永矢勿忘
可謂貞矣而寤言獨寐何尚口之悔夫正以信道則內不失
志黙以晦跡則外不取尤彼小醜之徒難與亨困而躁德之
士不免有言歟無凶咎得乎

井有不遷之象坎險在上故恐汔至羸瓶若綆盡上出則功施
及物矣大抵始靜終慎乃可以免
易爲之用惟以享上帝養聖賢而不云供御正與土簋非食之
進同後王自奉極珍侈而享帝一事已爲虛節至養賢之典
絕不復措念失制爲本意矣
艮以止爲義位居東北萬物所止至震復出止其背不出之象
人體向前凡動俱從前反背則止然則止背以守中亦主靜
制動之一義也
艮止之說玩象義俱從人事蓋六爻無應於道當止能止則動
必不妄故得時而光明不獲其身者無執於己不見其人者
無牽於人無我無物惟時之當何施而不可象曰君子思不
出其位夫出位之思則妄動而得咎小人行險正昧此義
人不可以無上無上則無所制無所制則盈溢恣肆有窮凶之
理故節六四爻有安節之象而曰承上道也夫得寄於上則
自然有節而亨矣
易道陰陽每以人事爲主玩吉凶悔吝之象而修警之道寓焉
此聖人立教本義也如艮卦以止爲義乃是審勢遵晦不妄
動招尤之意後人以心體立說蓋取主靜一義其理亦自相
通若以附會空寂則謬益甚矣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豈可牽入
空寂義耶
火炎上水潤下各居其方是爲未濟君子辨之而已火在下水
在上雖相濟爲用而實相陵爲患故君子加警焉初吉警以
柔克也終亂久不克警也
旣濟三陽三陽俱得位而易危言之蓋天下事整齊端正之時
極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事謀始屬乾收成屬坤精慮出謀健也
委曲濟事順也
非健則不能始非順則不能成健以立事順以濟事
乾坤易簡二字義程朱二先生解簡字其言相同若易字解程
子作平易之易晦翁作難易之易晦翁說是看得乾健意既
曰天下之至健則作用自不難故以易立義伊川說似于易
知有親可久意頗相通且後曰德行恒易以知險險易二字
正相反中庸居易行險爲對而居易乃素位之意則當是平
常也然二義細玩亦可相通蓋舉動不難便亦是平常道理
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以得失知吉凶聖人知幾之事也然
則至誠前知理先見也不誠則理不純理不純則生妄見幾
不可知
吉凶者得失之象如文王令德見於行事〻得而吉應之這便
是福故曰視履考祥詩所謂明〻赫〻即此理也

得道則吉失道則凶此常也固理也所遇之時反之此變也亦
理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吾徒當日省此夫怠其介
則遠不復矣怠其悔則咎不免矣介也者吉凶之幾乎悔也
者禍福之端乎中人以下未有不謹於此而能有立者

易只是陰陽幽明也生死也鬼神也其理皆不外乎陰陽故學
易者知陰陽而三者一理可貫矣

智周乎萬物知之無不明也道濟天下處之無不當也

經德不回這是正行聖人於所遇之異以權道之是為旁行旁
行以合正非以違正何流之有

惟正行而不泥故能旁行而不流二者實相為用此聖人時中
之事

陰陽剛柔自有定體時變而道不變故變通以趋時而守貞以
合道是乃旁行不流之義

人情不安於所居其處心毋泛而薄安土敦仁必能用愛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言變動不拘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
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
之乾然則神者是言天道造化萬物神妙莫測之謂人心亦
以妙應無方為神故曰所存者神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蓋即虛靈不昧之運用非可別言也易所言神皆此義聞有言穢滅神存者思并誤此故及之

大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備矣其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者乎夫靜
而正道體心學盡於此語

智廣聰明非崇則塞禮尊執守非卑則流崇智者禮之所由明
卑禮者智之所由定皆不出所性之理智之知之禮以履之
智能察識禮能實踐則性盡性盡則道立義行衆善由之故
曰智禮成性而道義出

天地之理何物不該聖人摠其最大以列八卦錯綜焉而天下
之事備則象焉而天下之器成消息焉而吉凶生來往焉而
占驗著

天道人事原非二者故天道便可以準人事人事便可以決天
道只是人心不净錯出私情妄念便不能合聖人齋戒以神
明其德則心即天理事即天道以此辨得失定吉凶安得有
與大要惠迪吉從逆凶人事如此天道亦如此至誠前知不
能於此理外別有他道推測

只一件事前一段是闔後一段是闢前一段發動為剛為陽後
一段收斂為柔為陰

吉凶悔吝生乎動〻可忽乎主動之道其惟一貞〻者正也理
之常也吉凶悔吝惟貞可以一之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

天地間只剛柔二體而推遷變易各以其時當其時而得其體則為貞吉逆此則凶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然其貞不出乎一理故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易象至賾爻至變道至大用至神其要不越一貞貞者正而固也常於正而三才之道盡矣故天地之道曰貞觀日月之道曰貞明天下之動曰貞夫一皆不二之理也

易之道以陰陽剛柔推天道而定人事非是聖人智術所為蓋天地之理原如是乃至一而有常者即所以為貞也其進退消息有時要不出此至一有常之理故聖人以貞為主而隨時變通以從此理是乃所以體大化而合至德非以巧測為趨避也

聖人仕止久速各因其時然皆云可以便總是貞吉之理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之以為仁行之以義凡盛德大業範圍曲成之事皆與天地共成此生者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以生為德聖人之位正是代天地以成其生理者蓋參贊化育之事非有位不能行位豈自為尊大而已

八卦之作也以通神明之德則幽者無不關以類萬物之情則明者無不該

神明之德至幽而可通萬物之情至賾而可類

十三卦取象不是預知當有此物先立此卦亦不是因有此卦然後作此物蓋聖人仰觀俯察遠稽近取列為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已盡天地間萬事萬物後來聖賢代興世有制作皆不出此卦象中事此十三卦者聖人特舉其例耳要之極宇宙之終始悉萬物之變化無一不在六十四卦法象之內者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一者主之多則二二者不能為主也

理本自然巧為思慮者皆是妄君子只是盡我所當為至於事理相感乃其自至何容思慮如陰陽往來屈伸乃天道之自然未有無感而有應者亦未有有感而無應者大要人所待為是感理所必至是應感如桴搏應如皷鳴天道人事舉如此若更著思慮枉自憧憧矣

日月寒暑有往必有來此氣候相循之一定者推之於天下事物道理無不皆然此豈待人心思慮別有措合哉

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嗚呼利而勸威而懲小人哉又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嗚呼懲於小誡於大以免為福小人之事也若君子自處當於復初爻念之

小人惟不以不仁爲可恥不以不義爲可畏故必動以利而後
勸董以威而後懲此治小人所以不可無刑而小人得刑以
懲亦未必非福
積小善則名成積小惡則罪大所以善惡皆不在小禍福之來
由所積耳積者習而不改則日深日重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至誠前知亦只是見得此幾
故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至誠如神
聖人前知處只是理惟理至一故所驗吉凶必不爽占蓍首如
南蒯之得坤穆姜之得隨皆象吉而事凶蓋易以順理爲吉
非以得象爲吉也聖人據理安得有爽
幾是理之先見者事之感應不能違理君子知幾知其理之必
不爽者理先事而立吉凶之主莫逃乎此不必待其形著而
後見然惟君子能先見之故曰神
幾只是事理發端處
知幾其神何待筮卜而知吉凶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明乎此幾便是善易
聖賢無狼狽掣肘事只是能知幾
知幾之事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君子之動無如上交下交
諂與瀆乃不正之事不正取敗理之常也君子知此理得失
決是事幾所謂不筮卜而知吉凶者乎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豈非無卜筮而知吉凶耶
知幾守貞乃一事非經權二義也幾只是此理得失之介君子
見之以定吉凶守之以決去就故事理莫之能違而無往不
得其正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危以動則民不與不順之動也懼以語則民不應未信之語也
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不孚之求也動履順故不蹶語信心故
不困求相孚故無怨修此三者夫誰擊之益之道也
易卦以中四爻辨劉菜吉凶而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正猶人生
然少者未期老者已定惟壯歲是非得失爲成敗禍福之因
此卦體之合於人事而不爽也
和順於道德是心之體理于義是事之則
立德保世皆不可無患無患則慮不深義不徹故雖大聖大賢
猶以患而濟易之道遠矣大矣然作之者以憂患也夫扶溺
濛所未露終宇宙而莫違縱聖人上知亦非優游忘慮所易
及
乾坤者易所自起六子皆由乾坤生萬物以乾坤爲根柢而變
化於六子則六子者即乾坤變化萬物之神用非乾坤之外
別爲六子也故說卦六章不言乾坤而乾坤之神所以妙萬
物者即六子而在矣
天地萬物只此一理聖人全之以立極君子修之而得吉小人

悖之以致凶然則占易者止當察消息盈虛之候蓋人事以
合推遷若得失所關禍福自定無容別有推測
非義不占非疑不占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然則天下可占事
亦鮮矣
與時消息豈毀道以從時哉只是動靜語默審勢度宜則屈伸
剛柔皆為合道

# 庸齋日紀卷之二 大學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明德新民。只是要我與人都盡得這道理。
大學是說大人學問之事。明明德是為修身一事。立此總領名
目。都是根本功夫而知行無不該括。此正身心體用合一之
學。虛言之固非實。而偏言之亦未全也。
人心若不明。如何有此德。若非此德是甚麼樣明。
己德不明。將甚麼道理去新民。己德既明。這便是新民的本子。
然但取自明而人皆昏然罔覺。累不在念。這又成甚麼道理。
大人立德須是要自新新民。先自新者。是切己本領的事。又
新民者。亦是職分當做的事。其理本一而無人我之術。其分
雖殊而當各自盡則一。合而觀之。總是大人將宇宙內事體。
都做自己分內的工夫。不肯一毫置之度外。
德只是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為人倫物則言行動靜之本。凡身
之所行。皆是心為之主。若此處不明。則皆無有矣。人為萬物
之靈。也只為這個上靈。故曰明德。然昏失者多。故上明字。須
要自明之。
明德註中說的。都是心上事。云具衆理應萬事。理便是應事的。
人心之理。在應事時方見。卻是其中定有之德。氣稟物欲。都
是埋滅了他。使他不明不白的根由。若有時省覺。知得自己

本心原自分明及感物而應這性分內道理便從此顯出此可見明德是我心固有的明之、功亦只在這裏理會充養不便復有夾雜間斷便無時不明古人明德工夫有格致誠正脩五條目心上說明白端正便要在身上寔做事不是只做個好話頭亦不是只要知得而已

明德由人生來心上稟得這靈爽便包含這許多道理精采在中間以應事接物自能為主然其中固有本然知能而學問所開廣者亦便是其識見處盡合心知物理之明為有體有用之德也若不是其中原有此靈爽要得主宰運用如此分明只是衆人形氣私欲昏蔽後恐未便能如此故須要隨分漸次收斂充寔此乃是明之、功

明德的明字所存所發皆是此晦翁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無不明也具衆理應萬事人心體用自如此若說向虛靜冥寂便都無了故大學以其寔理處說為至善而教人下功夫又處要格物致知正欲使衆理萬事皆理會貫通而一腔湛然自有明見定執則靜正動順無不與理合此乃以全體統大用之明德

人心神明能應萬事、各有所當然的便是理這神明之中只不要昏雜了他使本心自能為主則於事理當然都是有不昧處此乃天賦人受自然之明德原是天所與我故亦曰明命註所云衆理者亦因隨事泛應事皆有理故曰衆然這神明中只是渾然一個天理根本人能常存得這地面使其湛然清明感物之時順理而應自能曲當這是人心所貫有光明靈覺的本體凡身上所當為的事理皆從此出以此便見明德格物致知是因見聞有限故更欲推窮物理既窮便即是心知全體此上下二明字亦如言天道人道一般

具衆理應萬事此俱在虛靈不昧中有體便有用濂溪曰推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得秀最靈便是這明德承受得來處此中便具得五常之性五性感動而出便是應萬事之理然不是這神明靈覺則都冥然故明德必以明為體而所明處又當知此德非是虛言則致知力行功夫便都有實地下手而孟子所謂知性盡心亦自見得果合一也

明德所以欲其明者正以衆理根源萬事主宰皆是此後來一種空虛之說以涉於理為障着於事為妄將心只看作虛寂中知痛癢主人所濟何事此禅伯話頭誤却多少才俊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是發覺處乃因氣稟物欲昏蔽後乍有省覺者然此却原是本體自然之明非從外來

學者若在格物窮理後看明德便不可謂只是空明於誠意正心脩身上看明德便不可謂只是知得

大學明明德功夫與中庸誠之、事總一般格物致知便是先明乎善至意誠後身心只是一箇誠矣

明德至善。須就事理上說其爲主自然是心如此則實體妙用
便一言具足。若只說不有事物之心。則空虛之中便有死殺。
不明理之心。不可謂之明。不着事物之理。未可謂之理。心無此
理。不可謂之德。若只將做虛寂看。却便是佛氏之明心。蓋佛
氏以空爲性。吾道以實理爲性。佛氏所謂見性者。正是今人
所說空明也。

性以理言。明德以心之明覺言。心有明覺。須知其所明覺的便
是性。故橫渠合性與知覺。正可言明德。

人能自知明德則明之之功不難矣

大學明德內便兼得中庸性道兩字然大學所說却有功夫爲
教人要盡此性道須與他一個入門造域的實地故由格物
致知而誠意正心以脩身則體道盡性之事無所欠缺此方
是明明德之全功

能明民德故曰新民古禮樂政刑無不爲此而設此治者所
宜知如後世苛條繁令何關教化未聞有能新民德者

至善晦翁註事理當然之極蓋參考的確之見也傳內說文王
敬止曰仁曰敬曰孝曰慈曰信於人倫日用咸有當盡的道
理若於本分中有所虧欠不得爲至善求過於本分又非當
然以此體認至善便見得當止之處凡日用事物無所不有
中庸之爲至德亦即如是也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勿失善字正是當然處而擇之精守之一乃是要知
至善所當止而止之不遷也夫聖賢教人明德新民又說止
至善止爲學者樹一箇造詣標準不是至善不可不如此而
止不可凡苟爲者與過差者皆非大人所當自待也

宇宙內事只有一箇天理但因人心有欲累着些私意來便減
了他分數至善只是全然天理處如今人說黃白所謂足色
足數者三代以下人處身立事只是欠了這成色若認得這
天理真做得這天理徹豈但人事爲足相即與天道亦不差
分毫這便是上聖之德這便是盛王之業只此便是天地內
一箇道字的分量聖門以道教人須要人造到這地位不得
貶損更以第二義誘人若有貶損便於天理不真却是半間
半架事體矣

人每事須要識個善處做言至善便是這善處到至極而無以
加者若不到此處不免有欠缺的分數人品事業便於此是
疵病故聖人要大人必至此地又不可走失所以窮究要極
纖悉作爲須是純全正恐欠缺分數便是德業短少處

道無個形體指索只世間事物極得當的便是故人要摸揣却
無物而能實做這道理便在我然這道理原自有天成足相
處但人自虧欠之耳至善却便是去他本等足相處然如何
便實做得晦翁說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即以

此句身心上體究充拓便隨事有箇分明定止也
至善只是一個十分到頭的好處要做到這處只是去私合理
蓋天理外更無餘事只因人欲便虧損了欲盡理純如何不
是至善此須各就事理以純心實行體究方真不易語言影
響
至善註說事理當然之極以當然處見善以極當然處見至善
人只要見理明隨事便知得有此地位在這是日用有規矩
準繩的事不是無底無畔玄妙的東西
至善是個道德事業立極標準之地未得至此終是尷尬事體
故說個止字言學者必當至是不得離却古大學以此成就
人才而大人學術亦須以此學自期待不肯苟焉而已然此
至善隨事而言則各以其當然者為善據理而言則只以此
當然者為善此在善學者辨之精見之真守之一用之正故
格物致知功夫與定靜安慮一段精神無非欲使不迷不謬
以合得此個當然的定矩而已
止字猶言住足處至善是學之的射以的為止未至者尚未及
的至而有過者復失其的大要不至者由擇焉不精至而過
者是守之不一知及仁守便是能止此
以止字替至善是乃此理至當歸一處知止有定却與漆雕開
信字地面不爭些子但信字以心識言定以事理言既信則
理無別疑既定則心無別向信似為擇之終定似為執之始
雖二字各有義而所見處則一安便是孟子居之安處蓋心
上事理可實據為主更有何參差捏抗此定靜安之境
定靜安慮總只是此中有主以應物的意思其得力始於知終
於得得便是躬行實踐者也格物致知之後已見得此理明
白的當不為疑惑搖亂自然有此定靜安氣脉相因之次第
非是功夫有此先後也慮是理與事相照顧依循之地前之
所知正於此體認運用者夫知者不迷行者不謬至善豈有
不是
定對錯雜言靜對擾動言安對惶惑言凡事無真見端緒錯雜
此中為所擾動必惶惑而不能清寧故須定而后靜：而后
安此是在內相因之序
大抵志意安閑事見了了然亦須先有定見識得大段始終如
此然後以不二之心料理不迷之見事豈有失當者
定靜安其中此理已是安穩後又著一慮字乃知臨事時還須
有照管合式一種意思前者所格之理正要在此事上用得
分明而隨事取裁各中其節乃在此處著力也
慮字正把這知得的又於行處要得精切允當如大匠用規矩
準繩妙處尤在量材折衷不失尺寸得則知的便已實做下
無一毫不中規矩準繩是為得止至善也

得便是止得止只是已當其理前知止是知得此理令得所止
便於事上合得此理
道理在人身上方見得本末終始先後次第然後可求一貫若
懸空說個道不曾識得條理貫通只是說個合一者恐未是
實見
身者家國天下之表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端知者意之能
分別善惡處也若應於日用云為者得其當而為善失其當
而為惡是即在物之理而吾之所當格以致其知者也
心是本體意已發動心主乎正則意自無不善此是所存所發
的次序如何大學乃先誠意而後正心蓋此所謂心乃是主
張日用云為而不失其正者則其發端寔始於意ヽ先誠而
心之所應酬者罔弗正矣
王心而言指其發動為意大學正心誠意以性為體見於應物為情孟子性善情善
心是具此性的然累於人欲之私者便不能全是此性
故心初發時有此理欲之異即為意之誠偽若言性則是天
所降衷人心秉彝之德其有觸而應於外則為情乃性之所
顯安有不善其不善者却亦是人心私欲而非性本然也故
大學於意處須說箇誠字正恐心之所發未必實是此理當
在獨知處慎防若所發實是此理則意已誠而情亦自得其
正何有不善此須先明得理欲之辨而識其孰為本然孰為
外誘其由中而出則皆起于心萌于意而見於日用云為則
所謂心性意情者自了然有緒而不至雜亂無辯矣
明德須是合身心這便是體用未有身之所為不端而可云德
者亦未有心上不明不實而身可成德者蓋有此身便離不
得人倫日用而心為之主若其中昏昧苟且則凡所應為豈
得盡當乎理耶故說明ヽ德者以脩身為實事而誠正便是
其理會本領處格物致知却是先明乎善功夫合此五者則
其明之ヽ事與夫所明之根本作為皆了然矣然此明德人
既同此生便同此事我當做的便是人也當做的我已明得
的便是人也當明的若我只自明而人却不明既非吾心所
安便非吾事所當然矣故大人之學於自身曰明ヽ德治人
即曰明ヽ德於天下不過要使人我都盡得這道理皆有善
而無惡便是上古昭明於變之俗可見天生斯人凡人道所
當然者便應人ヽ皆如此豈得有君民上下之異
後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諸傳中所釋又各有事件乃隨親
疎遠近所以感動處置作興之術若有繁簡之不同至於
欲其人皆備理而向道不得有二義也
大學明ヽ德先格物致知格物是窮理實地功夫大人於天下
事皆職分所當為則其事之理便都是我所當知者若資稟
所限心識未充苟且冒昧既有昏蔽便多欠缺故格物自是

致知事致知便是實成明德事大要物皆吾理知即吾德能知物理德性盖明知不得言偏於在内物惡得言滞於在外也

格物之物不出身心家國天下之事所謂在物為理是也言物便當有處物之義窮理已盡析義已精是非可否無毫髮尷尬則知無不至知至則至善不真明德不昏以明立誠則心正身脩而家國天下之理明無不周識無不貫即有本末終始先後要不出明〻德之能事矣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謂物之則即理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自天生下便都少不得有這幾件如五常五體之類皆各有個當盡之理這正是人之常道所謂性分中事理也人能以身體之便為懿德格物致知者正要將這物則窮究得纖悉精到吾心便灼然知得完備真切知既真只要實能盡其所知者便是誠意功夫而心正身脩懿德在我矣

萬物皆備於我只言物其有則處便是理可知不將物與理做兩件看

只明理兩字大學說作格物致知正見人心物理原無内外之異明德便是内外合一之學也

事至顯理至微知顯之微所以格物

物理既格當知天下無物非我

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此止由物理心機觸悟有遲速耳資禀固有敏鈍然能沉潛理會厥幾容易貫通夫格而未知不可怠格知而復格其知彌深

致知工夫全要在心上體認昭析事物之理若不先主敬以收歛此心使其清明靜一則所知必鹵莽虚浮而不精不當如何得致然但主敬而不求知則獨守空寂之地而事物之理不相貫通至於感應茫然無所憑藉而敬亦從此倉皇走作矣此二事必相為用而敬尤為主故曰聖學始終之要

或有謂窮理為窮其巢穴之窮乃以身至之者固是一說但未有冥目信步而得闖入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以盡字為窮之義亦須由知性來則亦不得不先知矣

處物之理乃吾性天德自當不昧如何却在物上窮理蓋大段性分雖夫婦愚不肖亦自不昧至於理義全體渾成處雖聖智亦未即纖芥無遺況常人資拘欲蔽之後心體既有所窒則物理多所未明故窮至事物之理推極吾心之知無非欲各隨分量因其所不昧者而益加詳盡明白焉正欲令心通乎物洞然無一毫窒礙所謂精義致用者安得謂求理於物而不關吾心也

義内之說所敬自在外而用敬乃由中出故義不得言外此是

行時事格物之說物各自有理而明理以開發吾心此是學
知時事只要曉得知不得遺物而求諸虛物不得外心而滯
於迹心與物只是一理又何嫌求理於物而以義外為譏也
理是吾性分中事如何說即物而窮蓋吾心須要應物若物之
理有遺吾心之知如何得得明了知未明處物如何能當則
性分之事便虧欠矣夫物即有理知即明理非言物則便與
心分為內外而窮物之理致心之知則自是實理實得此聖
賢教人實地學問工夫不似後人懸想空虛浮泛之說也

格物致知功夫如伊川云不必盡窮天下之理亦非窮得一理
便到此語譬之工人學為器物者如學得造一物謂便可無
道諸物恐未必然謂必須件件學到若一件不曾學便難措
手亦不如此如十種學到七八件只專精習熟試驗日久遇
有新到手的物亦自能理會旁通大都事理無甚相遠識見
多後自能妙解若謂一事便該全體此或上智空然若謂習
十事只曉十事亦必最下蠢鈍之質如此者即其中一事亦
恐未必能致也聖人知世間上智者鮮又不敢盡以下愚棄
人故常就中間通人立教隨其資稟分數以為學問之遲速
只各自能勉力無不可至即最魯鈍者若其志精專用力勤
篤亦未有不可幾入之理也

晦翁格物致知之說非臆見懸解也其辯論著於或問採引推
究反復甚詳蓋此說原發端於程子而根本於問學一事乃
孔門之遺訓謂不先造理則踐履恐有未合而雖為是德其
為未學求端用力之方蓋真見其無弊而後敢信心立論者
當時即已知後人必有異議而患己意之不得伸故又自設
為問答之辭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之迹不求之
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一段細
繹答中語於心與理之本一不二與存心知致之功之不可
偏無俱剖析詳盡無有遺漏足為自明求誠之正路法門學
者循是而入即未便有貫通利用之寔得而隨事察識體認
亦足晰析異常而開通識慮若一旦豁然之後則前之所泛
濫者皆後來實見實得必無流入空虛溫尹出誕妄之弊矣
合之識其後者不難自為定論豈聖門博文好古多聞多見
之旨一一皆與待求之外而物理之說果首誤於程門而晦
翁復踵其謬誤耶抑以吾心之良知自足明了全體大用於
人無間愚智乎果原諸天理自然之本體必能妙應而曲
當更毋藉於講求開發為耶

晦翁格致補傳首云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夫知
不於理是無也理不即物是虛也又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是即所謂知覺者此知所發而天理已露其端故為良知也
又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正見心

固原有已知而知則未能盡理原有已知者正良知之所不昧也未能盡理者乃心識之所難該也即物窮理者知須該物則物當會心物理精明而知益開廣正是內外合一之學何謂即物為專求諸外也未語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夫物能明吾心全體大用即果求諸外亦豈徒在外者哉

大學格物致知之義有專以在內立說自意度越晦翁然當思此書乃古大學教士之法羣貴賤子弟年十五者育養而造就之欲使道明德立廣業崇功其條教次第當有定則未明者若何而求明未至者若何而求至必不凌節而紊施亦難總會而頓盡如此則初學隨分功夫亦必有求端用力之地此晦翁即物窮理之說蓋近述於程子遠証於聖門即學問思辨之義也別為說者只是欲於心境中說靜照又若邃以渾成事機入門竊恐古人施教設法當不如是夫孔門善誘博約原自有差而下學用功亦自漸由逢徹則即物窮理乃正始進先明之實地不得全忽有據之事祇為虛總之談以疑誤後人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聖人語也夫學不得逐事而昧其中思不得懸想而失其據學與思偏用不得便可知格物致知之用功矣若但言本心之知固是人所皆有而理義深賾曲隱不知卻於何時便體會得完實完全倘其中或無典則又焉知無信心之謬至於言心理內外不可為二論則然矣但其初便欲即理即心畧無凝滯間隔恐亦未能則理會貫通之功似不可缺故大學明德功夫開首便說格物要得且學且思以究明事理當然之極而真見其至當歸一無有遺漏者則精義即是真知而定見自能利用故誠正修便是明善後誠身工夫而齊治平便是知明處當事業此大人學術正要使天下之理內融於心則不囿外合於事則不殆然後道立於己而惟所運用推廣之矣若謂窮理於物為不切於心而只作卻外主內之說是學皆浮駁而思即紛紜恐聖人語學之意未必如是也

聖人以道立教只要人實知之而實行之無論愚不肖之不及即賢知之過亦未為是蓋人性雖同此理人心亦莫不有知但氣質未盡清明情欲易為昏蔽兼以平日習俗牽染多所汩沒性既失其本真知亦錯於妄用則物理之謬自是難免意念作為其不合於道者實多以此求格物致知前一段工夫則凡聖賢之成法師友之質正體驗於事為精研於思慮恐亦自不容已但所求貫通者乃由吾心之知所欲克復者乃是吾身之理只知與理皆非吾身心外物則雖即物而何嫌於外也

自新〻民新字最可玩大抵新的物事自是光彩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恐人有物我彼此輕重之意故云然言自家要至善也要人皆如此至善

引詩言民止邦畿黃鳥止丘隅要見凡天下事物皆自有個當止處但人自不知之耳所知若何只是天理當然處便是人事當盡處雖其間隨事取裁非可執一然只將此理做個準繩但求其無過不及便是至當歸一之地這便是所當止也文王大聖詩稱順帝之則亦只自然便能盡得此理如仁敬孝慈未嘗不與人同非是別有神奇玄妙

大學說明德至善只是好學明理檢身修德內主於敬外飭其躬自懸德行能備此外無處看玄虛道理新民至善只是禮樂政教施及天下後世人無不被其澤便是實德實功亦別無奇巧之術當思皆能使民不忘便見得實止至善大抵向後人心非小善小惠所能感也

大學德業以誠意為首意纔發動便有好惡兩端好惡當理則身心事便無大段失錯而家國天下推以及之亦便無違理拂情之事矣若是此念不實則所行皆虛惟能於此處立得個誠則所施自無不實此盛德大業之基也然此意未發為寂然不動之心體當常存敬畏以涵養之又大學所未言而具於中庸者

意之所以誠必其於當好惡處見得不疑故能主得確定可知得力全在知字先明是知實如其所知是誠這是始終條理缺一不得的工夫慎獨是審其初發之幾正在這知得處分別檢點

誠意緊要在一知字惟已知善惡而不能實用其力故曰自欺此知固有得之生質者又有得之學力者但所知于此理不昧即為真知此理固是良心所本有然開悟之益不得以求通於事物而即以外為嫌也

知者行之端行者知之實人有良心于好善惡〻原有不昧只因私情牽係此念便覺因循苟且於乎昔所知不能實要如

識此意之不誠而為自欺者也曰自欺者人尚不知未到欺人只我自明知之而復如此其自待亦非真心此自欺也

誠意是守實心為善而無一毫虛假處然亦須檢察精明步〻照顧方無失腳至於明知此為善而必為明知此為惡而必不為於是非得失疑似之間又灼然明辨而不為所亂非物格知至之後何以能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這有知處於是〻非〻原是大段不昧況於已涉閒學者曾考究事理豈有不知善當好惡當惡耶然卻於舉心動念間未能實然如此好惡類多因循苟且半間半架此是自己虛頭處故曰自欺夫我以虛掩人之知此是

欺人我以虛自掩其知此是自欺人於自知處虛了必不是
快心滿意之事何由得自慊自慊者自反無一毫欠缺處也
此與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同夫自欺自慊皆在自己立念處
勘出未涉為人一意故皆說個自字至及不慊之後畏人得
知乃始歆飾虛欺人此下文小人事矣君子慎獨工夫正在
此要害關頭謹嚴防護辨之精守之確此是身心第一切要
功夫

平日心上不昧的與今日舉念要做的皆已明白在有覺之中
見得是與不是此正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若於此便有
畏天愧人之念而不敢分毫苟且是誠意也若謂人莫知而
姑以便其所欲是自欺也

人心之知只是知得是非美惡格物致知正要於此知得正當
明盡然這知得的又恐舉念要做時浮泛不真了誠意只是
真實要如此做意是念頭初起處雖未見作為何如却作為
的關捩全在此須着緊於此處省察防檢必不容他有一毫
出入所謂好無以尚惡不使加身者即便是此意究竟也大
要立念正是本心上工夫工夫以立念為主立念既真作為
自無有不然者故誠意為自修之首

明知善惡而不能寔心好惡便有拖泥帶水氣味若不知不覺
為此不名為欺只原是他本心所不昧的却無奈他何掩隱
此心而為之于自家心上事放他有虛頭豈非自欺

大抵為不善者始於自欺而其終至於欺人自欺之時止是一
念私情不能割絕或不自見其為欺但所明知者又復為之
却自將此心瞞過非自欺乎至於欺人則全是用意掩飾幸
人不知者夫不欲人知亦見良心終不自昧處然但能工掩
飾之術而竟不能自反其心之所不安以改行而從善此小
人之所以卒為小人也

小人自欺在閒居為不善處然却從見君子而後掩上見之夫
見君子而掩必是明知不善之不當為也乃其所為者即是
其所知不當為者非自欺乎

如見肺肝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只是自己既實做的斷掩不
得人

君子而未仁者有矣若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是真小人其
掩與着也都只是小人心術全非悔悟

如見肺肝只勉強擠着情狀便已件、描出安能欺人

心廣體胖正自慊的氣象所謂誠則形也

意誠者表裏一致故心廣體胖不誠者陰為陽飾必是勉強遮
飾局促周章此人肺肝人亦不難見之

大學德潤身潤字可味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根字
主字可味

人非不知利欲可恥而未能絶於利欲非不知理義為美而未能純乎理義此正由知之未至夫利欲之事與道義殊此易曉也其間出入幾微清濁懸判或違心掩義必不自安或傾節累行處威瑕垢此等皆能一一思得透徹見得分明自然有所愧畏不肯甘心自棄安於不肖只因大綱知得泛常鶻突不甚明白決然或習於流俗而苟安或牽於意累而難割或以人未必知而可忽或謂事可少假而不妨其間違心掩義損節累行毫末不可丟界與吾心必難自安之情狀目前未盡見得了了遂不免苟且冒昧此正知之未至故意亦遂自欺而不誠也格物即是格得此中種種合當如此及必不可知彼的事理灼然明到如識認緇白水火然及舉念時便自有畏義如刑一意大都愧人者不能無妄自愧其心者必無不寔此正從真知中立念定向也

晦翁諸說有謂知至便能誠意者亦有謂致知後又當誠意者二義不妨並陳蓋人之材品不齊資性醇篤者既知得真便自能實心體勘不肯違心昧義又有知儘明到而意又念不免出入此又須着意自克二者各隨人分量難以一例夫致知誠意自是進學次第應如此晦翁語錄中與學者問答多歸重致知其集註中則於經文曰知既至則意可得而誠於傳文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猶未實又須各有功夫夫開示後學須令循序隨處加功若人果有實肯用力者則真知後便有篤志正不作兩節事也

大學說正心功夫乃在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上不為所累齊家之事亦在親愛傲惰等項上不使有偏則脩身之事可從知矣夫無累之心不偏之情則吾身舉動必無乖戾失當家國天下之事只如此運量自無不得其理也

心有所忿懥一条正見得人心惟危處只是要察能察而守之則順理而裕不察而順之則從欲而危心失其正都在這交物處失了心既失正則應物皆失如何得身脩

心有所忿懥有所者却似被他先占住這窠子人心惟虛靈則本心能自為主以應物這是正今有了這種氣候那虛靈的本心便着了他却被他作弄做事安得正看來這四件比喜怒哀樂覺稍有偏重分數乃常人所不能無所以有之須要察不察則吾心却為其所乘便全憑他作用必失本心之正

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大公正是不曾先有那四者在內物來而順應待這四者來吾心主清明自能酌理平情却是吾去駕御他他不得先把持吾心豈不得其正正只是有主的正當本心是也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只是舉此例見身上事都無憑準了

正以此中無主故也
家人相與其日逐間應接自有愛憎喜怒因人情事理而施但
常人於此任其情意所向易入於偏〻則是非顛倒意向各
立人心必無可齊一之理此在身為不中節之事而以此處
家亦自難調適也引諺語莫知子惡莫知苗碩是俗情大槩
如此推此類見得偏處無事不會錯了此章之旨是以情之
所出者偏為身之不脩情之所施者偏為家之不齊
家齊章好惡是人之情然用情自有正當道理好善惡惡便是
道理正當處大抵人之情意常各立惟此理可以齊一之是
非善惡不偏主其間以身正家之道無出於此若已有正心
誠意工夫則不但用情之當人心允協其躬行身法亦自足
以表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他病痛都在這辟字可知五者亦是
人情之常聖賢常為恒人立論防警不曾過高然却道理只
如此五者能不辟必是由見得是非明主得意向定乃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後氣局也
好能知其惡惡能知其美用情如此便兼得公正二字無私之
謂公得當之謂正以此處天下事無不可而況齊家

齊家治國事只是身與家如表影身上事便在家中做起故脩
身教家不是判然兩事中庸順親有道只是誠身即此意也
教家後治國平天下便知得是這一個道理貫得去只為人良
心本同但要我做個打頭樣子
其家不可教言其身不可以教家只是身上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保赤子只是真心
人真心大都不相遠此亦別無他術何待學而能
大學平天下平之一字未易言夫絜矩之道以自身為準而推
之上下前後左右遍及四方萬國靡不遂其意欲足其分願
使截然齊一渾然大同真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必如是乃
可言平三代以降無有臻斯理者只是大學上明德工夫未
講大約脩己治人事看來只一個公字已大段占分數了故
程子以公言仁西銘也只是一公字
大學平天下的事只看孝弟慈之心上行便下效以此驗得人
心本無不同心同則凡好惡之情便也都是一般樣凡事都
只把我心推去自無彼此形骸之隔皆使其如吾心必無長
短輕重之偏如此舉天下皆可合矣此均平之道也推我的
只言惡蓋我所好或意欲難遏惟所惡不施則處人必無失
所體人的便兼好惡我能遂人之好惡以應物必無不副理
之事

上卹孤而民不倍倍與背同即遺棄之意
聖門行恕的學術便是大學絜矩的道理自家為仁功夫如此
治天下運用即如此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正是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王道之事未有不
在吾身上擴充開去
辟則為天下僇這辟字只是個己字任意到無狀處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只此二語便可
知性復之理人事吉凶不必數推即此理可定
治天下惟用人理財二者最是不可已之事故大學並言之夫
人主治民若不得賢人君子即有仁心仁政無以贊理奉行
至於財賦乃祿食用度一日不可之無之則國非其國此二
者所宜並重然為民用賢事本至公無有他說惟當以公心
辨別賢否耳若理財一事近於利己故大學復反復以義為
訓明其事在所不得已而但不可私之以自為利耳易繫辭
曰何以聚人曰財歛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即言義於財利
之下聖賢立論正自同符
人主於財利勢得專取柄臣於賢才力能阻塞故常為古今通
病大學明著禍福永以垂戒後代

大學論用人只說大臣蓋君子小人消長關捩信在大臣故人
主好惡惟大臣最不可忽明斷二字正要在大臣身上用後
代誅滅姦人每在誤國之後晚矣仁人便能早知決去
命與過朝廷便有僨事失政之契拂人之性國家必有衰亂危
亡之災
忠信驕泰四字正極相反忠信表裏俱實驕泰表裏俱害其中
便分敬肆其意便帶公私忠信豈有不意誠心正驕泰便是
縱欲妄行此天理存亡之機正當並較詳辨便見得毫末不
可失處
人主為天下生財看中間四句便見得這事血脉即與天下相
流通正如一家之長經營調度無不與子弟共家業而興衰
成敗亦無一毫不相關者此等生財即便是王道內公心善
政何嫌言利故易言聚人曰財不為諱也
看平天下章要想見天下一家氣象不但前面教化等事如說
財用處上之經制下之供奉無一毫私殖獨專不相關情之
意為人上者惟恐此事病民此事尚能如此其必無不情之
事可知
生衆食寡為疾用舒都是料理公共事
好仁好義終其事足其財俱藹然是上下一體意
畜馬來三件何等心公義正古人制上下節度如此仁義便非

行不悖
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信從人主縱多欵恐竭源剝膏未
必盡曉小人迎其意便搜求布筭窮下益上人主但喜其能
為己盡力似乎賢識不知輸小忠暗大體遂造四海蒼生之
禍此等人縱出為公猶是害人匪類況以私心行之其為國
賊罪魁必矣

庸齋日紀卷之二終

# 庸齋日紀卷之三　論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論語首章該總學人志業終身由之者也自王政不行教衰道
弊我夫子身表人極昭揭天常以垂萬世此教學之功賢於
唐虞其後續有孟氏孟氏之後曠隔千四百年復有程朱諸
先生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令此道斷而復續綿而不墜雖
有沉晦終無止息者大要此章數語便有法程也夫不知不
慍非信道成德者不能時習之悅朋來之樂其得力處亦須
由此後世為人之學以求知為本意其學已非何論成德故
聖人立訓未嘗不以闇修實詣為切務而不知不慍自是始
終與學之實心實德也必如是而後學不虛襲教不徇人雖
世極否蒙吾道終有托不然則胥希時而合汙附俗而同靡
孰能介然篤信為萬世肩此巨任故悅樂之趣必屬於君子
是道脉所關宜為一書冠冕

學而章悅樂各就所自得與能及人處見之孟子曰理義之悅
吾心猶芻豢之悅吾口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聖賢都自見得故所言亦同

時習之悅是已得其趣味便不肯放過大要習熟必喜悅生跡
則欣若朋来之樂是有多少愜意處大凡我然而人不然終
是[illegible]遂心聖賢之念蓋如此不知不慍是真有自信處不必

人知在我本當如此在人與我何加故能脫然無所動於中若稍涉勉強便有意累此是信後事故惟君子當之

朋來之樂此即達善天下之意聖賢學術修己便要及人隨其分量以為廣狹蓋何物非我之心充之之便是明德天下之事

仁能孝弟是就天命之性上發而為道猶樹本之根氣發生柯榦也孝弟為仁之本是就率性之道上復有先後始末猶樹木從萌芽漸為枝葉也然註中其心和順一語栽根發末皆在此性於此顯道於此行也

人有本心便是仁體試看巧言令色出於本心否既用意作巧言令色還是這本等實心否人須是存得本等實心方是道理根腳此等翻弄做作安有真種子收歛在內而為心之德乎

不肯作巧言令色便有主忠信工夫這實心在內便是實德地面

人日間紛紜應接逢撒雖殊歸宿則一但能隨事實切較勘便有根本總會工夫曾子日省他於孝弟已不須言只忠信兩字於為人謀交朋友上把心跡從實辨驗考較的心豈更容得一毫已私妄意入腳這便是立誠工夫最的當者至於傳習一事尤見篤實所習者欵一毫不虛其所傳者此不是實心體會實力踐履何緣得合晦翁謂以忠信為傳習之本者亦是想見其習時着心處真無分毫不盡不實也

曾子三省晦翁自言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約事了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曰為人謀而不忠云云此却是三省出相圖便模出曾子心臟中事要見得他時時刻刻自警省何待有之而後改亦不敢自謂無之也

敬事而信信敬主於中信應於物敬却先一節信却後一節然能敬亦必不妄能信亦必不忽似無偏用者節用愛人二事謂必能相兼亦恐難言但純心務德者約己恤人自能兩盡侈與暴有一則非使民以時又當時民事政務之所阜財寬力處在此五者飭身厚下都是君道之本

教弟子約束以檢身應物之節開發以詩書典則之訓德性問學靡不由此成就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想見其至情淒切三年如一時處乃可知孝子之真心若只云念父道而不忍改則人可勉為於聖人立言用意尚未見出也大抵人遭大故真為終天之恨如不欲生之時肯有別念變更動作否獨其後歲月漸遷此念旋解罕有終三年能然者若常如初喪時意象情態於此想見無改之真心而能如此三年則斯人之孝自足稱矣

貧無諂富無驕只是支持得過樂與好禮却在其中有受用滋

味便見得學問已到實地處不但只在俗情中論後方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詩正是說武公進德事子貢因夫子說
貧無諂富無驕上更有樂與好禮又進一頭地便知得詩語
意有此進步工夫夫子只說得事理高下不曾及料加精進
意子貢遂因此悟出詩義却於武公當日話頭最見得親切
也

聖賢之學只是修己其中便有知人一項工夫亦是不可忽者
蓋不知人一則由吾心理義未明不能辨別人之是非邪正
此當患也一則既不知人則所謂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者又
安所據而能不謬此亦當患也故夫子曰患不知人又曰不
知言無以知人而中庸言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及序九經於
脩身下便着親賢意亦如此

為政以德要知這德字是人主身上事下面人心歸向是尊親
其德非由感恩懷惠而然感恩懷惠又是下層事言人心自
然瞻仰歸向他不是他去格徠收攝人心也故即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

人心難感只是無德所謂德者非小善小惠乃是這道理在人
主躬行之凡精神志意無一毫不在此操衡端表於清穆之
中這也便是政事的大根本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縱有賢
愚強弱不一其等然到着這德字未有不輸情順志者斷無
有恆然公肆背違之理此所以如衆星之拱北辰初不由北
辰有以收攝之而然也故聖人取以象無為之化要之既有
此德則政事亦必皆善然人心所向只是在德聖人必曰為
政者見正人之政此德正是其本耳

觀吾十有五章便可見聖人下學上達之實

或疑十五志學章是漸進工夫不似聖人事試玩之自十五至
七十無日不是此道其間所知所行但有日進之驗無有息
之心此即是學不厭事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非聖人乎

聖人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便是化
育之理人生性道之所由來學問至此便是至命事知之亦
由窮理盡性默契貫通既知之則性與天道不作二義截身
心通理徹知其始終本末矣

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見性之根於命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見道
之本於性中間形性理氣顯微體用無不該及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待審幾慎動而與道為體者

如愚雖是狀顏子不違處却便可想見其沉容不露德性之妙
如此若他人非有疑而思問則便欣解見於辭色必難淵藏
若是

顏子退足以發與夫子無繹不與者其事正同蓋皆踐履之實
察其所安時若尚有不相安者亦只是偽君子偽君子終是小

人一邊人則知覰其所由時其意有所為而善者直是小人耳至於所以蔽不善便是無忌憚之人無用更覰矣

論語温故知新正有深造自得意

不器之士必由聞道來道明德立則無施不可猶操柯而惟所用也先儒云學進則才進學便是明道進德事才即德之用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因其有餘不足直進退作先後事雖着意矯偏然語却無弊蓋言之過行有重無輕聖人為抑彼扶此無失平之弊也

周比之別只看他立心公私便反相如氷炭不但邪正各立且氣局廣狭亦異夫君子之心雖小人亦願其同歸濟 小人之心則第與合己為羣而疾守正如仇讐矣此亦周比中之一事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註最得聖人語意夫可以害道者不止一事惟異端之害難辨而易溺故獨指其溺之為害其他易辨者不妨別有防閑但當時立言之意專重於異端聖人亦似早見將來隱憂深禍而明示戒嚴如此耳攻正是溺之意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只是自家心上明白處故謂之知亦便是窮究理物的根脚註中亦不害其為知語偏承不知句蓋理雖不可不知然却有分量事物則又不能盡知惟本心自明以此窮理亦得即有不知處亦無害況既能自知其不知必不自安於不知若強認皆知即此便是自昧

知者心所知也知與不知皆能自知非知而何若以無不知為知雖聖人亦有不能盡

知之為知之此尋常事不知為不知最是得力處

吾所未信不可以立言吾所未安不可以成行信與安皆須實見是處未信而言則多窮未安而行則多躓

舉直錯枉其心公其理當其事正其情同人心有何不服謝氏說大居敬貴窮理是又舉錯所以得宜之本蓋居敬則無私而好惡必公窮理則義精而是非不謬此用人行政之大要則上修己以治人出不此義夫子於哀公問政章乃備及此之

先王制禮因民生日用而品節為儀文度數以飾於事理以宜於人情以通行於賢愚以自別於禽獸是文乃禮之所由以行非他物也因末世流弊專務繁縟靡文而實體盡喪故聖人病之病其喪禮之文非病禮之文也禮須有質有文奢易正是遠質之文儉戚却是未文之質質而文之則為禮矣文而遠質則喪禮矣故聖人告林放只低昻文質之間而反本之中不失兼存之意

看禮字已是着文無文安得為禮但禮須有本惟有本而後禮從此出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本行於文然後為禮子夏曰禮後乎是明以文為禮而其所先者是本也子曰周監二

代郁〻乎文又曰文質彬〻然後君子聖人豈得怨文此為
後世但以虛文為禮文既失本禮從何行故林放之問聖人
深為契賞也夫儉則歸本意多戚則自從心出於此行欲用
哀不失節度是乃為禮故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
正亦思本慨切之言也

聖人歎禘之說畢竟不王不禘之意多如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〻矣取於三家之堂聖人於宇宙內事不欲一毫苟且況此
等大典禮豈可放過只是不欲明言以諱魯事然不能無言
以寄微意於後世也

文王之祭必武王成王主之周公已不宜祭文王而況於後代
夫祭文王須用天子禮樂既用天子禮樂周公便不得與文
王同而今魯侯儼然僭天子之禮以祭其祖又僭祭天子七
廟世室之尊親此祀典之最失者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大
非周公之意可知孔子於三家季氏之僭譏斥不少置而禘
之一事推〻寄意言表蓋不得以周公之禮正周公之所不
安夢寐之意宜何如戚〻者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

禘之說何以能治天下曰此只是吾生所自來的念頭推極到
無所不盡處若把這箇念頭推廣到同生天地間無不與吾
一〻體者欲令各得分願何所不及大都仁人孝子只充滿一
箇自盡其心之念便幽明遐邇都無所隔

祭義之訣由人心也心欲盡安得不如在令人攝之心何由盡
夫當祭之物是實理欲祭之念是實心理緣心乃有物心緣
理乃有主以此處天下事則不妄聖賢所以治民事神一以
貫之歟

聖人答王孫賈語只是盡其在我而與竈二物却又稱天以誅
之然其寔盡己即是合天初無二事既已明折其媚奧媚竈
之言又以陰警其邪妄不循之念聖人一言陰陽咸具真如
造化也

事君盡禮與使臣以禮二禮字理一而分殊

恭與諂不同恭盡己心諂欲人喜

上之使下恐有不當之體下之事上恐有不盡之心此事上使
下所宜各自盡者

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發故心統性情心總是一念而性情邪
正只在岐路幾微之間本乎理義則正動於嗜欲則邪人不
能無哀樂這是情然哀樂必有當然者由本心為主而發這
便見得根於性性情是人身心最緊要先王脩身治人皆只
要端整這一件關雎哀樂只是為后妃之德好德而樂慕德
而哀無一毫不由事理之正若稍着私心嗜好則樂便淫哀
便傷淫者溺傷者害也

管仲器小晦翁謂不知賢聖大學之道者最是的語此須識得唐虞三代人學術事功本末乃能知之以管子尚自不知何況或人故既誤器小為儉又誤不儉為知禮聖人只隨事分破而小器處竟不明言不可與或人言也然又必隨事分破者正恐器小之故因誤而誤則前言徽意不明人若只把管仲事業看作震世人物聖賢大學之道便絕響矣

管仲器小若不將聖門學術本末校勘他無由見得此何可容易與或人明言

或人以儉爲器小又以不儉為知禮其不足與言小器之所以然益明矣

貫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此正從聖門學術知得管仲器小者

管仲器局自卑事功自可聖人不相準也子路子貢學術為聖門所稱豈不能看破管仲底裏但恐其併沒管仲事功故聖人不妨稱其仁當時世途見識只是見管仲如此作用便目為蓋世偉人而不復知有明德新民道理故聖人特斥其器小縱時人不識器小之所以然亦使其不至錯認管仲張皇其事也

管仲經營只富強事業猶知以尊王室服人可知天理民彝終是在人心徼時與絕子分全自取其多其本原苟簡處亦便可見乃知堯舜君民事業必是一介不苟人

子與魯太師語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可見聖人妙達音樂而於聲律之間乃曲盡其節奏如此於禮樂豈淺之哉觀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殆非汗漫聽聞明矣大要古人為學自小時便已習樂誦詩聖人於此必不與餘人同但太師樂官所工不過音律節奏故聖人語之亦只如是而已

儀封人是個閱世的人大有識見但治世手段未必便能據他一見夫子便見得夫子其人豈是尋常只恐出來做事未必得力耳然異乎沮溺輩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便見此輩所能只是隱避

木鐸註有二意晦翁分前後不加優劣蓋論聖人當日事則前說辭平義顯不煩深鑿但木鐸二字非言設教則語意未明後說以言出封人其本意或自如此未可斷為不然故並存之大要封人知夫子識時勢其為卑位賢達無疑也究竟論之否泰必復自是定理傾否之事當時非夫子莫可當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聖人道德神化豈問用舍然成就事業亦須有位故東周之治朞月三年之功必言用我而恒時不能無鳳鳥河圖浮海居夷之嘆若謂不須得位只周流四方以行教蓋嘗所到不遇矣明王不作

天下莫予宗夫子亦自傷之周流行敎豈大行本意乎
論語嘉樂唐虞殆極口矣於禹亦曰吾無間然太伯文王稱至
德夷齊曰古之賢人皆有尊頌獨湯武未有語及聖人湯後
周人而武未盡善一語因樂而發寓意既婉事亦可頼見歟
易非不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當時宇宙間有此事
但立言作法終當惜名義故管子霸徒猶取其功正以九合
一匡乃能爲天下存首足冠履之分不妨録其所長耳
武未盡善只是牧野一事終不慊
上之人原爲民而設故以寛爲本禮義爲敬而設喪事爲哀而
設以此辨之便見得事理分明有個正當本等的以此觀其
所行若有走作便不是今既脱𨚗却這個更以何者觀之以
用也正謂寛敬哀
居上不寛爲禮不敬臨喪不哀都不曾在各事上盡得個實心
所以皆失其本意
里仁爲美章聖人語意言粗亦可言精亦可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可謂言近而旨遠智之一字正要
在天理人欲之界見得分明
久約必濫濫者泛溢出外久樂必淫淫者沉溺在中淫濫二字
晦翁即引用小人窮斯濫富貴不能淫二句中者貧賤不能
移移亦改圖外適之意所謂不能守其常者也
知者利仁只是見得界限明也畧有較量之迹在
仁者能好能惡是得其事理正當的乃可爲能如射失者以中
得正的爲能惜在他處豈不云射以言能則不可
聖人説能好人便説能惡人好惡是非之公正天理不昧之地
未聞以莫作分别爲渾厚者
心無兩用志於仁而無惡志既在仁惡向何地入脚来然亦當
看晦翁註中誠字意得力
志於仁而或有過舉者亦只是少精義功夫認誤是處耳必非
有心之過也有心作過便是惡其志必不誠在於仁
審富貴安貧賤當細玩審安二字次條當細玩貪厭二字此正
天理存亡之辨君子小人之所以殊先儒下此四字亦背多
少體認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
来此章書語分明指出天理實頭腦處令人從此體認
富貴已得必審是不爲所欲二字係累貧賤非道亦安是不爲
所惡二字係累這肯審肯安處此中如何立主非於天理人
欲上見得分明主得確定安能如是君子小人之辨正在此
間若此生窮通得喪吉凶禍福以至動静細微皆能以此心
此理主之便與違非仁
天下豈有徇人欲之君子可知於富貴貧賤上着意者便是小
人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不得名為君子則小人無疑矣可知處富貴貧賤亦是人品大界限處蓋天理人欲正是仁不仁之分仁不仁正是君子小人之分然仁非見之真存之熟不無遇境昏錯之弊所以須不違終食必此心常存得此理然後隨遇皆有所主

夫子不主彌子以得衛卿是不處非道之富貴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不去非道之貧賤也此是君子存仁的樣子

聖人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至於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云吾見其人二者正有差等善不善只就事上論其跡猶粗好仁惡不仁乃本心務仁絕欲已於全體上有篤定工夫故晦翁註為成德之事

仁與不仁只是天理人欲二端但畧有人欲分數便不仁純天理便仁矣此不容一毫夾帶有一毫夾帶便是好惡欠缺分數故好仁惡不仁須要足好仁足則天理方純惡不仁足則人欲乃盡此是無以尚不加身之地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猶自兩層真知仁之可好真知不仁之可惡這知在好惡上便煞緊真知可好可惡即真好惡之矣真能好惡便無復不好不惡之事矣夫雖其間夾若猶有夾雜竟是未真處

聖人所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只是要得不雜好猶可尚惡猶加身其未能不襍可知然心有所偏亦只是不曾專意在此若已專意在此便不容有彼所以須是勇猛決斷一日勇猛決斷時心便專一了此即是得力處力安得不足

好仁惡不仁只在一念中果決有何難正為這一念果決難聖人未見之歎、其無能果決者非歎仁之難為也好猶有尚惡猶加身正為不果決處拖帶此種分數來

好仁惡不仁雖一念便可自決然氣質拘攣習染牽滯有多少消融克治未脫然處故好無以尚惡不加身須是成德時事橫渠曰纖惡悉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亦粗矣夫至于善成性惡悉除必大是明健故不易得見

一日用力於仁者只是向來因循今日忽決意奮起便無復從前頹惰之氣好仁惡不仁便儘意做了其機只決於心故無不足之力

仁如何用力只是志立則氣自充志自我立力何不足

欲仁仁至言仁原在我我欲之便至用力力足言好惡由我肯用力便足要之只是為仁由己故也

好仁惡不仁只是個誠字便無不盡所謂用力者亦只是勉誠功夫已誠則更無餘事力有何不足處

蓋有之矣須是說氣質然聖人所云下愚不移程子猶指為自

暴自棄者則亦是不肯用力者耳志者人之所能自決志決
縱氣質極昏極弱亦可漸化但稍費力云耳安得有々志而
志不為我用者然則所謂蓋有之人亦竟是不曾用力人也

觀過知仁正謂不可全以過棄人非謂必以過觀人也過生於
情之偏賢智而下所不能無正當於心術推求之彼有用愛
存厚而過者何害其為君子此聖人體情諒物不苛律人之
意然分別愛與忍厚與薄則又不得一毫渾淆矣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道人不聞道枉却此生故苟得聞道
雖死亦可非必以死求聞道正言道必不可不聞夫聞道亦是
不易如未有聞終身求之可也如既得聞終身由之可也孟
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是正當語聖人此論只是甚
言人必當聞道直以生死大故為之斷決又以朝夕急切其
辭意正急於道而不必泥於生死之說也

聞道工夫不是淺々必已見得此理於事物上當如此又見得
此理是吾性分內不可不如此者推端引末存體達用無不
體認貫通乃為實聞此何容易或言晦翁只說事物當然何
用如許詳盡曰正為事物當然處非具見顯微體用未能確
然不惑聖人至以生死博之具非粗畧可知若所聞如此則
宇宙吾身更無餘事所以雖死靡憾也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晦翁只煞緊訓得箇道字至於聞處
必須精粗本末全體大用都見得分明確定乃為得聞既聞
之後方是吾身實用此身生不虛死無憾矣若只理會得一
支半節偏用之亦有所當而本原未徹泛應有疑終是昧處
不亦徒死乎此又當憂老期將至也

義是酌處此事之理適莫是執一此事之心

聖人謂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哂子路之不讓云為國以禮
朱子謂讓者禮之實也夫禮只是箇序讓便有序無序便爭
君子辨上下定民志序之謂也無序而爭亂之道也試觀末
世之事何處更有一讓字

一貫之理語曾子者是行語子貢者是知然以行言者亦便是
知的道理以知言者亦便是所當行的二賢資性造詣原有
淺深虛實曾子誠篤知無不踐其說忠恕便已實做忠恕的
事了子貢聰敏却能知之未必便是行事之實夫子謂非爾
所及者雖由子貢自許稍高亦知其此事尚多阻隔也

曾子能通一貫者由其資性誠篤平日專用心於內凡日用應
務之間一一反躬省察積久貫通於事々物々皆能知得是
此心此理應付出來更無別項頭腦故一聞聖訓即妙契無
疑而又能明白從寔指點示人可知其體會最深徹矣

盡已之心為忠當如此的無一毫不如此便是盡

忠恕非兩時心有不盡處只為帶私已之意有一毫私已便離

推人便是人已兩樣事不可爲恕
行得恕時必是忠心不必定是恕前爲忠、後爲恕但忠可貫
動靜至行恕時一段本意流貫於物我之間者即是忠無此
忠則無恕則忠正是恕中元氣精神而恕乃其作用事爲也
本是一心而就中分作兩端雖不可謂有先後而忠卻是先
立之體

人於自已事必無不盡之心至於處人便不如若處人時真如
處自已之心這心便是忠這處人便是恕

喻義喻利之辨不必深求隱曲只就事而意向照然晉惠公時
國饑請糴於秦繆公以問羣臣丕豹曰因其饑而伐之公孫
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伯里奚曰天吾得罪於君其民
何罪夫一時應對未有預有議擬此非本心宿解即事而遂
露耶喻之謂蓋如此丕豹不足言至如公孫百里大有義利
之辨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如此方是爲已之學他人賢不賢
人孰不知亦孰無好惡是非然當思我切已實益何在思齊
內自省則便做我自已功夫身心之益不淺矣

德不孤必有鄰理自然如此亦可因以自考無鄰則反己可也

聖門人士各有品局子賤能親賢樂善以成其德必是做身心
上切已工夫的聖人許以君子其德性涵養必有實際矣子
貢才具得之生稟又從聖門造就來亦豈是尋常此二賢優
劣不敢妄爲分別但觀稱子賤者是進德事稱子貢者是才
用之美雖是他各有所長或不能相兼然只就此較論卻似
子賤蘊藉終爲有本也聖人稱子賤若遂與子貢言恐亦是使其所不足覩日損方人與告爲仁利器語俱爲悅不若已發卻正與子賤異

以仲弓之賢聖人猶未許其仁則知其重厚簡默也還是生質
氣度之美聖人但以木訥爲近仁、須是更有存心合理工
夫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須是見得真大凡人自見得的必
深信無疑深信無疑的方是吾之實得於已者實得於已方
能運用不錯漆雕開雖已有所見未到得這地位要到這信
的地位必是精粗本末皆理會融徹如睹目前黑白相似心
上畧無一毫疑似阻隔此真可自信自執者漆雕開立志要
到這地位必已識得此路頭故程子說他已見大意也這斯
字何所指性外無理、外無事物

漆雕開更精進便明徹曾點恐未必肯收斂入細二人所見大
意想漆雕認得路頭真曾子識得局面大

聖人浮海之歎雖非實語要是不忍一世生靈之心蓋吾道已
不可行而天下之無道又不能釋然於懷故歎自屏幽絕之
境置耳目於不覩不聞以寬一世之憂耳夫天下既不得易

浮海又竟難為詩書禮樂之道不能究於用故不得已而復有麟書之褒貶夫子自言我志在春秋正畢此志也

居夷浮海皆非忘世意正可見聖人憂世真心直惓、切、如此夫聖人達天知命即飯蔬枕肱亦有以自樂只是見此道與民窮誠不忍釋然

曰舍之則藏曰無道則隱此賢人君子出處之正論也至於欲乘桴浮海始識聖人憂時憤世之衷乃宇宙民物一體之分當如是道不可枉世不可忘於此見大人之否

孔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然顏子沉粹子貢機警世鮮知德未必不於此謬為優劣者故聖人屢室貨殖之論已明列其低昂而孰愈之問又令子貢自審彼我以觀其所見止為斯道內外淺深之辨不可不明大抵內融者實而深外測者虛而淺若敏賜愚回道將不明故不得不汲、分辨

子貢弗如之語夫子與之非苟許可者蓋人情自賢最自適病當時子貢何等聰明特達而視如愚之顏子豈肯便爾相下是真於此道已得其門既自知其所見只如此又能知得顏子所見真有我不如處故直下便荅此語無復擬議較量此殆非脣吻酬對虛言也大抵人雖極才敏若未窺此理門戶則我所未及與他人所及皆不得知直自謂人不如己多是淺中浮氣強言自勝之習耳聖人所許蓋為子貢能將真正識見分別人我而又能明白自屈由此造道其終尚可量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貢說時卻伶俐只、不曾想到做處難

性與天道聖人未嘗不因人語上不然中庸一書道理子思子何由得之但此須學者理到自能貫通非言語能獵等而傳故難聞

聖人言動必不離性道故無言無隱之教亦只是此理但欲明白開示秘奧則須其人能知之不然語者難悟者亦難子貢於有聞之後已能心識而歎其不得可聞則知其今日之所聞必不止口耳而昔日之不聞即以斯人之才敏亦有未易強通者大要觀其不言何述時與疑非多學而識之後所見已是不同則聖人與言性道亦必在可言之日矣

自天道賦授而人心所具為性自人性發見而言動順理為文章謂文章亦是性道所顯則可謂性道只在文章內不須別言則不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其從善徙義如此信可謂風雷之益矣傳稱子路勇於義又謂仲由喜聞過皆此意但只是他氣質剛果遂直少精詳理會工夫故有絕糧浮海貴宰正名諸事不能審理度義夫子有鮮知德之嘆蓋深惜其所不足之也

孔文子出人妻而妻以己女又令其女亂倫再室不知其所
勤學好問者何事豈亦有不以道為學問者漢馬融習為梁
冀草疏陷殺李固前堂施絳帳談經後房列女樂當時人亦
稱大儒恐文子所從事亦即是此等學問耳
看臧文仲居蔡祀爰居也是個要福祐不能脫然信理的人傳
稱文仲雖沒其言立亦是有識見議論者却只是義利分界
欠精明如知柳下惠而不與立亦似涉此意聖人加他竊個字
想亦察見肺肝之論
三思謂事之是非只據理可決故只再思已審聖人只斂之耐
理若反覆圖維計較利害便多有違理狥事的意見錯將去
故外註添出務窮理而貴果斷一語要見窮理後不必多思
斷便是斷以理也
務窮理而貴果斷此語可謂處事之至言夫事斷於理則思不
必繁事之貴思正思其理然理未明徒思無益故窮理為先
理既窮事只依理多思亦何用故初思者酌其事之理再思
者審其理之果當而事已可行故不必三也若不明理之思
愈思則愈妄將使意見支生而中無定是其究必惶惑而無
成此聖人之所戒也
柳下惠之和其妙處在不自枉人真能不自枉則處世何妨於
和伯夷之介其妙處在不念舊惡當惡則惡事過則已可知
其惡與不惡皆是理之正
微生高乞醯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者皆不是誠心直道聖人
所以深惡
聖門學者只是一個公心公便是天理流行處求仁工夫只在
此做去故夫子問子路顏淵之志二人所言皆不出乎此但
精粗深淺隨其人所稟所見耳子路要將車馬衣服與朋友
共雖只是兩件物事其心便公顏子便把善與勞都不自私
自有了聖人直是因物付物合天下無一不得其所又各足
其分願此天地至公之量也言雖有粗細近遠然要看出他
私己處則全不可得此可見聖門之學只將此做工夫漸造
其極至其極者為聖未至者為賢
人凡事以心為主心以理為主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此心此理
無一息不將他操存在內作主其聞聖人克復之訓直是無
頃刻放慢時乃真好學者後人若想得不遷不貳所以難便
未可容易說顏子
以
乘肥衣輕之子華其母豈不給於食者冉子請粟分明是酬
子華使齊之勞也夫子華以在三之義為夫子使而以勞俟
佯餉若質僱然義利之辨何待言而知觀冉子此舉安得無
為季氏賦粟代顓臾之事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當

時顏曾閔冉皆不闇在位而首称德行其學聖人之道有以自樂不苟祿位可知故夫子以不至於穀為不易得

子華富原思貧顏淵殀伯牛疾季路死難皆所謂有命在天者聖人教之總不過修身順命之理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他見得後自能如此然非是勉強可能故晦翁云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此真是這條路上語學者欲至此地須從此路

安貧自樂後人亦儘有能之者彼亦自有蘊藉能輕視勢分枯榮但未必曾從根本正當事理真見得後又實涵養完粹未故其自處或未免有持意氣或耽閑靜皆不可僮〻以此自

顏子要須識得顏子所學之事所造之地其內真有自足而無慕乎外德性渾成意累俱泯而非有浩〻自喜之迹以此想顏氏之樂庶幾近之

濂溪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伊川云若說顏子樂道便不是通書不云見道而云見其大這大字便可體想顏子所見所樂有大故通透充足處然此等意象只是難將言語形容須學者深造功夫到此地位直自得之縱使程朱二先生巧為形容極其親切若學者未能自見如隔萬山也

不改其樂〻字亦不可謂不因道然謂以道為樂誠未真切如人飲食得飽要形容飽後氣象實難須其人自知之飽豈不由飲食然即於飲食上說他飽後氣象實亦未切

見其大則心泰若真見得天之所以與我者則吾性分事即宇宙事更無欠處非大而何能實見之實體之尚有何物可加於此其外身事豐嗇何關重輕直是無足介意

觀人宅心須從實跡於小事易忽流俗易狥者尤足勘驗澹臺子羽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見邑宰其材品端良不苟可空為禮樂之賢所深契識

孟之反殿後策馬聖人所取是其居功一事氣象却好若從百本中來便何異聖門忘己之義恐只是指事而稱其他未必合也范武子曾以此知文子蓋當時以為免禍之術緣末世忌功故智者避之此又非不伐本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玩此語意便可見道即在人常行處要不出人事日用與門戶是人日常出入者一般後人說道却有看作懸虛者誤矣中庸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這飲食滋味也不是懸虛的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飲食而不能知味者固非然味亦須從飲食中察之方真今之論者却似不須說飲食只要知味便了不知味乃是飲食中的不於飲食中察滋味恐便令易牙談論亦未必真是飲食滋味也人只在日用人事上求道便

見道必當由人亦自當由此道聖人由戶之論最宜深味
以由戶形出由道最切人日常必居室其出入必由戶人日用必有事事必有道當由二者雖有精粗
其緊切正相當
人之生也直大抵天理人事本都自然着不得一毫枉直者天
理之自然者也故人順理而行便是直罔者屈曲回枉了他
人有此生自有個為生之理直正是不屈曲他則其生宜也
罔則摧折了他便不當生而亦生者乃幸而免也此不必論
天道只人理當如此聖人只言理直而生罔而死亦是道其
常也
先王之道魯為近蓋仁厚遺風弱者鍾之但弊於因循強者反
之則相去為遠故有一變再變之不同
魯一變可至於道然則東周之治只在修明振飭無大更張也
宰我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此異日墨氏之端
桀溺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此異日
楊氏之端微夫子辨正其說恐春秋時遂多橫議
南子之見聖人不直言禮所當見亦因南子匪人不欲據禮以
自伸只自信無一毫不是亦猶欲赴公山佛肸輩得在我決
無所失而已此所以托天自表之意若他人不見淫人亦是
美事不必謂禮當見而必以見為是也
南子雖匪人聖人以禮見之何足為嫌然子路不悅之意亦未
為不是聖既人不以見之為非亦不言禮當見為是惟自信
已無所失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蓋此時在衛有當見
之禮與其時事理可以見處聖心權度精微必無一毫有不
當者但未易明白分析告子路耳
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全昧却自家心體處了聖人告以欲立
達人只從腔子內理會公心心公自然天理有流行處所濟
所施則隨分量以廣狹耳學者要無私最難須是將人反己
以己譬人用強恕工夫方做得個公字若汗漫說博施濟衆
是迂言無當也
仁在人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之理然聖人只說吾心愛人處
為仁不曾說愛必遍及而後得為仁蓋愛人之心吾得自盡
愛必遍物勢恐難周然事亦須有實後人又有謂只此一念
便了當弘濟之事如說歸仁所謂八荒同闥者聖人亦無此
等輕易空曠話頭
欲立欲達立是扶植起立之意達是開導通達之意二字立題
甚寬不可以事限之大約舉例以該其類物情人事不出乎
此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聖人自道著述之事然曰信而好古亦
是見得古人所遺便可就中參訂以成定論雖只是述其舊
而作者之精蘊會經聖心一番理會必非汗漫矣這便是總

注關來事後人所稱祖述憲章即謂此人云竊比老彭意謙
語巽自是聖人詞氣想亦只是說古人亦曾如此也足一種
學術工夫但老彭所述事理精粗小大聖人不曾言今亦難
憶度分別只看聖人斟酌百王折衷六藝要於至當歸一足
以垂訓無窮此與老彭亦或各有分量曰竊比者正如今人
比例話頭引個別人做樣子相似非是模倣其人其事而求
比合也

默而識之默則淵藏識見存主

德如何修克去私欲之累力克氣質之偏使身心罔不由於正
則德可成學如何講辨析理義之真審究趨向之的使疑端
似是不能惑則學可明聞義即舍未至之見從已當之理則
事無不宜不善即覺初動之候決善反之機則過不至遂為
學中事須是兼此四者聖人尚言有憂正為學者地也有憂
乎便見怠惰荒寧之懼勤厲不息之功皆此一念

志氣合而成夢鳳圖不興聖人之志已矣故氣亦不能自帥而
無夢也

用行舍藏只是一箇道字為主聖賢進退皆為道用則道伸自
當行舍則道詘自當藏用不能行是菲薄之士舍不能藏是
貪戀之徒此尚未足稱君子而況聖賢尹氏曰用舍無與於
已行藏安於所遇此乃形容聖賢無可不可之意非漫無所
主之謂也顏子以道出處與聖人同自然不留滯得喪第視
為邦章事業便足知其蘊藉

我戰則克祭必受福未必真聖人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大
有萬不得已之意禮記多漢儒附會語

夷齊求仁得仁只遂避國一念原是他天理本心各從所見所
志而發伯夷尊父命叔齊重天倫其發之真故其踐之實不自遂必不安
也此求非有所為得乃真自慊何怨悔之有

聖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蓋聖人自不能離道本非為立教而
然：弟子學於聖人即此便是當學的道理弟子不必別求
聖人亦安能別有開示也

有恒是只循本分用志專一不浮慕飾虛便可終始如一善邦
更伶俐此則篤實有守亦進德之基

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是學者內虛外寔之病合成此種氣質
類令人所謂欠主真無常性者既如此虛浮有何究竟能破
除此病未論進學資性已大是端懿

恒常久也張子謂不二其心而聖人病難恒者則皆虛誇之事
大要篤實之人用心專一而能守其常此是有恒之品夫無
恒之人不可作巫醫亦謂無寔心必無本分可常之事以効
一技猶難況於入德

人有一種天生成有志趣不蹈非僻的此聖門所謂善人人有

一種朴實頭不虛浮變遷的此聖門所謂有恒者至於中行
氣象更是純粹準繩此不易得十室之忠信與有恒似是一
路人有恒以通常持守言忠信覺根本端慤乃近道之美質
易曰恒德之固也恒雜而不厭恒以一德又曰忠信所以進
德也論語兩言主忠信這忠信又在主心立本處為務學崇
德之實基
聖人不敢以知之上自居謙也以多聞多見自處示人功夫實
地也然先言我無不知而作者戒任心宴行者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聖人雖不曾說心然曰欲之
卽至卻明白是人心事理也後人只將心字翻弄幾許話端
而於所謂仁者竟是茫然至於言仁則但知其用處而於本
心之德所以為用發之本者殊未反求夫言心而不知其仁
如何言仁之用而不能察識其體則昧道均焉
文莫猶人之文晦翁雖不明指何者為文而曰可以見言行之
難易緩急則是文辭之文凡詩書講論都是文聖人言此正
欲分別文與行之虛實蓋文雖足明道然非是實能體諸身
者躬行是實能身體是道者乃稱君子故特云躬行君子則
知文尚未足當此名也夫文亦是能見道者第未為躬行於
其人之身何有非其身之所有則文亦何關其人而遂名君
子

聖乃道之的仁乃理之統聖人不敢遂僵然自當雖是謙言亦
由惟日不足之意至於自為學與所以教人者皆不得一毫
出此若自學與教人有一毫出此便不成道理不足以言學
聖人所以勉進學人意正在此二字
夫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語意無所不盡夫修吉
悖凶此天道人事之常禳災祈佑於人為徼於天為私無此
理即無此事矣聖人不直言其無使知感應之道為不虛不
直言為有使知妄求倖致為無意
孔子於泰伯文王稱至德即春秋尊王室之意孟子於湯武
成贊仁功即齊梁陳仁政之意
容貌詞氣常兢兢把暴慢鄙倍四字自省察考較若不着一毫
豈不藹然君子顏色近信覺實心表裡相符此曾子一生得
力工夫臨終為仲孫氏忠告想此亦不出臨深履薄中檢點
大要保身慎儀只一心一事此念不苟自可贅律身度何難
完手足形骸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不是用意如此若用意如此便是僞註
中深知理義之無窮真得顏子心事着不得謙字有若無實
若虛是曾子看他如此若說顏子心上若無若虛便未自忘
為有為實所聞亦不無勉強矣
理義真是無窮彼不能與寡者未必一一盡不如能與多者尚

有相啓發原自當問但後人無實心為己只好勝自足者多故但知其人之不能與寡而不知此理之在不能與寡者未必無吾所未知未能者也

今人有遇不平事能忍耐者乃是氣足卒、難激動然忍未必中無芥蒂顏色子犯而不校卻由理明養粹卒來不礙已去不留

校犯我者只是有我不以我私我則無校矣

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奪程子止言節操晦翁分言才節竊謂奉六尺之孤能分毫不負付託者若何人當百里之命能分毫不孤委任者若何人固是才堪艱鉅亦知其根本端純且能堅持正義斷以生死其明定之識正大之氣皆可知既本末相副允稱君子然辯氣先疑而後決者乃曾子資品篤實慎重許可之意

仁道至大宇宙內事惟有此仁本天地生物之心為人心有主之理體備於身心性情極其分量則一體天地民物學者欲身任力行於全體大用皆能無一毫虧欠此非小小器局所可承當故須弘自有此生即有此仁乃所得以為生之理一日生於世一日無此仁不得無之則非仁道故與生俱生亦必無生而後已此非德性堅忍強立安能無廢惰間斷故須發此曾子資性所能故言之真切

人於宇宙內有何事不屬仁如西銘一篇事亦可見此須弘以任之不然則有所虧欠吾有生以後無一息可違仁大聖人猶以荒殆為戒此須毅以勉之不然則未免間斷大要萬物一體之心自強不息之志此學者體仁事

古人之學只是為善去惡好惡兩字即為善去惡之真心也詩之所以能興者以其有美有刺人好善惡惡原是良心只因有蔽之後自昧者多若明著美刺未有不提醒覺悟者況詩詞於歌咏間尤易動人故興者在此然恐只是一時感觸而身心無所約束則怠惰之後此念遂弛惟禮謹嚴可以飭躬定志非僻之意不能來間而入故能立然又恐只是拘檢而德性不由涵養則勉強之功終是未純惟樂和平可以調情釋躁使心和意釋違乃能與理相安故能成如是則道成而德全矣

詩之為經蓋自成周教化大明禮樂脩舉士隆德業俗尚淳龐之時而朝廷邦國閭閻作為聲歌以宣暢其性情之正其後雖漸衰亂而遺歆未泯美刺猶公此正大道所寄而學者當涵泳以感發良心者也

禮主於敬樂主於和德至於敬而定矣至於和而安矣故曰立於禮成於樂

道只是人道人不可一日無聖人謂民可使由者只要他自做分做的事此可以教令約束使也至於知之須是由學問自

得在學者不可不知凡民何可概望知窮理知性知天總只
成就得箇知々愈明則行愈當此乃君子之道雖亦不出凡
民日用之理而知與不知聖庸之辨實在此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人立語正當玩使字禮樂刑政俱是聖
人使民由者至於格物窮理乃由其人聖人何可使也大要
所由是今事之當如此者所知是此理之所以當如此者所
由所知原無二道而有可使不可使者則事理精粗之間也
聖賢道理最要本源瑩淨這是根腳而其才其智皆從此出所
謂正大光明之事也驕吝則私心勝以私用才其才亦枉所
謂木心不直脉理皆邪其如周公乎
驕者不能虛己吝者不能公人々萬種病根皆從此出故一毫
不可有
驕從有字來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吝是私諸己之意如云不為
天下公器是也此總為一箇有我私心做了病根故氣象不
覺如此聖人者得有此夫子以周公為言者祇謂雖才美如
斯人若有此二病亦不足取况其下者乎
人品事業只是一箇大公無我的方做得徹驕與吝却全是有
我私心做了種子如何做得透徹的事縱是他果具得不世
之才然用才之本已非矣無本之才々乃餘事以此立人品
成事業亦俱卑々有何足觀

驕吝便是不誠故雖有美才已非實德
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聖人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矣可見聖賢德業着不得一毫有己私心所
當克治正在此處
這道理不是徒作虛名美具有意無意閒去做的須是篤信篤
信如今人說認真之意非是可已可不已之閒者直指定見
得是此生生死相關之事如釋氏言信心亦是信向不作二
意也既篤信則學問工夫必懇切自不肯怠慢放過這所信
之理必見得明白正當然學之所得又須篤行篤行只是執
持得定至死不變這道理方是吾身實用若有走作便失所
自立這裏正要主張據理酌義合於正當所謂只要成就一
箇是乃所以善其道也此二語只是擇善固執事而語意精
神究備須作四節看大綱又只學守二字而總是一箇道理
學即學此守即守此然八個字々着力無一空閒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聖賢於這箇道理只是要見得真守得定
此身行藏進退無一事不由之猶言德性問學之士能處上
下治亂者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者執之堅不
終日者見之決貞吉者守貞無妄動之外也
篤信好學是明理功夫守死善道是立身工夫理不明恐立身
或失其正身無以自立則所明者亦何實用

惟信篤故能死守之曰守死者篤信之效非真見無此定力也

惟好學故能善其道曰善道者好學之功非知明不能處當也

聖人言亂邦不居晦翁註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人鮮能知刑政紀綱紊為亂邦者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此正所謂亂邦

亂邦不居此言相時行藏之君子專爲士大夫服官任政不能匡救以至於亂乃翘然避去此何可太要通明道立之士其出處去就惟視吾道之可行與否危邦亂邦必不能行吾道可知危邦事勢艱難禍積形著不待觀審便應絕跡亂邦未見危形已有危理識微早見亦應去之蓋全以吾道之屈伸卜世道以世道之汙隆卜行藏正由其見道分明執德素定即以此審勢度義知幾守貞士君子學術其實驗正在此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看來只是本分内事為理義之正

聖人常答問政矣所告只是端本正身之言非謀政語

舜禹受天下而不與其章位事便可知他只見得本分當做的事事知有天下若知身有天下便是以天下私其身氣局便自小二聖人功德所以成立宇宙後世無人可及者正為這腔子無人及得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便是天理周流融徹處

堯德則天難名然成功文章天下所實被其澤亦須由此書稱欽明允恭等語是言其在躬者及親族以下至平章協和豈全不由政教耶當知無為之治由盛德所推而德能廣運亦不無所以取人之具也

亂臣十人周之所以興聖人論才難而以此為徵意亦止為人才發專其下即以三分有二事歎為周德又不言文王而言周似不欲明以太德顯武成之事者又似不以佐命美十人之才旨大要聖人喜樂人才又恐有關名義故其詞若兩存然而為訓之意亦備

論語稱述古人獨無湯武語蓋非常舉動聖人所不得已知其勢諒其迹則可若揄揚其事便當顧名義不得輕言夫子其嘗季孫八佾請討於齊正名於衛是何等機局正欲使萬古宇宙綱常小大事蓋端端正正莫敢一毫參差走作此春秋之志實然故自言志在春秋

聖人罕言利明正道而不計苟獲也罕言命盡人事而不先達天也罕言仁急躬行而自然心得也

意必固我都由己私毋意必固我便只是禮為主

三代以上事聖賢所欲行後世所不能行三代以下事後世所可行聖賢所不肯行噫此所以惓惓感嘆於鳳鳥河圖也

哀衰矜替見聖人人我一體之至心

彌高彌堅瞻前忽後非顏子已見得聖道真如此高妙後形容
此語不出晦翁註無窮盡無方體體貼最盡

此道無所不該其體要又自有常度博文者恐所該處或有知
識不及故須如此考求至約束身心緊要不過守天理節文
是約處也

博文約禮功夫以顏子資稟直至竭才後方覺得卓然爾者蓋全
體大用之學不是淺狹粗率功夫便能貫通必事理上無不
精詳而領會處又畧無窒礙精粗本末灼然若指掌過目乃
是此境界豈得容易如所謂悟門捷徑畧見端倪便謂道只
如是者乎

聖人逝者之嘆不獨川流為然蓋不留者是應不息者是體天
地萬物皆如是此莫非道也

為學最要識趣此是向上的根脚若識趣卑污安能有進子路
不恥衣敝縕袍其識趣已是好故聖人與之引詩語何用不
臧者亦正見得力處在此耳他便終身誦之把做到頭事非
可以進之意故聖人復淺之彼恥惡衣食者其識見意趣尚
如何可知未足與議於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辭雖托而義自顯

知仁勇乃人之成德不憂不惑不懼是其得力處仁存此智知
此勇决此却只是一理

權之一字訓作稱錘正為稱以平衡為準而所稱之物不無輕
重故稱錘稍有出入期歸於衡平而止此權之為用也若不
必其衡之平而但隨物低昂則無當於衡亦何取於權權與
衡不相為用而施之於物亦大謬不然矣故聖人之善用權
也正為審處事理之當然使必歸於經非反經逐事巧合遷
就而別自為用者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又曰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夫惟變通以歸貞一是乃所謂守經而行權

權只是經程子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之誤晦翁以嫂溺
手援之義辨之謂二字亦當有別蓋經以理為主權就事而
該審事以合理是乃以權合經於此畧有體用

權只是經謂權為經用也經主於正而酌其事理之宜以要於
正為權々即經之妙用故主又須權易曰巽以行權巽德之
制也巽稱而隱則權之義可知矣如守死善道守死是正而
善道便有權若離經為權是畔道也何能善道

論語所言權與孟子嫂溺之權二字義原不同論語所言者學
也故立是定志工夫權是酌理功夫孟子所論者事也故禮
是守常之經權是通變之用通變之權因時以濟乎經酌理
之權審道以善其立

論語鄉黨篇諸事聖人亦無許多瑣碎經理只是一箇無妄之
心流貫巨細處躬應物自無一毫苟且正如天地一箇至誠

無息萬物自然各得其所凡一草一本一黍一動無不是這
元氣充滿布散也

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推此意亦便可通知禘治國之說

聖人朝服臨儺何取斯義竊想古禮所沿當存而不廢鄉人所習且聽而勿違已有斯事但盡我誠縱其說或誕然聖心不妄也且跳躍庭除事極狂怪而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階何物之不正乎

廄焚一事聖人已問人若又問馬却便是似無別馬之傷否當終自明不預問可也此即可見聖人義精處一時啓口自然由當

# 庸齋日紀卷之四 論語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孔門文學推游夏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又病子夏門人以洒掃應對為無本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又以賢：事親事君交友為已學此豈但如後世誦記咒駁及肆筆浮誕為文學哉夫詩書六藝道術所載聖人教人博文為學亦欲為辨德修業之地非務剿摘補綴供言語文字者

事人事鬼人欲自盡之心則一知生知死終始有生之理則一非升堂更何處入室非入室亦止是升堂

冉子為季孫氏聚斂只是他才地所長的便要運用做事不知聖門學問不如此却由他理不明大抵人各有能有不能所能的亦只是氣質分上如何便可施逞做得事須是要明理聖人以理為教正要人將此立準繩善用其所長必使合理方不錯

愚與魯異愚少變通魯欠敏捷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言所得以生之理人同此生便同此理然既有生此又便有窮通得喪之不齊亦是天命故言命必分理與氣理已在人心故謂之性若窮通得喪則定於天人不得而與焉故只言命在人者吾可自盡在天者不得強為

故聖賢惟知盡性而聽命於天總是一箇達天循理之事非有兩項功夫也顏淵明屬生知之亞他知得性中事吾一毫不可虧命所限吾一毫不可強故惟盡力於克復全不知其歉陋巷之憂此其純備不雜於聖德真庶幾矣子貢貨殖其受命一事已不能如顏子至於億而多中是其資識通敏發見事理樞空非德性沉潛見道分明的事夫德性燭理如大明破暗觸處洞然資識料事如因形賦影則亦聰慧之先覺也子貢顏子之別正在於此若實知得性與天道亦便可看破得失窮通既於一貫事理分明事亦可無用推測此子貢後來學問必有進於是者聖人每將顏子與之相較其人亦豈易量者哉

顏子屢空後人有援入釋氏之說者由不識受命一事須是見得後方能安得卻怠漫看了便謬誤本意不知屢空正是受命事能受命須由知命知命非知天不能徹知天者他已是於天道賦受源頭處見得分明能知其所以與我者某是當盡的某是當聽的如此乃能自信自安而絕無一毫牽係妄營之念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乃大賢以上事豈可容易看過而更以他說揣度衹見其妄且復有諱言安貧而托玄遠以自文其驕率聖賢又不止自昧而已

聖人每以回賜相較蓋將簞瓢陋巷之賢與檢技家貲者明示品題非特欲辨析優劣以見道之所係亦欲潛發其好尚之誠以端學者之趨向也

聖人教誨諸賢而於子貢不便禁止其貨殖之失亦因材造就之意然剸量盈縮亦足見其通敏之才若如後人之巧乘妄取聖人亦必惡斥之矣

子貢億則屢中只是他材質明敏便在事理上料得多有分曉蓋料事不以理亦鮮能中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猶難君子況巧言乎夫篤而色莊巧也彌甚

聞義必行自是當然之理然稟命與果行原不相悖非因稟命便廢果行非謂果行必不稟命乃可聖人於二賢各就其氣質之所偏而先其事理之所重耳註中不患其不能為與不患其不稟命二語補聖人未盡之意破學者偏舉之疑

聖門論大臣固當有先季冉者然答子然語又似輕二子為太甚聖人之意正在抑季孫語若不為季孫發使子然能思亦自當得之夫二子仕季氏本非能以道相規正者靦賦聚伐類更事便可知倘季氏重視二子以其不能規正者為聖門之所不非則誤甚矣故重折二子以正其平日依阿之失而季氏所行之不道昭然自見於言表聖門之辭諷而實嚴如此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夫子惡之漆雕開未信不仕夫子說之聖門之責學也如是夫學非言語文字以讀書為資以信理為實未學而仕聖賢所深耻或有以仕為學謂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者恐學與仕俱錯認路頭其得為良吏善治必鮮矣

四子侍坐聖人猶巽言一日之長以此觀子路自負詞氣誠有以見哂禮惟自卑故能有讓有讓故能使民不爭處身治世皆不出此故曰不可斯須去身

聖人道理體用若何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亦是其實所能為然恐聖門學術未必只如斯曾晳之言又似虛浮而聖人所與獨在此必是其本領蘊藉自有不同者大率有識有養者志用全别以三子之實較曾晳所言則虛矣只是其中所見所據大有卷舒地面要之此理流行萬化同體見得者行藏無異但令無累之中有本之用必不局於小成可知此曾晳見處所以大有契於聖人也若徒以舉動行遊物色曾子便是按圖索驥朱子註中人欲盡處等語却是其骨力精神知此則內聖外王體用學術窮養達施德業底蘊皆有實致此段斷案當以聖人之志想聖人所與以聖人之與想曾子所言則思過半矣

曾晳浴沂詠歸似啓後人虛曠之習夫子何以與之蓋三子之志各在一事則氣魄已局於此惟曾晳能不局於事夫以不局於事之心察識涵養充拓宇宙內事天理無處不可周流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亦只是無累之衷故能用行舍藏超然忘我而與道進退彼為季氏賦粟伐顓臾者正為徇人之意太重直如此彼猖耳然曾晳所以不逮顏子亦終是虛曠處未若顏子之真純

宇宙內事只天理兩字該括都盡窮之所守與達之所施豈能於二字外别加分毫曾晳言志非不知夫子所問與三子所對俱着事功彼獨於當日素分內浩然有以自樂亦是見得此二字在便不分窮達得喪若使得位行志也只須將此充拓便做得宇宙一體物各得所的事業故晦翁註人欲盡處四句正說此意

晦翁謂曾晳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與孟子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俱是完養得力後心體功用真實事理如此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學者須默察此中真自識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時意象縱未是實履地位而大意已實見得之矣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此五六人六七人未必同方合志而曾晳與之畧無彼此便見高曠若局局者定是不能

孔門告諸弟子為仁都着在日用動靜不曾懸空說蓋日用動

静不違必是此心有主心只操存在裏便是一腔天理根窠
蓋聖門學術都是提挈人身心事而身心原非兩項功夫存
乎內者便是檢乎外者謹乎外者便是守其中者
書曰以禮制心禮便是天理分寸凡事以此為矩度身上事是
他約束心便被他管攝了已是私欲心為私欲交引便恣漫
了禮有節度檢制正與相反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大要禮欲
正是敬肆之分敬肆則此心存亡之概也
人身上事易得苟且只為樂放縱而惡拘檢須知放縱的都是
狥人欲拘檢的必是循天理每事自拘檢惟恐苟且這在軀
子裏的本心便可理會識仁
顏淵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是總領話頭其視事件只在視
聽言動蓋此心常在視聽言動上省察防檢纔覺私欲便遏
絕了只這本心天理常存為主以發見於日用云為之間則
必無不仁之事矣又言天下歸仁與為仁由己者都只是果
決顏子向往之意其功夫緊要不過克己復禮要得常在視
聽言動處着意當知不但克復由己即歸仁亦是由己致之
者
用克復工夫身心便自相照管非顧外而遺內者亦非守內而
廢外者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是
體認最真切語學者當沉潛玩味向切己身心事識驗之

人若要視聽言動皆合禮須是將此心常自操存省察若有忽
忘便恐失錯這箇〻防檢舉動之心便是此中有主之心此
心既無一息不在軀子裏守定做規矩那私欲亦自無着腳
處但以欲易乘心易汨欲與理不兩存故須緊緊做克己功
夫已盡克這本等事理便不被他失錯了故人心上只是把
禮與非理緊〻較勘禁非禮之心便即是循理之心四勿只
是一箇軀子內做主此顏子所以服膺而勿失正是用力為
仁之事
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一箇省身循理的功夫禮只是合於理
者理字寬禮便分明指出箇繩墨吾此心常在視聽言動上
執〻要合此禮不得頃刻放慢這全體上功夫便無出入間
斷乃所以為仁也
克己之己晦翁註為身之私欲蓋在視聽言動間必是狥欲逆
己之事凡心之係累皆從身來禮亦是防範身上事就身上
諸事一一要克己而復於禮則心無所蔽事皆有檢本體不
虧天理流注其仁可知此功夫皆是切身實事非懸虛浮汎
談空說靜之語也
克己之義為勝己私最易乘人嚴防之力遏之皆勝私法也
視聽言動乃耳目身口之感於物而有者既感於物則欲動於
中便是己私着腳處這四件安能禁只見覺得非禮處便知

是私欲所發克之使歸於禮則此心防檢更不踈漏每事皆循天理法程此是顏子為仁事

人身上事都是心為身主上事不出視聽言動這勿字總是一箇有主之心那四件事無不是他照管者晦翁註己為身之私欲而曰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可見聖賢防檢身上事便是操存體要功夫今學者只要向虛靜處談克復將聖賢實事只做一番空頭話於進德修業亦有何益

克己復禮即為仁之事只是一正一反非兩截工夫朱晦翁曰人心是無主之心道心是有主之心只是一箇心為己私所累即無主之心以禮為之檢制即有主之心故下面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即己勿即克之以歸於禮豈是兩件

聖人說克己又說復禮〻由克己而復然無己中亦當知有箇禮字是天理妙用宜隨事察之反躬體之而知其非漫然者若只將無己了當則禮之一字又是聖人添葢着精也不知是聖人添出此字柳未至聖人者不曾理會此字耶

人日用間恩義節文其隆殺等則原是人心自然的情理非由強作人只因自任私意偏使錯失其節了若不由自家私意却只從本等情理〻會應酬自能中節可知禮只是本等合當如此之理全為私意牽累失之克去私意原還他本等合當如此的却是復禮視聽言動皆當如此理會

仁便是人所本有之良心乃衆善之總體又曰本心之全德禮是那日用云為之得體者如方員之有規矩事〻皆當合禮若任自家私意便偏錯了這私意最易竊起亦甚害事須是將己與禮每日在視聽言動上精察力持不容絲毫出入這統〻惟恐失錯之失心常在端整路上安放自然妄念不雜天理為主日用云為無不該貫豈不是仁想此便可見顏子請事後其三月之內不違仁功夫直如此嚴密

天理之節文若不就日用應接上亦無用檢點處

人有耳目身口便有視聽言動這視聽言動都是我自家身上事其是禮與不是禮也只在自家心上省察辨驗知其非禮而禁止之也只是心上自家檢制遏絶這視聽言動無不以心為主這心便總作視聽言動之主聖門教人無有不在實事上明白指點使人有可以實用其力之地若不於視聽言動上見心之所主則偏於內而虛何所辨而為禮若視聽言動又不以心主之則任意披猖者亦無禮之可言惟視聽言動皆主於禮之心正可見原無內外可分道理與工夫皆有實事

克己復禮功夫由己為之誠無所難人只為苟且因循不能自

力若真如濂溪所謂果而確者只斷自吾心一毫己私便不容他着脚事々皆只在天理上應付則心無違理安有不仁

己去禮復雖相勝之界如此不是一日做了向後便可放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惟無已之心能為合禮之事其斷制處不得因循接續處亦不得間斷由勉而漸造於安自可到純亦不已之地

克己復禮功夫但患主不立不患事不徹既立得主則事必徹矣如顏子淵靜之裏精進之力更易瑩淨故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無不是便都是了蓋理欲界分原是如此然既是然亦間斷不得晦翁註曰日日克之不以為難正防間斷也若有間斷縱全然是後亦終是虗聖賢之言若相補助者

一日克己復禮程子謂須是克盡己私以復於禮方始是仁又謂克己復禮則事々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言亦有深意蓋恐學者誤認一日如釋氏所説頓悟之時便作了當看得太輕易了全不須用功夫有事實竟將入斷滅話頭去了故程子有此防閑而晦翁亦有事皆天理又有日日克之之語此正後人所宜身體而慎思者大要為仁由己欲仁々至其機原至易而舊習牽係私意縈纏克治亦自難若果已盡克而禮全復既無不仁之事安得不與其仁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濂溪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觀聖人二言正所謂至易者又及門諸弟子素稱才賢而問其為仁皆云不知是不肯容易便以仁許人其難又可知要之仁道自易而為之不力者自難故果而確無難焉

晦翁克己復禮註後意補出云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正恐人因一日二字看忽了為仁功夫只將作一了百當事説却全是昧也仁道當有自強不息之功無一息可違之理故濂溪又説箇確字確有堅執一定之意

天下歸仁集註訓歸為與蓋本伊川之説云是稱其仁晦翁因之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内則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晦翁甚不然之蓋聖人言語中並不曾有此虗曠事理不若稱與之説為有實而無害理義也晦翁又曾與黄直卿講孺子入井事因言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々皆歸吾仁王指窓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荅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々處得是便是事々歸仁且如窓也要糊得在那裡教好不成没巴鼻打壞了此説却與程子克己復禮則事々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意正同即易言同歸殊塗之歸似比稱與説

頗有意味不知集註如何不用之豈以程問說終平易安穩不至疑誤者學入於他徑亦或先後所見之不同未可知也

八荒同閭之語大似虛曠與程子事事皆仁之意懸殊學者當明辨之凡聖門立語誨人俱令有實地可下手絕無作依希聲影之談者如告子貢問博施濟衆曰立人達人是言其心欲及人便是仁體天理便自此周流非欲即於心上作立達也告子路問君子曰安人安百姓是言安人之理在修己以敬敬中尚有許多事非懸虛便作安人也玩二以字甚明此皆端的實然事若謂一日克己八荒皆在我闥此與一刹那間遍周沙界之語俱不須有事實究體用只須向守圍中了卻四大因緣矣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歸仁註作稱與也只是應和之意此亦理之常也蓋仁者天下之公理人所同是己克禮復便無不仁以稱於天下曰仁人可也又或疑一日天下太速太遠當知理欲分界幾可自決而人心所同是則皆是聖人只據理定論如此耳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見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仁為仁亦只是這克復工夫程子說克己復理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卻便指這天理本心是天下事統歸處別說又作稱與亦見天下人心別無異同處要之仁統天下之善言事亦可言人亦可故集註以人作正訓而又引程子之說於後

聖人告顏子問仁說箇禮字似與告諸弟子不同禮之用最緊要其執守甚約於人事無所不有乃日用動靜之規矩準繩也竊想顏子沈靜精敏於心地上必不茫然又聖人素有執禮之訓必於禮之為理已自通曉故聖人於其問仁時只教以隨事如此檢察則是仁矣而顏子亦但問從事條款不復問禮是如何復禮又如何為仁也若仲弓素凝重端簡亦必無甚外馳之心但恐應接時或有疎畧處人未得周詳故教他從事於敬恕仲弓便已識得二字真有切於仁亦遂直任不疑大要孔門弟子於仁字已是知得地頭故說着路徑便能領會至如言未出門使民之時此只是收斂專一仲弓亦必自知得況顏子更淵靜於未有視聽言動處定不是紛紜走作者但此時已與禮只有為主之心未有所主之事至雖察趨向在視聽言動上較更明白真切耳

主敬行恕雖似有內外然此心存主運量不是兩處只收斂得清明純一自然私意不入天理昭融遇事接物必能體情視理而無專己妨人之失即有一念未淨畧從本心反己量人即慊然中止而不至肆情忤物矣以此施之家邦則各得分願何怨之有此正吾儒日用動靜操心應務之實功莫但看做仲弓事業也

出門使民聖人都說箇動作應接時令人操心自檢出門是尋常事使民是臨下時於此不忽則重大處可知然豈只到此時方有敬蓋此時正是敬字有實用處也程子又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蓋應事接物皆須在獨知處主張此處不忽慢則天理人欲自然明白果斷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怨字何從來必自任己意而不通物情以致之亦正由放失其天理本心不能推以體物故也人於本心處曾不自覺若將人情向背審察則於反己者心大有得力所以察言觀色無非自己考德之地也

聖人與仲弓論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以為無怨在己觀論篇註亦以其該言之則無怨乃在人曰亦者并上章顏淵天下歸仁而目其皆為放也然無怨使以自考天下歸仁若遂以自信者蓋勝私復禮之後與勉敬強恕時深淺原自不同

論仁而及敬聖人不是計功正欲人因以自考孟子亦言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愛不敬則三以自反然則存心之功亦必有因人而加察者無非為自己觀省之助也

敬以持己只主一便他念不雜恕以及物常欲物我為一則必無自私自利之心

聖人曾云木訥近仁木訥雖是生質其禀氣不浮易做收斂功夫大抵心在內便收拾得天理根脚在故近仁其言也訒也是能收斂此心到檢察啓口處不肯苟且即此便自有天理本心在中矣訒言非仁、、自在訒言內

大抵心能收斂在內則事必斟酌周密而不肯易為說辭此顧言顧行之間便自能約束照管以不失其本心故亦是仁

國家財貨用之者在上生之者在下衆公慮年饑只是圖其用有若請行徹乃欲務其生務其生則厚下恤民之心自藹然行於其間而彼此俱足之理在是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正與居之不疑者如冰炭相反大要為己務實之學必不自是自足其自是自足者止欲虛得名而矜己欺人非有實求進德修業之意也如此豈但非虛中君子若少加僻錯便入於無忌憚之小人 朱註審於接物審字是審察己之得失於接物之間非詳審之審卑以自牧者常若不及之意不如此則自足自是者斷非實欲自修者也

樊遲問仁夫子告以愛人、又云能使枉者直可知聖人用愛不是煦煦姑息正欲人皆為善去惡此是正曲成萬物不遺之心也其所存所發便分作仁道體用

以愛為仁則徇其用而或昧其體因愛求仁則識其端而體亦可明樊遲之問聖人直言愛人者欲其因用以識體也

樊遲問仁者三聖人告之各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操存匪懈之心先難後獲是專一不襍之心愛人是推己及人之

心雖答問先後不可曉總不越此心之存體達用也
無倦二字古今賢主良牧所難能大都自利行而下志衰則氣
惰便自有終始前後之異若持以為常則亦與純德者無異
矣
古聖賢惓惓於慎始持盈之戒必是人情所易縱怠雖在明哲
少不畏慎亦必有傾失者故立語垂訓甚諄
仕衛正名聖人必自有善處惜乎子路不能問其所以正之之
事而直以聖人為迂聖人亦但言不可不正之故而竟未明
言其所以正之者作何舉動胡氏所謂告天王請方伯以立
公子郢者恐亦未是聖人本意也
晉納衛太子蒯聵出公奔宋死於越使當時果用夫子早正名
定分應無此事
稼圃非是不美事但士君子從事於學便須以修己治人為業
無論位之得與不得苟無以具何以稱士人樊遲請學稼圃
亦欲謀當日素分業生之事聖人於其既出之語則全是有
位者所為祇以聖賢學術體用當如是蓋明德新民原非二
事有此便能兼彼非因求仕進然後修此道且仕亦所以行
義又何嫌哉
公子荊居室之事聖人何所取只是其循分知足處亦自有當
故聖人只就其居室稱善亦是指一事而稱也若論知道者
能素位順命即此便隱然是徹上徹下事理
欲速盡美四字更是後代利名大戒
居處心閒而體易惰故須恭執事身應而心易雜故須敬與人
外合而內恐不副故須忠人日間事除卻執事與人便是居
處此外別無他所則此心亦別無得間斷時矣之夷狄而棄
此無論夷狄與中國同異只我棄之便已不仁
人心此理原無隔別於宇宙之內如忠信篤敬可行於蠻貊聖
人何嘗斷以夷狄為無仁義處但其土俗僻陋未有教化故
多頑悍之習然君長夷醜相合從聖帝明王可德感而賓豈
全為非類者聖人告樊遲語只是切言存仁功夫不可忽非
專為夷狄而引以為言也
子貢問士聖人所言俱就士人志節才行而次第其品程子謂
皆篤實自得之事者人但將此三等事切身而求當自知俱
非浮詭藻飾可為而其間深淺廣狹亦自能辨至於道明德
立之儒全體大用之學亦由人自將根本學問完養充拓耳
凡人行事有不當理者必是可恥只是人不知恥故恬然為之
陷於不仁不義而不自惜所以聖賢最重有恥若能有恥則
謹獨與克義功夫亦便可從此果決
春秋列國最重使事不但專辭辯機敏亦須才識合於理義足
以服人蓋兼資稟學術者所以士類中亦不易得

聖人稱孝弟必以宗族鄉黨見称為實猶称閔子人不間於父
毋昆弟之言之謂也蓋孝弟是實行親識見稱必其素所閒
覩者有足信耳
孝弟二字無之不能虛得名有之不能掩其實所以宗族鄉黨
見稱其為實行必矣
言行君子之樞機成道德動天地皆是此然有差等硜硜然小
人只就必信必果上想見其氣象
言必信行必果只因流俗的人都是詭隨故此亦以士稱
聖人語士到硜硜小人是已僅錄其小節則當時從政者其不
以士流目之明矣
子貢問士而及從政者必不指陽貨公山之徒如當時三家中
人亦自有才智可称者只是皆無端心質行所以夫子直鄙
之曰斗筲
孔門取士中行而下便在狂狷狂士好高慕古狷士守己矯俗
此皆末世人情所共惡極而聖人以為可教者正因此二者
不溺於俗乃可引以入道鄉愿惟恐於俗不合其志趣庸猥
汙濁必難振拔矣
聖門取狂狷狂士慕古其志願自高非陵忽侮人也狷士潔己
其執守自峻非忮戾傷物也
善人教民七年聖人語意本是稱善人即戎是其教民成效處

善人教民非為戎事然古者兵農為一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乃田賦之制如此：是政教內事若孝弟忠信又是立教之
本古庠序之設專為此如此教民則相親相愛又有豫備閑
習何不可即戎但其間一段氣脉精神正在善人感動孚化
處聖人以人度事約以七年
善人教民七年與下章所云竊疑亦有為而發明王雖不忘武
事然聖人於軍旅未嘗輕言此或為當時好兵輕用其民故
言須善人又能教則可以見非其人與不教者皆難用耳然
兵亦民事無教不可聖人言語自是平正通常道理
齊襄公被弑小白在莒管仲名忽奉子糾奔魯明伏魯以求立
不復有小白矣小白雖亡在外於公子為長子糾能避則兄
弟之好無恙諸人君臣之分亦正死者可已生者亦無他議
於國事不大有光美哉管仲不遂作此事乃欲來攙僥倖亦
是平生器小之一驗帶鈎之射不思所仇何義檻車之就不
念已死個人聖人當時但以其有功於世不欲更如是皆通
之耳
陳恒弑君一事夫子兩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便可見
原是魯君臣當任之事蓋宇宙內如此綱常大事凡在當為
得為者皆不得目為分外
陳恒大逆列國君臣義當皆討魯又比鄰同盟況有盟府之載

自是本分內事行者當行告者當告聖人雖請老然致仕大
夫與聞國政亦禮也不告便失與聞之道故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
成王命周公太公原非他國比齊賊臣眇忽王綱明犯大逆魯
以宗姓元公稱盟府舊命討而戮之於股肱夾輔之義何忝
且無論今日同盟相恤也聖人責備魯君臣豈無大義法典
可據謂唇齒防漸者直小之矣
夫子請討陳恒魯君臣皆無任之者一告老大夫只自盡得當
告之事無奈主國者委其權謀國者梗其議皆當為而不為
其咎有在矣使其時列國尚有如桓公管仲其人必不容亂
臣賊子猶逃天刑而鼓亡之人接踵於世夫子嘗小管氏之
器然未始不未其功亦正為此等大事之人擔當也
聖人請討陳恒左氏記其語以為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此必當時人心事勢真如此聖人雖執大義
舉事然興師動衆亦必先見萬全程氏辯此語以為非孔子
之言蓋國近於計功利耳夫聖賢為萬世明義塞利吾徒當
極為推明寧過毋苟此程氏意也又謂告天子告方伯率與
國以討之者此則周禮王法堂〻正〻一毫無所僭差之舉
動使魯君臣能倡亦必有應義同事者何慮不克朱子備載
於外註欲使學者知宇宙有此等事理則大義明而常經定
矣
請討陳恒胡氏有先發後聞之語是誤認夫子仕魯得政時事
耳晦翁考是年已致仕矣聖人惡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欲
魯討恒者蓋君臣大義宇宙不可一日亡滅是時周室既微
主盟者亦復不競魯與齊親鄰且同盟也亂臣賊子出其側
近自應正辭倡義陳師致討此殆為宇宙扶萬古公共之綱
常安得以無所禀奉為委聖人大桓公管仲之勳義正如此
藉令猶柄魯政必以去就決此事魯之君臣不能無動謂先
發後聞恐聖人未必然也
陳恒之事夫子非曾為大夫可以無沐浴之請田賦之問冉有
三發不對而卒以私言之言若重慎而滅否已在不言矣顓
臾之伐始終只是責二子是師弟訓戒語然於季孫即可為
忠告此等皆當想聖人語默氣象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事君有犯而無隱犯者是〻非〻直言
無諱之意非干犯之犯蓋君臣義合當明別是非以相糾正
不令入於有過乃為義稍有宛轉遷就便不義故不可則止
亦是必欲盡義之意委曲諱護乃三代以下事此後便有阿
徇逢迎之小人又自以不犯為事君之體非義合之初意矣
古之學者為已欲成已者也今之學者為人欲欺人者也
寡過之難須知氣稟學問少未純未至則不免有差伯玉欲寡

過而未能可知其言行動靜無不著此念防檢日常如此理會身心更安得一息放過此大賢進德修業功夫最是簡要切已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薛文清有是言、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人營情分外者、於本分內事、必欠理會、思不出位、則於所當為者、必能盡分、此便是德業之基、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二語意同而重復言之、可知聖人於學者此等話頭、正要常〻提撕、良以易染之症、難療之病在此、而人品之真偽、學術之虛實、所係尤為不淺也、

聖人嘆莫我知、不是把莫知當失意事、蓋言我朴只實地做自已功夫、無可與人知、人亦無知繼從知我、正是教門人為已之學、因子貢感能曉而發之、晦翁有惜乎未達之語、必是見子貢此時無領畧語、又知其但以言語相述、未必能切身求之、終是未識此意也、

凡人用心於外者、必不肯切實向自已本分下功夫、只是外面虛張、要人知得、此是為人之學、聖門所深斥、聖人告子貢語、只是為已務實功夫也、實成就也、實不惟為人、故人不知、惟不欺天、故天知、惟身外得失、畧不涉意念、故於天人遭遇、自無怨尤也、

常人日逐間、只是要得稱意、畧不稱意、便怨天尤人、此是逐外妄顧念頭、誰肯專意實做已事、聖人體道盡性、都是真修實諦、其他浮慕、無一毫得入其中、此中更自有知之深、見之定、發之誠、行之盡處、又未可容易淺近窺測者、釋氏亦云無怨尤、只是一力放下、却便了當、聖人正有所學所達的道理、為實地功夫、自然不涉此意、所以能體此道、而與天合德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晦翁註反已自脩、循序漸進、是描寫最真切語、大抵用情於外、及躐等求進者、皆非為已誠心實力也、

我自立身行已、欲進德脩業、於天人有何一毫干預、却去怨尤、此念是昧已妄見、學者須是看透此理、方有着已功夫、怨天尤人之念、其病根必是從顧外來、惟不能盡如其所謂願、故有怨尤、若有願於外、則自已身心事、必是虛浮空疎矣、下學上達、只是在自已身心上從實做、真見穩步功夫、

試論尤人一事、其非在人、我既不可念我之是、而求合、又何用尤、況聖人純心體道、與人合不合、又當不論、此回不尤人者、亦正欲點破學者為人一念耳、

下學上達、道豈有上下、惟學與達、其進有漸、當知學自有達之之機、則上亦不在下之外、正在人實求而自得之耳、易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玩此數語、亦便可識下學上達之意、

下學是自己實做功夫處、上達是道理自然貫通處、學以上達為期、然不從下學得之者、必非實詣、蓋學然後有達、未有舍學而自能達者、徒舍學而自以為達、可不問而知其必妄也、

下學、是循吾本分內尋常事、何以為知、上達、是在吾身心中自得處、人又安得知、此所以終莫我知也、

知我其天、乃理之自然相合者、如易言天且弗違是也、至於不得於天處、不但天道幽遠難知、且既已在天、則非我彼怨者妄也、

大抵同道者必相知、天與聖人正然、

知我其天、正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處、蓋聖人此理、與天真如一人一身、豈有一人一身而自不知者、

聖人下學上達、即以我之合天者、為天之知我者、大要只是一理相通、彼此默契、此聖人所能自信、人安得知、子貢亦須自見得此意、方能領會夫子話頭、

脩己以敬、何以便安得人與百姓、曰中間只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仁心仁政、無不自此充拓、

主一之心、無一事一處不可貫、故安人安百姓、亦只是修己以敬內事、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正可知此事不易了當處、

修己以敬這敬字體用無所不貫萬事萬化皆本於心敬便是心上根本功夫無一事不由心則無一事可少得敬字堯舜病安百姓便是他整頓敬字處其視天下尚有一物失所也是這事體尚欠缺處如此則修己以敬豈可易言

敬字無間內外大小自食息起居以至一體天地民物自學者功夫以至聖人神化德業無不是此故中庸末章自立心為己其極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只是這一敬聖人以此告子路乃示以下學功夫及說到安人安百姓云堯舜猶病亦便是其極致地位無他道也

脩己以安百姓此正本澄源之論中間亦須有事理及民如中庸篤恭不顯亦是說聖人持衡立準處而所以默運眾務者亦便在此蓋體中用和各極其至故政平人熙而庶品咸若天地正順而靈應自臻非如老氏所謂不治而不亂頹然兀然於上而字內自安者也大要萬事萬化皆屬修己事能敬則皆不苟事皆不苟天下豈有不受其益者

夫子在十二國侵奪時衛靈問陳答以未學孟子在六雄爭長之日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後人以談兵習武為能則孔孟乃木強書生矣蓋天地有生之理與聖人用世之心竟是何事乃舍此而談逆德凶器以趨時好其必非吉人可知

子畏於匡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何其酌義明而應難裕也陳蔡之厄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夫此亦勇於義者何為如是正由斯義未精故夫子曰知德者鮮矣知德則義命卓然有見必不為利害禍福所撼矣

參前倚衡只是自家心上自見得矣向前衡廢尋覓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便是參前倚衡之實

顏子問為邦聖人所告四代事臚翁列諸子說於外註者未惟程子諸得聖人本意為深尹氏說亦相似想有關於程子也然問為邦而所告語乃一代建立事則分明以王佐許顏子而聖人平日有志大行之經綸亦可想見大畧矣蓋聖民善俗多有變通而此四事真百王不可易上下四代各取其至當亟歸一者以著稽古定制之法則舉凡因革可以取裁矣至於鄭聲佞人之當斥亦是古今熒戒之共戒三代典訓類有之賢聖亦不厭輒〻者試觀後代史筴中人主以事溺心亂聽失德敗事者不但太上道即才智亦嘗浸淫焉則可知聖人此戒其為有邦不易之定訓昭然矣

聖人欲行夏時乘殷輅舞韶樂而何為又病生今反古者曰此正謂居下不倍者若為邦而與禮樂則斟酌百王大典為一代垂世經綸又不如是

聖人是非褒貶往〻析微闡幽如臧文仲竊位武仲要君微生不直管氏器小衆所未明聖人以一言論定至於季孫向魋皆無語及蓋一世顯惡多口共非無容復加貶斥

論語一書不言人顯惡至事理疑似處又却不放過蓋欲辨別是非之正以端習尚非苛責人也

虛聲浮價亦有一時徼得者日久情實終難昧人故沒世所稱不待言實自然非虛得者不必以名為歸而自然非實不可此是聖人立言之妙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當以孟子無本章並論卒起之名未易副也故務實者恥之沒世不稱無善狀也故責已者病之念此自不容不脩實行自不得只務虛名

君子求諸已知其在已也小人求諸人則全然昧已

聖人無毀譽然是非不可無也是非原出天理之公此何可無但無已私任情毀譽失善惡之正當者為不可耳有試而譽者雖未然時似譽實必然而非虛也若務揣未形之惡曰其當如何此則不可即使他日所料不錯亦非聖人為善之意況或有未必然者安知其人不無一旦改遷者乎故是〻非〻不若只據當日之事合天理之公之為當且安也

孔子曰史闕文闕所未實也詩云日有食之春秋書亦然日為月掩而不遂言月可知古人言語無一字肯著非虛信心實睹不登簡策

好惡人情也好善惡惡乃天理也衆好衆惡發於人情者常多
發於天理者常少故不可不察
人能弘道然道弘則人亦弘聖人之意以人之所行爲道非道
自行於人也故語道曰待其人而後行
天地以此理全畀於人必人能盡性然後盛德大業彌綸參贊
充塞宇宙若道非人只是虛位已無實用然人非道亦只是
委形與禽獸何別曰非道弘人者正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中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以
歸其責於人而不得以虛言名道也
思不如學然學而不思則罔、之弊止於無得思而不學其弊
將至於無道殆而或至妄謬
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以爲言憂以心言謀之而恐不得
則有憂既不謀且不憂然猶以學之得祿爲言者學優則仕
仕必有祿亦理之常學者但當以謀祿爲病不必以得祿爲
嫌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乃專爲謀生而怠學者發此論也蓋養生亦
是常理若顧此失彼無怪人情爲然今謀食乃未必得食何
用急於食而緩於學也此聖人勉人進學而於人情事理原
不作一偏之論
聖人論仁甚於水火云蹈水火則死蹈仁不死似以利害參校
與成仁取義之論若有相戾者蓋聖人勉進學人未必俱爲
賢智立論故誘掖獎勸原非一途要之惓、之心無非欲使
衆人皆知向道志仁而已
貞
云正而固正須由真知固乃篤信而守之者惟知真故信篤
大要自窮理之後已有定見守定見而爲定力其所見所守
皆以此理爲主吾無意必爲者諒則無真知而徒執偏見自
信即其堅確之意以趨事必累、一時亦有成就而要於正理
則冥然悍然當但事理得失之所由殊其究竟吉凶亦終有
不同者
正
字最難言正須之是理而理非格物致知之後未易辨之精
見之一既精且一便自有固執者在矣孟子以知而弗去爲
智乾德以貞屬智蓋知其正而固守之是知與正與固蓋一
言之間而並見者
季氏伐顓臾只是貪欲所謂患寡患貧是也聖人直爲說破夫
私家富強人誰能堪近憂顧禍當在此
魯三家自圖富強削弱公室大非計也當知魯事與齊晉異齊
晉本強大故田常六卿漸移其威柄一旦僭然遂克自振魯
本弱三家俱宗姓命卿止應協恭戮力脩其典制綏附諸小
邦使秉禮天下以秉禮重魯、重於諸侯而三家亦安保永
世矣夫魯不可削、魯是自弱其本也此事理之極章、者

而當時為計俱不察正緣欲利一念有以昏其衷耳
有國有家者均而和、和而安相因之理固如此晦翁註又謂均
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語意亦非汗漫夫惟
貧富不均而相軋之形立乃不和強弱異勢而相圖之疑生
乃不安既有不安則傾危之道無待言也
聖人於禮樂征伐自下出者約其失之勢世數諸侯十大夫五
陪臣三晦翁謂逆理愈甚失之愈速正恐人說到氣數處蓋
非分之事必無終保此理之常逆愈甚失愈速聖賢只以理
斷之不必更言氣數然氣數亦自不能外也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者來遺庶人議論也非是世道明証實跡
公心正理之鄉關係在此上之人多或顛倒庶人定不錯所
以明王求道曲采而箝塞口者必至敗亡
侍於君子有三愆欲免三愆固在臨時斟酌當可然亦須平日
涵養學問有素之理
少色壯鬬老得是人生血氣衰王各來偏勝用事的常態君子
隨時防範有儆戒無廣意此聖人以通病作戒之語若學者
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亦自可無此
君子三畏只是一箇理字天命是理之根源大人是理規之矩度
聖言是理之訓典總之知畏理則無不畏矣小人無忌憚只
是一箇不知有理彼於天命一事既屬茫然自然不畏至於

大人聖言亦一切狎侮總皆生一箇不知來可知畏之一字
最是成就德業之地而能知天命則見理既真循理之念自
不敢忽也
上智下愚正是氣質處氣有清濁故神明有通塞通之極為上
知塞之極為下愚曰智曰愚正以此理有無而言不移乃是
德不勝氣處
聖賢戲語亦自有意非一時徒為謔浪者夫子牛刀之語不是
眇小武城不足興禮樂正恨不得大用此道於天下耳末乃
自任為戲者蓋子游終是而微意竟難言也明道聞人有不
解鮮能知味者笑曰我將謂扶天命之謂性便不解了此語亦
非徒蘇秦嘉真解得天命人性道理則此處便當了然必是
蓋而思易看過不深究道之從來與實見吾之不可離道則
其不解知味處無疑矣
公山佛肸之召非聖人不可往少不迨聖人便自難曰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可見聖人神明妙運自有權衡而
內不變已外能處物所以任止久速應機曲中而堅白一節
則終始自知也
公
山弗擾叛人也其名夫子則招賢之意蓋一時開賭聖德雖
未必改心相向而意實重之即此一念知重夫子焉知不可
為善故聖人欲往然卒不往彼亦不加強也陽貨欲見孔子

而數挾任術以蒸豚致夫子往謝觀其播弄奸態必不是與
理義相往復故聖人往拜以答其施又瞰亡而不墮其術雖
中途乎遇不隨不激此終無往枉彼終無忤聖人處強之道
最為曲當

為東周註謂興周道於東聖人灼知魯事可興周道故曰魯一
變至於道然非夫子不能為夫子只是將周道復行於魯々
為周公後周禮周公所作成周致治平之具時尚在魯故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獻
具足修舉由人此聖人所自信自負也嘗言周監二代吾從
周又為周道傷於幽厲吾舍魯何適以至夢見周公告魯衰
關政無非此意

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這兩
箇用字煞緊要

子張問仁聖人以五者告之名目覺多似亦為彼堂々之習每
事都無實心不得不逐款言之欲其知兼體之難而兢々常
思有不足處剷飾虛之意好高之習都著不得曰於天下者
亦欲其在々處々不得任意忘失也心存此理得自在此中

色厲內荏者必士人中有此聖人不直比諸穿窬而必於細民
內舉此類以擬之立言存厚如是然亦只言同其情態耳但
擬倫至此醜鄙自可知

色厲內荏鄉愿道聽途說鄙夫三疾巧言令色利口聖人之語
相比並見擬未必一時所言決當時有此數等聖人不嫌一
一辨斥以正士人之氣習趨向

聖人無言之語是為子貢發亦有為乎言之也然此道語不能
顯然不能藏理實如是若學者已會於默不能藏處見得分
明則語之而益顯雖終日言亦無不可若於不能藏處未見
得則所語是何物是真不能顯矣所以欲無言也

予欲無言與言無隱爾之意同蓋聖人日用動靜莫非至理不
倦之誨無有真實顯明如此者子貢以言語傳述終解心得
之益而諸弟視學道太高不即於聖人常行處理會恐反失
之也

禮樂由人心而後有寧我於親喪一事全不能自察其真心不
知其所惜禮壞樂崩者是何物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

柳下季是箇氣度寬和的人其秉道處又三公不易三黜不枉
故孟子推重目為聖人之和至於出入小官任人進退意在
徜徉而已此正所謂不恭者夫子列於逸民亦由彼不必改
模阿世曲取士進也後代浮沉苟容之流如胡中庸馮長樂
者全是以榮利為重罔惜名義聖門當不齒士類毋得以柳
下之和自托

聖賢以一世民物為憂樂志在行道以拯世覺民也齊景公不
能用夫子而欲以季孟之禮相接過宣王亦不能用孟子而
欲授室與祿以風示諸大夫國人夫禮數可羈者末世虛名
自喜之士也祿室可援者依棲館穀之徒也聖賢之道正在
一用字故曰如有用我者孟子亦曰王如用予不用則當決
去矣

晨門荷蕢微生楚狂丈人沮溺雖不與大聖同志要是三代遺
賢當時如此者固多兩漢末尚有其人唐以下所聞殊希當
由名義日輕榮利日重

春秋時沮溺丈人楚狂之流俱不失隱人高節超然汙濁聖人
猶嫌其辟戰國時儀秦輩行掉鼓弄功利舌脣以反覆惡主
播蕩一世此不當稱士流明矣

古人出處舍為道故用行舍藏乃不易之定義後代隨世功名
之人即管仲晏嬰亦吾道所不論其時守道而身不顯者雖
志行或未適中終是近正為聖賢等輩人此夫子所以次第
逸民而身附其儔也無可不可者蓋緣諸子各守本志自為
途轍而夫子不拘一節惟道所宜故自與諸子不侔耳若使
狥世而通苟道而進則又當以諸子為正管晏為非倘誤以
無可不可為融通變化之術恐嚴子陵管幼安反為揚雄華
歆輩所笑矣 可不可如仕止久速以權定衡權有推移衡無二體權宜合道ゝ豈不可耶

夷齊抗節於革命之朝故一毫不可苟柳下進退於汙濁之世
所不失己者言行耳虞仲欲脫興亡之際故潔身為清自廢
為權此又一數聖人則以道為體與時宜之

夫子同言虞仲夷逸二人夷逸事不可見姑以虞仲觀之遠引
以脫商周之際是潔身以清自放以寄去就之迹是廢義以
之權

柳下惠若言行苟且便失所立虞仲之清是於綱常處不苟其
權也是於家庭間委曲

春秋時上下無紀禮樂侵瀆僭忝久矣聖人反魯正樂雅頌各
所紀倫大明故師摯輩皆能審音知樂守職愧義不憤當世
僭差相率蹈海入河以自匿乃魯[illegible]臣卿大夫卒不能反
滌盛謹周禮尊文武之遺徽樂遺之義雍歌佾舞自如也夫
天理民彝人心良不亡有所乖逆不自覺則已既知之必不
甘自貽司樂諸人是也惟逸欲驕恣溺而忘反苟非哲人
正士不易快然自裁此魯君臣實然聖人之所末如之何也

知新ゝ字是我識見未到的至學者已進精神已貫却自然有
開豁處不是別有箇新奇道理從外面生出來子貢曰日知
其所亡此亡字亦以所未知者言不是道理又有所亡者然
亡字與新字中意亦略異新從故而得是其中精進處亡或
是聰明未逮或是見聞所遺然已知後則總是日新之益

人不可無學々不論已仕未仕未學固不可仕謂必學之盡而
後仕恐亦不害大要仕不可廢學々亦當施於政却是知行
並進功夫也子夏此語正恐人把仕與學分兩件事蓋學有
不可以仕者仕有不本於學皆非聖門體用學術游夏並稱
文學觀子游治武城必欲行其所學便可知子夏仕學之論
却是要互參該用也

子貢初學然傳述只是夫子言語文章及已聞性與天道則知
夫子為益深故論語篇末贊頌直以天與日月比倫真見得
聖人地位如此也

堯授舜々授禹與命辭曰允執其中理最切要而廣大所謂心
法道統蓋不出乎此厥語周普便不得從容下此語然反躬
立政務自廣此意不得

惠勞欲泰威五字乃從政者所不能無然在善用之惟不費不
怨不貪不驕不猛則五者皆美矣尊者不可忽之意教有罪
責成功要期限行施與亦俱為政所不免惟不教不戒慢令
與吝則為惡虐者必遠絶之辭子張才氣高廣却未必精細
純實故夫子皆以所當善用者如此所當省戒者如彼

惟知命然後能安命能安命然後循理之心堅且專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禮者制心飭躬之節度不知禮則日用動靜漫
無經檢如置身浩渺之間何能自立言之是非惟理明乃可
辨々言可以知其人夫人亦相需其事德業所係邪正之間
損益攸分故聖人每患不知人士人學術能備此三者則於
道已無他失故歟列終篇學者並須理會

庸齋日紀卷之五 中庸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人乃天之所生。故天道在人便是性。々稟受於天。若命之者然。人具此性以為心。而見於所行。則有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便謂之道。々與性有體用。而無彼此。道根於性。々顯於道。聖賢表其根處為中。名其顯處為和。以人之所具者。便可知天之所賦者。蓋本一氣一理故也。此知性知天。原是易簡至一之理。

天命之謂性。可知性。便是天道之在人者。率性之謂道。可知道便是性之顯於行事者。由命有性。違性非道。可知人與天。性與道。只一也。然皆以理言也。理具於氣質。而氣質則不能無稟受之偏。故人有不盡合於道者。而隨其氣質以有過不及。惟聖人性之而能先覺。故所知所行。無不得事理之中正。於是立綱陳紀以為天下萬世之典則。使人皆可率而由之。以不悖於道。於道不悖。則性與命。縱不知亦自不至乖錯。此聖人所以立人極者。即教之所自始也。

率性之謂道。可知不是人心自行做作出來的。蓋天命中原是此理。故合下事皆種々由此。人道如此。聖人立教亦如此。只是一箇天命。本等更着不得別様伎倆。

聖人修道立教。正欲人由教以不悖此道。其間賢知者。能窮理盡性至於命。自是上一等。其下即使不能知性命之所以然。而能由此理之當然。亦於聖人之教是賴也。

修道之謂教。不是逐人修治他。聖人只把人常達道。立箇大中至正之矩。以為法於天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乃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也。

道書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此濂溪發明中庸脩道之教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是無聖愚所公共的。只因聖人便能盡得。而衆人尚有未能者。故有修道之教。此三句是中庸最統總無漏言語。見道之所從來。而天下人所得無不由於此道者也。後人欲將率性修道分作安勉。不惟狹小此道。且以衆人之道。為非其自然之性。是說之偏也。

率性之謂道。有看作生知安行者。因衆人未能即由道耳。不知人自未能由道。々却原是人性之自然者。若無氣質私欲為累。此理便隨處發見。

中庸性道教。晦翁分註。皆兼言人物。此伊川之説。蓋至誠盡性必兼人物。方是參贊全功。總註人知己之有性。下皆專言人。蓋立教體道盡性。乃人之事。

晦翁註道字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語道體用極完備。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是言其用。性之德

而其於心是言其體惟事物當然處乃為理故程子曰在物為理然由人心應之而得其當然乃可為理却是德性為主也蓋德者得之於心之謂心之所得便是性故妙應日用事物能當於理便是道也要之道有體用然由體達用皆是心惟心有寂感性便有動靜遂以為道之體用只是一理之所存所發非有內外之殊也

心能盡性便是道心以道心為主應於事物則無違非道可知道只是性分中事理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仁義是性由性中仁義而行便是道故曰率性則所謂離者便知違性而非道矣此正是非得失之分如何可容他離了故君子須時時刻刻存之正恐離道也晦翁註云存天理之本然即是存心養性孟子分言心性處迭合為道心辨得心性之分便知道心之合

道無定象只是合當如此之理人何時何事可少得合當如此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道既是合當如此之理舍可一時離此時便是不當如此了如何為可道可知此道緊緊在人身上着落全非向外事正吾所當自道者也

假如坐時當如何坐乃可此是坐的道理及一起立便有當如何立的道理自立時移步又自有當如何行的道理至於卧起亦然中間無頃刻不關得失可間斷時節故須此心息息皆坐立行止都無可放他不是處也無交界空隙時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道是人身上所行的非可外身而求諸遠者人日用間動靜語默大小諸事皆要討箇是處使得其所當然這便是道人有此身須令時時刻刻無一毫不是處若一息間有一毫不是處便是這一息非道矣此身如何可一息放教不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若離得的却是不切於身者豈可為道君子所以戒慎恐懼正恐這道理不意中離却此時便是吾身違天悖理處也

道是行處事而心為之主人離此道必是其中昏昧虛耗而其[illegible][illegible]行義作或事合稍凑皆與道違故戒慎恐懼是常惺惺要與道不離處

不離道工夫正在戒慎恐懼中此心無頃刻忘安得離道不睹不聞猶詩言不顯亦臨聖訟純敬在亦臨二字云不顯者他謂此時亦如此正見用功之密或以不睹不聞作工夫戒慎恐懼說道體此欵與朱註反無非要入寂滅定慧話頭耳

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此數語解不可離可離非道已最明白

不睹不聞之中。正易所謂退藏於密時。然戒慎恐懼。須要此中常立得箇主在。這正是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不睹不聞。是此心尚無感動。未見頭腦處。此時不但人未知。已亦未知。蓋知須有意向之萌。其端可辨。既未有萌。所知何物。此時只有靜中為主之心。自覺在內。戒慎恐懼。只在這上面兢兢持守。别無端緒。有何睹聞。不睹不聞。是說已亦未有影響時。然有主之心。自在。若云并此主亦無。是乃空滅之境矣。

戒慎恐懼。雖是兢兢業業之心。却便是防守身上事。恐有離道時。不睹不聞。正如守關防寇。恐寇不時至。須是警備戒嚴。雖道寇未見到城下。且踈忽不防守。

不睹不聞之中。原自有主主者在。莫見莫顯之處。正要在這裡分明。

隱微是已有箇隱。有箇微。但未露未顯。非比不睹不聞時。全未有影響。既是有影響。便須察危微之几。不得合并言獨。當知正是獨知處。此慎獨。即是誠意。乃大學中間首要工夫。功所發皆中其節。正在此處防檢得力。所以晦翁參驗體認下尤加謹一語。尤加謹正為岐路交几之辨。不可少忽。

將隱微作初動時說。合上不睹不聞者。則靜存動察。却是體用完全功夫。後人欲作相承語。渾為一事。是只將一覺字拗合兩段話頭。大要祖空寂義。故如此。吾道有存有發。若只說靜時便覺。道與學俱是偏處。

大學誠意功夫。直是初動起。何者。以好惡已分。有個頭腦當理會處。故慎獨者。慎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今學者。於中庸首章說慎獨。謂即是不睹不聞。則誠意一項功夫。便全置不論。是大學教人。又一種話頭。與中庸各別門路矣。

意是人心初發動處。一動便有好惡兩端。其當理與不當理。自家著以真心審察斷。自不昧。故違其心者為自欺。如其心者為自慊。此慎獨之獨。為已所獨知之地。明白無疑。觀大學語意如此。則可知中庸於不睹不聞之後。復言隱微。亦正指此時此處。無對之說。先儒亦曾有言之。其語意不如此。彼蓋尊性善以為原無有惡。不可為對耳。意中已有好惡真妄。便自為對。惟有對。故慎微之功。恐一念少錯。毫釐千里。慎其有對正為無對者作護持法也。大凡語道理。亦自有界限處。不得虛慕好話頭。渾帳真實地面。

心有知覺能應物。然應物亦須當於理。方可謂道。道何從來。只心無他妄時。便是本心。本心為主。凡事便能依約到天理上。事合天理。却無不得其當者。此道也。可知道理根脚原是心體固然。只因內體昏昧。而感物之時。又為已私物欲牽累。便走作差謬。却離道了。君子戒慎恐懼。只是保守其本心之

正、慎獨、是又恐用時或有妄意夾雜、此初非兩件事、亦不用
兩項做功夫、只就、常持此心至發端界上、又更着緊精察、
歸一、便自有主而無雜、盡性由道、其功只如此
人心感物、內已有覺、而外猶未形、於此時正有審幾功夫、從獨
知處、嚴其防檢、如弩機將發而望的、欲端因情感已交、良心
易雜也、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處正是幾
濂溪亦寂然不動者誠也、是一真之體、感而遂通者神也、是靈
覺之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是此靈覺初動之端、這
幾字、正是大學中人心之意、乃好惡初萌而自能辨識處、以
未形、故人不知、以既動、故已自知、此所以為慎獨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自家無有不明白、只因不察而慎之
便胡亂做將出來、若於此加謹、則是非可否、灼然無謬、豈有
發不中節
惟常日無須臾不戒慎恐懼、故舉念時、便可否明白、而能謹其
初動、以不至於過差、若一向昏昧放逸、則此時亦不自覺矣
戒慎恐懼、乃此中操存之功、只是一敬字、敬通體用、而戒慎恐
懼、只於本體上、常日收歛明肅、不令一息放逸昏昧、則應用
自有所主、慎獨、雖屬發動時、却即是戒慎恐懼的本心作主
故、一念纔覺、便能察其端緒、而早辨力正、但此時已有感觸
止是危微之界、故尤當加謹、不是戒慎恐懼之外、又撰却一

箇慎獨之心、別自為主也
無所睹聞時、不忘戒慎恐懼、便見得靜寂之地、有箇發動總涌
處、及至有感、即此順應、所以又當慎者、乃防有他念耳、然恐
平時物理未格、析義不精、臨事易為氣質所乘、不覺入於偏
錯、故窮理之功、自當與涵養並用
隱微、是意念已萌動時、要得辨別真妄、然這能辨別的心境、須
常教他清明、能為之主、物交靡定、而主當先立、此戒慎恐懼
功夫、所以不得忘忽於不睹不聞之時也、然也不是為應
物却去存心、、為身之主、天賦在此、人道由此、失之則非人
矣、人之所以為人者、正以天予得這性、而能循之以為道耳
道、不可須臾離、心如何可一息不存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易說退藏於密、又說齋戒以神明其德
者、心未交事物、則所存於內者、却是本然最真之體、只怕忽
忘昏昧了、故要得常念提醒他、然亦不是別有作念、只提醒
得靈明便是、若認得這地面真、守得這根窠定、則主於中者
應乎外者、皆是此、當於此涵養大本、那至善良心、便隨處有
呈露
戒慎恐懼、集註說常存敬畏、是承上不離須臾意、不睹不聞注
有雖不亦不四字、言此時亦當如此、以見功夫無間斷時也
獨字承上隱微、是指獨覺之地、既常戒懼、尤當加謹、亦不是

改頭換面的工夫只尋常操存中又吃緊更加防檢耳

性具於心中、是其主於內的和、是其應於外的只是一箇性主於內而應於外所謂體用一源主在心應亦由心所謂心統性情也

人心之可見者惟喜怒哀樂方其未發則只是心之靜處然既說着心便須兼體用獨說一邊不得聖賢要指點心靜時知是道理根本處故將喜怒哀樂之發者追採其未發時識認心體性真處雖寂然無形而實存神妙應之基也謂之曰中者應於物為理而未應則理尚未分只是中立不偏之體此於心為寂於性為體言誠則便是微之未顯處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屬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指人生而靜處天之性正要於此中識取人但知心只有靈與知覺不知聖賢所說天之明命人之成性都在這些子裏面人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亦不全是不好的只是意念由此起能順以應物便是性中道理顯出來若為物所誘私妄橫生則為人欲而本心之德亡矣

看未喜怒哀樂只是人心所發這喜怒哀樂之發中間自有主張處於發時纔見然所以能為主張者却未發時原自統總有箇湊心處這却是中也

喜怒哀樂未發只是心之本體人心本體原無可別着調度處惟操之則存、得則其中德性便自能為主眾理萬事都自此立根本聖賢以為性本善者只看無私欲便所發皆天理天理乃從此中出非本善何以能然但及其發時所謂感物而動者必有因於外乃動於中、既感物便恐有徇物之累而形氣私欲都能汨沒牽引於是本心不能為主而昏亂錯謬者多便失天理自然之節度此不和也慎獨之時所謂尤加謹者亦正為私欲易乘處更當加意檢點防維此誠意功夫所以大學立教便為第一緊要關津

未發之中、晦翁訓不偏不倚、不偏是中立之體不倚是言其未着事物同此心境語意有別程子曰、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以此語深體當知主一只是守其本心之正無別用意見處不之東不之西不之此不之彼便如中天下而立之中又云、存此自然天理明乃知天理自不出於此敬是存此的妙訣主一者、只心無別用耳非又有一之事理也

未發之中程子所謂在中之義非中外之中乃中立之中蓋四方八面湊合歸一之地此自有箇作主的未傍一邊未屬一節為之統總晦翁所謂不偏不倚者、正是指定說此又云、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

體貫在於是此意亦當深玩蓋過不及就應事上纔見得未曾應事如何見得無過不及然當思事之無過不及者皆取衷於此則雖未有其事而原有此主宰若中處須定以待天下之感此正心極太中之本體不待應事而後有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細玩程子說正如居中運軸之中非中外之中亦非便指為無過不及之中當沈潛體之以識其立言之意此比中外之中則有外所共主一意指無過不及之中却又是其渾成處未可有所辨別也學者果於淵靜中識得此御外所共主處雖是衡在渾成之中却隱然無過不及之與本而便在是此雖以立言名狀亦非可恍惚得之所以程子曰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蓋於此時識此處總而未分藏而不露無極太極四字不可分開之妙真於此得之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斷不用別思索只敬而無失時便是此體可以自得不可以象求蓋所存即是別無可求之象也晦翁云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便不可須是常在中心十字上立方是夫所謂中心十字上立者亦似立象以見意要之只是形容統總未分之極處以指認不偏不倚之體學者更當自得之可也

喜怒哀樂未發處有天理自然之主是人所同得然不自知得安能存之惟聖人誠明自然者所不待言若學之者以前曾有明善一段功夫則於天理人欲之辨必是不昧當此未發時無有人欲正是這不昧的天理全體獨在良心有覺之中但恐往來妄念為之間斷故須主敬持守若守得清明正是敬理動靜翕聚處所聖賢特以其為天理藏頭合體之地而下中字以狀出其美至於所謂心之虛靈知覺者亦正是此理昭然不昧之境非只以虛靈知覺之能思能慮者便目為中也

喜怒哀樂未發前尚可言靜時氣象中如何看得氣象只操存時覺得我所能自為主者却是感應總筋地面便可將大本處識中先賢因無頭腦名狀乃將喜怒哀樂遡流窮源指其所從發而未發處立此名義然即有性在能為大本便知是本心之德蓋天以為命人以為心豈全室虛無可理會之地所以晦翁便指為道之體性之德良因自有本然者在故惟虛靈能明之能敬能存主之程子只恐人強思索別尋蹤或失其真故只說直路功夫令人自體察識取曰敬而無失便是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只此語便是求中的正針定向也

本心天理四字分開不得人本心所以喪失者因人欲入之耳無人欲的便是本心本心所發便自見天理可知天理只是本心所發見即所謂本心之德故朱子戒慎恐懼註中說存

天理之本然。即是說存心事。試以此思心所具之理便是性。以此思人所受之中即是命。便可見天命人性只本心中的便是真種子。以此見得心上至靜無感。寂然不動。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自不空。虛淺薄只為此即為中。故不用更求。惟存而養之。以不失其中而已。先儒令人於未發前氣象中求者。亦是因人心紛擾汨沒已久。且於靜中反求本體。是道理根基處。非謂更有中之氣象。可求而見也。若謂有象可索求之靜中。便大悖程子所以說求則有思。思則已發。正是破此。蓋恐以象尋索無可索之象。而妄思生事。則反入差謬之見矣

或問求中。程子言求則有思。思則已發。此言正為中字護法。恐思上已有萌動。非是本體渾成處。孟子說的思字。只是昏昧後反轉提醒功夫。非別有異思。程子曰具本也真而靜。若以思求之。既非本靜。便難得真。

程子曰纔思即是已發。蓋既云思。必有所屬。豈有懸空不著之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這思字亦是就事理有主上見得。不可謂未發時矣

程子動箴云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凡動起於思而達於為。可知思者動之始。不得言未發事。故程子深以求字為不然。

孟子求放心。蓋心因放而曰求。中即本心自然處。只存的便是晦翁於求放心。猶曰知得心放。即不放矣。却多這求字。要見不放之心。所存即中。更何用於心中求中。當只玩程子云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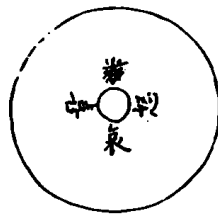
呂與叔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伊川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這理便是所以為耳目之主者。聞見之事無常。而為主之理本自有定。若識得此意。即中之時節非茫然。程子所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者。亦正言未發時大本處有此定主。所以明善之後乃能立誠。誠固無動靜之間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於天命之性本不加毫末。然却須存養。只存養。便是有主處。若怠棄放逸。是喪失也。空而不有。亦非大本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曰未發。却是寂然無有時。及已發。則便是喜怒哀樂。性從何處見得。曰其流行於未發已發之時而不待外假。無少間斷者。却便是性。性只是理。理只是箇事事物物所當然。人心於無欲靜虛動直間深體自見。

未發時中無一物。及因事而發。何以天下古今人所共由而謂之達道。可知非原無所主而任情妄發者。雖中。雖有主。而用其主者於公私理欲之間。又當加意。如船之有舵。置船端愁。

船雖未行而行之主在是。及用舵時又要把得的當準向合行路上去。則不錯矣。

未發之中程子謂在中之義。即晦翁所言不偏不倚之意。今以圖明之。

心之應於物者其情異而應物之心則一故已應之情各偏所向而未應之體凝然在中不偏之偏言喜怒哀樂已各向一邊不倚之倚言喜怒哀樂各着一事未向未着此不偏不倚之義試以此體認吾心未發之上而性便在此中立本

未發之中是人心尚寂然之境此何可名狀而為圖蓋喜怒哀樂皆從心發而未發於喜怒哀樂獨無心體在乎心體難言惟發此喜怒哀樂有跡而可言故據所發之用歸本發此之體言喜怒哀樂已發則情各分馳未發則體原歸一一之為中正如中立者寡舉足便着東西南北之偏而住立時卻是四面正中之地也且此中也所性之理具於此其狥人欲者亦即是此着別無所狥則所具者自無走失此又在能守其中之妙而要之中之為名為義則只是喜怒哀樂未着偏方各向之意也

致中的工夫在至靜無感時此時心上雖未有頭腦可加分別卻也須先覺得本無人欲之心仍潔潔淨淨在腔子內能自立主然後將發時便用此做主張要各得中節雖說當初稟受原自好若一向渾渾沌沌恐隨物而應能保不錯誤去了今只說將發時要識認清楚亦不是一向不明不白的做得來

致中和的君子須由自己身心於日用人常達道間無時無事不然至推廣充滿其分量分宇宙內事並無一毫欠缺間斷則理無不正氣無不順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蓋緣天地立體萬物有生其間事理原不出乎此但在學者要自我身上做功夫則崇德廣業須有漸次若說已致後事其實成位育只是此理充足盡處別無他道大要理如此者事亦便能如此不是只有此理未必實有此事只緣後人不能盡得此理故此事不見成效耳若由學問之功造神聖之域真能實莅中和已致之德自有位育實然之實事若以吾身自不能至者而疑聖賢之言為虛此自昧也（中和乃我身心事而行之極處則盡天地萬物中間一家一國亦其中事而未盡斯道之量中和已致天地萬物至正而大順是真宇宙太和之象至此則感與應都無一毫之欠缺道之極也）

天命之謂性晦翁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位育註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合前後道看此是一理首尾照應說話蓋天地人物只理氣二字盡之其初生人物者本只是此其後成位育者亦只由此、天地間實理實事實功實驗要在體道者深識而自至之諸言未易明也所謂吾心與天地之、心只是一理字蓋天地無心生理即為天心人則有心而具此理者理為氣之主理正則氣自無不順萬物者天地氣化之贖也天地之理正氣順而萬物自然各正性命夫何疑乎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乃實德實功非是虛語至誠盡性以贊化育正是此理須當識天地化育時原是一體到竟得盡後自有合德同功處可見當初付下的與今日持上的非有二事中間並無阻隔

中和位育只在盡性至命上見得這道理功用極處便知也只是易簡非人道所無而誇大其事也

朱子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肯恁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何做得到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晦翁此語真已見透此理說得中間實氣脉相關接不作攏模恍忽須知此事要識做得到處分明若只懸虛說高妙那高妙的做不得到這處必不是當初真話頭枉卻高妙矣漢儒卻還識得此話頭只是剗定應驗便於實理流貫處反覺氣脉欠真切人以為牽合幽渺而不肯信其實然也

晦翁以位育分屬中和有說蓋天地與吾心此理本一心正而兩儀定位理之不容兩也吾與萬物雖異形而氣則同生情順而化育流行氣之相為通也然體中用和實非兩事萬物亦本乎天地者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獨言天地便足該萬物矣

君子中庸中只是停當恰好的正理聖人又著箇庸字庸之義乃謂平常只當如此的道理聖人恐人謂道是甚麼詭異的卻去過當求取則反相悖故目為中庸欲人於平常只當如此處都合得最停當恰好的正理所謂只是成就一箇是凡事到是處便是合當如此的道理此外更著不得詭異所以好高過當者其弊與不知不由同是一樣失錯也程子曰不易之謂庸又曰庸者天下之定理只合當如此的便是平常事便是不易的定理如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聖人不能為異古今千萬世亦常如此、豈詭異事又豈有可得而易者故理只是箇當然當然者必非偏、便是失當而道至已當處又安能易之也

中須是隨時酌處事變無常臨時各有所宜便這是事理當然處既得其當然則必無過與不及此所以為中也易曰隨之

時義大矣哉程子謂物來而順應又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吾心正如權衡由稱物而後能平其輕重輕重在物若隨物
便得其平則在權衡權衡得平是中也由物重輕是時也
事得其當於理則為中於情則為和然只是人情物理本等事
故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
胡敬齋言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此語分析
明白於學者趨向最為指迷易每稱時義為大繫辭曰變通
者趨時者也當蓋其時而盡其道所謂隨時取中者是也隨
俗則舍道以趨世俗之好其叛道必矣
無時不中原是一箇不易之常理隨處酌理則隨處皆中矣其
權度在我亟須有君子之德主之
時中君子德性固不可偏駁事理亦不可不明辨所以涵養精
義兩項功夫俱不可少
隨時處中若非有君子之德正如木心不直脉理皆邪縱處事
亦有偶合時恐此中無天理為主安能無時不中
平日一念兢兢畏理之心必不肯以利欲私情放溢無檢這便
是君子之德所以為循理之地
能中庸之君子德性問學功夫已無不盡
能中庸者畢竟須從立大本處作主所謂君子之德正是此
小人之中庸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程子亦以為然竊意古
人文字相承處多簡便猶言君子於此中庸之理君子而又
時中所以合之小人於此中庸之理小人而又無忌憚所以
反之似亦可通大要能時中者必君子無疑然君子亦有意
見偶偏處未得中者雖其人不失為君子而就此事則非中
庸矣無忌憚者必小人無疑然小人亦有懾於利害不至無
忌憚者但其心原非端淑即此事偶有得體而實不然矣
凡民未必知道或以有所畏而不為者未盡反常悖德也惟無
忌憚而肆欲妄行乃真小人
反中庸者聖人目為小人試問人日用舉動有幾許事得合
中庸歷事省心誠不可不戒懼慎獨
民鮮中庸正為任他自以生質習氣為好尚耳
自私用智二端便有許多過不及處
道不可過不及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非道也賢知是奇僻
而錯者愚不肖是昏惰而廢者未有廢而能至於道者未有
道而可錯者
愚不肖之不及全屬昏惰賢知之過亦不是能知行而過者蓋
任其才質之偏而不察不循俱無當於道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
知愚賢不肖都是生質過與不及者皆無當於道是生質之不
可純任明矣然則學問以充養德性成就生質者其功豈可

少

道言中庸只是就人日用行事間要合得恰好的道理此固不
在好高亦自恭錯一毫不得明之行之正在學者精義純理
之後隨事以斟酌其所當然而已不行曰知者過之知者以
敏慧自喜却要去玄妙上討學術便不肯抑心循本等做事
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曰賢者過之賢者志意矯厲却要過
分做事不向平穩正當處斟酌講求此道之所以不明

賢知者過愚不肖者不及都是任其生質便從此偏錯去了可
知生質雖美者亦不足憑須是將理義為主而擇守工夫皆
依此做去至於聖人之精一亦只是此功夫也舜之問察用
中顏子之能擇能守雖分量自有差等然理義工夫則一況
又其下者乎聖人歎民鮮中庸正緣世教頹壞義理不明不
但不肖者自為暴棄即賢知人亦任意偏錯去了乃知皆由
不學之故也後人又往々以空虛高談德性謂學問為末事
此等德性恐未必便是做主的而生質氣稟之偏已向日用
間差却事理併德性亦且失其正是兩無足憑也

人生日用間事大約相同惟能得其中者便是道中無定體只
隨事而各有當如此者我却能如此無過無不及所謂中也
愚不肖者固不足與於此而賢知之人但任其才質便到過
當處總之不能者與過當者皆非也民鮮能久正由上無禮
以教民下無學以自治都只各任生稟高下做事皆弱的便
全錯了強明的便錯做了若令曾從事於學所知所行只端
的向道理正當處賢知者俯而就愚不肖者企而及道安得
有不明不行者乎

好問好察與擇乎中庸都是大聖大賢學問思辨之事但其間
明識自有差等耳

舜能執兩端而用中惟內有精明衡鑒故樂於問察欲盡人言
乃知不樂聞人有言者却是其中漫無是處

自信已見者非智也忽易恆言者非智也善惡卒未辨者非智
也劑量無至當者非智也舜皆不然取之無遺纖毫用之不
爽尺寸是為大智

莫看易了好問好察執中用中事這正是大聖人明鏡平衡處
不是他這樣神識也來拾不盡鑒別不精調劑不當看此等
機局已是於天地內事理不至有一毫滲漏

擇中庸而能守者擇只是分別以求至當之意守是那所擇已
見得的便了々常在方寸更不至忘失則凡身上所行皆主
得確定無復異行之弊乃為守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弗去只是所知的實守得住常明常覺凡一言一動
無不是此中照顧這便實是智

知是非利害亦人所能然既謂之智須是明白在心上運用方

是真故能知禍者必是能避禍能知理者必是能循理如徑
丶知酒䏻之害復以身嘗之此可謂能知禍者乎
智是心上實知得處擇中庸而不能守者正如瞥見浮箇影子
轉眼旋失終無實據何以云智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正是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意顏子三
月不違真是能擇能守者
顏子擇得一箇是處則理與心正相合便念〻常在而無一息
之違擇從事上理會者得便是心所貫通凡人未必無得事
隳失之易惟不失則致用崇德之益皆在此
晦翁註大學至善云事理當然之極止至善云必有以盡夫天
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中庸不可能註亦云非義精仁
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當合當而觀之乃知此翁
見得道理功夫真處夫中庸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便是天理
無過不及處然事物之所以失當只為人欲所牽雜若無一
毫人欲純以天理應事〻豈有不得中理豈有不至善者義
精者是分析理欲公私之界極為明當仁熟者乃克治功夫
已深天理到得心應手處也
凡事可用智任氣做的皆能力為惟中庸純是天理私智意氣
都着力不得故須平日講求涵養明定而臨事不着一毫私
意乃能合之夫事最平易而云不可能者正為不是智力所
辦故也
均國家治爵祿蹈白刃人皆目為高卓事不知這箇人猶易做
晦翁說資之近而力能勉二者便是做得的分解〻〻庸只是
尋常平穩事然各自有箇本等天理準繩出入一毫便不是
須要見得極分明行得極正當所以非義精仁熟不可能若
辨別未真趨向未熟臨事時畧涉私欲便參錯了三代以下
人鮮能正為世教不明人心都無箇理義種子做繩墨各隨
意向任情偏錯此種道理都無人能之
中庸不可能只是看人日用行事間那得皆中節在氣質物欲
上多德性天理上少
事必有箇允當處便是理隨事酌理至當理處便無那移故擇
之須精而守之貴一大要既識得是處則生死窮通不可易
矣強自是一種植立執持之力道非此便恐容易放倒故仁
智亦必賴此扶植然非若血氣用事只過事果敢而不顧是
非得失者故中庸引子路之問夫子之荅其分別南北風氣
與君子理義之勇如陳列黑白昭然示人所以表學者趨向
之途使確然不昧於所從入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猶言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都是明白指子
路病處蓋南方已拘於氣習未免過不及今者其勇又居南
方之下是深抑其好尚之非後乃言君子理義之強為學者

所當務是欲引而進之聖賢之塗也

曰中立便見得不靠一邊却只是獨立獨立最難自持始終有以自立此方是不倚和之為弊易流此最難隄防如與人交親不覺便入私暱和不流中立不倚皆非堅強自持者不可能也國有道乃行義之日只能行其志亦是強者國無道非道之世於此致命遂志非強者不能此四者必是有學有守人乃君子德義之事中間自有一段不肯頹墮的精采故曰強

和有以當理言者發皆中節之和也然却在情之所發上見又有以用情言者和而不流之和也然亦須以理節之方不偏抑而強與便把君子之強作子路當為事此亦聖人善誘之意索隱行怪是不能依本分循中庸的知人所難知行人所難行其才質亦是過人後世目為闓人奇士然道理不如是人將徒而後世述乎將求合於道乎聖人曰吾弗為之蓋正與道背馳為之則非半塗而廢者乃是從俗隨流之士其初亦知常道為是吾所當行然志不率氣行鮮克終或為異同所撓或為得失所動往往舍所守而依違其間終不能有所成立此三代以下人亦儘有向道之君子而後來卒與流俗同靡不能超然振拔皆此等人也

苟遵中庸令後世稱述且不肯為學者苟務一時虛名甘心自昧可不問而知其難以言學矣

庸齋日紀卷之五終

庸督日紀卷之六　中庸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費隱二字、猶言顯微、與無極太極、語意不同、無極太極、以無極表太極之不屬形器耳、費隱二字、都是實語、蓋道只是一件、而分作可見不可見、故兩言之、而欲合以見道體之實、故通章雖是說費、然隱者已即昭然在其中、不是無實之隱、如無極之言、無可剩(作)語去留者、

只是一箇道、而說費隱二字、蓋渾言則不分明、分者又若兩件、須識費之所以然、便爲隱、總此一理、費以其物無不有者言、隱以其微而難見者言、大要費可見、隱不可見、然視於費、則隱便自在、亦不待別有見、易所謂藏諸用者、便是他藏、

道只是事事物物、當當然處、以當然故曰理、事事物物、合得此理、便是道、天地萬物、運行化生、與人之動止語默、何處不有箇當然的、便可知此道、寸寸該盡、周徧充塞、宇宙之間、無一毫芒地頭無有他但睹者、或止見事物之迹、却不見此中原各自有當然之理、要須識凡有事物、這理便在、不外事物而求、亦無事物可離得他、但不察不由、則有未能合之者耳、而非道有不到處也、故君子之道、隨時而得其理、便費隱一致、要之費隱原非二者、而合之則君子之道也、以下只是言道無不在、夫婦愚不肖能知能行者、其居室尋常事、亦是道處、聖人天地亦有所不能盡者、雖聖德神功、亦難盡此道處、蓋道以理言、言理最是圓滿、若形氣知能、便有充不到頭處、是形氣知能空缺、而非道之空缺也、鳶飛魚躍、只是皆物會意、看上下兩字、亦是隨處寓目、曰鳶曰魚、亦類信手指點、無非言處處是道、結意曰、造端夫婦、舉目前最切近者、曰察乎天地、則宇宙已是無餘極近處、便有之、極遠處亦皆是此、便可即費以見隱、而隱未常離乎費、君子之道、正以其費隱合一而言也、

凡物各有所當然、鳶便戾天、魚便躍淵、亦是當然處、這當然、亦便是性分本如此者、詩中此語、適是上下兩物、遂引之以見無處不是道也、子思吃緊爲人、只是明白指點破出活潑潑、地、却是兩在無方、便見得觸處無漏、

(語)莫大能載、語小莫能破、即如言無窮盡、無方所者、凡有所方、則有處有無處無、便是空缺處、內不可拘方所、外不可言窮盡、總見此道分量、包括無不盡、

其大無外、甚小無內、既說是道、便本如此、如何是他邊限處、如何是他空隙處、此是太極全體大用、乃吾道實理本然之妙、却被釋氏偏去說空、

(語)大語小、是把這兩端湊合形容、無不是道處、大者或遍於小、小者或限於大、皆是有道處、惟此道無外際、無內隙、無有一

毫毛地頭不是他處、正可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者也、
道既是費了、子思又說箇隱、正欲人識其隱、而後知費之莫非
此理耳、
道即在人日逐當為之事、如何遠人、
道只是民生日用常行間、得其所當然之理、便是由人性而有
此理、由身之所行而後為道、豈得遠人而為之、大學序云、
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言道之不遠人者備矣、
如俗語云、人也要做人、道正是做人處、豈有假于外而後做人
者、故孟子以無四端皆曰非人、
俗語所謂做人者、只是盡為人之道、但要見得不錯、為得知
當而已、
以人治人、即如說以己治己、以人之道治人、以己之道循己、皆是
已物是已事、何待外求而云遠、
以人治人、正謂不消把別項做作出来、改而止、亦別無遥求處、
道是人吾各足之理、不自外来、亦不添一物、
忠恕近道、即是恕求仁莫近、道不過當理無私之謂、若以人心
反己、以己心量人、便可破除私意、而天理不為所隔、豈不近
道、夫道只在己心人心酌量之間、何曾遠人、
施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若大小事如此、真無一毫不是處矣、

道豈外是、
忠恕違道不遠、騰前說已明白、而後人妄有違異、或謂不違二
字與上二節不遠同、如此則違字便當作為字、又謂愛人之
道、不遠於我而得之、此言忠恕是矣、而違道二字何取、朱註
違字為相去、非背違相去之義、蓋道無二端、安得言近、正謂
推己及人之事、與此無間之天理、只爭些子安排、是推心之
不遠於道、而道之不在遠求、良可知也、此理自明、本不是難、但近来習舉業者多
拍孔說以為新義註、與傳註及、不復體認理之當否、此條
聖門求仁要旨、孰知道理當今了了、不可使溥論恭差、
道只在人常應接之間、無私心而循天理者即是、蓋私心起捐
有吾、有吾便覺與物乖隔、故須推心度物、乃能破除私意、合
於天理、此忠恕所以近道、即强恕近仁之說也、學者當先識
得道字下落分明、然後知忠恕之事、至道為近、而道實不外
於此、若於道字未見實處、或更誤認作玄妙空虛、於人道
已不相涉、何由更識得忠恕能近、
人道之常、舍彝倫應酬外、亦無多事、欲盡道其間、只須將人己
互看、人待我的、便是我待人的樣子、我望人的、便是我自反
的樣子、大要都是人以反己、以己體人、以聖體公立誠之事、求
仁進道、此最真切功夫、
君子之道四、聖人猶自云未能、看能字意、只是要實能自盡、所
以將求諸人的、反而體勘自己的事、大約求人者備、自做當

自差池也
人既為人、便有父有君有兄有友、所以承事交接之者、便當盡孝弟忠信之道、此是人道所當然、亦只在人身上自做出這幾件、不是外來的事、但責人時、便知是他當盡此、到自家却糊塗了、須知他合當如此的便是我合當如此的、若果能如此自盡得這便是躬行君子了、聖人每說到君子、不肯便侭然自居、然說是君子之道、便見得是人人當盡的、不然、豈有人不當為君子而為小人耶、此可知自責自脩之意、即在謙言之中矣、所謂道不遠人者、要見這道理、不論在人在我、皆是本分事、所以將此去責人、所以又不可使其無諸己、孟子臣弟友、個人責士雖此數項、便是有不容不盡的道理、豈得謂遠人之事

大抵所求乎人者、只是說是他當如此的、如何在自家身上、便不如此、若以欲人如此之心、反而思自家亦當如此、則所以自懲自勉者、豈敢安然甘於非僻耶、如此則必能盡得孝弟忠信、而為有德有行之君子矣、聖人未能之意、正是當為之急、見人所不可少者、我却如何可自諉耳、然事父事君事兄交友、豈是異常事、而聖人所自責自備、乃不外此、此道之所以不遠人也、

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不盡分者、正是不曾實做得

行能顧言、行是實行、言能顧行、言是實言、人能常自將言行較勘、惟恐不合、則言不得不切而寡、行不得不勉而成、

道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日用本分間所當自盡的便是、道在我但隨吾所處之地、把所當自盡的、一一循本分而為之、必自能盡道其間、而無越理昧義之失、道在此即是貴矣、大要安分守己、反身循理、更無錯念妄營、不合義命的舉動、這便是能盡道之君子、

素位而行、位、猶言所處之地、人所處之地不同、只我那時本分內當為的、便是正當道理、乃知分外營求者、皆非也、自得、猶言自足、凡自足於己者、必能安心而不復他慕矣、

素位而行、須先識正己居易、是至正大通之理、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其地雖殊、其理則一、順其理、則隨處自然有各當者、然正一之能為通、而要於無不得其正者也、易之道主於貞吉、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時者、事之變、貞者、理之一、時各有貞、以貞而適時、非變貞以從時、故貞而通只一義、易稱時義為大、蓋以時制義、理無不正、道之大也、若少有顧外、便合理徇時失正、而道離矣

人本分內事、極尋常、却是正、故曰居易、曰正己、居者、安也、居易者、常也、安其常、只為所當為、便是正己事、凡在外的都由命、

命非我所能為、且其有其無、皆不可知、俟者、聽其有無、任其自至而已、若不聽、而欲妄意求之、便做出詭異事來、

居易俟命、其所為必義、願外妄營、其所為必不義、豈有安義命而非道者、豈有圖分外而能由道者、君子小人、只以此辨驗、自然不爽、

無不自得、與上下無怨、便可想見其守道安分氣象、

目前當為事、為分乎易、何以見之、不必巧營、不須遮避、只據實做明白坦夷事、必無有非義非道、故曰居易、

如何是行險、即如上下自有本分、然便是當行的常道、却去陵下援上、然非事理之正、即岡崎嶇邪境、不必論妄作凶咎、然後為險、然凶咎每自由不正得之、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也、吉凶之先見者也、乃知諂瀆事、皆為不正、有凶之幾、非危道乎、易言吉貞、皆守正履順者也、

願外一念、何止道之得失、乃人事禍福之端也、大抵君子能以義安命、小人常以欲命義、既不顧義、又不知命、則每事越分妄圖、乘危蹈險、卒及於禍矣、易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夫因懲而誡、則復安其常、故可以免、

素位而行者、只要吾盡吾事、則於孝弟忠信之道、便無不盡、苟有一毫願外、則此道之不盡分者多矣、

素位而行、天理之所宜也、願外、人情之所欲也、無入而不自得、君子所以坦蕩蕩也、怨天尤人、小人所以常戚戚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二語、惟樂與好禮近之、無諂無驕、只是勉強排抑得俗情、未能即所遇而盡所處之道、此亦足辨其分量之殊、

中庸行遠自邇章、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章、玩之其意正相同、道原是人所日用實所踐履者、豈有不卑近、然高遠亦即在於此、若別求高遠於卑近之外、其高遠即離却此道矣、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語意不重漸進、只是要人從卑近用功、却是進步實地、如論語云、下學上達、理雖上達、其功夫正在下學、孔子若是進之、蓋即下學中者、

父母非是不須別有說來、只順字是心安之意、須由一家和好、則父母自然和樂、故宜妻子、和兄弟、便是父母安的實地可著力處也、此以驗明、高遠由卑近之語意、如此、非即以此實作高遠卑近、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蓋盈天地間、只是二氣、鬼神便是造二氣鼓動作用的神機、其流行著見於兩間法象者、無不是造物事、故萬物之生息是此、而先王緣民生之利益、推功德之由來、立祀典以申報答者、亦即是此、以是求之、則如不待瞻閱象貌聲響、而太極虛中靈明感應昭布充塞矣

一毫不實、在爲物則實以此爲合散之體、在祭祀則實以此爲來格之靈、若不實有此、必不能實爲此、故曰誠之不可揜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能顯能藏、能鼓萬物以稱盛德、大業、不實而能然乎、

舜其大孝章、晦翁節解甚畧、大畧要只是盛德獲福事、乃天人感應之常理、蓋理氣同體、此感則彼必應、亦自不期然而然者、如舜之大孝、則其道德神聖、即可緊見、以聖德而受命、又何足疑、即此便是天地間道理當如此者、晦翁章末註云、此由中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夫孝乃庸行、而舜之大德、至于格天受福、亦是這道理徹驗諸話劃處、此所以爲費、而其間所以如此者、便是隱也、

大舜之孝、以祗戴底豫感格而顯、武王周公之達孝、以集大統定禮制能光揚而顯、惟文王上總聖父、無立事可以自見、其朝夕問寢視膳、不過乎道常節云耳、聖人不以孝名之、惟稱其無憂、意者正幸其所遇之常、有以泯繼述之迹乎、不然、止孝之聖、何以覺不及此、

踐位行禮奏樂敬所尊愛所親、此不可但以一時言祭祀情文粗跡看之、蓋其身總祖考之世、即如祖考之身、儼然如前人不死不亡、而我之行事、無一不是接續其生存氣脉、而不忍其若死亡然者、存心用意如此、眞所謂仁之盡、孝之至、以此念推及天地民物、皆若以吾身爲主、令事事如合爲一體、此事天享帝、治國治民、只是這意思都貫得到、其理甚明、故易於視掌、

哀公問政、聖人所告、詳於身而畧於政、蓋脩身治人、原無二理、身不行道、不能行於人、由明善誠身以成家國天下事業、此文武之政然也、

聖人答哀公問政章、只是由天理以盡人道、則吾身之四德五常、與家國天下之大綱萬目、皆可一以貫之、乃如內聖外王學術、初無兩事、只有體便自有用、

聖人答哀公問政、前面都是說人、至九經方及政、而末復歸之於人、信乎天下事皆存乎人也、

仁義並立的事、偏舉不得、如天道之陰陽、原相成也、故親親便須有箇尊賢、不然、都無所分別、事終有弊、便是天理不完全處、

愛不先親、則其外所愛必私、敬不先賢、則其他所敬必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天理中自然此有次第、非勉強安排者、故禮以是一箇序、

親親尊賢、人道惟此兩事爲大、此仁義之事、而以禮行之、間雖麟趾之風、與周官法度、皆不出此矣、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要把天理去知人方無失誤
三達德中、義與禮何在、曰、蓋已在知中、知明則做昂隆殺、自然
合宜而中節、只以仁體之、以勇勉之、而道在吾躬矣、
仁非智無以明其理、非勇無以強其志、勇與智、所以成其為仁
者、要之以心體道、只是一仁、
行三達德、聖人又說箇一字、只是防三達德有不實處、蓋人無
實德、道不可虛行、故云當實有此德以行道也、程子云、三者
之外、更別無誠是也、
知仁勇三德以行達道、自修身直貫至治國平天下、聖學之該
括體用如此、彼偏曲學術、自以為玄遠高明者、大誤大誤、
三知三行、緣資稟有不同、然道理只是這一箇、所以能知能行
之後、所至則一、孟子道性善曰、夫道一而已矣、惟道只是這
箇、故堯舜如此、凡人亦可如此、若其功夫遲速、因人差等、則
有此云意、
或生而知一條、正是聖人引進哀公處、蓋生稟原自不同、但能
各就才質用功、無不可至於道、道則我與聖人原不異也、若
自畫於質、而謂道為異則非矣、故又以好學力行知恥為知
仁勇入門功夫、則實可依此用力、以為進德之地、以之行道、
自無不及、乃智愚不肖所以不及者、正由不得從入之方、不
用勸勉之力耳、

九經是行於家國天下者、良法美意、都在此數條、文武之政、即
此是也、
古人進德、不論貴賤、未有不由師友相成、此是脩身一段前路
功夫、故以仁脩道、正修身之事、而由尊賢以觀省切磋、乃身
之所以脩、是以不可不知人、
九經、先尊賢而次親親、此修身為治者所當知、蓋尊賢以輔德、
正是修身急務、親々以下、皆能修其身者之所行也、
五常九經、自是此身應接家國天下有此數者、其實盡道其間、
總不出一箇真心實意、此其理、未始不一、晦翁因後面誠字
明白指出一為誠、聖人說此時、未便說誠、然誠卻是一之的
當名目也、
明善誠身、是脩身實事、尊賢有明善一段功夫在內、親々以下、
則家國天下之政、乃明與誠所貫通事業也、
凡事豫則立、所言者廣、豫乃平日所先務者、大要以立誠為主、
誠立則利用自有根基、言行事道皆如此、明善誠身、是動物
的根基、功夫安可不豫、
豫不是誠、然立誠必須豫、未有卒然造處、而能為信順者、故凡
事必以基、而立誠者、立事之基也、基正在事前、此素定之意、
如下文所推、便見得前面都是有基、
哀公是愚柔的人、聖人開誘之語、徹上徹下、全然不覺為愚柔

者發、而意實委曲詳盡、此聖人之言、
聖人咨哀公問政語、有似過高者、然人君當為、與人臣當告者、實不可舍此、舍此則功利權術、非吾道所宜言矣、但勉強一段功夫、自為魯君惓惓深致誘掖之意、若論道理、則不得有二、朱晦翁被名、人有謂之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願姑置之、晦翁曰、某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豈有知而不以告君乎者、聖賢學術議論、正是同符、
明善誠身、是修己治人大總持功夫、誠必由明、明亦當誠、知得此理、無一毫不真、行得此理、無一毫不實、盛德大業、更有何事、如親友君民、都便是這箇感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明善誠身二事、只在自己身上體察、
明善誠身、當實以事理反求而深體之、非只懸空語道也、理本是人身上事、見得真正之謂明、行得純實之謂誠、無論生學利困勉、皆未有可缺此二者、但誠無不明、自明而誠、一是自然之德性、一是進德之功夫、所以為聖德聖功之等耳、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精故明、是言誠明之性也、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曰睿、睿作聖、是言明善誠之學也、
反身而誠、只是身上實盡得此理、凡吾身之事、莫非此理、即如上文處君民親友皆是、故不必
只此理等在吾身上、皆實能盡道其間、便是身之實德、所謂誠也、
曰所存所發者、心為主而見於行事、由表徹外、無一毫虛感乃所以為實耳、
中庸誠字話頭、却承上文誠身一語來、是說人身上的實德、人只自反身上事、於天理無一毫虛假、便是誠、故下面便以誠作天理自然處、曰誠者、天之道也、亦是着在聖人身上、為性之實德、不是泛然只說此種道理而已、
濂溪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為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是說性、便知得誠字乃是實盡得此性者、性自天命賦授得來、乃是實理、我盡得時、便是實德、誠由人而立、人之能誠也、只盡得吾性道理、故便以誠字皆都性字、又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百行、須是人身上實做的、方是、不然亦不得成五常百行也、可知此箇道理、天命賦來的也、惟人身上方是實、人以此為人、亦須身上實體之而後為實、學者試以此求誠之為義、便可知性道原是在人之實理實德、晦翁所謂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又謂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都是誠字下落語、彼空言高論、感鮮當也、
天道無妄、人性亦無妄、其有妄者、是人心之私欲、非性然也、聖人無欲、渾是天理、天理無蔽、靈用自精、此聖德也、即天性也、是

謂誠明、下此便不能無妄、理因欲蔽、須辨得理欲、去妄還真、此明誠也、程子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也、大抵理須明而後能、能無有不明者、故誠自明、不須更別求明、濂溪曰、無欲則靜虛動直、無欲則、純乎理、便是誠、靜虛動直、這存主運用、便見誠無不明之體用、

誠明之性、誠以例事之、如后稷之岐嶷種植、費曾有人教他、便做得此事、都無不實、爾時必是於五穀之宜、播種之法、都自能了然見得分明、此非其天性自然如此者耶、聖人於道理上亦然、自有生以來、他身上事、無不實是此理、其中必是見得精粗巨細、無不明、分不然、未免有窒礙欠缺分數、

明誠之教、亦大費辛苦、須是格物致知、方得意誠心正、此是復性功夫、大賢以下、便須由此一路、正吾儒所當從事者、莫只將聖人事謾道也、程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則不須克、程子曰、道則不須克、不是持國事、此語當深味、

誠明者、誠自能明、此天畀德性、原如此、明誠者、明然後誠、先覺覺人與後覺效法、皆由此道、

誠明、是自然之明德、明誠是明明德功夫、

明誠功夫已到、却便至誠明地位、性只是理、學問以窮理、正是復性功夫、明善復初者、性本善、明善則復其性之初矣、此是聖賢教人最明白徑直語

不誠責性事、只看這幾箇能字、都還他停當充足、事不費思索揣處、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便是此分量、其次便須積漸需徐、始初亦大段費力、及到得功夫充滿、其德業亦自相同、

誠言其人之德、性言所稟之理、誠曰至、則無一毫可加、性言盡、則無一毫不足、此俱是見成事、其為聖人地位、無疑、至誠盡性、如仁義禮智所性而有者、已無一毫之不盡、則宇宙內人物事理、皆不在此外矣、盡人之性、凡禮樂刑政、無施不當、人皆得所、林節（[illegible]）此便是助成天地化育處、要之人性物性、自在人物、能盡之者、乃在至誠、或有人與物亦不自知者、惟各然成於聖人默喻心中、但見無一不得其所而已、古來原有此事功、如昭明於變、莫知帝力者、（孟子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便是至神、）

誠（誠之事、）至能盡性、只是盡得自己之性、然後便是神化事業根本、大要人物之性、與吾之性、同生於天地、亦各具此生理、易所謂各正性命者、故聖人以人治人、因物栽物、亦只隨其形氣之殊、予以各遂之道、無有不得其理也、此見聖人盛德大業總是自己一性所貫、然其流行次第、亦便見得理一而分殊、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是爲化育、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便是、然只是生得及己、在人物、則天地不得與能、至誠盡性業

盡人物則能令化育無不成全處此至誠之能事即所裁成輔相之道也要之天地聖人同理而異能若以理論則便與天地渾合爲一、若以功論、則可與天地並列爲三、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庸居下位一段、與盡性致曲二章、皆是誠之感應、但至誠與於其次分量不同、然誠之能動則一、

性者、吾心所具之理、至誠者、能盡此理之人也、

誠與妄對、無妄之謂誠、誠只是真實、凡物當如此者能實如此、方是真實、若有空隙虛頭、便不真實矣、誠之理、爲亦然、只是天之所賦如此、我都無分毫不如此、所謂真實無妄也、大抵性分之中萬理完具、不待別有添入、雖私欲中一間、則其本體、便有蔽虧而雜之妄、者、以言其本體着假處也、若絕無私欲、則本體不虧、概全是本體、其爲真實可知、所謂聖人性之者、一下便此真實、聖賢人學之者、只要復還此真實、至誠之德、這真實無分毫缺少、本來的十分依舊原是這十分、清明之境、純粹之中、與賦受之天道、略無幾微欠處、此亦便可言是天道、而因以見天理之本然、即在人心、至誠之心、有如此天理、何事不是他流行著見、

至誠盡性者、其於宇宙內事、都只從根本上發出來、全不費力、其次致曲、都在感物發端處、理會充擴以造其極、及已至其極、都總會在全體上作一本道理、

曲者、言未是一直全體、而發於偏枝曲節之間、即所謂因事而發者、雖然因事、畢竟亦是性體之所呈露、這箇便可以理會自己性分體用、若便將此推端引緒、一一要做充實完全功夫、便能爲吾之實德、此所謂能有誠也、

盛德大業、一誠可以貫之、性、勉、雖異、事、理、則、同、

形著明動變化、自致曲後、其誠積累充實、自能如此、固不是一蹴所至、亦不是誠已感人、截然是兩節、須知其德日以光明則感應亦日以深厚、中間自有同爲淺深者、但誠身而後動物、其次第當如此耳、若至於能化、則其誠必非淺、盛德大業、便當與聖人同、然而大賢以下、皆可勉而至此、則亦由人自爲之耳、但中有此節候、若誠或有作輟時、便不可望徹底事矣、

至誠怎麼便能前知、蓋至誠之道、可以見事幾而知事應、以其未至先見、故云前知、然非是至誠必貴前知、只是他心無偽妄、不能蔽理、以理燭事、必不爽、此亦只是見微識顯、辨之於早耳、非是別有術數推測而巧中也、曰至誠如神者、但以人之所見、必待事至、神之所通、常在事先、今至誠於未然事燭之以理、無有不合、故云如之、此正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

至誠所以能前知者、大要氣運人事都有箇關先後、而便是結局、此亦事理當然、常人之見、只是見得他結局時、此由但能見事、不能察理故耳、至誠之道、只是心純乎理、理之所定、事應必不能甚、故於禍福休咎、纔見發機處、便知得後面由端的如此、初非由意想憶度而然也、所以必至誠能知之者、理寂無妄、不可以有妄之見之、參若累著一毫私偽、此理便有所蔽、不能先事察幾矣、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聖人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吉凶生乎動、微便是動之端、吉凶皆已先見於此、君子見動之端而即知其吉凶、固不必懸揣於渺茫、亦不待事至而後見、此前知之義也、

天下事、成敗得失、都有箇一定之理、非全無憑準事也、至誠只是見得此理、故於興亡禍福之間、畧見其端、便知得後來必然如此、大要只是吉凶得失之象自然不爽、若稍以己意推測、便有不能盡合者、且世更有處禍而得免者、蓋悔可以還吉、亦有在福而及危者、蓋情則入於終凶、此亦可見理之不妄、而知幾君子、便可以之道斷消息、無非理也、大槩無妄之理、必不可以有妄之見測之、禮記所謂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只是欲準理明、天道人事、俱若昭然在目、故以將兩出雲事等之、此豈出于懸揣億度者哉、

誠有繫言之者、有切言之者、繫言之則為事物之實理、切言之則為人之實心、誠者自成一語、據晦翁註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却是繫言事物之實理、又云、誠以心言、本也、却是說人之實心、二義皆為一誠、誠亦當知合此二義、要之一實之理、人心與事物、總只是一箇公共的道理、

誠者自成也、此章既以人道言、則誠字似即着于人、自成、亦不妨說自己做功夫處、蓋誠、只是說箇心之實理也、須人自去實體之於心、方成得這箇誠、想亦正是誠之事也、道、只是說事物當行之路也、須人自去躬行他、方是吾身之道也、二語大約要人自去實切做功夫、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意、如此解自成、都與晦翁註者不合、然晦翁亦曾有一說、見黃敍然所錄、謂自成、只做自道解、亦得、又謂某舊說誠有病、不如敍所錄畧真否、想得於親相質問者必不虛、則此說亦曾用意也、但與集註中所載則稍異、不知孰為在前在後之說耳、

誠者自成、晦翁語錄中沈杜仲 僩 所記云、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葉味道 賀孫 記云、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依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這沒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楊子直方

記云誠者自成、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
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輔漢卿
廣記云、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
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以
上四、說、都、是、集、註、中、物、之、所、以、自、成、之、意、黃毅然義剛錄云、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
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
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
已不得為人、其後却說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
後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小註此錄以下二指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
却便是說箇合內外的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此、錄、語、意、又、與、集、註、意、不、同、蓋集註意是因下文物之終始
故作如此解、却緊出道理源成根因、其理者却廣、毅然錄意
是切向自己做功夫、語勢正凑合到君子誠之為貴句、却似
與誠之之事較合也、大要此種道理、徹上徹下、無不相通、廣
言之則盡、近言之則切、學者當以誠字探源遡流、而識其為宇
宙內事物公共之實理、則以將觀庶物、切認身心、原無二義、
而物之自成與吾之成已、亦非全無事理相關也、
理之所寓謂之物、程子云、在物為理、如大學明德新民俱謂之
物、故曰物有本末、事則人所為者是也、明德新民、若是虛說、

便似不曾有此物事須實而方有此誠乃物之所以自成也
回自成者、他以實而有、却似他自家成就一般、下面物之終
始、也是他物自然始、未說到人去實他、晦翁集註之意、乃如此
也、
誠、實體於人心而言、物之所以自成、蓋有誠、方自成其職物、而
人心不誠、則所謂萬物皆備者祠有、
物須有實、始是實始、終是實終、虛即無矣、凡天道人事皆如此、
所以人心不實、必無所成、故曰、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吾道體用、在人心應事上分別言之、只是此一理、以主于心者
為體、應於事者為用、心無虛假、便是誠、事合於理、便是道、以
誠行處、都是體用一源也、
誠
誠只是實字、事事物物、凡不實必無成、天地以實理實氣成四
時百物、聖人以實心實德成萬事萬化、一言一動、若虛妄假
飾的、斷無終始、此自然之理也、誠與道非有二理、體之為誠、
行之為道、成已成物、亦不須別作調度、實心實理、自為則成
已、推之則成物、大要一誠為主、而見於躬行便是道、初無物
我之異、故成此便能成彼、
聖賢道理名目、都是從人心體認分別看出、如仁與智、仁只是
心無妄念、本體常存者、智是存得本體、虛靈不昧、自能應物
者、大要所存如此、所應處即是此、以存與應有體用之分、實

非各立而異用者誠只是本心實然、無絲毫偽妄處蓋人心有妄、只為私欲所間、無一毫私欲而實能存其本心、這便是仁、以本心處物、而各得其當然者、便這是智、二者總只是此心一點靈覺之體、因其由中以應外、乃分析立名、初非二事、故誠於中便成己、應便成物、成己是仁、成物是智、都只是這一件、性中事理、外內一貫、而時措皆宜、看誠字是箇大包裹、此中既誠、全體大用、自然完具、不待別有尋索也、

心與物、非有二事、存主為體、應物為用、豈有主自為主、應自為應者、故知體用本一源、但物形於外、故以其所應為外、而應者是心、則應實由於主、所非截然內外事也、故成己成物、只是一心一理、仁與知、乃靈覺中存主運量、分析立名、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

成己處是仁、則純乎天理、本源已是瑩淨端整、成物處是智、則識慮清明、運量斡又自然委曲精當、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者也、

至誠、是純乎誠無息、便是不已乎誠、顏如子三月不違、三月內純無已私、只是體仁、便無一毫不實、却是誠矣、三月外便累帶些子走作、即不免有息、只此一些子息處、仁便不實、便未是至誠地位也、

德純且久、自然有徵、徵而悠遠博厚高明、皆是此至誠之德、悠遠者、悠悠長遠之意、如天地氣化綿綿不窮、未嘗一旦驟至、亦無止息之期、所以能造化萬物也、至誠之德如是、故日充月積、何不博厚、既如此博厚、則功德隆盛、氣象光采自別、豈不高明、

天地何嘗修為、他道理也只如此、只是他道理如此的、却無一毫一息不實、此如四方六合、百千萬禩、不見其有間斷休息時、所以他這二氣五行、無日不在宇宙內運行變化、生成萬有、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但見宇宙內形色法象、亘古亘今常如斯而已、此天地之不二而生不測、其道實然也、試以此觀天地之道、而想見其神化之妙、只此於穆不已者、別無伎倆、則乾坤之易簡、德業日新富有、皆可槩見於無聲無臭之中、而以此知天命、以此知天地之化育、其理初不外是也、

斯昭昭之多、見得此處也是天、及其無窮、見得如許的也都是天、擴大無外、小而無內之意、中間萬象萬形、都是他主宰生成、至誠無一毫不誠處、而盛德大業無不是其體用也、

純與久、皆是不二、純者、不為他物所雜、久者、不為他物所間合、純與久而一真常存者、是誠之為德也、天道純且久、故能生萬物、聖德純且久、故能成萬物化、

大哉聖人之道、只是這公共的道、係之於聖人、教盖表實施、盡此道之人、以為道之極、如下言至德之人、所盡必至道是

也發育峻極、是說此道統總渾淪處、即性命之理、蓋合宇宙
內事言之也、禮儀威儀、是道之見於人事者、人有動作交際、
便各自有典則、隨事曲折紀之、乃有三千三百之數、無非是
道之節目也、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人、由人行之而有禮、然尚
非其人、道亦不能自行、故須有至德之人、方能行此至道、是
以道必歸之聖人、猶言人倫之至與立人極者也、

道只是一箇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其總為宇宙內事理如此、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貫於人事細微間如此、

合宇宙內事、只是這箇道、發育萬物、是道之功化處、如生長收
藏者、便只是元亨利貞、則生物者道也、峻極于天、只是充塞
意、言與天地不欠一些子、二語總是說道之統體分量、要知
聖人既全此道、這事理亦不是別項枝節、禮儀威儀、是道理
貫徹人事處、人日用倫常交接動作儀文、大而為經、細而為
曲、其數目有三百三千、都是天理合當如此、而人事因之以
為體式、故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雖是聖人作為的、
也是道理合如此、故聖人為之稱情合節、分理出來、便是道
之事迹也、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只是說道之功用分量如此、此既是道體上事、則
身有是道者、豈承當不得、故下文說待人而行、可知聖人之
之道、亦便是這事理、

禮儀三百、儀處三千、都是性分道理、在日用動作處當有此條
理規模方為稱情合體、此皆天理合上當如此者、非聖人撰
作以矯世也、若此處有一件不中節、便是這道理一分不完
足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便能依天理做得這樣精當詳審、以
下人安能便件件合得、須是要問學去講究講明、後人乃欲
廢忽問學、試問此等處、便能意中否、若有差錯、亦可謂道理
上無害否、聖人正不欲人一毫差錯、但後人為自不知差錯
為不是耳、

天地間、有箇渾成的道理、是萬物化生之本、吾性分事理、原從
此賦受來、此所云發育峻極者、正說是理也、人心之理、見於
人事、則為禮儀威儀之節、此原是性道中條理、故曰天理節
文、行於人倫物理之間、便有體式、故曰人事儀則、

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禮樂只是天地萬物之理、自然為序為和者、而人事
因之、則性情形、體諸度數、聲容從此出焉、然則三千三百、不
可謂與發育峻極之理、不相關也、

古人道問學一事、當想上文禮儀威儀語、蓋即人生日用之事、
其間節文度數、低昂隆殺、毫末不可出入過差、此非可只憑
空虛德性功夫、便能無失分寸者、所以須問學以習服之、要

之惟恐過差之心、自然在腔子內競持爲主、私心妄念、不得
未嘗惰而入其家以淆其節、此問學即切防檢功夫、而德性
正爲淸明之主、不妨交脩而相成則一也、後人言德性者、惟
托於空虛、故語學問者遂目爲浮泛、絕然不能相合、遂欲舍外以
就內、則兩無助而兩無成、至於欲舉併爲一者、又只以影響
相強合、而竟無實指事理、灼然見得有相成之功、此聖賢立
教之旨、所以卒未明、而同異之辨、至今尚無歸一也、
性以人心之理言、而得之爲德、德性者、言人之所得於天、而爲
人心靈覺之主、猶大學所言明德也、聖賢不言人心而言德
性、正欲人自於神明之舍、識其本心之德而操存之、則天理
根源便在此、而萬事萬化、靡不於此主宰運用、即所謂立天
下之大本也、尊者、恭敬奉持、不怠慢放失之謂、本心妄念、不
容並立、若一息怠慢、即放失本心、此中昏昧無主、私意物欲、
從無主時、便乘間入來障礙蔽塞於內、失其高明廣大之眞、
而良知良能、俱無可尋處認培養處矣、惟常主敬、則淸明凝
定、一腔淵靜、已私物欲、纔覺有萌、便能遏絕、只吾本心之德、
常自爲主、以此剖析理義、不患不能決擇、以此裁度事物、不
患不能權衡、然又恐淸虛空曠之境、未究事理纖微曲折之
宜、則日用所由、憧惑失當、又故須考問學據論辨、令是非得失、灼
然無蔽、識見開廣、器數精詳、以不昧之中、守不疑之理、內外

合體用一、由此應世酬物、自無背理失義之總、此致知之功
所以爲存心之必不可已、然由存心而致知、則功夫皆近裡
着已、必無浮泛支離、不切身心之弊、此道之表裏精粗不明
盡、而德性之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與、
致廣大、極高明、只是無私意蔽之、無私欲累之、惟要消融克治
得盡而已、無別項功夫、
或疑晦翁致大廣極高明註、不以一毫私欲意自蔽、不以私欲自
累、爲可互用、愚意但看析理處事二句、則自蔽自累、便覺文
義與下意相通、晦翁註必須細詳精微中庸、方下此語、非漫
然也、
私意私欲、是德性中原無的、良知良能、是德性原有的、
致大廣、極高明、晦翁註不以一毫私欲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
累、此是致之極之的實地功夫、却自見得廣大高明氣象於
無私意私欲時、便宛然也、若認作玄妙、過有尋求、不無枉用
功夫、恐亦失眞正氣象、胡敬齋說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語最爲有味、蓋存養功
夫純密時、當自見得、天理渾然天全體、便是未發氣象最自
正處、若欲把這氣象看出中來、不惟無此模樣、亦恐別作事
端、反失其眞、
析理不精、處事必有未當、是盡精微與道中庸、不得作兩項事、

但一屬明一屬行由明而行、其不可無問學之功審矣知新者、理義無窮之趣、愈造則愈弘深、崇禮者、人道當然之則、愈謹則愈習熟、此亦安得不由學問耶、但君子涵養本原之地、從良知良能處做功夫來、自無偏敞浮泛之弊、

史伯璿說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詳味文義、亦似如此、晦翁道屬致知何也、曰、道問學須是致知事、若道中庸、恐其失於過不及、崇禮、有許多隆殺、非先知之明、安能行之當、此須由問學、故不屬致知也、

居上不驕、為下不悖、國有道言足以興、國無道、默足以容、斯義也、非德性明定、問學精詳之士、無以與於此、若陰陽消息、剛柔屈伸之義、亦問學中事、不知此無以成其明哲、明哲保身、非俛仰浮沉也、聖賢自有道在此、正由學術、所以必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乃可以言此、

者愚而好自用兩章、只這三件、便是上之道揆、下之法守、

議禮制度考文、此先王整齊天下之具、雖極神聖至德、不能廢此、不然、人自為好尚、所謂堯舜之道、不能平治天下、

尊德性、道問學、非止學者修德凝道如此、只看王天下有三重一章、說君子之道如此盡美善盡美、非是兼此兩項功夫、亦做不得、這樣禮樂法度、此不驕不倍、所以必歸之修德凝道之君子、益亦不可易言也、

祖述堯舜、是道脉淵源、繼上聖執中之統、憲章文武、是日用行事、遵盛制王盡制之法、合天之緒、以為其學明備之典、以節其躬、此聖人所以道隆而德全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陰陽以氣言、氣流行、有自然之運、剛柔以質言、質待對、有不易之體、聖人上律天時、崇效以運神明也、下襲水土、卑法以常德行也、

天地之內、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者、氣之流行也、百物者、氣之變化也、總之皆一陰一陽所為、而一陰一陽、其主宰只是一箇太極、惟太極之主宰本同、故常運而不息、大生而不窮、此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故能並育並行也、然二五之分、又自有別、故物各從其類、道各循其序、此則不相假借、不相淩奪、故能不害不悖也、

小德大德、只是理一而分殊、

天地之大德、是合一處、即萬殊者之總體、天地之小德、是各散處、即一本者之分支、故飛潛動植、同受大氣、而又各有成性、陰陽晝夜、相推往來、而又各有常期、此非主宰只一太極、而二氣五行交錯變化者、則又有不可混雜者耶、以是知天地之所以為大、正有此等道理在、後之言天地者、妄以六合形體、揣摸內外、倡為荒唐奇怪之談、或又罔見道理、目為幻形虛器、而強致遺棄之、其為悖謬一也、

聰明睿知只是生稟、所謂氣志如神者文理密察便着義理明
物察倫都是、雖聖人神明權度自殊、然稽衆察言、大舜不廢、
化育者、大本之所自来、大戶本者、大經之所從出、
至誠經綸大經、大經便是達道、學者却何、如盡得此道、曰在求
仁、大本是性、如何立得、曰立於敬、敬便是存心養性功夫、何
由知得化育、曰此只是盡其在人、合其在天、這事不得強索、
強索必難合、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益性盡自能達天、理
本不二、下學上達、當自得之、
中庸尚絅章、只是一箇實心實德、實心、便是成就實德的根基、
實德自能動物、此乃感應常理、便何待表暴作為、正如天載
無聲無臭而實理實氣、自然默成化育也、此可見至誠之盛
德大業、在誠之者由真積功夫、亦皆可至於此、故聖門教人、
只為己一件功夫、便藉下學上達之事、
身心道理、原無一毫干涉在外、若實已要做自己德業、只須向
內修省據持、功夫日深而德日進、以至於能、則聖人可學而
至矣、此中庸一書道理、結底只教人從此做功夫、便都是可
下手的實事、而非空言也、
學者第一義、須是要識得為己為人之辨、為己則務內而實、為
人則務外而虛、實有諸己便是德、未有無諸己而可言德者、
既無諸己、炫人何為、且人亦何可炫也、至於感人處、正須有

實、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
庸末章、始言然闇、而卒乃至於儀刑百辟、正是至誠自然之
感應、非由表見而然也、
學者、只是要實、實者、是近裡着己功夫、若累移念頭向外表暴、
便淺虛浮、此念既虛、事事皆無實矣、故闇然是務實勝之功、
至不顯、亦便是至誠之實德、如此盛德、其感動處、便是大業、
此正吾儒體用一貫自然之理、但其間節目次序、又當參看
大學中事、知其詳畧、方識得聖賢道理、都有依程進步的實
地、
道非闇然、不足稱君子、君子成德之名、韓子曰、足乎己無待於
外之謂德、德非實有諸己、不可以君子名也、專務實有諸己、益
故日章、彼虛飾於外者、既無其實、將何物名君子、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都是斂外就內者、外無炫耀、而內實
粹美、乃所謂闇然也、要之下手致力處、都只在身心性情之
間、故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皆說自己身心性情事、於自己
身心性情處用功、都不是在外的、如何可向外面襲取得、
不厭而文且理、有諸內者、當自知之、
但一念要人得知、便不肯切實做自己功夫、聖人不怨不尤、只
下學而上達、便是為己事、
非為己實下功夫的、又孰肯從人不見處着力、

君子惟求吾心無愧則德便實、畧移於為人此意便虛
無惡於志者、自心無惡也、不愧屋漏者、自心不愧也、皆自以實
心循實理、曾不知有人、

謹
獨功夫、須從為己念頭做來、方是實功、能下實功、方成實德、
有此實德、自有實驗、若着一毫近名之念、從根本處便虛了、
功非實功、德非亦實德、世何有不由道德感應、而可稱王道
者、君子立心、只要為己、這念頭常自兢〻、惟恐走作、這便是
簡敬字意思、自此操存涵養、到極純處、所謂不顯亦臨、無斁
亦保、便是篤恭到處、此則中和育位的事、都無不盡、只此一德、
自然感應、有何可顯、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大凡言語、只是約束得人、惟道德乃
是感應、約束者淺、感應者深、道德原無形聲、只是肅然在躬、
而一點真實事理、有足感動人者、若言語、不過以此行其賞
罰命令耳、由上之人有命令、而後下之人有勸懲、則其所勸
懲者、亦只苟且以合上人之喜怒、非下之人自為感應者也、

勸
不用賞、威不用怒、乃是說無言之治、非真如黃老家所云也、
人須自反、吾德真不愧屋漏時、人有不感動愧恥否、以是知
不用賞罰怒者、是知人心無待於賞怒、非謂必不賞不怒而
後稱上治也、黃老家誤認無為、以仁義禮樂為失道、必欲屏
絕而令民自化、非此徒無用賞罰怒、亦當不須勸威矣、

道德原非聲音笑貌可顯、以聲音笑貌為之者、皆內不足而外
為虛飾者也、孟子言睟面盎施四體、此盛德自然生發處、如
草木之有英華耳、若其根本蘊藉、原自不顯、故論戒慎恐懼
功夫深密、至於純亦不已之中、定非聞聲見貌所能物色也、

不顯之德、與始初闇然者、其功夫成就、都不出這腔子、只是初
時是收篤實做功夫、向後便是純密處耳、

德不可名言、惟言敬可以想像其中凝聚處、篤恭乃敬之純一
者、德至此極矣、敬不可以名德、舍敬無以見德、

敬是只主一、主一中充實完全之體、便是實理實德、此何處着
聲色臭味、

不顯之德、乃實德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蓋言天道流行、自
然化育者、時不以聲臭為用耳、若并無天載、則所謂載之不
可捷者、又是何物、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中緝續光明、常主於敬、有何可
顯、此正所謂穆穆者、

不顯篤恭、是聖人淵默至純密處、所謂獨持萬化之源者乃是、
不顯者、言其非形迹之祖耳、如所謂沖漠無朕之中、然已是
造化之樞、品彙之根、非虛無也、若謂無聲無臭者、并無化育
之事、則生理滅而乾坤亦幾於息矣、

德之不顯、只說箇篤恭、便見得他裡面精神凝聚處、即易所謂

退藏於密、謂神明其德、皆此中也、語曰、敬者、德之聚、敬則
神走收斂凝聚、便高聚得道理根脚在中、却是其中之德、但
敬有兢業而為者、有自然純篤者、令此不顯之德、却是自然
純篤、文王之穆穆、緝熙敬止、韜如是乎、

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感應自然、無所不及、此是聖人事、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成就推廣、學者須循此做
功夫、其中推己及人、自近及遠、便見得是忠恕事、

自
下學立心為己、其所成就德業、直擬於天載、是聖人地位、然
亦只是一念立誠充積耳、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學者反而
求之性分、以忠信為立德之基、自此不已、何患聖人天道、不
可與議、

中
庸卒章、便已該大學終始、下學立心為己、乃誠意正心之事、
至篤恭而天下平、則脩齊治平、已極乎神聖之自然之德業
矣、

庸齋日紀卷之六終

# 庸齋日紀卷之七 孟義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梁惠王卑禮厚幣招賢、所招乃利國者、闢土強關之人也、孟子
啓口、便截斷他這利字、只是說仁義、戰國士人、已昏昧仁義、
世主則絕不得聞久矣、孟子真知其理於私淑仲尼之統、故
一生學術、與倡言於遊歷之日、皆不出此、然欲人主遂舍沉
痼之利心、躍然從事於仁義之說、恐必不能、然宇宙之此理、
不盡為邪說詖行所汩沒、而於當日從橫捭闔之摩、若揭大
明而燭燐火、其不倫明矣、

聖賢道理惟有仁義、末世講求、只是利、孟子言及不遺親不後
君、雖是繫仁義、亦近於以功利推仁義、夫推仁義而語有似
於功利者、愚正謂明道之意尚未純、然仁義之有利、明效自
不誣、下面復丁寧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則其旨嚴矣、聖
人既言學也祿在其中、便有憂道不憂貧之語、蓋聖賢於所
當得者、雖不為之諱、所不宜求者、便亟為之防、

世
道人心未有不好義而治、好利而亂、此千古往事、實然之明
鏡、終宇宙不可易也、孟子告梁王與戒宋牼二章、直為推究
始終、明定禍福、令萬世知義利兩端、如膏梁鴆毒、必不可並
按、誤用、真可謂憂深言切、慮遠說詳矣、

梁王問利國、孟子首一語便說何必曰利、齊王問桓文之事、便

謂仲尼之徒無道此者、蓋利欲與仁義必不兩立、伯功與王道、必不可竝行、不攻其邪、無由施扶正之術也、

戰國策士所言無非利、蓋言利國者、無非利身、何者、黃金白璧、非此說不可得也、孟子所言必仁義、蓋以其所學、欲為世用、學不為用、即千萬之祿、必不可留、此聖賢與世路人才、趨向之大辨也、

聖人惡言利、為其背仁義也、而太史公言利誠亂始、以夫子罕言為防其源、夫利為亂源、誠然、但聖人防微之意、惟恐害義、若止為畏亂、即此便有利心、孟子為梁王言利害、蓋開悟世主、不得不然、然已有仁義足正其本矣、

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此語具見明識、然一部史記、議論出入者殊多、應是平日不曾將聖賢仁義道理下得種子、故言利害處則明、而於是非得失處乃多舛、謬、學者須是將理義立權度、而分析公私理欲、令毛髮不爽、然後待此以斷是非、決利害、自然不至悖戾矣、

梁王聞仁義之說、便知有賢者事、故沼上之語、若自歉其好尚之不端者、孟子欲自牖納約、故便借此以為賢者之樂、若謂樂此者、乃得為賢、則必不可謂賢者能樂此、則其人其事、必非湛樂者之比矣、又引文王靈臺詩、乃倉卒開口語、便有此的當証據、豈非命世才識耶、末又引湯誓二語、則作戒痛切、令人胥慄、乃知得此樂者、須得人心、得人心者、豈專以此樂為奢事者哉、陳善窒欲之意、立談閒便自全備、

沼上之語、乃孟子誘引梁王之微意、但令賢者之好日深、則臺沼禽魚之樂日淺、而中閒又明析利害、令彼欣然有賢者之慕、瞿然有不賢之徵、蓋禍福並途、列於眉睫、非至昏庸、必不昧也、

賢者而後樂此、終是賢者之所好為先、有此樂為後、卻仁義未嘗不利之意、審如其言、既有愛民之心、豈縱盤遊之樂、

孟子談論時事、既陳說古人、又必引一詩書語為質、蓋世道至戰國陵夷已極、庸主鄙臣、於仁義政教等具、絕非耳目所覩聞、故必援証於詩書、以明言之可信、且使知古人已行而有效、非迂說而難為者、

梁惠王自以移民移粟為盡心、此必因孟子言仁義之後、謂此亦仁義之一事、孟子王好戰之語、雖是比他與鄰國不爭些子、卻便足破他自昧恤民處、平時好戰以殃民、遇饑歲又只欲以區區小惠得民、此何異握屠刀而禮懺者、吾不知其東敗西辱、糜爛無罪生靈幾許、不自咎其不仁、而且更圖雪恥、悖謬不尤甚歟、

民食用不給、則不可行法制、戰國時、田制廢壞、卒欲興復、亦自

雖故孟子言行王道須先節養其自然之利使生理不乏然
後宅桑田并畜養教訓次第修舉及法制一定則遂生興行
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古昔聖帝明王熙皡蕩平之治而吾儒
本仁祖義之學體用畢見於此所謂參贊位育事功亦安用
他求哉

井田之法行恩澤無所不周法制亦有定限可使無一人不得
所無一人無定分允矣蕩〻平〻之王道萬世無弊之良法
善治也

田里樹畜孟子一書凡三言之可知古之王政不出手此王者
視天下饑寒猶己身事而推廣其不忍之心以立法畫制使
人皆得足衣食而興禮讓是爲王道至其立爱本源之地無
一毫虛假而隨事便能擴充這便可知天德

衣食養生之具聖人所欲有農桑衣食之源天下人所不可無
聖人以其養生者制田里教樹藝使天下各足於衣食而一
夫不具如缺於己此正聖人推心廣術未有不從天理運量
者也夫欲人皆足必不過用於己若於己衣食過爲豐珍必
於他人饑寒有所漠然是乃私己不仁之事

孟子不嗜殺人一語惓懇陳說於戰國之時而世主卒無用之
者使其言竟不得收顯效至漢高聰明寬大能行仁恕天下
遂統一平定傳祚四百餘載聖賢之學言寧有虛發但恨能試
其言者實鮮而天下疑聖賢之言若迂耳高帝初入關告諭
秦人曰凡我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一時關
誠數語遂能感動秦民卒就帝業何況躬修仁義實關聖立
以至賢聖子孫相繼歷嗣如商周立國垂統何以不綿遠久
長哉

夫子尊王室於春秋者正大是欲正大分以息天下之私爭孟
子陳王道於戰國者是欲急仁政以救生靈之慘禍聖賢各
以時勢所宜爲濟世安民爲大計而已人有疑孟子說齊梁
以王道者夫七雄之世欲使生靈早解倒懸如援溺沃焚不
得不呼行路矣

孟子陳王道於齊梁正與罪善陳善戰同意可知其不忍一世
生靈之心直是遑〻汲〻

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未學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孟子直云
未聞夫語德不語力聖賢之用意正同桓文之業尊周攘夷
非有太德罪名義者而孟子愍斥極爲不齒緣彼終是以力
服人故也蓋戰國時生靈塗炭已極終日談仁說義猶恐不
能救援此等詐力事尤當極意堙塞故孟子於桓文寧苛加
之貶雖沒其微功不惜也

先王制民常產雖足其生亦節其分足則無生事之苦節則無
分外之營此民心之所以安風俗之所以厚三代之所以盛

治後代惟無節故令學者過多宦者遂亡寸業多則為濫傷亡則憂饑寒、人心風俗、何怪遠不如古、故秦漢而下、云治世者、只是苟且寧息、所謂小康耳、不足稱太平有道、

聖賢創事作教總緣人情、人情本無不同、以公行之則合乎人心而為天理、以私行之、則偏於一己而為人欲、蓋發於一念而是非邪正之間、乃理亂存亡所繇閔也、齊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皆人情之所有、樂本道和、勇以行義、豈為不善、第公私一間、便有古今太小之殊、蓋乎情縱慾、桀紂為暴、殆天淵矣、若好貨好色、於世俗俱為亂德之事、然用度所需、配偶所重、豈可一切廢棄、蓋風動本以厚俗、周南正始以宜家、因人情而制節、慎教令以防流、古聖帝明王、所以致康阜雍熙之盛、初非能強物情、而別為經畫條章也、

孟子告齊宣王、自好貨好色之前、大要皆引掖使進於道、自四境不治以後、則訟言其所失、想所謂去志者、已即決於此間矣、至伐燕一事、分別利害、最為剴切、所謂有師命不可以請者、非即此事反覆耶、追樂毅破齊、湣王亡禍最酷、不知角時孟子何在、惜其出令置君之言不用於初、以息燕齊前後爭戰爭之慘、此可以知聖賢仁義之良規、與當時陳利說佐鬪之說、交搆釀禍者、信天淵遼絕矣、

齊宣王勝燕取燕、孟子皆有正論、其後報復之禍、至若虜國破、毀於滅亡、然則宣王興甲搆怨而妄希闢土制人者、信不但艱於緣木求魚、而後災一語徵效、更若左券、且又何還之速也、當時縱不能以仁義脫民水火、使出令置君、反侵釋虜、一如孟子後策所云、則燕亦不終為憾、而新君懷推立之功、未必不更善齊、燕齊聯屬、而趙魏中山、帖然四封之外、秦楚不得越境而加兵、是亦保國之良計也、若更如前策以仁義撫慰水火迎附之衆、則能收合人心、傾動海內、或誠如饑食渴飲者、然此非能用孟子、次第行其所學必可、不齊君臣不能自為也、

失道之主、正緣賤視其民、不過責其民、賤視其民、則以為不足恤、過責其民、則以為當奉我、鄒穆公饑荒罔聞、而苛責人以死命、漢唐叢中驕貴、恤見每如此、

滕文公畏齊楚見逼、孟子為設守死還國二議、實似無謀、然要之聖賢義命只得如此、假令與衛鞅吳起謀、必別有說、不過富法詭道、籍民練武、以孫闔國之、此豈康濟一世者、所宜言及、若更究竟衛鞅吳起始終、聖賢必不作如此空隙事也、

齊人築薛、孟子告滕文語、審勢據理、無一字肯着虛、

太王遷岐、不是簡擇形勝善地、圖子孫興王、只一時被侵急迫、不得已而至此、因創立基業、以傳後人、使不失國耳、當時經營建業立、必是保民安土之善事、然但能為遺謀計、豈意後

世遂成王業就後、論誠是先王昔日爲善之驗若在晨時則斷不料後世遂能至此、乃知善必得福、是理也、爲善而希望福、後是妄也、福難期而怠於爲善、則又昧也、存亡之數、良自由天、惟有爲善是國存之理、寧盡吾理而不得於天、毋寧含理而自絕於天、可知滕文公此時、除却強爲善、更別無可爲之事、

戰國人主、滕文公爲最賢、然竟不克由教養之政、以濟文武之業、應由國小勢狹、謀亡之不暇耳、孟子所以反復惓〻於齊、非獨以足用爲善之資、亦緣地方千里、雄據什二、易於興王故也、齊王反手語可見、

孟子苟得事齊梁之君、君若諸葛孔明之遇劉先主、其成王業必無疑、如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於當時天下事機、審料明確、真若示掌、事半功倍、决非空言、或云其時備遭秦楚搆難、遂能丕戰原仝乎、曰、齊晉舊皆雄伯之國、民素習戰、又能以仁義固結人心、自可鞭笞天下、何患受敵、況已有賢名伐有道亦兵家事所忌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謂善養、則知人固有不善養者、然浩然之氣、原是我物、惟不善養、則有不能生者、有反害之者、大約不出忘與助二病、舍而不養是忘、則不能生、妄有作爲是助、則反有害、此即過與不及之弊、所謂失道則拘者也、

養氣一段議論、是從公孫丑問霸王事功上說來、凡人欲成就事功、須是氣壯、這便是勇、然勇不同、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如北宮黝孟施舍、都是血氣之勇、然亦須其中有所恃以爲主、則其氣方有所依附而不懾、是以能成其勇、若曾子所云、則全以理義爲主、理勝則氣自壯、此爲大勇〻、稱大而其守乃甚約、太者無所不伸、約者不越一念循理而已、告子在戰國時、也能說性說仁義、却是箇士人、非施舍之流、但其氣質偏固、於理義上不大通曉、故自任其質、自用其見、亦能堅執自信而不以動心、然要之未是也、孟子却是平日道理上、知得分明、守得的確、所謂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也、大要吾心此理、是箇大主張、此理信心、便有大氣槩、故不必別求氣、只義心充拓處、即是真正浩然、以此彌綸參贊、何所不可、而況世間作用事業耶、

持心之道、須合氣與理、氣非理則無所主、故剛有因欲而撓者、理不足勝也、理非氣則無所助、故人有見義不爲者、氣不能決也、然氣須自強、乃能堅定、若但取勝人、一橫夫耳、自強者、又以得理而壯、若但守此氣、一勇士耳、此孟施舍所以較勝北宮、而遠不逮曾子也、夫守理之道、知識明定、而不惑、涵養充實而不虧、則自然信志果行、不爲事物所勝矣、

氣者、人心之用、心固爲氣之主、然心非此氣、亦不能成功用、而

百爲俱廢如天道之有二氣乃太極所乘以流行無二氣則太極之流行、亦無所乘、

浩然之氣、即從道心上言、其正大之用如此、心一也、性是其有生之德、道是其當然之理、神是其妙應之機、氣是其發越之用、心合於義、便是道心、而道心之充拓運用、無少欠缺處、即是浩然之氣、如樹木根本之中、含畜完全、則流注發生、自然壯氣盛、非於根本外、別有流注發生者、但以根本中之流注發生者、而知其功用能如此、則所謂浩然之氣、亦便是道心之能充拓運用者耳、程子語性道而云孟子去其中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此語正不欲人於性道外別求、蓋立言明道者、人就所指不無異名、而此心此理不得有二也

浩然之氣、只從道心之正、而特以其能作用有得力處言之、善養是功夫、只看能善養時、便無適而非道心之正、只這箇充得盡後、真是俯仰無愧、與兩間無復阻隔、易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正是說浩然處、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正如樹木根氣不旺、原無在枝葉上求補助的、理氣須從心上無所愧怍、而自然發生、心既有歉、求之於氣何益、且氣、亦非求之所可得、既不是根本自生之氣、縱做得來、亦易息、告子此言、儘不失此意、故孟子可之、其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是外義了、言之不得、正由心無理義作主、却乃置而勿求、是看得言之理與心上全無相干、把這人心裁制的道理、都推出了、豈得不以義爲外、

持其志、無暴其氣、志立氣隨、豈得分兩時兩事、然交養則並行、偏廢則無用、持如執持之持、常把做箇主張管攝、無暴者、只要順而養之、勿使激觸變動、志言持、其功夫煞緊、氣言無暴、却無太段用力、只是不失其常而已、蓋志若嬾散、氣全無根、氣若擾動、亦能亂志、此關交之事、志自是主、氣須志立而後強、惟志之用在氣、故能輔志、此至次之差也、趨蹶動心、非是直以趨蹶作暴氣、蓋謂如趨蹶之動心、可知氣亦有關於志、特舉此爲驗云耳、

浩然之氣、原是稟受天地的正氣、天地剛大、吾有何不剛大、直養無害、只是保護完全得他、使不失其初、此中使自有循理功夫在、蓋人性本善、生來直、理本自然、何處更須用添換、若失其初者、必是不正不直、然失其初、亦須由有生以後、所謂謬戾有以消靡剝喪之、乃是害也、塞天地、只是原還他本來剛大、便與天地不作兩物、通同合併、以成一大、所謂塞也、註中無間二字、寂可想、程謝二註脚、是真正確語、故不在圈外、

配道義的道義、只是說箇理、這理要在人身上做、不是氣運用他、如何得成、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義自是義、須是勇往做出他、方是箇義、故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運用、天道非

二氣太極如何成得功用

既曰浩然之氣、便與道義不得相離、當直養時、須不失道義之正、至養成後、這道義便充拓到十分儘意、此蓋合體而並用者、只緣道義是理、氣屬人、故各名之、而謂須配合、實非二物强相為用者也、故襲於一時、則離合而餒、養於有素、則妙合而生、其養也以集義、是氣之根、但有義耳、義集而氣自生、是義之用即浩然也、告子既已外義、却無根矣、其不動心、都是勉强拘制、非得理而壯者、何浩然之有、

集義所生、是就人身上做功夫起、說須是集義生出來、氣本吾物、只為中間消靡阻滯了、便不得用、若培其根本、通其血脉、自然發還剛大、可以充拓運用、義襲而取者、都無此根本功夫、只在枝節間做得一事、便自悻悻、此事既過、此義亦亡、而氣遂索然矣、

養氣一事、只是箇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此孟子得於私淑、而曾子親承於聖門者、浩然之氣、不可强而至、須是平日事皆合義、心無愧怍、則此氣自然剛大、臨事時自有得力、不是一時勉强安排、所能成就者、此須學者於道明德立之後、當自得之、其做功夫、必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正有事勿忘勿助長、以善養之而塞天地者也、

義是心上裁制事物之理、凡事物之來處之、皆當於理、無不合宜、是謂集義、故義乃宜於事者、因有衆事而云集、然應衆事、只是此心此理、乃皆由中出者、非義內耶、告子外義、便把心與義截作兩處、義不由中、只看在外面事物上、便只從外面事物上做、做得一件偶合時、便悻悻自負、作為氣魄、這謂之襲取、襲訓掩、外來為襲、亦是掩其上之意、謂內外非一物、而外者掩之、非由中也、看生字則直從中出、正與自外襲取者相反、可知告子之氣、只是硬做强直、故朱子斷為冥然悍然、不但志不足取、其氣亦無足取也、

事皆有理、人制而應之、乃有義、故以應事得宜為義、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處物不由人心乎、故曰心之所同然者、為謂理也義也、義須先知之、知是心、及感物而應、應亦是心、應之得其當、當雖在事、應之使得其當也是心、惟心上明白見得道理當如此、以之應事、而事得其當、故心上無虧欠處、而餒無不慊、則理直氣壯、作用自然剛大、此浩然也、可知心與事、義與氣、俱作兩項說不得、聖賢只就道理人事所存所發、立此各樣名目耳、告子以義為外、他把心與事、義與氣、各為一節、不相為用、亦不必求合、其不以末求本者、猶未為失、不以本求末者、則悖謬更甚、故孟子謂其未為知道、即是孟子謂其未為知義之謂、惟未為知道、故於理義氣全體大用、乃一

餒而百廢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必就事上應之得宜、然見後得是義、然不
是心上裁制使合於理、事又如何得宜、惟裁制使得其宜之
理在吾心、原有箇性分當然的、故事合於義、使慊於心、不合
於義、使不慊於心、可知不由吾心、如何有義、若不在事上、又
何以見義、此心之制、必以事之宜爲實、而事之宜、必以心之
制爲主、二者、必不可分言也、告子外義、固昧却心之制、若又
欲離事言義、則義亦無可見者、孟子云集義、又云有事勿忘
則事〻合義之說、乃心常顧義以應事、而事皆當理以慊心、
乃內外相成之道也、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既曰行、則須
有其事、既就事而論、則無一事可忽、惟顧行之心與自慊之
心、皆不遑以外言之耳、（按人有集義不當言事、謂即義外之說者、恐非本旨、）

義襲而取、便是得忘與助俱有、平時不能養是忘、當時勉強襲
取只是助、集義而生、要集者、必不至於忘、自生者、必不由於
助、集實而襲虛、生自然而取強作、

知
言、須格物致知功夫、養氣、須誠物正心誠意功夫、
知言則有定見、養氣則有定力、若非知言、則信理未明、氣亦易
動、人無見定、終鮮定力、知言者、先明乎善之謂也、

理氣不相離、有正理、自有正氣、所爲浩然者即此、

氣、是志所憑以運用作爲者、猶將帥雖爲主、而所憑以赴敵制
勝豈得少卒徒耶

斷外爲內、因內屏外、俱是強制其心之法、

氣至大、自局之則小、氣至剛、自靡之則弱、所以須善養、不局則
何所不貫、不靡則何所不伸、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於此處便想見充塞、然須是養後、不失其
初

心真無一毫不正時、與天有何差別、既無差別、便可渾合爲一
大、此是充塞、

浩然之氣、全是一箇內省不疚、到運用處、自然得力耳、

氣不由養盛、自流不得稱浩然、浩然須由中出、

氣原從道義根腳來、用以擴充道義、蓋培養盛、則發用自壯、始
終只是此理、但以充拓屬之氣耳、告子既不識此理、則所
行必無是處、又安所用氣、其所謂不得於心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直是鹵莽粗率耳、

氣由集義生、亦必在義上用、此正理義之勇、然集義、亦當先知
義、知義是明善功夫、集義是誠身功夫、反身而誠、則內省無
疚、何不浩然之有、

集義、只是循日用行事當然之理、非是有意爲養氣而集、然論
氣充後、則得力乃全在此、却是養氣正當功夫、只要事合義
吳問氣生、氣原不可強作、惟常〻檢點吾事、而理直則氣自

壯、此根本自生之意也、
只於義上常恐不合、不於氣上急索近功、此便是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大意、其節度更自細密、
孟子大丈夫章、自是聖賢全體道理、其功夫亦自精密、養氣說覺稍粗、然養氣章、自在大丈夫章包括內、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中浩然當如何、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更如何作善養事業、
孟子知言養氣、正似元老臨戎、我仗順據堅、形完氣壯、而所與交綏者、其虛實曲直、又灼然在料、何疑何懼、而足動心、此但與公孫丑論王霸事業耳、然其生平闢異端、明大道、成衛正繼世之功、亦只是此本領作用、
戰國之世、邪說橫行、大道充塞、勇知之士、靡不論濡、孟子獨持先聖天命人心之理、抗辭厲色、以排斥異議、捍衛道真、峰起波蕩、屹然山峙、所恃浩氣內定、更藉明悟絕人、凡諸偽辨醜儔之徒、之片言出口、洞照肺肝、且又窮其意之自來、逆其禍之所至、堅瑕虛實、毫不得掩、大義推鋒、單辭抉伏、從容吐辯、令人勇至怯還、巧者不能護其短、強者不敢憤其謬、逆天下之勢而不阻、奪眾人之同而不疑、所以雄絕一世、破散百家、千百年後、吾徒猶得緣正論而識聖真、孟氏之功也、
善為說辭者、才識明辯之士也、善行德行者、立誠修辭之賢也、

聖人不居辭命、當由急躬行之意、常自謂文莫猶人、則豈不善於言者、第所貴不在是耳、
聖不可以自居、學必志於希聖、以聖自居、非所虛己望道之意、學不希聖、則曲學偏成之儒、而其不足以進道成德可知矣、
以德行仁者、德本於身、仁行於事、然仁之根心、即所謂德、故德者、理得於心而躬行之實也、仁由德行、則必非偽為、而其人表裡可知、此即王道之仁心仁政、而異乎伯術之矯飾、不待言矣、自此以下共五章、皆反覆發明一箇仁字、而體用不完具貫通、即所謂天德王道事理也、蓋心無此德、安能用愛、不能用愛、亦何足為德、不忍人之心、是性真所自有、但存養而擴充之、則行政立法、無非此念、王者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只此一仁所為也、學者反求自識、因而善推所為、豈但湯文、即堯舜德業、亦不過此、孟子內聖外王之學、當反覆玩此數章、自見本末、
孔門之學、求仁為先、然只教人下手做功夫、存得本心、便是仁體、若學者自得而默識之、實體之、則進德修業、便只是這根柢、孟子則說出人心所本有而同然者、若自能從本心中、察識而擴充之、以及於民物、則仁心仁政、總只是這本體呈露、大用顯行、無別事端也、孟子蓋為戰國時人主人臣、以功利為事、暴政虐民、流毒天下、故欲倡明仁字以救援之、其言大

抵多在用一邊、乃世道生民之慮然也大要孔門論學只在本體上說功夫、蓋體立則用自流行、孟子雖說用處、而反求參識者、便是這本體、此等皆有實心實事、非談空說虛之妄也、

乍見孺子而皆有惻隱、乍以卒應驗其中之素有、皆以同然驗其人之各足、可知此不忍之良、生本於天、人均厥賦、無感則心自完具而內藏、非無種也、有感則因所應物而即顯、非外假也、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三者、隨事各見、要其所從出、則總是這一箇天理根窠、為主於中而流派在外、所謂人性之善、即此便是真實着落、

乍見入井皆有惻隱、譬如一富家、原有實蓄、故遇着用處、卒急便辦、倘其中空虛也、須懸索措處、從人假借、不能卒應矣、可知天理原自在我、只為私情妄見昏蔽、便不得用、祛其蔽、則本等天理、隨處便自流行、所謂擴充功夫、正不欲令私妄隔絕之耳

天不可以勢分目之、然至尊莫如天、論天之所以為天者、只是此生理、故仁為天之尊爵、

子路喜聞過、是肯實做為己功夫的人、故樂人有言、以自省自艾、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其病在不能自克而好虛名、人遂以相欺、我亦遂自欺而不顧、我自忘其嗤、恐人將嗤我也、

天時地利人和孟子於此亦未免言戰乃因時之論然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戰必勝矣、此雖發周弔伐、其道亦只如此、當戰國生靈水火之日、有一仁人為誅暴拯亂之事、何嫌於言軍旅、然惟得道者為然、則知非其人必不可倖戰、而以戰救人、聖人亦未嘗肯責於詩書也、

孔子處陽貨之饋、則隱寓其意、孟子處齊王之召、則顯露其機、蓋陽貨不可與言、齊王足用為善、一拒絕之、一開引之、用意不同、而守正重道之義則一、

晦翁與黃端明書、言三達尊、謂施於朝廷者、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不及於朝廷、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達於朝廷、此論發前人所未備、孟子於齒爵皆言所尊之地、惟德言輔世長民、不及其所在、則德之無所不尊見矣、

齊王無事而饋孟子兼金、其意便以此為禮重孟子矣、此正孟子之所不快也、孟子何所為而至齊、若齊王但以金為禮、而孟子受之、則齊王便謂待賢盛典、只當如此、不復知有尊德樂道之事、而孟子之意全孤矣、故孟子不受、正與辭祿辭名意俱同、無非欲使齊王知有道之士、非為利祿而來、非可命名而見、大要吾道重、人乃重之、人重道、、乃可行、若苟且利祿、又為人所名、則吾已自輕其道、人誰重之、人不重道、而欲

求大行於此世、無是理也
齊王仕齊辭十萬、去齊不留萬鍾、雖聖賢酌義、自有至當、然以
恒情論之、亦自有不可受者、夫志在行道、、未得行、而隨衆
苟且利祿、是亦富世利祿人耳、乃欲以賓師自抗、獨伸皇王
仁義之蘊於遊人策士之羣、不亦難乎、
齊王自不能用孟子、而欲使諸大夫國人矜式、已屬不情、孟子
既以道不行而去、復以萬鍾留、何以為孟子、此義之必不可
止者、故有龍斷賤丈夫之譬、
孟子之於齊、不以萬鍾留、乃以三宿去、聖賢為道之心如此、
龍斷一事、形容市井好利情態、寫盡賤丈夫心曲、舉動、一語破
盡、乞墦一事、摹寫求乞情狀最悉、乃無賴丐徒、巧筆名畫也、
凡為富貴利達者、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是遠求字的醜態、
聖人目鄙夫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孟子之言、名狀寫真夫子之摘發殆盡、
孔子不遇、而愴然有浮海居夷之思、孟子去齊、而眷眷於三宿
出晝之日、其本意正同、
孟子道性善、只是把兩箇聖人作明証、聖人亦人也、聖人之性、
便只是人性、聖人但自盡得人性、諸人自不能盡其性、而云
性不善、是自昧而誣性也、
孟子一見滕世子、而遂與語性善、必已識其人之可言矣、當時
語不詳記、而於其後見之時、有道一及、引成覸顏淵公明儀
三人之言其義、已以自明、想當時所言、總不出性無不善、及
人皆可為堯舜之意也、如此則發政施仁等事、亦便是此中
作用、但在人努力自為耳、可知後來問為國一章、其根本已
發端於此、有體便有用、聖賢學術必無偏用事業、
孟子為滕世子說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當時不詳載其語、必
是兼體用德業、備言之矣、故反楚後見時、既言道一、末又云、
可為善國、蓋仁義持躬、便關與道致治、非有兩項事理也、
戰國之時、生一孟子、乃命世王佐之才、惜其時主皆貪殘、士悉
險譎、賢者身不遇、道不道、無足惑矣、一齊王頗不暗弱、而無
奈自瀆貨、好色與有為、一滕文公頗能循禮好善、而國小勢
孤、才地終不克自振、梁君父子俱不足言、蓋天道否塞之運、
至此方劇、而猶篤生此賢、真不食之果、獨存於極剝之候、於
此見天地之心、不自已、後而後有、
戰國之主、乃有一滕文公、真不易得、孟子性善堯舜之語、即門
人弟子聞之、猶多疑問、而文公便領略不忘、井田學校、為齊
梁諸君說之疊疊、卒莫有能用意、而文公便慨然欲行、其資
識明粹、易為明發如此、惜乎國小勢微、無奈齊楚偪為也、
所最可恨者、一僻陋無識之許行、便聞風突來、妄議王政、名
在三代盛時、當服誵道亂正之誅、而當時理義不明、法紀不

立使得聚徒惑衆孟子深惡痛斥恨不能明正刑書并投畀
其醜類也竊想春秋時沮溺丈人自爲隱人生業未開欲援
人主與之並事而少正卯言僞行僻大聖人尸諸兩觀人亦
絶無究之者可知三代王教國法此時猶未陵夷而戰國世
道更大不侔於昔滿足慨也

許行並耕市價一味胡說而人乃有從之悅之者只緣三代以
下無學校之教人心 理義不明故妖徒易爲熾盛如此

許行倡並耕邪說托之神農夫自開天以來帝王君臣以禮樂
刑政治天下稱功德最隆懋者無若堯舜禹稷契彼乃置此
而談神農即神農果並耕饔飧亦或上世樸陋之俗可爲不
得行之今日而況必不然者易止言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
木爲耒ゝ耜之利以教天下不言自耕也聖ゝ相承訓典並
無此事而創出一說蠻野褐之匹夫足果輕信乎所以孟子
直爲說堯舜禹稷契蓋唐虞盛治正不必復言神農即使神
農真曾並耕堯舜時已是不當爲且無論並耕之是與非虚
與實也

易言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並無市價一說易又云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
ゝ則通ゝ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使即有市價一說固滯難行非稱物
便民之法黃帝堯舜亦當變通以宜俗何況至今日耶

樊遲請學稼圃聖人目爲小人許行乃欲人主兼耕作之事蓋
小人而又識謟不達事者

聖賢爲世道人心計極惡亂正之人孔子爲魯司寇而誅少正
卯推其五惡乃後世可稱才人快上者然當時不以孔子用
法爲過則正道猶未晦熄且知大聖人必無濫枉也孟子纔
說經界便有一許行壞亂之陳相兄弟又附和之觀孟子斥
爲南蠻鴃舌之人又引周公膺荊舒之語似恨不得尸諸兩
觀然者夫殘賊之害小亂正之害大聖賢不得以歐刀相絶
至其煩言分析雖極呵斥猶嫌未盡也

若許行在今日未必有人學之何者居壓披褐捆屨織席如是
已耳有何利益而趨學之今日非是趨老釋趨老釋之利益
也

許行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最可惡是聞道語世
無王教禮義不明一南中無識鄙人不知何處襲聞不經難
通之說遂自目爲道倡徒立表以與我周孔禮樂政教相持
衡似更欲據上游而操先冀無見易惑之人則又俛首投依
爲之附和世道壞亂職自此徒猶今之談老釋者無論謬亂
人理且更誣妄天地以張大其說而誘致庸愚自爲雄傑若

周孔二聖人在、必論罪無赦、且罪亦不在飛廉惡來陳常盜
跖後也、少正卯之誅、正坐此罪、
儒墨之辯、只在用愛、儒者推親以及踈、墨者視踈如視親、彼謂
施由親始、孟子直言愛自親生、便較然矣、今且不必細較情
理、只說見兒子與鄰子、俱匍匐入井、救當誰先、若一時先後
並救得、猶謂無差等亦可、於兄子時、勢難兩得、即當付鄰子
於無可奈何、爾時則便見輕重、當如是矣、夫聖賢道理、只是
因人情天理、順而行之、非力所及、於義何傷、無何用勉強布
置、自取窒礙、異端之悖道、其病皆如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視至親與他人纍無差等、當
初立此議論、只是自以已見倡率其徒、然既不知反情度義、
如何行得、一時好異、乃有靡然附和者、如今之崇尚釋氏、彼
亦止相率迷誤而已、必無實誠德業之理、橫渠西銘立論、則
不如此、知天地萬物、其初本一體、而因推各得分願之仁、以
一視之心、行盡分之事、隨其廣狹、無不可通、本仁達義、惟所
運量、此正聖門體用學術、與彼倡言自異、無當於理不可為
訓者、大非比倫、
孟子告陳代論、分析義利、最為精密、可知謀利計功之心、士君
子一毫不可有、々則必與道相背馳、未有根本之不端、而能
為正行直節者、後代乃專以成敗論人、不問其趨向、此必難

與言聖賢志業
居
居天下之廣居、居惡在、仁是也、曠安居宅而弗居、居字最有味、
宜深體玩、強入其內者、不得為居、暫息其處、也不得為居、惟
是我自在我舍、又安處而不還、仁如何居也、只是操存、心存、
遠本體別無所蔽所累、不為私意間隔、不為物欲侵擾、豈非
廣居安宅、
管子功能利澤及一世、聖人猶病其器小、公孫衍張儀戰國人
乃稱々稱大丈夫、可知以斯道權衡人物、其品第直如是冰
炭也、士君子欲尚較今古、若未聞大道、而謂能審識人倫者、
恐亦無是處、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二語、乃我徒仕路之實訓
良規、夫不仕無義、若不由其道、則身已失義、何道之可行、大
要志在大行、必不苟進以自小、此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也、
聖賢以道濟天下為重、故不責食於孔子鄙樊遲、孟子答鼓彭
更公孫語、皆此意、至於伊尹耕莘、三聘而起、孔孟轍環遊歷
諸侯、則所遇之時勢異也、
宋王偃縱暴、殆蔑常理、當時目為桀宋、而萬章乃謂其將行王
政、夫萬章亦孟氏及門弟子、寧不與聞詩書正論、而所言若
此、彼且以王政為何如事、可知戰國士人、不但未聞聖賢學
術、即人事淑忒、亦尚有難真者、此何怪盛以儀衍為大丈夫而

逢君厲民之徒、究經世路、乘困為良臣奇士、為可嗟也

不見諸侯、乃謂不先求見諸侯、非謂諸侯必不可見也、如齊宣論究未同而言、此皆求見阿承之醜態、故有道者恥賤之、喫作之、孔子於陽貨之饋、據禮以相答、稱情而不墮其詭、報施之権也、處己固不在處人、亦無所尤、聖人權度之精、禮義之當、無一毫不盡、厥于木澀柳絕人已甚、大類溷瀆、丈人行徑又非聖賢所為、吳審於此、可以酌士人出處去就之義、孟子亦嘗見齊梁二君、若梁王曾以帶格賢、而齊宣有類見不稱之語、似非無因自媒者、及累編一合、則毅然不起、道既不用、則萬鍾亦不可易、此豈輕身求見、而必圖其道、以苟直世路哉、聖賢行道[illegible]之定衡、咸可取裁矣、

治一亂、在唐虞時治、當言堯舜、而孟子乃叙禹功、成周時、當言文武、而歸周公輔相之功、禹時作司空、周公以親臣佐理、俱非人主事、豈為相經推夫子、而末乃自托、明其非承統興治者也、然禹與周公、揆之事理、則寔非虛語、上世洪水為孽、非禹曠底定、烝民故寧居粒食、教化政刑、唐虞之盛治、首稍禹功、不可磨也、夏殷相繼、未有昏德、文明之化、寔開於西周、禮樂典章、列於周官、昭然方策、後世守之、一代有道之長、非家臣勤勞、未必能善成也、至王室已東、諸侯僭亂、篡弒接踵、三綱墜矣、孔子以素衣明王法、正天常、假是非之文、伸命討之制、今叛臣逆子凜然顧名義於後世、春秋之力也、陵夷至於戰國、傾奪是務、險譎成風、生民之理、塗炭極矣、孟子明王道、斥霸圖、尊仁義、距楊墨、雖遊歷不合、而抗辭於色、繫聖衛道、使人心天理不遂漸滅喪亡、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下、言非欺吾、當時議為此任、不可無人、故不敢惜好辯之譏、猶孔子之不避罪我也、大要世之治亂、由此道存亡、若治世之道在、於不可謂無道、道亡而亂斯莫回、故世雖極亂而有人焉、以孤窮旅[illegible]、係屬此一脉、不可謂天道漫無意於斯世也、

天運人事常相因、觀治亂相尋、便可見、一治一亂、氣運之往復如此、然治久則漸玩愒而生亂、亂久則圖反正而生治、是人事即在其間、

世之治亂由道否、故曰世道、世衰必是道微、道微則必廢而為邪說、邪說熾則必縱而為暴行、臣弒君、子弒父、暴行之事也、道微者其端所由來、弒君弒父者、其弊所必至、憂其弊而求其端、道何可一日不明耶、

人心壞於邪說、便有詖行、詖息則心術自正、民行自興、天下無處不治矣、臣弒君、子弒父、此正亂世暴行之極、而其端正由邪說、蓋邪說不根理義、使人心無所檢飭、恣肆無忌、情日熾、理日滅、強者攘而圖其欲、智者譎而謀其私、以此騖利厭心、有不至弒君棄父傷義敗倫者鮮矣、聖賢以詩書禮樂明教

化所以端其本不得已而又以褒貶禁辱代刑賞所以遏其流無非欲使人心術行檢一歸天理民彝之化正此春秋所以為經世大典于萬世世道所永賴也以但見東周而後已無三代不知三代而下此治世道理不遂廢絶者春秋之功是乃存古證今一大不朽公案當與開洪濛創禮樂事業並載宇宙可不目為一治

晦翁吾亦欲正人心條註云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蓋亦深有自寓意焉言距楊墨條註云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説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此殆為托足懸崖者發乎

吾道與此世相關真如形氣同體世之衰也由道之微則世變亦莫知底止

人人得以私見立為異説此聖人所極痛惡欲驅絶之者當思人心世道與於此關係不輕春秋之時雖有一偏辯堅僻人大寧人便無行自遂之法

楊墨來學術詭毀之端如今世時異論乃是大可畏故聖賢闢大道以闢其義御原是人品患節之臨如今世人情好尚乃是必正氣故聖賢振經德以端其趣

陳仲子之廉孟子不曾説他廉不是只是其廉至於避兄離母則非人情事理而雖充廉自是廉若與人倫較則祇為小節

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然必先曰於齊國之士以仲子為巨擘則又未嘗不明録矯矯者於頑鈍濁流之中也後之人乃合其辟兄事而直以不當矯廉譏仲子是乃為乞墦龍斷者跡飾令不肖反得自托非至論也

戰國之世聖賢學術不明士鮮中道平行往往逆入詖邪詭僻如陳仲子者彼亦有意矯勵自標解於孟子不盡淺其志曰為齊士巨擘猶其以世家子弟捐棄權貴自處孤介以致之食困於拾遺棄齋條以狀穢褻此何行道士君子愛親敬長踰齊一堂禮食法行所以綱維人道廉恥仁讓何常偏棄而作此乖異豈亦庸德龍行哉此何可以表訓來則定聖賢不然無取義也然當時談仁者至廉擁剝世談義者至賤棄同群皆欲剔奇以自務而不知其蠧經叛道也常論陳仲子之行無端在一廉而亦失為廉楊墨之徒乃至害仁害義仁義不明於天下而人心世教將漸遂孟子極辯辨正推究其流毒至無父無君乃以暴類別目之所謂好辨于不得已者誠是不可但已也

扁齋日記卷之七終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仁心仁政、無偏舉之理、無其心、安能行政、無其政、則心何所施、以仁心行仁政、則王道四達而天下無不被其澤、此二帝三王之盛治也、孔子答哀公問政、有三達德五達道及九經、本乎人主之身心、而推及於家國天下、其要主乎一誠、所言根本節目不詳其爲德王政、無餘蘊矣、蔡西山作書傳叙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皆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此論皆根極於心、而歸理貫統、源委分明、乃因誦習聖人之遺訓、而傳受有所自來、故言之真切如此、大要仁乃心德、即固衷之理、躬修而實踐之、即是道、推廣而運用之、即是政、假仁之事、不由心者也、故其事亦非保民之實、黃老之心、不可行於事者也、故其心亦非天理之正、由精一建中之心、以施禮樂教化、以立典章文物、以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唐虞三代世道、固可按古而索之今日、無他術也、

道非法不行、法非道不立、道者、出於身者也、法者、加於民者也、以道揆法、以法行道、此非二事、亦無別成也、道揆者、以道揆度事理而施於政教者也、人情雖邪、惟此道不容有異、故上以道立法、必不違物情而獨行己意、下以法守道、必不慢君令而紛千國紀、所以上下相安、驕悖不作、古昔盛王至治、由此道也、

治世之道、太上禮義、其下政刑、此小人賴以不爲惡、士君子賴以勉爲善者、若禮義不明、政刑又廢、所謂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將曷所不至、賊民興喪無日、良非憶度之言、

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此末世鄙夫苟且自容、廿心自國賊民害氣習每如此、此正所謂泄泄之狀、言不復惕慮害身以急國家之事也、士大夫宜反躬日省、思古正行、不得自安陋習、甘爲賊其君之民也、

人道規矩、信不越堯舜、堯舜之事、只是一仁、以仁脩道、體道盡倫、唐虞朝廷天下之事、只此仁字成就到極至地耳、

戰國時、最重功利兩字、孟子於利、則極言其害至於弒君奪國、善陳善戰者、科其罪至服上刑、蓋聖賢救援一世之論、斷不爲

俗尙機流而少隨順依回、不如是則宇宙之正義不伸而聖賢成位天地之道、亦將廢絶、

戰國之時、雖其勢豈可一日無軍旅、不謂於行陣之事、孟子乃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吾善爲戰、我善爲陣、大罪也、豈直爲是迂拙以牴牾此世者、蓋宇宙常理、聖賢正道當如此、不論與世合不合、及人之能用吾言與否、若不用、則我自豐贊學術、用之則四海膚受治功也、孫呉之徒、以此阿時好、博功利、糜爛生灵、搆難宇宙、縱得效拓地殄國、安所逃天刑、

士能不從于救飾歎者、即未知道、亦自不爲、

吾性的道理、在吾行事上見、吾日用行事、由吾性道理出、事親從兄二者、自有我身、便有此情分、且在家庭切近處、朝夕不可已、又情屬天性、自有箇真心相關、此仁義發見、最不可假處、故云實、智禮樂亦然、

聖門道理、所重最是孝悌、故有子以爲〻仁之本、此是性道發見最初真實處、親推出漸遠、便覺漸輕、即可以明標本之分、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若愛不於親、敬不於兄、便知其實處已是虧欠、他處安能充得、即有之、亦多強作矣、此仁義之實在孝弟也、智便是真知此理而不失、禮便是履其中正之則、樂便是宣其知樂之衷、諸般道理、都只是那彝倫的條爲名目、聖賢要教人盡這道理、都指定人事切實處明白令認取識別、不作空虛籠侗之談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中庸以擇而能守爲智、蓋知能双之、旋即忘失、何智之有、乾德云、貞即人道之智、貞者、正而固、知其正而固守不失、方是智、

聖賢以真知此理而固守弗去爲智、故乾德言貞、蓋天道不必言智、只是正固、人心有知、須是知其正而能固守、方是智、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蓋事以正爲主、知得正處而力持之、事乃有主而可立、故爲幹、不然、則不免疑惑遷就、而觸突無成矣、人要知得尚淺、知而弗去、則此心明覺中、乃此理真能不昧之地、故能操著、必以能守而後實、易以爲幹事、這真見、便是踏事定力之基也、

赤子之心、便是本心、本心、便是天理所具之地、大人能全天理、也只是從本心上、完養充實來、不是把別的添入者、

大人無物之真心、卻便是赤子未雜之初心、只是這些子、無知而未喪者、赤子也、已知而不喪者、大人也、赤子之心、只是真實、大人有許多運用、然卻是從真實之心做來、若一淡有妄、便運用的、亦都不是、

小兒自生下、便有喜怒哀樂、只是他隨發隨止、畧無一毫成心係累、及以漸長、便以漸偏執固滯、至於窮極播弄、添出識許

事端都只因己私一念乘心識而日加牽錯耳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只把赤子時喜怒哀樂、而順理以處之、便是有個中和、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蓋人心惟已發為可辨、赤子從未鑿之嵗心發、大人從無欲之實心發、小人從無主之私心發、惟私失之蒙與皆故物、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是做功夫、以道、是要循這個路向做功夫、自得、是循這路向做去、功夫深後、自有豁然理會心通、如一物、前此猶似隔手、今實為我諸得者然、夫不深造、何從有得、是息迷求前也、不以道、亦無可得、是無程漫往也、未至自得、無可已之功、須尚有得、無懸索之理、既欲字、便於其間有勉〻循〻之意

深造自得、晦翁註自然而得之於己、此正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處、我自得之、亦自知之者、若懸揣詞說、及強作意見、皆非實得、既自得後、則居安資深逢源皆其妙境、不須着力矣、然此自得、亦非別有新奇玄妙我獨得之者、只是人心性道、千古聖賢所行所訓、乃我本所自有、故今亦我自得之曰自然者、如顏子循博文約禮功夫、欲罷不能、至竭才之後、忽然自與理合、自見得高堅前後的如此、乃所謂卓爾者也、畢竟由功夫到後自通、猛添一力不得、若不由自然而強湊合者、必入於支離、若又非親自見得、而憑口耳揣摸影響者、必入於浮誕、道終是不明、亦無實用處也

反說約、己學認到總領處、則約不為少、博不為繁、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存與存之、只是本然與勉為之異、存者、謂不待存之而無不存、存之者、則如君子仁禮存心之存、乃以存為事矣、大禹聖德、不敢妄謂其為存與存之、但覩其惡旨酒、好善言、則由所存處神明、故能觸物斯發、

惡旨酒、大難在飲而甘處、即知其可惡、聖人之異於人、不必許大事、只人所忽易、便自有識微見遠處、此非本然默神明、便被尋常淶濡過去、

以惡旨酒一節、何以便見得便絕得、若後人克己如此、豈有一毫沾滯、

視民如傷、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鰥強柳梗、亦視民如傷中事、若王者德禮表率、政教匡維、亦自能化強梗、有不可化者、堯舜不廢明刑、

言性以故、故是事故、謂已然如此有實驗的、凡天地人物之理、只把已然如此的便甚明白、

故者、性之已然可驗者也、性有常理、故已然即是實驗、利者、天理之自然也、天理着不得一毫人為、故自然者、乃不失其本然、

人情物理、莫不各原有自然之則、此性與故與利之云也、智者、

只要知其本。如此若妄意穿鑿、則非矣、然穿鑿之弊亦性
出於智者、故孟子為辨別而深戒之、
仁禮存心、是言君子立念如此、下而待人責己、俱是此念、此與
曾子日省功夫同、曾子惟恐其失、此則必求其是、主念一也、
仁禮存心、存字有安頓之意、言把這仁字禮字、安頓心內、念念不
忘之意也、心能神明、這仁禮常在神明中、便是存、
以仁禮存心、猶言常以為念是也、愛敬、即是此念之加諸人者、
愛敬人者、人亦愛敬之、此是感應常理、惟感應有常理、故可
以人愛敬、自考其仁禮、亦當以人不愛敬、自反其仁禮、
君子有終身之憂、惟恐自己有不是處、無一朝之患、正縱自己
無不是處、無患者、縱有患而不以為患也、
人須是有終身之憂、而後可不以一朝為患、若平日無憂、不如
舜之心、臨拂逆、便欲非人怨己、都還全是自昧、故必自己真
無一毫可致橫逆之道、乃可以妄人目人、既不會自反而遽
以妄人目人、恐人未必妄、而我已自處於不取矣、
士大夫不求有聞於世、當求無負於世、顏子居亂世而陋巷簞
瓢、禹稷當平世而身任飢渴、皆求無負于世者、故能易地則
皆然、
匡章責善、必是要父為善、而不能委曲緩解、其父不從而相惡、
是其所遭不幸、至於出妻屏子、貧苦終身、則其哀苦至情、亦
大有足矜者、世俗但未知其不能順親、遂以不孝目之、而不
知原非悖倫妄恐之人也、昔者曾子受杖、見責於聖人、以門
墻從學之士、聞義日久、故可以求全、章子齊人、非素嘗學問、
覩其稱慕陳仲子、亦有意向未為知義、故不能善處其父、正
由不學之故、與悖逆殊科、且辱自致辱、又非安心把義者、孟
子惜其事、憐其志、而為之申雪、蓋亦不苛責人之意、若今責
與孟子相切磋、則責善一事、孟子已有規戒、而匡章得聞教
益、亦必有以善處其父、不至身負不孝之名、而以出妻屏子
自苦矣、
孟子說齊人乞墦事、只是極形容一箇求字可恥可賤、求之情
狀、不啻千百、然其志卑行鄙、同出一轍、以君子之道觀之、精着
分毫、便見醜惡、一談一笑、與齊汙執溺、豈有異哉、故大夫
處世、只是無求、便氣息清高自別、
乞墦者、顧他所而存併、登壟者、望左右而含皇、都是形容求富
貴之醜態、
乞哀於昏夜、驕人於白日、此等情狀、當以類推、非真有以自立
之人、不能免、
孟子一書、有三人焉、有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的大丈夫、有高
堂姬妾、酒食馳騁的富貴大人、有墦間行乞、醉飽得意的齊
人、私壟斷、病夏畦、不辨萬鍾、與右師言者、皆齊人流輩、又有

一種聚歛富國、善戰殃民之民賊、却也是齊人心事、然比齊人又然狠、齊人只是自賊、民賊乃至害人、要之皆本富貴利達者所為、

大舜處象、當其初封有庳時、便使吏代治納其貢稅、象雖性惡、自不得有所施行、以至害及於國、又令源源而來、欲然接對於宮庭之間、而恩禮可以無間終始、此由聖哲大智、一時便已灼見後來、而處置周詳、於情義無幾微虧缺、信非大聖人不能作如此精密事也、若周公於管蔡、便已不能無滲漏、至漢文景於淮南、梁王、益不足道矣、

舜之處象、或疑已知而喜、其迹似偽、此當先識聖人之心、聖人心純乎理、其用情處、無有不實、況父子兄弟理當愛、聖人便實用其愛、當日之如而不怨、與他日之惓惓、篤貴、皆是實心、若固作爲而變易、或意所不樂而強笑語、便不是愛處、聖人必不如是、試觀後人處此、形迹少乖、遂見辭色、已見辭色、終必不可復安、此正足窺其本心、一著疑忌、便無此愛其外勉強周旋、皆偽也、即如子周之泣、自悲不得於親、正是實愛其親、只愛處是真、其憂與喜、便件件皆是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聖人愛弟本然情分如此、全不因當日事、故有變易、蓋聖人之心如天、只是一誠、想其中若累此護善事、便無此喜、

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若象之愛兄、亦如舜之愛彼、則此語亦情義之當然者、周公於武王時、必不置天下治亂於漢然也、舜為此語、亦只是以弟道望之、可見聖人愛弟之心、不以其異念而有間、

伊尹割烹、百里奚飯牛、孔子主癰疽、此俱戰國時好進之士、汙蔑聖賢以自解、孟子考事據義、直為辨析、不徒表著純粹、開先前哲、抑足伸扶名義、不誤後人、

伊尹耕莘自樂、與出而覺人、只是一箇堯舜的道義、大要聖賢窮而守身、達而正世、舍道義外、便無他伎倆、故未遇則隱、遁則大行、亦只看這道義可行與不可行耳、若窮無以自立者、出亦必無正人之具、縱一時僥倖、而不免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則我已自喪生乎、人亦不復相信、此後欲有成立、必不得矣、

伊尹曰、天生之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不知天何如使先知先覺、伊尹又何如知得天使之、只是理當此、如者便是天意有在、故天即理也之語、最看得天道分明真確、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斯道是何、只是民生日用彝倫之理、伊尹所當如此者、斯民亦皆當如此、而我却能先有覺、便是天要使我覺人、又曰、非予覺之而誰、他實見得我理上當覺人、乃此身必不可推委之事、正是任的意思、古聖人只是據理以信天、體天以責己、所以德業光隆峻偉、

進以禮、退以義、原是我本等合如此的、得之不得亦是我在于
預不得者、聖人只以禮義為主、其外盡付諸命、此正是純任禮
義處、可知聖人當盡的、當聽的、無一毫透漏、
人非安命、亦便有不循理之事、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聖人進
禮退義、當不必論命、曰有命者、正是與命相安處、他人若不
是知得有命、這禮義亦或不能堅持、如顏子力學到近道、其
屢空處自有見得分明者、若子貢則未必全不知、終是信未
及、故夫子有不受命之言、如無諂無驕、亦尚是用意支持、樂
與好禮、則便與之相安、必是信後能如此、故晦翁註知命云、
知有命而信之、因知字淺、須更着箇信字、惟信乃能安也、安
安然後為君子、

自鬻于主之事、智而不賢者、猶或為之、故孟子特以顯君傳世
以賢百里奚之賢、而斷其必無此事、且論其智、則能識說早
見於主德國勢之間、而去就不共此、又與巧竊用數之智殊
科、以如是之智而又有是賢、乃知汙穢由進、衰已于時、藏所
必不為之事也、公敗觀五羖大夫之賢、觀其良對秦繆中具知其樹立表表、與苟且就功之人才過殊矣、子所以不齒爵書君臣而於斷人賢為昭白、不欲其為戰國浮論所惑、良有意也、

辭受取予、於聖賢為大節、孔子嘗於為祿仕、而交際一事、不見
論語、孟子遊歷、乃多饋遺、而辭受之義、與門人談折、至不問
所來非義、且以孔子獵較為辭附、未為遍義、歟愚竊謂有孟
子之道、不幸不遇、而不免於遊歷、則可然孟子亦非不願
受者、有辭與無處則有辨、取民與禦人則有辨、聞之與賜之
則有辨、名義未嘗不辨也、士君子內當審分於已、外當酌義於
人、道非孟子而未際於時、尚志可也、

萬章一篇中、其所問於孟子者、大抵皆古人事、然却都欠理
世俗傳訛造事之語、往往輕信、只是自家學力未有進步、不
曾俱正識見去理會古今人品氣象耳、故孟子尚友一章、似
為此而發、教他先由鄉而國而天下、而進之古人、必須自到
這一步、乃便能知得這一輩人而與之為友、故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我由誦書所載而進論
其德業於書籍之外、由自己識見、其能窺測其地位高下
者、何可易言、

孟子與告子論性、生之謂性章、語意最婉而巧、蓋窮之以其
所辭遁也、凡物之白、皆可謂白、至於人物雖同生、斷不可一
樣論性、孟子先將白之同者、以引出告子立言本意、使不得
轉換支吾、彼既已自實其言、然後以理之必不可通者質之
彼欲翻異、則自悖其說、欲仍前說、則於理難言、所以卒然窮
屈、而莫克自解也、

孟子以情用驗性體、以口味耳聲目色類心之理義、指示最明
類親切、讀此而不識性者、只是未深思、

心之所同然者、都是天生下、一齊賦得的這便見是本心這便
見得性在、
孟子曰、人皆有、又曰、心之所同然、又曰、達之天下、最是善言性
處、
人
有本心、只虛靈中、便自不昧、善端由此而發、故隨所感而有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孟子因其情之發、而指其所從發
之中、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在未發、有何可見、而情由性而發、
便是性之可見者、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蓋以情為實驗而決之也、子思言未發之中、即是未可見
之性、以心之所具言、中以心之所主言、及因感而發、心主
於是、性便發於是、皆於一本處發端、隨所感而感應、則各一
其理、此人性之所以全體衆理而妙萬事、豈有不善者哉、
好
惡與人相近、這人字、便是說天所生之人、而與之以人道者、
人人自應有、此非別有異人也、人但自失此人道、便與禽獸
不遠、
操
舍、是心之存亡、惟由便此存亡、
仁義之良心、只在好惡上見、好惡得當便是本心所發、旦晝所
為、只因逐物任情、便偏錯將去、至人欲肆、天理滅、人道遂亡、
而禽獸不遠矣、平旦之氣、正為前之所伐者稍息後之將梏
者未來、此時一念、畢竟是天理本心分數上來、惜其不察不
存終因擾、而喪失之耳
放失之斧斤、梏亡之牛羊、正由自無所主、故逐物而亡、可知操
存為要也、夫警控在手、即陵谷無虞、失所操持、則康衢為病、
本心若存、人情事勢物理、皆有事勿忘之境、何損於清明、故
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之謂得養、
夜
間靜息、到平旦未接時、物其氣清明、便存得些未發之中、此
時好惡與人相近、却便帶得些和的分數來、至平旦晝所梏、中
既逐物而亡、和便任情而錯、夫人與禽獸、只此幾希天理良
心之異、今喪失殆盡、却與禽獸只有情欲者一般矣、
梏
之反覆、則妄念機關已熟、夢醒便是此境、不特旦晝作為矣、
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
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化之為義、言已為
所轉移、無復故態、此正梏之反覆、良心盡亡、夜氣不能復存
之意也、
濂
溪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夫復而不能執、復
亦何有、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所存雖微、
然不可謂非復機也、無奈旦晝所為、梏亡反覆、遂至禽獸不
遠、倘其時、便能保守而日加光大、則希聖希賢、又何可量、可
知學利困勉功夫、當於復執二字、深心日省、
孟子夜氣二字、也是因人心剝伐太甚、謂來此息耗、尚存少許、

竟亦不能終保遂至全然喪失有同異類蓋所幸者淺所惜者深也、後人卻便將夜氣作一場大話頭、夫使良心待夜氣而後具何如常日警悟操持、能自反而求之乎、此可自為主而無難事也、

天理良心、非其中所本有、不能因感而通、平旦所存雖微、亦是原能復其固有者、以為感通之本、故此時好惡、乃有近於人道、然未發之體常易忘、初動之端又易雜、此正危微之介、君子所慎、易復卦之象、閉關息旅、乃謹微防危、正欲使動而能守其靜也、若於此忽忘、便交於雜、而旦晝之梏、即不勝其馳逐矣、

夜氣梏息、至平旦好惡、便有幾希與人相近、可知良心自有、其汩沒擾害之者、正由物交利誘而然、故程子作視箴有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箴有曰、知誘物化、遂忘其正、此正言梏亡其良心者、

夜氣所存甚微、如何作長養功夫、曰、其大段用力、須是克己復禮、閑邪存誠、其推端引曲、只是充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孟子舍生取義章、最是世間大關鍵言語、宇宙之內、何可無此議論、蓋名義所在、不得惜死生、則名義之重、萬鍾不得與之並論明甚矣、此尤以聖賢義利大較相衡乃如此、若就世間人事論得失利害、看來此身生死大故、全不係於萬鍾之有無、此亦易明也、今以不關生死之萬鍾、貪慕者、乃至不顧生死不易之禮義、而甘心苟且、作何切已、以至壞此平生哉、如孟子所訴、直似不若行路乞人之自好者、學者誠無以俗情自解、而以聖賢理義、虛心精較輕重緩急、當知此論亦非苟立也、

舍生取義、專為下面不義之萬鍾而發、先以禮義與生死相較、而知其輕重、後以關係生死之簞食豆羹、與不關生死之萬鍾相較、而知其輕重、苟為非義、關生死者尚不受、不關生死者乃受之、此真是昧其本心、然此本心、欲蔽不昧者、良是希、常人大概以生死為最重事、非真理明識定、孰知其輕于禮義、居常之財、以萬鍾為太厚、利非較于得失生死、孰知其輕於簞食豆羹、孟子所以惓惓反復辨較、直欲激頑開昏、恨不得人人提耳也、

聖賢重道義、至重於生死、輕萬鍾、至輕於簞食豆羹、中間懸殊、何啻九天之上、九土之下、而世每以彼易此何耶、

嘑蹴不受、秪以激發易明、萬鍾不辭、卻緣係戀難割、此時若將並提對較、便可令熱心少沃涼漿、然亦須平時見義分明、乃能辨得萬鍾果如何是義、若但以昧義之識、乘貪戀之私、雖更不可堪於嘑蹴、猶自為快心奇遇也、

生作無面孔丈夫則生而死也死作宇宙真男子則死而生也
故孟子舍生取義一語、特為播間諸客子、立回生起死良方、
令渠婦妾輩、亦可對鄙嫗解頰談笑耳、
萬鍾與我何加、正謂其得失不關生死、人云云一飽之外、皆為長
物、即此意也、此亦當由義心看破、
宮室妻妾奉從、曉世貴人事業、信只如此、徒且以為作一世榮
枯、所以甘心菲薄、而苟圖利祿、端為是也、孟子所謂不辨禮
義者、盖謂道不行、言不用、而無功受之、比正聖賢決就之大分、
不得一毫苟且、
所識窮之得我、當世指為大有義人矣、孟子曰之、不異宮室妻
妾、蓋苟得以徇慾、養已而狥物、聖賢所必不為也、然不曰、辛
粟九百、以與鄰里鄉黨乎、當知此乃我所當得者、更不吝以
推人、仁義之事也、非若不義之萬鍾、自甘苟且、而借以周旋
窮交、令人感悦、此戰國權豪意態多如此、
所識窮乏、恐即是門庶食客之流、晚世鄉相權豪之家、未有無
此者、而戰國時為甚、漢翟公罷相、門下遂寂無人、所以不得
不須萬鍾以養之、
人或病孟子才氣英露、立語大有激觸、不知戰國時人、識見氣
勢、豈溫言色笑、可得挽回、所以並談仁義、而又於義字高立
標題、明示斷案、盖急救時症之刀圭太藥也、

辭受取予聖賢至以生死為決、然則嶺表飲泉人、即不被圍典、
已自少生氣、
權門利路、昔公所不齒、士大夫有將作生世豪雄事業者、此何
識見、要之只是昧義、所以孟子特將義字、苦口提撕於戰國
之時、
仁者、心之德、又曰、本心之全德、、非外假、即生而所以為心者、
心能存、則不失其所以為心、是為德性、放即失矣、心如何求、
只是已放之後、收轉復還在內為主、凡校檢理義、應酬事物、
皆必由之、正如碩果之仁、含蓄包藏、便是萌芽發幹種子、此
不在人心而心何、若舍此不求、更於何處作學問功夫、故孔
門教人求仁為務、平為學問事理、必要此尋繹充拓、
求放心譬之樹本、學問以窮理義、是灌溉功夫、然須在根本
上灌溉、方有益、若無根本、却從白地而灌溉、可有得力否、至
於枝幹花葉、亦須從根本滋養出來、亦未有只從白地上生
長者、收放心、正如這樹本末已有根本了、學問功夫、却只從
此中理會上達之益、亦即在這上頭進步、此求放心所以為
學問第一義也、
聖門學問、只是為這仁字、心存則仁、放則不仁、故學問之道、在
求放心、學者、要須識本心是仁、學問是仁、然則下學上達之
義、皆不出此理、人有謂求放心外不須學問、學問亦只從求

放心便止者其說分明宜玩也
學問以求放心爲其道、不然、却是無頭腦學問也、或有謂無他
學問、只求放心、不惟脫却此心之理、又廢却學問、其間大有
無理會、雖揣摹者、是釋氏只守空寂之心也、夫學問二字、本
易之聚辨、中庸之博審、來要非剩語、若如此說、則孟子亦或
別有發端、何必引學問而字、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二語並用而功實相成、此與聖門德性問學之旨、廣為
無漏、
無名之指、有屈者、亦有伸者、乃是軀形不同、故不伸者、非是疾
病、但比於伸者、則為不若人、
耳目以聲色爲職以視聽爲用、以聰明爲德、所以能為聰明者、
全由心、若心之神明、不運於耳目、則耳目目遇聲色、只是聲色、彼
此各爲形質、即視聽尚有所不交、何況更能當其理、而全聰
明之德耶、此比如太僚、所以主張庶僚而成其職務、若大僚
無所提掌、則庶司亦闕曠其職矣、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弗思耳矣、思非紛紜謀慮
之謂、蓋即在操存之中、言操存只是收斂、言思、則更有明覺、
未有收斂而其中昏然、亦未有明覺而尚馳于外者、惟能即
此不放之中、有不昧之體、則百骸運動、皆屬主張、所謂立其
大而御其小者也、聖人所謂我欲仁者、欲、即有思之義焉、

古之人爵為天爵設也、後之天爵、為人爵修也、又其後求人爵
無所事天爵、而棄天爵不復在得人爵後矣、競心榮利之場、
巧攘得失之界、第有為人爵而反喪天爵者、有修天爵而欲
悟人爵者、夫使天爵人爵、判然為兩途、則古今世道之相懸
何啻也、
孟子以徐行後長、便謂堯舜孝弟之道、此是徹上徹下語、學者
誠於徐行後長處、便見得弟子敬長之真心、則性分事理、亦
便盡於此、未有復於性分外、別求可為堯舜者、聖人下學上
達之教、亦只是此理、
徐行後長、弟之事、有是心、然後有是事、此心、仁義也、此心此
理、堯舜也、
宋牼說秦楚罷兵、斜此時必言利易合、言仁義難合、但聖賢寧
不合而言仁義、毋寧求合而言利、蓋言利而合、一時亦足濟
事、然竊利之務、其禍無窮、仁義雖不合、其道自大、其功自遠、
宇宙盛德大業、無能外是、孟子所憂、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者、正平日積較義利之辨、而知其吉凶得失、究竟天淵殊絕
耳、
孟子告宋牼、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終字宜深思熟玩、大抵利端一開、其趨有甚而無止、況彼此
相效、各營己私、但取便宜、罔顧公義、其流弊積禍、必有所極、

不在一朝一事也、所以聖賢每於義利極言深辨、正慮其終之所至耳、

儀秦輩縱横一時、亞聖終身不遇、此言利言仁義、合不合之明徵瞭然矣、以命世英賢、豈不達於此、然寧如此而不合、毋寧如彼而合、正是聖賢為天地民物往聖後賢任道濟世之一大公案、不得絲毫移易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名實、即功名二字、名乃聲稱、實乃績、事戰國人士、進者以功名自好、退者以遁廉為高、故有先後為己為人之説、夫古學雖先自治而後治人、然明德新民、初非二事、為人者、即自為之施、自為者、即為人之藴、何得截然分為彼此、乃知彼所謂為人者、管晏之事功耳、彼所謂自為者、沮溺丈人之行徑耳、

天下之勢、惟有一尊、夫勢分不一、則不能為令而争奪起、故必統於一而後定、天下之生乃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天地常經、古今通義、自有宇宙、不能易也、三王之制、朝會征討出自一人、其義正如是、迨天王失馭、而後方伯有連衡、則五伯、借紊王制者也、故曰、三王罪人、五伯徵會召盟、一明天子之禁、雖曰借公自樹、然所陳誓書、猶多申大義、三王而在、不能改也、後来諸侯明犯之、故曰、五伯罪人、戦國之臣、以功利權數道人主、而鈎其隱衷、投其意向、今其求賊仁犯義而身陷大愆、則其罪實為之、故曰諸侯罪人、此三代以下人物罪案、聖賢直以大義折衷定論者也、昔夫子以魯史正王統、奨周宗復一、以遏僭逾、孟子於齊梁陳仁政、奨當時有能一者、以息紛競、聖賢為世道生靈計如此、故五伯言禮命、則為罪、言扶義、則為功、戰國諸侯、但有罪矣、大夫者、又成其罪者也、孟子交責上下、而尤重於臣、亦深恨其時之無良乎、

務財好戰、必無久安之理、後来秦隨事皆實驗矣、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真蓍蔡語、

二氣五行、是天道化生萬物之具、有氣便有理、人得此氣以成形、即有此理以成性、知性盡心、便是能全此理、至於生有修短、乃是形氣稟受之初、分定而不可易者、此亦都是賦命中事、若知得天道、便不當復為所動、人有於此心之理、自能不昧、而未免有以生死二其心、正坐知天未至、不能深識天地化育之理於賦受時有此變分故耳、

知性即知天者、蓋性便是天理、無容別加推測、而知存心養性為事天者、蓋這便是奉若天道、更欲作何等敬奉、若別作敬奉、乃反昧已、却是棄天褻天矣、至於脩短之數、有生所定、知天者必不惑、能事天者、亦必無妄念及此、蓋已付受在我只、須將来自作主張、如人臣既受事於君、便是在己之事、不自

盡已之事、而妄有希望要求、便不是盡職之臣
天之生人、氣凝質具、而神明之舍、理即在焉、理本同得天道、此人
人所各足、形氣則有稟具分數、此窮通脩短之所以殊、聖人
言子貢不受命、與孟子言莫非命、皆是形氣稟具之數、中庸
言天命之謂性、此命字、則專以理言、然亦必得氣成形、而後
此理有所附以成性、則性亦必因命而有、明矣、立命者、以性
定命、不因命以撓性、蓋有生之後、灼見其為吾身之事、而卓
然有以自恃、非窮神知化、上徹天載者、未易及此、
殀壽不貳、正是知得天地生物之理、極其明徹、如親見其所以然、因
而知得吾身生死之說、真自有一毫不可著力者、則理自當
盡、命自當聽、好生惡死之念、一毫無所介於中、因其不貳於
命、而盡性之功益專、此聖賢達天至命之能事、
脩短、人情所最重、於此不貳、則此生窮通得喪、皆能知其有分定
矣、
知性功夫已深、人到知性、則心之理無不盡、而天之所賦、即此
是矣、存心養性、須是知後、存養方親切篤實、知不親切、存養
亦不篤實、能存養、即不違乎天矣、人總為生死一事看不破、
便於循理不純、若知天到生死不二、則安命盡性、無不堅定、
吾之所為、即天所賦、豈非立命、聖人稱顏子庶乎屢空、蓋人
於理上知其當然、而命上信不及、終是易動、聖人不惑之後、
乃言知天命、至於知天命、而不惑之理愈有得力、不待志帥
氣充、自然純一矣、
脩身俟命者、命乃必不可人為之事、只消得俟、俟者、聽其自來
而我無與焉者也、此由知天後實信得真、乃能不介意其間、
而脩身之事便專一、若知不至、信不及、於此生稍著一毫惶
或他望之意、便是貳、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與得二字、皆承上節話頭來、言若論求、
則有道在、不可違道而求、若論得、則有命在、不可非命而得、
正與性分內者不同、
求在內者、必能聽其外、求在外者、便已亡其內、是盡性順命二
事、得則俱得、失則俱失、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人不能遺物而為日用、凡吾身所應接、
我當有道以處之者、便都是我分內的事、彼各有箇當如此之
理、我須用如此應之、便是我性分中所有應物之理也、故曰皆
備於我、晦翁註、君臣父子、事物微細、是舉大小之例以該其
衆、可如此等皆吾身上本分上事、吾皆完具得此理、詩所謂
物則秉彝、亦是此也、
反身而誠、語意固重在誠字、然反身二字、亦當思之、人不於自
身中將此理反求體勘、如何見得實與不實、正要將我所自
備者、一一在我自身中、反而求之於獨覺之處、若見得理本

如此我未得實能如此便是心上欠缺處若真無一毫不實時、自然當心稱意、無愧無怍、此樂即大學誠意之自慊、乃從無不足處、浩然有以自樂之意也、

強恕、必由自反而推以及人、能自反、則己私不立、有仁之體、能推及人、則天理流行、有仁之用、求仁莫近、正以達道不遠也、

人之本心、鮮有恐人者、其有所恐、必自有己私心、自取便利、不得兼通於人、於是愛他人、不如自愛遠矣、人若無己、則本心天理、自然周流、寧有恐人者、夫存本心而應、是誠、由私己而發、是妄、恕雖推同人之心、非自有天理之公、則不能反、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蓋謂孩提之識、便有是仁義處、可知仁義乃性之所有、不盡由學習、以見性本善也、今學人多誤說良知、其所見有誤入而不自覺者、夫人心有知、是為知覺、惟知覺不離於人欲、由本然之良心而發、便見仁義之端、此乃本心明覺、故為良知、其所發見、即為良能、程子所謂性即理是也、今但以知而云心體無善無惡、且以知善知惡為良知、是心但有知、而性本無善、心之知同於覺性、而性無善、只是空明、此不可無辨也、釋氏之說、惟以覺為性、而空諸有以為覺、則不復可言仁義、而本心之德、斷滅無有、是以性善之說、全不可入、而無主之知覺、悠悠蕩蕩、不知所守、則所謂知善知惡者、恐亦不無任心妄執之弊、所知安能盡當乎、孟子闢異端、病其蔽陷離窮、蓋不執於仁義者、其所至當必如此、大中庸之道、聖賢明訓具存、岐說之出入、可據而質也、大要是非之辨、在識心之中、審所虛實、性本於天、心實之德、仁義、實性也、知能仁義、實德也、心能知而知未實於善、此與孟子所謂孩提能愛敬之知、為良心之本然者、恐不免毫釐千里之誤也、

朱子良知良能註云、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二註脚寂真確、是乃於良處顯知能、以明性善之旨極親切、若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卻是於知上分善惡、此可以言知、而謂良知則未真也、是非之心、為知之端也、言知與率性而顯、不待學習者、此良知良能也、以知善惡為良知、蓋由其立論以為心體無善無惡、至用處乃有善惡、是善惡因知識而分、非知識從善根而發者、此其說之所以不同也、釋氏謂心本空寂、惟以知覺為作用、故作用是性、乃守圍者之談、彼只是以知覺為性也、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蓋由他此衷、正是善言善行的真主宰、天授本根、不待模擬思索、而得所見所聞、只是其發撓處耳、孟子比之決江河、其不測之中、莫遏之勢、形容都盡、

三代以下人臣至安社稷為極忠勲業最雄偉矣孟子僅列於
事君人之上、覩一悦字、則建立事功之意多秉道正世之意
淺、苟利社稷、不無有所遷就以圖濟、其成就終是苟且者、天
民非可行則不出、〻必大行吾道、康濟一世、蓋即以平生學
術、為際遇之旋行、必無一毫詭志變塞、以苟且成遂為得意、
此豈與安社稷臣、可同量並衡耶、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只是這一箇道理、而學術事功、皆不外此、
天民、是全盡天理之民、易所謂龍德而隱、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奪拔者、使其得行、則道濟一世、澤及羣生、豈
屑〻安社稷事業云乎哉、

大人正己而物正、晦翁九二當之、蓋道大德盛、而上下感化自
神、大人無意正人也、九二繫辭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正斯人乎、

孔子登東山、登泰山、雖未必實事、孟子却是引此事借此意、以
見地位高者、視下必小、聖道語在言外、亦不是即指為孔子
之道也、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雖非承上語、而與上立言同意、
遂相承說下、所以有一故字、大要此等語、都是說地位識見
已造於高大者、自然看得界小的不入目、高大界小、非如中
庸所云也、高大、是聖門體用學術、界小是諸人偏駁之見、故
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遊、如遊陜之遊、即私淑者亦是、

夫既得聞大道之要則諸人所言皆不待深辨而已明白知
其淺陋偏曲矣、

堯舜性之、全是這做的、湯武身之、是做這箇的、五伯、是假冒這箇
的、惟安於假冒、故不復求真、反假為真、便是湯武、然此外亦
別無堯舜、

湯武身之、便是反身而誠矣、五伯虛借此名、其身全是利欲、夫
馬蒙皋比、不可謂其身為虎也、

伊尹放置而天下不疑、不但此事至誠至公、洞然表裏、只從前
去就取與、無一毫苟且、使足相信、居莘時道義是也、諸葛孔
明、柄事幼主、而人無異心、無論當國公忠、昭揭日月、其草廬
居、身事原無可間、後代人臣、稍涉事任、便生疑謗者、只是平
日事未稱、

不殺無罪、不取其非有、此仁義之事、舍仁義外、無他道矣、故士
與大人、俱只是此、但在士言志、在大人言事、要之志便是事
之本也、殺無罪曰一、一亦非細事、此事不論多寡、一念一事
皆非也、取非其有者、非分義所當有、而苟且蒙受之、即一介
亦取也、取不義、無巨細也、

瞽瞍殺人、在唐虞時必當執、若皋陶不能執、非去位、則死職、若
瞽瞍見執、舜必不可為天子、當時固無此事、然論當時事理、則
必當此、如在後代便不可如此論、若舜禁皋陶、便廢天討、皋

陶依回、便溺大職、當時君臣、但知奉若天道天子不得私庇父、士師不得曲法狥天子、乃宇宙事理之至公至正、不得一毫借假者、此事體是處、此議論不可少、

瞽瞍若誠殺人、舜亦不可為天子、何者、當時天子不得妄殺人、然舜為天子、瞽瞍亦不至殺人、覩傲戾如象、不令得暴有庳民、此可槩見、

皐陶為士、執殺人者是義、狥天子父是不義、舜為天子、免父於法是義、戀天下與禁行法皆不義、此事理一定、不可易之權衡也、

皐陶之法、夫有所受、只是天理王法、合當如此、便是承受的来歴、蓋恭謨有罪、五刑五用、所當奉行者、即此是也、

舜為天子、皐陶作士、瞽瞍殺人、尚無曲法、而都君謨蓋、二嫂治棲、濁亂天綱、傷敗人紀、乃獨不思士民之誅、不避官師之辟、豈帝弟親於太上、而惡逆差於賊民、何國法之失倫也、夫帝女居貞、聖臣執度、百官萬靈之尊仰、謳歌獄訟之同心、天地泰清、日月光朗、豈由魍魎横肆踉蹌、且欲倒置人常、潛移天物、世既莫與、誰其安之、夫謨蓋事若不虚、當或在有鰥之日、而治棲語尤無狀、恐亦推心歸惡、孰不可忍之謂耳、

孟子嘆齊王之子章、若無居廣居一言、便不似聖賢語、親•

親、仁民愛物、次只是憐惜他、仁、便有左右周旋的意思、親則聯屬為一、如骨肉身支矣、此親與民物用情之辨、自孟子發此語、而後吾儒理一分殊之義、始灼然不迷於異端、

血流漂杵、孟子之意、不但謂非武王殺之、即紂前徒亦必無倒戈攻後理、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豈得復倒戈攻後、

聖賢為一世生靈軀命、乃至并書策語、亦不欲盡信、斷以王師無戰、縱令往日事、亦或微有難料、要之聖賢正言深慮當如此、夫立語救世、雖未合事實、猶是昭德之懿、況此亦道其常者乎、

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此大有以自立人也、其否六二之大人乎、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周於利、此大槩引例語、乃有備無患意、非言利之出、亦學言君子事、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不免見色於簞食豆羹、以非真輕富貴人也、然則其人果若何、伊尹耕莘、有堯舜道義自持、此外得失、自千駟萬鍾而充及一介、皆不足動意、斯真其人也、好名者、只是無此二字本領耳、後人又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不得其實而求諸虚、此古今人之不相及、大足慨世道矣、

夷惠能師百世、只是清和一節、感動得頑懦鄙薄之夫、蓋行造其極、乃謂之聖、二子一節之行、亦各造其極、故能信今傳後、感動得百世後人、然恐未得相通、則大成之難可知、若孔子

道大德弘雖賢與智尚不能窺測鉅與固非一德可名亦非
聞風可盡濂溪称其道德高厚、教化無窮、直與天地叅而四
時同、正所謂存神過化而不可知者乎、

孟子告貉稽語、謂衆口無傷、似非聞言自反之意、與聖人欲
人察言觀色者殊、當知此處正有酌量、反己自修則可離謗、
猶物則不可、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士君子慎毋求衆悅、而為士所笑、

口之於味二節、只是盡性安命、便無餘事、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以心所同然而
言性、以各有分限而言命、然有當從性者、有當從命者、則聖賢
理欲之辨也、

口之於味章、性也之性、與諸儒所論氣質之性不同、諸儒所論
氣質之性、即理之乘氣質而有不齊者、如剛柔善惡之等皆
是、此理局於氣質、故目為氣質之性、此性也之性、分明就形
體嗜好上言、其稟氣於有生、發知於靈覺、非用智所趍、而天
能所感、故亦謂之性、畧與食色性也之性同、而立所重、則有
別耳、若諸儒所言氣質之性見天命之性所因而異、此心食
色臭味為性見人體之用皆本於生、其立言自不同者

氣性
道本同、氣稟有異、仁義禮智天道、曰命也、有性焉、這命字、正
是氣稟之異、這性字、正是性道之同、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
得者乃從靈覺中起知亦可言性而豐嗇之數則定於形氣
之始、故亦有命、

或議晦翁說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為作兩心
者、然則孟子耳目口鼻四肢之性、與仁義禮智天道之性、亦
何為分作兩性耶、

陰陽五行有此氣、則理在、便是天以為命、人以為性、耳目口鼻
之於聲色氣味、亦是陰陽五行之氣、知合成形、即分別成體、
而取用於物、有各相屬如此者、理氣不可相離、這衆體之用、
亦便是形氣當然之則、管攝到此、豈得不喚作性、

邵康節曰、人之所以能灵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
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
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而
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其子伯溫註曰、人有耳目口鼻、物有
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
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於天地之一體者也、是故聖人盡己
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人之與
物、本乎一道故也、愚竊謂康節之學、程子目其為門戶之衆、
各有所因而入者、似亦不甚推心、蓋二程言道、主於自得、康
節則推測之見多也、此所云物之聲色氣味、與人之耳目口
鼻、乃人物之所合、凡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正由

同氣同體本乎一道故耳夫以人之耳目口鼻脈合物之聲
色氣味感之而即應、不由慮而識、不待習而能、美惡好惡、有
別有常、而人樂相似、茲豈不有成于始生、而主于有覺者耶、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宜可以此理求之、而晦翁註無深解、恐
於化育之妙、不欲以意見推引至此、蓋宗二程之自得、而於
非所自信者、寧略而不詳、觀其註後所引師言、亦甚重愼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近實者、近取而推之爲易、
不情者、離本而反之爲難、
已者、及物之本、務已而忘物、若能通以及物、則仁矣、務物而忘
已、甚且推物之狥、不復顧義、乃理之所必窮也、此逃墨歸楊
之遊、
未聞大道、即有非常之才、尚恐不善用、況小有才乎、夫不學無
術者、自聖賢論之、縱才具管晏、亦只是小術、便是大道所謂聖賢學術非權謀術數
之術、不學無術、王是未聞大道、
無受爾汝、雖是恥人賤已、却是不甘自賤、不使人可加爾汝、此
是無受之實、此意極廣極盡、故無往非義、
人於爾汝、尚不甘受、況可令人謂吾爲貪、謂吾爲詐耶、
語默餂人、要在可與不可之間、見得分明、於合當語默處語默、
適正是義、以方外若作意吞吐、便有窺伺巧取之意、故比之
穿窬、

孟子藐大人、非是傲當世、其所信如此、夫此所有者、聖賢參兩
天地之大道、彼所爲者、世俗沉迷之富貴之陋習、輕重有不
啻霄壤、方憫彼陋習、欲援而登之大道、不但不當畏彼、亦
有何可畏也、此大人、與三畏大人不同、
孟子藐大人、先儒謂在孔子則無此語、此較論聖賢氣象、誠然、
只如當日高堂侍妾田獵飲酒之大人、而以聖賢學術曰之、
信是齷齪無足鄭重、孟子此言、亦如辨儀衍非丈夫意、
請居天下之廣居、與堂高數仞二章語、當知仁義大丈夫、與此
種享富貴大人、彼此懸絕、不啻層霄之顛、重泉之底、爲世道
激頹開瞆、此等議論、正宜並陳參較、絕勝法炙神鍼、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固是寡欲養心最緊要事、然不可謂寡
欲便了當心上事矣、須知無欲之中、遣本心全體、正天理完
具之[illegible]地、存養工夫、亦正爲此、曰莫善者、正以窮人欲、未有
不滅天理、故寡欲則心存而心理得、是養心第一義也、
狂者志行難掩、只是志大而行事濶畧、不是言與行違、若言與
行相違、便是偽、
狷者以介自守、雖乏弘遠、却是整潔、但惟恐失足、則進步稍窄、
故又次狂者、
既無狂者之志、又無狷者之守、其人却何如、夫志向已絕意古人、
持身又不避苟且、此在孔孟時、只是鄉愿、在後世、不知又作何

何物矣、此等人品、亦因世風習俗高下、
聖人惡鄉愿、看來只是要非明白、是非明白、則善惡邪正、必不
相混、人所自立、必有定見守、此人心世道出入汙隆界分也、
闇然媚世、鄉愿心迹、盡此語矣、非之無擧一段、是辨正鄉愿疑
行惑人處、看他溫厚似德性、這溫厚却入詭隨中、既入詭隨、
便非美溫厚、而但見其溫厚者、又却認為德性、鄉人知德者
鮮、無能辨識、遂同向信、孟子正欲分破其非德於似德之中、
如察伏奸於稠人之內、方可名其為賊、
鄉愿自以為是、其心真自是也、衆皆悅之、人亦真悅其是也、其
非亂德正在此、聖賢別白疑似、如指認石玉色澤分明、便屬
譬為其為德之賊、此非廉大道精微、安能定此公案、
孟子論鄉愿曰、非之無擧、刺之無刺、又曰、居似忠信、行廉似潔、
此必非醒餂昧義無檢之徒也、特以依阿適俗、狗世取容、有
乖吾道好惡是非之正、故為聖賢賤斥耳、
反經的經字、只是事理正當處、天下有正當道理、如此則是、不
如此則非、乃一定而不可易者、自有宇宙、便有此理、惟堯舜
脩明之、故曰堯舜之道、鄉愿都要依回兩可以狗世、如何得
是、
經為之道、看來只是中庸、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雖隨事取裁、然實至一而不可出入者、自堯舜以此立教、

一德同風、其後教衰學廢、此理不明、人各以為氣質自為才
品、故高亢者狂、謹畏者狷、然幸其志節不甘暴棄、終是近道
根基、鄉愿則俗見已深、世趣已熟、遂溺沉痼而不反、故難以
入德而反害德、
經常之道、須是指定真見得道理如此、確然在日用間、有萬世
不可易的規矩在、然後此以作權度、只看立言行事、有與之
少違戾者、便是異端邪慝、
上古盛世淳風、只是經正、此是天地內本等正當道理、宇宙以
此成立、非強作添減成就者、自有斯人、這便是人道、聖賢知
人道本如此、故立法垂訓、只以此做表準、使人皆率由、以正
人心、成風俗、便是世道、此是理本然、斂失之則當反、反者、還歸
之意、已反副為正、正者、復然之意、
邪正是非、人人各執、如何是定向、只是把常道作準子、便分別
不差、常道須先自正心窮理、便見得千古聖賢指點、原是明
白正當、要更自見得真、以此定是非、辨疑似、如持權尺、較輕
重長短、昭然易明、何偽言詭行之可惑、
邪慝二字、出於才智之人多、惟不根常道、故岐離為邪慝、而逞
其才智以濟之、故太能惑世誣民、然要之世道罪人也、
聖賢事業、惟欲以常道正人、而末世好炫奇自異、無乃即為邪
慝而不自覺耶、

孟子說性善只是仁義兩字告齊梁之君行王道亦只是這仁義、蓋仁義體用、便是聖德王政、此外別無他道理、若外此而別求道理、不墮入虛無空寂、便紛紛作權謀功利伎倆矣、孟子命世亞聖之才、使其得用於世、便可將堯舜伊周道理、做出唐虞三代世界來、要之其作用本領、只言仁義良心擴充、以行濟世覺民之政而已、若想象其用世才識、施為氣槩、則於知言及善養浩然處、便可彷彿大畧、

孟子篇末一章、歷敘前聖相傳之統、至孔子之後、而其辭若失傳者、然孟子嘗自言願學孔子、又言私淑諸人、至好辯一章、則直以身承三聖、不自巽避也、此章若為孔子處後人、亦正惟恐其墜失、孟子雖不明自任諸己、而隱然思有其人、則豈遂委於不可知哉、至晦翁註、末則引文潞公題明道墓、及伊川作其兄行狀、載於後、發明言繼孟子者、程子也、若程子之後、能發明其學以辨異端闢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又誰其人、固知惟晦翁可當之、而蒐集傳註、折衷聖真、今後世不惑於異同、不迷於他道、謂非繼往開來之事不可也、

庸齋日記卷之八終

庸齋日記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是書前一卷說易後七卷說四書皆隨意標舉非循文箋註蓋借經義以發揮其講學之旨耳

# 南皋鄒先生會語合編二卷
# 講義合編二卷

（明）鄒元標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
龍遇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鄒南皋語
義合編四卷》提要

南皋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爾瞻鄒子時與門弟子論學門
弟子隨時隨地筆紀之朱彙為
一也近王生單取而類次之以
所答問者曰會語說經者曰解
義總之曰語義合編是編行而



學者可以一覽得其全矣剞劂
既竟問序於余余曰孔門授受
有真血脉路後來遂失學者紛
馳外逐蒙昧無主哉如長夜之
漫漫陽明氏作闢乾坤而揭日
月學始復明一時及門諸賢交

相推演語句昭垂憲典微言表裡後欲循濂洛而溯洙泗者斷不能外是他求夫何傳之未幾意見紛持爐竈各起非惟昧厥所宗甚或操戈相指其究將使後人耳目復眩天地重昏衛道者切隱憂爲今以讀鄒子諸語則文成之道不孤至聖之宗不墜主持有人又何懼羣言之淆亂哉鄒子蚤歲困衡動忍增益不以大節自限不以究行自多心研身體獨証旁參一旦豁然



直窺聖奧故所吐露語語歸宗其答問也隨機指點當下拈提示之庸行庸言而實不學不慮雖農人樵子皆可與能即慧士聞人難以意測其解經也一本己靈代宣聖胸如珠走盤不出不滞檢之皆孔門真血脉路非口耳皮毛而已者陽明而後有鄒子吾道常明詎不在茲也耶或者曰陽明子不能使人盡信而鄒子之語果能通之人人手即子知之又誰能信子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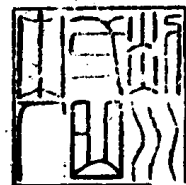
言也余曰聖人真脉相傳即陽明子所謂認祖宗之滴骨血雖經千百載猶能滲入豈與之爭是非於一旦哉子思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所期待之遠類如此故吾謂陽明之語必與庸孟俱傳鄒子之言必與傳習並著茲言以俟後聖當不易也余推尊陽明或有譏余阿者余曰道之所在烏知其他今於鄒子之語亦道所在也於是爲言



時

萬曆丙辰夏仲之吉剡城年弟

周汝登撰

讀鄒南臯先生語義合編

承㯋誦法孔孟而竊窺聖賢立教之意總之不離當機者近是故一貫之示寧有兩途或直提於未唯之先或徐語於非與之後非一貫之有後先而聞一貫者之有後先也是以性道文章夫子何日不行生於宇宙而神



機相逼聞文章即聞性道境悟未臻聞性道亦止屬為文章矣蓋器有利鈍而教無閒遮機有淺深斯語分上下知此者可以讀先生之語義合編矣是編先生與同志及門之士所講德論道者皆萃於此片語微詞直提簡易逗機合拍啓瞶振聾夫幽室而

燭以睎暘甘泉而酌之酷暑有不豁然舒睟而爽然沁入于肺腑者非愚則狂疾矣然承㯋因讀合編更有感于世教焉楊子雲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伯淳氏越而正之曰椎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



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目照而手指者也故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明道其知言乎余之何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而竊其餘也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詞拾有據無類巫師以嚬咲試令反而自求其立言之意爲且茫然不得其解此其故在隨人嚮

夫避階級俱捐之說乃不為動靜互寂之功畫脂鏤氷摶虛吹影了無一語可以實體常行此其故在自昧夫設教者機乎而執正始適道者境實而途清故自滯邊見而墮語後之機借重玄而托妙門之鍵者皆司世教者之所深憂也尹亦有言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夫豈取諸尹之所有者而覺之扒明之乎斯道實斯民之道而尹之覺即民之覺也然則先生之立教意在斯乎讀是編者淂其覺民之意則可矣

丁巳清和後五日後學祁承㸁識

於一貞亭

# 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益邦華弱冠從吾師鄒先生遊而竊窺先生之學之大也已浮沉仕籍每奉先生教而竊窺先生之學之日化也比謝事歸而先生之講義語錄為門墻士所彙集而合梓者已裒然成帙矣華不侍先生曻比十餘歲幾開



卷如凉風生而腋徐讀之如遊子萬里尋家而忽望其舊國邑也乃作而嘆曰有是哉先生振世覺民之心之無窮也今天下宗門之盛篾踰姚江姚江良知之指會其真諦可以直證元本溺其影響終至墮落坑塹說者謂姚江學脉伸於吉州不知吉之先

輩率從收攝蓧聚中多所自得而矩
矱罔尺寸軼故有功於聖統而不必
示異於姚江謂姚江合符吉州可謂
吉州自為吉州亦可乃若先生天授
奇穎志鋭而力厚自憂患備嘗悟門
轉超故其學以透性為宗而以生生
不息為用以一掃葛藤直窮無始為
歸而以規員矩方慥慥皜皜為鵠顯



微動靜融為一致內外體用會為一
原其精實嚴密伊川紫陽無以加而
其超脫直截寧惟比肩濂洛臨汝諸
君子即晉而伯仲顏孟揖讓於闕里
之堂顧不優哉是以海內學者或以
流泿決性命之防而先生有範圍在

或以膠執增本來之障而先生有鑪
鍾在然則先生何必宗良知何必非
良知譬之耕者有美種焉姚江植之
荆棘林莽中亭然獨秀而世顧多認
取未確一切舍菑基揭灌溉以任情
為直養而不知根荄盡斲先生擇此
甚精蓧此甚固疆畝之陳修根莠之



翦除秩然森然以故發榮暢茂天下
始共知有大美而不疑是姚江之學
藉先生乃行而先生之學固已包孕
姚江俟百世而不惑矣讀語義者其
尚知先生之功在斯文如此其鉅矣
乎雖然道不可以言言也不可以聞
聞也得其解者默識已證先天六經

眞我註脚矧性自性命自命置尊於
衢行者斟酌焉冷煖卄苦人不能代
之口也懸燭於庭四壁取照焉明昧
遠近人不能代之目也先生諄諄然
剖鴻濛之秘藏抉千聖之奥緒微言
顯證旁引曲喻無非懼正學之將湮
憂人心之長夜故閔閔皇皇若建鼓



求亡如恐不逮第其所可窺者在語
義中而其所不盡傳者在語義外會
其神則語義之中有先生而先生之
外無語義涉其跡則離語義而先生
遠泥語義而先生益遠子不云乎吾
無隱乎爾而他日曰予欲無言故性
與天道子貢以爲不可得而聞先生

亦有言凡學從言語文字入者亦從
言語文字而悟從言語文字悟者亦
從言語文字而止至哉斯言學者能
直前承當契先生所不盡傳之秘當
知是編如筏喩者迷關旣渡無筏可
執庶幾先生振世覺民之諄諄爲不
孤乎華愚何知則於及門諸友生切



切然惟日望之矣

戊午夏五日眘門生李邦華頓首書

讀
南皐先生語義合編賦五言古寄贈
兼別高弟李宗子稻文學
中天已云遠精一誰與傳重光君深
泗萬古揺一脉其書經秦火不絶縷
餘烟聚奎屬宗室文成接真詮猗歟
鄒夫子興起香先天困衡當增益柯
異邊古田有如設揭井丸勒斯及承
又如陟五岳靡不窮厥巔西涉千古
骨祖脈的不從青原執半耳從者勝
雲連皐擁數十載金石直可穿易簡
乾坤得中平道生偏傳習並垂世曰
月晴重闈獨對城子論定幽同年
伊余個中鑄失得我同然試懸五都

市快渺比斗邊曾揖我濱海叨遊鄒
魯前毋洙泗君子澤先大夫應賜乃云千里
敢作肩高弟者誰李宗根久延一
旦揭相示余我頓還儼鄧者不後生
猷不奉周旋康熙歸陶範七尺非素
猶萬壽儼若見堯舜羲遠隔其心靈
今在渭魚可忘筌歸告余夫子李道
師合編滿ㄋ風雨後二曜湍前川
萬曆四十五年歲德丁巳五月念有
日閩桃源天風子李閩芳伯東
甫頓書

小作題

鄒南皐先生講堂請

郢政

宣聖去已遠正學多荆榛嗟哉世儒
生空與糟粕親涓川在懷中含檝問
鮁人咲彼愚公山老昧襄城津鄒生
起吉水矢志劾先民探討入無間奥



旨得其真筮仕正人綱慷慨以批鱗
全生天地德居夷歲月新家家青衿
子執贄河紛繽講席遠塵囂堂構傍
城闉睥睨千峯合臺隍一水瀕旦夕
聚羣英至理得而陳無欲堪作聖扶
機在求仁君子用變夷誦法以書紳
勝蹟匹龍場千載若比隣　戴燝

刻鄒南皐先生語義合編序

士君子立言亦甚難矣夫言以詮道
而多言亦所以晦道尼父曰吾不厭
誨不倦而先之曰默識既以學之不
講為憂而終之又曰予欲無言吾可
玩已夫惟善學者得其言而悟其所
以言後悟其所不能盡言者是術也余



江鄒南皐先生名傾中外養篤衡泌
一切名位世味俱澹然不以攖念獨惟
是直承正學闡道淑人以故執經問
難者屨滿戶外而先生闡析疑義於
翳汝霞人〻皆虛往實歸説者謂
今之青原文水不殊昔之吉壤化而豐
其然歟其澄學諸論大都具願學集

中而此之語義合總則先生所與及門
士答問講義彙而成帙者今一再業
闡廣大悉備大抵先生之學以透性
為宗以宗為教故無教非宗即體即
用即下學即上達其實隋實證無一
不歸之日用倫常而其活活潑潑元元
本本無問謨神化抉性命即隱若與



深微為聲欬人若與隸物若飛潛無
一不歸之天則明命顧意隨言徹則
如斐曼之為劒遇其便砍欻忽晃朗
令人意失或意超言表則如由基之
善息引矢不發而巧力躍如其在善
悟者睹指識歸為探曰虞淵洗光咸
池闇罔幽深之六舉為學之昭蘇即不

善悟者亦由此端扣之隱如闢門見
山渡河得岸得其階級可循步趨斯
真後學司南哉雖然先生以振世覺
民之深心固不得已相迫而有言顧以
透性傳宗之奧詣又豈徒以言言乎
子輿氏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則在乎讀先生言者之自悟
耳慨乾道諛學六多岐矣驊云虛者
非不高極無理細入無倫而按之如歲
霧觀花隔靴搔癢及之身心性情為
而踮闌其實也蕩即有實循行於者
而見地未超每多支離粘縛之者其
實也臨至於以得解自鳴者又復意

見横生荷所問後有所執未免埋賊
倭子峙路云羊之類其失也錮試擇
先生與友人論學曰吾儒無素位外
性命又曰道與學一有名相終隔千
山萬山其叙宗儒譜畧曰學者由
茲宗傳直從本心頓息諸見掃唐虞
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釋較同異



意之為害去道愈遠味斯訓也固信
學之須針而末流之砥柱也要之直
見害道為毒更烈蓋自姚江以良知
一脈提醒人群及門幾半天下乃未竟
闡與者既不免以伸陸次朱為疑誠
獨我吉州先輩若鄒歐兩文莊羅文
恭等為信姚江宗旨不疑顧每以躬
行為符從文恭有曰世那有見成良
知須從收攝保聚中來先生妙契象
山獨從良知精詣至欲以陽榜物窮
理之訓為後儒異同者亦必直窮其
誨人無己之心而並伸之於是姚江
之傳始盡人尊信無疑故人謂我吉
州之學有功姚江而先生合從横發



觸處靈通所為翼聖真振絶學其
厥功更偉不啻與姚江爭烈矣學者試
由先生言以悟其所以言與其所不盡
言斯刻乃玄珠非象罔不與其與買櫝
還珠者何異余刻先生顛學集並翻
刻是編以廣同志且祈交相勗焉

己未春仲月眷晚生龍遇奇拜手書

南臯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龍華密證

水有源木有根學有宗學不通宗者終身與道遠

人之于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處人有欲則僞無欲則真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全得濂溪宗旨

友問學要積累如天行徤先生曰天行徤却不是積累得來生生化化只是自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爲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固膠

天無心以人爲心外人而言天者不知天者也善事人卽善事天心無體以倫物爲體遺倫物而語心不知心者也盡倫物卽所以盡心

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交接是真心髓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真心疲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性

問爲之不厭是何事鄒子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迹聖人之蘧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脩身不嚴脩身媚世者也弟不善處世



總之脩身未嚴

古之人有事親小心翼翼純一不已者弟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從兄不二白髮如赤子者弟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惻隱惟恐一物有傷卽僕厮不慢者弟學之未能也更說甚讀書博古

學者有志于道須要鋟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盻耳貫乎自立

人在仕途如入淫房酒肆有能不醉不亂者吾願

與之爲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躭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持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旣毀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論之羅然

今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以是博古予咲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斲削是所謂反古之道



問尊德性一節功夫句句要做鄒子曰做了尊德性又做道問學一日之間了得東丢却西終是没頭學問

問佛家輪廻信否曰柰去者不囬無從討實信予只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曰問無襍念夜間夢亦清日間憧憧夜來擾擾含生前輪廻譚死後輪廻愚矣先正云縱使有地獄不應吾輩入信然

問儒佛同異先生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與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

有歌胸中一點分明處者問如何得分明先生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亦天

人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最初一念便是終身結果吾輩不能成立只是未有真志

馬上最好用功未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閃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



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且害人

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必未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着便着

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個實裡面是包草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

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
已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滿界黄金
浪子揮百金爲草芥富人護粒米如性命饑者得
一糗若粱肉貴家以海錯當常餐嗟嗟物之不
得其平如此

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者而自私其善子孫必
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者而自私
其財子孫必饑餓而死予遍觀世界往往在覩
賢且富者可思思



十分縱談時不盡十分縱談話十分順意時不作
十分順意想十分得爲時不幹十分得爲事此
是大福氣的人大德量的人

爲祖宗養窮人爲祖宗教愚人爲祖宗化惡人爲
祖宗容横人爲祖宗培善人自家而外皆若是
天地是我大祖宗天下人是我一家大衆子弟此是何等心腸乃見真學問

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
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真是
爲己之學

世學者好説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
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忍襲嚴毅方正之迹哉
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與人隔絶
何啻胡越

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
脩行人却要脩行既脩行人却要不知有脩予
見世之稍學脩者嘵嘵自别于人其病與不知
學脩者一般有甚差别



予閒居别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
人説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
識得本分更有何事

道無揀擇學無精粗

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
達是作兩層事了

予觀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寬平有
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

爲病而設方者病已方可除執方而病增矣爲準

而設筏者津渡筏可舍執筏而津迷矣聖賢之
言教人類如是
匹鄰日日見有死者常于此儆省自無歇手處耳
人生世間如草上露有若多光景善謀生者萬古
流芳一日不善謀生者一日遺臭千載
今世所謂高明者發揚莽蕩而已所謂沉潛者包
購柔媚而已發揚莽蕩者一收拾便可回頭入
道若包購柔媚者其骨髓率難抽故聖人取狂
取陽



學問原是家常茶飯釀釅不得有一毫釀釅與學
爭遠
氣勿浮浮者如萍之浮湯無根勿露露者如根之
暴露難成勿揚揚者如塵之飛揚無止君子欲
沉欲深欲渾欲寄欲遂欲斂欲定
人苟能改過遷善昨日地獄今日天堂昨朝屠估
今日佛子故曰雖有惡人可祀上帝吾輩不可
以舊惡棄人夫人不可以舊過自棄
衣煖而不懲寒者文繡而土木也食飽而不念饑
者禽畜而嬰豕也天與人五官五常土木耶禽
畜耶
道無對待有對待者非道也學無等待有等待者
非學也
今之大老動云後生浮慄無前輩風範不知前輩
老者作事可觀立朝有法居鄉有度見後輩多
少接引誘掖心腸今却不免忌嫉心在挾長挾
貴要後進依附爲用在志之士寧甘疎遠之嫌
恥作趨炎之態正好自責未可歸後輩罪也



康五峰老而聾請曰不得聞先生教奈何先生啓
手曰不聞亦式
學人最患無志猶最患無知與無志人言難與無
知人言猶難之難無志人一旦發念如槁木得
雨發生有自無知人終身自是臃腫朽木雨露
之潤不得成材
吾儕須作升手升腳學問令人瞋了目合了口拱
了手齊了足自以收斂之極不知中藏多少不
好在有道者視之祇是作僞

燕臺會記

呂新吾云四勿功夫亦時時少不得先生詰之曰兄此時與吾輩言亦與吾輩應酬目又視我耳又聽我視聽言動一時齊發豈是做了非禮勿視又做了非禮勿聽做了非禮勿聽又做了非禮勿言動此時不可不省察

呂又一夜過先生曰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若錯了便不是先生曰與上大夫言有時侃侃亦是誾誾與下大夫言亦有時誾誾亦是侃侃須要識得此意若一味侃侃誾誾上至于畏下至于陵了所以斟酌其間者是箇甚



呂云知行還是兩箇先生曰是一試言之呂云我携盒來兄這裡初然意思要來後偶有羈絆未得來畢竟是未行先生曰畢竟是未知呂云如何是未知先生曰畢竟是當初來這意思未真若意思來得真縱有天大事必要來了是知即爲行若來這裡是爲何事無非彼此商量學脉非爲商量學脉來這裡做甚是行即爲知若知是知行是行知是想行是寔周子曰來固是行有事不得來止亦是行

孟我疆曰如何是道心人心先生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

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于理即不覩不聞也果從孔子之言乎抑從陽明之言乎先生曰孔子懼人看得大粗了指隱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大細了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



近日有一二人彼此相仇借予短之以助其焰予見一大老不覺發誓既退自悔曰予自待其身之薄如此予果無是事即彼疑我予受之已矣此還在世情上毀譽間起念非老父仁子也猛省猛省

孟我疆問何以做爲善功夫先生曰有幾樣有一

梂錮蔽深重將平夙習氣從平旦猛省是學者
爲善有一梂真萊平旦之氣無害是大賢爲善
若舜之爲善直是通乎晝夜耳

南都會紀

一友曰予口雖與先生話余心下在做工夫先生
曰然則兒心口不相應了

友問吾有知乎哉叩其兩端而竭焉先生曰鄙夫
只爲有適兩端所以未能廓然聖人將他那兩
端都空盡無餘了同歸于空空曰然則致知之



功如何曰聖人致之無知而已曰然則格物之
說如何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真格物也

龍華會紀

楊如石問格物之說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正
者有云格式者有云格者通也通吾心宇宙之
故物者其說不一將何所從先生曰學在識仁
識仁則無之非是不識仁則無之而是

劉冏卿問夫子時言仁又曰子罕言仁何也先生
曰子且識仁生曰何曰夫子發揮仁再無過仁
者人也一語透洩殆盡當時我看仁做箇幽深
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我輩在一堂之
上即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

解見仲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先
生曰今人作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來
知體即用用即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
微離已發無未發非予言也軻氏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諸君體會自見

曾生問日間生機時有開發柰不接續斷何先生
曰無斷續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
曰識得病處即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

諸君歌請君隨事反身觀之句先生曰先賢詩不
是漫作的諸君要自體會一堂之上有問卿荅

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些子否此理不須湊泊不
須幇貼
先生曰此學不是漫說的如平素不能處家庭里
閙却會處家庭里閙平素不能忍耐從容却能
忍耐從容此便是講學之益不然與不學人奚
別學先變化氣質爲第一義
劉懷蓮論心性有不同先生曰只一無二曰有謂
心在性先者有謂性在心先者曰性在心先此
祖天命之謂性而言也心在性先此祖生之謂



性而言也予竊謂先在知性軻氏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盡者了無一物渾然太虛之謂心性
亦是強名諸君聞之躍然
玄潭會紀
邑學諭劉君問曰日間苦心出入不得停住先生
曰心體本無出入而意則有生滅復告之曰公
知亡即是存知出便是入
瑞金朱英儒問曰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點童冠偕春其樂何如

先生曰昔人云欲知孔顏樂處樂先知孔顏憂
處憂見臺公云蔬食飲水即是樂非是蔬食飲
水外尋討一箇樂先生曰然
廬陵胡瑀重問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空空如也
又曰屢空如今心中紛紛念頭如何得空先生
曰公日間吃飯飲酒不礙胸中却以意念爲礙
胸中乎且有酒于此盃中不空矣纔飲乾便空
是酒自乾乎是子飲而空乎畢竟子飲而空口
說不得空爲仁由已可不體認



求仁會紀
康五峯問曰先生師門之光宜何以教我先生曰
先生年七十餘孜孜矻矻斯會即不開口一字
有餘師矣
康生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先生
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
個仁來公且退
康生問克已復禮爲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已
字同否先生曰明道已詳言之矣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爲先天之學坤是後
天之學孔門惟顏子領悟得先天然乾中有坤
坤中有乾分不得
胡生問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以忠恕發之語
云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似未足盡一貫先生
曰我昔日不能無此疑近看來曾子見得條條
是道故近取以言之雖然諸公不要去摽一貫
且體忠恕如恕字一生受用不盡我平生覺得
處人處事只是不恕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

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己如人均有方正
更說甚一貫孟軻氏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先生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二則對不二
則無對須知生物不測卽是爲物不二離了生
物不測別無爲物不二篤菴以爲然
青原問予會約內三悟語何所別先生曰總只是
一悟予當時無柰何說此三段使人深思自得
耳又問曰脩與悟有別乎曰離悟無脩離脩無
悟大段只是不奮故曰不憤不啓憤則自悟自
脩
蕭生問曰學不長進有三憂憂似憂懶憂非似是
而非若精神懶散世間譏訕有此三憂如何制
先生曰總只是一憂總只是憂非非與是對不
見學之是只是不信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也若信我身便是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自然不
肯安于似是而非自然精神振作自然一家非
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
有布衣曾廬墓敦古行聞先生言來聽教請曰脩

己以安人有脩己之心便有安人之心我里中
人不安者甚多如何筭得脩己先生曰我二十
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
且論脩己脩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
行公且素位老實以行誼表于鄉便是安人不
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先生知其欲犯里中
豪勢故教之以安身之道如此貽爲善錄一冊
其人欣然而去
蕭生問學貴磨練請問磨練之方先生曰公身上

有痛否蕭生曰將手去撫有癢將何處蕭生曰
將手去搔先生啓手曰陽明先生云自家痛癢
自家知痛癢何須更問爲君要磨鍊還請自磨
鍊

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
了生死遍問諸人未荅先生曰人只是意在作
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

鐵佛會紀

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先生曰



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抛了
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吃釋亦會吃旣能
吃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抛
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抛又何獨
不能治天下國家

問今人如何心與孔孟不同先生曰公若以心與
孔孟不同只恐心來告寃子試問公孩提下地
來叫一聲孔孟此叫今人亦此叫見父母知愛
戀孔孟此愛戀今人亦此愛戀見兄愛敬孔孟
此愛敬今人亦此愛敬如何不同曰然則卒不
同何耶曰庶民去之孔孟存之曰何以去何以
存曰去者迷也存者悟也

又問曰王味菴教人只是靜坐日間苦思慮不了
私欲不斷先生曰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
未曾靜未有入處若靜到心明我亦無以告子
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觀閣會紀

安成豊成卿曰門生昨赴會舟行遲暮夜宿酒



肆遇有演傳奇者心極欲看旋思曰本來入道
德之門柰何置身分雜之場克制之而欲看之
心未巳果欲看爲真心乎抑不看爲真心乎將
以欲看者爲真則巳馳其心于無益之觀將以
不看者爲真何此念竟不能釋先生曰子初入
門宜以不看爲是若論真心如蓮花出水淤泥
不染不看亦無加看亦無損

又問曰學未有不由師傳者然見師曰少別師曰
多告以心爲嚴師師心自得又恐流入曲徑求

一指歸先生曰爲仁由己心爲嚴師此語千古的訣孟氏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此語不是誑曹交若肯學則家中童僕皆師也矧曰父母兄弟

又問曰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鍊同乎異乎先生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鍊是我的明與盡與鍊與子無干子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鍊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



問覺與悟有淺深否同異否先生曰小覺則小悟大覺則大悟又問曰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以有乾坤之別先生曰乾道是率性之謂道坤道是脩道之謂教究竟眼明後實無分別又問曰明道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何以能與物同體先生曰子且從恕處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近仁則自然與物同體矣

又問曰會約先悟從何處悟起先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悟彼獨何聖而我獨何愚便當發一箇憤又問曰會約重脩不知從逐事逐物上脩亦不知以心宰制萬物謂之脩先生曰心與事物無間除卻事物外無心以一心宰制萬物亦不是將心與事物奏合是卽心卽事卽事卽心非二之也

大樸會紀

江起潛問亦足以發先生曰聖人之學無意之學也不違如愚無意之教也亦足以發無意之發



也人只在已發處學誰向未發處學

江生問盡心知性知天先生曰今人以胸中爲心子且胸中乾淨得來我與爾說知性性從生目視此性也耳聽此性也手足運動此性也子于此處時時體貼有日自知性知性則心自盡卽心卽天

江生問生之謂性先生曰此章書告子說得不錯只是當時欠一承當如以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白羽之白子謂有異乎無異乎將物打在身上

牛此痛犬羊此痛人亦此痛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先正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物豈無性

常熟秦子澤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有油蔴大外面有天大子齊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即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説天下歸仁越遠越不着身學問不是大奇特事聖賢設教不是玄遠的説子且從日用現境看起



江起潛問堯舜其猶病諸先生曰此非夫子不能道夫子不曾居堯舜之位却能透堯舜之心堯舜心實是有病且道堯舜在今日心有盡時若他人則便以堯舜驚倒了

歐陽念中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庶乎還有着落否先生曰若庶乎有着落即是子貢貨殖安能得屢空

歐陽憲明問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一節先生曰不由聞見直任知體此聖人之知也因聞見而有者知之次也

同仁會紀

辛丑冬同仁書院落成大會先生偕同年羅給諫至席間覩曾見老條件有不得護門面相心喜因請教諸君曰余輩當作樂天學問近日只要人畏天自家再不肯樂天樂天者有保天下之氣象何等廣大畏天者只是保一國之規模何等局促若自家不肯樂天久之天威至不怕你不畏時演泉周先生在坐欣然曰艮然艮然吾



鄉近日處事有科第人家無科第人家故家及非故家人衆寡力盛衰大體截然分別斷削元氣先生曰吾輩若不作主張人寡力弱之家有事不幸遭強盛之家處得無轉身地同黨又欲從而加威恐怕得罪於天吾輩今日在此講學學此仁仁視天下皆吾一家一隅之地大段以扶弱恤小爲主學從此路使鄉邦實受其福方爲真會真是同仁即仁即聖不然縱説心性入微眇總是閒語況彼自好不爲者爭遠矣

## 玄潭會紀

壬寅春金山人安一在座述粵中大會吾友楊復所數日只是講學而時習一句再無奇特語先生曰君薄此數字耶孔子聖只是一時字易每卦必贊曰某之時義大矣哉無論此兩日說經年說不盡終生說不盡千生說不盡天高地下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鳥語花香魚躍鳶飛說不盡堯兢兢舜業業禹孜孜夫子發憤俱爲此一字不得親切學而時習首章至末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噫其義微矣



## 青原會紀

壬寅秋先生赴青原會偕門人謝生邦梅周布衣在中同冊雝永和暹諸邑同志數日無一至者問之則以青原疫盛諸僧病不能起者衆遂止劉野儒指竹林間茅屋曰此故宋丞相益國故宅遺像儼然予偕三四人晉謁貌古剝落殘垣敗壁不足妥先賢靈因與二三君言曰大凡人生多才之地往往爲人所掩益國在宋亦謚文忠今人多知歐文忠以文忠勳文出益國上益國亦爲丞相人多知文丞相以文丞大節出益國上若益國在他郡其隆祀不知何如然予讀益國籍在宋無有留心出世之學者此老于此學獨深近諸君既搜其遺言剞劂以傳亦安知無專祠以祀豈精靈秘久始洩耶譚罷各歸冊欲返先生告謝生曰君豈謂以赴會來不會便即索然耶此道不以一人損不以多人加不以言有不以不言無當知無人無我無會無不會方爲不可須臾離如此則時時必有事焉周布衣曰即此會至矣書之以告同盟



癸卯秋先生偕陳繹曾劉汝一解士儀董淑脩赴青原繹曾問曰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又曰持志無暴其氣功夫何似先生曰此有兩項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

可用雖然此是調停大音希聲不調自合能直透心體不必言持志亦不必見無暴矣如告子不得于言四句功夫亦細此是休役法未可盡詘亦須事領畧士儀又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先生曰此不必別看道即五達道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無道德即三達德除知仁勇無德仁即德中之生意處游藝即道全德備仁熟之至除道德仁無藝邵子弄丸安樂窩中即此意

董淑脩問吾道一以貫之之義先生曰子未便悟一貫且一味從忠恕做去子貢問一言可終身行只在一恕我輩只是一恕則天地民物打成一片何者不貫得

問仁會錄

問明明德有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有云即良知者有云乃行道而有得于心如智仁聖義中和之類若虛靈乃心體良知乃知體俱難名德必正之致之乃可明德者有云明德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信天叙天秩燦然而彰明者是也諸說孰是先生曰諸說俱是旣謂之德自然虛靈不昧自然良知即知即仁即聖即義即中即和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夫婦則別在朋友則信在長幼則序致之正之明德之功行道而有得于心此語要善看若心中有得不謂之自得自得而後謂之明德

問明德之訓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羅近溪先生却云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無時而昏二說孰是先生曰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語體也然有時而蔽有時而拘者非本然之體學在識此體融則爲水凝則爲氷水與氷有二哉識此則更不必以明德明德矣儒者頭上安頭樓上架樓二之也

問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二語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則爲物欲所蔽者有之若云氣稟

拘則孩提稍長無不知愛親敬兄孺子入井無不有怵惕惻隱呼蹵之與雖行道乞人所弗屑受何嘗有氣稟之拘乎先生曰孩提愛親敬兄孟子指其天然不費人力處要人認怵惕惻隱及行道乞人弗屑此如水上浮萍忽被風吹見水從風吹見水處不蔽始不能拘不然混入識浪去

問必慎其獨有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近遂有以念頭初



動處嘗之者又有云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先生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已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即伯子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肯致力亦佳

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不知同否先生曰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凡人也聖人三月不知肉味愚謂不知有肉味也如人一心齋蔬那知有葷味意若肉到口不知聖人與逐物者奚異

問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性命本來是一孟子却云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又似乎有二若何先生曰性有以生生言者有以寂然不動言者命有以主宰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性命原無兩



子思與孟子言有先後或各有所歸子思所謂即寂然不動之旨孟子則以流行中言性此即別得明白亦是閑說話身上體貼得受用得是真性命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爲常人未必有此語然否先生曰常人未必有非無也常人有而未必覺也平旦夜氣即未發之中

問鬼神之說經傳所載甚備故古聖制爲祀典亦甚詳今學者多言無鬼神輒以司馬氏形既朽

滅神亦飄散之說爲辨若然則精氣爲物遊魂
爲變之說非與先生曰學者言無鬼神此是擔
板漢不知自己即是活鬼神一言一動一闔一
闢即是鬼神肯信得身是鬼神自不肯虛生浪
死
問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盡心與盡性同否先
生曰盡心由于知性知性方能盡心性無形氣
心有知覺世有知心者知性者少知性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



問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則四十以前乃
在惑中立耶先生曰不惑即不惑所立者耳若
未到知命耳順不踰矩地步即七十亦有惑但
聖人所謂惑微細惑爲入道之地吾輩不得進
只是不肯疑疑到死方謂之聖人再無有自足
時節
問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何如謂之聞道
先生曰請問君喫飯問我何以爲飽子實未聞
道無可奉告待聞而與君言有叩鐘于此君聞
聲乎是時作鐘想作聞想作非鐘非聞想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却云忠恕
違道不遠忠恕與道是一是二先生曰一莖草
多少生意謂忠恕不是道乎違道不遠學者之
忠恕也聖人忠恕即道無二見
問三月不違仁與日月至焉其心從何分辨先生
曰吾輩果百日精神凝聚即知顏子如今精神
散亂即日至有歉矧曰月至即辯得明如貧子
說金不若從一息處即能通萬古理會則不必



較計歲時久近矣
問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先生
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
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
學便然後樂此尋孔顏樂處真功我亦不知所
樂何事
問夫子不夢周公莫已造無夢境界否先生曰縱
與爾說得明終是說夢在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聖人

前此尚猶有大過否先生曰易之體剛柔剛柔惟趣時時過剛過柔者其常也而剛中柔中者少聖人之過衆人不知過知過所以學易夫子聖之時學易得來

問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果有二乎先生曰德性之知本體也見聞之知識神也迷則將賊爲子悟則波即是水

問泰伯仲雍俱托爲採藥之行而仲雍斷髮文身與後世出家脩行者何異乃夫子一稱之爲至



德一稱之爲中清中權何今之儒者于二氏者流獨闢之先生曰子不闢便是

問博文約禮敢問所以博之約之者安在先生曰博是誰博約是誰約能知博約者自知所在矣

問可與共學矣何以不可與適道先生曰可與共學者意也不可與適道者意見橫于胸中也共學者如毛聞道者如角

問割不正不食近有解作割宰之割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謂之不正此說殊有深意乃今有戒殺者輒目以爲異豈習俗固難變與先生曰割不正不食此解亦好世間有好生者有好殺者亦氣化使然不足異也君子只救得幾分子初登第思自己無功德何以有此既思之想是不曾遍開剥狀世俗一中舉便爲人所迷椎牛開剥上官不能禁鬨鄉里賊盜之端吾吉近中諸君子皆有善根所以異于他郡邑者此亦其一端

問未知生焉知死何以謂之知生先生曰今有人于此問知生死予告之曰子死乎曰未死曰既



未死曰吾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

問克己復禮爲仁朱子謂必克己而後復禮近有謂克能也己自也謂能自復禮便爲仁二說孰是先生曰能自復禮者可以語上也千百里得一人如比肩焉必克己而後復禮者初學援此拄杖便不跌倒無着落

問非禮固當勿視固當勿聽然亦有非禮之色非

禮之聲當前將視之聽之則非禮將不視不聽則當前其如之何先生曰視而未嘗視聽而未嘗聽過即化存即神此聖人事好聲亂色不留聰明學者且循着規矩去能日與賢師良友處何有非禮之聲色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先生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必如何而後可以無怨先生曰只在學學則西銘一章在身上那更有怨在

問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學必如何而後可以消去名利之心先生曰名利之心下地即有如童子得一摶黍即喜稱其好即喜此即名利種子欲消消不得必有所以勝之者看破是已看破則自淡淡得下方見得定此樸實告子語

問夫子繫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乃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爲非何與先生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大學也故曰大蓄多學而識此小蓄也識在前言往行之先則有默默如猫捕鼠之意識在多學之後則有貪子暴富之意

問夫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敢問其不移者性與習與先生曰不以習而增不習而減此性體之不移也語之善不



信語之惡不警此習之不移也今人能移不移之習後能透不移之體

問六言皆美德不學則各有所蔽乃今反有以講學爲非者何與先生曰以講學爲非者開目如是請問其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還作何事若是庸人則其言不足聞矣蛟龍不與魚鱉鰍鱔同作生計壁立首出始得承當

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兩難矣哉同否先生曰無所用心至寶在匱未爲

失也言不及義則取實而焚之矣

問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夫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敢問其所知者何在先生曰日用間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微地少一件不得

問讀書而不明理豈非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乎先生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煞不在言下理會儘入細微矣不肖亦不曾得告子心姑且置



若讀書不明理說甚讀書

問氣體之充也直養無害何以遂塞乎天地先生曰試與子自朝至暮直養氣塞天地否不必設譚此是實事

問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其善言者安在先生曰仰鑽瞻忽博文約禮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儘善言德行在

問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也乃陽明子謂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豈堯舜猶賢于文王孔子乎先生曰陽明先生亦是偶言未嘗以聖賢分優劣聖賢分量充滿各隨其時若論時唐虞與夫子爭遠

問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何由周而來王者之興不符其期而名世者亦不數數見也先生曰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卽名世也孟子看得到故自任



問孟子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敢問所以幾希者謂何先生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子謂然否是否與禽獸異

問楊氏爲我是一于自私固不足道若墨氏兼愛亦庶幾與物同體之意何孟子闢之之深如此先生曰與物同體非以巳合彼之謂原自與物同體曰愛則着情矣然楊氏爲我非如人自私自利之謂是藏身之意

問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為若今人之不樂講學與講學而不能實踐者豈非自暴自棄之甚乎敢問其病處安在先生曰不樂講學與講學不能實踐病痛亦只是自暴自棄試看近來笑講學者那箇不是氣粗暴的人那箇不是氣暴露的人如陽貨夫子遇只是遜不必與之言自棄總只是混過一生連父母都不想如人拋妻棄子流浪在外所以可哀說到此子輩學不歸根此暴棄二字少不得

問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若聞義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豈非下愚不移　先生曰齋戒可事上帝惡無根也下愚不移信不篤也

問子産使校人畜之池與高柴之啓蟄不殺同一意否先生曰柴啓蟄不殺一生是如此子産偶然如此生機則一

問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與不遷怒不貳過者同否先生曰知有怒與怨則自藏與宿聖人所過即化顏子卓爾幾化矣

問先覺之覺與正覺之覺同否先生曰先覺而後入正覺正覺而後証先覺功無先後証有偏全

問事有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讀書者反為之其病安在先生曰病在不明理既明理自無為其所不為

問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與後世無善無惡之旨亦自暗合孟子辨之何與先生曰無善無惡從太虛一段元初說來告子學入于悟孟子性善之論使學者有所持循

問孟子云求其放心邵子却云心要放明道先生曰既得後便須放開此意如何先生曰求其放心者使人知有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

問盡心知性朱子未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其意謂盡心必本于知性近儒謂能盡心者自能知性二說孰是先生曰心性二義隨人指點只要本地風

光明白

問殀壽不二脩身以俟之何以便能立命先生曰殀壽不二脩身以俟自有立命來相待子

問孟子云不媿不怍又云耻之于人大矣敢問必如何方謂之有耻必如何方可以無媿怍先生曰知學則知耻知耻而後可無愧怍

問成章後達與下學上達之義同否先生曰姑下學下學而成章即是上達無兩義

問形色天性之旨何如先生曰學者透此一語無餘事畢者認着形色一邊高者認着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即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即仁者人也宗旨

問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朱子云即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各致其極豈非徧物以爲知與先生曰堯舜所謂物即曆象日月星辰治水土教稼穡人倫之類不在徧物惟在得人朱子所謂凡物却與堯舜之物爭遠

問陽明先生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敢問其粗處安在先生曰予亦嘗疑象山悟宇宙即吾心語後未見大進總之西江人本色無委婉一味直致如孟氏巖巖亦是粗處

問近世儒者有專祖儒者本天釋氏本心之說以明宗者其旨然否先生曰天外無心心外無天不敢異同

問孟子云由堯舜至于孔子中間若湯若文皆五百餘歲由孔孟至周子中間若楊子雲王文中其年數亦畧相符可謂得道統之傳否先生曰須要曉得自堯舜至今日道統人人有分箇箇具足但有覺有不覺即覺者亦有分數不可謂此知彼非知此覺彼非覺

問潛見惕躍之旨在人身何如用先生曰昔巳酉予在南都魏敬吾大理常提潛心于淵美厥靈根等語向予勉予當時只忽過自以爲潛不知日日時時發露人身日間受用只有一潛字能潛則見與惕躍不言而悟

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殄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因果感應之理何今之學者于此則忽之于彼則否之何與先生曰否者自否吾不能必之信信者自信吾不能必之否關繫人夙因慶殃何自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

問蒙以養正聖功也養蒙者必何道而可先生曰養蒙在正正在先擇儀形之人易初六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已說盡無餘

問易惟謙卦六爻皆吉若今之有德而遽欲上人



有才而遽欲凌人者其病痛安在先生曰有德遽欲上人不謂之德有才遽欲凌人不謂之才昔予里有萬石翁者予美其富渠卽欿然驚曰予敢望某翁萬一渠真知某翁富于彼若真知性海無窮堯舜而上有聖人那得不謙

問賁于丘園註云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又云陽主義陰主利同一性也何有陰性陽性之殊先生曰得先天性多者屬陽後天性多者屬陰陽主發散如斗墟是也

問七日來復之義何如先生曰七日來復此爲中根人說有人于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泫然泣下卽刻來復矣

問人皆有知何有頻復迷復之殊先生曰頻復者講學先生迷復者不講學先生共一知也在人蔽錮多與少

問敦復之與敦艮是同是異先生曰今主祭者曰復位艮則如陪祭者止其所也

問對時育物與傍花隨柳之意同否先生曰同[illegible]



不同明道先生知之子且傍花隨柳時看如何作主

問無妄卽真若欲存真則爲無妄之藥得毋無病而自創否先生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身有之故如無病人不可服藥若滿身麻木不藉此語

問咸感也感字從咸從心知咸之義者其知性之體乎然否先生曰知咸之義者未知性之體咸人心而天下和平始知性之體咸感也子輩與人未和平說甚知性體

問初之閑有家與蒙之養以正其義同否先生曰未有閑家而不養蒙者養蒙閑家一道

問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乃有去佞如拔山者其故何也先生曰欲去佞所以如拔君子惟有解解者悟也悟則不以小人待小人所以孚小人

問懲忿窒慾與遷善改過其用功同否先生曰且問是誰人用功有何不同

問居德何以則忌先生曰居官有德上之功也居



里有德人之功也大德不德是以無忌居德則忌有已也有已則忌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

問處困則有言不信若遇宗社之變親朋之失亦可以無言否先生曰有言不信任自信何如自信則遇大變自能斟酌

問艮其背何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何以不見其人先生曰此死功夫也若時止時行其道光明何止無咎

問頻巽之人與頻復者有優劣否先生曰巽而後入復小心謹慎之人從此復有機

問豚魚無知之物尚猶可以信感乃有人而有知反不可以誠動其故何也先生曰畢竟未誠在不然不動之一時而動之千萬世

問乾知大始註云知猶主也若然何不云乾主大始而必曰知者何先生曰舍知無主知而曰乾豈尋常知識之知一畫即六畫一卦即六十四卦非知大始如何



問原始反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說與相氏輪廻之旨同否先生曰信者自同

問繼之者善註云繼言其發也若然則本來非惟無惡亦且無善此正所謂至善無善者也乃後學紛紛是非何如先生曰今人曰繼子善而曰繼即落二義有後與前自然紛紛亦少不得怪不得他若從空山下走過豈肯謗正道理

問著本無知何以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先生曰若著無知何以使得人筮物無體以人爲體

問洗心藏密其旨何如先生曰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

問即上即下即器即道曰形而上形而下是一是二先生曰在人信得及豈口頭說得是一是二信得者說二是一信不得者說一即二

問天地之大德曰生伏羲氏何以教民犧牲教民網罟先生曰須知天地之德殺亦生也聖賢落地各各有因而來

問天下何思何慮君子何以有九思大學何以曰慮而後能得先生曰思思此不思也慮慮此不慮也未能九思與慮坐無事牢中等待何思何慮如農夫臥床手弄鋤頭待有秋也



問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先生曰學從淡中入幾從淡中見故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心介如石上交不知有上下交不知有下各各還他本等非知幾不能曰諂與瀆世人從情上逐不諂不瀆君子從性中應

問復以自知與慎獨之功同否先生曰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

問聖一也何以有乾健坤順之殊先生曰有自少從生知安行者即乾健也從學知利行者即坤順也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各從所入至則一也

問易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世之學道者專主脩命則云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專主脩性則云鍊氣精粹壽可千歲不明正覺刼盡還來二說然否先生曰若真見性決不做陰靈做陰靈不謂之見性吾輩且從見性徹去刼盡還來語姑置之何如



問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既已喪良心矣見君子猶知揜且著則良知似未盡泯也不知此等人意念尚可移易否先生曰閑居不善非是習氣就是意念此俱是可恕惟是揜其不善則以人爲可欺而著其善則以已爲可欺重重包掩蔽錮日甚真可畏矣厭然予謂即厭倦之意見君子一味天真消沮閉藏都遮掩不得此處肯一識認色色現成

問大學云絜矩中庸云忠恕其旨合一否先生曰忠恕猶有忠恕可名欲到絜矩則從心所欲矣

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今之孳孳爲利樹怨招尤者皆高明之士豈真自居于不仁者哉先生曰卽孳孳爲利樹怨招尤必是污下世間人盲誤以爲高明耳

問既謂之不睹不聞又何容其戒愼恐懼初學于此必得真正入手處願夫子明言其旨先生曰真正入手時時覷不睹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懼不必言矣



問傳不習乎習所傳也若于傳處有未悟則習從何用功先生曰如未悟且從傳處走劉元城得司馬不妄語便從不妄語入古人得一傳卽從師傳實落走悟到末後始開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先生曰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卽樂此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而謝曰三碗菜粥何謝爲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受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

問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誠如是則匡善救失之義責之何人先生曰看數字則匡善救失未始無人只是不宜頻數予仁文講義另解

問孔子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孟子云伯夷隘二說果相發明否先生曰不念舊惡猶有不念在所以爲隘聖人如天形容不得

問孔子不絕互鄉之童子而辭欲見之孺悲其意何如先生曰聖人不爲已甚不屑教中真教誨

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人尚可爲善否先生曰八十尚可爲善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



問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孔子四十而不惑何如先生曰不惑極難此惟孔孟知之我說得透恐未必然

問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同否先生曰亦不敢妄擬惟伯夷孔子知之看自家身子何如

問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爲犧牲亦

可謂能節用矣斷死刑必爲之涕泣亦可謂能愛人矣而猶曰不被其澤則何如而後謂之行先生之道先生曰終日蔬食以麵爲犧牲此不過一物得所先王之道家給人足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節

問今之講學先生議論微有不合輒忿詞怒色豈辨之弗明弗措耶先生曰忿詞怒色受者借以爲德山棒而施者則裴村甚矣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下卷

## 鷺洲會紀

問大學言止至善註謂明德親民皆欲止於至善之地近儒則又謂至善者明德親民之原本乃觀瞻彼之詩則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夫民之不能忘乃親民之極也斯謂止於至善矣不知三說以何爲當先生曰至善者明德之體親民者明德之用至善者性也學以復性爲宗故大學以知止爲始學第一義若以民不忘爲至善是以功效言矣說明明德即說齊治均平說學即說悅說克復即說歸仁說敬恕即說無怨真正復性自然民不能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聖賢自考考人實語三說即一說第一義即第二義第二義即第一義

問格致之說不下數十種石經以物有本末一條置之格物之下似謂格物者窮物之本也窮物之本則知所先而致知矣詞不費而意自明往疑陽明先生未見此本故費分疏乃今見石經

者或駁其僞不知何說也請示其旨先生曰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入都門東西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止地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石本可也朱本可也不必拘拘然較同說異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爲常人未必有竊疑此語尚未穩當夫本文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因上文言天下莫顯于不覩不聞故指喜怒哀樂之發與未發者明之若謂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則喜怒哀樂亦常人未必有乎請示其旨先生曰未發之中性也然必學而性始存常人不學則喜怒哀樂不免妄發然妄發亦存濁水亦卽清水特人不悟故言所性不存陽明先生之語蓋如此非謂常人無也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夜氣幾希與夫嘑蹴不受卽未發之中竊謂常人穿衣吃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發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箇有但人未必覺耳

問學貴辨體近時學問似覺混淆耽內養者好談玄遂以玄爲聖學溺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爲聖學故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壘壘然在吾儒之中又不但二氏卽孔孟之學與宋儒之學亦似別有蹊徑今遂以儒者之學卽爲孔孟之學矣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請教如何先生曰二氏之學當別論若宋儒周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旨非別有蹊徑也眞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與世之眞儒體用功夫實無大異卽欲出語著書闢彼亦不過闢得其僞禪耳然又非僞儒能闢也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别養家一般存而不論可也

問中庸曰擇乎中庸又曰擇善夫擇者推擇揀擇之謂曰擇中庸必有非中庸者曰擇善必有未善者舜之好問好察顏之若亡若虛是其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處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証之

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請教何如先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即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即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是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先擇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魔路去

問孟子教人若與後世儒者不同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充之足以保四海言孩提愛敬只是一達之天下言不爲不欲只是一無爲無欲如此而已都是從本心充拓將去後儒却要涵養端倪靜觀動察瞬存息養似若更進一步愈覺精密視孟子之學反爲粗淺不知學者將從孟子乎抑當從後儒乎請明示之先生曰孟子之學以盡性爲宗故言知性養性此理微矣若不忍愛敬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此處當精研擴充是充其所養者養是養其所充者端倪即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充息養瞬存不昧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樣無兩樣同此直達同此精密

問孟子教人求其放心註謂放者昏昧放逸又曰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若謂心要收在腔子裏然孟子他日言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總是旦晝之所爲梏亡之耳知其所以放則知其所以求矣又觀上章呼蹴不受本心也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正是教其本心求其放心只是賢者能勿喪耳其自爲註解可謂分明不知將從儒者之說耶抑從孟子自註耶請示何如先生曰孔子言敬以直內則程子謂約之入身亦直內之旨也不能直內即是梏亡約之使反覆入身來此教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能識心體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今能收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血肉爲心以一腔爲心如春蠶作繭爲求失放　求之義遠矣

問主敬之說後儒言之詳矣然觀孔子言脩己以敬即說安人安百姓言見賓承祭即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言敬即說敬人者人恒敬之易言敬以直内即說義以方外皆有着落處儒者謂涵養須用敬便覺着在内邊證之安人安百姓邦家無怨與人恒敬之等語覺不相應請示其義先生曰孔子脩己以敬一語已道盡若子路不問則安人安百姓不必言總不出敬之一字也易言敬以直内孟子言義在内程子言莫非己也何必諱于言内乎學者果透本性則知克塞宇宙皆此理也何内外之可言内外者體用之謂也體用不二而學貴透體故不得已言内即大學知本之旨此正學之有着落也若執形骸而分内外至謂涵養着在内邊似疑其遺外得無見之未融乎先生又曰調甫首尾疑體用未言人已蓋調甫從用處得力即用即體愚謂此聖人光天化日語除人與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守着一腔光景為性為存為敬于人漫不相涉此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為人與百姓曰一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百姓敬字還當體貼安字安是彼此相安相樂無怨無猶之義能到處相安相樂即謂之敬切莫錯認善俗媚世為安為樂

## 莘和會紀

先生歸耕十五年即鷺洲會常以病淹蹇不得赴冬約憲副斗墟劉公過泰和弔歐詹錄拜徐邑侯餘姚人曰仁先生之後暨同邑諸縉紳人士相期迎莘和書院竟日先生請于邑侯及諸縉紳多士曰今人家有家之箕裘國有國之箕裘此道此學吾鄉之箕裘也豈可坐視任其隕墜不必它求太宰整菴羅公宗伯南野歐公少宰晴川劉公吾師廬山胡公皆一時大儒其視身矩範一觀法夢寐自有餘師邑侯徐公豁達開霽余自入境人人誦其慈祥清粹元標常有言曰學道必愛人愛人即是學道除愛人別無學

道如明公身有之故得民心如是

一友問子在川上一節并引莊子諸語意以夫子言體而莊子言用先生曰且不必從夫子莊子身上體貼君且試設身自家在川上果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否此不已之機自不舍吾輩吾輩自舍耳過此有省不必言體不必言用

一友問中人以上一節意疑近皆語上世不必皆中人以上敵似躐等先生曰道本無分上下語云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巧即所謂上也然必有規矩入規矩莫過聖門聖門學問稱顏曾顏子有四條繩墨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四條繩墨故至卓爾地步曾子有三條繩墨三省吾身是三條繩墨故聞一貫之傳今貴邑先輩規矩自在且以吾鄉先輩規矩與諸君言先輩多忠厚不見人之過樸實一毫無外飾澹泊無外好此入道之規矩也從此規矩入不必語上不必語下有一日入悟到巧地上下一致

一友問無所不用其極此章言親民下章又言明德則亦似有兩致力處先生曰無兩致力也明德到極處則親民亦到極處體極其粹則用自極其神也

仁文會紀

問慎獨即明心明心即慎獨否先生曰獨即心也心即獨也慎即明也明即慎也當下敬謹罔有昏惰非即慎獨乎非即明心乎要之曰獨曰心皆後天不得已而強名之也如人立名立字立號雖有許多名色總在認面目而已若徒執名字而求人之本來面目是猶指月在手也愚矣反而求之隨處皆獨皆心矣

問格物之說何如先生曰謂爲善去惡爲格者果屬誠意之說也謂如格眼之格者果屬正心之說也以有苗來格爲格者果屬齊治均平之說也蓋有物必有則格物即所以窮理也窮理則盡性以至命矣如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個轉頭時又如貼體汗衫俱脫却单衣一領即裨

空見也即當下一問一答日用一斟一酌何莫非格物乎人顧不反而求之是謂騎驢覓驢也

問乾之六爻先生曰潛見惕躍而飛隨時隨處有之不必拘拘以仕進言也如眼前收斂精神即潛也言動發揮即見也謹慮毋惰即惕也淵蜎機勃即躍也神化不測即飛也彼不潛而見不惕而躍未躍而飛俱亢已

問盡心章先生曰此章兼天命心性與身而備言之性學始終全功也蓋以命爲天之脉天爲性之原性爲心之體心爲身之主身爲天命心性凝成之軀能盡此心之分量毫無欠缺是即悟性矣悟性非即悟天乎能以其所盡者而存之于至乂非即養性事天乎能以其所存者而不二于至變惟知存養以脩以俟非即立命乎其實一以貫之無知行先後之分也

問不遠復與敦復如何先生曰幾希之微或亡故地即覺而歸原是謂復于不遠也復言不遠蓋在念慮微芒間即照還原所矣此惟顏氏知幾者得之知幾則元善不違故曰元吉敦復者即其所復而敦固不失不啻三月無違永無離元之悔吉不待言矣曰敦復與敦艮如何曰復者失而復還艮者還而不遷復如人之暫離故土而縱回艮如人之永復故土而不移艮復二卦皆爲功夫而造有淺深也品級亦有優劣矣

新安翟程二生同謁而問曰向慕大教未覩覩領今不遠數千里而求先生何以教二子乎先生曰何教之有即今寒天向火便是大都學問原是家常茶飯其中難着一毫意思

翟生曰人之靈性在生時靈靈明明死後靈靈明明何以沒有先生曰靈性原無生死只爲人認着個靈靈明明就有個不靈不明妄爲生死耳且此等語是閒話不切身未曾死何以知得靈靈明明沒有

程生曰有脩有証恐落人爲無脩無証又屬茫蕩將如之何先生曰脩者脩其所無脩證者證其所無證今時譚有者沒歸宿譚無者落茫蕩一

程生曰夫婦之與知與能與聖人之不知不能有同異否先生曰有何同異翟生曰若以爲異聖凡原無兩個若以爲同又何有聖人愚夫之名先生曰與知與能處正着不得一個知能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惟其知愚夫愚婦同體愚夫愚婦之所以不如聖人者惟其不知巳即聖人

翟生曰明明德一句巳包括盡矣又曰在止于至善所謂至善者何物也止至善者用何功也先生曰若非止于至善何謂明明德這一個止字不可輕易放過德者得此止也明明德者明此止也若非一止則明德漫無歸着故緊緊的說知止二字孔子一生不肯以禽獸比人在止于至善章則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只欲人知此一止耳翟生曰大學之要在知止其實無可止處先生曰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光明此止而無止之義也

程生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有作三段說者先生曰何謂三段說程生曰謂盡心一章首節爲窮理次節爲盡性末節爲至命何如先生曰只是一盡心則性與天與命都在其中矣更不必復有事與立也翟生曰心如何爲盡先生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

先生語二子曰昔貴鄉有來問學者論喜怒哀樂之未發二句余啓曰自我言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謂之中二子之意若何二子答曰此先生本體節工夫徹內徹外之學但中和之體着不得一毫人爲請問何以謂之致也先生曰惟其不加人爲故曰致翟生曰人亦有不中和時否先生曰知得不中和便中和矣此一知外別無致也

程生曰萬古學脉不容一息泯滅先生身任斯道覺世之責無容辭矣先生曰萬古學脉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即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道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

則喪天地之元氣矣

新安王文軫冒雨雪渡番湖千餘里而造先生之門先生問汪君疇彼時來意軫答以在饒作四郡大會祝師主教有一友歌水盡山窮孔孟鄉祝師問如何是水盡山窮君疇答語稍涉支離祝師逼之因憤泣而別以造先生之門先生因詰軫曰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時山水在那裏軫曰請先生指點先生曰若有指點便不是水盡山窮



先生問軫何時進步何師開示軫曰丁酉南都叅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為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醒先生因點軫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

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此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先生曰此可與透身貼體有工夫來的商量若是初學茲茲蕩蕩且與說去把捉做工夫不妨

問顏子四勿顏子當時如何受用先生曰禮者體也視聽言動無非此體也若與下根人說遇非禮且禁止勿視聽言動軫曰禁止勿視聽言動亦是此體先生曰如此方是克己己克復禮禮復不落邊見

先生問軫平日日用如何用工軫曰軫把書冊放開萬緣齊斷反觀實際裏地反而又反叅而又叅不敢放鬆直須親証先生曰如此方是實學



不然只徒口耳說空頭話不惟悞人亦且悞己

問世人講學叅究不到機緣未熟動輒以罪性本空煩惱即菩提以至流而為無忌憚先生曰煩惱即菩提是點人尋菩提非教人一任煩惱去也軫曰煩惱性空真菩提路非知罪性空而故犯之謂也先生曰菩提性空煩惱亦性空故曰煩惱即菩提

問軫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己欠真先生曰你要轉移他作麼你要去齊便多了一件

事軫曰時然如此不能悅親信友根于不能明
善誠身是以未乎于家邦也先生曰學問只是
家常茶飯只是如此去便自是乎信自是默默
轉木
軫述南都一日楊老師召飲席間楊師問曰載仲
一飲一食是工夫否軫曰也是工夫楊師曰多
了也字你還信不過無不是工夫先生曰此處
須要有個理會若放飯流歠恐于聖賢動之以
禮工夫又欠此飯食時無一毫飲食意方才是
工夫

問屠兒立地成佛先生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
叫人回頭話不說拏着屠刀立地成佛也今時
流弊剿竊兩句話頭屠兒立成佛煩惱即菩提
甚至婬房酒肆俱是道場軫曰有箇笑話與先
生道之昔有一妓喜談禪人笑之曰爾既禪仍
何眈于花柳妓全無慚色笑而答曰我色身與
交我法身未嘗與交也今之學者即此之類先
生大笑曰此笑話極有警醒依愚見不拏屠刀
更好若只管殺人放下立地成佛還是半路脩
行與不殺者有間此是提醒人轉殺機為生機

軫問曰若離塵絕俗却非吾儒在世出世正學幾
流于二氏居塵不染方是出塵先生曰超得世
然後經得世若不能經世而曰出世是壞世間
相也且爾猶有個二氏見在

友人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一至今人日月
一至也難得先生曰欲仁仁至此至即一息萬
年若究竟大休歇地我且無又安有不仁我且
無至又安有不至此可與知者道

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教仲弓如見大
賓如承大祭家邦無怨今人放于禮法之外任
家邦人怨都不管

軫問吾人在一家不能發生一家在一邦不能生
發一邦還是自家生機不曾透露先生曰易經
自強不息即繼之以厚德載物若非厚德載物
便非自強不息若能乾坤合德隨處自是春生

軫曰首出乃可統天統天方是首出天且在範

圍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先生曰究竟到此天卽我我卽天範圍曲成一齊俱到方是首出庶物萬國自是咸寧

問學須是不離知見亦不立知見先生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聖地故仁知之見知百姓之不知均爲失之故曰君子之道鮮矣顏子卓爾而末由孔子有知而無知始得

問告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真乘上語先生曰知之爲知人固易知而不知不知之知爲真知也



先生問陳光庭善點人軫曰以至簡至易點人從之者衆先生曰聖人示人以易知易從人尚不肯信況示人以煩難乎引人入門不可不簡易上根之人得之自不肯放過下根之人旣巳入門必使之鑽研持循鞭策向裏自得則可不然蕩蕩無從拘檢不幾于放浪也耶

問世間形形色色俱是天性何以又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似學者不得輕易自認先生曰今人說學者只講上一句便了再不譚下一句孔子教顏子一日復禮天下歸仁而卽曰四勿有四勿工夫然後踐耳目口鼻之形非孟浪語也學須着實理會體貼求踐形方有少分相應若徒口形色天性以虛見解承當而不求踐形是爲行屍走肉活死人故孔子曰罔生奚可

問易曰百慮而又曰何慮如何會合先生曰思卽何思慮卽何慮本爲一致爾若會合則二之矣



侍先生夜坐先生示軫曰子生無包藏掩覆長短隨人自見只是一生一世無論做一官卽盡一官之職而不敢有位外之妄想隨時隨地不敢放倒至于事事一切無礙余無世人此大手段也

先生問軫近來日用何所用工對曰軫向學十餘年志頗豎立捹下生死併歸一路雖早聞師友上乘之教而未嘗不做下下乘工夫先生曰子知載仲用過工夫來

問時習工夫日間是時習夜間如何時習醒時是

時習睡時如何時習夢時是時習不夢時如何
時習先生曰晝時卽晝是時習夜時卽夜是時
習醒時卽醒是時習睡時卽睡是時習夢時卽
夢是時習不夢時卽不夢是時習通乎晝夜而
知至爲直截至爲明白載仲于此無疑否曰信
問佛家何以謂不思善不思惡先生曰今人胡亂
做去一切善惡都莫管此儱侗學問也而佛家
之意以惡念不起善亦不可得而名如吾儒渾
然至善于此坐斷路頭卽吾儒知止而定靜安



慮得非求灰斷果亦非儱侗佛性
先生問到不得措手處還有工夫也無軫曰無工
夫先生曰仍須要退轉來軫曰有工夫而不落
常無工夫而非落斷爲而無爲謂之無工夫也
可先生曰就說有工夫又何不可
劉卉生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何物
先生適見門杠指以示卉生此是何物答云是
門杠師曰伊幼時認得是門杠今日亦認得是
門杠卽此大人與赤子心何異人人有赤子之

心人人是不失的惟大人認得是赤子之心故
有工夫說不得無功夫說不得必有功夫後始
曉得無功夫曰何謂大人曰卽上章言不必信
不必果只一義通透千了萬當只便是不失下
章養生送死可以當大事只此便了生死大事
只便是自得故上下章說俱可玩
汪君疇問仁與文有同異否先生曰仁者人也能
知人卽仁仁卽人則所謂文者自不言而喻矣
君疇問學問要虛而後能受先生曰是則是然虛



非易得到必有見而後能虛昔人之都下者寫
家書曰之都門見宮闕崔嵬百官之富一則曰
我家大不如也彼見都下故真知家之不如如
今人有百石之貯見萬石之儲者却氣便歛縮
至于吾輩說到道理却便胸中虛不得總之不
悟
問不孝有五章先生曰此一章我看來個個蹈此
章只是匡章不曾子所謂惰者是不莊敬嚴肅
子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好貨財私妻

子予四十以後因留在吾母身邊出入不便故吾母亦有不得知者非好貨財私妻子如何從耳目之欲無論好古董日日在從耳目之欲好勇鬭很不受人言即是鬭很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

問四時行焉如寒暑災祥亦可謂之行乎枯槁發落亦可謂之生乎先生曰無寒暑災祥不謂之行無枯槁凋落不謂之生此其所以為天之大順要知寒暑災祥枯槁凋落罔非天意而後為天之大



問西銘先生曰張子此書千聖心傳總在于此余近日于尊高年所以長其長註曰長其長所以尊吾父也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註曰幼其幼所以愛吾子也即此是老安少懷之旨學者身體此章更有何事或問曰昔人云此張子見道未能了得道先生曰予性鈍舍此無了法

先生曰予是日有悟朱夫子格物之旨朱子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朱夫子蓋世聰明豈不能先從身上悟萬物備我之旨而乃從諸物下手至如陽明以格竹子數日幾至嘔血而剽剝格物之語似朱夫子抱冤千古

君疇歌無有作好尊王之道王會其有極因請問其旨先生曰人只是一箇好惡横于胸中只是作再不是尊曰何以為尊曰只在會其有極自然歸其有極會者會通之謂不會又安能尊

季夏念六日先生集于書院曰諸友適間有何商



量軫對曰軫適歌時人不識予心樂諸友商量樂字未竟其義請先生教之先生曰若識古人樂處先于古人憂處有真樂者必有真憂少頃汪君疇歌學到嬰兒學不休天機滚滚自川流先生指詩示之曰此詩形容極妙諸君透得此詩學問盡之矣君疇曰學問本自簡易而人不肯承當友加許多作為望先生仍要加鞭策先生曰學問要人自信自得若平居精神不真今日在會堂逞一番議論終屬傀儡全要在自家

信曰自信明曰自明得曰自得戒曰自戒先生又曰學者仍未有進門者在如何就說上乘處且于平常體貼家庭向日處不來今日覺處得來向日抛不下今日稍抛得下向日執着今日稍不執着以漸入佳境所以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只是常常會會朋友自有進步

鋏佛會語

先生坐間目趙生曰學問要信君最是頴悟高底只是欠一段信處不要自負聰明不信講學即天命之謂性一句亦不能領畧據子資性高處作何理會趙生未答諸友亦不能發先生隨占詩二首示之其一天命由來自渾成無思無慮亦無營諸君欲解其中意請聽枝頭蟬噪聲其二無奈時人只浪驚枝頭傳語最分明千秋只在目前了凡聖何曾有重輕先生顧君疇輿軫曰漏泄殆盡矣諸友時時會會自有無窮妙處非是我作會不加鞭策中間幾友便有幾樣不同今日只可與知者道中間有不知者如痴人面前說夢此上乘語難與人道又恐怕窮人之短我日日與朋會只是說家常茶飯只是且將笑談親俗子諸君日後纔曉得我今日話說少頃又示諸生曰若果上根之人悟得透信得及隨時隨處搬柴運水無非道場屙屎撒尿都是佛法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又有甚麼說得

巢安朱家相問性無可名奈何名中有中可名即發也何又曰未發先生曰性無可名名之曰中子謂中無名還名性人又曰性與中俱無名還之大虛請觀大虛是未發已發

家相曰至善太極也請問太極上容得止字否先生曰太極上容得止字是頭上可安頭矣既悟太極涙子還家何必思鄉要說甚止

家相問未發已前寂然無象一着于觀便屬發矣欲不着象更何措手先生曰發在何處誰爲觀者兩手觀脉請君自診是寒是熱更不必問我措手

問格物爲窮理朱子之言何如先生曰天下古今

惟有此一物此一物未格則意知屬泡影天下
國家屬泡影朱子窮理豈肯遺此一大物
問寬格温柔四句一時俱到豈無妨乎工夫自有
調適細發以示先生曰有盛饌于此酒肉百味
一齊俱下有歌者于此宮商角徵一時俱發彼
豈味味而調一一而適下面曰溥溥淵泉而時
出之可見此義矣
問不覩不聞性也微有戒懼即落覩聞矣先生曰
有落覩聞之戒懼有不落覩聞之戒懼真透不

覩不聞之體即落戒懼亦不落戒懼若嫌戒懼
之跡一味任情豈有此理
先生謂胡珩昌曰看汝若走些道路來試言之昌
曰始以病學玄是有為法既而得方養陽無為
語近禪近儒覺若心中停當然終不濟事至從
事王塘師始知從前俱錯用工先生吟曰一副
臭骨頭猶自作功課我只裹如今動也如是靜
也如是人來問學隨口應答絕無擬議然可與
言者不時集只是坐臥此屋下並不向人浪開

口且學問無奇異你看我日用物來順應何曾
有纖毫意思你若自家沒頭腦只管悟奇悟妙
去何處尋反擔閣了一生昌曰如師所言亦是
煅煉得來三折肱方是良醫先生曰然復嘆曰
當今學問如王塘翁時時轉手老而彌篤真人
所難及
先生一日又曰你如今自家欲對病用藥作些甚
麼課程曰只是蠢子作蠢事念起時則忘之散
亂時則存之不自知可否曰或應事何如曰昨

師所云絕無擬議此語甚妙願師指教師示以
新刻學庸商求曰即此便是更無有可指受處
趙友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執中無權同否先生曰
夫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是掃上面階級孟子
云執中無權是掃楊墨人我階級聖賢言語俱
是權立教無實義與人若又執一說來比擬同
否是以權字為實矣
問孔子不言輪廻否先生曰夫子學而時習之即
言輪廻說時習即說悅說中和即說位育何言

夫子不說輪廻
問顏子卓爾地位卽鳶飛魚躍境界否先生曰顏
子卓爾地步卽鳶飛魚躍意至末由且弁鳶魚
高堅前後忘之矣
問定靜安慮畢竟自家不見得爲是先生曰定靜
安慮若以不見得爲是見得非是畢竟落一邊
學無見無不見
問誠者自成也欲自成不得不誠先生曰誠者物
之終始今欲自成不得不誠此語有病誠者自

成也知自成而後能誠
問未發時言極深研幾何如先生曰旣說研幾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與未發似不可同日
語
戊申六月玠昌懷疑重跡復過師門先生一見大
喜曰吾子于所學何似吾念子甚于子之念我
吾近來全無別事只是此一件緊切研磨時刻
不容已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
于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于立志千古聖人
具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肯作凡夫单刀
疋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
驚人死不休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昌爲惕
然
先生曰學人皆有方便路脚跟到處勝境可言予
一一告我昌啓曰處處是路舉目茫然政向師
門求指南耳但常多以見解承當而習氣難化
事理兩障功夫難用學問只是怕犯手才下手
時難調停先生曰我數年頗悟得眞信本來面

目直是撒手懸崖曰所謂不須防檢窮索未嘗
致纖毫之力乎曰卽有時防檢窮索亦謂未嘗
致纖毫力也爾若不悟眞性失枝落節未有不
犯手者爾以爲耳目手足是爾形骸不知有超
于形骸者是爾本體是爾眞性此處如何措得
手然日用間必有事焉是事也如魚飲水冷煖
自知耳
習氣難化此語極細熏染自夙劫中來卽千古聖
賢難于頓消我輩惟洗心退藏于密二六時中

一語一默證得莫非真性妙用是所謂純乾首
出羣陰銷落縱不能淨純然旋迷旋覺旋覺旋
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漸次鎔化漸自清明
何爲我累然此内消息自家探討愛莫能助爾
學者多湊泊知見播天機神猜想本體擺布事爲
安排道理以此不得出頭不知于無倚着處豁
透得會虛而靈寂而妙事理兩忘順帝之則安
有爲所障者



天地萬物皆生于無而歸于無一切蠢動含靈之
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
我輩學問切不可以形器上布置無根而挿花
竹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
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
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
地在手萬化生身

性無體真無體妄亦無體悟性者逐妄妄也尋真
亦妄也悟真妄了不可得則見性矣葢性無爲
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故曰極深研幾

極深研幾是克復以從乾則無妄矣無妄之卦
乾在上也乾元資始統天純乾首出豈有妄哉

乾坤之轉旋星辰之躔度時運之推遷萬物之生
死以及一念之起滅變幻皆氣也故孟子道性
善必曰善養氣養氣寧有大異只是直養無害
故自克塞宇宙常愛屈子云一氣溷成兮于中
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是善養引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氣機之流
行也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然氣運旋[illegible]



推行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所以常
流也

學問要出頭自家一條性命自家尋向上去只被
世情埋沒了置此身于窠臼中硬着脊梁闊着
脚步昌曰必先能舍得性命方能脩得性命先
生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高明之士多薄倫常爲粗迹不知此無虧欠可云
粗迹一有破綻是爲罪業

學須徹底一悟乃能一悟便了此體無聲無臭乃

無證無脩末學以知見爲悟悟後脩不容已以此透體入微自當離筏登岸所謂知之一也所謂成功一也

問學問一識心爲盡之矣先生曰識箇何物視而未嘗視也聽而未嘗聽也觸而未嘗觸也不必離根只不逐根是卽謂之收視返聽離形去智同于大空

問未發性也已發情也然遍滿乾坤是發則終日見情念遷流卽聖人以至途人一乎曰非然也



聖人眞性湛然有情而無情故情契于天則衆人爲情生爲情死生死相續只是塵情不斷

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成纔說克治防檢便云紐揑造作日用穿衣吃飯卽同聖人妙用我切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遠千里哉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自一體便自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齊王有不知其心之所然也

性如有毀則天地何以有古今性如有漏則木石未嘗無知覺故我盡性則萬古常存萬物一體益一性裂爲七情情盡而性盡則薪盡火傳歷萬劫而不磨性盡則物性亦盡任元化之推遷與品彙而同春

未得道亭着眼既得道平着眼今人眼孔小少得爲多自白無人可爲大戒

凡人言致虛是落虛境言守靜是落靜境言不落則又落不落之境故古之立教者旋言旋掃

問佛氏輪廻因果之說先生曰欲躲輪廻亦是輪廻欲除習氣亦是習氣若悟此眞性則輪廻習氣一時俱淨雖曰出離生死本自無來何曾有生亦自無去何曾有死此是實語豈欺我哉



聖學不言無生只言知生恐槩引人出世滅視倫常不成世界耳以天下歸仁卽太和元氣之在天地便是極樂國土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以死生爲常事其旨微矣

學問功夫綿密光景烱然現前要常含光弢頻嚴加保護倘未穩證陰魔潛伏損智奪慧道眼開

而復騐故往往超悟易得而成就者難

南臯鄒先生會語合編下卷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上卷

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

今人讀盡萬卷書口裏說得筆下寫得問他學甚却忙無以對若以讀書作文卽學則孔子時何曾教諸弟子何以作文是時五經未出則學斷不在讀書作文若說看講學却又彼此嬉笑間有知向學者又不着謹貼身來惟學說着一時字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無針縫空學學此習習此一時不學便是醉生夢死肌膚不會筋骨不束形神土木若時時學天地與配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豈不悅學到悅自成自道與人說不得有朋自遠方來是吾學通天下豈不樂人不知而不慍是吾學通之萬世甚不必慍如是始爲眞學予嘗試心量通一分則外面通一分心量隔一分則外面隔十分此處眞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力學者始信此一透時字天下更有何事

有子曰其爲人也章

爲仁仁字當作人卽上節爲人之人

此一章書有子說令人不守本分在下的要犯上世界不治只是要作亂若是其爲人也孝弟那有犯上作亂之事蓋犯上是于人有不愛敬愛親者自不敢惡于人敬親者自不敢慢于人一毫不肯犯上作亂是不念其家若孝弟自不敢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所以君子只務此孝弟爲本孝弟而立則爲臣而忠是實實的忠臣交友而信是實實的信友萬善百行皆從此出如富商大賈本錢旣多利錢自倍不然孝弟不立縱有他善豈能筭得數然則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可見學只學此爲人也爲人只是此孝弟也聖賢豈有奇特的事學而時習章卽繼以孝弟可見當時孔門宗旨再不越此二字子最愛朱晦翁云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和心不乖也順心不逆也我輩若在家孝父母敬兄弟一團和氣便是位育氣象若一毫不孝順父母不敬兄弟胸中就是昏天黑地不但人不得安卽已亦惱怒了此等去處實落做工夫始知和順二字晦翁說得極妙或曰爲仁仁字子以爲人字何耶先生曰古人以仁字作人字甚多如此則與上面人字相呼應或曰仁道至大恐此讀不廣曰仁也者人也夫子有言矣謂仁字讀不廣者是不知仁也不肖常體貼自身犯上事不知幾次總只是當時不曾體貼故今悔之無及讀此常自愧惭

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語最細惟講學做工夫者方才有此仁心德也如果仁桃仁杏仁眞機在中生生條達自不容已人若眞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得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惟明眼者一見卽知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一團可與之入道

吾曰三省章

曾子未唯之先三省是三省既唯之後一貫即三省曰然則唯後不必三省耶曰未唯之先三省由于一貫既唯之後三省無礙一貫盖曾譬未悟一貫時如脩行者恐睡布珠于地黑夜遍地尋珠既悟一貫時如以繩穿珠千珠萬珠不亂人在世界耳目眼鼻如傀儡然有一條線梭在得此一條線梭百般自由自提自放會于臨終說吾知免夫盖線梭一齊放下矣

弟子入則孝章

此一章書夫子教三千之徒七十二賢俱不越此說道弟子再無別學人誰無入入焉則孝在家庭除孝親外別無功課人誰無出出焉則弟在外面除敬長外別無功課後生多放蕩却要謹慎謹慎者一言不敢輕發後生多會說謊却要信實信者一語不敢涉虛此却是持身之道至于接人天地間人品不齊我若有分別心自巳門前地步不廣如何容得人宜泛愛衆一個不敢慢他天地間有仁者是衆出類的人我却要親他自然有益如此則大行克端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句宜想夫子是活語行此數事一生到死再無有餘時節可見文藝乃有餘事耳舊說此係教小弟子事不肖思此章書大聖大賢再不越此如何是小弟子事若以爲非關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神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不肖于此甚愧謹字初意甚廓落廣大如今覺得不謹是個放蕩之人甚愧泛愛衆語初意只是親仁不知愛衆胸中荆棘與人爭遠今悔之無及矣讀斯節無謂小弟子事也若以爲小弟子事恐譚性命譚神化說入玄微如白日青天說夢

禮之用章

學者將有子孝弟幷此章即曉得夫子學問與有子學問天淵懸隔言者心之聲心體明白學問自不零碎有子說和又必以禮節是看和自和禮自禮子思子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不中

節何以謂之和眞和何必以禮節有子所謂和者是從世間人一種情識處認和惡在其爲和禮履也樂和也至和自心中流出無節而無不節必如是爲至禮至和

貧而樂富而好禮

門人問曰貧而樂樂甚先生曰貧而憂憂甚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不足那得不憂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聖人那得免只是聖人處置得宜便不憂曰何爲處置得宜曰聖人當士便士當農便農當商賈便商賈各敬其業敬業則便不餓死未嘗分外去生枝節所以不憂曰然則未可與樂樂豈樂道耶曰昔人云有道可樂便是辜負顏子必不樂道曰未達曰孟軻氏言之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且反身而誠自然會樂曲云有甚麼不足處只管唧唧噥噥不放懷子以此去參則知樂矣曰請問好禮之義曰子言之而吾擇焉曰世間富者多粗鄙禮致飾家庭曰此近世門面相世間人能之曰禮豈賢下士曰此禮中之一節也曰賑濟貧窮曰此禮中之一事也未達請究其終曰子知禮從起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禮從地起地體博厚故曰卑法地世間富者多刻薄以刻薄致富以刻薄守富視世間宗族饑寒困苦貧者流離溍然一毫不動心一介一豆護若性命若好禮則如地無所不載自然敬賢下士自然賑族周貧卽以此致貧亦富也德厚福亦厚又以長保富豈止無驕蓋世間無驕者亦只是守富一念豈彼自然不驕小子識之過此貧富一關可與共學

不患人章

學說到知人天大的事今天下不太平總只是不知人顚倒錯亂不當司風憲者司風憲不當鎭撫者鎭撫不當要路者要路不當用者用不當退者退不當閒散者閒散不當舉劾者舉劾以致民生不安社稷不寧若眞知人如置棋子車馬相士各安其位善奕者當出車馬則出車馬當用相士則用相士一着不差所以人不已知

不過一人否泰若不知人關繫世間否泰如何不患歐陽六一世間聰明漢子說爲臣不易以知人爲第一義嗟乎歷試而知知人之難也門人曰奈何以知人爲天大的事乎先生曰小子誣矣夫子說脩身推到知人知人推到知天惟知天後能知人豈不是天大的事子謂今古幾人能知天耶曰世間亦有望面目而知其人心術者何曰此聰明小慧算不得大知

爲政以德章

近時看爲政以德爲人君看作箇木偶人再不看箇以字是將心思運到虛無裏面去眞是糊塗門人曰然則與北辰居其所不相似北辰一味居其所何曾見它動所以將來譬人君曰子謂北辰不動乎夜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矣斗柄南指天下皆夏矣斗柄西指天下皆秋矣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矣北辰也將斗柄指一指如何說不動曰請問如何以德曰唐虞有三德六德臣工之德卽君上之德意卽君之斗柄也古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類知今吏禮二部知道是君指春矣戶部知道是君指夏矣兵刑部知道是君指秋矣工部知道是君指冬矣一指而四氣咸備是謂法天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卽此指

詩三百章

讀書要會讀會讀千卷萬卷只是這等不會讀千卷萬卷觸處成礙夫子約詩三百于思無邪此非關千古之眼者不能而儒者比擬擴充曰時之一字足以文易敬之一字足以文禮中之一字足以文書正之一字足以文春秋不知時與敬中與正俱從何處來從無思處來從思無邪處來卽此一言足以讀五經何止三百夫子是有丹頭點鐵成金豈止說詩學者會讀書一眼貫穿千古

道之以政章

天下百姓有三心頑民放辟邪侈無不爲巳是沒恥心寧爲刑罰所加無爲淸議所短此恥心也

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不知爲之此格心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聖人爲政直從人真精神心術握其把柄故轉移得深若以規模條教鋪張粉餙民亦以粉餙應之葢上用耳則民以耳應上用目則民以目應上用手足則民以手足應上用口則民以口應惟德禮則上以心感下以心應上下只有此一格此如以格格物物不出此格我王霸之分只是此格子印証曰請問如今德禮作何厝注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卽此爲厝注聖人復生寧有別奇特舍此別無德禮

吾十有五章

此章全要看得學字矩字親切學字何卽大學之道學字大學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卽在絜矩矩字在孝弟慈夫子十五歲卽曉得志此大學三十而立者立于孝弟慈不遷也四十不惑者明于孝弟慈不淆也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此孝弟卽天命之性除此別無天命也六十耳順者合內外之道入于圓通不滯也七十從心所欲者無之非孝弟慈也卽此是精義入神卽此是利用安身卽此是窮神知化別此而學則爲襍學爲曲學爲異端舍此爲治則爲五伯爲功利夫子一生孜孜矻矻言志惟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更有何事更有何學學者明得此却與天地同體

孟懿子問孝章



學問在崇禮禮均齊方正無違者是欲懿子以禮持身無纖毫玷缺之謂予嘗玩味此章無違是理一生事之以禮三句是分殊處須當理會無違是經生事是傳愚嘗玩敘書者上面敘不踰矩此卽敘禮矩卽禮也近世學者謂從心所欲更不思量矩字欲起能越矩越矩卽非心體矣

孟武伯問孝章

予讀此章常思淚下予幼時有大臟病予父時時守予視臟人始安又有吐紅病予父每以凉藥

灌子及上好細茶灌之故嘗謂父母罔極之恩千百世報不得即舜亦報不得何者與性罔極故也今世間人情情而生再不思報父母所以未覺此言有味予思疾字所包者大人皆可以爲堯舜諉不肯爲是犯虐怯疾此身不知檢束任其放縱得罪鄉黨宗族是犯顛狂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犯飽脹疾推此類最廣仁人孝子讀此能不思脩身萬一報父母深恩（講疾字透骨徹髓能不竦然）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二章

此二章書吾輩人仕者最當玩味世上榮顯者得一王言以爲褒崇其親養親九鼎以爲奉養其親如是人子之道足矣然却不肯立身行道甚至爲權門鷹犬夫子爲鷹犬即父母亦鷹犬矣不敬何以別乎孟子論孝在守身故曰立身行道以顯其親揚名于後世孝之至也立身行道不期于揚名而名自隨之有心立名則身且不守何道之能行

吾與回言章

先生曰癸未予在掖垣蕭希之在水部譚及此章予曰聖人盛德容貌若愚一切聰明才知剗而不章一切華藻辨駁屏而勿有鬼神不得而窺其際學學此教教此惟回深潛純粹可傳此一路而回常覺在發露一邊故曰回也不愚希之曰但覺亦足二字未妥予姑記之以俟同志叅當是時予以少年入朝精神一味發舒無復退藏收斂意思先正常數數教予收斂予是時覺自巳以爲收斂今思之淺露之極其解雖未知合聖意否然初學聞道者留意此一步未必無小補云

視其所以章

此章不是觀人之法是自觀之法人在天地間此身目視必有所以視耳聽必有所以聽口言必有所以言四肢動必有所以動視聽言動者形也後天也所以視聽言動者宰形者也先天也能視其所以然而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動

夫本體一齊到手由者由仁義而行之安者安而行之之謂也知所以而又由仁義安而行之吾之所以爲人者寧有遁情哉不然視憒憒然不知所以視聽不知所以聽言動憒憒不知所以言動渾是與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一飽饜血行屍走肉惡乎人惡乎人此章書言見偶同聖人只求機之斷不在人身上着功夫

温故而知新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故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本性之謂道利之謂也曰未達請詳之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非性乎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于賓主智之于賢者聖人之于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曰温之義何若曰子浴乎曰浴曰水熱則炙冷則氷子必命司湯者水宜温曰然曰子知温之義矣人用心大緊則迫切無所用心則莽蕩惟勿忘勿助卽知温之義矣曰可以爲師㒸卽世之所謂曰師曰弟子云者乎曰世之所謂師與弟子云者名也師法也學問如是可以爲世法能如是學無一弟子足爲千百世師法不如是學卽千百弟子亦是口角上先生學到知新如春花年年秀茂豈是守窠臼的學問

君子周而不比章

人只曾向周比上分別子則在君子小人上分別光明正大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隱伏者必小人也君子一味只盡其在我不求人知小人一味狥人惟恐人不我信是君子比亦周是小人周亦比不在一時形跡上看在平素精神心術上看若在一時形跡上小人停停當當與君子無別小人只是過後忘記了本相又出來試觀立朝居鄉可見試觀交朋友存亡可見它如和同泰驕爲巳爲人之類並當在君子平素上觀若以一時形跡上觀小人有做得停當過君子處而君子反覺露形跡此非明眼者不能觀

學而不思章

於此見脩悟合一之旨學何學大人之學也思何思大學之道也大人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便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不得與天下同的與天地萬物一樣的如何能學惟思同的一樣的覷破纔所學不罔世間聰明覷見同的一樣的又會放曠放曠豈不是危殆不安人能帖帖地樸樸實地卻便穩當世間人伶俐漢卽學卽思卽思卽學然思非落識神非落生滅不得混入識神去

攻乎異端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端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同乎此則謂之仁義禮智信異乎此則謂之異端曰近世儒者以佛老爲異端者論闢之然否曰是時佛教未入中國若猶龍氏夫子且從問禮以是爲異端恐未然近時大儒學從葱嶺路來又欲著書闢之分明是竊盜外面作富家翁相鄰人知其爲竊盜盜財猶可盜其道而又欲獨擅其名則吾不知

由誨女知之章

此夫子正教子路不在知上求知之爲知之不獨子路凡人亦然若知便以爲知豈待夫子而提之全在不知爲不知是知一句點掇天下道理知之淺也不知深也知之外也不知內也目得之爲視而所以視者不知何以耳得之爲聽所以聽者不知何以心思言動亦然學者能從不知處得一纔身轉地便自開眼近世良知一提學者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于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干祿與今人干祿不同畧有求人知之心卽干祿矣故夫子教以闕疑愼餘四字子張好爲苟難原是多聞多見的人夫子只約其精神于

內闕疑者空諸所有也愼餘者卽有餘不敢盡也若敎之多聞多見是又敎之于祿矣聞見是學者一助却是學者一病不在聞見者今古幾人故曰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

子奚不爲政章

吾輩或仕或退無兩道理或出或處無兩學術出也是這個孝友處也是這個孝友徹天徹地是這孝友故曰孝友之至通于神明或人疑夫子不爲政而夫子引書孝友爲政告之可見仕學一道隱顯一心舊說奚必居位乃爲爲政若以孝友代政事請觀大明律幾百條犯者那個不是不孝友人做出來設着這科條那一條不是待不孝友的試舉其大者如鬪毆是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鬪毆者因不孝友方纔鬪毆人命是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人命因不孝友方纔打死人千種萬病俱由不孝不弟來夫子此言眞是握爲政把柄千古帝王大經大法更不越此若曰居位別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禮卽孝弟之謂也

先生曰予一日同堪輿登山其人說人之禍福吉凶盡由地理予退而思之世有士紳之家彼必指某風水以神其說然今日寒儒明日爲士紳未聞其先云某風水有驗且無根蒂之輩往往驟起將何說之歸予思之地理其一也有天時有人事天時如天運流行適值旺相則其人多福澤天時不可必地利難強求惟有人事可以參天可以兩地人事豈能外孝友予見士紳家多孝友無不昌熾卽甕牖繩樞之家其人孝友必有興者予難一二縷數諸君不信請歷稽之以驗予言不誣嗟呼孝友之家慶澤悠長不孝不友立見滅亡

人而無信章

此章須要認得信字親切信是信得天地間有一種生身道理信得及始肯學肯學始可行若人而無信如何可行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

以行之哉夫子極提醒人今人敬神者齋戒焚香如神在上只爲它信得有鬼神學佛者舍父母棄母子只爲它信得有輪廻吾輩欲明此無上妙道如何可無信心或相處師友之間若不信就是師友精神全不理會當面錯過了如何得長進當時顏子只爲信得孔子所以孔子千誘萬誘誘到盡處始得末由地步若使顏子不信孔子一誘顏子如何得到此地步伊川明道信濂溪誘所以初得吟風美月之趣後來二公學問大成慈湖亦以信得象山所以一點卽悟故曰信是功德母又曰朋友有信嗚呼始而信人信人卽是自信若不信人便不自信今能信者誰天下未有無輗無軏之車却有不信之人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此章書言世之強勉以爲禮聲容以爲樂者說道仁人方是禮不仁之人縱禮亦彌文耳仁人方是樂不仁之人縱樂亦聲容耳夫子他日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所以提人者甚切然仁與禮樂雖是三字分晰不得須臾離不得只在識仁識仁則不必言禮禮在其中不必言樂樂在其中然識仁又本諸身知人則知仁故曰仁也者人也世之以學自命有謂必崇禮者致飾儀文之表縱做得周旋中禮終是作僞有謂必先樂者脫畧形跡之表縱說生惡可已終是縱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終是根宗孝弟來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聖人仕學一本諸天其學曰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仕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聖人畏天事天如此其譴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子斷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聖人看得天一定的道理故毀譽自由進退自由一切世態若浮雲往來太虛初無加損繼孔子者惟孟子處臧倉之沮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孔孟家法一本于天吾輩既是儒者仕止上若不看得天分曉藉口納約自牖委曲行道之說所得者小所喪者大一失泥塗遺恨千古孔孟之罪人也儒者與郡邑相處自正禮外毫不可苟爲秀才時如媚郡邑居官未有不媚權要一星之火種子蔓延燎原莫過愼諸愼諸

先生又曰予嘗思媚竈者固非而爲人所媚者亦非若眞竈卽媚亦不能得其心何者竈獨不畏天

國初蕭山魏冢宰門生爲蜀官曰此事在門生輩魏退而嘆曰彼欲偷天乎嗟乎能不爲偷天者所使是知達天

知天則自畏天知學然後知天

惟仁者章

昔先師廬山先生常念吾里歐陽文莊發揮此章大旨謂能好能惡旨極省人予未聞其旨請以事証昔先正有通家子求官叔之曰予非忘情賢姪賢姪才不能爲此官予敢謂之能好人一証先正有世家子敗度絕弗與通既而聞其悔改百方引掖敢謂之能惡人一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賊夫人之子叔之是能好子羔也孺悲欲見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原壤夷俟以杖叩脛是能惡孺悲原壤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又曰仲尼不爲已甚近世據權要者與人官爵不顧其所安其人身名俱毀猶感其恩愛不知好之實賊之也擯斥人不極不止其人無復天日之想不知惡字與惡字相對充惡之量陷惡之極已自不仁可畏哉

予讀鄒子此章之解眞信其爲仁人何也非身有之烏能體認至此舊訓能好能惡只完得自已事不過自了漢耳仁者萬物一體無不委曲成全如天道滋培肅殺皆是生生以此治天下何憂萬物不得所

朝聞道章

道非意識揣摩之道徹生徹死之道原始反終之道聞非聲聞之聞徹內徹外之聞一聞焉了之聞死非形骸之死卽生卽死千休千處得之死

世學者輙以是爲了死生一大功案然粗言之
卽如今人好色的若得遂卽死也干休如此言
亦可細言之了死生亦可
或問曰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亦可謂了死生乎先
生曰此乃謂得當而死從一而死若以爲便了
死生恐未盡然

士志於道章

先生曰予幼讀好衣不上節士體梁肉恐礙腹中
書又讀欲做好人淸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四
句有醒少年惡衣惡食能甘長而入仕途漸漸
浸淫如油入麵因嘆夫子此章極庸常極微細
予入朝見吾師朱鑒塘先生尚賓孟我疆先生
大宰陳心穀先生忠介海剛峯先生文潔鄧定
宇先生衣冠樸陋如古人四公皆一心慕古不
假外餙故卒爲世大儒爲世名臣世間人亦有
惡衣惡食者其微在官上起念人眼最毒先正
聞入省穿白直裰者吉水人今吉水素風不能
盡如昔無怪人才不盡如昔讀此章願以身體
貼恥乎不恥乎無忝爲士透得此一關方好擔
着肩頭來擔此道

先生又曰甲戌予入靑原同贖中岑年兄飯贖兄
曰予輩做一衣要幾兩銀置者予思輕鬆可置
數衣分其餘可以周昆弟之貧者予聞其言下
拜

又曰癸未予在掖垣身穿大小木棉襖二後上馬
不能打躬庶覺累隊遂以杭細置二襖上馬打
躬始便又越十年予以綿襖爲當然不復知木
棉氣味予常曰富貴不能淫淫字以漸而浸淫
之謂世以絲綿作内褻衣者何心忠介在南都
半年後滿身光華人曰海先生近日像箇樣子
予謂海先生心與惡衣惡食一般學人當飲食
不要有飮食意思當衣服不要有衣服意思一
味率眞去

放於利章

此節書要認得放字放卽莊子云放道而行之意
葢其人心只知有利再不知有義若知有義自

不肯放於利如入市攫金目中豈復有人這樣人害人多矣夫子曰多怨還是渾厚夫子立教教仲弓爲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口口要人避怨可見怨亦當避吾輩居鄉固不能使人德亦豈可使人怨匹夫匹婦之怨上通于天今人曰我不怕人怨總只是利字昏了心利字昏了心想只是不肯安貧不肯安貧總只是不知命若知命菜根蔬食皆巳前定明朝一飯先巳書籍卽多取悖出徒自取怨耳或曰做官不得避怨予曰做官固不當避怨然有不宜于人者亦當曲爲之體察其心而委曲安全之只管說不避怨民不得其所多矣于國家無益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此二句學者只謾讀過說立字淡然無味不知此立字是特立之立挺立之立獨立之立特立如羣木萬卉蒼松特秀挺立如駕一葦洪濤不隨波逐流獨立如孤峯獨聳近世學者讀書只一味隨衆及至作官前後傳教曰不要得罪人又敎之奉承人夫以下敬上以卑承尊豈可傲慢不知今之所謂奉承者奔走耳阿諛耳上司要入人罪不敢允視古不殺人以媚人者不爲矣上司要行不義甘心行之視古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者以爲迂矣一則曰從權一則曰隨時不知一隨隨到老官大權重四面逢迎者衆彼自以爲真正不知隨波衆流當大變故日首鼠私竄必此人這樣人濟得甚事學者有位更硬着肩頭定着脚根遺佚不怨阨窮不閔萬死不悔始成立字不然如敗絮舞風寧有了期

參乎章

夫道一而巳矣以爲有一却又是萬以爲有萬却又是一一卽萬萬卽一如學者云以一貫萬是一是一萬是萬豈不是兩件曾子至此疑情盡釋益真積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不覺直領無疑至門人問卽以忠恕盡之蓋隨地成金無異同無是非精卽粗粗卽精而後世便以忠其

乎恕恕本乎忠豈不是成一場話柄學者未能信此風光一味恕將去自有好消息應

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書陸象山講得令人泣下予思喻字未透徹上面曾子曰唯唯即可解此喻字矣虞廷都俞吁咈俞即唯人呼即應曰唯此一唯命脉貫徹髮膚君子喻義流貫無一處不到如子龍一身都是膽有一處不到便成痿痺不仁小人喻利亦無處不到雖然未悟曾子一唯縱事事合宜言言合義終成喻利悟此一唯始爲義之盡不然如服烏頭毒終在裏

見賢思齊

此夫子教人任道之勇希聖之功待人之恕令人見賢輙患虛怯症若能思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耳目口鼻手足我亦此耳目口鼻手足因甚不同思到同處始勇猛發憤色色具足仁爲已任舊說思與之齊是從他人身上比擬一團世俗心腸思與之齊必不能齊思元齊則無不齊此希聖要謹人有不賢輙內自省曰彼亦人也說他好處他喜說他不好處他羞愧只是一念差了我自省不賴此學一念而差與渠爭多少待人自無不恕羅近溪先生每見人作不好事只說怪不得予友楊復所提撥在所藏乎身不恕章發揮予受此三字益常常思怪不得三字有味能實體貼自然不過求于人而同於人

父母之年章

父母之年不但是父母之年即人子身上亦皆父母之年夫子一生不虛父母之年十五便志學三十便立四十便不惑五十便知天命六十便耳順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到此可懼既到此可喜孟子四十不動心古人夾不虛過時光予回思在父母膝下總角時如一日一入仕途轉眼三十又四十又五十做得甚人學得甚學幹得甚事天地間一廢人人安心自足無日不喜人若欲無忝父母無日不懼此真孝子之心直孝子之言讀之墮淚

德不孤章

借問何以謂之德若以爲有得于心則不謂之德矣此夫子爲初根學道之士而發今人初向學于世不便怕人取笑沮撓多少不得自由卽如講學之士在仕途極是不便人向道不篤的便令退轉若眞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便能自立便能自信便能一家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踽踽孤立與天地同流與萬物同游衍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箇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自立者而後能立德至大德地步人皆吾與豈止有鄰

事君數章

數音塑

此章書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爲人交友宜一味樸實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個誠實若誠實天地可動而况人乎葢君之爵祿乎臣友之締交乎我只在此心此心映照如定盤針偏于左人認得左偏于右人認得右臣若事君以仁義君知得是仁義友若交友以道德友知得是道德雖當時未必如魚水之懽金蘭之契久久跌打不破若懷詐餙知以事君懷詐餙知以交友當時造膝之懽刎頸之交久久有破綻夫子當春秋時若看破戰國這一班押闔之流故先預說此病你看戰國之時蘇秦張儀孫子龐涓輩事君交友那個不以數成竟以數敗聖賢之言誠萬世良藥若數事君不可數則古人臣折檻攀裾補牘尸諫之流皆辱矣雖一時之辱實仁則榮也君子不以爲辱

賜也何如章

道在天下執之不可舍之不可賜在聖門是個達才豈不是器是瑚璉然于至道上却用不着伯夷是淸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孔子不由先正曰何曾說聖人淸聖人廉聖人孝卽此可觀聖學矣其先儒又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又曰玉肖雖貴不能置之目中孔子空空如也所以爲聖之時顏子庶乎屢空所以不由也已夫以瑚璉美器聖學且不載若小有得而小有才欲以自鳴者其器誠小矣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一有有之心卽係驕吝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道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章

仁非外事而爲仁卽事卽仁此惟在自信而後知仁非人所能言也武伯問諸子而夫子但許治兵治賦與賓客言蓋就所長處言謂仁該治兵治賦與賓客言則可謂治兵治賦與賓客言不是仁亦不可子嘗謂令尹子文之忠忠卽仁陳文子之淸淸卽仁惟在自信得過疑情未斷忠與淸未得爲仁疑情斷卽忠卽淸卽仁所以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此是千古真正語畢竟何以爲之仁曰謂之仁鬼神不得窺其端倪夫子所以一則曰不知二則曰不知諸子只爲有才可見有忠與淸在

吾未見剛章

夫子所謂剛非今世以血氣爲剛之謂自心自性能惴褐寬博亦能萬人吾往能潛能惕能飛能亢而世人以倖倖爲剛不知正北宮黝之謂矣申棖之欲亦非如世人沉沒利欲之謂一有意焉卽謂之慾何謂無欲一而已知一者可與語聖學夫子畏陽貨避匡人却能墮三都却萊夷切莫錯認

或曰近時諸君子正直亦可稱剛乎曰不可謂非剛不學則化爲繞指柔能學亦化爲繞指柔能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和也和不流于訐不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有所求也求遂流于失本心

夫子之文章章

夫道一而已矣以爲顯却又微性與天道是也以爲微却又顯文章是也微卽顯顯卽微故曰顯微無間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夫子文章

卽是性與天道若以爲文章外别有性與天道則性與天道與文章有二矣道果有二乎哉若以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無行不與二三子夫子是虛語矣夫子欲無言子貢以無言則小子何述夫子以時行物生告之夫時行物生卽天命於穆不已别從時行物生求天命卽造化有時而窮矣先儒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愚故曰文章卽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不外文章道無精粗學無顯微方是一貫

子路有聞章

道不以聞而有不聞而無以聞而有則以不聞而無不以行而著不行而隱以行而著則以不行而隱故凡有所待于外皆義襲也能信道體無聞無不聞則萬物皆備能信無行無不行則萬古不息子路任道之勇雖可嘉而信夫子不信自性信耳不信心求多不求少求益不求損與顔子默默自聞自行者隔一步在此

晏平仲章

平仲交道全在與人爲善與人爲善所以亘始亘終不移不重在敬上若单单在敬上不過禮貌致飾令人有一善言訓誨人者終其身久要不忘爲一鄉之善士一鄉人久而敬之爲國與天下善士者國與天下人久而敬之子故曰善則久久則敬或問曰子章除却平仲不諭今何以與人爲善曰此非言語意氣所能辦也與人爲善在自已真精神對越天地感格鬼神見者如春風披拂飲人以和人不自知豈淺辦能到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聖之淸者也地步又高眼界又濶宜下視塵寰皆腐鼠狗彘輩却不念舊惡此是何等心腸何等胸襟蓋二公學在求仁求仁則明明則知人未有惡根總是意根作祟學不得力未有不動于意者求仁則恕恕則人既有惡其善根依舊萌芽苟得明師未有不反邪爲正者此所以不念也伯夷叔齊學造到無念始能不念若空空說不念舊惡終是不得力亏近見居官

在朝以清節著名者見小人一陷邪路攻擊不已不知當時一念只是要作官心腸蓋此等皆縉紳之流自少讀書執筆父母師友鄉黨只是富貴心腸也怪他不得不必過求見小官一毫過取深刻不已不知你官大俸厚小官受多少苦楚口說不得不必苛刻曰體羣臣體字有味夫有清節者貴有容德知此則可與語仁

顏淵季路侍章

先生曰庚寅予在都下樂安詹侍御同董少卿請予酒坐閒閙予是章大意予曰二賢只爲多了願字願一起起爐作竈夫子隨地成金帝王也做得聖賢也做得中下平常人也做得那箇人無老者無朋友無少者如此歡歡喜喜過日子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千百世也做得無願無不願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一起願即動意動意即昏然顏子所謂伐善施勞都又入細若矜伐其善與功聖門諸大賢皆不爲此顏子見善自天性順天之便不用人力脚撈手摸此謂伐善此謂施勞化之與夫子老安少懷信友同旨若矜伐即子路亦未必如此豈顏子地位侍御首肯與予交拜而別

雍也可使南面章

南面者即今郡邑南面臨民皆然朱子謂有人君之度大凡君一邑君一郡即謂之君若以爲天下主夫子從周爲人臣致敬盡禮是教仲弓悖叛不臣矣豈得爲居敬仲弓曰居敬行簡居敬即事上也敬行簡即使民也義以忠君之心臨民然後可居南面以臨民之心臨民則爲大簡居民上者要須天鑒在茲神聖臨爾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一民不敢慢爲敬若以敬爲端莊嚴肅之容則臨朝莊嚴如神者亦居敬耶

哀公問弟子章

或問曰不遷怒不二過朱晦翁言怒於甲不移於乙過於前不復於後而近儒以爲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二先生曰朱晦翁所言在效驗

而近儒所言則本體惟止故怒於甲不移於乙惟一故過於前不復於後然怒於甲不移於乙而心愈止過於前不復於後而心愈一此二說固無間也但中間尚有功夫未曾說出就是心常止心常一如何得心常止心常一非竭才仰鑽不能到此地步與癡人前亦似說夢若未識心常止心常一即造到怒於甲不移於乙過于前不復於後亦美不得聖學還是義襲而取

賢哉回也章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此孔子之學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顏子之學也此是一宗公案昔程子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周茂叔以此鉗鑄二程二程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愚于此處尋究二十餘年求其樂竟不可得世之儒者又強爲之說曰顏子樂道伊川却又說曰若道顏子有道可樂辜負顏子此言殊尖聳初學士未得孔顏之樂請先看破世人之憂知世人之憂則知孔顏之樂世人之憂憂在富貴孔子視不義富貴若浮雲吾輩直能浮雲富貴不患不到孔顏樂處若希心世途妄談樂地是口恬而心苦也夫樂何啻千里萬里

非不悅子之道章

冉求以夫子求夫子不反諸身所以不足反身以求夫子則萬物皆備何不足之有以力求道不以心悟道則有不足若以心悟道欲仁仁至何不足之有故夫子以畫告之畫地自限障蔽性



靈東向望不見西墻南向望不見北方孔子登東山便小魯登泰山便小天下所見益高視下益小地豈得而限之吾輩欲希聖若畫定樣子做人日見不足海闊天空日見有餘如畫定做狂做狷即狂狷不能到畫定做聖人即聖人不能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者有諸已之謂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此一章見聖門取人自治之法全備子游宰武城

夫子就問人才可見聖賢經世之畧只在求賢自輔賢才得則天下可治也矧一邑乎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曰吾邑其人有澹臺滅明者其心術正大光明絕不行蹊徑小路之事何以見之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世間有一種養高的人眎邑民生利病若秦越人不相關彼則惟公事則見偃得以除利去害是滅明之力也世間有一種奔競的人終日以私事見惟彼則私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邑得以風廉振懦滅明之力也子游取滅明之意如此子嘗思滅明其行不少概見獨不請謁一事即見稱聖門予輩自待者重無以公堂為坦途無眎邑民利病如秦越吾邑風俗勝於天下只是士競競自守一件不減先輩風度前後輩相承確當謹守勿得踰越以重鄉邦以不愧父母兄弟妻子雖然子游亦有足多非子游則以公事相商量者謂為多事不至偃室者謂為簡傲矣吾輩寧得罪今人無得罪聖門

## 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章書夫子極提醒人說道今人那個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就人日間無頃刻離者提醒人其實由戶即是由道非是由戶與由道有分別不但此也子謂日間個個穿衣穿衣即道個個吃飯吃飯即道個個說話說話即道人於此信不及所以不知即不知個個在由道道不曾離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人不肯信道任道只緣當時任道諸儒將道做天大的事講學做極難的事過于張皇所以萎靡之徒望之心驚若反求諸身實有諸已這個道個個有的個個日間在由無甚奇特是家常茶飯孟子發揮人皆可為堯舜者徐行後長何等簡易何等親切

## 人之生也直章

人生趺地來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月口象山四肢象四時當哭便哭不是思了去哭當食便食不是思了去食當睡便睡不是思了去睡當惻

隱辭讓羞惡是非便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不是
思了去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試觀孺子入井人
皆有惻隱之心便可見端倪若不直卽罔生耳
故悳字從直從心易曰直其正惟直斯正斯方
斯敬斯義晦翁云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
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
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
便是不直晦翁之解亦如此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直
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爲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罔也此之謂
失其本心聖人點人直處罔處何等苦心
或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得保全然則直
何居先生曰直非悻悻之直也君子義以爲質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此所謂直也若
以倖倖爲直是之謂罔

知者樂水章

有孝廉問是章大旨先生曰須要曉得爲仁知合
一處方才知得是知便樂水便動便樂是仁便
樂山便靜便壽若仁知合一山也好水也好動
也好靜也好樂也是壽也是故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曰何以造得仁知合一
曰仁知本合一只爲有了見在一落動見便落
知邊一落靜見便落仁邊息機忘見仁知現前
曰然則何以息機忘見曰公食焉能俾吾飽

默而識之章

識音釋

此一章書乃聖心傳總在於此夫子一生發憤忘
食只此一章說道道本無言識道以言所得者
淺也有默而識之者焉以心得之超然自得言
言象意之表是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學此於己
則日新又新罔有厭心誨此於人則俱立俱達
罔有倦心何有于我哉夫子非謙辭也不知老
之將至正是此一生功課請問識是識個甚吾
人自下地來必有一件與生俱生認得這一件
眞不虛生不虛死不認這一件生是醉生死是
夢死既認得方纔好學如食蔗相似轉入佳境

豈得有厭方纔會誨人如叩鐘相似越叩越鳴豈得有倦舊説以識爲記問之學如何能自得既無自得則貧之不深學就便厭貧之不深則取之左右必不逢原誨就會倦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子曰知及之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皆默識之謂欲理會默識境象請觀猫之捕鼠又看陰捕之捕賊事怕有心人一年二年三年併心摶精識不得愚生認失言之咎

## 德之不脩章

此章不是四開看是句句相承德之不脩由于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于義之不徙聞義不能徙由不善不能改只重在改不善改不善卽是徙義卽是脩德學者學此講者講此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卽此是德卽此是義顔子大賢且不越此況聖人乎真正從改不善起脚不愁不廣大不愁不高明不愁不精微不愁不到聖賢佳處予生平有大疑團在胸中未决孔子一個大聖且以不講學爲憂後世天縱豈能如孔子動輒不信講學是自絶善根也疑一講學人不得力亦有務名者然其人善根猶在世人作惡排斥不遺餘力然則必不講學始可同流合汚耶疑二嗟乎天與之五常之性聰明睿知堂堂大道千古正學不一開眼置身其中是謂之溺民是謂之喪心

##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道在天壤間天自高地自下日月自明星辰自緣山自峙水自流花自香鳥自飛魚自躍只緣人不肯識取肯識取者又索之隱微二三子亦疑夫子有隱故夫子以無行不與二三子示之夫子之教二三子可謂竭盡無餘矣豈但二三子卽原壤夫子以杖叩之是無隱原壤也孺悲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是無隱孺悲也夫子豈於二三子有與而于他人有不與耶識得此無隱眞是縱横自在當時及門之士惟顔曾直領此不惑一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曰請事斯語曾

子一聞卽曰唯視聽言動莫非吾行除却一唯亦無一貫學者請開千古之眼無曰道體至隱入幽趣而不振也

詩云戰戰兢兢章

曾子臨終才說出宗門一著吾知免夫蓋傀儡之技已窮線穿木索一齊休之謂非無遺根之謂也學問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既不作法何處有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眞所謂將鍼刺骨血淋淋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此一步蓋懼學者玩美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弊欲透此學必自戰戰兢兢來

民可使由之章

往古來今知愚賢不肖無一人不由道千百人中得一知者千里如比肩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知豈容易得的使父而可使子知則夫子當先使伯鯉知矣使師而可使弟子知則知孔門不必顏子一人得其宗矣然則終不可使知卽悟曰自悟脩曰自脩求曰自求得曰自得反曰自反故曰爲仁由已又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爲知之曰子食瓜乎恬也苦也爾自知之子飲水乎寒也温也爾自知之非人所能說卽子欲形容苦恬温寒之味子亦不能說矣然則既知之後若何曰既知如同未知人卽欲求異凡民不可得斯之謂眞知

吾有知乎哉章

南都興善寺大理弘陽王公論及此章先生曰聖人之無知以空空故鄙夫之來問以兩端故兩端不過是非之謂將鄙夫是非竭盡無餘鄙夫亦空空矣諸聞者未能盡信一日舉以似羅給諫公廓公廓曰此卽自空空他利根如是今天下學者終日是非紛然異同熾然只爲此兩端在其去空空之體日遠矣聖人無知衆人多知

賢人有知聖學只求日損不求日益

先生又曰予一日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下面卽繼此章可見夫子之聖只是空空不在多能求多能愈不能空空無所不能未信此關此世之所以多鄙夫也

顏淵喟然章

道高乎曰高矣不盡於高也道堅乎曰堅矣不盡於堅也在前後乎曰在前後矣不滞于前後也卓爾乎曰卓爾矣不可以形象求也末由乎曰末由矣非身親如顏者不能到末由之域也你鑽瞻忽何等竭才不竭才則不卓爾不卓則不到末由顏子數語形容道體千古再無人如此親切祇緣夫子善誘顏子能爲夫子所誘誘者卽今誘人逬之它鄉到水盡山窮處走過一遍忽得還家也文禮除了高堅前後無文禮除了仰鑽瞻忽無博約善學者卽文卽禮卽博卽約歧文禮博約而二之者陋儒之見也

有美玉於斯章

夫子此章不但行道卽明道亦然學問一明何美玉我求童蒙則美玉按劍童蒙求我則大樸可斲世間學者稍窺一班見人輒售不知美玉求售人以爲頑石矣真正求美玉者望氣而知其爲良玉重價何惜真正欲聞道者望眉宇而知其爲開士性命可舍

苗而不秀章

世間有一種貧美人不肯學學則變化氣質如草木之秀茂學到秀伶俐乾淨然道却又平實亦



有畧見些道理頭面又不肯着實千古惟夫子秀而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何等切實吾輩學惟一實字照暎千古今學謂惟一悟便了卽至縱恣放蕩亦所不顧彼自以爲稾穀吾則謂之荑稗矣孟氏願學孔子者發揮實字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更於實字提出孝弟

求學者便有路走必如此方謂務實之學

後生可畏章

夫子說後生固可畏然焉知來者不如今不可畏也何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到四十道明德立却不聞道人到五十血氣將衰又不聞道這樣人生是虛生死是虛死與草木鳥獸一樣何足畏哉予竊謂此夫子屬望後生之意說到五十猶是放寬一步予歷觀前古大聖大賢無不自二十歲後大立根脚明道作定性書時年二十餘歲陸象山自少即悟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白沙二十七即見聘君兀座陽春陽明三十餘歲即於龍場有聞萬里聖途行一步有一步光景轉一處有一處履歷非一歲月所能聞也須早辨行程始能涉遠人而真有志自二十歲覺與二十歲不同自四十歲覺與五十歲不同常若泣下則自不容不發憤自不容歇手或曰近世前輩見後生有聞者輒以其生平經歷自忖不加許可何耶予曰此在人自問者何若若真有聞終日與庸人俗子無異何以人知不知為言前輩不許可者亦彼眼未光耳先輩見人下樓去便云此理已呈露此先輩鍾爐不同予嘗戲云有二十歲而登仕路者有五十而登仕路者老者曰我入仕遲早者不是在人悟否耳大道茫茫至理無象聞道無先後立志無難易無恃紅顏轉瞬成翁神枯髓竭思之涕零

衣敝縕袍章

飲食極微細事孟子舉之以揚曾子之孝衣服極微細事夫子舉之以彰子路之守此二事雖極微細事那個不以是損志不以是動念惟聖賢觀人于微方能看得真人不足便有求求而不得則有害于人有害何臧之有子路終身誦之即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蓋懼其終身猶有所求猶有所害非自足意也夫子進之蓋欲其若無若虛也夫不求不害于路看得大夫子看得細夫子蓋有見于性體知性則知天天體至虛金

玉雖實緊之則墜未知性體而妄以善自持是緊金玉於空也學者未能透此且以自守爲先自守能於飲食衣服澹泊得耐得定看得破則可以省事可以寡欲可以宜家宜鄉一無所求不然多欲多營多害相須而成吾未見其可也

歲寒章

夫子意爲世之用人者發時危而得一賢臣則亦晩矣唐安祿山之亂州縣望風而靡止得一顏眞卿不知眞卿作何福目宋季之亡止得一文文山當時假有聖君賢相用二臣二臣以類而進宗社不屋旣亂而二臣以節著亦無及矣松栢亭亭直立不屈不撓豈如蔦蘿附喬蓬蒿附麻千纒萬繞左挨右靠非欲植明堂棟大廈者其孰能材之嗟乎今之蔦蘿輙自附于松栢自以爲松栢無隻眼者亦從而松栢之匪直歲寒彼亦以無凋自托然終不能逃其隱處子詩曰松栢有直性有味哉有味哉用人者當求松栢而知人者亦當不爲附松栢混淍始可以扶世

道

知者不惑章

一日予過一親看渠新屋予曰某于陰陽家不宜親曰知者不惑予隨應曰公曾惑過了不曾若不曾惑過恐于知尚遠予退而喜此言之有當于學也吾輩聞學胸中必有大疑團作楚疑團日損月融方才入知人知而後能不惑未能惑决不進于知進于知而後能進于仁仁方能樂天知命故不憂進于仁而後能進于勇勇內省不疚夫何懼知知憂而後能進不憂知懼而後能進不懼然進學以知爲先以惑爲入知之門

可與共學章

夫道無行不與無可無不可有可便有不可夫子層層爲學者掃階級學者悟得此直須承領當下或曰然則可與權之義何居予曰權如拳合即爲拳開即爲手時開時合時亦是由人夫子言仁言性言孝弟亦只是權教無實法與人悟得無實法始可與權或曰可與權亦有層級否

曰若執定有權亦是有層級故夫子下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稀可與權

孔子於鄉黨章

先生曰先正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予竊謂莫如此章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廷便便卽所求乎子臣弟友未能也不能言惟謹爾卽有餘不敢盡也予嘗謂聖人別無奇特學術只是在鄉黨謹厚樸實之至而欲學孔子者輒危冠危服異言異動以自別于鄉黨則孔子



不當恂恂矣此後儒之誤也便便惟謹者不敢輕傷一人害一物之謂也後儒慕孔子便便再不體貼惟謹心腸蓋恐便便中或未免傷人害物故不敢不謹而後儒又輒附誅少正卯之事以自比擬近時吾友楊復所辨之甚悉予竊謂誅或以言誅之如誅宰予之誅然亦萬不得已蓋孔子在當時如麒麟不踐生草學孔者當如麒麟鳳凰不當爲鷹鸇猛獸

又曰近一同志被誣而一大理面審欲入重比之曰誰請他講學該殺吾里王養初在比部正郎執筆不允大理怒而批筆曰孔子也誅少正卯王曰只怕不是孔子倘會妄誅了予聞此言欲下拜千古之龜鑑

回也其庶乎章

屢空所以爲顏子空空則夫子矣貨殖所以爲子貢屢空則顏子矣子貢學已成章只是不從性命上顯見流行沿門持鉢雖有億度亦是意識世之儒者分更分漏若何爲天理若何爲人欲



若何爲性爲命自以爲學問成章譬之貧儒暴富終不脫暴富相嗟乎後世爲億中之學者十而九而有譚及屢空之說者則以佛闢之彼蓋逐影隨聲掠人口吻以充飢腹若直從自家風光一透始知學除此無歸宿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天下事不可以有意爲亦不可以無意弛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三子之志必于有爲者也有爲則有所待點言志隨位而行者也隨位而行則無

必待夫子志在用世而獨取點者蓋遺天下而後能任天下出世而後能經世彼規規于事功之末者其器誠小矣雖然曾點見地非容易到先儒云舞雩三三兩兩自乾乾惕厲中來若無苦功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似癡人前說夢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子約諸賢于内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夫子實學三子以事功爲以去達天之學尚遠曾點隨地成金其于達天之學也可入何以之義甚細卽吾斯之義點所指者何知斯則知以矣

顏淵問仁章

朱晦翁謂克巳復禮必克巳而後能復禮世儒謂克能也巳我也謂能使吾身復禮便是仁兩者互相秦越然予竊謂爲學如道路然不問遲速惟期到爲是學不論頓漸惟身有受用便是果能無人無巳通天下之志卽先克巳而後能復禮亦可若不免有人我相一膜之外皆吾秦越卽言能使吾身復禮說得明用不著何益之有

曰然則子何說之歸予曰先儒言之矣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巳認得爲巳何所不至吾儒認得巳字親切則且無巳無巳而後能通天下在人發心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不歸仁如何筭得仁故曰爲仁由巳而由仁乎哉此當仁不讓之决辭也曰然則四勿之旨何如曰世儒悟得天地萬物爲巳者多高明高明者知崇四勿之旨禮卑之實功也禮卑而知益崇夫子徹上徹下語如是它日顏子自敘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先儒乾道坤道之旨何如曰乾坤合德匪離乾爲坤離坤爲乾

仲弓問仁章

仲弓問仁夫子夫子告曰人心易忽畧出門如大賓之見使民如大祭之承大賓大祭敬之至也巳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至也在邦無取怨之道在家無取怨之道和之至也卽此是仁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便是仁爲巳任所以列聖門德行之科愚嘗謂此節書出門使民舊說

主敬然敬不是作一個嚴肅之狀功夫全在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纔有下手吾輩出門未有不與人接時如大賓之見又敢以所不欲加于人使民多以百姓易與如大祭之承又安敢以所不欲者加于民如是則我無取怨之道人孰得而怨我即此是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旨先正云無忠做恕不出恳謂無恕則敬不行使不恕即作一敬肅之狀是文綉而土木也其實一也雖然世間有一種寬緩的人自以爲恕去恕之旨遠矣夫子告子貢終身之行盡于一恕孟氏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知恕而後知敬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政體在用人人雖聖賢不能無過在寬而容之故赦小過人多中才不可無激勵在舉賢才小過賢才即有司中之小過賢才推賢讓能我有是心人皆有是心我倡之于先不患人不隨之于後聖人御世大權即此可見不但爲宰已也帝用之則帝王用之則王世世可率由之君相可

率由之然聖人所謂知者非以意氣爲知灼見其心術才猷然後爲知所謂舉者非如近世循資以官人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伉可舉盗賊可舉遠可舉近可舉親可舉此古盛王氣象不能不望于今之世矣

無欲速章

此雖是說政夫子實告以治心之學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達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如何欲得速如何見得小利二者病常相因欲速必見小利見小利多至欲速學者欲明心地必涵泳從容寬以居之若未得汲汲求得未悟汲汲求悟越求得越不得越求悟越不悟豈不是欲速不達若少有得便自以爲得少有悟便自以爲悟此人終身不大豈不是大事不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

茫然歸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此見小欲速之弊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無欲速無見小利之實也悟此于爲政也何有

克伐怨慾不行章

天之健天之體化化無窮生生之謂易人之心生生不已夫仁之體即心心生生不已那有不行時候原憲識其所以不已者則自無怨尤即有怨尤而亦仁也迺以克伐爲功以不行爲驗是硬把作心而與心之本然之則天然之妙者懸殊矣故夫子許其難不許其仁夫子以忠許令尹子文以清許陳文子以治賦許子路以爲宰許冉求以對賓客許賜並不許其仁仁之難言也如此曰請問何以爲仁曰夫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請問爲何事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說爲人那一事不是仁那一念不是仁後儒謂心者遺事重事者遺心豈得爲仁

子路問成人章

人之生也自知自廉自勇自藝自禮自樂色色具足不須從他人身上湊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是説不必如此若以爲不必如此是聖人薄待天下矣聖人云得若人焉吾之幸也然未必得若人得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之人亦可以成人矣夫聖人曰可者猶有所未盡之辭然則成人外若何爲至學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可與語上矣

君子上達章

或問曰何以爲上達子曰夫子言之矣曰不怨不尤曰下學即此是上達反是即下達矣下學即君子之道四一節盡之舍子臣弟友言行無學學在此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非達如何若小人不務根本上求厭常喜新厭平務奇自以爲達流于聞矣上下二字只在求己與求人看出來曰達之義終未明白子曰孟氏言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逹水足此而後通彼非能一蹴而至者道必知所先後非能泛濫而入成章與達卽下學足以盡之矣曰成章義畢竟未暢曰夫子道之矣斐然成章斐然者有條理之謂有條理卽知所先後脉絡分明也究竟只是循循下學

不逆詐章

人人渾是一團至誠天性只是自小或父母不善教導或交遊不善漸靡遂流于詐流于不信今人伶俐者亦能先覺世情熟者亦能先覺何足爲賢夫子所謂先覺者以斯道覺斯民也詐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詐不信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不信此非大賢不能

韓魏公曰覺人詐不形于言自有餘味此語容則有矣覺則未也大凡處詐與不信人先有心逆億則純白不備大聖大賢何物不容能覺吾之覺者轉于至誠是爲善矣不然彼自詐彼自不信安害人徒自害耳

羣居終日章

此一節書識得小慧字慧字原不是不好字眼因是小所以不好了請將大智對小慧字小慧如燈燭之光大智如日月之明人世羣居所言者不及義止是好行小慧這樣人自私用知難矣哉難矣哉聖人意傷之而猶渾厚不露今有志于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爲已有羣居終日雖説若何爲心若何爲性若何爲孔門之旨若何爲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傍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便是好行小慧也何者説性説心者墮道理障依傍名節者墮鄉愿窟

師冕見章

予讀書至師冕章知聖門傳道極平實極尖峻而今學者只是一口讀過覺無滋味你看冕一見孔子孔子告之階卽登階告之席卽坐席告之某在斯卽知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曰這卽是道此處再不必商量何等平實何等尖峻師冕一瞽者夫子一提便是聲入心通何以

故師晃不著見如今以至道語學者千疑萬疑不肯承當千退萬縮不肯現前揔之是著見一樣今作文章讀書的人曰我今讀書作文郎此是學彼講者是虛說一樣修行的人曰我如今不愧先賢何處非學何必講有一種講學做過功夫的人曰我胸中受過多少苦楚我的是揔只着見以講爲虛說者是當登堂而入曲徑也以何必講者是逆旅中不問家室而以逆旅爲久安也以我的是者是入㡴不問其在斯其在斯而只曉得自家尊大也到不如師晃一聲者無見以夫子之見爲見自有真見今人以己之見爲見到成黑漆漆地去枉過一生也盲者極明明者却盲可嘆昔宋儒留門人晩飡罷曰好却與賢說一部論語其人曰天晩何以說得這一部論語從容抹棹飲茶罷郎講此章已而曰一部論語俱是如此子細玩宋儒其所以告門人者循未甚指點痛快學者悟得及不以明自恃豈但論語六經亦如是觀

君子有三畏章

此章書看知字要緊君子三畏揔只一畏只是畏天命既畏天命自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三不畏揔是一不畏一不畏只是不畏天命既不畏天命自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知所以能畏小人不知所以不畏天命何謂天命不必別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君子未知性却去求知性既知性自然不敢不畏何以見其當畏這點性異于禽獸者只爭這些子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爲聖爲賢所以當畏大人知性者也聖言教人知性者也安能不畏小人一味懞懞懂懂不知視也不知我何却能視聽也不知我却何能聽生也不知何以生死也不知何以死郎極大聰明人以見解爲天命大富貴的人以報應爲天命所以與大人處曰彼與我一樣不知去虛心受他聖言曰此是閒說話那個能依得所以侮聖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不嚴恭寅畏則放肆日蕩吾輩可不勉諸雖然我輩且勿論

畏天命着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吾少年時在青原當時吾邦濟濟大人在席今皆物化蹈狎大人之弊今猶愧汗又記得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荅曰揔只是非禮之言予受此語益不淺非禮之言侮聖言也諸君亦必有同予病者

生而知之者章

困而學之困字是境象之困當困苦之境肯學是又其次當困苦之境不肯學是天與之拂逆之境以堅志而彼則自隳其志天與之熟仁之境以忍性而彼則自迷其性民斯爲下矣若言困勉學而知之卽括困勉意矣

此之字先儒以爲無頭說話不知所指何事非義理非聞見非詩書又非非義理非非聞見非非詩書吾欲言而無可言欲下手無可下手柰何得沾討爲轉身地學者須要猛叅

見善如不及章

此夫子卒老于行不得其志而發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見其人聞其語只是未見行義達道之人夫曰行義達道是不負所學民不失望春秋之時皆是曲學阿世夫子栖栖列國轍環天下正欲行義故所如不合然古今如此等人亦不多得吾輩且無論行義達道只在隱居求志何謂求志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跡却見善如不及更何處討志在世固可求志而未必行義達道者未有不求志而能行義達道者借曰行義富貴爵祿耳矣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士不如此終身無志

子之武城章

這一章書只要看得學道二字親切這個道君子也有小人也有這個學君子也該學小人也該學大邦也是此道此學小邦也是此道此學那

偺所在離得那箇人離得何以見得昔者子游
爲武城宰夫子至武城就聞弦歌之聲是聲也
胡爲乎來哉子游在那邑田里無愁歎之聲百
姓家至治之澤家給人足民安物阜所以有弦
歌之聲聞其聲其化可想也想其化君子小人
得其所可知也所以夫子不覺莞爾而笑說着
割雞焉用牛刀蓋辟說小邑安用大道夫子是
試子游信道之篤何如子游遂以正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蓋君子不學道難乎其爲上也小人
不學道難乎其爲下也偃方幸得尊所聞于萬
一今如夫子之言是小邑可以廢學道夫子遂
呼二三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子豈
真有戲非戲不能發子游信道之篤心何如耳
聖門師第一問荅開千古學道之功昭若日星
我輩遐想子游當時在聖門不過在文學之科
也這樣說得學道親切武城在春秋不是文明
之邑得子游猶不變今之士不止于文學今之
弁又不但武城不知所學何事看起來只在學
道上之人口說學道無處見得只是愛人見得
就是學道禹思天下有溺者是禹之學道愛人
稷思天下有饑者是稷之學道愛人除愛人別
無學道工夫下之人口說學道也無處見得只
是易使處見得靈臺子來是文王小民易使甘
棠勿剪是召伯小民易使除易使外別無學道
總之上下只是一個真心流貫上之人有個愛
下真心下之人自然易使下之人有個愛上真
心上之人自然愛下可見學道之功亘古亘今
亘聖亘賢只是這件了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無不可爲之事故曰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夫子欲
往公山弗擾之召而非子路所能知也當時天
下不宗周久矣爲東周者夫子欲教之宗周天
威不遠顏咫尺之意也若教之興文武之道于
國是教之逆矣夫子生周末一念不敢忘其宗

室一曰憲章文武一曰吾從周不然豫讓張良一義士惓惓不忘其本國以夫子至聖而欲使叛臣重造周室非其肯矣雖然公山之召可赴南子可見夫子亦恃堅白在故不能磷淄故曰可與權權非聖人不能用善學夫子者守方毋員守經無權斯爲善學聖人者

鄉愿德之賊也章

人在天地間一副眞精神盜賊是盜賊精神聖人是聖人精神賢人是賢人精神善人是善人精神庸人是庸人精神惡人是惡人精神再假一毫不得譬之銀八成是八成九成是九成雖溷於足色之列鄉愿是以假銀而溷足色故曰德之賊也何也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吾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予嘗譬鄉愿如毒在膏肓又如入骨疔瘡雖有盧扁不能瘳已昔陽明先生多謗門人門人各言其所以先生曰不然門人問其故先

生曰予往時猶有些些鄉愿意思故謗少此惟先生自知亦惟審於自知者能觀人世間好鄉愿者不少而鄉愿得便宜處亦不少吾輩入道落此坑臼如入九重地獄故聖人思狂思狷鄉愿属陰狂狷属陽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

大學

大學之道首章

學說着一箇大便是徹天地亘古今無有對待的明明德德本明也人只爭一箇覺耳儒者不識此義以明德明明德樓上架樓頭上安頭說甚明德

親民更不必作新字看親字更有味看書曰百姓不親吾輩舍親民更無明德忠告云未親民時遂無明德乎不知上言明德頭腦已在不須更用安頭明德只在親民如巧只在規矩孔門言仁仁是頭腦夫子告之只在視聽言動上出門使民處指示用力信如所言則夫子少了未視聽言動未出門使民以前之仁矣其然乎

止至善須要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忠告云此是修法向上更有止法分止修爲二已是大錯況言止更有法有法得謂之止乎請問大匠有巧法否

一知止定靜安慮自然而然非落階級非有次第可言陳子安問晦翁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真去私亦問知止至能得晦翁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然知此出此觀之晦翁已掃却階級非特一節子之言也忠告謂非一蹴而至且云知止者一節即至佛地但黜清耳要須踐履始得夫云至佛地即踐發天而又言更須並不待耶辟如人有疾病不待清而謂[illegible]解[illegible][illegible]謂治之方或求醫不遠秦楚之跡多少踐履[illegible]始[illegible]清若待清後踐履晚矣

本末終始是一串事語末即是本語終即是始分別不得忠告云果如尊見聖經應云物無本末事無終始但一知止即近道矣此泥詞之失也夫聖人所謂先後者如下文先治其國以至先致其知而后知至以至而后天下平但令知箇頭腦非真有箇界限節候可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物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只是一時事所以謂之無始終無本末若執泥其詞以爲先做了本而後及末先完了始而後窮終則無末之本本將何顯無終之始始能孤懸殊失聖經之旨矣

古人志願便大發心便欲明明德天下國家除了身說甚天下國家所以說修身除了心意知物說甚身所以說誠正格致人知誠意之意不知無意之意人知正心之心不知無心之心人知有知之知不知無知之知人知有物之物不知無物之物能知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始足語格致誠正始可語明德

或問曰明德親民止至善有先後乎先生曰無先

後舍親民更無明德更無止至善曰如何不只說親民又說明明德曰子試體之日間那有不親民時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内則對妻子奴僕外則對朋友皆親民也惟親民而後明德不爲虛浮曰如何是止至善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止至善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文王止至善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知止之實也知止能得有次第乎曰無次第一知止即是能得更別無所得若先止而後得不知所止者何事有心求得先已不止矣曰然則本末始終先後之說非乎曰本末一條始終一貫如環之無端嘶本末始終而二之者此後儒之支離也經只言知止忠告云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添上義字便有多少病在

或曰格物之說其義不一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事物之理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者有云格去其物欲之私者有云格式也又云格通也彼執一說則非此此執一說則非彼其拒而非之也若築河堤以障百川然予何說之從先生曰道而曰大學而曰大譬之海然百川爲流不同同歸于海百家爲說不同同歸于學使盡依其說而有得其爲明明德一也曰然則子何說之歸曰予不敢外先賢以爲之歸萬物皆備于我矣何物而非我也能反身而誠何我而非物也執一說以槩格物者諸儒之陋也

或曰修身爲本近儒提此四字如救命靈符然乎否乎先生曰聖賢之言隨地見珎說到修身爲本可闢他說不是惟是說修身是說箇郛郭如今人說做屋定要去辦財料去請工匠磚瓦之類自少不得學真要修身便自去理會必到知止而後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輿人運石爲糞力愈勤而愈遠矣

所謂誠其意章

大學之要無意而已無意入門誠意而已然徒知

誠意不知意之面目未有能誠意者故教人以觀意之所自來何處看得只在無自欺無自欺何處體貼你看人聞惡臭那箇不掩鼻見好色那箇不喜惟好色不專是女色如穿件好衣服顏色之類便是好色這箇好惡就是意根那箇人不求自慊又小人爲不善見君子厭然厭然處亦是真意這箇真意發根處至尊無對所以謂之獨君子愼獨愼字從心從真只是認得此真心不爲意所掩故通天通地指示莫違心廣



體胖所以真愼獨後儒之所謂愼獨者則以身爲桎梏如何得廣與胖無意之旨荒矣忠告云單言無意而不提出至善則學無主腦何所歸宿夫既無意則真矣而又求上腦又求歸宿猶有意在頭上不可安頭到家莫更思家忠告又曰無意猶落有無邊事果爾則無聲無臭亦未至矣

瞻彼淇澳二節

切磋琢磨恂慄威儀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此誠意入門求真心功夫也何以謂之切磋與朋友切切偲偲何以謂之琢磨就明師琢削磨練世間未有無良友而能切磋琢磨者恂慄威儀非指效驗即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之意功既如是密矣于君子見可賢者吾賢之可親者吾親之小人彼樂矣吾從而樂之彼利矣吾亦從而利之在天壤間一團太和元氣盎然方是真明德親民之學切磋琢磨恂慄威儀亦是親民賢賢親親樂樂利利亦是明德親民中有明德明德中有親民分析不得

康誥曰克明德二章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終結言曰皆自明也自然而然是明的豈容一毫人力參和得

盤銘日新又新若不從明德本來家風參透縱說猛進土木形骸如何得新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合聽訟章

這四節書括盡大學一部大學之功全在知止故引詩以結之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今人往帝都未到帝都千蹊萬徑不肯休既到帝都則心便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鳥到丘隅便止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摠是寫文王一段止的氣象爲人君止於仁止卽仁也爲人臣止於敬止卽敬也爲人子止於孝止卽孝也爲人父止於慈止卽慈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止卽信也文王旣知所止遇爲君便仁爲臣便敬爲父便慈爲子便孝與國人交便信如天之萬物並育非一一而雕刻之也聽訟吾猶人也極形容止的一段精神令人兩訟則必設爲詞說以哄上官上官有明白的光膽落心驚眼看天手扒地身心俱忘平素打點的話都不中用了吾儒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我明大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知本致知與格物原分不得故先賢合爲一說者以爲格物致知未有傳義千古寃矣

所謂修身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人心只有忿[illegible]
憂患諸事此皆意也這有所不是尋常人有所世界上儒者多落此坑臼肯做功夫的人方纔謂之有所所以聖人復提醒也不得有所愚故曰人知正心之心而不知無心之心知無心之心而後謂之正心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人身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諸情皆意也之其所亦不是尋常的人有世間有一種稱解悟人說道理無處不是欲也是理任其情之所之或親愛或賤惡或畏敬或哀矜或敖惰再不當乎天則如何說得脩身這辟字不要看得輕辟則爲天下僇矣學問如何一悟便了得正心修身二章宜合看正心章是箇有所的人故先賢教他不要有所見學問執着不得修身章是個無所的人先賢教他之其所也不得見學問放蕩也不得無所與之其所俱不濟事如何是好急宜透此一段

所謂治國章

治國不越孝弟慈可見聖人未嘗說法制禁令孝弟慈皆本天然可見未嘗費些氣力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先賢形容天然處何等親切一家仁一國興仁須要看興字興字有生生不已之意堯舜帥天下以仁要看帥字有只在自家爲主之意後面引詩宜其家人宜其兄弟其儀不忒只是說到自家身上來摠之以身爲國帥不自國求也

問一人貪戾貪字易見戾字何義先生曰貪字其人多係汚下戾字多係高明的人如已有技能視人之技能不已若者皆戾也而持正守節視世皆無足以容身者亦戾也今之講學號爲眞人而不免於戾者幾何人

所謂平天下章

平天下亦只是人人孝弟慈而已要天下孝弟慈又只在自家絜矩矩未絜只是好惡兩端有天下之責又只有此數條人如樂只君子今郡縣官之類是也要端好惡而後爲民父母赫赫師尹今方面巡撫之類是也要眞好惡而後爲民具瞻好惡一辟則爲天下僇矣一个臣今宰相是也要端好惡而後保子孫黎民嫉賢妬能好惡不端卽子孫黎民且殆此能好惡仁人必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之同中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爲人君是也爲人君好惡端得衆則得國好惡不端失衆則失國人君好惡惟進退間見之若見賢不能擧擧而不能先是爲惡



人之所好拂天之命而菑必逮夫身矣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謂好人之所惡過於昏昧而菑亦逮夫身矣康誥不云乎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甚哉爲君之當絜矩也按自具瞻至爲君皆有儆詞獨於樂只君子惟說民之父母何耶盖大臣民之表也人君大臣之表也守令好惡不端其去之也易大臣人君好惡不端其禍也長故戒之也深然此諸條人人有秉彛个个有良心彼好惡之偏豈肯自說是

偏畢竟是有個蔽處蔽處安在只在是一個財字財利一蔽了心所以爲大臣爲人君將定盤針錯了所以極言財利之不當好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提醒人臣財利之不當好也生財有大道引楚書舅犯畜馬乘長國家者提醒人君不當用好財之臣也爲人臣爲人君而能不好財則心中濟然無欲無欲則其好惡也如姸媸在彼已何與焉是故平天下在絜矩所絜矩之要在無欲有天下責者無以爲卮言

治國平天下章要合看可見大學治平亦不越孝弟慈卽不越老安少懷之旨家常茶飯却與天地同流平字要玩味王道平平霸者則驩虞矣

問斷斷休休有同異乎先生曰斷字與續字對人當大任於平素計較心恩仇心毀譽心名利心一犿斬斷方能休休如今人當大任一心恩量美田宅堆貨財招權納賄恐人不附已者多係賢才假恩威以屛斥之禁錮之心中如何得休休所以社稷不蒙其恩未轉盻而子孫亦零落矣趙普半部論語佐太平豈未曾讀大學耶

問大學有三本果孰爲宗先生曰若能知止石本可也古本可也朱本可也學不知止無一而可

先生曰予嘗見漢儒以下著述惓惓于古書一字一句竭力辨正甚厭之只于自身上全不干涉自身上做不去卽將古聖人晉磨勘十分明白又添百分障蔽大學之書紛紛辨正在近儒尤其眞爲可厭反之自身眞是頂門一針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括盡一部中庸率性之謂道是合下悟道的人不煩擬議所以隨處是道此句是宗門然天下不皆能通宗的人所以又說教門修道之謂教正是教他去修道何以謂之修道你看那一條路原平平坦坦堆了荆棘汚泥便不謂之道惟去了這些汚泥斬了這些荆棘就謂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節是单指

修道之功夫莫見莫顯正中上而工夫之當用
這個又謂之中又謂之和又謂之獨隨處異名
俱是強名識得性連那三名字都沒有了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卽是修巳安百姓更無別奇
特忠告解修道之謂教為教人則自明誠謂之教教字豈亦教人耶
問何以謂之性先生曰可得而言者非性也終不
可得而言乎九經三達德五達道皆性之散見
也費隱一章鬼神之為德一章大哉聖人之道
一章則已全拖出性與人看只在人自悟何如
耳不必言何以謂之性也
問何以造得率性曰子早間起來梳頭乎曰梳頭
子還想了去梳亦不想了去梳曰這何須想是
間自然梳曰子亦有率性時節只是子不肯承
認耳曰然則率性君子戒愼恐懼之功可廢耶
曰何可廢但率性君子戒愼恐懼卽不覩不聞
不覩不聞是戒愼恐懼
問道不可須臾離還是人不離道道不離人先生
曰合成一家離人無道離道無人

問先輩有云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其說何
似先生曰若看便屬巳發矣曰然則何似曰離
巳發求未發卽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
和卽知未發之中
問中與和有分乎先生曰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
本曰中有定所乎曰若有定所則子莫之執中
也去中遠矣
問堯舜孔子不致中和乎當時洪水滔天春秋之
時政柄不一如何筭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
子謂堯舜孔子不位育乎予與子饌饋久矣安
得有今日這個位育亘天地亘古今無了期
問天地位萬物育註云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吾之氣順則萬物之氣亦順其說何如先生
曰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氣卽萬物之氣故
曰天地萬物莫非我也若心屬天地氣屬萬物
吾無心氣矣造化與我原是合一的
君子中庸二章
此章要看得君子不是大奇異的人只是庸德庸

言小人亦不是尋常的小人亦是入細但不明中庸所以爲小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不必又別生枝節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孔子正是君子中庸除了子臣弟友庸德庸言更何處討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亦不必別生枝節解下面知者過愚者不及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正是反中庸其至矣乎是詠上節

問註云君子而時中是兩截解然否先生曰說著君子就能隨時處中不是兩截說着小人就是無忌憚不是有小人之心又無所忌憚

道之不行二章

後儒只管分知分行聖人說道不行由知者過愚者不及說道不明由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分明是合知行論如何却分得人人終日在道中却不知所以飮食鮮能知味來卽說到知上如今人與人相處他好處只是不知豈有知他好處又不宵學鮮能知味是聖人冷語甚醒人眼

目註云不明故不行此語得之

舜其大知也與四章

舜之知不是玄虛只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中於民上此所以爲大知後世之所謂知者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耳惟納諸罟擭陷穽之中彼自以爲中庸而不知不能期月守耳回之爲人也擇中庸拳拳服膺勿失亦回之知也虞庭只有一舜孔門只有一顏子可見中庸之不可能也

問何以爲納諸罟擭陷穽之中先生曰不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中於民上卽爲罟擭陷穽如今人只管在五陰識神中沉潛思索自以爲有得不知落了陰界非罟擭陷穽如何

問既擇乎中庸矣何以不能期月守先生曰只恐所擇者非中庸耳既曰中曰庸不必守而自無不守

問回之拳拳服膺勿失註云捧而著之心胸之間然否先生曰若捧而著之心胸之間正夫子所

謂暑獲陥穽之中非回之爲人回之爲人惟在
擇乎中庸得一善既得一回無守拳拳服膺者
其竭才擇善之間乎
問中庸何以不可能先生曰不是不可能只是鮮
能知味既知味則聖人咸能百姓與能何不可
能之有
子路問強二章
中庸道理極平淡無奇可見子路問強蓋欲以所
長自見而夫子告之只是約向自巳身上來曰
和不流曰中立不倚曰不變塞此豈尋常可能
惟明中庸者能之不曉得中庸只管去美惟闘
奇不見得中庸滋味未免半塗而廢惟聖人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世上人知而不悔
好名者容能之若既遯世連那名都沒了而不
悔此聖人能之聖人卽中庸也
問何以曰不變塞先生曰塞字與通字對國有道
亦有行不通時節何謂行不通或見嫉于權奸
而不變所守豈不是強曰既謂之有道何以尚

有權奸曰你道青天無雲在
和而不流將明道先生來看中立不倚將伊川先
生來看國有道不變塞將柳下惠看國無道至
死不變將文山先生看更親切然則和者不
中中者不和不變有道又變于無道耶各有所
勝耳孔子如太和元氣流行無跡
問何以謂之索隱先生曰今講學士外倫理日用
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巳何以謂之行怪曰今服
堯服冠伊川冠之類是

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孔子汲汲皇
皇求人知既而不知能無悔耶先生曰此初九
潛龍也若孔子羣龍無首
君子之道費而隱五章
這四大段書說君子之道卽是中庸之道以道必
說君子正是君子中庸費而隱至察乎天地正
是形容道之廣大精微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
形容道之在人不遠君子素其位至反求諸身
形容道之樸素平坦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

乎形容道之卑近鬼神之為德至誠之不可掩結果只是一誠何謂費而隱儒者云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于密是也你看那夫婦至愚不肖却能知却能行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天地亦有餘憾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道何如其費隱然亦無處不可見鳶飛天魚躍淵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何處非道道何嘗遠人人自遠耳執柯伐柯猶有彼此之分以人治人實各足之理人孰不願以望人恕以待已惟恕心待人嚴以反已真覺子臣弟友有未盡分處言行有未盡謹信處則慥慥篤實而還吾太素矣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可以和家室樂妻孥順父母無入不自得矣然實反求諸身來只在一誠誠不可掩

問既云索隱矣茲又曰隱何耶先生曰隱字啓後儒思索懸想之端世儒求隱于隱白日青天說夢不知求隱於費所以聖人將五倫獻出與人看

問夫婦與知與能是男女事乎謂不是亦不然謂是亦不然你看夫婦在室中父母在知奉承父母亡知哀痛子女知慈愛見乞丐知施舍人說道不好知惶恐豈不是與知與能

問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既曰聖人何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乎先生曰惟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而後為聖人蓋至於不知不能而後為神化曰問禮問官農圃之類以此為不知不能然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此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大段着力不得此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問語云君子載道而行茲曰莫能載何也先生曰人能弘道仁也者人也謂君子不載道非也然則何以載曰以莫載為載

問鳶魚何與於道先生曰庭草何與於道周子曰與自家意思一般知庭草與自家意思一般則鳶魚亦自家意思急開眼莫思量

問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然則必先始于夫婦而後及乎天地耶先生曰造端與及其至亦語辭耳

須知夫婦小天地也天地大夫婦也若看天地夫婦作兩件亦不得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兹又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則忠恕尚與道畧有相遠處先生曰反身而誠忠恕即道强恕而行違道不遠曰無忠做恕不出其說何似曰以忠作恕先已不忠何能做恕此後儒之支離也

問子臣弟友如何曰求曰未能先生曰此正聖人忠恕處世人爲父只責子孝及爲子却不能以



之處兄弟朋友皆然世人只管求人聖人只管反己此與所惡於下一節並看聖人未能正是絜矩處問于五倫中夫婦居一聖人何不說未能先生曰前段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已言之矣

問不敢盡不敢不勉聖人得無勉强先生曰聖人心極大亦極小聖人心小所以不敢世人膽粗所以敢

夫子說君子有四道丘未能一焉何四道爲人子事父在孝其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爲人臣事君在忠其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弟事兄以恭其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交友在信其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四者在德爲庸德在言爲庸言其于庸德庸言處不足不勉有餘不敢盡求言顧行行顧言抵于慥慥之君子然其實未之能原夫子之言人人都說夫子是謙辭今日看來不是謙辭夫子只是學而不厭何處看得只將求字未能字不敢字看得令人只管求諸



人惟求諸人件件都說是已能所以敢持一敢心何事不有餘夫子只是求諸已惟求諸已件件都是未能所以不敢持一不敢心事事是不足可見堯舜而上無盡夫子止是祖述堯舜豈有盡時不是夫子謙是夫子實話我輩今日在一堂之上只省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交朋友何如纔算得學一有未能正好孜孜講究明道先生云天地萬物各有不足之理常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處吾輩聖不如

孔子大賢不如明道正好在五倫上着力外此
爲學者不是庸德庸言是異端中庸這章書與
大學相貫串大學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穆穆
即是慥慥止仁止敬止慈止信即未能之意又
所惡于上一節即所求乎子一節之意學庸一
書無非要人在自巳身上體出五倫來如此方
謂之大學方謂之中庸

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何者謂遠與高先生曰邇
即遠卑即高分高卑遠邇作兩截看無惑乎愈
高愈遠須信當下即是終身目前即是天堂故
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問中庸何以說到鬼神邊先生曰外人身而言鬼
神者此荒唐之見也你看人即鬼神則鬼神即
是中庸鬼即隱也神即費也於此見中庸廣大
又神妙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亦是如此未
知中庸之無方而以有方求之未知中庸之無
體而以有體求之皆射思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八章

舜之大孝武王達孝夫子告哀公爲政亦只是盡
中庸之道却又歸重一誠來聖人至誠所以與
天地合德此是數章大主意

問舜之大孝文即說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世
之不尊富者將不得爲孝乎先生曰只在德爲
聖人聖人不必索之玄遠一個瞽瞍大舜志了
他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封他處置得宜象又
不得肆其虐巳又不薄其弟豈不是聖人如何

問宜民宜人如何謂之宜先生曰謹庸德庸言無
一毫聲色者即謂之宜大學曰宜兄宜弟宜其
家人中庸曰宜民宜人今之欲處一官者曰某
事不宜曰與地方不相宜嗚呼宜之二字難言
久矣于一生遯于山林不得行志只學欠個宜
字世之以隨俗求容者却又與宜不相似

問達孝與大孝其旨同否先生曰大者如天之無
不包達者如路之無所阻達道由大本而生此
可見矣

問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聖人之意言表可見先生曰不
知也吾與爾闕疑可矣
問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治國如何即反掌先生
曰你無看明字大輕一事明百事明
問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又說出一個義理等殺然
則有次第乎先生曰只是識得仁者人也一語
盡之尊賢親親等殺分殊處自理會得
問五達道三達德俱云所以行之者一也至凡爲

國家有九經又說所以行之者一也這一字還
當作誠字看否先生曰既說到知仁勇五倫那
一件事不誠若不誠且美不得知況說其它這
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即凡爲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亦是一貫之一聖人說道理
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
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能到緊
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曰如何子知爲一貫
之一曰予以聖人言知之曰何言曰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也曰其爲物不二而學問中事又
貳得
問先正云物物是生知個個是生知茲又曰學知
困知然則知有不同先生曰試問子學知困知
與生知者性有異否曰無異曰性既無異學知
學此生知也困知困此生知也故曰及其知之
一也
聖人說九經如四時行運如七政旋轉一字少不
得立萬世爲人君爲人臣之極打頭即說修身
南皋先生會編 講義下
握了經世的把柄大臣曰敬羣臣曰體不曾說
敬重大臣把羣臣丢了說着體字有滋味
問敬大臣今有之乎先生曰寵則有矣敬未之見
曰何以謂之敬曰必有所不召之臣是也曰何
以謂之大臣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是也
問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得無致飾于外乎先生曰
聖人說齊明二字其義不淺湛然純一之謂齊
明者虛靈不昧如何說他致飾于外
問凡事豫則立還是前定乎誠否先生曰誠是件

東西物件可前定誠不是物件如何豫定得曰然則豫字何義曰易言之矣豫順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順者順性而行之謂也言行事道亦順而行如何得跲與疚與窮在下位諸語正發明豫立之義又歸在順親順親又歸本明善來若不明善縱說個前定是個假的

問誠者擇善還是將天理人欲中擇個善來固執還執個善字否先生曰善不落思勉天地間只有一善再無二擇者擇此不思勉也固執者執此從容中道也若落思勉等不得善若固執等不得中道博學審問慎思　辨篤行皆求不思勉的道理

問明誠還兩事否先生曰天生人個個是誠明的惟迷了所以因其明處而設教其實誠明無兩件

問至誠盡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先生曰性原是通天地民物一貫外人物天地而言性者不知性者也至誠明了性惟有盡人物之性一事更無別事惟有徹性地者自不容已先師盧山先生云吾儒與佛氏異者全在盡字上謹識以俟同志

問何以爲盡人物之性先生曰盡人之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已聖人只是孝弟慈豈有奇特盡物之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鳥獸咸熙魚鱉咸若是已

問盡人物贊天地化育惟達而在上者能之若不遇而窮者不能先生曰天生人有耳目口鼻個個做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夜無隔宿之糧亦做得曰這樣人如何盡得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曰一念不敢傷天地之和即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也豈但這等人即如强盜刧了一顆人中間有子代母死者或貸其母與子又以物償他又如乞丐乞了飯食奉母又曰囉哩嗹與母聽亦是它一事盡人物之性在

問致曲之旨何如先生曰盡性人之生也直直道

而行不直則曲所以須致曲曰請發其旨曰見孺子入井自然有怵惕惻隱之心直也納交要譽惡聲斯曲矣然則何以致之曰程子云人須是識其真心此致曲之旨也曰形著動變化何如曰卽善信美大聖神是已

問前知還假億度否先生曰明鏡當空妍媸畢照大陽一出魍魎悉消不知明鏡大陽還假億度否

問自成自道請發其義先生曰公適來問我還是有人來吽公來問亦是來問曰此自巳發心腸如何人使得曰爾之問卽自是自成自道除此一問更無處去討自成自道公透此曰仁曰知曰合外內之道曰物之終始更不煩我告

問至誠無息至純一不巳還是以人合天否先生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識得天是人人是天則博厚高明悠久載物覆物成物豈是商特事純一不巳不二是也不二則自不息

大哉聖人之道六章

[illegible]人之道卽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卽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道君子尊德性一節虛說體道之功爲上不驕爲下不倍正是功夫實落處愚而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又發明爲下之不宜倍仲尼祖述堯舜是不倍之證唯天下至誠至其孰能知之見聖人之道亦不可倍也發育萬物萬物發育卽道也非有道發育之也峻極于天天之高皆道也非有道以峻極之也禮儀三百三百皆道也威儀三千三千皆道也可見道無一毫空隙破綻凝字㝡當玩味如下面不顯篤恭無聲無臭卽是凝之意

問尊德性道問學有次第乎先生曰無次第這一尊德性便了曰如何不止說尊德性下面說出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語曰既說德性說尊豈能加得一毫再無着手處有着手處只在道問學廣大高明諸語俱是道問學中事如世間學者覺狹隘則致廣大覺粗

踈則盡精微覺卑暗則極高明覺偏僻則道中庸溫故者時時儆惰也知新者日有開發也敦厚者矯輕也崇禮者見天則也總只是求見德性體段則廣大高明一齊俱到匪是做了尊德性又做道問學做了致廣大又做盡精微心神應接不暇卽堯舜周孔亦所不能

尊德性者崇效天也崇禮者卑法地也今世以悟便了者是知止知崇不知禮卑

問居上不驕一節先正以爲効驗子獨以爲功夫何耶先生曰人不曾實實地做尊德性功夫卽遇人說以爲効驗若實落做尊德性功夫始知人非居上便居下除了不驕不倍無處去做尊性功夫

問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還是興起在位否先生曰若興起在位是與今執筆求官者一也興還當作興起看有道之世又逢有道君子聞其言自然令人感發曰容不幾于持祿保位乎曰容當作容衆看雖無道之世而端黙自持自無雖黄口無毀譽心無是非此非明哲如何

問愚而好自用三段子俱以爲發明爲下不倍是矣然則居上不驕聖人何以不言先生曰聖人生於周末妄言居上何以不驕則是教人以倍何得爲中庸聖人從周只光光心腸安愚安賤不敢反周之道眞見周之聖人具三重六事之善配天配地中國蠻貊率土尊親大經大法聰明睿知故惟祖述憲章也曰然則今非周矣當何如爲不倍爲中庸曰

高皇帝繼天立極列聖浴日回天大經大法與堯舜文武同余輩惟確守六諭大義卽是中庸卽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除了六諭更何處討中庸除了

高皇帝及列聖何處見堯舜文武嗟乎今之高明者求其知爲下不倍之義鮮矣譚學妄標新奇安邦妄更制作倍亦甚矣車書文是王天下禮樂非三重不能作不敢作惟仁人爲能作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祖述堯舜仲尼得堯舜之心如祖述之也憲章文武仲尼得文武之意如憲章之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千古聖賢只有一脈若祖其陳跡襲其彌文卽今之熟誦讀典制者亦爲祖述憲章乎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一再無兩大德敦化爲物不貳也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人人具有只是不肯承當故獨歸之至聖曰何先生曰子觀世上人自幼稱



所經歷事不知其幾却一一記得其人其事豈不溥博豈不淵泉曰而時出之難道人人皆有曰子之所問者果時出乎曰算不得時出曰然則子日間所言所問俱是至聖爲子問爲子言子且待時出之聖謂爾語我則不能加子矣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則聰明聖知與天德是同是異先生曰達天德則無聰明聖知可言矣然則固之義若何曰不有其聰明聖知卽無所倚之謂也

詩曰衣錦尚絅章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相照應首章言不覩不聞莫見莫顯此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聖人發揮此一段中庸可謂苦心之極無柰後世儒者從顯見言動聲色上求越着聲色中庸愈遠無惑乎天命之謂性千古無人識得

問闇然的然其指何似先生曰子知射乎曰知曰子知射之有的乎曰知曰旣有的則人得命而



中之便非闇然若闇然卽鬼神不得而竊其秘造化不得而窺其似矣竊怪今世儒或標宗旨不知有宗卽有的有的豈不日亡

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三者有工夫乎先生曰旣說知則已靈明若犯手勢則知反塞而不通虛則知知則遠近風自微顯一一皆具此處言報應亦細矣世人止說佛氏言報應而不及儒者豈不冤哉

孟子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則字一闋卽喜聞卽拜看他何等胸襟何等氣象再不容一毫想像不容一毫擬議若想像擬議起來聞過是昭我過善言是來教我便喜不成拜不成大舜則再不知有已一味從人樂取諸人爲善此其所以爲大看得善是天下所共的人與已再無纖毫隔此處便上下與天地同流吾輩學子路聞過則喜便爲百世師學禹聞善言則拜便無聞然從此希舜之大有幾矣

一日先生問劉吉卿曰子近何功曰見過先生曰此千聖心傳且無論聖經賢傳今儒者好闢佛壇經云常見自已過與道卽相當曰護短心內非嫌曰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儒有纖毫不同否子若真見過則心自凉心凉非真臻改過境界不能知能見已過則必不見世間過

先生曰丁丑羅近溪先生入京予輩會于寺中時大衆中先生聞東溟兄言卽叩首曰我兄說的是予嘗想此老一叩首平素傲心習氣一時消盡此等受益吾旁窺者知之畢竟此老學得力

又曰孟我疆昔在都中問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何以作孳孳爲善功夫予當時以意告之近覺除善與人同更何處討孳孳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箇箇圓成魚遊于水鳥翔于淵無一物能間之也

孟子道性善章

真正欲聞道不從性體上透一下又不從諸大聖風光對一下終日言說終日力行如蟻子推磨又如蒼蠅鑽窓永無轉身出頭日你看成嗣顏淵公明儀諸大賢便將大舜文王對一下何等力量何等志氣對過一下方才知道本一無古今無賢愚不加不損不增不減爲之卽是何也同此耳目同此手足動靜因是不同處彼爲聖

人我爲鄉人見到此自然退縮不得自然推諉不得終日忝因是不同四字忝來忝去不煩告語見舜羹墻几席間也

又曰吾輩有不善處見人面紅賊去偷盜處便心跳卽此可見性善之一端信得性善又走惡路是不記性的人生亦死也

人之易其言章

此一節書舊說以人之〻怪責爲責愚思卽言責之責如論更改制度不思祖宗聰明睿知千思萬想方成制度豈容輕議卽好爲更改者是也如論人賢否詆毀賢者不知賢者自有本領一語嫉賢終身埋沒如論朱晦翁程伊川之類是也如身在局外動言局中是未嘗以身爲試也登場一舞舞袖更長故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吾輩欲易其言寧易其心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易平易也樂易也心平易不責人以難得之事心樂易不加人以忿狠之詞敢以是告司言責者

孟子謂樂正子章

樂正子在孟氏之門是高弟子其人善人也信人也然見郤不定郤又從子敖遊子敖是個夭知見的人樂正子從子敖是爲其知見所動故孟子曉之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蓋不從自已性靈上受用空沿門乞食卽餔啜之意若以孟子爲口食責樂正子則亦或人竊屨之疑矣雖然樂正子能受此鞭策若他人教亦無所施受教者亦無地所以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蓋無非責望之意彼受教無地者孟氏去而不追矣

人有不爲章

此是千古眞正道理吾各樣試來當時蘇子極聰明說伊尹辨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節吾寂愛此二語說着伊尹心事伊尹耕莘時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不與故卒能伐夏救民以其中無所欲中無所欲則人信之吾輩做秀才中舉中進士做官若世界上醲釅欣艷去處

一毫沾不着這樣人豈不是不爲卽未能有爲却是有爲之根基若小小的利害人也欲我也欲人也取我也取甚或踰閑越矩恬不爲恠縱能有爲誰則信之天惟不爲故能大生地惟不爲故能廣生聖惟不爲故能合德天地嗟乎誰知不爲之爲哉

言人之不善章

世上只言二氏說報應此卽孟子說報應處諭言人之不善必有後患何者人性本善其有不善



偶一念之差吾旣不能使之無不善却又宣揚于人不知所宜揚者還是欲其聞而改乎亦還自巳有所忌嫉而故露其短乎此等心腸卽天地鬼神且陰加譴責必有後患故夫子以樂道人之善爲益者三樂之一予嘗謂言人不善不但有後患言時卽有患當言時惟恐人知心中便自有患言後心中猶恐其人之傳之也心便不得安逸患再無巳時吾輩能從不言人不善心轉到樂道人之善一味懽欣和暢卽是超鬼超入仙路矣

大人者不失章

這一章書孟子指着眞心與人看辟如今人說到大人那個不震驚何者是大人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大人不知這大人只是不失其赤子之眞心者也赤子之心眞心也見着父母一團親愛見着兄弟一團懽欣何曾費些須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眞心便是如今不得爲大人無

[illegible]先生合編 講義

處見得且就孝親一段看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獨大孝終身慕父母卽此可見人之不得爲大人肯在父母身上體貼得不失了赤子之心若就在親心上渾全赤子眞心這便是大人了大人是難做的孟子說得這樣親切容易眞是令人快活孟子生孔子之後亦認得心透故說得如此分明我輩想來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聞見塡實厭赤子之

心眞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爲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眞心日遠無惟乎大人不多見也孟子後有象山陸子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此語與孟子千載同符欲學爲大人者勿忽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鄰有富人之子索錢于父靳而不與索于毋毋閒與之又索之妻妻特多于毋耳而未慊志廼躬耕辛苦居積與父等隨其所出入而莫之禁因嘆曰夫父至親也尋索而不與毋妻雖與而少何如我之自蓄乎夫君子學而可不貴自得也學至自得則不假言說不須安排不須布置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何等居安何等資深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所以君子學貴自得同一洙泗源流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惟顏子深潛純粹妙契聖人之旨不違如愚繼顏子而後惟孟子七篇仁義之旨性善之說如揭蘐孔顏一堂繼孟子而後惟周子程子陸子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廓然大公陸子曰宇宙卽吾心此等去處非自得何以見得親切如此世之安排道理撑持意見以爲自得明眼者知其爲義襲去自得之旨益深矣

仲尼亟稱於水章

水一也有源泉之水則混混不舍晝夜何者有本故也有七八月間之水則溝澮皆盈涸可立待何者無本故也學之有本者由仁義行任天之便率性之眞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此源泉之水也無本者是行仁義藻繢以自飾枝葉以自矜的然而日亡此溝澮之水也溝澮之水其來也忽然譬彼枝葉藻繢之流非不驚世駭俗然卒致日亡故君子耻之所以先正教學者吾輩只求日減豈宜日增減盡則無事矣昔先正同門人坐于池邊曰寧爲有源之井無爲無源之池卽此章大意又有詩曰如今年老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此語須當自理會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書孟子極誘人向善說道至美者是西子一蒙不潔个个掩鼻則真不潔可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夫惡人且可改未必惡可知上帝且歆享人豈能沮抑他何以故此機寂活惡性無根一念消除當時卽得本心今人見人或幼時少年氣盛稍幹差事後來去悔便作惡他不知其當時所差者其習其意其氣非其性也而今真改方是真性不得沮抑他此章可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章互看一個極富的不傳一個饑餓死的却傳一個美的却令人惡一個極惡的上帝可享賢聖爲人分剖何等界限親切不自家別辨路頭非眼黑則心昏予見邑有爲隷者其行杖甚酷後歸依釋氏嘗念罪過予心喜之然人有竊笑者不知我輩不回頭愧此隷多矣故曰煩惱無邊回頭是岸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書見君子一味只是自存自反自憂所以異于人曰存者何世間人有慘刻者君子以仁存心法天地生生之心不敢一毫刻薄世間人有傲亢者君子以禮存心法天地秩序之常不敢一毫輕放仁存心則自愛人不愛人非仁也禮存心則自敬人不敬人非禮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自然之理也其不能者必仁禮之未至也君子必自反未嘗尤人又不然者必吾誠之未至也君子益自反未嘗尤人終不然者必吾與禽獸無異仁與敬忠之未至也敢歸咎尤人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卽上面自反之功也無一朝之患卽上面橫逆之謂也君子所以憂不已者君子只是學舜蓋舜見識大在天下後世必如舜而後已再無有尤人時節所以無一朝之患君子異于人者正在此心一也善用之則爲仁禮之君子不善用之則爲橫逆之小人可不愼哉然一味反已則其待已也大且重一味尤人則其待人也大且重

問仁以存心是將仁存心否先生曰將仁存心心

無不仁矣將禮存心心愈不敬矣仁人心也即心即仁即仁即禮不是湊泊得的子輩在鄉遇橫逆時即將此章熟讀不已怒不解或讀至旬日直至怒忘時始歇方見真異于人處與鄉人作敵不如與舜爲敵

楊龜山云舜在父子則盡父子之倫君臣盡君臣之倫以爲友則盡友道以爲臣盡臣道此所以爲法天下可傳後世

儲子曰章

觀此一章書可見人人可爲堯舜再不必退縮當時孟子在戰國人疑其有異所以王使人瞯之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氏非願學堯舜苦盡心力心中有灼見安能如此說得伶俐直截人信得身是堯舜自然不容已宅日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亦類也是與人同出于其類却又與人異既說同是人人可爲既說異又聖人獨爲請思所以出於其類者是甚能弥得出於其類處方纔同得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吾輩未能首出且將身子跳出世俗圈套内振衣千仞方纔有商量

仁之勝不仁也章

此章書孟氏示人以爲仁之的說道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何者仁存則不仁自無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比不仁更甚夫既曰爲仁是有志于仁矣何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蓋緣有一種人不思仁是陽明的却去黒漆漆地或去私私愈增去欲欲愈熾或去制念不知念愈制而心愈紛到不如無事的人到得個安淨可見聖學之宗只是爲仁爲仁只在復禮今諸君初入門工夫在先識仁識仁則仁自無對盈天地無一處非仁無一息不仁無一念不仁如元氣周流不少間隔如精神貫浹不少痿痺那處更討不仁在

羿之教人射章

吾儒規矩彀率安在夫子吾十有五一章便是吾儒規矩彀率十五便志於學學便是明德親民

十五志此三十立此四十不惑此五十知天命此六十耳順此七十從心不踰矩不踰此舍此便謂異端便謂權謀便謂功利學說到明德便不是影響支離擬議註疏了得此真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始筭得明德說到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國家天下國家有一人不明明德不美得親民然其實一事明德必親民親民必明德孔孟一生汲汲皇皇到老不得了到近時以一悟便了至薄一切倫常以爲于性體無礙吾不



知於規矩教率安在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必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吾道外人倫無規矩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堯舜大聖人也個個可爲可爲又只在孝弟教者教此學者學此何等簡易何等直截曹交以形跡求堯舜不知巳身自有堯舜以形跡師孟子不知家庭自有餘師先正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予於孟子亦云先儒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予曰儻果不得其傳則漢唐以來人俱在昏天黑地過日子那個不依着這孝弟堯舜其心至今在此孝弟也軻之傳於今者此孝弟也故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輩外此是爲異學

莫非命也章

此章書孟子示人以立命之學命不是吉凶禍福之命卽天命之謂性之命這個命無古無今無聖無愚無賢無哲無中國無夷狄通是這個命人當但順受其正便了何爲順受其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何謂巖墻巖墻是幽陰之地正所謂陰山鬼窟人不知命却去幽陰地作生涯旣知命便向陽明地享現成盡其道而死者是正命桎梏而死者非正命盡其道而死者順受之理也桎梏死者巖墻之下作生涯之謂也孟氏教人立命之學極顯極透徹人信不得莫非命便謂有處是命有處不是命是天有所覆有所不覆何得謂天命

又不肯順受却要逆做以人力勝天功以聞見勝德性縱做得成個家當拋舍不下明眼者比之桎梏其不能正命可哀矣

恥之於人大矣章

為機變之巧者非只汚下之流卽從道理上裝點之類亦是機變之巧不恥不若人人道也惻隱之心人也無惻隱之心不若人道矣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人也無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若人道矣于此不用其恥惡乎用其恥從比擬宅人



起念者則有止有進惟從自巳人道上起念則愧奮自生一事不如人往古來今只有此一事此一事卽人道也此一事不真則事事不真更何論做得個人耿然一身參天兩地恥非真恥日淪卑汚人耶禽獸耶是在自擇爾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興起也性吾性也進吾往也止吾止也不以人而有不以人而無以有人而興必以無人而廢夫豪傑凡民之特立者豈以人為進止哉孟子興於戰國私淑願學孔子周子興於舂陵皆生於聖教衰替之後我朝文清薛子興於晉吳聘君興於豫章白沙陳子興於南海文莊文恭文毅興于吉洲醫閭興於遼東布衣陳子興於閩王子興於太洲皆如凌霄之峯四無倚靠挺然特立究諸君子所至豪傑不足以盡之雖然此非鄉愿所能也豪傑其性多猛烈多剛氣不囿習俗不隨衆脚一變至道如馬之踶齧者必善走若柔懦善人其性多畏縮一有慕古之心左顧



右盼東怕人笑西怕人議這樣人一生有甚長進吾輩今日生逢聖明之世薪蘸之化不祓文王再不興起真無良心矣嗟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苗有生機可以人而無生機乎哉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良知之說自孟氏巳傳至陽明子復拈出示人後世學陽明子者遞相祖傳其功愈密其說愈晦予請再不必別看卽看此章良知宛然在前說

道學而能可謂之能不謂之良能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慮而知可謂之知不謂之良知惟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試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這親親就是仁敬長就是義再不必它求道之東海此仁義同南海北海西海亦此仁義同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亦同此仁義再無有不同的吾輩欲體認良知之教再不必別用心思在家愛親推親親者以親天下在家敬長推敬長者以敬天下一團和順藹然無間孩提時節即此是良知良能現前若以此為庸行別有妙道靜坐而思稍見靜中境象執以詫於人曰吾有所得連篇累牘斐然可聽不知白日青天見鬼縱歷千刧永無見道之期此非大開巨眼者不能拔此沉淪之苦

楊子取為我章

孟子此章正不欲學者有粘腳處說道楊子只是為我墨子一於為人子莫一於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其賊道更甚何者舉一而廢百也孟子極見性的人東也掃西也掃只是不要人執一曰然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說非乎曰堯舜之惟一者一貫之一矣道一而已矣非執一之謂也堯舜之允執厥中中本自中執而無執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之中非單人已之間而執之為中之謂也雖然論執一之害後儒比比皆然其師偶說敬則遂執敬言誠則遂執誠偶言仁則遂執仁偶言靜則遂執靜偶言良知則遂執良知以所耳聞者即殉至老死不變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權說皆是引人之道不思走路一聽杜杖縱跛躄不止難望其一日千里也

南皐先生會語講義卷十

饑者甘食章

口腹之害饑渴害之也人心亦皆有害孟氏只指饑渴不知其所饑渴何事說者謂為昏夜乞哀之富貴然世之不必乞哀亦有富貴害心者予竊謂此易見也孟子指點不為此一班人說竊嘗論饑渴害心惟講學之人方有亦惟講學之人知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聖心同太

虛固不必言下此聖門惟屢空顏子方才無此其餘或以多聞多見或以才辨況其他乎今學者動輒勦襲先人陳跡以爲自已寶藏又最微細者認意見憑神識曰吾學在是只求多不求少只求益不求損其害豈有窮嗟乎口腹之害害不過軀體人心之害更屢刼而無出頭之日世之不自害心者有幾耶

堯舜性之也章

由仁義行堯舜性之也反身而成湯武身之也行



仁義五霸假之也五伯仁義亦是假得十分好處惟孟子知其久假不歸故嚴王霸之辨然吾道中亦有覇儒亦有覇學假仁而處自以爲仁矣不知吾性自有仁也假義而行自以爲義矣不知吾性自有義也甚至把持意見妄認緣氣自以爲有得有見俱是惡知其非有也能知其非有者可以語性矣久假不歸然則吾儒必有所歸逃墨者必歸於楊以楊爲歸逃楊者必歸于儒以儒爲歸歸者若家舍然仁義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世之久假不歸者是以蘧廬爲家舍也吾儒歸在何處天地之性存焉爾

道則高矣美矣章

道在天地間說是高却又平實說是美却又平淡不能引之使高不能降之使卑這就是吾儒繩墨彀率君子淡能引得人向這邊表不能使人啓發雖不能使人啓發其躍如見前也非難也非易善悟者從之耳這樣去處不能爲顏子增



高不能爲公孫丑少貶蓋緣公孫丑以形體求道不以身求道以言求道不以精神求道以玩弄把捉求道不以平淡朴實求道若以身求道則萬物皆備于我何勞孟子說破若以精神求道則心堅石穿若以平淡朴實求道則觸境現前故曰能者從之能者知身即是道無待外求知精神在我不庸玩弄知道本樸實何事張皇久久自是躍如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與顏子一樣諸賢勉之無負孟子苦口　曰請問中道而立

曰善哉子問世儒所謂中道而立者如一堂如一邑一都一國之中不知以天視之皆非中也子所謂中者懸崖峭壁不許人挨傍不許人模捉不許人倚着謂之中噫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一堂之上千古之下誰是能着吾爲刮目



南皋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終

鄒南皋語義合編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元標撰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忠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其門人所輯以講學者曰會語說經者曰解義故總名曰語義合編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立首善書院卒釀門戶之爭功不補過其學亦源出姚江不能一一淳實然其入則不愧於儒者故仍存其目於儒家焉

# 顧端文公遺書三十七卷附年譜四卷

〔明〕顧憲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顧端文公遺書三十七卷附年譜一卷》提要

序

向者稿閣蘇門孫先生之緒言矣其所纂理學宗傳首周元公至顧端文公凡十有一人以明古今道統之所屬因思明代自嘉隆以後海內言學者門戶角立生徒甚盛靡不登壇樹幟而蘇門心悅誠服歸端文非其信之眞何其推之至若此蓋蘇門雖不及諸人而早歲所見名臣碩儒如鹿忠介趙忠毅周端文之友也馮恭定則端文之徒也高忠憲楊忠烈則奉端文之教者也先後諸賢人儀型學共植倫常世蠹目之爲東林而道南片席實從端文首倡由是言之雖居官之日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國家重計宗社遠猷未竟其用于生前而明道作人乃貽其澤于後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一身兼之此豈他人可同日而語乎端文著述舊刻十書而蘇門篋中惟小心齋劄記一種亦僅得其前數卷故宗傳采錄止是不無遺珠之歎余數年前從端文曾孫梁汾假讀惜其梨棗散佚擬重爲剞劂而鹿鹿未遑茲來廬陽案牘之暇閱集先儒要語用當韋絃庶幾檢攝身心兼亦少裨仕學頃受十書彙本待次第付梓人梁汾爲余言端文虞山會中說吾十有五章云就常人

脩來知天命似涉耳順從心較淺因何先後遲閱十年只緣常人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聖人將天命就耳目心思實實體驗真是天人合一聞者翛然感謂己臻聖境如斯絕詣寄示末學漫效管窺抑又聞之忠介謂端文書沈潛粹密與薛文清讀書錄相爲表裏恭定謂端文辨無善無惡極痛快千聖相傳之脈不墜是在吾師忠憲謂端文窮理精到幾于無我由孟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由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三賢之言具在合之蘇門倘論以質鬼神而俟百世夫復奚疑敬節取之備後之學者覽觀焉時

康熙歲次戊寅中秋日古燕後學張純修謹序



# 總序

錫山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晚年有十書之刻十書者小心齋劄記東林會約商語及各種商語當下繹大學三書以俟錄涇皋藏稿是也鼎革時梨棗盡失公之曾孫梁汾方次第較刊內惟藏稿自崇禎賜諡之後更名顧端文公文集畧有刪補仍以俟錄入之卷帙頗繁猶有待云若證性編還經自反桑梓錄諸篇無刻本而僅存之稿又多散軼止各依見在竄輯以傳于世余與梁汾定交二十餘年間得讀公遺書梁汾備述如右凡屬爲之序余唯唯未果逾年而合肥元臣公輦入都來徵前約因力疾書數語其有當與否惟梁汾裁示焉憶余年舞勺即熟公丙子元墨稍長聞諸能談說海內前賢大儒並推公爲吾道宗稽其事行大抵冶鑄風動廉頑立懦孤竹柳下之流亞歟而包涵有量搏捖有力屹如廓如東漢北宋諸君子不足方也公一生學問不越性善小心四字而余最所心服者劄記中謂宜以大學中庸還歸戴記以復聖人贊禮之舊使五經得全而周子通書朱子小學宜與論語孟子合爲四書拗見獨闢迥出元明諸儒之上公之爲吾道宗也何疑至其論性則極辨無善無惡尤費苦心謂異端之于善惡一切埽而去之

變成一箇空局鄉原之于善惡一切混而同之弄成一箇頑局大都以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比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說雖近似然旣云無善而至善矣亦將云無惡而至惡乎旣云至善本無善矣亦將云至惡本無惡乎有是理乎言之直捷透徹令學者如撥雲霧見青天厎姚江之積淵遏婁東之狂談功不在孟子下而後生小子乃或挾一知半解妄肆譏評此何異蚍蜉之撼大樹哉余生也晚今耄矣無能窺公學萬一朴率言之梁汾其以爲有當否

康熙甲戌春月後學之罘王隲頓首拜譔





顧端文公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辯學至父諱輒婉轉避之就讀外塾歸必篝鐙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于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强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奧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爲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聞卽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爲蔽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詆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與公廉寡欲爲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遷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辯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贊南星爲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憲成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illegible]

輔王家屏以對逆例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illegible]于二泉與姑蘇管志道乃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攀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



復構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辭不赴壬子卒于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于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于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逮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死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諡端文所著有涇皋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三書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等書

容城孫奇逢曰或云薛文清陳白沙于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置人一語涇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于躁且慢乎曰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



子直鄙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刪定纂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孟所以上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徒博一渾厚之名故須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籌作主持耳

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萬歷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壞東林明日壞東林東

林之骨已朽矣而在朝在野仍嚷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曰予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陰陽之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諸君子之所以爲忠臣而撐柱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邪予之所以見短者予正于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朱當僞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之大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須大放眼界



奇逢又識

右蘇門孫先生理學宗傳所載蒼先生親見東林諸賢故于 先曾祖端文公推崇獨至非近時耳食者流輕爲評隲可比也因刻遺書錄其言以當弁首云

曾孫貞觀百拜謹書

顧端文公遺書目錄

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于世也百家眾技當無所不務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于學一切技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于學也百家眾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于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于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脈字字咀嚼故寀寀不差毫髮于凡聖賢豪傑直從皮肉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先生曰周



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明于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演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既久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分裂失眞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學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

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轡殆幾于無我矣萬歷壬子秋月同邑後學高攀龍拜書

劄記自辛亥以前皆先祖端文公存日手定付梓歿後一卷則先伯考先考壬子秋苫凷中與錄而呈景逸高師黎閱續完此段師楷書記後原擬以作序言者是冬師譔端文公行狀求墓志于鄒忠介公因併此入行狀中而序言尚闕師曰劄記大指見于始末數言吾已表而出之至先生之學直接文公斯語也以質鬼神俟百世可矣又何必更爲之序也令仍錄諸簡首庶見吾祖吾師兩賢蓋心心相印云丙戌冬孤孫樞稽首百拜謹述



# 小心齋劄記卷一

無錫顧憲成叔時

門人馮從吾　史孟麟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較

甲午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伊川先生言西銘原道之宗祖愚竊以爲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蓋西銘止推到生萬物之父母太極圖說直推到生天生地之父母學者須于此立腳方有個究竟處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其訓精矣愚竊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之爲物本自聰只依他去聽目之爲物本自明只依他去視是卽所謂效也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認得一性字親切卽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卽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敎李延平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
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善乎孟子之言舜也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游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學人能
時時體認此等氣象消卻無限鄙吝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是靜中妙境可玩
程子曰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著此
四字不得此又分明將聖人一腔精髓拈出令人
就裏認取有箇覿面相逢處也
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于不能以多



問于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
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
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
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
無極也周元公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
子也知言哉
朱子曰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而

下篤實莫若子夏愚竊以為顏子而下穎悟莫若
曾點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路蓋曾點子路胸中
乾淨充得盡時便是聖人子貢子夏似覺黏帶多
與聖人血脈較遠也
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
舍顏閔與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眼也故曰
孟子亞聖
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以異
于禽獸者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



一箇戰兢恐懼之心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綫至宋而始一光發脈得一
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李諸
先生復相與後先主持于其間天實命之以斯文
之寄非偶然也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崛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
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闢始流傳浸久分裂失
真于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
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韓昌
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

予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粹語
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
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
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
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知元公之深者前莫如程大中後莫如朱晦翁
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當
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于後
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溪兩先生顯諸
仁其流遠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愚謂知天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
天地周子此數語模寫絪縕情狀宛然如畫眞造
物傳神手也
程伯子識仁說吾人有一語可以形容之曰超超玄
箸學者讀之便應長一格
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



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
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
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
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
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吳悟齋中丞謂錢緒山曰頃貽書王龍谿欲其實修
實證求之于言之外也誠恐此老不察又求之于
言之內不復向羞惡辭讓是非上用一鍼砭所謂
惻隱者未免認賊作子將一傳而此學爲世戒予
讀而旨之以爲正與程伯子言仁之旨合往嘗舉
似同署麻明之明之曰中丞能不認賊作子否予
曰君以爲何如明之笑而不答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
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
保任工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工夫說得十
分精密
羅念菴先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
以爲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愚惟近
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爲第一義徐而察之

大率要識股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工夫言者輒曰
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
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
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以
為道也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
也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
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
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
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



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
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
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并為拈出
識仁說是悟後語又曰悟後轉覺工夫難其究也可
以入聖悟後便覺工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狂
韓公持國與伊川先生語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
常理從來如是何嘆為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
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
可矣兩轉語不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于此有
悟應不墮生死塹中

馮東皋謂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
特事先生曰何如東皐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
生曰頤亦有奇特事東皋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
楊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
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以告尹彥明且
曰當時攔不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先生曰
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子安
聞之遂服然則伊川若習參禪何必在大慧中峰
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幾利心



消盡必也逝世不見知而不悔方幾名心消盡必
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殀壽
不貳方幾躯殼心消盡
罔之生也幸而免生猶死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艸艸
而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蓋曰人
不得艸艸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
通乎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
之精神則能通乎萬世
南游唐仁卿嘗訶余作字潦艸余謝之昔程伯子作

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灑埽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邵堯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桮酒湯
武征誅一局棋王龍谿曰須知三桮酒亦用揖讓
精神一局棋亦用征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無大
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余以
此知仁卿之意遠矣

獨居時能無閑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
接物時能無几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晨起呼童子視庭中后槐報曰昨日含蕊今日花大
放矣余喟然嘆曰渠卻不虛度了光陰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鄉原闇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
嘐嘐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踽踽流俗之所共疾
也而孔子與之即此一箇樣便有大功于萬世

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
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
形容之這裏須大人止曾任試看孔子豈不是古
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煉工夫方幾敢
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
用了四十年磨煉工夫方幾敢道箇不動心恭事

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取來得易卻又差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知者過
之謂之過孔子分明自以爲不如孟子曰告子先
我不動心謂之先孟子分明自以爲瞠乎其後然
而孔孟卒不以彼易此何也其必有見矣學者將
爲孔孟乎將求勝于孔孟乎將求勝于孔孟識非
余之所敢知將爲孔孟即孔孟之訓具在奈何往
往忽而不察徒然相競以玄妙直捷爲也益非余
之所敢知矣願與吾黨共商之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
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
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
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爲我瞞卻些子閒居爲不善
則見君子而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
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
裏都使不著語曰心爲明師又曰心爲嚴師旨哉

子路問鬼神問死乃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其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又六經註我
我註六經之說所自出也此是何等識見孔子一

則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日未知生焉知死
至乃以依斥之其慮淺矣
羅近谿先生曰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
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
思而得此意見得極透乃宗其說者因是類喜言
自然圖做箇見成的聖人則又誤矣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
出人心之良知正猶子思子以喜怒哀樂之未發
點出人心之中蓋謂此等處極難形容欲人將耳
目口鼻四肢一齊放下認取自家本相原是停停



當當原是玲玲瓏瓏庶幾儼然有省不肎將他理
設過去非謂學能障人卻把良能來壞之也非謂
慮能障人卻把良知來壞之也若作如是解是必
率天下而歸于一無所事事可循失孟子之指矣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帖人情至到之
言也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
道不去此聖人體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慍字悔字當有
辨慍者足己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慍自反
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

慍生于滿悔生于歉兩者皆從名根來
悔字亦有二義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此悔從道心
發也若不見知而悔此悔卻在不見知上起了念
頭既有此念進則必至于索隱行怪以求有述退
則必至于半途而廢矣乃從人心發也不可不辨
或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舊作二句看近來俱作一
句看孰是曰以文會友委是以友輔仁以友輔仁
卻不專靠以文會友蓋以文會友特輔仁中一事
以友輔仁則所指者廣矣由此言之作一句看固
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長之味也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川
先生于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人門見汪
黃二像踝跽庭下荊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
恃如此拜後出觀兩廡題宋贈祕閣修撰平泉曰
一祕閣修撰何加于陳少陽益亦書宋太學生使
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
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
于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
主相對感嘆詔旨諄切若此予惟兩先生之說均
于世道有裨試使當年題曰宋故太學生贈祕閣

修撰兩義固竝行而不悖也

陽生于子而實始于亥亥之爲言孩也有向長之意焉陰生于午而實始于巳巳之爲言止也有向消之意焉聖人爲扶陽抑陰計即一製字間無不著精神也

或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箇物事恰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會落方所否

或問孟子有命有性二條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于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于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曰註中一伸一抑之說何如曰此語恐尚有商量君子不謂性正以其似性非性實不可冒認爲性于自家軀殼上求其圓滿也非曰原來是性故借命以拚之也君子不謂命正以其似命非命實不可冒認爲命于自家道理



上總其被陷也非曰原來是命故借性以拚之也何伸抑之有

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于人欲之內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于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闢玄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于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眞者究竟非眞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于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于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楊諸人翕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于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于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小心齋劄記卷一

小心齋劄記卷二

乙未

性卽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

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聖人不思而得矣未嘗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不勉而中矣未嘗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是故曰擇善固執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且聖人非特不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亦



未嘗以不思而得自處非特不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亦未嘗以不勉而中自處是故曰發憤忘食曰好古敏求曰不如丘之好學而今開口便說箇不思不勉何言之易也

不思而得精神恰在那得字上不勉而中精神恰在那中字上而今要學聖人須就這裏參取只說箇不思不勉濟甚事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試看這話頭還是論箇得不得還是論箇思不思還是論箇中不中還是論箇勉不勉

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爲未發之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卽其前一說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于章句所用乃其後一說



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以後說爲定遂以前說爲誤而近世學者又卒以其後說揜其前說則亦致之不詳矣愚嘗平心體究竊以爲兩說不妨竝存非必執一而病一也陽明先生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若眞知

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于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箇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喩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了也曰後儒何故將未發已發分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原是子思子分來不干後儒事若曰中自爲中和自爲和兩者截然各爲一物卽後儒原不聞有此也爲此言者將無見己之見太伶俐見人之見太癡重乎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先天也未發也兩儀後天也發也是一說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靜體也未發也動用也發也又一說也然則兩說于中庸孰當曰若論中庸本旨章句爲近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何如曰自陽明以來講良知者幾且盈天下矣徐而察之其于良知似猶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旣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歟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用者旣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孟子之所謂良知果若是乎



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然遂舉而繫諸四端恐兩下尚不能無毫釐之別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詘之體也然遂指而名之曰性恐究竟且不免有千里之謬矣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箇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

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這是太極兩儀大總管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人心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庚辰予與南樂魏懋權同舉春官又同門也一見如生平歡已又得聞劉國徵于時張江陵秉政懋權每覩時事乖剌輒爲憂形于色且時時過予兩人相對太息一日忽曰江陵汰已甚吾儕又新進何



能爲盍私講申座師乎庶可戢回萬分一也因約各爲書一通予既具艸往叩懋權懋權出其書祇予書曰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于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憸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蓟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椎髻之族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姦民乘閒誣奏之進士俞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竝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孛蝕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爲安則見



禮樂文章而駭憸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詖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于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邪不可使長邪所關于世道理亂得失鉅邪細邪竊以爲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于今日係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爲己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

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予讀之旣喟然嘆曰經世之文也退而自削其艸

劉國徵書曰門生猥以廝愚謬辱采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淺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懸負薦舉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溺秋客星見彗星縱橫河漢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柴乘之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



微衷爲國門生不敢知夫子豈早以爲憂也竊以爲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己之詔不前亦宜減膳撤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抗章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修省之助今旣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爲怪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步至爲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多獄多僕戕主郡邑横篸租税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較其計畫未卜何之俺荅土蠻動輒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

天下之元氣蕭然目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于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謏詞漫不顧上下此何怪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諂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卽竄諸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蹤伏艸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



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誠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闕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于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于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令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于先令制于已壅蔽久而忠言罔

鬪也　異之來得無堯湯祀與夫子試畢衆言之
未必不捸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
多流于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
世士大夫多過于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
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
之望門生遠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于君側
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造以言通夫州野儒生居恆
披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余惟懋權之論正矣而是書語意婉篤規諷備至
又有足演繹者因并錄而存之



聖賢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
跖死利是將那名字與這義字義利判然兩途名
利則等耳如此方幾曆得君子與小人一般後世
敢刺君子者皆用此法一字之毒流禍無窮假令
此老見之不知以爲何如也

好名中人所不免山中人以上固不屑也山中人以
下則不能也若乃託于不屑以蓋其不能譬諸小
人其猶穿窬之類也乎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潔皆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如
公輩仰是至誠文定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
濟美戲曰子發是僞爲善公是至誠爲惡戲則戲
矣卻自有可思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
令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又曰吾願見僞帶詐儉
者其意正與此同

好名一念上之有礙于天理是故在善中爲惡下之
有礙于人欲是故在惡中爲善世之學者莫不曰
聲色貨利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
信乎其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識之雖然彼其所爲
淡疾夫名根者果以其有礙于天理乎抑以其有
礙于人欲乎以其有礙于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
也以其有礙于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于此合



糊而漫爲高論也夫誰欺欺天乎

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
也知此而後可與語己之性張思叔問鄒志完以
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使叔子曰君子當于有過
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知此而後可與
盡人之性

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
不知而作則妄人而已矣甚世間有一種人自負
聰明說得去做得來便爾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以

爲吾性本靈不消些子依做吾性本足不消些子幫添只就箇中流出縱橫闔闢頭頭是道矣昔在甚偉由聖人觀之卻只是箇不知而作俗所謂杜撰是也此等人看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直笑以爲支離瑣碎不足道由聖人觀之生知而下便須數著他謂之次正見其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就兩人較一邊師心自用假然處己于生知之列究竟反不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還得爲知之次一邊視古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聞中參取視今人無不勝似我去



多見中參取歉然處己于庸眾之下究竟卻與生知的殊途而同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爲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鍼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箇工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訶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人言利根的無假見聞鈍根的卻要借這箇開發此語恐未盡利根的大頭腦已自分明若用多聞多見工夫將來越鍊得細點鈍根的須是他心地上掃得空空無一物方好商量若便引人見聞中幾何不弄得朽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二語當時時三復試思說箇性有何不了又要點出善字來說箇善有何不了又要提出性字來說箇性善有何不了又要標出堯舜兩箇大聖人來此中殊有極苦心不可只泛然看過

告子之徒或以無善無不善言性或以可善可不善言性或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他們何嘗不自性立宗但只就各人意思兩下揣摩故其說往往比于影響沒箇著落點出善字正示性有定體不可以岐見淆也楊墨之徒或以兼愛言仁或以爲我言

義或以秉爱為我之門言中他們何嘗不自善立
宗但各就自家意思一邊認取故其說往往滯于
枝節沒個頭腦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
局見窺也至于言必稱堯舜又何也若曰往古來
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堯舜湯湯巍巍共推為兩
至聖也試相與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又
若曰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而獨讓兩
聖人廻今邁古無能步趨其前一也試相與對證
一番有不悅然自失者乎然則揭示標準鼓舞衞
往在此激發秉彝振起積習在此策懦為頑破昏

為明喚醒一時之酔夢豁開萬世之心眼在此孟
子之所以反反覆覆為吾人言切矣至矣盡矣讀
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小心齋劄記卷二

# 小心齋劄記卷三

丙申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
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
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
者總總是個求于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
求于氣告子卻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
勿求于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
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
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
卑上下一切埽去其不二賈也所以齊天下之物
將精粗美惡一切埽去總總成就一個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
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
面的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之當用力于仁而不必
求合于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
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
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

外也非內也名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
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
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
矣若于食而辨其孰爲可甘于色而辨其孰爲可
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
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
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
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



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中行也程淳公幾之矣未離乎狂也程正公
未離乎狷也朱子狂狷之間也
程伯子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
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
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
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

入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
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
于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
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于先師之廟乾道間大
學魏掞之請祀二程于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
者益鮮矣至于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
子設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併詆通書穿鑿害道
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
特爲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



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
矣
周元公尙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
優劣論也
讀慈湖氏之書則濂谿明道亦支離矣不特朱子也
讀釋迦氏之書則六經語孟亦支離矣不特濂谿
明道也噫
慈湖曰濂谿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于天下至
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
有甚焉文王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

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于濂谿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猶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

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谿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則予猶未悟思之即



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愼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箇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箇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愼也非虛言無者之蕩于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虛言誠且愼者之窒于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一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可謂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此語慈湖聞之亦須首肯愚謂王泰州卽陽明之慈湖也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當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元公其庶乎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文成其庶乎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



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搏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闡發有餘收束不足當士人桎梏于訓詁詞章閒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覓任

自然而護蔟業陵夷至今議論益高行益下
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
顧裴回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殆亦不能無遺慮
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
曰以考亭爲宗其獘也拘以姚江爲宗其獘也蕩
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拘者人情所厭順
而決之爲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爲難昔孔
子論禮之獘而曰與其奢也甯儉然則論學之獘
亦應曰與其蕩也甯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



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
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
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也此數
語字字鞭著禁處所謂一條一痕一摑一掌血
洞徹孔曾之藴
李見羅先生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
見羅先生之揭修身爲本也而曰原是謝元之聖劑
令爲補虛之上藥又曰一步離身即丟到上帝邊
去亦末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或問當下之說何如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
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幾說仁至
是就工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幾說擴
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工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
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
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跖依然無改于初故曰惟狂
克念作聖論工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
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象獨于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
到底不了此取易簡取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
則孔子之所以注意于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
爲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
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楊子安侍郎好辯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于尹彥明
曰六經蓄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曰固是只爲開
眼即是病毋誦斯言輒爲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己過聖功也又曰呈重朝紳不若信于寮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愚以爲此惟慎獨者能之

羅豫章論舜之事瞽瞍而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愚讀書見舜命禹征有苗及其不服惟退而誕敷文德不敢有一毫忿疾于頑之意直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孟子三自反篇援舜示的有以夫惟看得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然後能格頑爲慈委無不是底父母惟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然後能化梗爲順委無不是底人此舜之所以爲大也



或問易之有訟也厥義云何曰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于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于訟人餘五爻是也自訟是第一箇善念頭故特繫之曰元吉訟人是第一箇惡念頭故初言不永二言逋三言厲四言渝上言褫蓋無往不致其戒焉聖人之情見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爲自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之所爲自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也故曰九五訟元吉

言者往往于當事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沽名誠有似乎沽名矣然而實當事者之藥石也當事者往往于言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拒諫誠有似乎拒諫矣然而實言者之藥石也吾以爲此兩人交相對則交相益交相尤則交相損

爲進言者處必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爲聽言者處譬則用藥然期于能去病已耳若拔本帥一一而詆之曰是偏于寒是偏于熱此乃爲藥尋病而非爲病求藥也何益何益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爲聖賢須是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爲宰相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也其次闔銓一心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于倍蓰只一段心事箇箇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耻之也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即所謂生知安行之聖人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而言也非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僞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伯假之將堯舜與湯武對言是安勉之辨將堯舜湯武與五伯對言是誠僞之辨安勉殊途而同歸誠僞毫釐而千里若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僞則湯武與五伯亦何以異而堯舜且爲絕德矣吾不敢以爲然也

溫故而知新逭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



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詳卻于中間點人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註謂順當作慎恐不必順與逆對人心原來只是一箇善動于欲而後有不善非其初也于是乎忸怩而不自得或畏怯而不自堅四顧躊躇是非利害交戰而不決所謂逆也已而沿習既久見謂固然向之忸怩者且坦然而安之矣向之畏怯者且悍然而當之矣是非在前而不問利害在後而不覺所謂順也是故方其逆也欲爲理者乘辨之良猶在也因而甘之于勢爲易是可得而挽回也比其順也遂體是欲無復有爲之梗者矣强而遏之于勢爲難是不可得而挽回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順生于積積生于漸此其際惟己獨知之而人莫之知也究而言之且恐非惟人莫之知而己亦莫之知也然則所辨何物云何能辨聖人特揭出早之一字其



指深矣若曰履霜即冰便落逞局竟何補于事哉

論語記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孟子則以爲瞰其亡味時字渾然天機眞是孔子氣象下箇瞰字便覺有痕迹亦便是孟子氣象也

夏間承黃梅雨水儲之久而不壞陽在上也冬間井水渴溫取以釀酒亦久而不壞陽在下也陽之貴也如是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總只一副心腸卻各自分頭去做若日不得于此或得于彼不得

于彼或得于此凡皆多方設法委委曲曲爲啟悟
誘夫計也可見聖人精神眞是無處不到如此而
卒不投方可言命

讀戰國策劈頭轟爲一俯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慚
用仁義行的由字即春秋傳政由甯氏的由字蓋仁
義爲主而我從之也行仁義我爲主而仁義從之
也孟子自孔子而下贊譽不一而只此二語與所
謂善與人同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爲子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謂與
鹿豕遊與木石居所謂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種種



皆入微之論于此亦可想見孟子到處矣

陽明之問觀人之法于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
凡初間說是人負氣又或曰是款朋或曰是迂闊
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間說
是人有養又或曰是取善處事或曰是取識時務
徐而按其後往往與俗浮沈竟至墮落以此求之
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即孔子進狂狷而誅鄉原
之說乃知聖人所言字字鑑于初不識公及壬
辰將北上過公謝政歸予往謁之從容問曰明春
內計先生有以見教乎公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

當世道汙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予退而歎曰可
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林銓部科道云

丁酉

河圖洛書◯爲太極見萬物皆備之象爲太極圖○
爲太極見爲物不貳之象焉

周元公太極圖說已是將造化之妙發揮出來及讀
通書又有所謂幾者蓋就動靜之間指出一點微
妙處而言也又有所謂神者蓋就動靜之中指出
一點靈妙處而言也此理儘無窮儘堪玩索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于一偏
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



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一邊故先
行後言愼言敏行之訓惓惓致意焉至其自道
則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又曰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于我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又曰予欲無言嗚呼淡哉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
是故見以爲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爲主
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爲窮理無往而非窮
理也者見以爲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
以爲修身爲本無往而非修身爲本也者只看人
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諸說則固而已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直是點著千古學
人膏肓之病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
講學欲上不得罪于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



于將來試看此語是何等心腸

許敬菴先生曰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
一念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又曰近時朋友
各揭宗指以爲獨得聖學之秘由乎遠觀之總與
古人訓語等耳有明道淑人之志者願三復于斯
言

或問克己由己兩己字是同是異曰克己之己對禮
而言也由己之己對人而言也本文原自明白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也回
雖不敏請事斯語由己也亦不須添一字註腳矣

陽明先生之揭良知本欲人埽除見解務求自得而
習其說者翻皆為新奇向見解中作功課夫豈惟
孤負良知實乃孤負陽明也所謂一法設一獘生
益立教之難如此

歲丙戌余晤孟我疆先生于都下我疆問曰唐仁卿
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
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
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
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
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



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
知文成恐人將這箇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
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原為精密至于如
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于良知獨其揭
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愚不能釋然耳因為細析
其所以仁卿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
祀一疏亦合有商量也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
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主無善無惡
所謂無善無惡離有而無即有而無離有而無
于善且薄之而不屑矣何等超卓即有而無于惡
且任之而不礙矣何等脫灑是故一則可以擡高
地步為談玄說妙者樹標榜一則可以放鬆腳步
為恣情肆欲者沒隄防宜乎君子小人咸樂其說
而相與靡然趨之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
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
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敢知也

張陽和太史孜孜好善自其天性其于世故又儘闇
心假令得政當有可觀



孟叔龍諱宇溫然而其中甚介罷官歸家中丞仁軒
張公饋之一程亦謝不受厥後書問都罷官其地
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孟叔龍與孟我疆符卿以道義相切磋官都下聯舍
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焉時
人稱為二孟張陽和太史作二孟歌記之

許司馬敬菴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廬盈丈之地瓦
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倍之此風味人江以南所未
有也

李司馬于田曰南樂魏懋權當其為諸生便居然有

包宇宙籠古今亭亭獨立之致比成進士于時張江陵秉政且十年威權震世其勢如火燎原獨之者糜爛無餘士大夫瑕下者伺候惟謹承其餘唾以爲光寵其中人則望風茅靡無所短長即號爲賢智亦酬謙自修保己無過而已無復敢訟言其非者公獨恣言極切毋稠人廣坐中肆口評議曰某事不妥與革徒令天下多事耳曰某也賢胡以得過曰某也不肖胡以騶得某官曰夫夫也有相才無相量聞者縮頸吐舌稍稍引去久之一座盡空公徐徐步出索馬乘之去揚揚如也魏中丞懋



忠曰說者以予弟早攻文章中更銜氣節不享長年率引屈左徒賈太傅爲況今離騷諸篇與過秦論治安策固在也弟所構興安可盡同第其意氣顧頗魯仲連耳蓋暴秦之威震于時仲連以一布衣對新垣衍力伸大義于天下其志竟不屈秦下江陵之權亦震于時弟以一博士上諸名公書力伸正氣于天下其志何屈江陵下哉弟嘗有詩曰從今蹈海惟吾意金馬爲能更陸沈又曰一箭功成東蹈海乾坤合讓魯連狂弟自道也余惟兩君子可謂善言懋權矣而獨余所窺于懋權尚自有在記得乙酉之歲余爲文哭懋權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慊于志爲常要足下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于胸中故常樂孟叔龍闊而遠之以爲此懋權實錄也

有語魏懋權曰子信可謂直道而行矣雖然吾懼其窒也盍少婉焉懋權謝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何必我已述而告余余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吾儕卻缺此一字懋權躍然起曰善

劉國徵曰有人于此自負甚偉及叩以時事是非又



往往鶻突何也予曰人須是一箇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緣迷謬只以不真之故不真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台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鶻突只爲自家闢箇活路

魏懋忠以言事論李道甫上疏救之亦論劉國徵聞之自悶貽予書曰言官有人散曹有人可令銓衡無人乎其忠告如此于是懋忠從許州判遷南銓部道甫從東昌理遷南儀部矣檢國徵發書之日

恰是越峰孫公爲兩君子啟事之日也

懋權廣顙豐頤眉目如刻遇事英氣勃發而居乎
無疾言遽色有犯不校國徵白皙修幹風神疏朗
棱棱謖謖不可以一毫非義干而中實寬然長者
于法皆宜壽乃懋權僅得年四十二國徵僅得年
四十竟不知何以也

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且至于卑瑣而無檢然
而使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乎血氣也但有
薄視事功之心其流必且至于孤高而無實然而
使人得以事功擬我則亦未離乎才技也是故君



子知道之爲貴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
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
一分不可爲亦不可犯手此豪傑事也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只此些子未淨凡事便不
免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礙了這些子到底
這些子未必能如吾意誑許多周旋處都枉了

憲少時從原洛張師游師授書不拘拘傳註直據其
中之所自得者爲說取善開發人憲聽之輒津津
有會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一章憲請曰惜也

或人欠卻一問師曰何也憲對曰假令或人于此
再問曰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于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必自有說師喜曰作
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于
寡欲章師曰子意云何憲對曰竊以爲寡欲莫善
于養心師曰試舉看憲對曰心是耳目口鼻的主
人主人明不受役于色矣主人聰不受役于聲矣
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
吾不知也師喜曰能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一日有客言錫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憲



聞之甚以爲得便告張師師不荅憲疑焉師曰子
知之乎朱子絕世聰明卻退然自處于章句一字
一訓若鄙學究然蓋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亦都
曉得聖賢話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
何這等說憲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師曰昔程叔子
座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旁一人曰皆不須得
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
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已而見

李公舉師語質之公憮然嘆服

憲問張師曰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解作存心

致知不識是子思本旨否師曰此朱子就自家得
力處說存心即主敬致知即窮理神而明之書之
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
博文約禮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
言養氣都只一樣若但在字句上吹求便是葛藤
朱子祖周程宗張邵師延平淵源最確所交張南漢
呂金華並極一時之選觀其往來參證不爲苟同
不爲苟異其得諸兩先生者實不少矣獨于象山
先生似乎交一臂而失之以致紛紛之疑迄今未
已甚者至詆其好勝愚不能不爲之扼𢫪三歎



陸東疑曰朱一變至于程程一變至于周周一變至
于孔又曰規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
欲方即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又曰窮理不厭
爾參修道必遵孔轍皆正論也過此以往以俟君
子

唐荊川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卦有吉凶孔子作大象
俱就吉一邊說益示人直入聖道也李見羅先生
曰孔子贊易只在易有太極一句予竊以爲知言
予讀易一喜玩六十四卦卦象一喜玩六十四卦卦
名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序箇中意義隱映流輔層
累無窮平旦清明燕居調適諸緣盡遺冥心獨會
俄而神情借來悠然投合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
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荊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
伐一章來卻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
自大夫出自陪臣出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
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



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
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
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于天子無或有一
人之敢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
孔子之言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
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
皆君父也自周之先君而觀一十二王亦臣子也
春秋託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讐爲亂賊首
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從也可謂深

切著明矣

聖賢鞭策人處往往有危辭子貢之非計然猗頓之徒明矣所謂特此心未忘耳而科之曰貨殖此危辭也直欲他認做天來罪過庶幾猛然割舍就咽喉之下拚此一刀不復少有係吝留下種子將來乘間竊發且至于莫可收拾耳他如子路好勇便以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警之使門人爲臣便以行詐斥之又如孟子以樂正子之從王驩爲徒餔啜以人之受爾汝士之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爲穿窬皆此意也



又曰貨殖二字粗看來便粗細看來便細粗看來便如計然猗頓之徒細看來必如舜之有天下而不與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湯之非富天下尹之弗顧弗視孔之飯蔬飲水顔之一簞一瓢方是徹底澄清跳得出這二字也

彭更疑傳食爲泰疑受餽所見極正孟子評桐宮之事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愚于此亦曰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盜而已矣

異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卻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于此體帖有箇消息卽所謂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者都在其中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



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咈己權貴兼惡人之傾己也

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貴李廣其命之謂乎孟宗泣竹得筍王祥臥冰得魚其性之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慍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似多了一層意思

小心齋劄記卷四

# 小心齋劄記卷五

戊戌

有神聖之人有神奇之人有神姦之人何謂神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何謂神奇佛老是也何謂神姦鄉原是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一日游觀音寺見男女載于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于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于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



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仰鑽瞻忽這其間一副精神正與釋迦雪山苦行時不差些子若于此沒箇回頭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惟其一則悟思不如學一則得夫子循循善誘轉入博文約禮中來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爲萬世斯文之主也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逃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季時嘗欲建議請升王文中周濂谿程明道朱晦菴配享不果已而忽謂予曰是惟濂谿晦菴兩先生乎此語既非諂襲又非杜撰必有說在

孟子論士列鄉國天下爲三品愚謂議從祀者亦應做此道足以冠一鄉則祀于一鄉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一國則祀于一國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天下則祀于天下之學宮可也一日偶與管東溟及之東溟以爲然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

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卽欲誘不善于性不
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
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
是入聖眞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也如何曰
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要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
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得明白何必摘定
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



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卻又與他拈箇充字出來
謂之充卽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卻又與他拈箇
辨字出來謂之辨卽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爲
良能孰非良能邪孰爲良知孰非良知邪曰然則
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
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
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
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
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
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
疑于孟子哉
或問孟子太略耶以爲堯舜一辭取能撥動人又有
不學不慮之說何也誠不學不慮又何爲焉得無
悖歟敢請曰兩下各有箇意思須各就本文推詳
不須東牽西扯孟子不云乎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蓋當戰國時道
術陵夷人心陷溺其庸庸者無論已卽其自負爲
聰明才辨者亦惟是相與日夜睥睨于功名富貴
之中曾不省自家性命爲何物語及仁義或見以
爲奇特或見以爲玄妙或見以爲高遠或見以爲
艱難遙遙四顧且疑且畏莫敢承當甚可憐也于
是孟子特爲他標箇良能良知出來若曰你看孩
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卻沒一箇
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他亦何嘗曉得所謂學所

胡想也卻沒一箇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甚麼卻你向來以爲極奇特極玄妙極高遠極縣難且疑且憚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卻何等平常何等實落何等卑近何等易簡你將謂學也不能原來不學自能你將謂慮也不知原來不慮自知于此轉箇念頭必有爲之歡然而躍躍者矣既不學自能何安得曰學且不能既不慮自知何安得曰慮且不知于此又轉箇念頭必有爲之翻然而振起者矣夫如是纔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欲入之必爲堯舜也這是一箇意



思曰孺子言必稱堯舜宜也舍而專證于孩提何也曰堯舜是兩箇大聖人人聞了他的名便驚起來卻去勸他做堯做舜他且笑以爲迂闊而不理卻去讓他不如堯不如舜他且詫以爲苛受而不懈于是孟子又特爲標箇孩提出來若曰你莫認得聖人太高自己太低就如世間孩提那一箇不是堯舜堯舜愛親孩提也曉得愛親堯舜敬兄孩提也曉得敬兄堯舜之愛親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愛親敬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你還于此分別得孰爲聖人孰爲凡人否我說你原是箇堯舜你定推讓我說你原是箇孩提你還推讓否我將你與堯舜較量你便甘心認箇不如我將你與孩提較量你還肯認箇不如否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激人之必爲堯舜也這又是一箇意思乃知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看箇爲字委是表工夫看箇可字卻是表本體不學不慮之說正代可字發明代爲字從此總之多方設法提撥他上這條路耳有何悖乎

或問世之說者何紛紛也有以學格不學有以不學



格學有以慮格不慮有以不慮格慮吾請得而折衷之不學而能良能也學所以致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良知也慮所以致其良知也故論本體卽凡人亦不學不慮論工夫卽聖人亦學且慮于以爲何如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程伯子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汙壞卽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卻說得恰好若執定一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何嘗學何嘗慮那時節他的

良能良知亦何嘗不致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
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
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
一旦借仲雍去而之荊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
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箇中緣故亦安有不知郎
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
及昌亦是當時流傳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
稱只是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一似在
王季身上起念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



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這也是十分好
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卻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
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這都是做一家公共
的文王苐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而無私
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
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
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卽太王王季不得而
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智炎勘到此處非惟
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
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

下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西銘理一而分殊伊川此一語乃因龜山兼愛之疑
而發若說此說西銘卻又泥了
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
平極不喜人說箇悟字蓋有懲于禪門虛頭漢耳
到這裏又未嘗諱言悟也
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卻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
也他要人箇箇做聖賢方歡喜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
未免落第二義矣
或問心曰莫辨于書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何言
乎人心道心曰莫辨于易矣乾道心也以其微故
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人心也以其危故曰利永貞
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
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是謂衆妙之門無
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是謂衆禍之門
從道心發來方是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神至妙方
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是肫肫淵淵浩浩方是

不識不知方是無聲無臭方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從人心發來無論出于惡者乖剌謬戾直與道心判爲兩截卽其出于善者或是偶中或是硬做尙與道心隔卻幾層不可不察也朱子荅陳同甫曰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亙古亙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工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愚按此書剖析得道心人心最分明空玩空玩

或問世之狹薄程朱甚矣以爲是拘儒腐儒云爾何也曰吾始者亦頗訶之及誌莊子而後釋然也試



搜其畧一曰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仁義人之性邪曰然曰何謂仁義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下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一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一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入而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

備吾義而不爲也有問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
徒也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
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
之吾事一一日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
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
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
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
慮不若休之也此楔之正與世之非刺程朱不殊



耳然則孔子且不免以拘儒腐儒受訶也又何慈
于他日吾關莊子憤悱之雄也彼見夫儒者之宗
孔子卒流而爲拘爲腐有激乎其言之非情語也
曰是則是御只道著一半
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以不知也孟子妖壽不貳
夫何以不貳也吾儕要透朝聞夕可消息須于此
究心
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誨人不倦言證
也
禹公少好獵既受學于元公自謂已無此好元公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
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
非是工夫十分入微何能便勘得到此吾是以知
元公之不可及也
或問許魯齋吳艸廬之仕元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
艸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于元地而艸廬故
宋人嘗試鄉薦舉進士故曰固是亦尙有說考魯
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
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
處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



爲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艸
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
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艸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
所謂不可蓋自其心論之也
或問微生畝以孔子爲佞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
也語極遜順而又不爲屈或人以孔子爲不知禮
孔子曰是禮也語極直戇而又不爲峻至于驩以
孟子爲簡而孟子折之幾于聲色俱厲矣此程子
所以謂其有些英氣也曰然則宜何如曰夫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是恰好語

更不須費一字曰此意固好只是君子也要識時試看戰國時還少得孟子這一段英氣否無論孟子卽如孔子豈不渾然太和元氣乃其于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于三家雍徹則曰奚取三家之堂于臧文仲則曰竊位于臧武仲則曰要君于子西則曰彼哉彼哉于今之從政則曰斗筲之人何嘗例爾爾莫亦有些英氣否竊謂程子之說固自有見亦須善看不得執著

溫公之釋格物曰扞禦外物盖本論語克己之義來特覺手勢太重耳乃朱子駁之曰是必閉口枵腹



然後可以得飮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釋格物曰卽物窮理盖本中庸擇善之義來特覺局面稍闊耳乃陽明駁之曰是求孝之理于親求忠之理于君也幾于不成話矣吾不能爲兩先生解也

原格張師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言顧行行顧言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也看得甚切

益以損上益下爲義乃益之上六御主于損下損以損下益上爲義乃損之上六御主于益下何也此有二說就一卦而觀上者卦之終也終則極極則變益變必損損變必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終矣合兩卦而觀益之上卽損之初也故其究亦歸于損損之上卽益之初也故其究亦歸于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初矣

或人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爲不知禮孔子以爲是禮或人只論知不知孔子只論是不是曰知則有能知者有所知者我與禮猶若二然曰是卽我卽禮卽禮卽我連這知字也沒處放著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爲二者朱子也以爲一者陽明也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陽明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試看兩先生之說是一是二

知行之說大易揭其原中庸悉其委試取而參之或分言或合言或帀言或對言或互言無所不可正不須執一而廢百也

往歲唐仁卿過訪涇上語次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噫于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惕于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願相與再商焉

仁卿曰楊墨之于仁義只在迹上摹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託之于心這是無形無影的何處究詰他以此相提而論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相去遠矣老莊惡言仁義吾安得不惡言心乎吾以救世也予目季時云何季時曰仁卿一日苦心吾黨不可不知卻須求一究竟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性也看來當是時已有播弄靈明的了所以特爲立箇標準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予曰言心者作如是解其亦何疾之有仁卿乃首肯



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去人倫矣至達磨再變蓋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而客漸矣至五宗三變蓋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以後法席雲興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啻一錢看矣此雲門輩所以無可柰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卻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和曰他們畢竟是出箇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

小心齋劄記卷五

小心齋劄記卷六

己亥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著太極眞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世人于性善二字往往信不過蓋謂自堯舜至于塗人其間等級之殊倍蓰無算若箇箇是善安得懸絕如是之甚乎竊以爲爲此說者猶就大衆較量而云然耳苟求其實尤有可異焉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此一人也而槩論其一生且判若兩截然何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此一人也而第按其一日且判若兩截然何也今謂自堯舜至于塗人不應懸絕如是之甚遂疑其有異性然則此一人也而倏焉聖人倏焉塗人甚者倏焉禽獸不遠亦懸絕如是之甚何也將少時一性壯時又另換一性邪將平旦一性旦晝又另換一性邪

殆不可解已
孟子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吾以爲不能而學亦良能
也何也微良能彼其有不能也安于不能已耳孰
驅之而使學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
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彼其有不知也
安于不知已耳孰敺之而使慮也又曰孟子以不
學而能爲良能吾以爲學而能亦良能也何也能
之入處異而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之所得而
岐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慮而知亦
良知也何也知之入處異而知之究竟處同非慮



不慮之所得而岐也
朱子與呂東萊書曰子靜對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
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意
見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
容無議論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
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
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愚謂意
見對實悟而言議論對實踐而言學者不務實悟
而務意見便是落意見亦便是邪非必乖剌頗僻
而後謂之邪也不務實踐而務議論便是落議論

亦便是閒非必支離浮漫而後謂之閒也敢以此
補甫先生未盡之意
或問天下歸仁其義云何曰中庸有之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是謂天下歸仁曰朱子云歸猶與
也然否曰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之矣建諸天
地而不悖天地與之矣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與
之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與之矣
孔子于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爲賊孟子于告子曰率
天下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攘斥二氏的公案莊子



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列子言孔子與
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
奉二氏的公案蘇潁濱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
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
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
者則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于世二者
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illegible]而欲絕之老佛之教
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曰吾讀楞
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
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

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箇眞是非湧出來

按列子云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因時者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夫子動容有閒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愚謂此等議論都是平空捏出借



以貶抑儒門聖人亦以自張面目若信以爲實然又因佛氏出自西方遂從而附會焉眞是癡人前說夢矣

程子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于楊墨遠矣卻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于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

儒者言仁墨氏亦言仁儒者言義楊氏亦言義竝欲入而附于吾道之中特失之偏耳乃告子栝棬仁義居然駕而出于吾道之上矣是故楊墨之爲害也著而淺告子之爲害也微而深韓昌黎謂孟子之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愚謂孟子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



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空其彀能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而闢之曰邀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尙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于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于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于苦海則已佛氏而欲拔衆生于

昔海廬不令其盛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于儒可也謂之有功于佛亦可也管宴江曰吾嘗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輩党哉言乎

或問昔王荊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荊公聞衆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曰文



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于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于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對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卑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眞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人言佛氏只是理會生死愚謂不但佛氏即吾儒亦只是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又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都是理會生死或曰味孔孟兩夫子之言似看生死甚輕也何謂理會生死曰以生死為輕則情累不干為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而生死重以生死為重則惟規規焉無



殺之知生為徒生死為徒死而生死輕矣然則以生死為重者正不免重生死而其以生死為輕者乃其深于理會生死者也

天地全而與之人全而歸之是謂仁人父母全而與之子全而歸之是謂孝子善乎荊川先生之言之也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還他去吾儒之理會生死甚如此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夫何故道無生死也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

則有生然也吾聖賢于此卻只去盡心而知性存心而養性求箇仰不愧俯不怍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蓋完完全全是一太極而陰陽五行都不得而圓之矣此之謂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然此之謂不以生而生不以然而然此之謂理會生然

又曰人身之生然有形者也人心之生然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然不見無形之生然故常以有形者爲主情欲勝而道義微即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不過行屎走肉已耳聖賢見無形



之生然不見有形之生然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道義勝而情欲微即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固已超然與造物者游矣而今理會生然須把這二字勘得明白然後可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工夫陽明疾革門人請致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詔其門人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卻本體工夫和盤託出矣

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歎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無善無惡之說行則人且當避爲善之嫌不知將如之何而可也

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辨乎其爲君子避爲善之嫌卻有爲惡之路便乎其爲小人

劉先主代吳孔明不諫余始疑之近讀出師表乃悟先主之于雲長是何等君臣雲長既爲吳所斃自應復讐此處只論天理人情更說不得第二句話故曰鞠躬盡瘁然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

或問明道先生云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豈可獨



罪安石又云青苗可且放過何如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也大凡常人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人君子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己今以青苗一事舉朝諍之不得于是而市易而均輸而手實而蠶祠紛紛相繼而興意其由激致然引爲己咎假令青苗放過猶然市易市易放過猶然均輸均輸放過猶然手實手實放過猶然蠶祠諸所爲紛紛有加無已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于初致其滋蔓新法之行亦吾黨卷成之豈可獨罪安石故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也若不識這箇意思凡事只一味

依依阿阿沒些皁白猥云可且放過卽明道此一節非惟前之無救于旣往後之無補于方來而適以爲諂臣媚子希世取寵之階矣非吾所知也曰先生又云嘗使人謂我惡御史只是格君心何如曰此亦自有說史言神宗雅知先生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則以大用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廷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



才神宗曰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俯躬謝曰朕不敢朕不敢一日極論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神宗爲之改容先生之于神宗投契如此區區今日上一疏明日上一疏曾何足言此先生所以願爲惡御史也且史又言先生在臺中數月間章數十上文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十事諸劄子皆經世大策眞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乃先生視之猶然不免惡御史也羨念淺矣假令知之而有言言之而有不盡其厚

自刻責又嘗何以爲比乎記得往在都下同年鍾惟新由樂安令徵拜御史予謂之曰足下何以報聖明惟新因舉先生語予曰有先生之志則可無先生之志則尸也願足下爲魯男子何如惟新謝曰命之矣

朱子讀兩陳遺墨將荊公皮肉骨髓一一推敲出來非特說著他好處亦且說著他病處而于一時諸君子之所評論又悉爲之究其得失曲盡事理畧無偏執假令荊公聞之縱不首肯未必不心肯也象山祠堂記御似不免先有箇主張荊公的意思



橫乎胸中便覺抑揚之間費安排在

利之一字尋到本原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是故以義爲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爲主害在其中矣荊公要做三代事業卻終日津津言利正緣不識箇利字

神宗儘聰明亦儘有志已被明道先生撥動無何卻爲荊公引去明道就根本上提掇荊公就門面上整頓明道之對神宗句句映心荊公之對神宗句句爽心于是明道語及堯舜輒謝曰朕不敢當甚已稍稍疑其迂荊公語及堯舜則欣然嘉納焉于

是明道日遠荆公日近明道日疏荆公日親眞有如伶子圉所謂合爲一人者于是舉天下一切聽其所爲卒至大壞極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荆公說的是做上第一等道理卽韓富司馬諸賢見不到此也何其卓也做的是做下第一等何當卽柔孔諸人計不到此也何其陋也彼其意以爲如此然後名利兼收足以陵跨千古而卒也兩下挂空薦爭瓦裂以致君子不得安于朝小人不得安于野禍端一開蔓延靡已而夷狄且乘之矣吾閱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



小心齋劄記卷六

# 小心齋劄記卷七

庚子

或問邇來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指子獨無之何也子亟稱性善莫便是宗指否曰吾于此亦願參之有年矣參來參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裏參得一分透卽有一分得力參得二分透卽有二分得力參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曰如何參曰此事邏不得曰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撕一副眞精神隨時隨地都是理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敎人一箇參貼地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庸箇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拔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眞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豫爲點破萬斤千斤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過

或問孔子之評韶武也伊川先生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美盡善傳武王

之樂則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朱註則
云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
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
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
同者兩說孰當曰孔子之評委如伊川所云爲傳
其樂者兩發究竟言之亦是實話朱子則又推本
言之也曰何也曰樂以象成也試將舜典一篇一
一描寫出來豈不盡美又盡善試將泰誓諸篇一
一描寫出來安得盡美又盡善也若作意安排本
是反之御要扮做性之的規模本是征誅御要扮



做揖遜的樣局則僞而已矣非特聖人不肯爲亦
不能爲也故曰亦是實話觀孔子聞韶至不知肉
味且喟然歎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與顏子論爲
邦曰樂則韶舞其所稱至德一則歸諸三以天下
讓一則歸諸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可見
矣曰商爾得無臣議君乎曰孔子不直評舜與武
而評其樂又不直評其樂而評夫傳是樂者所言
在此其所以言在彼箇中多少含蓄多少委婉譬諸
水月鏡花道是眞非眞道是假非假讀者識得時
便見聖人下語字字化工識不得聖人亦任人作

何猜度難與苦苦分疏也

中庸于舜曰必得其名于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一字之間不少假借其嚴如是此正可與評韶武
之樂相參

善乎邵文莊先生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曰身
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于以見孔子之爲是
言一則以武王所遇不幸而適丁其窮而重爲悲
惋一則以武王一腔情事猶幸而得見亮于天下
而聊爲慰解也其指精矣

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
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



于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
焉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于色皆以觀其神也孔子言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而終之曰察其所安亦是此意

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要人主竝耕而治孟子歷歷
稱堯舜以破之陳相不辨一言想亦服了曰恐未
必然渠必曰神農是箇開天闢地的大聖人奈何
讓過了他只于堯舜脚下盤旋如此縱然做得好
亦只成一箇小小局面親今之諸侯王五十步百

步闘耳豈不到底落在厲民自養衮中未聞道也曰不二賈如何曰孟子言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意謂精粗同賈人莫為其精美惡同賈人莫為其美耳渠必曰我正要夫俗之日靡也特為設這箇法使人只為其粗莫為其精只為其惡莫為其美以還太古之樸柰何此意非惟衆人不識雖孟子亦不識也這等議論儘高儘妙陳相輩如何不被他動

用九見群龍无首圓之至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圓而地方



或問存齋徐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宰相矣問五臺陸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冢宰矣曰有疑兩公心術欠粹白然否曰如華亭為亞相時畏事分宜至忍恥與之結兒女之親平湖為少宰時適御史丁勺原糾發科場積獘特疏參劾此等舉動亦殊不光明耳曰此論甚正兩公俱非庸流假令聞之亦應心服乃其總揆秉銓實有功于世道即褊衷妒口不得而廢之也更有可商量處華亭為亞相時爾爾而繼者皆信其異日必為名總揆平湖為少宰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為名秉銓夫豈聲音笑貌可强而然吾輩于此試思二公一段真精神何在當有省發不必瑣瑣吹求也

秉銓須是心眼合一自疏袵王公在事倒濶已甚頁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棱久而其術亦窮人皆厭之惟宋商邱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為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狷陸類狂立峯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具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事世道



之福也皆不得久于其位以去惜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髓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骨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之狀夫子也得其肉矣自此以外大率得其皮而已然則鄉黨一篇何如曰皮肉骨髓咸在焉只看人作何理會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差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

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爭一箇善字便紛然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曰孔子不言無善無惡早已說得紛然了也何但孟子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相近與性善二語無以異乎曰善者對惡而言近者對遠而言謂之善所以別于惡謂之近所以別于遠一邊執定是善一邊執定是近都是說得紛然了也奚其異曰然則孔子言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



舜何如曰為則堯舜因而不學則下愚兩語正互相發耳不害于何所疑也

問程子識仁篇曰程子此一篇字字從赤心中流出邇來儒者既已家尸而戶祝之矣只是程子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曰何也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于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于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艸艸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于誠敬存之則艸艸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

何曰識于義禮智信皆仁也艸艸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亦只窺見得一箇籠統意思而已非眞能如陸子之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也既于誠敬存之艸艸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只窺見得一箇脫灑意思而已非眞能如程子之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也是且俯其半而失之矣子謂程子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愚竊謂程子實提今也似乎虛提曰也點道他盡是虛只是多從便宜處丢了

或問說者云伊川考亭確乎其為儒宗矣乃其喚醒



人處似不如象山陽明也發歎曰此不可以一端求也自昔聖賢有作教亦多術矣或潛移密誘舒徐委曲啓人性地或單提直指明白痛快發人性光吾讀論語二十篇而知孔子之教大都主于養人性地者也吾讀孟子七篇而知孟子之教大都主于發人性光者也謂孔子不如孟子喚醒人可乎豈惟孔孟即曾思亦然大學中庸其明微也豈惟曾思即周程亦然太極圖說非說心者莫能入也通書非易心者莫能入也至于定性書識仁說覺者當下豁如矣豈惟周程即朱陸亦然善乎吾

歸方山先生之言之也曰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
法也盧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兩語闡明兩
先生之異而同同而異處最為精確庶幾足以折
紛紛之論矣

高存之歸予吳康齋先生集予取而閱之見日錄中
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存之字字加圈為之
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于是為之默默自
識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
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
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如



悲者久之已而聞至忠國公石亨族譜跋先生自
署為門下士存之謂其上曰君子不可與小人有
隸蓋亦先生之不幸也竊為之怏怏不樂過季時
謂之季時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予曰何以
知之季時曰吾以先生知先生耳先生樂道安貧
翛然自足眞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
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
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非座主舉主
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
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于先生先生所為堅

辭謝徵之命意者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
況肯褰裳而赴自附于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不
然者二也予聞而躍然起曰弟此論可謂具眼大
快人意嘗閱陳白沙先生被召至京忌者謗其濟
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康齋為
石亨門下士白沙又為梁芳門下士矣其何以為
兩先生

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辨楊墨也愚謂
如辨割烹辨瘠環等類其功亦正不小何者自夫
前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中天一



切嗜奇好怪之徒無所施其橫議矣自夫後之辨
得行而後吾聖賢之心昭然如日中天一切乞墦
登壟之徒無所容其曲說矣故曰予豈好辨哉予
不得已也

或問世之訴講學非也但講者空講道學不空講理
學盍慎諸子曰道學理學何別曰有物渾成先天
地生是之謂道理則其中條件耳程朱理學也非
道學也曰審如所云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
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曰何也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

老子只單提一箇道生之謂性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告子只單提一箇性及觀孔子二十篇孟子七篇其于言仁言義言禮言智何縷縷也豈不竝是條件中物故曰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

程伯子曰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程叔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讀兩先生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乾之爲言健也天道也其在于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畫出一箇健字來坤之爲言順也地道也其在于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上點本體亦分明畫出一箇順字來

或問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何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之本天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謂之本心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其義卻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于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爲之折衷爲總而約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于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



流之弊誠然有之以詆朱子過矣予往見孔子論學詩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說到多識鳥獸艸木之名意頗疑之以爲瑣屑爾爾何能不見薄于老莊諸人今乃啞然自笑也幷記之以志予妄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來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

求靜一久之習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
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
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
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
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尙有微動于
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爲入
也諸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
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
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

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舉
子讀書不率章句成化宏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
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過增城湛甘泉于京
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
入于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
而復興晩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
至于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
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于一由此觀之其所
藉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
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卽朱子之

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卽陽明之所以致知
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忿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
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爲之有要
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
里之謬實起于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
朱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卽修卽悟陽明卽悟卽
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
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
同處要其至于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爲同耳若曰

是趨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援諸此心之
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薛文淸讀書錄似乎句句是見成的不曾使自家些
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
文淸的
韓淮陰登壇數語便說漢楚興亡諸葛武侯隆中數
語便將漢季天下分而爲三異時按之毫髮不爽
果何所憑依了了如此看來只是眼淸耳淮陰識
得高祖項籍兩人武侯識得先主曹操孫權三人
或問予少時有晉陵謝省巷令君貽以陽明文粹

子讀而愛之于是亦遂好言禪乃今于陽明猶惡稱爲獨予禪則絕口不言非直不言而已察于之意一似疾之然者一似厭之然者一似畏之然者何居乎曰是三者皆有之曰然則向者何爲而好之乃世之好之者又何爲一往而不返也曰這也怪不得他們委自有動人處有服人處難以一筆塗抹曰何也曰他們極肯喫辛苦眞是日不坐夜不眠渴不飲饑不食寒不衣鬧排裏有箇善知識定要去參他逢山鑿山逢水漱水便是喪身失命也不辭爲鐵肩幸而摸著個巴鼻且不肯草草舉



揚遏去藏形斂迹密切磨鍊如聾如啞如醉如狂更不知天地間倘有何事他辦了這副精神人如何不服他且他既辦了這副精神如何不透出一箇奇特的消息來人如何不被他動吾儒卻只悠悠自在一月中不知有幾日成得片段一日中不知有幾刻成得片段其閒稍伶俐的反向他領下撿取餘沫認作自己家珍橫說豎說曾不慚愧忽然遇著明眼人一擊粉碎將得甚事所以遂輸與他朱子嘗言他們有人我這裏無人以此只是他卻占了一件便宜曰何也曰他們拚得出家一切都撇更沒箇東西與他作對便自空蕩蕩地于境常處其逸要得有箇成就也順而易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帖有許多變態合與調停便自忙碌碌地于境常處其勞要得有箇成就也逆而難所以又輸與他曰他們做便宜的題目卻肯喫辛苦我們做辛苦的題目卻要討便宜如何使得曰誠然究竟亦只任人耳進吾往也止吾止也而今須豎起兩肩放開兩腳努力前去千不休萬不休管做箇大大豪傑莫被他笑

吳康齋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小心齋劄記卷七

# 小心齋劄記卷八

辛丑

說者謂孟子道性善則是而以情徵性則費分疏何者情有善有不善也我以情之善徵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謂不善人亦將以情之不善徵性之不善而破我之所謂善矣誠然誠然第孟子亦原自道破來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直是說得十分明白奈何世之人見水之過顙不疑水有過顙之性見水之在山不疑水有在山之性及見人之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其費分疏也不亦宜乎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檢點貧而樂富而好禮卻就自心上受用即此有爲己爲人之別非但安勉精粗之不同而已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條參看都是說先兆蓋河圖之出爲庖犧也鳳鳥之至爲文王也周公之夢爲孔子也河不出圖庖犧之不復作可知矣鳳鳥不至文王之不復作可知矣周公不夢孔子之不得爲周公可知矣此所以重有感而歎也若就孔子身上論其家天下人中國一念汲汲皇皇自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耳奚其衰

伊川先生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是斬斷人情直標天理乃十分到頭話頃讀雲間周萊峯先生記言謂其鄉有金相之母一邨家婦耳貧而寡居親鄰再三勸其改嫁此婦徐徐曰無煩多說只拚得乞匃便了聞者莫不嘆服他做的是十分到頭事卻但說得九分話然而越委婉越見果決越



和平越見眞誠天理人情兩極其至依舊是十分到頭話且說箇拚得餓死苟非鐵石心腸猶不免逡巡顧望畏難而中卻說箇拚得乞匃但廉恥一念未盡澌滅亦須勉强掙扎不至破頭露面甘蹈狗彘之爲試思區區一邨家婦耳何嘗讀書識字何嘗講說義理倉卒酬對不激不隨令人再不好開口此文成所謂良知也

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于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于吾聖人之義乃彼其尤甚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

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甚麼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濃也兼愛之能奪吾仁爲我之能奪吾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平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欲勝之妄情在一時易竭常者是非之定理即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執其常兹吾道之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抗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兩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及帖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盡他如何說也說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兩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傍不相假借不相陵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攙持恰好完卻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

問陸象山先生曰論語多有無頭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



曰是信然矣第不知當初孔子何不直與拈出將其時及門弟子已自識得只消教之下手工夫乎抑亦工夫到後自然識得不須豫道破乎將日用見在無非是物不得于其間有所揀擇而言之乎抑亦離聲色絕方所更無開口處乎曰這箇意思須默者始盡曰朱子集註于學而一章首提箇性字次提箇覺字俾讀者纔開卷便曉得箇入頭恰好代孔子拈出了也曰固是細看來且不明白拈出只把箇無頭底說話聽人自去理會意味更長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
窬之心
朱子之闢象山自今日看來委似乎過當自當時看
來周子之無極直透庖犧作易之原張子之西銘
大關孔門言仁之指這都是大頭腦所在象山兄
弟都不以爲然公言排之空其通不補于朱子也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妖盜跖壽
造化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曰何也曰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
紂貴益彰其穢以示貴不足榮也曾原貧流芳至



今以示貧不足鄙也季氏富遺臭至今以示富不
足侈也顏淵妖凡語及者無不欣然願爲執鞭以
示妖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
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耶
耶在富貴貧賤壽妖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
之提醒人處也
鄒孚如司外計言于太宰聚菴宋公請刻章二一曰
眞知一曰傳聞與諸司約眞知者必黜黜不當請
受其咎于是所黜湧內無不稱服者姜仲文督學
陝西試日粘片紙卷表令諸生開報行優爲眾所
共與者如無之不受卷以所開多與諮訪同者始
獎賞之于是所獎賞一方無不稱服者此二事皆
可以爲法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幾希何物
也曰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凜甚于臨深
履薄且不必討求是何物再問曰此有二義一就
念頭上看一就源頭上看曰念頭上看如何曰卽
本文下二句是也曰何也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
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勤惕厲四字而曰



益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得其指
矣此從念頭上看也曰源頭上看如何曰卽書所
云惟人爲萬物之靈是也曰何也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
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
以有這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
亦是理之發竅曰誠然第誠之發竅便已落于氣
矣這箇竅在禽獸僅通一隙在人可周萬變自禽
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
于爲聖爲賢與天地並其究判然懸絕而其分岐

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朱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爲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即仁義禮智禽獸亦可得而至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知人絕無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略無可自肆處吾儕切勿虛僭箇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

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曰予實未有聞何敢言姑依做言之道超乎貧富之外不以貧富爲豐嗇者也聞道則朝而千駟萬鍾夕而一簞一瓢可矣



道超乎貴賤之外不以貴賤爲加損者也聞道則朝而三槐九棘夕而一邱一壑可矣知此則知朝聞夕可之說矣曰有謂夕死可矣猶言死而不死也然否曰論理固然卻不必說到此且如超得貧富便不見孰是千駟萬鍾孰是一簞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于富即胸中猶著箇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孰是三槐九棘孰是一邱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無須于貴即胸中猶著箇貴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曰何謂道何謂聞曰道是公共的聞是獨自的公共的我不必乞于人人不必乞于我獨自的人不能與諸我我不能與諸人且各去理會待有箇消息再作商量

又曰貧賤富貴是眼前事死生是末後事其理只一般若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若是眼前超不過末後何由超得過故功夫只在平時若非從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饒你孫吳之智儀秦之辯賁育之勇檢點之可到這裏都使不著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



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同志聚晤往往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也第此處亦難指定耳纔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

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儒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合閭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文爲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益審擇于斯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相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爲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



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幾無辭以辭且既于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曰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相之乎闢佛卻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丟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迦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即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丟卻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耳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欲還人于無極故特顯無極相耳予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曾不異枝葉蓓蕾

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沖漠無朕是卽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迹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乎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尙之者也曰昌黎之于佛恐尙落影響闢曰固是命亦正幸其人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甚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或問孟子性命二條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孰是曰分而言之者就情識偏墜處提撥合而言之者就本原歸一處指點皆是也總之不出天人兩字曰試爲分而言之何如曰世人看嗜欲一邊極重從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與生俱生與形俱形又可喚他是性恰中其重之之心便一切引入裏面來營求無已孟子卻爲轉出外而去而曰這箇有命焉喚作性不得蓋在人者無一不懸于天莫可强也世人看義理一邊極輕從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于賓主知之于賢者聖人之于天道時値其常時値其變又可喚他是命恰中其輕之之心便一切推出外而去尙且自安孟子卻爲轉入裏面來而曰這個有性焉喚作命不得蓋在天者無一不懸于人莫可諉也此就情識偏墜處提撥也曰試爲合而言之何如曰耳目口鼻四肢非他卽仁義禮知天道之所由發竅也仁義禮知天道非他卽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由發根也是故性也有命焉在人者無一不原于天極天下之至精而非粗也外命求性只在軀殼上認取徇其粗而遺其精矣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在天者無一不備于人極天下之至實而非虛也外性求命只在造化上揣摩徇其虛而遺其實矣君子不謂命也此就本原歸一處指點也如此看來無所不可何必執

著只有一箇意思當入理會曰顧闇之曰知其分
便須以命御性以性立命無容混而爲一知其合
便須攝性歸命攝命歸性無容岐而爲二方纔有
著落處不然說分說合總屬閒談況又爭誰說是
誰說非何益何益

朱子之取有功于天下萬世者三一是表章周元公
太極圖說一是作通鑑綱目一是作小學至集註
則當別論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這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朞月守也這是認子作賊自負若彼顛倒若此試
回頭一顧能不憫然然則誤在甚處曰誤在人皆
曰予知五字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爲當自以爲知夫惟不自以
爲知乃其所以爲大知也

小心齋劄記卷八

# 小心齋劄記卷九

壬寅

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于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
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
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
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
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于世先生曰何
嘗不傳于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予覺
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
眞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謂之曰大學中庸還



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
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弟意云何季
時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弟往在儀曹
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子未及上今得兄之論
爲之一快試以質于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
同然者矣

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矣
而語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
曰主靜又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于卑也
通乎朱子之小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

所以格致誠正始此所以修齊治平始此又一切
該貫足卑者未嘗不究極于崇也秦漢以下誰能
識得這箇消息
周子有之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愚
以爲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奥也朱子有之四
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
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
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
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指到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
丟卻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
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
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
卻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
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
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

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合
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人
人心以爲合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
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
至命非深于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
仁卻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
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
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
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



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
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
舍己論語記孔子絕四亦以毋我爲究竟毋者禁
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湯革桀武革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顏子之所謂
克己也漢高用三傑丞項籍而刎之烏江始成帝
業若但得曹參樊噲輩今日下一邑明日下一郡
紛紛戰爭正未有已時耳此原憲之所謂克伐怨
欲不行也

臺省建言或不盡實輒以風聞爲解考風聞二字出
自趙佗佗據南越稱帝漢文移書讓之佗因言者
夫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求更
號自帝非敢有害于天下蓋借是爲解飾之辭武
氏反唐爲周知一時人心必不帖然大開告訐恣
行誅戮猶以爲未盡特許御史風聞言事一厯彈
章不論有無輕則誅及其身重則夷及九族蓋借
是爲羅織之計柰何奉爲聖書世世遵用至于今
猶莫覺其謬耶只這二字塗塞了多少耳目顛倒
了多少是非暗壓了多少善良張熾了多少讒慝



此孟子之所謂實不詳也

性天道也學人道也性原于天隨其所賦洪纖高下
各各不殊本自有定在昔聖賢之語性亦自有定
也後人卻見謂無定輒以眾說混之而性晦學繫
于人隨其所入千蹊萬徑各各不等本自無定在
昔聖賢之論學亦自無定也後人卻見謂有定輒
以一說格之而學晦此無他總是好奇之過耳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
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
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

故曰辨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
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
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
工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與取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
手刪定這件事裁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沈淵之
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



好的事不如割烹痔瘢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
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
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
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兩箇名兒世間乃
有鑿墓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
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
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
言也奪而與僞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
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
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

尋這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假爲淡
至孟子荅得卻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
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
事于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
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
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
闢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
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
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
禪讓征誅之迹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



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
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
癡夢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
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
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
是就氣上點出理來何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
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雖曰性不離于氣亦必知
其有不墮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眞面目始見耳若
拘氣上認取他這箇紛紛紜紜淸濁純駁千態萬
狀將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
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
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

或問陽明云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
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
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
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何
如曰惟未知體之一是以未得用功之要既未得
用功之要則必未知體之一矣兩語恐只是一意



曰然則皆是歟曰曾子平日所潛心處正在忠恕
何云未得用功之要有人于此呼之以張則應必
其委是張也呼之以李則應必其委是李也若錯
而呼之有愕然已耳今曾子隨呼隨唯何云未知
體之一曰然則皆非歟曰朱子于此語之下卽繼
之曰眞積力久將有所得卻說得恰好試味之可
以想見曾子一時憤悱心境乃一貫之告適在此
時又可以識取夫子當下點化妙手矣陽明只據
體用之說鑿道所以疑其未盡也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

書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邪無邪曰不知也諸衆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



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于是綱常倫理凡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于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邪無邪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則必至于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予又何疑於聖人哉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箇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主靜來近乃



有駁之者曰既是未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箇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鍊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好珍藏俟待後人莫得遽爾嗔訶空爲有識所笑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于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

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
象
聖賢之論曰無好名流俗之論亦曰無好名然而在
聖賢將以成就君子也在流俗將以敗壞君子也
兩下用心直是判然天淵何得借用抑有說焉若
是真君子只受成就不受敗壞也何者堅不磷白
不緇也此等處正好自攷抑又有說焉若是真君
子其于敗壞也無往而不得成就也何者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也此等處全要自磨彼嘵嘵者安足
與之較哉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
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剖只覺下箇直
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
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
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
人卻最容易嫌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
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
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有此等人下面公論極
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
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
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
廢棄惟危言危行敢于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
往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
汚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
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于阿指的縱清明之
時亦往往被寵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
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得徹底
方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
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得徹底
方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



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
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銛強不得處其指情實
長國家者誠于此一參詳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
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
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
至忠正是讐邪媚是嬖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
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啟予足啟予手信口道來形容天性全盤擧出曾得
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曾不得自家身命尚沒箇
下落說甚戰戰兢兢

又曰啟予足啟予手此六字言在意中意在言外最妙是不說破如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曾子兩邊不墮可謂超然乃知這箇話正是懸手離足的眞消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惟其疾之憂啟予足啟予手此等話愈淺愈深愈粗愈細愈近愈遠愈平愈有旨須索理會始得

曾子開口便說箇啟予足啟予手終之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四語首尾呼應故註云言其得免于毀傷也意甚分明迴來說者以爲此何但免于毀



傷直是證入無悟無修大休歇境界亦無如臨如履之懼耳所以然者一樣看得免于毀傷四字太忡忡一樣看得戰戰兢兢太拘束了也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正是戰戰兢兢勿忘勿助正是必有事如此有何拘束這是箇大休歇也陽明答舒國用書有曰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其義精矣猶屬權說若分而爲二然者究其實灑落原非放縱乃眞敬畏敬畏原非把持乃眞灑落如必免于如臨如履之懼方稱大休歇則是灑落必廢敬畏必廢灑落自古聖賢憂勤惕厲汲汲一生卻成箇大勞攘矣殆不其然至所謂免于毀傷談何容易試思造化予我這兩手豈僅僅要他能提能攜而已與我這兩足豈僅僅要他能趨能走而已即爾世間林林總總誰是毀傷者須知免于毀傷是全歸全歸是踐形踐形是盡性是故必與天地合其德方纔那與天地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日月合其明方纔



那與日月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四時合其序方纔那與四時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鬼神合其吉凶方纔那與鬼神同體的無墜無陷論至此又誰是不毀傷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予亦曰守身若曾子者可也味可之一字只愁免于毀傷四字了而未了莫嫌了得這四字猶有所不足也

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顏何一派直打破了敬字矣

迴來愛舉箇不學不慮原是道性善本旨有何可疑但當初提這話頭還有箇意思在蓋緣世間人惟

其悠悠蕩蕩不肎去學則已纔去學便往往走入矜持把捉之中反將自家的良能遮卻惟其莽莽擴擴不肎去慮則已纔去慮便往往走入揣摩卜度之中反將自家的良知遮卻有識者憂其然以爲如是而學不如無學如是而慮不如無慮故特爲埽而去之庶幾聞者因而求其所以自慊討出一條正當路頭耳此其深切爲人處也雖然亦稍過矣以矜持把捉爲學正是不識學字奈亦明告之曰學而謂之學可也以揣摩卜度爲慮正是不識慮字盍亦明告之曰慮而謂之慮可也何必樂



壺廢會乎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李時爲添一語曰眾人本形意益了了

尚解悟的不無露出箇脫灑相來尚修持的不無露出箇莊嚴相來這是習氣尚解悟的閒說脫灑話便喜聞說莊嚴話便厭尚修持的閒說莊嚴話便喜聞說脫灑話便嗔這是習情須盡數拋入大海洋中莫留些兒影響方好

小心齋劄記卷九

# 小心齋劄記卷十

癸卯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裏要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卻表出一王字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爲有道自諸侯出即爲無道乎于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謂能爲天子分憂捍難有功于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撥乾拄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裏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出提出一天字來意豈不曰天下受命于王王受命于天能奉天即是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于是而書

使宰咺書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曰是果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愀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聳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愼一施政必愼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于國大夫莫敢擅于家陪臣莫敢擅于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機括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



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罪得之矣

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取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乎時忿懥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箇取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門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語上之難久矣聖賢于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綴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驚而聞之不覺妄想頓撤豁然喪其翻飛馳騖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箇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攔截掀翻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爲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彼又將以口耳承之曰如何如何兩下只成箇話柄而已何從



討出眞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或問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程子乃言堯舜事業亦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輕之甚矣予竊疑焉敢請曰此恐誤看了也曰應作甚麼樣看曰性太虛也求其窮際了不可得卽兩聖人能做得幾許故曰一點浮雲過目此正與堯舜猶病之說同蓋謂堯舜事業不足以滿堯舜之心也非謂堯舜之心置事業于分外藐焉薄不爲意也若作如是解卽兩聖人亦枉卻一生辛勤反不如巢

許叡討便宜耳失程子之指矣

又曰孔子浮雲富貴富貴無常吾性有常不以無常易有常也程子浮雲事業事業有涯吾性無涯不以有涯槩無涯也兩下語意各有所指說者乃混而一之卽堯舜事業僅僅與不義之富貴等豈不大謬至無善無惡之說行且併道德而浮雲之矣嗟乎浮雲富貴見在我之有餘也得之者爲能樂聖人之樂浮雲事業見在我之不足也得之者爲能憂聖人之憂若乃浮雲道德竊恐旣無可憂又無可樂其流未有不至于猖狂自恣者也可不畏



哉可不畏哉

象山兄弟不肎濂谿之無極又不肎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肎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于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胷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或問至誠前知有待于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于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自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亾兆也非亾本也必有所以亾者矣鬼神

于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箇禎祥妖孽至誠于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粗之其狀顯那箇不見細細求之其情微那箇能見卽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葢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邪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卽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箇理這



一箇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荅以定于一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箇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乾坤

于指掌通混闢于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拘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爲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談而畧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視之衡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耳何容心焉卻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亾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卽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竝不自知耳



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葢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卽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恠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于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横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于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隨大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眞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欲于善也知其將亾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于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精一話頭言何道而非



道是儱侗語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舜于其間如此剖析看毫釐處便已見有千里之懸判爲兩路蹠于其間如此儱統到千里處俱不見有毫釐之差混爲一途然則舜之所以孳孳善蹠之所以孳孳利又在能辨與不能辨之間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

世諦也
李卓吾曰與其死于假道學之手甯死于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卻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
季時曰今人講學只是講學子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子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會諸侯一句子為俛其首
倉色性也形色天性也兩下認取性字各自不同將來比方看便不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為之教此不必深求只就眼前體貼來便見何者觀夫人于有生之初未有未孩滿腔子渾然一虛而已已而有所觸于目焉便曉得視已而有所觸于耳焉便曉得聽已而有所觸于口焉便曉得言已而有所觸于四體焉便曉得持行已而有所觸于心焉便曉得是非可否這個便誠明觀夫人于有生之後形交物誘往往不免受瑕受孩矣必其曉然．視也而後所以主乎視者實為我有能不瞶其目焉曉然于聽也而後所以主乎聽者實為我有能不瞶其耳焉曉然于言也而後所以主乎言者實為我有能不瞶其口焉曉然于持行也而後所以主乎持行者實為我有能不瞶其四體焉曉然于是非可否也而後所以主乎是非可否者實為我有能不瞶其心焉這與做明誠自誠明謂之性蓋天命之脈絡本如是雖聖人無異于途人者此也自明誠謂之教蓋修道之究竟當如是雖途人可進于聖人者此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更無二樣
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腳試看理是甚麼與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



捉或以見解摸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何見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諸葉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賸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

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然則十三年以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爲武王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因是而沒其心哉故槃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味一周字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高存之曰陽明致良知卽是明明德予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



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卽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

又曰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之所明德者直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不能發發則氣拘不得欲蔽不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蓋未發已發之發是就一念之寂感說因其所發之發承有時而昏來是就一念之

通塞說兩下不無小異耳

良能不學而能槃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槃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爲聖爲賢至于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爲愚爲不肖至于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一而良之況乎知誘物化日



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爲熟轉熟爲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參之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玄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

己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微有何可疑曰吾儕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于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于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姑借孟子四語爲君參之性也有命焉緣人而邇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容說之指命也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自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是性之指

或問闢之孔門有仁聖兩宗然否曰論語一云何事于仁必也聖乎一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卽此觀之可見孔門委有仁聖二宗也曰兩宗從何而分曰這裏甚難言姑揣言之聖其從太極發根乎仁其從乾元發根乎曰乾元非太極歟竊惟孔子贊易首揭乾元二字正指生天生地之本而言也朱子僅以四德之仁當之似只訓及後天之元未訓及先天之元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矣子何以亦云兩曰是固有說然而非究竟義也究竟則生天生地之本當歸之太極耳何也就乾坤言乾統坤者也是故舉乾元便攝坤元不必舍此別求太極



就乾元坤元言總之來自太極者也是故太極無對乾元便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然則太極敦化也元亨利貞川流也乾元在敦化爲川流在川流爲敦化乃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君恐認乾元爲四德之仁未免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予又恐認乾元爲生天生地之本未免埋沒了太極也觀孔子于此將乾元與坤元並提而繫辭傳特標太極于兩儀之上亦可知已故曰從太極發根是聖從乾元發根是仁及其至一也曰旣二之矣奚其一曰仁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專言之仁無對之仁也屬乎先天所以合于聖也偏言之仁有對之仁也屬乎後天所以分于聖也箇中消息要在默而識之非思解可及也



小心齋劄記卷十

甲辰

或問孟子道性善尤矣奈氣拘物蔽何曰子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嗅否手能持否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子者已而又曰子目之于視能辨妍媸否耳之于聽能辨清濁否口之于味能辨甘苦否鼻之于嗅能辨香臭否手之于持能辨輕重否足之于行能辨平險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之者曰然則曷爲有堯舜蹻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若前處箇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邪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去便覺難向邪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易只在子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蹻自蹻也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冤三瞞四自討出路自誤自家到做得狠狠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歟曰何爲其然也吾嘗譬之性是主人翁



氣是客欲是奴僕主翁則客彊主闇則奴僕用事然而主人翁固自在朱子不云未懂之則有未嘗息者乎並爲子指點出主人翁子第從這裏認取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甚麼樣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甚麼樣的物欲也應退聽至此豈惟不子拘不子蔽且各各出而爲子效蹤附來奔走也努力努力

程伯子識仁說至矣予竊以爲更參諸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兩條始盡何則學者未能識仁其工夫還有作而有輟既識得便覺無可放手處即欲罷不爲之防檢自不容不防檢即欲不爲之窮索自不容不窮索所謂欲罷不能也學者欲求識仁其工夫必且有作而無輟既識得反覺無可措手處即欲爲之防檢這裏卻靠不得防檢即欲爲之窮索這裏卻靠不得窮索所謂欲從末由也是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百尺竿頭事也欲罷不能欲從末由百尺竿頭進步事也箇中消息極微切宜子細著眼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至古至今顚撲不破卻亦有箇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了以爲未也別氣質于性則性明溷氣質于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卽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官箴殺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竊念頭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又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史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思此等人若肯回心轉念要去爲聖爲賢比諸常人莫更容易在惜乎走差了路頭卻做成古今第一大惡

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見成良知良知不是見成的那箇是見成的且良知不是見成的難道是做成的此箇道理稍知學者類能言之念菴甯不曉得而云爾只因人自有生以來便日向情欲中走見聲色逐聲色見貨利逐貨利見功名逐功名勞勞攘攘了無休息這良知卻擲在一邊全然不採有時覿面相逢亦漠然不認久久習熟那一切後



來添上的日親日近遂爾不招而集不呼而應反似見成那原初見成的日疏日遠甚且嫌其能覺察我能檢點我能阻礙我專務蒙蔽反成胡越了此有人焉爲之指示本來面目輒將見成情識冒作見成良知這等亂話豈不自欺欺人于此又有人焉提出箇致字謂須著實去致方得良知到手輒又言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自見成何用費纖毫氣力這等大話豈不自誤誤人其爲天下禍甚矣念菴目擊心恫不得已特開此口以爲如此庶幾聞者驚而笑徐而詞已而漸漸省發證入身來卽令見成的是良知不是良知原初見成的卽令還留在這裏還去在那裏自將慚愧驚惶食不安寢不安百計圖維求復故物于是亡者始可得而存缺者始可得而完耳存卽存其所未嘗亡完卽完其所未嘗缺謂是見成良知可也以其由亡而存由缺而完謂是做成良知亦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無兩良知也然則念菴言世間那有見成良知正所以激發真儒破除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于陽明大矣乃說者反因是疑其未透性也豈不重孤負哉

世間那有見成良知猶言世間那有見成聖人但說箇世間那有見成聖人只泛泛聽過還覺意味短淺說箇世間那有見成良知人定要疑起來既有疑便須討出中間緣故既討出中間緣故便自住手不得更覺意味深長也

心齋一日出游歸陽明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游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乎惟所以謂滿街



人都是聖人正着滿街人都有見成良知爾念菴卻反其說曰世間那有見成良知今觀陽明于心齋則以一然語挑之于蘿石則以一冷語壓之固是陶鑄妙手亦是稍獎深心假令是時聞念菴之言其必啞然嘆曰吾與了也

就良知論非特堯舜是見成的卽桀紂亦是見成的然而一邊做了堯舜一邊做了桀紂何也吾人須于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桀紂之所以爲桀紂處一一查方有省發且就桀紂論非特良知是見成的卽他爾天高貴亦豈不是見成的渠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又豈不是要安然坐享見成的羅頁作何結果也然則見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觀矣

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何以異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于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二語何以異然而出于孟子則是出于告子則非出于程子則是出于告子則非何也只緣他認源頭處差耳

吾于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臥病虔州陽明謂之



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工夫此如篩我以蘇若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爲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术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陽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駁之者予不敢以爲然也如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假矣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

如何棄得他作主似矣竊謂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所求者旣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似矣竊謂卽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卽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恐未有以折之也曰傳習錄中一段卻自可疑錄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于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卽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箇妙用一切邪思在



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于不善乎竊恐援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陰也蘇張二子從鬼谷游恰就這裏窺見箇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乎世之認識神爲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

或問人以無善無惡四字爲易簡之宗子以無善無惡四字爲支離之藍何也曰夷善爲惡銷有爲無大費力在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乃所謂易簡也曰孟子道性善更不能說性如何樣善只道得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箇善卽今反觀善在何處曰公姑無問我善在何處我且問公卽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指出曰如此我且不必問公性在何處公試爲我言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甚著不著更有一問人有目之性曰明耳之性曰聰信乎曰何也曰吾欲問公目中何處著箇明耳中何處著箇聰曰能



視色之謂明明非色也能聽聲之謂聰聰非聲也如何覷他著處曰是矣是矣公若認善做一件物有色可覷有聲可聽會須覓箇著處若知善非色非聲正應就不見不聞默默體取如何說性中無處著箇善請借禪門一箇公案爲證李江州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還是否曰然智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而今若剃得這公案便自了了曰孟子畢竟不曾說性如何樣善其故安在曰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七篇中何一句不說這箇識者只嫌漏泄太甚奚其云曰固是但覺不曾指破源頭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待公究物到此再作商量未晚也或憮然而退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曰與物無對孰當曰釋十視十指之義令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釋莫見莫顯之義令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釋與物無對之義令人欲一毫自藝而不得皆喫緊爲人語也



予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輕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腐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溟便自覺低處多見劉紉華便自覺疑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姜養沖便自覺燥處多今且二十餘年矣果能有瘳于萬分一乎抑亦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予所爲察察反覆而不敢以宴者也

王荊公操行文章種種過人同時諸君子並相推重其新法至今多采用之特青苗等事似涉煩苛不無紛擾則公令鄞時亦嘗身親試焉其行之善不善竟存乎人猶未足重爲公病也然而宋室之禍實自此始何也只是不小心之過耳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于君及委以政則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勿虛歲月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



爲君則自盡君道爲臣則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有知斯義者乎是信然矣甚思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有敢爲斯說者乎前所云徒託諸空言了無毫髮之補後所云乃見諸事實適爲自專自用者藉兵而齎糧又不特顯宋而已擴厥所由只是一箇不小心遂做成一箇無忌憚此固千萬世相人國者之炯鑑也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蕩矣

見羅以修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大有功于世教然而三言廉並立于大學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相弁髦則不可以之相補救則可以之相排擯則不可

嘉靖乙丑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于是典試官以閣齋坐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救時手段亦可以窺其一斑矣余少時閱容齋文貞立朝事意不大滿公已讀丙寅遺詔乃始嘆服近復有語及此段者益不覺爽然自失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淆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淆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



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于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于其不同可以識取工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漢太僕杜密以黨禁歸里同郡劉勝亦自蜀罷歸密嘗謂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季陵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謝之待密彌厚余所識崑山兩賢曰給諫張可菴儀部諸敬陽張大類劉諸大類杜各成一局然可菴有譽無詬敬陽往往得謗徐而察其得謗之由率爲世道人心憤發其不平因以取忤了長孺云崑山人受了敬陽的惠敬陽卻受了崑山人的虧相對發慨究竟亦何損于敬陽敬陽毎向予津津推可菴歉然遜以爲不及予謂此正敬陽之不可及處也尤有不可及處予嘗一日與敬陽從容語因曰孔子纔說箇質直而好義便說箇察言觀色

處以下人纔說箇義以爲實便說箇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是何意思敬陽躍然而起再三
稱謝曰君愛我君愛我失當服膺無負忠告此乎
所謂尤不可及處也



小心齋劄記卷十二

乙巳

或問性曰不知也曰請誦所聞而子裁焉易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說得極精透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說得極斬截又曰性相近也
說得極穩妥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得極玲瓏伊川曰性卽理
也說得極實落子以爲何如曰精透的妥是精透
斬截的妥是斬截穩妥的妥是穩妥玲瓏的妥是
玲瓏實落的妥是實落卻都是書裏載的眼裏看
的口裏念的耳裏聽的若自家于此沒箇理會處
有何交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
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
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衛嗣君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此語甚可味試反人
身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爲視聽有爲聽言有
爲言動有爲動若率意泛應了無著落只成一箇
孟浪去是所謂行尸走肉也

陸象山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

古來今曰宙遂大悟援筆書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至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予讀之殊有省已而思之單提箇聖人還覺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之間有些子隔限在反不如滿街都是聖人一言更爽只是看作奇特說得驚天動地便會發狂究竟不如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言最痛快又最實落最激昂又最平穩能使人當下識取自家面目有勃勃興起不忍薄待其



身之心又能使人當下識取堯舜面目有欣欣向往不肎自安于不如之意眞造化語也

予謂季時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許管仲二條殊可疑孔子僅于贊禹兩言無間然于贊顏兩言賢哉今于仲亦兩言如其仁且仁之一字生平未嘗湮以許人而獨許仲何也若曰取其功則亦取其功而已焉得而遽仁之至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反若不滿于召忽然者何也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舊傳有魯論語齊論語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向來費許多氣力爲兩下分疏到底分疏不下展轉葛藤至此一埽而盡吾輩只如此看可見世間只有一條大路更無旁蹊曲徑討得方便亦令胸中十分灑落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是矣而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無乃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也曰君謂人與禽獸果無異乎何以人能由仁義行仁義禽獸不能人能爲堯爲舜禽獸不能乎且不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乎又不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人爲大乎爲此言者其亦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乎而獨于孟子乎吹求也且人爲貴則物爲賤人爲大則物爲小此誠判人與禽獸相遠之辭也玩幾希二字卻是表人與禽獸相近之辭也蓋緣世人期之以聖賢則愕然而驚避之而不敢承既看得自家太卑待之以禽獸則咈然而怒推之而不肎受又看得自家太高故孟子于此不遽言人之異于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又不顯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如之何如之何而但微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使之自思

而自悟焉庶于此識得兩下界限所爭不多若不
肎爲聖爲賢便應爲禽爲獸若不肎爲禽爲獸定
須爲聖爲賢中間更無站立處耳是則孟子直爲
人慮惟恐其無以下别于禽獸因拈幾希二字特
相悚動君乃直爲禽獸慮惟恐其無以上同于人
且礙幾希二字於欲破除兩下用意正迥然懸絶
安得相提而論曰畢竟禽獸之性是善非善曰君
姑就孟子所論山木犢麥等處求之當自有見
對朋友之時多對妻孥之時少便日益對朋友之時
少對妻孥之時多便日損



君以擇相爲要相以正君爲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
出于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
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遠矣魏文侯謂李克
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
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　相果誰爲之克曰魏
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進也君内以鄴爲
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
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
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
比也璜再拜願卒爲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
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
后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
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
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
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



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充君說請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
中尉越爲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人者格君
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
相試以此按而求之幾成絶響矣故特表而出之
以附于孔子錄秦誓之義
或問樊遲問仁子告之愛人問智子告之知人愛則
無分别知則有分别及其、　達又告之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是有分别正所以成其無分别也
近來說者往往尚渾合而厭分别將無邊見穢惟

吾性爲善咸備仁主惻隱義主羞惡禮主辭讓智主是非此理一色平鋪只看外面如何裏面卽如何應何容揀擇有如何渾含而厭分別便埽卻是非既埽卻是非便于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然則仁義禮俱是而智獨非歟竊恐世之所謂分別猶是支離于事物茲之所謂分別乃至支離于心體矣非吾所知也曰此爲世之物我障重是非太苛者下一鍼耳竊亦願有商焉當其未感不見可是誰與之是不見可非誰與之非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既應是者逝矣是于何存



非者逝矣非于何存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正感正應因可是而是之是不在我也因可非而非之非不在我也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允若茲向者子以爲不可何也曰允若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莫不然今不曰無惻隱無羞惡無辭讓而獨曰無是非明明貴渾含而賤分別于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奚其可曰孔子不云無可無不可乎曰孔子之意正謂可以伯夷叔齊則伯夷叔齊可以柳下少連則柳下少連可以虞仲夷逸則虞仲夷逸與時偕行不主一見故

曰無可無不可也若貴渾含而賤分別正是有可有不可也乃得附于孔子乎曰固也惟是貴渾含而賤分別亦屬厚道似不必過爲吹求耳曰理截君子出脫小人都從這裏做出何云厚乎曰然則大舜隱惡而揚善何如曰善則揚之惡則隱之此正渾含中分別分別中渾含聖人虛融無我之妙用也至于舉十六相擯四凶且斧其惡而揚之不槩爲之隱矣此又內秘渾含外見分別聖人礪世磨鈍之大權也吾輩于此切宜隨處體察不可執一端爲定式也予瞿而謝曰此至論也命之矣



或問象山先生曰夫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曰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鬬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緣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闊狹之辭今便實作數目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

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旨故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于此直是將顏子與自家兩人貢而日揣出量上大子令日子貢尙嫌少在然則象山尙嫌多在也尙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尙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二矣奚其可總之是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箇源頭在陽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并之也卻說得好曰註中亦自點破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曰明睿便是從心地上透出來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搀入來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裏第謂此如三語是聖人嘆息之意恐又不然聖人無誑語說箇堯舜猶病即實實堯舜猶病說箇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箇吾與女即實實吾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如之何曰味其意與此迴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既未能反到源頭何爲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默體察其于自家



往往只見長處不見短處還能自知否其于人往往只見他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箇病痛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既能自知又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即如顏子之于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既竭吾才猶以爲從之末由也只是箇自知其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也只是箇自屈便依俙趕上孔子子貢根器爾爾又何患不趕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說破使他好用功曰看來這件事有箇時據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聖渾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昔香嚴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不荅一日擊竹有悟乃稽首遙拜曰若令當時說破甯有今日此意最好儒家卻大段鹵莽在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于此屢有推敲何也曰君謂

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即脈落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强得向落脈上覷明方好住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



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壤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曰佑哉世以不思不勉為作聖之因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來脈處是因上說因也世以不思不勉為入聖之果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落脈處是果上說果也惟因上說因乃為真因亦惟知真因乃可與遡因惟果上說果乃為真果亦惟知真果乃可與結果然則善言不思不勉者未有如子者也予疑之過矣過矣

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觀中庸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乎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牽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衆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甚麽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此篇一篇章章是箇小心圖末條拈箇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卻是箇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儘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箇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人受命于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為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為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箇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艸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寶寶調服莫只把來做箇好方子



瞻口說過隨手抄過卻將自家身生放在一邊也

或問近世好為新說將一部四書幾于另換一番面目有來語者子往往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于道理無礙縱橫曲直皆足以為吾用何須執一曰獨于無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也曰這是大頭腦所在如何放過得曰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于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王洪都鄒東郭歐陽南野諸門人來謁請益陽明曰軍旅怱怱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為云爾曰此非予之所能知竊嘗稍涉內典纔開卷便都是這箇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即葬鬪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嘆張皇一至于此空彼之貌襯儒門也

丙午

吾讀易而得窮理之說焉合之自乾至未濟同一體也分之自乾至未濟各一用也不相假借不相侵越不相攙和不相牴牾窮理者應作如是觀吾讀易而得博約之說焉乾剛坤柔也坎實離虛也艮靜震動也巽伏兌見也一分而二體則通貫二合而一功則夾持博約者應作如是觀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都是太極的影神

或問乾之彖言首出庶物乾之象又言羣龍無首何也曰當以中庸爲證中庸言天下之至聖至于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謂首出言天下之至誠至于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謂無首



文王之八卦離南坎北是用河圖其六十四卦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終坎離終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是用先天圖

乾之六爻莫善于潛然不可擇而趨也莫不善于亢然不可畏而避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曰見羣龍无首吉

乾天道也其在于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點工夫坤地道也其在于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點本體

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之論五美四惡繼焉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則道統之說有自來矣或者以爲始于孟子殆非也

或問程子識仁說曰仁之爲道最精微最廣大孔子贊易特揭乾元坤元而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與門弟子言獨于仁最爲亹亹至孟子亦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可見仁乃五常之首義禮智信對他不過顧其所以爲五常之首者正以其包御義禮智信也學者不知求仁而徒規規焉從事于義禮智信之間誠不免于粗狹若知求仁而遂視義禮智信爲粗且狹外之而不屑焉將必有溫柔無剛毅有寬裕無謹嚴有茹納無分辨有流通無專一是乃徇仁之偏而略其全襲仁之影而遺其實即其所見以爲精者亦

愚涉幽遐足以使人之遁藏而非眞精其所據以
爲大者亦屬汫瀁適足以供人之假借而非眞大
是爲仁之賊而已矣故程子拈出識仁二字欲人
尋見自家本來面目其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
禮智信皆仁也則又欲人尋見仁之本來面目也
其旨深矣
知有仁不知有義禮智信這仁便是淹搭的沒些子
骨氣亦便非仁之本色知有義禮智信不知有仁
這義禮智信便是硬燥的沒些子生意亦便非義
禮智信之本色



[illegible]

羞惡失而爲頑鈍恭敬失而爲脫略是非失而爲調
停眞純失而爲浮漫羞惡流而爲矯激恭敬流而
爲矜持是非流而爲徼察眞純流而爲固滯
善與惡相爲貞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勤勤懇懇
發明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幷欲壓倒一善
字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
亦不得出頭矣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
消之耳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頓制之耳
誠使善不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爲哉昔宋范純
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爲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當
避爲善之嫌矣不知是何跡而可也
如何得無欲蕺山先生門下相傳教學者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此爲入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爲升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
爲入室
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狹無欲剛有欲
煩無欲簡有欲怯無欲閒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
縛無欲擺脫有欲凝滯無欲圓通箇中妙處難以
言述



劉寛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
淸淸不濁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
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衛齊駁物理之說謂天地萬物都無理可窮而又力
排人心無我四字縷縷於千萬言余再三檢繹竟
不知此四字出自誰氏也
白沙先生以自然爲宗近世儒者皆宗之而不思不
勉之說盈天下矣不可道也不是只要識得自然
何也天理也行乎天理之不得不行止乎天理之
不得不止所謂自然也孟子說得好所惡于知者

爲其實也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知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禹嘗鑿龍門鑿伊闕鑿大行矣如何反說他不鑿此其間不爲不多事矣如何反說他無事孟子又說得好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夫如是禹曷嘗鑿也乃所以爲不鑿也其有事也乃所以爲無事也此自然之說也是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然也未能不思而得則有思未能不勉而中則有勉其思其勉都是自家眞箇要求出頭不容自已如有瘡要搔如有痛要護亦自然也知不思不勉之爲自然而不知思勉之爲自然此只從思不思勉不勉處較量而未及勘到所以思不思所以勉不勉處也故湛甘泉又拈出隨處體認天理一語正發明自然之說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何也正所謂天理也聖人就後天拈出先天將人間世許多等級一齊掃蕩豈不是造化手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向看作三樣人今看來只一人身上便有此三樣人之言曰世間愚夫愚婦亦箇箇是生知箇箇是安行乎則曰自古大聖大賢亦箇箇是學知利行箇箇是困知勉行須如此看方盡若只見得一邊將來不免安排必落放蕩恐于這六箇之字了無干涉

或問中庸戒懼愼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愼不睹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卻愼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箇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卻造次顚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顚沛必于是者乃就中點出一箇閒忙關順逆關也若曰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箇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須透過這閒忙關順逆關然後成得箇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于此看作兩段事固終于此看作一段事恐亦未能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

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躱藏造次顚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須要一一點查不可待人來查我也

與物無對狀獨之爲至尊也十視十指狀獨之爲至

危也其義皆精惟是獨知之說尤覺親切而二義
亦兼焉蓋一掬炯然內不涉安排外不落色相正
所謂與物無對而自心自照善也無從而著惡也
無從而掩正所謂十目十指是故專以天命之性
為與物無對而言獨者但說得體之渾然莫視莫
指處未說得用之顯然可視可指處茲乃體中之
用無對之迹有對之朕至尊而至危者伏焉其乎
防閑最難一則可懼專以晰肸之見為十視十指
而言獨者但說得用之顯然與物為對處未說得
體之渾然與物無對處茲乃用中之體無指視之



人有指視之我至危而至尊者臨焉其乎覺察最
易一則可喜此予所以重有味乎獨知之說也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孟子卻要知言告子因
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孟子卻要養氣告子不論得
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
今人只要埽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卻不肯認箇不
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朱子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何以不屬宰物于心屬應事于知曰此自有說在
心與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心統性情具衆理是
也心之體也知則在體中為用故以妙衆理言之
應萬事情也心之用也知則在用中為體故以宰
萬物言之如此體認可見此老下語十分精密眞
是一字不可移動
或問大學曰曾子不云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
部大學只如此看曰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忠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入門也至善其極
則也物格則知致矣知本之如何而為本則知何
以盡己之性知末之如何而為末則知何以盡人



之性也是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
天下可平而至善在我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學而不厭忠也誨人不倦恕也孔子一生精神血脈
等閒為曾子拈出大學一書只是因而寫成
只看本末二字血脈自然貫通只看本末二字條理
自然明白
謂之本便該著末謂之末便跟著本如何分得然而
謂之本便不可以末視之矣謂之末便不可以本
視之矣如何混得
墨子徇末而忘本非明德之親民也楊子徇本而遺

末非親民之明德也子莫執中又將本末作平等
看非至善之明德親民也楊墨知分殊不知理一
子莫知理一不知分殊其失均也
墨子悲絲楊子泣岐子莫躊躇二子之間這一腔精
神十分懇切渠何嘗不要誠意正心修身亦何嘗
不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緣本末上未曾參透其
流便至無父無君孟子且推而等諸洪水夷狄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豈不信哉此大學之格物所以
為入門第一義也
且無論楊墨・莫聖如伯夷也只成得一箇清聖如



柳下惠也只成得一箇和聖如伊尹也只成得一
箇任夫何故只緣格物上有些子未徹在故曰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
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或問理與氣一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有味乎孟子尚友之說此中一段精神便須直透到
天地初分萬物初生之時有味乎孟子立命之說
此中一段精神便須直透到天地未分萬物未生
之時

或問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似從性上得手下
條先言存心後言養性又似從心上入手何也曰
心有為也性無為也論本體有為者必須得無為
者為之張主故知性乃能盡心論工夫無為者必
須得有為者為之效靈故存心乃能養性橫說是
一樣豎說是一樣要看得圓

# 小心齋劄記卷十四

丁未

無善無惡四字上之收了一種高曠的人下之收了一種機巧的人惟存下中行收他不得只是此種人最少不比那二種人多又有一種庸常的人亦收他不著只是沒用處不比那二種人都有一段精神鼓動得人以故彼之勢日强日熾此之勢日孤日微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章文懿公曰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知言哉



或問子有惑于無善無惡之說也易不云無咎無譽乎禮不云無非無儀乎曰無咎無譽坤道也乾則否無非無儀婦道也丈夫則否

祁夷度明府與予商無善無惡之說曰此與無聲無臭何如予曰畢竟是同他日過吳門再舉此話予曰向所云尚有箇因緣在往雲間錢肇陽謂予曰子于無善無惡亟揄之何于無聲無臭又信之予曰公以爲兩言同耶肇陽曰同予曰無聲無臭儒宗也無善無惡釋宗也如無善無惡有加于無聲無臭之上也誠宜以無善無惡爲宗矣如其同也又何必舍無聲無臭而別標他宗乎況乎無善無惡須借無聲無臭作註脚而後分明無聲無臭卻不待取證于無善無惡也由此觀之兩言亦有辨矣吾儕宜何從焉故肇陽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伸無善無惡也予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掃無善無惡也此意稍有不同會須逈破試爲質諸海門先生何如

鄒孚如曰二氏之學賢者務之務之非也其遺世累離情欲不可廢也亦惟賢者闢之闢之非也必其遺世累離情欲乃能闢也此語最平



或問朱子于格物添一理字陽明于致知添一良字將無蛇足曰知原是良物原是理兩先生特與拈出耳奚其添

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

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是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童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有一人嘗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尊用之起家至

歎萬試思心應兩言豈不至乎易至巧妙以此處
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正其心術固是一有用
才也
子桑原壤是一路人孔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子桑
離塵絕俗孤行一意方諸汝汝者流相去遠矣特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
原壤母死而歌滅理傷教不可訓也故特借其夷
俟一節深致外之之意焉其自幼而不遜長而無
述猶爲有憾乎云爾亦寬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
省悔非但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



也聖人于予奪之際輕重低昂一毫不爽而用意
忠厚又如此于此可以得待異端之法
天生大聖大賢大豪傑都把箇極難的題目放在他
身上著他處置箇中有兩箇大機括一是要他磨
礱鍛鍊抑而能振晦而能章淆而能澄撼而能定
四顧惟谷逼出全副真精神一身如餘埽盡諸般
閑伎倆譬諸徂徠之松泰華之柏其爲大風烈日
之所披鑠嚴霜凍雪之所催折不知凡幾而姿彌
著質彌古昂霄聳壑嫩色全除故能歷千百年不
凋爲萬木長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盡己之性一

要他曉得世間人情委有許多變態世間事勢委
有許多險阻即有不盡如吾意者務設身處地詳
爲籌而寬爲待不以己長格物不以不幸窮人不
以一瑕掩瑜不以怙終賊棄情恕理遣非剖腸
時操時縱時張時弛先後重輕曲中肯綮譬彼大
醫王其于一切病情如身爲百草向各人五臟六
腑中穿過一番無所不洞見其于一切藥性又如
身爲諸病人向百草中穿過一番無所不諳悉故
能起死回生造化在手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盡
人之性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只就貧賤
一項人說而今看來即富貴一項人亦自有種種
憂患如堯之洪水舜之三苗湯之夏臺文之羑里
又如伊尹之桐宮周公之東山以及諸葛武侯之
於漢狄梁公之於周郭汾陽之於唐李忠定文信
公之於宋何莫不然乃知困之進人不論有位無
位只要人自識得箇中機杼不蹉過耳若進則優
游巖廊當憂不憂當懼不懼徒然據高爵飽厚祿
以明得志退則優游泉石了無一事足攖其念其

于世之理亂安危亦如秦人之視越人漠不相關
果天棄我邪抑我棄天邪吾不知此爲何等人也
省夫省夫
留侯原是世外人只緣一片熱心未啗卻惹入世上
來其所以與再知己者依舊是世外人一切大閑
係處都共商量初年椎擊始皇于博浪沙中則滄
海君晚而定太子則商山四皓又如談兵則黃石
公談玄則赤松子此其際微矣蕭彭輩何足以知
之
一日偶與座客評儀封人晨門荷蕢荷篠接輿長沮



桀溺七人優劣評兄曰儀封人晨門爲優客曰何
曰此兩人不卑小官還有不忘天下意思一座稱
善
伯夷似偏在約一邊再失之則楊朱而已矣柳下惠
似偏在博一邊再失之則墨翟而已矣子莫執于
博約之間調停取巧自以爲不偏而卒歸于偏也
再失之則鄉愿而已矣
矯氣質以從義理是聖賢路上人矯氣質以從流俗
是鄉愿路上人上之不能純于義理下之不肯同
于流俗是狂狷路上人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
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爲性
是旁論非正論也程子蓋嘗喻之於水以爲清固
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但借水喻
性須點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清固水之性也濁
亦不可不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喻之於
水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誠按孟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顙在山
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



性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
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爲性
或問孟子性善之說人多援易中繼之者善爲證不
知繼如子之繼父繼續一脈因子可以見父也謂
子即是父則非矣予曰若只說眼睛耳朵鼻頭口
齒上較看委是父子亦不同若勘到這箇血脈豈
但父子即路人也一般豈但路人即仇讎也一般
豈但仇讎即禽獸草木也一般雖欲覓些子異處
不可得
或問甲謂乙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易云

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吾人渾身是道論語何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乙曰公自錯看了曰應如何看乙曰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斯道子以爲然否予曰果如乙所云聖人說他何用

或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性爲善則舉一而廢百矣予曰也只是廢得一箇惡何須過慮

言性者不曰善則曰惡不然則曰有善有惡又不然則曰可善可惡告子一齊撤下單單道箇無字何



等脫灑當是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進而與王侯卿大夫言以此退而與門弟子言以此肫肫懇懇不憚煩聒率以不遇旹無少悔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直是看得如此等闊味其語意居然狹小孟子以爲是何足與語每上第一極則云爾何等超卓卻不知道箇中埋藏無限蹊嶢也

據戴記大學有結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可見格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致知者只是知修身爲本三言一義也

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爲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見卓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良知便人人是箇聖賢亦有何害于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爲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爲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校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于反覆辨良知不可爲體態落第二義矣

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致知俱可別立宗旨論大學本指尚未盡合要之亦正不必其盡合也

李見翁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孔曾之蘊若曰至善是體明德亦屬用修身是本



亦意知物亦屬末似又主張太過矣

或問格物之說紛如聚訟孰爲定論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四箇知字是同是異曰安得有異曰如此格物之說昭然明矣故王心齋曰自天子以下三條是釋致知格物之義陽明表章古本近日李見羅特揭修身爲宗都不肯照大學原解未審何也

胡廬山曰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惡不敢知至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二氏先先天而後後天卻自有見雖然既已先

先天而後後天矣彼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哉
胡廬山少好攻古文辭歐南野謂曰夫藝達於道故
游焉而不溺志役於藝故局焉而胥喪予忿早辨
之廬山聞之矍然始有發憤刊落之意及其晚而
著衡齊八篇王弇州爲序猶疑其修詞之過信乎
熟處難忘也

或爲顏子孔門第一人及問爲仁僅告之四勿何也
曰看其艸艸看了這是儒門一箇莊嚴法曰請示
之曰非禮勿視是爲顏子莊嚴這眼非禮勿聽是
爲顏子莊嚴這耳非禮勿言是爲顏子莊嚴這口



非禮勿動是爲顏子莊嚴這四體如此即顏子一
身如水晶宮瑩徹玲瓏不復可以形色求矣如何
艸艸看得

小心齋劄記卷十四

# 小心齋劄記卷十五

戊申

世人往往喜承本體語及工夫輒視爲第二義孔子
當時卻只任功夫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究竟爲何以
不厭誨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說聖說仁
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見些奇特覓些玄妙還些精
采弄些伎倆只推勘到這裏一切都使不著然則
孔子之所謂工夫恰是本體而世人之所謂本體
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
議論而已矣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語甚可



味下一正字更自躍然

泛泛看來聖與仁地位峻絕高而難攀爲不厭誨不
倦日用平常卑而易企及入細體貼何謂聖何謂
仁還是箇名耳爲不厭誨不倦乃其實也誠能爲
不厭誨不倦更有甚聖與仁如其不能更說甚聖
與仁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明明將聖與
仁眞面目和盤託出矣前輩切勿等閒抹過

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敎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
矣公西華也是這意思只覺比子貢更提撥得人

心動

自中庸言不思不勉之謂聖而說者率謂須從不思不勉入門方是作聖眞血脈其指精矣予讀論語若聖與仁章尤有滋味夫何故教人以不思不勉人聖則凡有待于思且勉者便逡巡畏縮不敢向前且待分諉其責于資稟教人以不厭不倦入聖則凡有厭者明是我自家厭那箇令我厭凡有倦者明是我自家倦那箇令我倦更無推託處也或曰惟不思不勉所以不厭不倦予曰這也泥不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曷嘗無思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曷嘗無勉這其閒正可想見聖人一段孜孜亹亹綣綣不能已的眞精神有何厭且倦乎故于不思不勉處不厭不倦夫人可能于思勉處不厭不倦非聖人不能也吾輩應于此綣綣自查方有進步

或問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善非他卽不思不勉者是也擇善擇此而已固執執此而已敢請正曰就人而論有思而得有不思而得有勉而中有不勉而中就善而論原是箇渾然的物事其不思不勉亦何待言更有一說就善而論本自無失不須曰得本自無差不須曰中就人而論卻未可便以不思不勉爲善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乃爲善耳且所謂不思不勉亦未可只在不思不勉上求還有箇源頭在須是這箇渾然的物事完完全全沒些子虧欠然後拈來是道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耳若不尋着源頭要去求箇不思不勉如何做得成縱做得成也是硬作主張告子便是如此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豈不是學聖人之不思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豈不是學聖人之不勉緣



他源頭上錯了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遂有千里之謬

看來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總是聖人一脈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

不思不勉是現成話須要求其來歷處與其下落處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試看那誠字便知來歷看那中字得字便知下落要之來歷處卽其下落處亦非有二也

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倘未必便是

善故特點出得字中字此指甚精不可不察
須知這物事用不得一毫安排造作又須知思勉學
處正與安排造作相反始得而今混作一樣所以
兩邊費許多說話洪範不云思曰睿睿作聖乎中
庸不云不敢不勉乎至論語且云未之思也又曰
不敢不勉何有于我乃知思勉二字尚未易承當
況可一筆句銷也

子路問成人題目甚大孔子分二欵告之一則曰亦
可以爲成人一則曰亦可以爲成人卻反說得小
了輾轉求之不得其故一日擬議及此高存之門



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予
問而繹然蓋子路心甚雄氣甚壯眼甚高孔子恐
其看得當時人太低責備當時人太過就把眼前
略有名目的人告之喫緊只在文之以禮樂耳大
之文只說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如是而已大率責己當重以周責人當輕以
約味箇亦字兩意俱含于其中就子路言卽前條
所指成人就春秋時言卽後條所指成人取節焉
可矣豈必種種求全故槩曰亦可以爲成人一以
示向上一路尚自有在皆應進而求之勿艸艸自
畫也以擴爲善之門但大節無虧便當得本來面
目足以障衰世之狂瀾不致滔滔日下也其旨深
其慮遠矣

或問孔子與子張論前知而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
殷禮甚直直拈出天地開亙古亙今不可磨滅的
道理做箇把柄至精亦至確矣卻又言及所損益
何也竊疑旣有損益誰能知之曰謂之損第有所
裁定而非革也謂之益第有所增定而非創也非
革非創則亦因也試觀自周而後爲秦爲漢爲晉
爲南北朝爲隋爲唐爲五代爲宋按其大規模誰



能外禮別有建立考其細節目誰能外禮別有商
量至其所謂禮又誰能外唐虞三代別開一局也
可見前知之道總收在這三箇字內這三箇字又
只收在這一箇字內曰暴如秦悖如隋彼亦惡知
禮乎曰此所以不再世而滅也然則此一字非惟
該貫常變統攝經權且并治亂興亡之故都不能
出其範圍矣聖人之前知其簡易神妙有如是夫

禹吾無間然矣禹吾無間然矣一言之不足而再言
之恰好映出禹一段事蹟殊絕而禹與自禹觀之
胷中無限彷徨無限悽惻無限虧欠其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分明是痛父之辜過自貶損其勞力溝洫分明是幹父之蠱過自勞瘁至其郊鮮配天致孝致美又分明表平成之功有所從來不敢擅為己有庶幾蓋父之愆云爾自孔子觀之禹之用心如此其所為無限彷徨正是天理之至其所為無限悽惻正是人情之至其所自認無限虧欠正是後些虧欠處也故歷數其事言之而始終以無閒然贊焉試于此默默玩味卽千載之下猶不能不令人吁嗟而感嘆也嗚呼微哉

又曰禹有閒當父子之窮也湯有慚當君臣之窮也



周公有過當兄弟之窮也然而有閒者卒歸于無閒有慚者卒歸于無慚有過者卒歸于無過則是聖人之善處遇而遇不能窮聖人也故曰天下之變不常聖人之常不變

人謂堯以天下與舜據吾意直是堯以舜與天下耳或曰何也曰試想舜得天下還有增益也無曰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無增益也曰試想舜不得天下還有減損也無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減損也試想天下得舜還有增益也無不得舜還有減損也無曰堯以不得舜為憂將必以得舜為樂憂者憂天下之無所託樂者樂天下之有所託也可見當是時天下休戚安危全在舜身上舜視天下甚輕天下視舜御甚重這箇損益似不小小曰如此看來信乎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

或問臣有弒君子有弒父而孔子懼孔子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起局在此結果亦在此蓋以君父匡臣子非以臣子匡君父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方成一部春秋若兼而責之然者將孟子之見不及是歟曰何為其然也如執一弒字春秋只治得三十二人而已餘皆宴然無恙如執臣子二



字春秋只治得諸侯大夫陪臣而已卻書郡齋作主且陪臣懼必還政于大夫大夫懼必還政于天子假令是時天下無道猶夫故也誰為受之吾以禮樂征伐依舊自諸侯出頃之依舊自大夫出頃之依舊自陪臣出誰為收之非所以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如何成得一部春秋

或問莊子曰盜亦有道焉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

屬必相聽命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其言將無同乎予曰程子之說深明禮樂之必不可斯須無莊子之說則以見聖勇義智仁都是亂天下之具欲一切掃之而不有兩下用意正自相反

性猶杞柳也豈不彷彿寂然不動之說性猶湍水也豈不彷彿感而遂通之說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豈不彷彿內者不出外者不入之說只是頭腦上欠明便一切俱錯

以善養人是一團生機以善服人是一團殺機生人



者人亦生之殺人者人亦殺之天之道也

或問聖學不落意大學卻言誠意何也曰如好好色無作好也如惡惡臭無作惡也奚其落

林平泉先生云臨海金一所偃居應容菴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予自甲午三月別許少微于春明門至丙午秋少微出江右約予會于芙蓉湖上劇談移日予見其為國為民一念津津不減當年喜曰冷日依然是春明門許少微他年再晤須還我芙蓉湖許少微也少微笑曰男兒進德修業會應日新若只吳下阿蒙何顏相見予為擊節嗟賞此又百尺竿頭進步語矣

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此咏石灰詩也一條黑路兩人忙未說相看鬢已霜我去彼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此咏鋸木詩也二詩不知何人所作每誦前一詩便覺志意竦拔一切無能震撼我者每誦後一詩便覺萬緣都消一切無能沾染我者言近指遠其是之類夫



予謂伍容菴曰陽明之言良知信之乎曰信之曰陽明之言無善無惡信之乎曰不敢信也予曰何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即其言亦自相悖矣奚而信

伍容菴雅不滿于王文成多所責備予疑其過獨其謂奉命處置思田事竟以病不俟代而歸行至南安而卒恐于死生之際尚未了了即文成聞之當亦心服

小心齋劄記卷十五

小心齋劄記卷十六

己酉

太極無聲無臭有何方所乃河圖洛書說者指其中
爲太極至周子作太極圖又特標太極于上何也
曰這是假象以顯理易六十四卦以二五爲中以
初爻三爻五爻爲陽之正位以二爻四爻上爻爲
陰之正位其義亦猶是也

書不云乎允執厥中此可以照河圖洛書之指易不
云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可以
照太極圖之指



渾然不偏曰中超然不偶曰上模寫道妙莫精于是

始予閱太極圖而疑之河圖⁘爲太極周子標○爲
太極近于老氏之所謂有物混成河圖⁘居中周
子標○居上近于佛氏之所謂惟吾獨尊論者謂
周子與東林鶴林兩禪師友而是圖也實淵源于
陳希夷其說儘亦有自乎已而知其非也蓋周子
標○爲太極矣而其兩之爲陰陽也即繫○于陰
陽五之爲水火木金土也即繫○于水火木金土
是混者不嫌于析也何也混之以爲體析之以爲
用體用本一原也老氏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將無
于體用之間自生揀擇即所云有物混成亦歸之
籠統而已耳周子標○居上矣而其次之以水火
木金土也即繫水火木金土于○是上者不離于
下也何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道器本
一貫也佛氏卻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
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將無于道器之間自生取舍
即所云惟吾獨尊亦歸之孤孑而已耳由此觀之
周子之爲是圖正以匡二氏也其指微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下之間



者謂之心朱子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則又靈說
得極細

用九無首是以乾元入坤元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
永貞是以坤元承乾元蓋乾者坤之君也

太極超形氣之上曰乾元便不免落于氣矣曰坤元
便不免落于形矣是故以太極爲主方能從先天
出後天以乾元爲主恐未必不混後天作先天也
此處最宜慎辨

只是這箇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孟子仁義禮

翁之說本此分而爲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本此于是合
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
矣哉繼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將
七箇字形容一箇字聖人發揮道妙曲暢旁通何
嘗執著些子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是千
古妙詮明道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意
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



魂白沙陳子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鳶飛魚躍此是千古妙解雖然如此不已不知且
說到甚麼處去也卻被朱子埽得光光淨淨其言
曰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
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
活潑潑處耳豈不十分平實十分穩妥蓋兩先生
尊發眞是全體提得起朱子[illegible]收眞是全體放得
下故兩先生之說大有功于孟子朱子之說又大
有功于兩先生余列而著之俟同志者參焉

必有事是先難曰正曰忘曰助總從利心來此孔子
之所謂獲也病標有三病根則一拔其根卻標不
勞而治矣是故孟子之言曲而盡孔子之言約而
精

內典推佛爲生天生地之聖人按湯誥有曰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予以爲非特降衷于下民實乃降
衷于天地此所謂生天生地之聖人也

太極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具上帝者全
體太極統攝陰陽生天生地之主也

朱子之敎裁檢賢知一邊人居多陸子之敎振起愚



不肖一邊人居多子思述夫子之意作中庸標箇
中字是合賢知愚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箇庸
字卻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亂吾道者不
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慮者惟此人
然而能寄吾道者亦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
下之最可望者亦惟此人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
匡之者欲其知己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
恍然自失不能不思所以[illegible]而矯其偏甚其過于
不及而特匡之者欲其知己之墮落反在愚不肖
之下必將悚然內懼不能不思所以進而求其中

聖賢之惓惓爲實知討如此眞是十分苦心
或問程子言周茂叔窮禪客何也曰二程遺書云明
道少時喜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伊川云大
下至怯者無如禪客又云釋氏善遁纔窮著他便
遁我不爲這箇看此可識窮禪客三字之義近有
引用其語者卻于中間增一字曰周茂叔乃窮禪
客殆失之矣
儒家之有朱子其詩家之有杜工部乎讀工部集洪
纖濃淡淺深肥瘦新陳奇正險易巧拙無不具備
遡而上之自兩漢而魏而晉而六朝沿而下之自



中唐晚唐而五代而宋而元無不兼包且言理則
近經言事則近史尤爲傑出所以獨稱大家然而
具眼者卒謂自詩人來未有此老相與推爲詩聖
至輕俊之流亦往往譏瑕索瘢執其一句一字而
彈射之要之益以見其大也知此可與論朱子矣
若象山便是箇李太白也
朱子闢禪矣闢禪書卻多陸子近禪自其資有暗合
處耳闢禪書卻少又曰惟其闢之多故其闢之也
率中肯綮惟其闢之少故以禪呵之者不能得其
心服或曰何以見朱子闢禪之中也曰朱子云佛
學至禪學大壞矣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
文中子曰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否軒
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適胡古之道也說者
以爲古今論佛惟此最當似矣愚竊謂克佛氏之
慈悲行之中國亦安見其泥若其離君臣絕父子
棄夫婦則夷狄亦未嘗胥而從之也烏在其爲西
方之教哉卻有一處說得好程元問三教何如曰
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曰非爾所及也大自
可味
章子厚廷召別吳山端端請入方丈茶罷端曰且爲



愛護佛法公云不興不廢愛護佛法也卻是宰相
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置而不言又久之恥
而不言至于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于此最深及
見其于讀大慧語錄輒寄之惟管東翁亦曰吾于
子弟輩茲未嘗與語及此誠畏之也噫嘻甯但應
爲自家子弟輩畏之而已矣
甚矣子思之善言道也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
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甑就無

知無能中拈出有知有能處來又就有知有能中
窮到無知無能處可見這箇物事要埋沒他也埋
沒不得要覷定他也覷定不得要拋撇他也拋撇
不得要拏住他也拏住不得直令愚者智聖人反
愚不肖者賢聖人反不肖抑何神妙不測至此也
卻又非了思議空鑿說故意作弄一一是眼前實
事實話

釋氏談心談性人皆詫以爲奇畢竟還費了許多話
頭 志如中庸此一篇不過四十五字卻說得如此
宛轉如此玲瓏如此含蓄如此變化如此圓滿是



故欲表道之無內因特徵夫婦之不知不能而顯
其可知可能欲表道之無外因特徵聖人之所知
所能而闕其不知不能一似愚不肖出聖人之上
聖人出愚不肖之下抑揚顛倒可喜可愕讀者試
讀到夫婦之愚可知夫婦之不肖可能憑他何如
人也應欣然踴躍精神煥發一番試讀到聖人亦
有不知聖人亦有不能憑他何如人也應爽然自
失意氣收斂一番此眞子思子吃緊爲人處也

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
而禽獸而艸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
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
異乎艸木之覺艸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
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
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
同者爲性乎孰是孰非可以立決矣

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此語極精至
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
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世方以無善無惡附會性善方本菴獨以性善埽除
無善無惡直狂瀾之砥柱也本菴又言下學而上



達當味這下字肉以明下人上人之義最爲鞶策
余退而思之猶爲會得翁之所謂性善則知聖人
與塗人同有不容混之太高傲焉長而遜者會得
翁之所謂下學則知塗人與聖人同有不容親之
太卑肆焉藐而玩者其提撕吾黨之意于斯至矣
其可負諸

又曰本菴慮世之離善求性者之眩于無而言不變
難也又慮世之離性求善者之滯于有而言如變
難也于是舉而責之性善其指淵乎微矣性善原
道自孟子更請以孟子證夫道一而已矣是點出

他書頭腦仁義禮智四端是繪出性善眉目四書
變一者不變何其與本卷言如合符節也看來總
不出此理此理參得到時二氏百家是處自然一
一隷括其似是而非處自然一一粉碎而何畏乎
于百世之下自然不差些子而又何俟乎安排比
擬爲哉易言盡性至命本之窮理而本卷亦于此
惓惓三致意也有以夫有以夫

學者聰明未必如古人議論常欲勝古人行事未必
及古人自處常欲過古人以故下梢往往沒收煞

近來有一習氣操觚者但于左馬諸家摸擬得一言



半辭便傲然自以爲古文其視韓柳歐蘇蔑如也
談道者但于禪玄兩家剽掠得一知半解便傲然
自以爲妙悟其視周程張朱蔑如也嗟嗟彼操觚
者無論也乃談道者亦然何哉

近作一熱心事適有巨室之僕爲梗竟做不成而被
冤者更羅荼毒殊以自悔既而思之人間世儘多
不平如何一一管得卻又啞然自笑也書之以志
子過

有一箇刻意作家家未成而卒人曰惜也正好經營
又有一人家既成而卒人曰惜也正好享用余聞
之嘆曰此正造化提醒人處也人曰何也曰下都
落空竟有何用吾輩須就自家照顧一番看這裏
經營享用的是甚麼還不落空否有用否不可只
將他人評論後來只惹得人嘆一口氣也

小心齋劄記卷十七

庚戌

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于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于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于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于君子而小人窮矣此淺識世故之言愚謂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天下之禍也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福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尚審于早而慎于微哉



予謂伍容菴曰林居錄中盛推申相國居鄉懿行良信要之特其小者耳尚有大佳處容菴曰何予曰魏見泉侍御條陳時事中及科場積弊且謂大廷之試閣臣為讀卷官凡閣臣之子須候去任後方可與試張蒲州不悅將有處分予因請于相國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卒能優容但科場之事鮮有摘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比得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戶曹李修吾抗疏救之竊以為此兩人方是眞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眞能優容願熟思之相國曰君言固是第此事有張先生主裁吾不得而與也予怏怏而退已而見泉修吾俱調外無何張蒲州憂歸相國謂予曰向所言魏李二君欲為一處何如予喜曰老先生發此一念天地鬼神亦來呵護矣時與姚江孫越峯同在選司因人言之越峯曰昨正商諸申相國相國欣然曰是吾心也予曰今方推新堂翁楊二老想旦夕到任耳越峯曰若待此老到任而後推人皆歸美此老沒卻相國一片心矣予曰此老長官妙用非予所及也即日具疏見泉得南吏部修吾得南禮部一時翕然



稱相度焉而見泉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相國復為言諸吏部擢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初予目擊江陵橫政偕魏昆溟奏記相國勸其從中匡救相國閱之點頭徐曰兩君之意美矣還須善藏其用勿得草草相國一日入閣張江陵問曰聞新進士有三元會知之乎荅曰取邸報遞相評隲自以為華袞斧鉞俱在其手此皆貴門生也相國曰不知也是為誰江陵因舉予及魏昆溟劉紉華三人以告蓋予三人並舉鄉試第一故譏者從而為之辭云相國笑曰皆迂腐書生耳江陵發問時意

甚不平至是私欲已而相國得政次第推轂予與
崑溟入吏部此等事皆近世所希覯也
又曰非特申相國即王婁江亦自有佳處丁亥大計
何司空名在拾遺中遂許憲長辛愼軒陳給諫兩
參之而意歸重于辛蓋有所承望而然也予過婁
江公語及之且問陳給諫之疏是否公曰適貴堂
翁楊二老極口賛之以爲佳予曰如此老先生亦
必以爲佳矣乃疏末猶慮有推刃于腹者何也言
官論一總憲亦是常事何必弄此機關無乃欲蓋
彌張計此君胷中有未帖帖處耳公曰執政之體



只不當主使言官以行其私耳亦不得禁之使不
言也且辛總憲有何好處察君之意壹似右辛而
左何然得無偏乎予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便屬
不妥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箇對頭聚訟紛紛有何
了期非政體也公不悅而罷迨六年辛總憲物故
其子來請謚婁江謂予曰畢竟此老何如人應與
謚乎予曰此朝廷大典自有公論在非小臣所知
已而禮部采輿論與謚婁江聽之弗禁也蓋亦悟
向日之非云又予司選時太僕寺缺少卿堂翁陳
心老問曰當用何人予以山東大參王太初對陳

心老曰善遂以語諸婁江公公不可越數日予以
他事往謁公迎謂曰近細詢之太初果佳士也便
須用之乎此可謂無成心矣使能克是心其所建
立當有可觀何至叢紛紛之議哉

丙戌秋予入京補官婁江王相國謂予曰君家居且



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否予曰願聞之相國
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
爲是不亦異乎予對曰又有一異事相國曰何予
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
爲是相國笑而起
何司空訐辛總憲四御史皆降官衆譁然以爲有
主之者予因具疏言之且及向來種種時弊欲執
政公卿庶僚各務自反已而奉旨外謫陳南亭司
寇謂王婁江曰顧勳部一疏說得極公何以見譴
婁江曰渠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

心司寇曰是則然矣竊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
口當寮勤部箇中苦心似亦不可不知也婁江默
然司寇退而以語趙定宇太史太史爲予述之予
曰鄙人惟知自反而已此外非所知也
歲丙申之冬選部唐仁卿請告而歸訪予于涇里予
問曰國事近何如仁卿曰他皆無足慮所慮者一
人耳予問爲誰仁卿曰沈繼山司馬也必亂天下
予笑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願勿草
草兄姑待之司馬旦夕歸矣仁卿曰司馬外結政
府內結權璫方當用事何云歸也予曰所結政府



爲誰仁卿曰張新建予曰司馬與新建同年也又
同與江陵奪情事後先被罪去其情誼自別于泛
然之交第司馬骯髒自喜必不爲新建用新建今
猶炎轎耳一旦得政此兩人終非好相識至欲結
權璫非用賄不可司馬將何所取貲仁卿曰自有
代爲之賄者予曰此等奇論從何處來都下所相
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今姑無論吾輩只
看司馬行徑何如更應了了仁卿懷疑而別越數
日司馬果得旨歸仁卿自途中貽予書謝曰向者
吾失言吾失言非道摛李詢此老居鄉作何狀市

井細民無不同聲贊之乃知長安紛紛之論眞是
可笑矮人觀場隨人悲喜吾又以自笑也仁卿可
謂無成心矣鄒南皋書趙定宇先生傳後曰趙學
士沒其弟與諸子屬傳草成黯然寬消門人曰先
生慟乎予曰此非子所知曰得無以苦肉計慟邪
曰苦肉計丁丑冬事癸未以後际苦肉更甚荷聖
恩賜環置之生地矣吾等心如水之平也故設詞
波之如鼓之無聲也故陽爲擊之俾不得一日安
其位际六年時又更甚先生曰不去必不令完名
卒若左券嗚呼抑知夫司馬之時际先生之時尤



甚即去後且不令完名也吾是以重有感于仁卿
爲之喟然三嘆而追記其語
或問予曰子言壁五臺冢宰有旋轉之功將無太過
予曰若說旋乾轉坤委未易言然而我皇上臨御
以來所用冢宰凡數人大率皆執政之冢宰耳非
皇上之冢宰也中亦有頗知自立者矣而極重難
反卒不能跳出這窠巢獨五臺公眼高膽壯遂能
正統均之體破久沿之套收旁落之權振積衰之
習到任數日外轉一大干清議之御史而姦邪爲
之奪氣內擢一公論共推之給舍而端良爲之生

色及大計羣吏務在表廉貞懲貪恣奬恬退抑奔
競其貪穢入臺省者卽見任一切屏斥于是仕路
廓然一清于是天下始知公論之不可犯谷思嘗
爲自潮立峰孫公心谷陳公繼之相與遵其遺軌
而加之以愼于時郎官王秋澄鄒大澤劉健菴劉
用齋趙儕鶴孟雲浦麻十洲李元沖輩莫不朝夕
砥礪硏精白而應之無敢以私干者諸君子誠賢
哉要其開端之功實自五臺不可誣也以致執政
耽耽側目後先翦除不遺餘力空署而逐至再至
三甚而逐及升任之者衡陽逐及回籍之黄



甚而空四司而逐無噍焉卒亦無如之何迄于今
雖不能如三公在事時而流風餘韻尙有存者試
看錢給事張御史竟不免外轉免外轉矣又不免
内察姚給事文蔚欲得一府闕劇費多少委曲辛
之部不與而旨從中出視陝海陽久玷公許楊游
壘猶力爲護持俾偃然完京卿之號而歸且爲詞
臣以陽光祿于南讁吳徵如比部于外以謝之者
相去遠然矣揆厥所由一線之脈來自五臺不可
誣也然則謂五臺旋乾轉坤固不得只就銓政拔
而求之辛卯以前是一局辛卯以後是一局要亦
自成一乾坤自具一旋轉也

陸平湖嘗語人曰吾做冢宰可一年李漸菴可二年
符見臺可三年陳心谷可半年而已其他卽十年
可也人問其故公曰未須說破異日當自知之此
老大自有眼

吾邑周微菴先生樸茂簡重有古人風對客終日拉
無一閒語只此大是難事庶幾先進於禮樂者歟

王仲山題其廳曰居官者不知有家盡職而已居家
者不知有官守分而已

龍岡施公洞爽豁達不立城府其爲吾郡削汰如流



公庭常閒可設雀羅性好士嘗浚玉帶河建龍城
書院選諸生之秀者親課之是科舉于鄉者甚衆
至今利卬不絕吾邑孫少宰最所賞識果大魁天
下武進周嵩河自童儒中拔之廉其貧爲之行聘
江陰曹氏卽少宰之内家也吉服升堂鼓吹而遣
之已而亦取高第嵩河名道昌改名鉉其他不可
枚舉云

沈太素少年馳南宮文名一噪夷陵王少芳慕之託
所知求其窗稿太素謝卻之予曰何必乃爾得無
已甚太素笑曰小人不可與作緣予嘆服不已

予問伍容菴曰人言甯夏之變不逮確齋魏公必不能乎信乎容菴曰然時予在兵部見魏公報疏言于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爲有急得以調發也魏公當此大變亂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冑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報漫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將智而幾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緩功受上賞予抗疏云

或謂予曰近有譏鄒太史掀藏頃名者潘雪松尙寶云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爲累予以爲何如予曰此不可責雪松雪松是爲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耳

鄒文莊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薛方山先師賢之曰眞士夫即眞道學也假道學即假士夫也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客言某某周游講學到處爲人居間所遺金錢常滿人多譏之卻有一段可[illegible]處余曰何也客曰渠隨手輒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爲子孫計迹若爲利實乃超然于利之外也余曰若見盜而窩者乎客駭而問曰何也曰此輩大都亦隨手輒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爲子孫計也今將曰是超然于利之外也而賢之乎客曰若是其甚歟曰一則取諸白晝一則取諸昏夜一則出于高談性命之士一則出于饑寒無知之民以此觀之彼爲盜者猶或有可原也何謂已甚乎

# 小心齋劄記卷十八

辛亥

或問世之論者有謂學當重悟有謂學當重修孰是曰學不重悟則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爲輕者也何也舍修無由悟也學不重修則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爲輕者何也舍悟無由修也曰然則悟修雙提可乎曰悟而不落于無謂之修修而不落於有謂之悟曰吾聞諸爾瞻鄒子之言曰無故提一悟字已屬謎語又提一修字亦屬疑情如何曰此是粘語不可作死語看作死語看依舊是謎語依



舊是謎語更無轉身處矣如禪門說箇即心即佛已而又說箇非心非佛最後又言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這是一句話兩句話三句話須自家有箇分曉莫被他瞞過也

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于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于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振與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並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于良知並有發明而于陽明全提之指似均之契悟未盡也

近世率喜言無善無惡及就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著于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



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于善卽是心之本色說甚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箇不著于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箇不著于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不可以爲子須千方百計求盡子道還可說莫著于孝否如忠臣悅在得君有不得則不可以爲臣須千方百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著于忠否昔陽明遭宸濠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
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
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
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為無善無
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
一切解脫無復拄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于是將有
如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
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訟悔
遷改為輪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
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



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于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
為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閹然媚世為萬物
一體以枉尋直尺為舍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
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
免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
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
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
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
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
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于塘南王先生曰人有言無心于名與利者大
丈夫能之無心于道與行者非聖人不能其信然
歟曰理固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
可味只是尚有說在何也道與行天理一邊事名
與利人欲一邊事兩下判若霄壤卻總總道箇無
心須就裏討箇分曉方投病痛是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謂無心于名與利也至
于為謀利而正誼為計功而明道則有心矣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所謂無心于道與行也至于得必
以思中必以勉則有心矣以此言之其無心同而



其所以無心異一是別真于偽教人從真上立根
一是別性于反教人從性上歸宿此非特理勢如
是兼亦可以為訓也若把兩箇無心混作一樣用
吾見在高明之士則視道與行為土苴粃糠如名
與利之不足以益人槩從擺脫在圓融之士則視
道與行為徽纆桎梏如名與利適足以累人悉與
破除而無忌憚之中庸出矣此非特不可以為訓
兼亦無如是理也敢以此[illegible]先生未盡之指
或問王丈成言當初學問也只在行誼上檢點覺是
拘泥而外人同聲賢之自能場昇以後磨鍊既深

性體始見雖不規規于事爲胸中覺得灑洒而人多不取譬之人身外面無恙而腹中作痛强自含忍人亦謂其無恙也至汚穢一口吐出渊中寬快而人反憎厭之其說然歟塘南先生曰理固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可味只是尚有說在何也迹上無瑕心上有瑕鄉愿行徑也前一段所言是也迹上有瑕心上無瑕狂者行徑也後一段所言是也文成蓋曰與其完完全全人人道好做箇假中行甯其疏節濶目行不揜言做箇眞狂者耳此非特理實如是兼亦可以爲訓也雖然



迹可見也心不可見也儘于其可見處縱横顛倒無所不爲有過而詰之輒去而逃之于其不可見處以自解曰吾第求無愧此心而已迹非所計也甚而爲之張皇其說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又曰進此一步方透毁譽關也其爲世道禍不小矣此非特不可以訓兼亦非如是理也敢以此申先生未盡之指

偉孫逈闢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弟子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丢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古亦並未聞有此等呆議論也大率近來儒者往往借人起箇話頭隨而自標其見拔實求之半成戲論耳須知無善無惡卻是個空鏃

當春秋時出一孔子即春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得了孔子氣力當戰國時出一孟子即戰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



得了孟子氣力

又曰且無論孔孟大聖大賢即如唐武后時是何世界賴有箇狄梁公還成箇唐即唐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唐不知有武后也宋徽欽北狩時是何世界賴有箇李忠定公還成箇宋即宋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宋不知有金人也

又曰且無論狄李兩箇大豪傑即如宮之奇在虞晉不敢伐季梁在梁楚不敢侵二國雖小亦自有他的天地萬物在只其間有箇人便撐定了吾輩于

此不必拘執一局須是大開胸襟另具手眼就裏
看出箇意思來中和位育之說越覺分明又不是
陳同甫抑三代下就漢唐推尊漢唐上配三代
的新頭也
又曰譬諸大家巨族當其盛時生得人既好際遇又
好德業閎鉅安富尊榮烜烜烔烔直是十分精彩
此如達而在上君相的中和位育也及其衰也變
故紛出門庭蕭然卻幸生得箇好人服習詩書敦
行禮義故時家風奮身整頓畧不墜落亦何愧大
家巨族此如窮而在下匹夫的中和位育也故知



自家而國而天下命脈都在人又知中和位育乃
世間公共擔子不可謂那箇有分那箇沒分安設
薪蘇也然則吾輩今日一嚬一笑一語一默在在
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見戲
孔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字其所
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孟子所以有功于
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
點出一箇善字
耿庭懷遺予書曰頭腦史玉池太常相與儆斯道之
不明學術之多岐欲推一人爲正宗意者其明道

乎予答之曰意者其元公乎元公圓宗也明道頓
宗伊川漸宗也庭懷不以爲然復遺書言之予復
答之曰明道之推敦曰不宜而僕言必稱元公者
以爲畢竟元公是師明道是弟子也今亦不必深
論即如元公令明道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而明
道卻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等閒轉入曾點樂處矣尋得孔顏樂處其
究也可以入聖尋得曾點樂處其究也率流而狂
此見明道之未齊于元公也又如明道少好獵自
謂今無此好元公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
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不知自家胸中事元
公乃知明道胸中事明道不免失之十二年之後
元公乃能得之十二年之前非洗心藏密之極何
以及此此又見明道之未齊于元公也聚此二端
元公之所以爲元公明道之所以爲明道大畧可
覩矣故曰畢竟元公是師明道是弟子也來教尊
樂之說一似啞謎明道大似露出頭腦又謂今日
佛氏之盛極矣單言片字剔透世人心髓世人以
此翕然趨之柰何吾黨終日株守章句甘拜下風

如保家者盡喪其先世明珠寶玉重藏而徒守其
敝廬荒田也可謂幹蠱人哉吾黨誠欲大興吾道
于今世必先有以懾服佛氏之心而收之並欲服
佛氏之心而收之並必先有以洞闢吾道之門而
示之宗欲闢吾道之門而示之宗非推尊明道不
可言言都是然而僕非遺明道不推也推元公即
是推明道推明道而不及元公猶之推于淵而不
及孔子所以推之者似淺耳將謂定性識仁等說
有加于無極通書之上乎據鄙意無極通書眞儒
家之明珠寶玉而定性識仁等說乃明珠寶玉發



光處也于發光處識取明珠寶玉則可遂謂此光
爲天下之至妙至妙沒卻明珠寶玉則不可故元
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論道于三代以下不認得
元公猶之論道于三代以上不認得庖犧中庸所
謂半途此耳欲釋氏之服恐未能也來教又謂尊
周必明圖明圖必立教將以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爲教乎抑必借上一圈而爲教也上一圈者將以
太極爲教乎將并無極太極而兼言之乎竊意此
等處儘說盡自曉了不必作何擬議若欲進而求
其精義之所在又須以平心體之淡心入之方能

漸次湊泊有非擬議可得而及者門下且看造
圖與庖犧之畫有異同否此乃悟徹先天超然有
會于象數名言之表就手拈來全身盡露上下千
古覺得河之圖洛之書亦若爲之一新幾于重開
混沌矣至論聖學單提無欲二字何等斬截何等
徑淨何等超脫向所云孔顏樂處意其在此此無
極眞脈路也亦可謂明明指出頭腦不但啞謎而
已故僕以爲宜推元公元公而下前無如明道後
無如紫陽爲偏漸于細推敲定不如元公之圓也
今欲上不溺于空寂而又下不局于株守舍元公



奚宗焉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太一孔
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吾輩試于此一查生平
知己何在若知己是甲一項人即我亦便是甲一
項人知己是乙一項人即我亦便是乙一項人莫
得放過

鄉黨一篇乃是門人到處體察到處描畫恰如章章
寫出小心圖末章拈出時字尤妙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也時未至
聖人不敢先也時既至聖人不敢後也

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先大人于壬子年卽不幸棄世則兹辛亥劄記
殆絕筆也今玩末條幾段若東向來小心齋秘
密義特爲標出似了案究竟語豈將棄世一識
邪追憶昔問先大人十五齡時書題其壁曰讀
得孔書纔是樂纔居顏巷不爲貧先大父見而
奖曰了欲爲孔顏邪適今末條仍以孔顏爲證
前後若符節云則是先大人一生祈嚮一生詣
造亦從可知矣

男 與淳 與沐 謹識





序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楊龜山先生始今東
林其泉比處也自元以來東林蕪廢久矣復之自邵
二泉先生始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
矣復之自顧涇陽先生始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
各捐金買地構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
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修持之要益攀龍讀而
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
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
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邪噫正
以其不能無事也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
欲有欲則有憂以欲遣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
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
以復于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
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
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
而舍其所樂者烏虖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
矣無以加矣謹錄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以不負斯約
云時萬曆甲辰十二月丙寅同邑後學高攀龍序

# 東林會約

無錫顧憲成叔時　弟允成參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門人史孟麟　安希范　訂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當于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于是撮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人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于初學俱有不能越者

則亦未嘗無定法也稽古昔進生民揆典則秩彝
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
列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已學者學此
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
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
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
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
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
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
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
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
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于此堂
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
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



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
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
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
不出此矣東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
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之必飭四要破二惑崇
九益屛九損然後可以互爲維持俾明者常明行
者常行要諸永而勿斁也謹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

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獨
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
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
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于是
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為
學所為問所為思所為辨所為行者又何物乎不可
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自能忠信乎行自能篤敬乎
忿自能懲乎欲自能窒乎善自能遷乎過自能改乎
處事也道誼功利自能剖決乎接物也有不欲自能
勿施有不得自能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



矣識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覿面千里也是故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飢食渴飲貿
貿焉與禽獸並生並死于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
自以為識者矣徐而按之其識也殆無以異于不識
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識也此無他其于學也以己
為準而不以性為準其于性也以其所謂性為準而
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為準于是人執一斑競開徑竇
高之則荒于無而公然躍出人倫日用之表也卑之
則滯于有而僅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迹也道術始為
天下裂矣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

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
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
而已矣不問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
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
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
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于同中生異或于
異中強同誠淫邪遁皆從此起不可不察也曰然則
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淡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
上則沖漠靡朕方為無善無惡之所影響而未有以
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



定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謹
一善字為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
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親乎
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
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親乎善君
子慕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
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干匙不意沮而
色作矣是率天下而檢攝于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
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
以自恣于是親義序別信皆為土苴無關神理學問

思辨行皆爲桎梏有厭自然從古聖賢之所丁寧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驅於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百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强而合之邪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



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迹若失之于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于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猶不免于弊何也本體

功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既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邪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爲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邪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于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羲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



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瞿曇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原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卻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儼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均一善也在彼既看得太低極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在此又看得太高極意描寫以杳冥恍惚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突破掀翻竊恐均之不必有當于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叛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鼓也無善無惡

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渠而拒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自在也混無善無不善于性善而日無改亞脈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亾矣岐性善于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凡有識者類能辨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爲人心之害混性善于無善無不善吕爲其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羲堯周孔之宗矣烏虖此儒者之所爲硜硜護持力爭于毫釐渺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人之一生之精神之所結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業之所根柢也要在能自立而已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稱淡有味乎其言以爲濂洛關閩諸先生所以直接洙泗之命脈在此來學者所以頂承濂洛關閩之命脈亦在此是故君子立志之爲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敎覺人心爲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照耀萬古恆于斯譬諸雨露焉潤澤萬古恆于斯學者誠能讀一字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爲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俾斂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蕩矣其爲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俾聳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此豈非窮理盡性曲成不遺賢愚高下並



受其益者邪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超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方至乃枵腹師心日空千古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亦從而和之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見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則亦從而和之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烏虖審若是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也已矣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籍籍將安所取正乎與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爲

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僞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徵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



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僞矣所以斲創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歟是故君子審幾之爲要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錮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捌而有之將無高者爲笑卑者爲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爲笑者謂迂闊而不切耳所爲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欲必窒善必遷過必

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行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所不可離之事曷云迂闊又皆夫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曷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于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爲稷契臯夔乎所稱某某等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



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于學猶農之于耕也農不以耕爲諱而士乃以講學爲諱農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詬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詬于講學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之教人爲聖爲賢非徒也惟是士之所習者佔畢所希者科名以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德義相切磨使之誠厥意正厥心修厥身以求馴至乎

聚㪘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爲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而邑之衿紳集焉遠而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即竹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不非也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隸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惰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後耳目一新精神自策默默相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與偕瞭聰耳親故知好之往來汩汩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



之時非仁義不談非禮法不敢聽之久漸摩之熟氣體爲移臟腑爲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于道耳誠有志于道方當不遑寢匪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雖雖濟濟能彼此互相薰陶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焉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衆人之見聞無限于是或參身心密切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遂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衆之中投機遘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入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爲按諸見今對衆一念能悉符合否必有惕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即是時徐而豫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爲率吾見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凛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即所以𣏌舊圖新爲終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邪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



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邪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邪顧闇己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爲齊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邪異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余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蔣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備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姑自菲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邪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言或立功或立節非不足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而自道觀之猶枝葉也非本根也

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辭爲律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邪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也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九損

九損云何比昵玩狎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浮也或談暧昧不明之事或談瑣屑不雅之事或談



怪誕不經之事妄也己有過貴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爲文飾怙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悖也問答之間意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遽爲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繹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爲執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途說略不反求兼也凡此皆致損之道也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議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湻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湻公之言庶幾其知命乎龜山先生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茲爾東林廢廢墟與鄰已大半落爲精區幸其舊地可復于是得以殿飾廟貌奉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于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讖中也邪然則今日之會乃一脈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



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獨東林之爲墟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戒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脈繫人心俾與者勿廢廢者復興壅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副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

可辭負空作何酬荅如此擔子不易肩荷空作何
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



東林會約式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啓
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
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
四日爲始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徧啓

一大會之首日先捧
聖像懸于前堂午初擊鼓三聲會衆至各具本等冠
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
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
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齊
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一揖
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
晚肅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
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周
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于知賓
即登大門籍會日設木柝于門客至閽者擊柝傳

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蕩滌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詠每章至數徧庶幾心口融液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静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于門外聽候勿得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疏密驗見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送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席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淡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其受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

欲拜者止于會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獘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東林商語卷上

無錫顧憲成叔時　同邑門人安希范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甲辰　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
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
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
丟在一邊的今有人于此羣居終日只弄些閒口舌



鬭些小聰明又有人于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
些句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務
箇好結果否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
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
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即
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
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況終日乎此聖
人之意也益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
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

孔子與羣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
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卻囂然自以為伶俐見孔子
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累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栖
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卻飄然自以為撇
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泥塗勞苦
者到底安閒撇脫者竟何歸著是則流俗之所謂難
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
眞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
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時免得無所用心



否亦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
了一彩的性命即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自家一
生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為之危也
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謂
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著他當知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為的學問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為的學問蓋學之多岐
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項高則空寂卑則功
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腳其中一一為之點破孟
子闢楊墨比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然地

僕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箇中卻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見氣餒卽使前人者聞之亦當嗒然自失此眞聖人距詖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愼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淸食便要求飽



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纔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纔去愼言也只是脣吻上照管纔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于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緼袍不恥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撲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誤卻然後知聖人之言眞將人間世一箇公共帖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了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插腳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而求飽飽焉亡矣未至乎食前方丈也居而



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乎堂高數仞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著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況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饜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堂高數仞不饜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于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于此無染一切無染矣于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爲過也

論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會上鄒朔相出此章講義請教先生覽畢意猶未盡因問在座諸同人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卽死猶不死先生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于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先生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于偏曰然則詎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意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



所關也論眞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于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竭歷以趨至于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擭陷穽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遇些小利害便逡巡卻步千思萬算要他拚卻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歎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當仁不讓于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尙有何物足以挂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腳根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尙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卽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



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于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也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

蘊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充得去時天地變化艸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恐以矜伐二字亦曰充得去時天地變化艸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 計七則

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商量因舉此章爲問衆請究其說先生曰此文義不難曉卻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拈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爲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言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于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高存之問子曰行己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己有恥爲首恥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恥世人所恥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縕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恥可見人之所恥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于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己有恥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恥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趣死回生存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恥各有不同又恐入于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箇



恥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眞是無堅不入無鋭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肎干休茍不到賢且聖不肎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遏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恥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肎干休茍不至富且貴不肎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不賢不聖之恥存于胷中卻有

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恥
存于胷中卽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
知恥者于此辨得淸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
富不貴之恥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恥
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
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恥便通孔子
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
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于硜
硜一項人而已哉吾儕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
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己有恥之次如



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于硜硜一項
人而已爲恥今之士至求其爲硜硜而不可得有過
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己外以欺
人偃然自處于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
井與儈者流耳倘何所用恥邪存之曰何以行己有
恥愚竊謂有恥心自知恥始知恥必自知學始吾輩
今日于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
如飢如渴實轉从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
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
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
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人纔說詩書執
禮往往以爲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
下後世厭忽不察乃區區于先民尋常之訓守而
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箇脈絡
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祕或洩
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箇端緒而均之其
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神各是一箇機緘而均之
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



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
守尋常積藏妙密而于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
學者之修虛騖而忽眞修也久矣甯卑無高甯淺無
深甯近無遠甯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
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卽卑卽
高離卑無高卽淺卽深離淺無深卽近卽遠離近無
遠卽庸卽奇離庸無奇卽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
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
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
撕天下萬世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于記者之意

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御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于不語怪力亂凡稍有執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御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言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于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



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必由于禮樂嗚虖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元言與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于起頭處便著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緊關所在不得艸艸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來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孳爲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來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挂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爲舜不爲蹠矣此真吾人吃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日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邈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日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

壯且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且晝未幾而夕矣
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
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
甚有損孟子卻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贊揚的
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
處說做大有人于此驟而斥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
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訶之
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
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卻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
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
人之愼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
者亦曾帖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
正是孳孳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
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
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爲善舜之徒應曰孳孳
爲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
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



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認了一箇
利心凡事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
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
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于惡移其惡于善至
于有惡而無善矣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而爲利者
爲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于標末不若禁之于根本
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
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求在我孳孳爲善之謂也
求在外孳孳爲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
以見利之不可必得也再攷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爲
言利之必至于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
後君者也宋牼以不利說秦楚則爲言利之必至于
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
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爲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
爲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
率利之一字人人取易誤人冝醋故提出箇善字與
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
將造化闌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竦

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
噫乎一善一利我自爲之舜芳蹠穢我自當之吉凶
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
祇是而不動心塡輸木漢

丙午計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淡有得于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



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
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爲這豈是
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
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
不肎著實體會博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
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
可謂旣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父不得
而傳諸子子不得而受諸父也而敎窮是所謂知之
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愈近愈遠
愈親愈疏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
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嘆三字
發揄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
界信手拈出嗚虖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
入道竅門

卽博而約卽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
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



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
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顢頇孟子之所謂執一
也

博約二字愚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
裏予偶讀易而悟耳試樂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
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
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
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于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

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偏于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于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于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是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



予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如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卻全在枝葉上矣益曰博文必在于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達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自明白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淺深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爲二故于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存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于詩而興焉即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



習于禮而立焉即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渾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于樂而成焉即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淺何深總來只是一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先生曰此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胸襟欲實薛以身問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是

新說先生曰都忘之矣

丁未話七則

去間張侗初過東林出所譔弦歌樓記請正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余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于虞山弦歌樓庭懷耿侯爲之主江以南諸同志畢已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清音自和月影在簾山光在牖余起諗于衆曰斯集也虞山之敎至精微者也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執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于觴詠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尠矣何則猶



之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解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于吾聽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將謂以爲今日未嘗言克己明日未嘗言主靜而自己當下之那脈遂絕矣故吾以爲不如觴詠遊讌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己也主靜也而茲集靡不有焉濱梧綢繆高談浹洽樂矣而恂恂然動乎情止乎禮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克之容著力乎不容著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人也卽奔走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豈然無厭斁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敎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詠讌遊皆眞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克己之想舉手皆恣雎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與讌



之人則一堂講學口若耳聽莫不皆是在人處處自見刻刻常新己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工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卻不曾減得用章舉頭一滴酒也

此記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吃緊爲人處卻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箇分曉不至忡忡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箇歸著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帀矣有語余曰孔子猶

日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己茲云無己可克將孔顏反出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剜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侗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侗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卻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箇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子試爲我參焉曰難言哉將



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若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饗頭循精精微微從天撥地所有狼籍不少何獨于茲樓乎津津傷之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欵是認取本體其與擧盤爲日捺指爲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雝雝于茲會也還著得箇怠惰否曰著不得怠惰曰還著得箇亢厲否曰著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卽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卽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



憶觀如斯侗初須更爲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晉見舉似高存之存之喜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功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先生此論直說盡諸人汗牛充棟其味余言益情昔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于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余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曰不睹不

體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未達余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卽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者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卽戒愼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者此矣如此看來何等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于本體則以幻驗實于功夫則以實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余



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于此過而詰曰旣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旣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子亦何辭以對

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尙未能盡釋請重宣之予曰請借予爲證予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予旣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倜初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倜初記東林會語詢正畧曰諸先達屬不佞諸不佞遜謝良久謹陳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眞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寂可認取當下功夫當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卽聞有問卽應靈體



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是礙虛也若說靜候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主靈乎卽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時卽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

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與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處下于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卽見賢思齊誦讀尙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于聖賢旣信得本體光明與皁隸菴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直是眞見本體無毫釐措減處所謂處下于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眞祕密會中先達



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功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繹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騖諸般安排計較的姿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旣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卽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作何分付旣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瘳某公能療我沈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通身凜如寒冰有時當大寒中通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竟而今讀至神高于賢聖處下于輿隸二語更怳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併耳若逐隊而來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贏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座中講此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而蹉過也先生良久語衆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



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于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旣爾肅肅又爾彬彬旣爾猷融又爾洩洩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悄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入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予嘗一日散行園中見園丁壁上欵菜適童子摘二

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圖丁圖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圖丁曰小人何知只道果子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于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圖丁圖丁謝曰諸大人當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于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儼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為圖丁笑邪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圖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向日周海門嘗言此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非指事



親如莊子云吾以萬物為齎送此送之說也是故死可沒甯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言人生到此大事始了個初在虞山舉似耿侯庭懷謂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孔子言朝聞夕死又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卻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眞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有此論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箇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箇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illegible]形生摟子斷送得過無一些兒倚靠纔謂之了侯

因與座中諸君子各相參證條答成編織以示予予不能更有所加也憶弱冠時過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為之擊節稱善今讀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憬然有省敢反而爲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腳否

予既已復侯壽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箇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識得生死



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前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賸語矣若曰那箇是生那箇是死那箇死的要他生那箇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日尚當就正結此公案

東林商語卷上終

無錫顧憲成叔時　同邑門人安希范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戊申計十六則

雲間錢漸菴以空說請教其畧曰弟子有問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有異空而加之屢者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盡卽是太空之空矣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請問其旨予曰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可無不可中庸一書歸到不顯篤恭堯舜事業只如一點



浮雲過太虛空之至也人心猶兩目然目中不容屑固著不得金玉屑亦著不得儻以所爲善者盡留胷中便是金玉屑矣竊見世人好名終日營營圖無足論乃亦有眞心爲善如漢宋之黨君子執著一說不肯圓融終是其心體不空也空之說可以見性可以禔身可以理國理天下佛家云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挂著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將佛氏力肆詆排何以令其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子曰惟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爲私意梗塞于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亡耳若心如太虛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愚謂空是狀吾性之不墮于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于無空與實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于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則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也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



外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以下其講空請書閒有錄入他處者因空無二字先生力辨非一次也）愚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于中庸矣然而姑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篇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鬭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留胷中勿遺

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
至于執著一說不肯俯心降氣竊恐眞眞爲國爲民
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
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爲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
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
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
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
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
借眼喻性卽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



以此爲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于告子湍水東
西之說況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
曰性以善爲體猶眼以明爲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
此體纖塵不著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既有崇
無妄生分別總爲性體之障耳
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
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
者難見顯者易見爲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
者觀之且不待取徵于情也況可認其只道情善又
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
用以顯體也愚欲于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
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
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
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
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
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
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
之別名也名曰淸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



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若曰善者對
惡而名卽無之于有虛之于實明之于暗湛寂之于
紛擾亦均之對而名者耳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
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
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
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謂與
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倘
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應掃去善別求虛明
湛寂乎
單以無惡言性固自直截分明單以無善言性宛轉

說來亦自分明惟槩善惡而歸之無窮恐始也一切
服器以見卓卒也兩下鴨矣以藏偷于是天下所謂
善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
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
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十平等冤親正與
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
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忡忡
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
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



理何如耳豈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
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于聲色貨利一槩
而埽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
奉敎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
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
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卽能爲善遇惡亦能爲惡
于是惡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
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
如水性卽水之澄徹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
也心如鏡性卽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
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
也道心有定也能爲善亦能爲惡人心也何也人心
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爲性也卽告子諸人之說吾且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尙何疑于孟子之
所謂善哉
漸菴會語略云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與告子
不同告子視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若
陽明正謂性體虛瑩湛寂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
形涵之自有其理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
此爲禮智信執是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著爲有如



孝己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
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擧之十六族而擧堯不
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
來故去善不可執正謂性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
善可名也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
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者仁智等爲
善必務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知道者察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
善無常主是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
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于執也

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時言仁即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即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即性之全體在禮言智即性之全體在智有何賸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祕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己尾生爲證疑孝己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鄙意還是孝爲孝己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如何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爾



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入心體究于此而執正行則泥于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繇不好學生非繇好德生好德非蔽也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子紬推敲畢竟不免數箇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于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擯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

蒙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于一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于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于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于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



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諄諄然徧人而極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

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先生虞山之會座中有問此章大指應之曰此言知
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取上第一義也是知也
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僉曰然及至舟中忽
覺胷中未大穩在既抵錫與高存之語次商榷曰昨
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爲知之中了也存之請問
先生曰聖人過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
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宜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
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著拍試看子路與子
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先生曰然子



貢專在聞見上著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
他將去子路卻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
粗信口便說不肎沈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徧
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
易難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
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卻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
見南子必有箇該見的道理在，路本不知也卻便
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箇該正的道理在子
路亦不知也卻便以爲迂至于佛肸之召則曰子之

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末之也已一似通
達世故諳練人情胷中了了無待商量疑議然者此
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病事事要一一救正
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鍼曰誨汝
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
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
沒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
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
便道如此見以爲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



說豎說無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紐
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因
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箇知之不知便認箇不知莫
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爲知
瞞心肎認還是那知不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
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字須帖著首句
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淺了一步卻
不曾拍著子路真痛癢卽子路聞之亦未必肎心服
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
反到約處討箇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

病在尚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箇端的無徇影響而
迷眞際證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于子貢之多學
而識旣非之于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佞之一探一縱
各有攸當使必極枯見聞槩與破除只是箇奴方子
如何活得人爲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
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
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
手拈來頭頭是道儼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阬落
塹去諺云爬得高跌得重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
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



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
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
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
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于玩物喪志髣髴是
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
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特拈出示人其意
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
也況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畢闕見而一空之竊恐

循內遺外其獘之與循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
爲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較勘這五字應是世間
通病其蔽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
子路身上收求先生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
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須識得入大廟每事問乃
眞不知爲不知者于此認取是字方悟幷功夫亦攝
于其中方標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
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鍊人展轉玩繹眞覺意
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
和之曰是夫豈特艸艸看了這知抑且艸艸看了這



不知以爲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爲一求諸
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
各有箇意思患人之專向聞見也故以爲兩下正相
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求聞見也故合而
言之欲其無師心而自用令得聞實竝行而不悖也
舊來知之次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
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

見而知有待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究竟聞而知的即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即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況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于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箇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箇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兩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圓精也



己酉討十則

門人宛陵蕭思似請曰昨承老師述學者須先識仁一段公案看來先識仁三字最好曰先在此則餘皆後矣今之學者有二項一則謂仁未能遽識我且防檢我且窮索然防檢窮索皆非求識仁之功仁終無由而識如宋黃勉齋以下諸公是也或非程朱原旨一則謂我既已識仁不須防檢窮索又少了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便至于放縱無忌如顏山農以下諸公是也恐幷非姚江原旨矣此須用一箇譬喻師冕是箇瞽者及階及席皆須一一詔告惟恐蹉失此即防檢窮索之說也若遇明眼人則階席皆贅語矣然特其眼明便至于跳躍濾浪罵坐亂席可乎此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又不可少也然則防檢窮索何以曰非求識仁之功蓋曰階曰席非無裨于瞽者卻不是醫瞽的方子若欲瞽者復明必須金鎞撥轉瞳人故竊謂學者未能識仁須如盲者不忘視汲汲皇皇求良醫問良方苟遇良醫一撥便轉開眼以後自無待一一詔告矣老師今之良醫也敢問其方



師曰一喻甚佳伯敎更欲覓金鎞乎此是伯敎懷中物何假于僕無已則有一焉西銘是已明道極推西銘以爲這一篇文字言仁已備不必再添蛇足識仁數語只是點化他若還天自天地自地人自人我自我與西銘對印不來這話亦沒處安頓故西銘者識仁之指南也孔子與顏子論仁特提克己二字正是此意顏子聞之遂直任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彷彿便有喟然一歎光景蓋余勉到手矣

又請此間同志者惟一徐賓中云真識仁未有不誠敬者真誠敬未有不識仁者又云防檢窮

索即是識敬或亦是求識仁之功不肖抑勘程子之言直是一字動移不得若說眞識仁者未有不誠敬只合說箇要識仁便了何必加之以誠敬若說眞誠敬者未有不識仁只合說箇要誠敬便了何必先之以識仁若曰防檢窮索即是誠敬何云不須而又以誠敬存之若曰即是求識仁之功何不直云先防檢窮索而又云先識仁即如原憲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亦是防檢窮索之意夫子何不許其仁亦何不許其爲求仁之功此等處正好商量蓋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亦有誠敬而不識仁



者程子實見有此兩等人故爲是雙救之法若必欲混而一之恐失程子立言之意矣管見如斯伏乞開示

程子識仁篇本旨要如伯殺所言卻不必因而病[illegible]中之說也亦各言其意耳若論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須已的貞着見有所得商幸爲下一轉語乃可更端而求竟也原憲一章近來偶有窺測以爲若不知豈字下得最妙此是夫子要原憲自參自證若曰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畢冰消凍解徹底澄淨了無繫帶乎謂之仁可也抑亦僅僅從念慮云爲間掃除而已乎則拔本塞源病自有在謂之仁不可也此是隱微獨覺中事他人如何知得只此一語夫子所以提醒原憲最活最元又最渾切而所謂仁者亦昭昭乎滿盤托出矣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淨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即柬中所列二項人防檢窮索又其次也當是困知勉行一項人及其至一而已矣何弊之可言愚所指乃是一種圓融脫落自由自恣而託之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且冒然自以爲識仁者也大都此輩其本領只要辨一副眞精神其功夫卻隨人自



家樹的其變妙則在有意無意之間昔張旭學艸書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劍器然大悟夫舞劍何與于艸書迎機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耳不得擬定一樣也知此則如所論大光明矣如何如何

又論西銘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只一句已道盡述卿謂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則一切閒言語俱置勿辨誠然誠然但仁從何識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非仁體耶如此看來仁決非軀殼中物則矣奈何世人泥方寸之跡爲心于此防檢于此窮

索比欲拘囚于此竅之中令人不得活潑潑地安能與物同體譬之月映萬川川中所見皆月之影非眞月也人心亦是如此令人各藏一心者乃心之影非眞心也程子又言人須自識其眞心識眞心即識仁也但此仁不泥軀殼卻亦不離軀殼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程子謂此言最善名狀嘗見世人自號識仁而形容枯槁肢體痿痺與常人無異則仁尚不能貫吾身又安能貫萬物耶如此則識仁亦不中用矣至于識仁之功無往非是豈獨學書因舞劍而悟如張橫渠聞驢鳴趙清獻聞



雷鳴庭艸盆魚風吹艸動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孰非悟門老師所謂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者是也原憲章吾不知三字看得甚妙不肯于克己章近亦有窺測夫子不曰勝而曰克者何蓋五行有相生相克之義生者此物克者亦此物己未克則爲私己己一克即爲公己故又曰爲仁由己非別有一己也譬如冰與水非二物凝之即冰融之即水縣測如此老師以爲何如

愚謂識仁自西銘入是說源頭既是說源頭即大學首一章便是曾子之西銘中庸首一章便是子思之西銘推類言之不可勝窮而獨舉橫渠之西銘何故此則又以血脈言也于稿是時明道橫渠兩先生相與細明絕學共以孔門言仁之指爲第一義及西銘一出明道見之不勝契合一則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所未見一則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一則曰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不于此便是不仁不孝也一則曰充得盡便是聖人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再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淡嘉樂道津津無已



眞如所謂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可見明道橫渠兩先生分明是一箇人也愚向讀識仁篇大約只憶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止頃因商及復取原文讀之至曰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不覺躍然喜曰原來明道此篇實承西銘而言爲西銘作結局予特偶耳可見西銘識仁分明是一篇文字也此愚所謂血脈也向使橫渠無西銘之作明道自應有說定不舍修而專言語又使橫渠有西銘

之作明道輒援一說以證之則亦不足以爲明道矣欲識仁不可不于此著眼也今曰西銘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語已道盡又曰識仁豈獨從西銘可入卽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若然者漸引而伸之展轉發明耶抑亦曰是不過古人成說泛而視之耶如其展轉發明似不應如此下語如其泛而視之是豈惟孤負橫渠亦且孤負明道是豈惟兩先生一片喫緊爲人之心一筆抹過無處更開得口亦且自家于此不免艸艸混過孤負了伯穀矣愚故特推本兩先生當年一力擔負與其後先倡和之意表而出之以俟高明裁焉



防檢窮索四字其義原活卽如書言檢身易言窮理亦何莫非聖功故愚嘗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是眞窮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眞防檢特程子之意原未會說到此不必强爲附會耳至云世人泥方寸之竅以爲心于此防檢于此窮索止欲拘囚于此竅之中安能與物同體則豈惟非求識仁之功抑且是求識仁之障豈惟有所不須抑且有所不可恐與程子之所謂防檢窮索又隔一層矣當是偏說一喻爲要又有孰爲神明不測曰心自未始有物之先至既始有物之後莫非這箇爲之主宰而貫統會于人自人而言徹頂至踵莫非這箇周流貫徹其間而特發竅于方寸所謂神明之舍也是故就軀殼上看似乎此竅亦藏在一身之中就主宰上看實舉一身都藏在此竅之中凡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持足之行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于方寸而一身爲小可也豈惟一身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衆亦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于方寸而天地萬物爲小可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然則此竅何嘗不浩蕩蕩何嘗不活潑潑



其拘其囚人自拘自囚耳此竅何嘗拘人囚人哉卽如伯穀所舉子厚之驢鳴明道之雷鳴與夫庭艸盆花種種色色孰非悟門信矣畢竟這箇從何透出彼其驢鳴也直驢鳴已耳其雷鳴也直雷鳴已耳庭艸盆花直庭艸盆花已耳夫孰不聞且見之其因而發悟者有幾也畢竟這箇從何透入聊掛到此似不必執方寸爲小而別求大處也善乎伯穀之言之也曰仁不泥軀殼而亦不離軀殼愚則曰此竅正不離軀殼而亦不泥軀殼者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是故以其不離軀殼謂之心之影可也是萬川之月也以其

不泥纔發謂之眞心可也是天上之月也存乎人之
認取何如耳伯穀試更參之
向蕪記中說克己己字恰與尊見合竊意有所印正
乃伯穀謂克己克字卽五行相生相克之克卻似未
大妥須知克字下得極精神這便是旋乾轉坤手段
全全是太極用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到此便是乾清坤甯境界渾然成一太極了也若五
行相生相克只是陰陽活計且生而克克而生兩者
循環無窮正未免落起滅相此等行徑其與今月勝
一私明日勝一私相去無幾耳幸再詳之亦水之喩



其說頗長尚俟面竟
問人婁東徐鳴皐請畧曰鳴皐竊謂眞識仁者未
有不以誠敬存之者也端卻誠敬非眞能識仁者
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云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此熟境語也安得爲恣肆誑罔者
之藉口至識仁而以誠敬存之卽工夫卽本體無
檢索而實無不檢索也防檢窮索未免著意故伯
穀以爲非識仁之功邪雖然工夫未能純熟卽稍
著意何妨由著意以至于無意渾然仁矣先爲不
著意以縱其意則賊仁之大者耳　坿呈致藕思

似書畧曰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此其識仁無有
是處如射者已見紅心而不能命中其見紅心無
有是處亦有誠敬而未識仁者要之不識仁不獨
防檢窮索之非是卽其誠敬無有是處如瞽者倚
杖僅免顚躓耳其終日矜持無有是處以原憲之
克伐怨欲不行而不知其仁此可證防檢窮索之
非也以曾點之童冠皆春而不免爲狂此可爲識
仁未眞者證也
所條識仁說可謂曲盡大都程子此篇專要與人點
出悟境又要與人點出化境故說得如此直截更不



拈動第二義防檢窮索盡與破除若爲求識仁者言
恐應自有說也雖然仁是何物誠敬又是何物識者
何人存者又是何人儻遇惡嶺兒孫且不免架屋疊
牀之誚矣又豈但防檢窮索可埽而已乎
鳴皐東林歸再請畧曰仲夏一會以俗冗促還至
今根緣法之淺不肯向蹄惡向通者之裂纙蔽檢
而斤斤守紫陽法程旣又疑其拘而固也稍欲以
圓活濟之迨久而知其通疑其拘者皆妄也間
嘗爲之說曰士誠希聖始依乎方究歸于圓方而
漸圓之圓而方出之如是而身心纔有安放學問

纔有頭腦不肖雖工力未至彀望而趨之更須體
　　而冀垂宏講焉
淨著之中再煩垂問即此一念啟我實多竊以爲今
日既拈識仁只須求識仁便是諸方圓體用誠敬防
檢窮索之推敲似空暫置而仁未易識也程門每教
人讀西銘意在斯乎夫何故一體之謂仁西銘分明
是箇一體圖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二
語又分明將一體源頭拈出也試看世人尚有不識
此身是何物者誰能識得此身之所自來乎尚有不
識父是父母是母者誰能識得乾坤之爲吾父母乎

尚有識不得兄是兄弟是弟者誰能識得四海九州
之皆吾兄弟乎非惟世人吾輩試就自家反而觀之
果能內捐軀殼外剖藩籬有以異于彼乎抑亦分爾
分汝自私自利無以異于彼乎將來一一參取明白
其于識仁思過半矣夫如是自能誠敬自能防檢卻
不落防檢相自能窮索卻不落窮索相自能時方時
圓不落方圓相矣
　又請一日而再承札又如獲兩珠此珠原來在我
　幸賴指示其處乃知所從掬取耳師既以求識仁
爲今日要緊又拈出西銘仁體而參之克己及克

伐章吾不知三字遂令盲瞽眼目頓豁伯穀所云
金鍼撥轉師之謂邪抑尚有說孟夫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程子亦曰人有篤學力行
而不知道者夫曰行曰習曰篤學曰力行不可謂
非躬修實踐矣而猶曰不著不察不知道然則若
何而謂之著且察邪若何而爲道又若何而爲知
邪不知道無論霍光之忠王祥之孝雖才如諸葛
武侯行如司馬溫公先儒猶以爲特資禀之超而
未可語于聖學也然則道之不可不知也儒亦與
先須識仁之旨互發歟抑識仁知道別無兩項歟

　幸明教之
只是一箇珠行而著著此習而察察此識仁識此知
道知此仁字親切道字宏大其實一耳舜有一語欲
問自孟子有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之說而吳[illegible]
遂將百代殊絕人物如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槩而夷
諸添著不察之中至于今且謂人之于道但有不知
更無不行矣此其說非不亦自有見及攷孔子特不
任生知卻未嘗不任學知也獨于行之一字極若歉
歉然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也曰所求乎子臣弟
友之未能也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也豈聖人反有不
行落庸眾之後歟將舉人之所謂行與世之所謂行
俯有辨歟然則所謂但有不知更無不行者或亦非
定論歟高明以爲何如



# 虞山商語卷上　丙午仲夏

無錫顧憲成叔時　陽羨門人史孟麟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茂才周伯欽問天命之謂性一章先生曰這一章書
與緊處只在天命二字當周之末百家並興各各
開壇樹幟立箇教門他也說如何則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如何便不得其所卻不曉得何者是道他
也說如何是道卻不曉得何者是性他也說如何
是性卻不曉得何者是他源頭各從自己意見揣
摩如墨氏見得仁一邊便說兼愛做道將兼愛做



教如楊氏見得義一邊便認爲我做道將爲我做
教怎知這箇都不是性之本色縱竭盡一生精神
成就了一箇家當亦只是陰陽五行活計至其識
取端頭趨向不差者又往往株守方隅局而未圓
開而未耀于以寡尤寡悔則有餘于以究竟極則
宜暢光明爲吾道出一臂之力則不足皆由源頭
上合[illegible]末了也故子思子特揭而告之曰天命之
謂性一以示在門牆之外者俾就此體勘討出箇
真面目來庶不至東撈西摸妄起鑽營以學術殺
天下一以示在門牆之內者俾知自家原有箇大

來應便須尋箇大結果不復以眼前小小境界爲
安身立命之地而從上聖賢後先授受一脈永不
患于失其傳矣試看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
天中言知天言配天言如天言其天不一而足豈
不深切著明故曰喫緊處只在天命二字
問天命命字如何看先生曰命字有以主宰言者有
以流行言者以主宰言這命便是命脈之命以流
行言這命便是命令之命問此命字宜何從先生
曰這是就流行處指出主宰說中庸原自有箇註
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天



之所以爲天即人之所以爲人也更無二物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有言道是不
該離的人定要不離他方可有言道原不離人人
即欲離之不可得也孰當先生曰繇前一說豈不
繫著功夫但覺多了一箇轉念恐未能貼得本體
繇後一說豈不點著本體但覺說得太見成了恐
未免鬆卻功夫予嘗反而驗之此心與道合卽安
與道離卽不安竊意中庸所謂可不可正指此心
安不安處而言也試想這念頭于何而來便識得
本體矣又想這念頭于何而究結便識得功夫矣
故學者從前一說發根將來必流而拘從後一說
發根將來必流而蕩惟從這念頭發根自不愁你
不戒愼不恐懼有何安排旣無安排有何作輟旣
無作輟有何覩不覩聞不聞旣無覩不覩聞不聞
有何走漏如此然後兩下病痛都不犯著如此然
後本體卽功夫功夫卽本體乃天命之眞消息率
性之眞機緘修道之眞法程也程伯子曰鳶飛魚
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
弄精魂予謂子思這一條先指出可不可三字纔



說戒愼恐懼又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把柄纔
你有會得有會不得這箇卻自常常會得只一切
依他本來戒愼恐懼都是鳶飛魚躍此尤子思喫
緊爲人處也噫嘻微矣
問戒懼愼獨有作一項說者有作二項說者未將
是先生曰兩說皆是要而言之一固一也二亦一
也今只要理會他立言本指蓋戒愼不覩恐懼不
聞是全體功夫愼獨二字則就中抽出一箇關鍵
而言也如易言極深又言研幾書言安止又言惟
幾又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更沒滲漏

了卻又言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乃是把人最易墮落處提破須到這裏一切捉得定方纔果無滲漏也譬如人家兒子出路父母分付他一路小心便完了事卻又絮絮切切早晚要如何寒煖飢飽要如何陸行過著險阻水行過著風波要如何就旁人看來何不憚煩非但旁人便是那兒子不經過利害的亦安知不疑老人家這等過慮不知此正父母的心腸也聖賢爲人的心腸真不減父母之于子所以有許多隄防有許多轉折吾儕御只要說籠統話過此等處便謂支離出于孔子以



上猶代爲之分疏出于朱子以下卽公然直斥其謬此亦無異騷子之笑田舍翁矣豈不可痛

問慎獨獨字註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孰當先生曰道理甚活憑人如何體取卽會思二子之言獨其指亦已微有不同了若就文句上看莫見莫顯之說似精于十視十指與物無對之說又似精于獨知卻不可便如此較量疑曾子之見不如子思朱子之見不如今人也卽如伏羲作易只是一奇一偶孔子卻點出太極上二字周子又從太極點出無極二字就文句上看太極二字似精于一奇一偶無極二字又似精于太極卻亦不可便如此較量疑伏羲之見不如孔子孔子之見不如周子也吾輩今日只要自家身上用得著便是第一義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云未發以時言乎以本體言乎先生曰兩說都有箇至理在不必執定往昔與晉陵徐儆弦先生論及此儆弦曰道無動靜而心有寂感須要分合看此義甚圓會得時紛紛之辨都爲贅語矣

問中和位育以理言乎以事言乎先生曰這是實理



實事只不要看得遠了卽如今日吾輩共聚一堂仰瞻聖像肅然起敬相與稽首拜下依次班列齊齊整整並無一人敢亂丟一步並無一人敢亂出一聲非但吾輩至于左右奔走及諸方往來環立之人亦箇箇凝目看吾輩有何動作箇箇傾耳聽吾輩有何提唱平日許多閑思妄想都無處著卽此便是吾夫子一段精神歷幾千餘年儼然未散卽此便是吾夫子之中和位育也又不要看得自家小了試思自言子北學于孔子以來邑中能發此願心者有幾自邑有言子祠以來凡涖兹土者

誰不過而參禮大畧只是了故事而已上下惕王
兩公之間其能加意表章者有幾獨庭幽伏從派
寐義湍銳然仰止爲之新其廟貌爲之闢其講堂
又迦厥淵源特揭顯學孔子爲標羣邑之衿紳及
諸父老子弟而會講焉相期以聖賢事業此等舉
動豈不翹出尋常而今而往條質實以身倡之于
上凡列斯會者實實以身應之于下一番合符一
番感發一番闡明一番淬礪日積月累無厭無倦
務令兩下精神薰蒸融液通而爲一便可與吾夫
子通而爲一與吾夫子通而爲一便可與天地萬



物通而爲一此即吾輩之中和位育也這都是實
理實事願各努力無孤勝會

茂才趙元之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如何先
生曰程伯子有一言說得好他人喫飯從脊皮上
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又有一言說得好或謂司馬
溫公解中庸遇有疑遂止伯子曰何疑曰人莫不
能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伯子笑曰我將謂從天命
之謂性便疑了記者以爲譏語非也以爲讚語便
是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齣公案○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
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已是將
世間病痛一切拈出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只是就上文咨嗟慨歎一番人人在道之外卻又
人人在道之中人人在道之中卻又人人在道之
外乍讀之令人恍然自失無聊以解徐按之令人
四顧踴躍欲一息自安而不得言有盡而意無窮
眞堪喚回醉夢

孝廉張延鄉張盛脩張君可程鉉吉翁兆吉戴鳳伯
明經楊庭立宋汝建趨書院會文舉首題顏淵問
仁一條爲問先生曰顏子是聖門第一人孔子告



顏子是聖門第一諦所謂克己復禮槩而言之只
是箇過人欲存天理豈不明白易曉而今卻要知
得已是人欲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富貴能不淫貧
賤能不移威武能不屈及勘到這裏還賸下許多
查滓塌不盡禮是天理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家庭
莫不稱孝宗族莫不稱弟鄉黨莫不稱忠信廉潔
只勘到這裏便現出許多參差對不過故克己復
禮乃功夫之最微最細處也既是最微最細如何
下手卻又提撥得一分痛快謂之克直是一刀兩
斷絲絲見血沒些子遲回沒些子計較沒些子包

裏沒些子牽纏謂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直是當下圓滿物物回春沒些子空缺沒些子遮攔沒些子停留沒些子涯際且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直是把柄在手超超獨上沒些子等待沒些子假借沒些子倚靠沒些子幇貼非天下之至敏其何以與于此此聖門爲仁第一局也

問明道識仁說何如先生曰孔門弟子紛紛問仁亦是要識仁的意思孔子卻只教他爲仁未有不爲而識未有不識而爲豈是兩箇塗轍第爲以修言識以悟言爲則功夫便在眼前行住坐臥無一刻



可違悟則須是這功夫積累到久忽然透出有時百方求之而不得有時不求而反得之及其得之又須密密保任方有受用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悟境也自一日之前至一日之後卻只是一箇修更無別法問從來論學皆以知爲始伊川亦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若不知爲箇甚麼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有就得力言者就用力言體驗省察之謂也正是修上事此在初入門便應著緊無容些子含糊就得力言融會貫通之謂也還是悟上事到此地位眞自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有非初入門可驟希者是故有修無悟必落方所非眞修也未修求悟只掠光景非眞悟也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籥敢申之曰能爲仁方能識仁何者下學乃所以上達也明道又嘗有對揄說相輪之喻最好試取而參之其于識仁之指思過半矣

太學孫子桑問天下歸仁說者以爲八荒皆我闥之意是否先生曰是問朱子云歸猶與也如何曰亦是往嘗有人疑及此謂予曰顏子自克自己自復自禮一日之間天下何從知之而遂與之予曰姑



無論天下子信得顏子能克己復禮乎曰信得曰然則顏子仁人乎曰仁人也曰子認得顏子否曰顏子去此二千餘年矣何從認得曰子未認得顏子又去之二千餘年今且與其爲仁人也乃不肎天下之仁顏子乎頁之其人又曰爲仁只是爲己不重效驗何計天下與不與也予曰聖人看得我與天下是一箇子卻看得我與天下是兩箇子桑曰如此體會八荒皆我闥之意不言而已躍然矣

茂才朱蓋卿講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周伯欽講道不遠人一章徐長發講鬼神之爲德一章李伯榜

諸君子之道費而隱一章既畢庭愫耿侯曰試與發明一番何如先生曰已各各發明矣今只要各各就自家身上發明便是第一章要認取箇素字第二章要認取箇庸字第三章要認取箇誠字謂之素便著不得一毫色相吾能超出色相乎謂之庸便弄不得一毫意見吾能超出意見乎謂之誠便攙不得一毫情識吾能超出情識乎至于第四章尤說得活潑潑地愚可與知不肖可與能吾得以不知不能自諉安然處愚不肖之下乎聖人且有不知有不能吾得以有知有能自滿傲然據聖



人之上乎語大天下莫能載吾得無不免為天下所載乎語小天下莫能破吾得無不免為天下所破乎鳶飛天魚躍淵吾得無自纒自縛仰觀鳶而俯瞰魚乎如此細細理會自然有箇進處乃所謂發明也

庚山商語卷上終

# 庚山商語卷中　丙午季秋

海虞門人孫　森錄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俞仲濟問吾十有五章前在東林有說未竟願悉其指先生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斷出天命二字眞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已而曰須知提這學字萬兩千斤提這矩字千斤萬兩何



也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為繇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于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則以為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强者有不得自用其强但一絲稍畝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于無窮也昔謝上蔡謂師冕見一章謂一部論語只恁地看予于茲亦云

問何謂知天命先生曰吾夫子用了四十餘年功夫

方纔知得吾儕自省十五時能如夫子之志否三十時能如夫子之立否四十時能如夫子之不惑否如何便要說這箇話縱說得亦屬戲論將焉用之曰請言其彷彿曰這是吾夫子下學而上達的地頭生平許多積累功夫至此不覺一透恰如人在平地陡然搏扶搖而上翺翔九霄高寬遐曠焉改觀俯覷塵寰形形色色恍然另換一番精彩蓋前此猶屬人界至此乃屬天界矣前此猶見天自天我自我至此知我其天知天其我俯仰上下兩稱莫逆矣前此猶混于林林總總之中至此太



虛爲徒徇往獨來超然無對矣這是知天命的影子彷彿而可求者會得時亦便可長一格必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天命又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知須各人自去理會予不能知也又何敢作戲論第有一件可疑卻合著想知天命至矣尚有幾從心據常情看知天命是神化上事耳順從心是自家身子上事而耆耄之知天命似淺耳順從心似淺據吾夫子說來則知天命在先耳順從心在後無乃將淺作深將深作淺曰可得聞乎曰予

亦不能知也竊嘗億之說箇天命似涉渺茫吾夫子定要一一自家身子上打透方肯作準蓋渺茫處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假只勘到自家身子上便見其間有多少要融化處未必能盡融化有多少要調伏處未必能盡調伏如何喫你籠罩得去縱是說元說妙說得天花亂墜這所在還露出本相如何喫你扭捏得來今且把下學而上達一語再加尋繹蓋自分曉曰何也曰離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卽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則



求之愈遠而愈超特亦以其超特也反得以施其播弄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則求之愈近而愈平常亦以其平常也更無所容其矯飾論至此安知淺之不爲深深之不爲淺也是故必六十才數到耳順甚言卽形卽天命之難也必七十才數到從心甚言卽心卽天命之難也可見吾夫子下學而上達及其上達依舊在下學處磨礱鍛鍊所以修則眞修悟則眞悟證則眞證而爲中庸之至也問合心與耳目口鼻衆形而成人專言心心統形也專言耳何居先生曰此無異故舉一以見其餘耳

曰固也惟是耳順二字下得最奇乞爲一闡曰當與從心參看從耳所聽不踰矩耳斯順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心斯順矣耳順而小體之性盡矣心順而大體之性盡矣徃予弟季時嘗商及此其言曰天人本無二何緣隔礙緣二障耳一是形障一是心障形有方所是極質的物事易于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于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于丟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



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于無矣如此然後形通極于心而形非血氣之形心通極于性而心非情念之心如此然後徹皮徹肉徹骨徹髓活潑玲瓏四通八達純是一副神理流行發現如此然後造化在我萬物生身此知天命之符也

問或言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無復好醜揀擇矣然否先生曰人之一身惟心以神用餘皆不離乎以形用也故孟子以心爲大體耳目口腹爲小體今則如是分別將以耳爲大體目口鼻爲小體矣恐不甚妥至謂無復好醜揀擇尤宜善看若不善看非一槩埽除而成空必兩下平等而成混其誤不小且委如所云將耳獨順而目口鼻皆逆矣恐甚不安也曰畢竟順字作何解曰也不必求奇孟子有云若決江河又云四體不言而喻即此亦可得其意也曰心大體也奚其障曰就眾形而言心爲之主就心而言矩爲之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此拗得不清將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方寸之間沒箇主人



翁在東西南北四望茫如不知丟向甚麼處去了也是故馭形之難其難百什馭心之難其難千萬今亦不必他求但玩從心所欲不踰矩一言自了然矣曰然則心與矩一乎二乎曰以爲二何得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爲一何必言從心所欲不踰矩非二非一之間幸爾不辭必受人駁默體而自得之可也

問耳順不思而得也縶之六十從心不勉而中也縶之七十吾夫子之所以致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近世王泰州一派率以不思不勉提人何也先

生曰吾原其所以一則謂性體自然欲人識取本來面目一則謂人之從事于學者往往失之支離膠擾故特以此破之耳其說夫豈不美而意固有爲也或乃泥而不察遂謂初入門便須不思不勉則是耳順從心可坐而致矣得無言之易歟曰此非始于近世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言之矣則是人人不思而得人人不勉而中也將亦舜其言之易歟因此卻另有說在孟子又嘗言之矣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



孝終身慕父母是知聖人不落情誘純是本體展轉孩提未涉情誘亦純是本體用事也若乃固迷孩提境界已過外之不能無紛然可欲之物交侵拳聖人境界尚遙內之未必有澄然不繙之定峯卻只說箇不思不勉幾何而不誤事曰是則然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可知孩提境界雖遙有不過者存聖人境界雖遙有不遙者存將焉假思勉曰此體人人具足何容泯沒嘗其卒然而感突然而應介然而有覺種種善

端一日之間不知凡幾發見如前所舉執曰不然然而期于此或睹于彼通于前或塞于後甚者頃刻之頃便已轉徙更換飄忽不能自持這正是電光石火的消息如何算得帳聖人卻步步是眞說的亦字字歸眞眞者何無虧欠之謂眞無滲漏之謂眞無間斷之謂眞是故自十五至于六十但其間有一時一處待思而得卽其他時他處都不思而得亦不敢遽然以耳順自命不似而今看不思而得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思也自十五至于七十但其間有一時一處待勉而中卽其他時



他處都不勉而中亦不敢遽然以從心自命不似而今看不勉而中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勉也夫輕言者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有滲漏冒認爲無滲漏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不知學之過也予向來讀十五而志于學一語作何理會曰敢問曰吾夫子天縱之聖是甚麽聰明甚麽力量當其少小之時便渙然不凡了只還他心上儘自會得來不須如何尋索儘自做得去不須如何安排率此而往豈不簡便直捷豈不脫灑自在豈不快活要用又焉事汲汲皇皇以學爲也及十有五忽

發一念這箇還是杜撰我這裏還有箇矩在所謂
矩乃是箇天然恰好的方法極精粹又極平正極
徹與又極莊嚴極周詳又極穩帖敎乎人心著乎
日用分布乎事事物物端的枝枝相對葉葉相當
要增些子也無所容其增要減些子也無所容其
減要那移些子也無所容其那移若不明明研究
細細體貼密密持循緊緊收攝絲絲保任但靠自
家意見作主任自家意氣發揮無乃從心不從矩
乎是乎有學學則一點一滴俱不容草草振過矣
然而求之也未能至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無



乃從矩不從心乎是乎學之十五不已而三十三
十不已而四十四十不已而五十五十不已而六
十六十不已而七十斷如是之歲月萃如是之精
神彈如是之功勞歷如是之階級方幾表裏精粗
打成一片從心便是從矩從矩便是從心隨其所
欲無之而不可耳說者以爲宋儒庶幾不踰矩而
未必其從心所欲近儒直是從心所欲而未必其
不踰矩此評最確予亦曰吾夫子十五以前可謂
從心所欲而未必不踰矩十五以後可謂不踰矩
而未必從心所欲從心所欲不踰矩即吾夫子非

七十不可然則近儒之所謂不思不勉欲其得之
悠只是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所欲而以望七十
之從心所欲也正相萬里若其失之是且爲顏何
諸人之從心所欲而以望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
所欲也尚相千里矣又安望其能恪守吾夫子之
矩而不踰哉故曰此不知學之過也非惟不知學
之過實不知矩之過也是故聖人不思而得今也
畧得而標不思且就以不思爲得聖人不勉而中
今也畧中而標不勉且就以不勉爲中宜乎其輕
言之也曰然則王泰州一派非歟曰予不敢槩以



爲非也只是泥不得耳當知昔之患多患在拘予
袪患用解脫今之患多患在蕩予袪患用防檢此
補偏救弊一時操縱之微權也夫惟齊之以從心
所欲不踰矩一案而後防檢非拘解脫非蕩兩下
各有取裁一切顛撲不破矣此大中至正萬世不
易之定衡也吾儕須合而參之始得

王惟懷問鬬講吾十有五章歸重學字矩字此意何
如先生曰只因而今害頓而薄漸動以爲合下即
是無修無證所以特特表章這學字出來又因而
矜喜圓而惡方動以爲一切皆是無拘無礙所以

特特表章道矩字出來卻又不是故意裝造實乃吾夫子當年本色語曰如此體認愈覺有味曰猶未也試再味道學字可見吾夫子一生只做學生子未嘗敢做老先生再味道矩字又可見吾夫子直做了古今來第一老先生便收盡了古今來無數學生子只此二字吾夫子全體精神和盤託出他人縱竭力形容終不如吾夫子之自道也



# 虞山商語卷下 戊申季春

無錫顧憲成叔時　海虞門人孫　林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 識人說

吾黨相聚輒曰講學人亦指目之曰講學且問講箇甚麼莫是要做箇人否既要做箇人定要識得箇人字方可何謂人若說那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的便是人世間林林總總誰不是人若說那箇不是人除卻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之外又何處尋箇人有告予者



曰孔子云仁者人也程子云學者須先識仁可見識仁便識人何用他求予應之曰君此語是從書上采取得來是從身上體貼得來若從身上體貼得來卽曰義者人也禮者人也智者人也信者人也亦何所不可若從書上采取得來與君何干告者唯唯而去此案竟未曾結今願大家相與一思之端的如何謂之人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春職生夏職長秋職收冬職藏鬼神職吉凶各司其事不能相兼至于既能覆又能載既能照又能生能長能收能藏能吉能凶人實兼之是人比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更全了語

有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乃生天生地生日生月生春生夏生秋生冬生鬼生神的猶必待人而後弘是人比道更靈了這箇眞是與物無對何可鹵莽相看不自認取且如爲令的認得令是一縣父母自然把一縣百姓休戚放在身上爲守的認得守是一府公祖自然把一府百姓休戚放在身上又如爲子的見了父親母親自然有許多相愛的意思出來爲弟的見了哥子自然有許多相敬的意思出來只緣他認得是父母是哥子也若不認得便與路人一般有何相關而今做箇人若不認得如何是人便看自家



亦與路人一般目也憑他視耳也憑他聽鼻也憑他嗅口也憑他言手也憑他持足也憑他行一切線索都被他牽自做主張不起如此而生謂之醉生如此而死謂之夢死成甚麼人願大家相與再思之萬物芸芸或爲禽或爲獸或爲艸木其類多矣幸而得爲人爲人矣又幸不爲女而爲男人蓋有落地而亡者矣有襁褓而亡者矣有僅曉一二三四五而亡者矣今又幸而長大長大矣又幸不生于東夷不生于西戎不生于南蠻不生于北狄而生于中國生于中國矣又幸不爲農不爲工不爲商賈而讀書讀書矣又

幸遇賢侯倡明大道儼然揭最上第一義而授之直欲相攜相引與關閩以來諸大聖大賢頡頏千載之間豈不十分造化抑有懼焉邪恕不嘗受業程子之門乎胡紘不嘗受業朱子之門乎去而作權貴鷹犬至敢于反噬兩先生不復知人間廉恥事則有講學之士不如不講者矣申屠嘉蹶張武夫耳及其爲相檄召鄧通坐而折之至于免冠徒跣頓首出血不止凜然有古大臣風采孔光以明經爲帝師而媚事董賢望塵迎拜且前且卻輿隷羞而唾之恬不爲意則有讀書之士不如不讀者矣金日磾爲漢名臣而李



陵衛律輩靦顏降虜骨落窮荒余闕爲元忠臣而劉整呂文煥輩反面事仇流毒族類彼夷名而華行此華名而夷行則有中國不如戎狄者也楊子雲先莽篡漢而死可以不爲新大夫玷辱身名褚光回先齊篡宋而死可以不爲齊司徒汙穢青史少而修之老而毀之則有長年不如短造者矣魯敬姜之爲母也丈夫中能擬其識者幾何桓少君之爲婦也丈夫中能擬其行者幾何夏侯令女之爲嫠也丈夫中能擬其守者幾何奉天竇氏之爲姊妹也丈夫中能擬其烈者幾何則有男子不如女流者矣虎狼明于父子

蜂蟻明于君臣脊令明於兄弟雎鳩明于夫婦而人也往往蔑倫悖紀爲世話焉百穀善于養生百藥善于療病而人也往往恣睢暴戾爲世蠹焉則有萬物之秀不如禽獸草木者矣豈不十分孤負凡此皆平日所嘗聞于父兄師友者敬爲諸君子誦之總而論之只有兩路識得如何是人便是人不識得便不是人此識之一字尤吝人喫緊自爲處也然則遵何道而識之曰這要辨一副眞精神請借兩故事爲喻昔宋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遇雨于逆旅忽有老婦冒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息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果其母劉氏也又如近日滇中趙重華方七歲父廷瑞棄其諸生出游歷十七年音問不通重華壯且冠日夜欷歔而號已而喪其母竭力營葬又嫁其姊與妹請路鄄于郡太守而出當是時宗族姻黨並危言沮之重華不聽徑去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復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輒榜之宮觀街市間久之無所遇



行至毘陵復被盜攫其資所遺獨路鄄一通一日抵橫林忽一老僧杖錫而前問曰子何來重華具以告僧曰汝曾所囊者何曰路鄄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獨未死客無錫南禪寺汝第往觴同行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重華且驚且喜遂偕道人往則其父廷瑞果在焉且夫時之相去遠者至五十年近者幾二十年如此其懸絕也地之相去東西南北不知所定如此其遼廓也今也渺茫而索之卒如券而獲之路頭而求之忽造次而遇之何也緣兩人一副眞精神足以格天地貫日月破金石而泣鬼神是故若啓若翼若將若迎不意之中巧相湊合如此其奇也況吾遡源來是人非若壽昌之于母重華之于父猶分形散也縱或不無沈淪汩沒究竟沈淪汩沒者亦是我非張三李四也何曾與一刻兒離卻也縱或不無飄泊流蕩究竟飄泊流蕩者亦是我非天涯海角也何曾與之有一指兒隔御也誠能辨得一副眞精神如兩人然何憂不識乎願大家相與三思之各各努力某也請執鞭以從

性善解

座中有言孟子道性善固是至或人言有性善有性

不善其說亦不可廢如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蓋合下已定矣先生曰這是箇相法只管得禍福管不得善惡難道此兩人孩提時全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全不曉得敬兄也且如比干之剖夷齊之餓蹻跖之壽杞檜之顯達彼工于相者必能預知之總之禍福邊事耳亦何與于善惡而據以證性況如裴公度之還帶竟登相位宋公郊之渡蟻壽援大魁即禍福之權還自善惡操之可見性能轉相不爲相轉也安得泥相而疑性可無論矣然亦更



有說焉就一人論謂只是一箇性孰不信之通衆人論知愚賢否千態萬狀有許多般樣孰謂只是一箇性鮮有不疑者也乃予所疑不特在衆人第據一人細加較勘亦多可疑何則始終是善上知而已始終是惡下愚而已乃其間蓋有少而馴良壯而放恣者焉又有壯而修檢老而頹落者焉分明兩截人也不似乎有兩箇性邪此猶自一生言也蓋有旦而清明好惡與人相近晝而牿亡違禽獸不遠者焉不似乎一日之間亦有兩箇性邪此猶自一日言也蓋有方以爲是俄以爲非方以爲非俄以爲是理欲公私交

戰而不淩者焉不似乎一念之間亦有兩箇性邪然則當其善也孰爲取去不善的另換箇善來當其不善也孰爲取去善的另換箇不善來邪此何以解也即如所謂下愚信不移矣所謂自暴信不可與有言矣所謂自棄信不可與有爲矣然而此等人教他看自己是非果然一切糊塗教他看別人是非又無不了了也豈遇別人性便善遇自家性便不善邪抑或爾我對局兩下較論其是其非亦必十分顛倒試憑空泛論天下古今所共是未有不以爲是者也天下古今所共非未有不以爲非者也豈泛論時性便善



較論時性便不善邪講學之會此等人平時必且指而笑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試引而進之在列渠見大家端坐亦必端坐見大家拱讓亦必拱讓雖欲放出些無賴自然惶恐不敢也豈入此門性便善出此門性便不善邪又如或人所引瞽瞍與象頑則頑矣傲則傲矣然而底豫允若即向之捐階揜井者也豈其有兩箇瞽瞍邪忸怩鬱陶即向之琴朕弤朕者也豈其有兩箇象邪更有可異者盜賊至無恥矣然而未有不畏人知者也或呼之盜賊未有不咈然怒者也誠以爲不可爲邪孰強之爲誠以爲可爲邪

孰令之怒吾不能爲之解也非惟吾不能爲之解彼亦不能爲吾解也如此說來只一人亦有許多般樣因而謂有許多般性也如何通得曰然則何爲而有善不善又何爲而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曰此無他只爲人生墮地有這軀殼便有欲有欲便有歆羨有歆羨便有馳求有馳求便有期必有期必便有繫戀强者耽耽相競如虎弱者營營相逐如蠅是非于此參得透拏得定斬得斷埽得淨自家做得主縱然見了善明知是一條好路他恰出來做對頭百方攔阻不愁你不退縮縱然見了不善明知是一條



邪路他恰出來做牽頭百方引誘不愁你不依順夫如是又何惑乎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今不察其所以常少之故而但據其常少之迹遂疑人性之善者常少不察其所以常多之故而但據其常多之迹遂疑人性之不善者常多使人借性諉責使性代人受過如之何不少者愈少多者愈多也曰若然性只是一箇了孔子如何說性相近曰若是兩箇又如何說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箇是兩箇而第曰不遠可無泥于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不

善與善對應曰性相近也又相遠也這習字何處放著曰上知與下愚不移性邪習邪氣質邪曰若以性言卽上知原不曾多卻些子卽下愚原不曾少卻些子移箇甚麼若以習言生于齊則齊語生于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必明柔必强矣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最是曰何以見之曰只看下箇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知之不移上知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意甚分明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



曰此惡未受謂之上知正以其必不習于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于善非曰習于善猶不移而善也曰適言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處畢竟少開便消散了何曾習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旣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悞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知下愚不移正恐人誤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二何總是發明首句孔孟之指同歸于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也吾人欲圖超凡人聖須于此眞正信得勿

生二三之見而後可



仁文商語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吾郡鄭太初儀部初令嘉禾建仁文書院以課士
士蒸蒸起歲戊申正月之六日予過其邑訪岳石
帆伯子時且哺諸茂才聞之偕詣石帆邸請予赴
會遂與石帆暨令弟儀部石梁孝廉石龍及沈孝
廉汝諴高孝廉明水偕往則楚中楊行素先生已
先至矣予進而伏謁
先師適郡博文麓屠君抑吾吳君亦次第至于是
列左右而侍焉諸茂才各歌詩一章敲金戛玉遞
相倡和濟濟如也予退謂石帆曰今日覩洙泗威
儀矣會中有所商確憶而存之庶幾藉手求教
于諸君子云太初名振先武進人行素名坦孝感
人文麓名穡甯國人抑吾名宗魯南靖人石帆名
元聲石梁名和聲石龍名暌聲汝諴名士龍明水
名斗光諸茂才曰沈氏太和曰沈氏致和曰李氏
晉曰高氏尚志曰張氏文綜曰楊氏瑞枝曰仲氏
景亨曰張氏昌運曰陸氏周行其績集者不能悉
記

問天命之謂性曰這是吾人一個大頭腦所在應細入理會予少讀論語至禘之說註云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忽有省爲之掩卷躊躇者久之世間無貴無賤那個不有所自出始祖猶可尋求那所自出的爲誰何姓何氏向來都說某是夏之所自出某是商之所自出某是周之所自出今看來還都是旣有書契後的那未有書契先的何在禘之說直要透到這裏所以夫子特鄭重言之一則曰不知一則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如視諸掌旣而思曰那所自出的又有所自出也欲識天命二字須如此反覆體取方纔有些端緒及讒得時又只在眼前不隔絲毫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此言雖鄙卻最可玩味也



問下學而上達曰總只是這個下學學此上達達此以用力言謂之學以得力言謂之達耳乃聖人旣不謂舍下學別有上達亦不謂下學即上達而曰下學而上達何也此須各人自去體貼始得

問孔子是生知安行的是由學而成的曰這學字孔子一生汲汲皇皇在此其自信得力處在此其毅然直任而不辭在此其木鐸千萬世在此即吾輩今日儼然而集一堂之上精神凝聚各有一段不容自已之意亦在此知只說孔子是生知安行的便少味矣曰然則孔子信由學而成非生知安行矣何以爲聖人曰此中何有說在若論生知安行非特聖人則然即愚夫愚婦亦然若論聖人非特是學知利行的亦且是困知勉行的曰何也曰試看嬰兒墮地便曉得啼還有人教他啼否已而曉得視還有人教他視否已而曉得聽還有人教他聽否已而曉得言還有人教他言否已而曉得思還有人教他思否且見親曉得愛見長曉得敬還有人教他愛親敬長否豈不盡是生知安行至如孔子適蔡時年已望六猶曰發憤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也又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則一切任其自然矣卻于此見七十之前未必能從心也豈不亦是困知勉行知愚夫愚婦亦是生知安行則知人人具體聖人安得看自家太低忍于暴棄知聖人亦是困知勉行則知聖人人人可做安得看聖人太高甘于遜讓此吾儕所宜急急猛省也

以上六一則擬寫呈石帆諸君子矣復贅之曰聞諸古大事借陰識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吾儕固無論進

去歲月創新正以來倐忽半旬餘矣于此有所事乎無所事乎秀才門有歲考有季考則高下關心官人門三年有外考六年有內考則黜陟關心所以各各有箇怕懼各各有箇慚愧只這箇竝沒人來考便看得等閑徊不知上則父母下則妻子近則僮僕遠則親戚朋友一言一動十視十指還瞞得些子否還待提學按臨部院考察科道糾拾方有分曉否且時時刻刻在處森列還待六年三年一年四季否此猶就人言之也反而參諸吾心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縱瞞得父母瞞得妻子瞞得僮僕瞞得親戚朋友還瞞得



自家否鼓勵到此眞令人不容不十分怕懼不容不十分慚愧雖欲飽食安眠悠悠過日不可得也不肯徒然老大尺寸無聞業已負天負地負君負親負師負友乃一點狂心勃然未歇且欲補之桑榆況諸君子春秋方茂趁此精力何事不可為請莫說第二句話請莫問誰是生成誰是學成費許多鬪圖度只就今日便劄定腳根一直向前拔要做箇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庶幾不枉出世一番耳幾念此會因緣非淺再爾饒舌不自知其煩絮也諸君子倘不予棄亦幸加予一鞭幸甚

終

# 南岳商語 戊申季春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荊溪吳安節先生之還里也數騰書來言頗合二三同志聚首山中求交修之益予喜而諾之歲戊申遂訂季春之約適琴川耿令君相邀因于月之十七日先往赴之二十日回棹至毘陵糧艘雲集尼不前水復淺涩乃由周鐵橋迂道而行盡三日始達于景素先生迎謂予曰待兄數日矣予曰此會于城不安恐生事端須覓一佳處安節曰莫如



南岳是予所從文恭萬師訥溪周師稟業處也予欣然偕往景逸玉池文石俱集晝則聯几夜則聯榻盤桓累日禮簡情眞時有商確不騖浮談不執成見廓如也既別景素安節兩先生並有記傚羅鄧兩先生之三游而題曰春游命予續貂予坐病懶遂逝無以應久之追憶問答之語幷參諸往來之牘次第筆之庶幾藉手就正有道又以備異日自攷云爾

景素謂予曰兄主盟東林只宜守定下學上達躬行君子八字予為點頭已而曰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

字出自禪門吾儒所不道也予曰神而明之易之言悟也默而識之論語之言悟也特未及直拈出悟字耳至朱子曰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卻明明道破矣未可專歸諸禪門也又不可以好言悟爲世病據吾意還病其好之未眞耳何則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與修相表裏者也是故未悟則不可不修旣悟自不能不修假令世而不好言悟斯亦已耳如其眞好言悟也丈所標入字彼將奉爲指南奚病乎

予從安節覓念菴先生三游記閱之旣畢謂安節曰子於游一記見先生虛心于夏游二記見先生苦心始焉[illegible]嶺慕陽明眞如孔孟復出見陽明之高足弟子至龍溪如見陽明焉以故一顰一笑一步一趨無不奉爲蓍蔡至于俄而訶之曰機心不息俄而訶之曰不脫知見俄而訶之曰全未俄而訶之曰悠悠俄而訶之曰錯過好日月俄而訶之曰只是依阿世界亦皆欣然俛首而信受之又其時銳然以聖人自期精神意氣十分猛烈不無用心太緊處而龍溪所言融脫灑落適搔著他痛癢如予醉以醒予寐以覺遂不自知其豁然以解也故曰見先生虛心已而熟察



龍谿行徑往往不剛入意退而攷其言亦猝不酬送辭其言而疑之就加推敲反覆辨折冀以匡扶弼正引歸實地于今檢點還似在文義上轉換乍合乍離未足以服龍溪至最後數十言披肝瀝膽傾盡底裏字字血誠亦字字藥石龍溪始無處躲避只得承認耳故曰見先生苦心安節曰中所載龍溪語誠多警發似亦不無可疑予曰然詳繹龍溪之指總是要人斷名根這原是吾人立脚第一義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已如此說了卻何等說得正當龍溪乃曰打破毀譽關即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挂帶則險矣這便是爲無忌憚之中庸豎了一箇赤幟王塘翁比諸洪水猛獸有以也且人不特患有名根又患有利根利根是粗塵名根是細塵斷得利根卻說斷名根委是入細頭路若利根不斷漫說要斷名根吾恐名根愈外則利根愈活箇中包裹藏伏有不可勝言者辱時嘗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縱欲的引子最可味也且名未有不從爲善來諸勉啟利之于善也遠而名之于善也近利根斷自當反惡而之善名根斷容有藉口善之近名委而不爲以自便者矣故不好名三字又是爲善的反間

也吾輩試看龍溪之于利根斷乎未斷乎而汲汲以斷名根爲言又恐利根愈活則善根愈从其爲心術之害不小也乃近世說者于此等處一切抹殺但相與張皇其見地而名之曰悟彼所悟果何物邪吾不知之矣

安節曰鄧定宇先生秋游記何如予曰此老虛心若心亦與念菴略同舊本載先生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予二十年前從張陽和先生叏而讀之亦爲踴躍新本删去此三語必是此老百步竿頭進步不以此爲極則也豈



得不謂之虛心察其意又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埽蕩也者豈得不謂老苦心此所以爲定宇先生也吾輩須要識得

安節復問三游記于景逸景逸曰羅鄧二先生游記大略一邊享用現成一邊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眞現成又曰學問又在知性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但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說甚善

文石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于其未發求之何如予曰陽明之于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所取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將心意知物四者並挈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旣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旣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



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于良知並有發明而于陽明全提之指似均之較勘未盡也

景素極斥陽明學術之弊安節謂崇正闢邪自是身任斯文者之責顧其說有二有先衛門戶者有緇撥闢與者譬之兵家豎旗鳴鼓大將主盟而當鋒破陣擣巢殺賊非謀勇兼資結局亦甚非易事尊程朱以衛道賑門戶正矣今復取文成羅鄧諸稿商求至當實爲邇來海內諸賢率祖文成無善無惡一言其弊必至以恣情爲本性以禮法爲桎梏肆無忌憚而莫

之救余于白鹿講院中答玉塘南東內云不若易以無聲無臭四字益直勘到闗臭處也若念菴收攝保聚之說正今日救病良方所當共爲服膺且彼宗陽明而失之猶有圓通一路可借以文飾至于口口周程而猶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將何以謝龍谿諸人乎余聞之悚然起曰此眞頂門一鍼矣敢不拜教

安節曰自陽明提良知以來天下風從而江右爲尤盛吾輩亦須印得過方是景素曰只要這裏討箇十分是處不必太著意照管予曰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指也然而



茫若先達如羅念老于此毋有救正近日如玉塘老子此稍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此理平鋪人各以見取之故有異同若討得十分是處自然語上語下無所不通更有甚異同雖然到此又何嫌異同舜執兩端顔服一善試看這等處還落照管還不落照管也願相與參之

玉池問周程朱諸大儒何如予曰論道必推元公論德必推涪公朱子道不如元公之精德不如涪公之粹乃維世之功直與兩先生鼎立天壤莫得而軒輊也問朱陸予曰昔聞諸方山先師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竊恐舉人復起不易矣問陽明予曰濂谿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頃之論及古今世變玉池嘆曰告子亂性鄉愿亂世如之何予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予別景素安節兩先生而歸越二月得景素之春游記越五月得安節之春游記予讀之種種會心作而嘆曰善哉景素之言剝盡枝葉獨存本眞安節之言剝盡藩籬洞開堂戶景逸之言埽盡葛藤直挈要領玉池之言芟盡荆棘顯示康莊所以發我憒憒多矣



而私衷尤有味于躬行一語頃荅沈儀部何山書曰承詢入門要指入室微言茫乎不知所對竊嘗伏而思之此事經孔孟發揮一番已而又經周程諸大儒發揮一番已而又經陽明諸先正發揮一番業已說到九分九釐九毫向上幾無復開口處算來算去還是躬行難也然而世之言躬行往往偏屬諸修而其言修也又往往僅以事爲之檢飭念慮之矜持當之是且不免墮落方所而修弊于是高明之士厭薄不屑往往去而言悟至脫略事爲破除念慮蕩然無所隄防而悟亦弊矣總之看躬行兩字艸艸也試思孔

予何等聖人其于此猶日未之有得而可以易言乎哉予故備志所聞陳諸案頭比于盤盂之銘時惕觀省庶幾收萬一于桑榆云爾嗟乎日徂如馳刀來如驟令茲之會業有定期無何又將尋盟南岳之靈其有以啓予之昧振予之怠策予之衰也夫

答鄒南皐書 以下附錄

從曠雲陽拜手教之辱又從吳安老得吾丈讀春游記諸說此是丈一腔仁體到處流行必欲覺同志而偕之大道也能無感佩鄙杏之冐未忘擬議輒有請益具列如左



南皐云景素先生論學大都以下學上達躬行君子爲宗旨此眞末世津梁予竊謂下學二字足矣但闡陽明學術之弊想上達別有理會另有細請陽明論學與孟子睦子一致是一雙六眼睛議論是一代大豁才功業是一代大豁濟超諸功臣上似不得以意測度惟是陽明先生生繁麗之地長名鄉之門富貴是陽明身上本等而後來學者盡脫寒酸以享用爲本等陽明當艱辛之日少不得委曲而今學者以機智爲妙用則其流弊予當思難時接學陽明學者人人緊閉學濂洛學者不知避忌予夙有慨于中此學者流弊于陽明何與下學而上達是究竟話萬聖千賢都走不出這樣子恐不啻末世津梁陽明先生一代儒豪不得因其流弊歸咎此至公之論也

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言其流必至以恣情爲本性以禮法爲桎梏此等人開眼便見何曾算他在學問中人郎闖入亦自有眞假不必辨亦不必惡只好如近溪先生云怪他不得足矣余竊謂此語蓋爲戒愼恐懼謹守禮法之嚴者敎之以直透心體使知心體惡本無而善亦無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稚茂對時育萬物耳非爲未戒愼恐懼者而言也若未戒愼恐懼者恣情放蕩是墮惡道中人何暇憂何足辨邪此語非自陽明始也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宗旨放下試理會今未發時善邪惡邪有善有惡邪無善無惡邪人當于中庸體會不當于陽明語言下生、度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何物乎是善非善然則中與善是一是二尊號曰南皐尊字曰爾瞻這是一箇鄒先生是兩箇鄒先生敢問

濂谿以道勝明道以德勝晦菴以功勝此語蒙所

未喻道卽德德卽道道德在卽功在功在亦道德在無德于心不可謂之道不措于行不可謂之德無補於世不可渭之功濂谿明道難窺淺淡特明道無太極圖不生後人辨駁耳晦菴先生所得未可輕議格物一說陽明以格竹子一事便推倒蒙未以爲然晦菴亦墜細密思晦翁如大本錢客南北茶飯俱有在人自取此等議論自應受人駁但不應受南皐駁耳

伏羲一畫周子一圖來自天授不可思議評朱子甚確愚嘗擬爲儒家杜工部亦此意也



秋游記多闡發心性語似不脫西江禪意此語有病夫道一而已矣天下無二道今古無二學雖道西江是一學毘陵又是一學不知諸君以何者是禪若只以禪無父母妻子吾儒有父母妻子有髮非禪矣宜從心性腳下理會

有髮無髮迹耳所以有髮無髮源頭何在一髮千鈞非是小故欲理會心性似宜于此勘箇明白

丈言吾儕不可避講學之名避講學之名者常人也鄉愿也有講學之名者少年也名相也義理也意見也老年墮名相意見者不少非眞正皜皜與愚夫愚婦同體者未易語此

有一僧參禪初間有悟曰山是山水是水久之又有悟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久之又有悟曰原來山是山水是水也不知甚處是眞正皜皜甚處是名相願爲剖示

丈言下學上達從心不踰吾夫子皮肉骨髓在焉稍墮一邊不免因病發藥諸公覩近世之弊便欲以從心不踰幇下學上達四字予竊謂下學上達所學何事所達何事學者學此從心達者達此從心卽一學字足矣因病發藥猶可因藥發病者不



少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皮肉骨髓一語此處下得欠妥向因人看孔子躬行二字幾與不著不察等卻就未之有得得字上生出元妙解來故以此一語點破以爲必須徹皮徹肉徹骨徹髓全身都是這箇方纔好喚做躬行耳至借從心不踰幇下學上達正是無病下藥又不但欠妥而已也恐原無此意

景逸所言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眞現成念菴先生通上下言之于學者爲得力收攝保聚四字不是離性收攝保聚離性是與性爲二透性

卽收攝保聚亦性不透性如三伏包火識神渙亂熱中何有已時以禪家話證孔子語語是病若眞知者語語皆合

禪門話儘多悚發人處善取之皆足爲吾用但究到血脈上便須有商量耳故明道曰句句合字字同然而不同此透性語也

文江證道講語因安節有修悟雙提之說蓋此公行履篤實居官居里孜孜學問皆有本末若彼一無資糧安得藉口吳公會中調停意亦不必諸君聚首皆眞人也眞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吾輩五十



六十冉冉老矣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大丈夫一眼看天一眼看地當如鳳凰翔于千仞更無乞顧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吾夫子眞是全放下者愚又聞伊川先生過灔澦波濤洶湧中獨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見之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于時舟行甚疾不及答竊謂卽今休去便休去近于舍若要了時無了時近于達亦均之其能放下矣不知伊川于兩者何居又不知此兩者之于吾夫子何如也請爲下一轉語結此公案

安節云借程朱以修飾門戶而恣肆反落文成門人窠臼者豈少哉日用中防檢少疏當日乾夕惕云此一篇春游記大綱領也千古軌範更無越此人精神要眞程朱可陽明可學程朱者當思果識仁否識仁果與良知合否水盡山窮冷暖自知請以續春游記末篇隻眼者得無謂鄒生黏牙帶齒無丈夫氣乎然藉此與諸君對面亦一幸也

總而論之景逸拈透性二字最是得這箇到手所謂一了百了更有何事詳南皋之指惓惓懇懇亦無非要人進此一路吾黨領得此意便是一生受用但要



思如何能透性耳究到此連南皋也說不出雖然是是說出了也只精神要眞四字便是程子之識仁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良知都是這箇鑄成耳具隻眼者當于此親見南皋面

南岳商語終

# 經正堂商講

無錫顧憲成叔時

毘陵　諸門人　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初立諸歐陽公會士紳于經正堂發問曰程子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作何理會在座莫應未及竟其說後諸友會文先生命題論語師冕章課之時啓新錢先生適續舉經正堂之會先生入座復舉立諸之言及閱諸友文大率都是形容聖人仁體先生因謂之曰此義誠精第此等事亦何待聖人說過師冕于此當其及階夫子曰階衆人亦必



曰階也當其及席夫子曰席衆人亦必曰席也當其皆坐夫子曰某在斯某在斯衆人亦能曰某在斯某在斯也何獨見夫子如此便著許多形容諸友曰然則云何曰仁體聖凡所同所異者衆人行不著習不察聖人著而察也不著不察之謂器能著能察之謂道子張一問之功于是爲大曰若是孔子然之足矣又曰固相師之道何也曰世間有二種人一種是庸下的既已不著不察無論矣其一種是賢智的自謂能著能察卻往往于此生出一段意見將來播弄摹拳舞掌大驚小怪便有無限不穩須知這箇道理亘古亘今只是如此沒些子奇特當時及門之徒往往疑孔子有隱這等處俱當面蹉過其失不著不察幾何故子張特爲設問提醒之然而子張才高意廣亦容易落元妙窟中去孔子此答又所以提醒子張也其指精矣昔陽明有門人董蘿石一日出游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陽明曰此常事耳何足爲異亦此意也予又聞謝上蔡與朱子發講此章而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竊謂豈惟一部論語千經萬典都恁地看若不恁地看階



只是箇階席只是箇席某某只是箇某某與我何干管見如斯不審有當于發問之指否

蔣中復講六言六蔽章有請曰如何是好學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孔子言之矣不遷怒不貳過是也曰這事孔子獨以歸之顏子且繼之曰不幸短命曰今也則亡曰未聞好學者也表得十分鄭重何可輕言先生曰固是然其實所謂不遷怒也只是箇不動氣所謂不貳過也只是箇不自是初非甚高難行之事孔子所以反覆咸嘆正謂顏子人人可做卻人人不肯做而非以是爲絕德也吾輩且去

做一做看如何
問孟子盡心章曰此章首條先提出一心字後提出一天字中間提出一性字此意當理會曰須問其說曰心字天字是當時兩箇學問宗旨性字則孟子宗旨也曰何也曰爲切近之說者須言心心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箇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粗而不精爲元微之說者須言天天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箇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



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故孟子特以一性字標出以爲于此知得何精何粗何虛何實總總在這裏于此不知那箇喚做心那箇喚做天兩下掠離都無把柄矣此七篇之中言性最爲喫緊也曰存心養性事天何如曰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事天竝不是兩段事曰殀壽不貳何如曰此亦只就存養處指出箇關頭適史際明講樊遲問仁章可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存心養性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即殀壽不貳語云金用火試凡聖賢論學必要勘到關頭此是試人的火也曰事天立命

如何分別曰也分別不得且如舜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事天也至于瞽瞍允若便是立命矣所謂父不得而子也又如周公聞流言避居東事天也至于成王感悟郊迎便是立命矣所謂君不得而臣也又曰事天者後天而奉天時天即我也立命者先天而天弗違我即天也其實一也
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何曰道性善是說本體稱堯舜是說功夫性箇箇是善何嘗負人人不能箇箇做堯舜卻負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責成于人也曰詳云稱堯舜以實性善是否曰要實性善



當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之弗屑爾汝之勿受人人同然處徵之如以堯舜實性善則亦將有以不堯不舜實性惡者矣恐未妥也曰自楚反至末云何曰都是反覆發明這二句夫道一而已矣這道字要仔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竝不曾說源頭此道字卻正是源頭乃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的物事下二條一言疑畏不可有一言貶不可無這事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見以爲難便生怯心試看我是這耳目口鼻聖人也只是這耳目

口鼻我不曾少卻些子聖人也不曾多卻些子如何說著聖人便驚慌起來甘心退讓只橫這念在胸中一切瘖啞了如何擡得頭起豈不自慢自家故曰疑畏不可有見以爲易便生怠心試看古來聖人一生兢兢業業猶自有不滿意處中間還歷了許多險阻許多憂患截磨摧剉用了許多功夫若只悠悠自在不須喫些苦辣便要無災無難做箇聖人世間有這等便宜事否即爾是聖人比我反費力我比聖人反省力了世間有這等顛倒事否豈不自哄自家故曰瞑眩不可無總總看來道



一是就發脈處尋出一箇來歷使人識取本體究竟道性善之指疑畏瞑眩是就下手處剖出兩箇機緘使人識取功夫究竟稱堯舜之指故曰反覆發明這二句豈但如是一部孟子都是發明這二句也

附毘陵商語

問志於道章先生曰志道三句與興詩三句合而游藝句又包得詩禮樂也語次指講堂中曰我們今日在此正是游藝形而下道形而上無處不是藝卻無處不是道著於藝則藝只是藝游於藝則藝皆是道游字之意徹上徹下雖堯舜治天下也是游藝

問天降大任章先生曰孟子就順逆兩途提醒人順境倒有一箇坎幾在裏面逆境倒有一箇生幾在裏面然天生賢聖必把一箇難題目與他逆多而順少聖賢遇了難題目倍有精神亦不爲難題目困倒

孟子議論往往無中生有絕處逢生極能喚醒人試讀此章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最恆情之所怫鬱而難堪也卻爲指而示曰如是者可以動心可



以忍性可以增益不能于以鼓舞而振興之令人即欲苟自怠棄而不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最恆情之所狎玩而易恃也卻爲指而示曰如是者國恒亡于以恐懼而悚惕之令人即欲肆無忌憚而不敢于是又總而申之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何其深切著明也且夫佛氏之言死生人以爲至精矣必曰過去何如未來何如瞻前顧後牽纏不斷孟子只就見在一念八字打關這邊是生那邊是死豈不十分斬截至拈出箇知字尤是生死一大關頭也人能于此透過

自不愁不了得生死而又何用許多葛藤爲哉



志矩堂商語

無錫顧憲成叔時

金沙 諸門人 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讀此章當看聖賢之用心處聖賢與常人原無差別究竟天地懸隔緣他用心處不同也何以不同常人滿腔是軀殼念頭聖賢滿腔是一體念頭常人于自家身上卽一絲一粟便要犯著吝字卽片善寸長便要犯著驕字放不下聖賢直是放得下故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無伐善無施勞常人于別人身上一切痾疾痛癢都如秦越相遇放得下聖賢直是放不下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兩下用心豈不判然相反程子曰子路求仁顏淵不違仁孔子安仁自有此案說者皆謂子路不如顏淵之大顏淵又不如孔子之自然誠是確論愚竊以爲旣同不在軀殼上起念便同喚做仁這裏只明道先生好如此說吾輩只沒問功夫這等較量不如且就自己與一聖二賢較量一番老者安乎朋友信乎少者懷乎能爲孔子否也無論孔子善無伐乎勞無施乎能爲顏子否也無論顏子車馬

輕裘與朋友共乎做無憾乎能爲子路否也了此有少分相應便去推贊孔子也是委見得孔子好處不是虛奉承便去品隲淵路也是委見得淵路差等處不是漫揣度如其不然急須反而一思彼一聖二賢何以爾爾我何以不爾爾病根安在自今當作何料理庶幾慚愧警惕日不安食夜不安寢有個翻身處耳又曰古來師友聚處豈不空過一頭一笑一言一動各各互相觀摩互相取益子路說個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出來委似看作一好事了及聞顏淵說個無伐善無施勞



出來必且爽然若失坐進一格矣意中又以爲孔子當更有異焉故特起而問曰願聞子之志及孔子說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出來非惟子路爽然若失連顏淵亦坐進一格矣乃知孔子不孤負淵路淵路不孤負孔子吾輩須于此細細體貼將身作證方不孤負一聖二賢方不枉讀這章書也

問知行曰這要活看看得活或以知爲先或以行爲先或以知行爲一或以知行爲二一一都是若執定一一都非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可謂曲盡曰誠明明誠云何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明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明誠也誠者言乎其本體也明者言乎其發竅也誠在渾淪未判之先明在渾淪既判之後自誠明謂之性由先天出後天也自明誠謂之敎由後天入先天也犧元臺曰看來論本體則以誠爲主論功夫則以明爲主曰最是總而論之知行之說易著其原劈頭便推出兩個大知行使人識個來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也中庸詳其委結局亦推出兩個大知行使人識個究竟天下



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是也曰至聖至誠何以分知行曰聖者通明之稱故權以知屬之至聖通明到十分極處也然而知本虛也就知言知排虛的道是說不出因借實處形容特于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表之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且終之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皆以象其實也何也實則顯而易知也誠者不貳之稱故權以行屬之至誠不貳到十分極處也然而行本實也就行言行排實的直是說不盡因借虛處形容特于經綸立本知化表之曰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且終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皆以象其虛也何也虛則微而難窺也原是一箇人卻分作兩箇說蓋必如此交互發揮方見全身耳

座上諸公次第各講書一章訖將散諸子復羣請吳安節錢啓新諸景陽三先生前懇各再講一章三老以讓先生先生顧諸子言曰連日講的是紙上的書今卻請講諸君身上的書紙上的書我門展開便好講諸君身上的書須是諸君自家拈出方可商量皆起問曰何也先生曰敢問諸君今日之



來是爲要做時文是爲要做人皆曰要做人先生曰若是爲做時文箇中意見議論委是無窮懸河之口也說不了罄南山之竹也寫不了諸君津津求益端不爲過若是爲做人正不消多古來求道之士投師訪友奔走四方眠食不遑只是從一言半語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充拓到得究竟時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緣這箇物事眞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一鍼一線無不全體具足做一處通則處處皆通一處塞則處處皆塞只看我作何

承當耳若今日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又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只要體入身來覺得甲說的也是乙說的也是不知用那一句好久之頭緒多端意念雜揉一句也用不著反疑他人說得不分明剖析得不詳細又思量去東問西問問了歸去過卻幾日二四五六還復如舊牽牽纏纏不覺被他盤到老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記得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能殺人朱子愛其語嘗



以語門人又記得侯司徒霸遣使奉書于嚴子陵子陵呼侍者報之口授二語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侍者曰如斯而已乎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每誦此語輒爲悚躍況今連日所講不爲不多就中撮取只安節先生見過自訟一言儘彀了無己啓新先生所舉下條好學二字便是生民未有的聖人亦從箇中做出來吾輩若要跳在這箇聖人頭上去所不敢知如其不然且將這二字去做做得完滿再來計較未晚也諸君若謂既卻此聖賢何用說許多則又有說聖賢正見人

千般百樣各各有偏處亦千般百樣說在這裏爲他採用僧諸素問難經等書將人問病痛一一發明根由一一設處方子看他有何病痛便用何方若說了一邊遺了一邊如何醫得十方人諸君于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著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精聚神時時覷著在在守著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盪偶遇情欲黏滯只喚起這箇那黏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也抑予又有說焉程伯子曰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所以奪志者一是寫在紙上便要人道好此名心也一是童生要秀才秀才要舉人舉人要進士此利心也方寸之中著此兩端一俗人耳卽舉業亦恐不能工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失之也倘能專意本領朝參夕諡無非是事一切名利並不挂上眉端吾見胷次清虛義理自爾照著意思閑雅天機自爾活潑以此讀書必能一一透入聖賢之心以此作文必能一一寫出聖賢之心內外精神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得之也諸君于此宜何居光陰易邁因緣難值于行矣願各努力他年再



過當令諸公刮目相待無復作吳下阿蒙也珍重

珍重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 源頭關頭

近世率好言當下矣所謂當下何也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坦坦平平一條大路相應信受但要知尚有箇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于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于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了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予爲是說適偕史際明過虞山舟次語及之際明曰然卻又要知尚有箇關頭在須與他勘過予曰善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着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差別所以古來聖賢亦要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不敢曰一了百了漫爲大言以自欺也

## 勘法

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强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昔鍾離雲房授呂純陽黃白之術純陽曰所作有變易乎曰三千年後復還本質耳純陽曰吾不願誤三千年後人彼所鍊外丹耳猶然長慮如是況仁乃吾之內丹乎竊恐一念不眞轉眼便還本質何待三千年且實自誤何止誤人已也吾輩其無輕言當下哉

## 曾點仲弓

予一日讀曾點言志章有省已讀仲弓問仁章又有省以爲此于當下之指殊有發明蓋曾點據眼前景

故疏前事正善言當下者夫子喟然嘆而與之其投
[illegible]矣及問何以哂由則告之曰爲國以禮其言不
[illegible]是故哂之斯言也說者皆以爲教子路自予觀之
[illegible]所以教點也何也點狂者也安知六曰禮豈爲我
設故特特拈出此一字使之反而自照于此悟得
之當下卽吾夫子之當下可以入聖于此不悟點
之當下只是點之當下不免終于狂而已此予所謂
源頭也至于仲弓夫子卻舍當下不言而言出門使
民何也意若曰人之常情惕于顯而畧于微謹于衆
而懈于獨嚴于所事而忽于所使子之游吾門侍吾



左右也其以一日之長不敢惰慢可知已由此而出
門亦能爾乎由此而使民亦能爾乎故特特揭出此
兩端使之自去查勘誠令出門如見大賓安往而不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安往而不如承大祭此際
明所謂關頭也合而參之當下之旨悉矣

二科

考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爲初發心者設一是爲
久發心者設爲初發心者設則但據其見在一念遂
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
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也

爲久發心者設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檢點畧不假
借此磨鍊法也故曰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
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也兩法
兼用方纔可大可久又曰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
穆不已惟聖人方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
雖塗人亦有此境界故就仁之于人言時至者卽其
日至者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
者只是一個血脈有何毫髮差池所以要用接引法
也就人之于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
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者別卻有多少



等級不容毫髮混冒所以要用磨鍊法也用接引法
使人一朝鼓舞而有餘可與入聖之門用磨鍊法使
人終身黽勉而無盡可與入聖之室

眞心習心

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
槩言之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
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
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
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守衢州合士友于
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爾諸友只漫

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令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於舜之廟而觀則安乎堯舜之廟者因是箇習心而不安于孔廟者亦祇是箇習心耳良知何在眾茫然無以對由此觀之眞心二字豈可容易承當哉此謝子所以欲人之自識也

爲己爲人

匠者治壁既竟抹以青灰予偶見之問其故對曰如



此方堅固可禦風雨又一日見之問如前對曰如此方好看予默有省昨日所對便是爲己的路頭今日所對便是爲人的路頭這兩箇路頭究竟判若霄壤原其初只自當下一念洩之耳昔文惠公于庖丁得養生今茲予于匠者得審幾焉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兩是字點得極妙所謂當下即是應作如是觀

予與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是丘之是比是知是禮之是更爲親切慎莫錯過

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福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于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寡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

此二條正吾夫子直指當下處惜乎公也不能識取擴充以求究竟電光石火霍然而過了無補于事實



孤負吾夫子一片心耳

本體功夫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指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出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總只是要人去做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有謂予曰曹交一章乃孟子指點當下最親切處註說恐不可泥予曰何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孟子一生精神命脈所注當其時非但求能信之者而不得即求能疑之者亦不得也曹交卻特舉以爲問這是甚麼樣見識恆情只于儕輩間爭長爭短爭勝爭負曹交卻與千古來聖人對較而已食粟而已如何則可這是甚麼樣志趣孟子從來未嘗遇此等人不覺喜之特甚遂語之曰你既覷著箇堯舜只立定主意去做便是更不須回頭轉腦費卻許多閒計較又見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因而示之曰即此便是孝弟即此便是堯舜巍巍堂堂許大聖人只在眼前何等容易何等省事所以撥動他一團生機使之歡天喜地快快活活做箇聖人亦不枉他這一見也予曰看得甚好尚有一妙處可何曰世人指點當下只說聖人是現成的孟子拈出一箇爲字卻說聖人是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徐疾行是誰疾後長是誰後先長是誰先堯之服桀之服是誰服堯之言桀之言是誰言堯之行桀之行是誰行歸而求之是誰求不求是誰不求于此見作聖作狂只看我之爲之何如不容推諉別人于此又見世間只有做成聖人



無現成聖人不容只討自在此爲之一字尤是提醒曹交最喫緊處也曰信哉認聖人是現成的掛箇盲去做認聖人是做成的即不得藉口自然一味圖享用矣近日羅念菴先生謂世間無現成良知亦此意也曰此誠先生苦心語究竟不如說箇世間無現成聖人較穩免得惹人吹求于此益覺孟子立言之妙

過去未來

予向謂識得當下更不須想過去未來今乃知善言當下者又未嘗不通過去未來也觀孟子之于齊宣滕文便是兩箇公案何以言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閔乎咏齊宣此問隱然有且驚且慕恐不必得問之意這其時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卻舉易牛一事與之反覆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歆動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提撕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恐巾窾竅齊宣始而茫然沒箇話來打發自家也忍笑不住既而如醉得醒如夢得覺先時堂下光景恍然再呈目前因向孟子具箇實供而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是將他過去的善端宛轉點



破抹殺他當下的一副妄念也滕文見孟子得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見這其時通身倒入道義中純是一副好念孟子卻慮其看得自家低有所疑也諭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有所畏也諭之勿畏又慮其以己之言爲欺也證之成覸證之顏子證之周公以明其不欺末引瞑眩二語尤妙試看異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梗行井田便有許行來梗到鄒所在誰不手忙脚亂只因預先道過知得世間事原有許多難況蕞爾小邦歷些險阻受些驚嚇喫些苦辛正好抖擻精神激昂意氣自振自拔另換一番手采所以竟不作疑竟不作畏而毅然直任之曰是誠在我諸並耕不二價之說陳相一班人都喜他倍其師而從之獨不聞稍爲搖動此是把他未來的變態明白抄破堅固他當下的一刊好念也然則孟子之言過去非言過去也正爲當下提出箇源頭也言未來非言未來也正爲當下提出箇關頭也其指極精

象山陸子有門人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若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



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故窮道理只是眼前道理做到聖人亦只是眼前道理

薛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又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又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

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
傾上便浸壞他了
看前一條則事有去來心無去來也于此可以識當
下之有常看後一條則今日有今日之見在明日有
明日之見在也于此可以識當下之無常有常語主
宰也無常語變化也當下之時義大矣哉
王心齋于朋友初見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
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入常常如此
便是允執厥中
善乎心齋先生之言當下也曰戒懼便照到源頭矣



曰常常如此又照得關頭矣予嘗謂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是孔子之當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是顏子之當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是孟子之當下徵諸此益信乃邇來說得太
自在了一似無須于戒懼然者其流之弊恐不能不
啓無忌憚之端也慎諸
羅念菴曰鄒東郭公謂予曰獅泉與王龍谿有未
了語待公而判予曰願聞于是二兄各述所言往
復者二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
于無爲命雜于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

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
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
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
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
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反
而得之也龍谿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
不同曰如何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
知能譬之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
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
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



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谿曰指
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
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蔽
虧處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卻爲雲氣掩眛
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
鼎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卽成再造
之功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谿因命予斷曰獅泉
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
立說學者用功涉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項功
夫卻難歸一龍谿指點極是透徹卻須體獅泉受

用見在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眞悟不爾只成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不負今日切磋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向嘗致疑但不至如獅泉云云太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卻此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爲吾自家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曾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此弟與二兄實致力處耳龍谿因問予近日持行處予曰舊覺此心



收攝須有著到處今覺此心收攝只是誘引不得遷善改過不變二境功夫稍不撓心耳因問曰兄視弟如何龍谿曰兄比前迥不同第察日用間尙犯做手在蓋緣未盡脫見學問脫見到盡處便都是尋常事一切不須拈起此是以良知致良知縱饒差失本無根蒂如醒眼人不入夢境如此則應用時眞機圓熟眞機不圓則眞用不顯此等處沒人推信得及舍兄亦無復有商量者矣龍谿此言殆其一生超悟處但不知從何便得平鋪都是尋常其差失便無根蒂此處須有收攝保聚之功見得端倪似此殺好進步若以見在良知承受卽又不免被虛見作祟耳

獅泉之于功夫親矣而其語本體也卻不如龍谿之直截龍谿之于本體親矣而其語功夫也又不如念菴之精細如此切磋方是以水濟火以火濟水見在各有實受益處也

王龍谿曰敎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于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迹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沈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于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



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

合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

羅近谿曰當下一語爲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騖求問見好爲苟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爲進步第一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耨家數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功夫漸就微密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汩淪難入高者便放遊無疆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子戒愼恐懼加以時習便泛濫無所歸著而終歸

小人也衆共惕然曰此正今時大病孔子所以追憂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渾淪放蕩二語甚佳愚謂識得源頭自不患于渾淪難入矣識得關頭自不患于放蕩無疆矣敢以此申其未竟之指

羅近谿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殼手乎友人曰有殼手有不殼手近谿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殼手

殼手二字亦何容易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孔子亦有不殼手處惟其一念炯然當下便覺乃所以爲眞殼手也



史際明曰今世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功夫不知以此爲當下翻是陷人的深坑本體功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功夫無功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功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人居處時易于寬舒縱肆若任其自然都只是四肢安逸心都放了那討得仁來恭則胷中惺然不昧一身之四肢百骸血脈都流貫也吾心自然安安頓頓全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卻是居處的當下執事時易于畏難苟安若任其自然都只是苟且忽畧心都亂了那討得仁來敬則胷中主一無適萬事之始終條理神理都貫徹了吾心自然停停當當全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卻是執事的當下與人時易生形骸爾我若任其自然都只是瞞人昧己心都詐僞了那討得仁來忠則胷中萬物一體人己的肝膽肺腸精神都淪洽了吾心自然無阻無礙全沒有詐僞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卻是與人的當下故統體是仁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卽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了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了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了此功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眞當下方是眞自然若饑食困眠爲襟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豈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毀譽死生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

是假的卻不是眞功夫不是眞功夫卻沒有眞本體沒有眞本體卻過不得關頭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不處而不處之不去而不去之欲惡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富貴貧賤時當下不受而不受之不屑而不屑之生死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嘑爾蹴爾時當下若習俗心腸掩過眞心欲富貴便處了惡貧賤便去了好生惡死嘑蹴之食便食了反嫌不處不去不受不屑的多了這心此是當下否此是自然否故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于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上的當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指出關頭盡處此處不棄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威武死生時候決不丟作了纔是眞功夫纔是眞本體纔是眞自然纔是眞當下其實不與那饑食困眠然那饑食困眠的自然處到此都用不著了如何當下得來〃〃李卓吾講心學于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

利趨之若狂不知悞了多少人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拏他便手忙腳亂沒奈何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此是甚的自然甚的當下甚的見見成成聖人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功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

予正欲質當下繹于際明適際明赴經正堂之會說樊遲問仁章發明當下之指極其痛快不覺心折蓋世人皆言當下郎是際明卻言惟是乃爲當下此一轉語直從頂門下鍼有起死回生之功因遂取其說



終焉以爲繹止矣際明實大有啓予予而予不復能少有加于際明也已矣惟有道君子相與商而正之幸甚

當下繹終

# 證性編卷一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 存經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
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
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
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
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
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
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
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illegible]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證性編卷二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原異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
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
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
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
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
法時法法何曾法

菩提達摩大師偈曰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
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佛
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慧能大鑑禪師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
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
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
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
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
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于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
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
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于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烏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者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艸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艸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證性編卷二

# 證性編卷三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 罪言上

陽明先生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龍谿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件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卽工夫亦不消說恐壞



卻師門教法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著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因各以所見請質陽明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捷更無賸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工一也緒山請問陽明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有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工夫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龍谿請問陽明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祕然汝中見得此意

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已而曰二君以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龍谿曰本體透後何如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至聖人只此工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究竟無盡堯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



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是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都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于是海內學者競傳之以爲發程朱之所未發愚反覆參證直以爲是發孔孟之所未發也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世之上下千有餘載言人人殊要其指歸若合符節至戰國時異論蜂起于是孟子特爲拈箇善字出來一語之下令人洞見性眞可謂昭昭乎揭白日而行中天矣乃陽明先生超悟絕世又標無善無惡爲宗將使學者直遡先天就沖漠之中認取自家本來面目語意最奧龍谿王公緒山錢公舉而質諸陽明陽明一則曰此傳心祕藏一則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蓋確然自信不傳之絕學在焉于時聞者亦皆以爲得未曾有翕然信嚮流播至今家誦戶述幾盈天下予何人斯敢有擬議獨其進而徵之于古背不得也退而印之于此心



亦不得也間以正之于海內長者或合或離又不得也則時時爲之四顧而躊躇焉嘗試論之善天理之精也惡人欲之滓也曰無善則惡矣曰無惡則善矣既無惡又無善指何爲性且無之爲言離有而無邪即有而無邪謂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有無爲二有無爲二離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墮入空見于善亦薄之而不屑就裏便閒了一箇元妙法門謂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一物不有而何一物能爲太虛之障是有無

為一有無為一卽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文以則
見于惡亦任之而不礙就裏便開一箇巧妙法門
易曰差之毫氂謬以千里陽明此揭自是從悟境
來揆諸性善之旨能無毫氂之間否

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惡兩說判若霄壤陽
明先生合而言之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似乎看
得圓活惟是告子之所謂性就氣上認取陽明之
所謂性就理上認取就氣上認取以為無善無惡
可矣就理上認取還有箇無善無惡之理否如此
說來便覺未大穩在



性善之說只是破箇惡字無善無惡之說并要破箇
善字卻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到底這善字又破
不得也只覺多了這一轉卻落在意見議論中于
是有俊根者就此翻出無限奇特張皇門戶有滑
根者就此討出無限方便決破藩籬始見以無善
無惡為極透語今乃知其為極險語也

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淩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
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爾不同然而既
曰無善無惡便總統是箇空體其相去也亦一間
耳或曰若是則陽明之見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

恐未可小覷嘗觀竺經所載七佛偈及七十二祖
轉相囑付之語總其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而
告子業已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桮棬乃知告子之學正與二氏相表裏世之
學者特以其曾經孟子闢過之敢與之主張耳曰
告子何以云食色性也曰此語亦未可小覷波羅
提不云乎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
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試看此偈與食色性也之說是同是異李
見羅中丞曰告子是一箇大禪宗可謂道著告子
曰若是則告子之地分亦高矣孟子何故闢之曰
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箇善字告子費
盡氣力只要壓倒這箇善字安得而不闢曰荀子
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只將惡做不好
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道性惡還是
強人為善告子卻是嫌人為善其流害之孰大孰
小居然可見矣曰然則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
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

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卻是虛虛地說光景上
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
意思便會做病子不敢以陽明爲告子至其自以
爲傳秘藏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謂之無善則惡矣卻又曰無惡謂之無惡則善矣卻
又曰無善只此兩轉多少曲折多少含蓄一切籠
罩包裹假借彌縫逃匿周羅推移還就回護閃爍
那件不從這裏播弄出來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
謂之至善苟究極流弊雖曰無善無惡謂之至惡
亦宜



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將去便是耽虛守寂的學
問弄成一箇空局釋氏以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
同流合汙的學問弄成一箇頑局鄉愿以之

釋氏高鄉愿低釋氏圓鄉愿巧釋氏眞鄉愿僞其爲
無善無惡一也

鄉愿何以爲無善無惡也曰其于流俗汙世不爲倡
而爲從也卽欲名之以惡而不得矣其于忠信廉
潔不爲眞而爲似也卽欲名之以善而不得矣是
謂無善無惡

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惟其不爲眞而爲似則小
人亦安之而不忌矣同流合汙既足以媚小人惟
其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畧之而不責矣鄉愿
之巧如此

釋氏得無善無惡之髓老子得無善無惡之骨鄉愿
得無善無惡之肉胡氏之中庸蘇氏之模稜馮氏
之癡頑得無善無惡之皮外此拾無善無惡之唾
而已

浮屠常總與楊龜山先生論性謂性善之善不與惡
對似矣只不知有何善可與惡對又不知舍吾性
而外更有何善也此處須再下箇註腳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爲此語者本欲以尊吾性耳卻
不知適以卑吾性夫何故謂之善卽非惡之所得
與較謂之惡卽非善之所得與較對不對可無論
也假令有人于此譽堯舜曰不與桀紂對夷齊曰
不與蹻跖對是爲尊之乎是爲褻之乎

性太極也太極天地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爲天地
之樞紐則天地不得而偶之亦爲萬物之根柢則
萬物不得而偶之矣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若但
曰不與惡對竊恐村了無對二字也

本體工夫原來合一是故儒者以性善爲宗則曰爲

善去惡釋氏以無善無惡爲宗則曰不思善不思惡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愚竊疑其二之也然則釋氏不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乎曰以性善爲宗則爲善去惡實教也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爲善去惡權教也此處最宜愼辨

無善無惡凡爲釋氏者皆能言之陽明卻又搭箇爲善去惡來說蓋曰做得如此工夫然後我之無善無惡與釋氏之無善無惡似同而實異雖儒者不得疑其墮于無耳爲善去惡凡爲儒者皆能言之



陽明卻又搭箇無善無惡來說蓋曰透得如此本體然後我之爲善去惡與世儒之爲善去惡似同而實異雖釋氏不得疑其滯于有耳此是陽明最苦心處

人亦有言凡說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挂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



之辭曰理障之害甚于欲障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塵緣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于非道乃成至道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舍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說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此以有無當善惡也又曰聖人之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以好惡當善惡也以有無當善惡似覺看淡了

一層以好惡當善惡似覺看淺了一層仰于善惡
本來面目竝不曾道及
予疑陽明先生之所謂善惡與聖賢之所謂善惡不
同而文石張子又疑予之所謂善與陽明之所謂
無善之善不同蓋以予之所謂善乃本體之善陽
明之所謂無善之善乃名相方隅之善也其剖析
精矣雖然名相方隅之善畢竟從何而來若從性
外來即一切出于安排造作不得謂之善若從性
中來即一切皆吾之所固有不得謂之無矣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體之善也和名相方隅之善也總來只是一
箇





證性編卷四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罪言下

陽明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
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
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
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
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
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



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覰的眼
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的怒時眼就說未嘗
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覰的眼皆是
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
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
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眾人則失
了心之本體愚按此一條論性備矣乃其末一語
則不知何所指也
體用源流是一是二如其二即體用源流之名亦無
自而立如其一又不應或善或惡截然相反如此

然則何如曰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二者人爲之使然也以其使然掩其本然雖謂性之有善有惡也亦宜

論性家或執性善或執性惡或執善惡混或執無善無惡等執耳乃其是非則迥然判矣若不究其所執之何如而但曰執定便錯將孟子與諸子均之墮于邊見而言性者必兼衆説而後可乎

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總是這箇性則可謂惻隱之與殘刻羞惡之與頑鈍辭讓之與爭奪是非之與顛倒總總是這箇性則不可



善惡兩者判若氷炭乃告子以水喻性將東西比善惡陽明以眼喻性將喜怒比善惡卻把來做一樣了

陽明先生一日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指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眞面目更復奚疑曰然譬之有一人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正恐人言其以識神當良知故預爲道破耳

陽明先生嘗言濂谿明道是兩箇大秀才度所指宋儒不在兩先生意必伊川考亭耳然而伊川曰性卽理也考亭曰此一語便是千萬世説性之根基而陽明則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曰那能視聽言動的便是性便是天理又曰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合而參之夫誰認識神爲性也

性太極也識神陰陽也以識神言委是無善無不善委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委是有善有不善謂之無定體可也若以性言總只是一箇善耳謂之無定體不可也



又曰無善無不善識神也非性也有善有不善氣稟也非性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染也非性也性卽理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虛能實能方能圓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吾知之矣若曰無善無不善性也有善有不善性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性也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可乎由前之説性

是箇極賾妙的由後之說性是箇極鶻突的孰是孰非姦不待明者而後辨也

記者謂陽明先生言心無善無惡則是王龍谿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則非恐未必然就血脈上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既無善無惡意知物安得有善有惡意知物若有善有惡心安得無善無惡就地分上看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不可夫何故心包體用徹顯微滿腔子都是一箇善不以無感而無也不以有感而有也惟意乃因感而發當其有感或善或惡雜出而無常當其



無感兒意且不可得何況善惡故曰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不可　以後闕

說性編卷四

# 說性編卷五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 質疑上

### 與管東溟書

伏讀大集種種超詣匪夷所思語教體則曰祖述仲尼憲章羣祖語學術反正之機則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于周周一變至于孔語三教則曰不濫不礙又揭羣龍無首之義表裏羣聖顯異中之同渴適太極于無極之義上下羣儒顯同中之異翁自謂從



三十年苦鑽拈出憲亦不敢將來作意見議論忡忡看也然則憲之于此但有朝夕孜孜以周旋庶幾于百什一仰佐下風而已夫何言哉惟是固陋之愚有不能盡了然者輒劄而存之自是尋繹久之而翁不能盡了然也乃敢條列以請雖然卒又不敢以聽與也第就膺中反覆參伍每至半合半離之際爲之俯仰而徘徊焉竊計我翁必自有說惟不吝提策沛然發其排而撤其蒙俾一旦渙豁于大全此乃千古道脈所關憲也敬洗心以俟

東溟續曰釋經云一切眾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

此所謂無明實性與孟子口之於味等性相合然釋家言性取活又有所謂圓成實性質則妙性者則孟子道性善之性也命字儒家通理氣數言而釋家則專就死生壽夭言要之不可思議者爲命不可移易者爲性則儒釋所通訓耳以率性爲統率之率（耿司徒云中庸不言性而道而曰率性之謂道學人識得住腸常主而不知率性之率蓋猶將領統率之率也曰之於味一任其性而無以統率之如潰兵亂卒四出鹵掠其害可勝言哉孟子曰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恐不如循字之訓爲妥豈以氣質之性不可循故以統率訓邪竊謂天命之性正所謂天然自有之衷禪家謂之本來面目循之何適非道若以性兼善惡循善爲道循惡爲非道則釋典有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之說何者惡業可斷惡性不可斷若惡性可斷則善性亦可斷也性是善惡之統宗處性譬則水善惡譬則波波不離乎水而水非波也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卽是性循其無善無惡之本體是謂至善禁加弱之行水豈不是道幾一分于善惡猶水動而爲波于是有舍惡趨善之教則皆修道中事矣性大極也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



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眞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強名爾故程伯淳曰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此善卽大學之至善至善無善善且難名何況於惡當于未發之中驗之

陽明王先生覺世大旨在所標大學四語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下時卽有疑後二語非向上一機者乃末學餘支復疑上一語之入于禪則亦未嘗深究輒謂性善之源而影略以爲公案云爾二者總屬未融之見而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上一語以資狂蕩其警世尤甚是以天臺先生發言中復剖之曰陽明上一語乃誠者天之道後二語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天泉問答至今疑信相半有執性善之說者訝無善無惡之旨爲入禪有執心體無善無惡之說者病爲善去惡之功爲有漏敢不揣而爲之斷曰王子標大學四語甚確而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非究竟語也何也所謂無善無惡者正至善之體而其所謂爲善去惡者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也斷語徹上徹下本自無弊緒山錢子奉爲指南

非過也而龍谿王子復圖之以爲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此宗門之見也二子執不相下以質王子王子兩是之謂教法原有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蓋重于龍谿子之從無處立根基而亦不廢緒山子之從有處對治也然而低昂判矣夫上根人誠不易得而苟志于道亦豈甘以中下自處將必平視錢子之說而躐等以希上乘矣愚嘗反復大學之書而知孔



門之學其入處與宗門同而其垂訓與宗門別宗門重悟多從增人情見上說故尙空雖功夫未嘗不實而亦緣本體之空以空之儒門重修多從鍛人習氣上說故尙實雖本體未嘗不空而亦借功夫之實以實之故宗門之空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上根而儒門之實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中下根王子裁成二子善矣然亦姑從二子別根基而不爲大學定教體準其語意將謂大學誠意格物之上另有向上一宗如大慧之所謂了詔格物妙喜格物者而禪宗必駕于聖學之上狂士一入禪宗必

撞萬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之宗以待禪學中人而抑過大學誠意章有善有惡之旨以待儒學中人二本之端起矣不待此耳即以天泉問答參合王子平日所提宗旨亦似稍違蓋以良知提宗者爲其知善知惡之端從無善無惡心體中來也而意則不無善惡然則致知近于接上根而誠意近于接中下根矣曷爲誠意在致知之後哉斯言也殆偶觸于一時之天機而妄可執爲大學教人之斷案也原其本則以洙泗曹谿兩家宗悉並含于方寸中雖平日以良知提撥而隱然猶有宗門秘密



藏在故天機一到滿盤託出而不自虞其蹈二本之嫌焉于以望周元公之渾融脫化尙有一間之未達也

王子括出此心無善無惡之本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又謂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其旨尤爲精深然爲其學者毋執上一語而忽下二語何也此匪獨風會使然亦由倡道者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于古人也稽其弊端有四焉孔子不納鄉愿亦不與中人以下語上今不慮僞夫之敗道而濫予授徒輕于語上此殆以神器授

匪人也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自有其道而今張皇千古之絕學引人心高氣浮輒擬與作者爭衡此殆以虛標掩道本也應世者機欲圓師世者矩欲方雖周孔猶難兼顯今欲合六龍而乘之立功立言又樹道標于天人必執方矩而議其圓矣此殆以多取攖物忌也孔門自顏子而下賜也達可與經世點也狂可與出世俱有契于一貫之學夫子不使子思師之而所師在參之魯豈非以其識執持一貫可維道脈于永久歟今勇于矯宋儒之拘而疏于防後學之蕩尚融通尚灑脫而掩戰兢



之脈將使之爲賜爲點而不爲參矣此殆以狂風拂聖軌也而猶有一大障焉不知天命而以遷就之中庸移孔的也夫洪荒遠矣自有載籍以來中更斯文兩大變局而萬世之極乃定何者上古君師道合自天子之不能兼有師道也而衰周之季天生仲尼以匹夫爲世師而斯文之統移于下此一變局也叅漢以後三教迭爲盛衰自程朱輩之以道統專屬儒宗也而元之季天生我聖祖以天子持三教之衡而斯文之統合于上此又一變局也盖君師之道分三教隨之而分君師之道合三

教亦隨之而合實有天命行乎其間而非乘能御天之至畢孰與總持而立其極是故堯文之後于斯爲盛矣世儒類□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不知聖祖尤集孔子與佛老之大成其妙在乎以圓宗出方矩使三教各有其派因以方矩入圓宗使三宗同返其源至矣爲世不可易矣故今日之教體在于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而孟子距楊墨之功非所施于佛老也王子獨能拈出無善無惡之性體以證儒佛之無二心豈不卓然道眼然而論到極處卻又遷就世儒而詆佛氏倚于無善無惡不可



以治天下國家夫性非有倚之物也使無善無惡之體而可倚曷名爲性使佛而倚于無善無惡之體曷名見性茲言也亦近乎子莫之中庸矣吾謂不知天命而以遷就之中庸移孔的者此也是以不再傳而弊端叢起焉吾嘗上下數千年間凡君子百世之流澤俱在創始者一念起因發足問如持左契之必驗孫孔子門千輩以立極而其後則爲曾爲思周因三教以標儒而其後則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借以方矩承何哉其防微慮後之深心爲之因也王子發明大學豈不以爲善去惡教

天下而承學者率以罔應之三傳而刑戮之民出
矣豈以濂洛關閩之流派而弊如此其速也其因
亦必有在焉雖然誠王子揭良知之脈則今日之
岐路亦岐矣
在今日救時急務以不必事向儒釋同異紛紛鼓
量臣機日趨巧術賢士亦逐炎涼殆賈太傅所謂
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者此其病在儒家乎在
禪家乎如在儒家何暇攻禪如在禪家則益反其
本矣當賈太傅言于漢文似迂至元成之季而其
言益驗張禹孔光以經學為帝師毫無失德杜欽
谷永附貴戚而專攻上身使在今日亦可稱為謹
直之士徒以其隨波逐流釀成獻符頌德之釁故
識者鄙之而朱雲折檻梅福挂冠似非談中庸者
所倘然迄今仰之不衰何也勢有所趨道有所重
也假令孔孟處斯時令日闢異端明日攻楊墨將
安濟乎嘗謂自古聖賢未有不通命世之局而可
與于斯道者孔子生春秋之世其事莫大于尊天
子卑諸侯強公室弱私門至于杏壇講學不過本
周禮中師儒得民之條又承魯多君子之國而相
聚切磋云爾非若後儒張斯文為道統而高標其



幟曰吾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孟子覩彼此機
故直以成春秋配禹周之匡亂而其尊王賤霸放
淫距詖恰合戰國時命世之局嗣後佛老與儒並
鼎峙然二氏之徒問咀其精實而孔子之徒僅啜
其粗浮至唐宋而禪宗獨盛儒術反出其下矣周
元公于是取彼之精實轉此之粗浮兩程夫子實
得其宗始直以與斯文闢佛學為己任其時佐禪
者既多而禪宗奧義亦自難于窮詰兩程不能以
言勝而能以行勝之亦賴藝祖開基專重道學得
借從周之義以標學孔之宗而禪門五宗正熾天
亦命真儒一匡之兩程應運而生惜也未竟元公
學脈半途而闢二氏不無矯枉之過紫陽夫子守
而不變而才復足以張大之然亦未能追窮元公
源流間有不該不徧之論禪者得攻瑕而議之雖
然求命世豪傑于理學家微程朱誰與歸矣至元
而綱常不遽泯滅忠孝節義陰扶未墜之皇猷皆
其力也肆我朝用其學以治二百年之天下若今
日之以學術名世者又與程朱稍異矣程朱嘗闢
宗杲猖狂之日禪之勢足以壓儒故其患在儒道之
不尊今當經學流遁之季儒之勢足以壓禪故其

患在儒習之日僞所謂僞者緣飾經史藉口中庸而以遷就逢迎之術行干名媒利之心外和而內忮違交而近攻勢在則跖可夷勢去則夷可跖詭隨以迎合而曰聖人不能違時也卷交以待遷而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也緘口以持祿而曰青苗可且放過也變塞以狥人而曰濟大事當以狄梁公為法也其勢不至盡埽淸議以釀上書頌德之風不止此輩非盡從禪學中來亦非盡逃儒而歸禪者也蓋多宗孔孟步程朱及姚江之遺派焉故今日之患不在楊墨不在佛老而在僞言僞行無



忌憚之小人今未得孔子誅少正卯之權則以程朱正己之道師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標出處也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以標取予也微顯闡幽扶直摧佞以標好惡也寧介毋通寧拙毋巧不諂不瀆不援不陵不枉尺而直尋以標士習也此程朱之所以厚道脈而軌來學也必欲執距楊墨之公案以排佛老有程朱之德行則可無程朱之德行則穴中之鬬耳且今之當從者非聖祖之道乎聖祖統一三教歸之禮部曷嘗慮儒之逃禪御製心經序闡色空義最精謂善用之可治天下曷嘗驅禪之悖儒至其頒行天下必以五經四書及從朱之訓註則所主又自有在吾儕今日惟有體聖祖之意挽風會之流不與滔滔同下而已

老子其猶龍乎尼父之言不我欺也論其世蓋在潛見之間若佛氏則神龍而飛矣然則與堯舜孰賢曰堯舜誠聖人之位乎天德者然子思推天下之至聖至于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堯舜其猶病諸若佛氏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塵界非洞徹先天而游其乘龍御天之分量者乎然則何以不居天子之位曰人道以位行德故德位並崇至于人天



師則位非所論矣繹乾元統天之義而後知六龍之所自來原不以位而尊也

天臺耿師嘗云大雄氏亦自有潛見惕躍飛亢其時乘御天大都與尼父同復云孟子評品原虛得有地位在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卽此推尊佛氏可矣此語蓋翻宋儒陳說可謂千古不易之斷案

以命制性仙學也分老氏之一宗而未全也以性制命禪學也曰佛乘之初地而非詣也盡性至命孔子之學也越仙與禪而行三祇劫中菩薩之道此蓋分身之佛而非全體也性還無始命還無始

佛地之果也是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聖學于此究竟焉故仙階易陟而禪宗難透禪宗易透而孔矩難成孔矩易成而佛果難證證佛果者窮未來際能隨順衆生入生死

按中庸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而即以仲尼承之若曰以至誠無息之德而行大哉聖人之道仲尼其至矣然仲尼德配天地而未必極天地之覆載以尊親也道贊化育而未必窮盡神化如最初大覺之能生天地也進而爲天下之至聖焉則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又進而爲



天下之至誠焉則經綸大經立大本而知化育矣近世講學家張皇聖學舉此二章槩以爲子思推尊乃祖夫子思以大道公天下而豈私一乃祖哉然則中庸前言贊化育後言知化育有以異乎曰贊化育者化育宰于天地而我相之人道之極也知化育者我宰化育而天地不能違天道之極也人道之極可以前知可以配天地仲尼已臻實際矣天道之極能役百神奚但如神能造天地奚但配天地其孰能與于此哉攷諸列子書中載有夫子贊西聖語意者其若人乎若吾夫子非十地之順流而至則如來之逆流而來者也每笑二氏狂徒輕議孔學不知吾夫子固已越過禪宗疾趨佛地矣

素王之稱蓋謂帝王以位王而孔子乃以德王位尊于一時德尊于萬世此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之說而又據軻書中春秋天子之事乃公案也吾觀春秋之筆未嘗易魯史一字但曰其義則竊取之蓋攷文天子之事而史官奉之以爲職守者也匹夫焉得而侵之是以取其義不敢易其文然而有筆有削亦嫌于竊史氏之權焉而後儒乃謂匹夫



可假天子之權加以王號非所以訓天下萬世也蓋至于泰州王氏而素王之僭亦彰夫子不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王氏則與道統自庶人出無乃以師道藐臣道而啓天下卑君之心乎或曰佛稱法王孔稱素王庸何傷則愚請折衷于易傳焉傳曰首出庶物之謂王吾觀乾龍雖稱無首而文言釋九五大人之義乂若權以飛龍爲首爲其位乾元以出庶物也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佛一出世雖聖主亦屈而聽法焉佛不出世而

聖主出世卽逆流之如來將果而入因地亦不敢爲首而爲輔矣是故釋迦可稱法王而孔子不必以素王稱

孔子學無常師而發明乾元坤元之義直漏盡千古祕訣其遡太極于無極不賴二氏而已一貫無餘矣然而適周之問亦不廢焉若濂谿之學則實旁通二氏而銷歸于聖學者也程伯子得其骨叔子得其皮似猶未有得髓之慧可焉後儒諱言其融會二氏第贊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而又以其渾渾立極不祖距楊墨之公案則直以道統屬



程伯子謂其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而不言得統于周子豈知伯子雖排佛學而語及身心性命之奧未嘗不沾禪語叔子易傳序爲一生得理之極談而其精乃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實取義于華嚴經疏中此必浸灌于元公而忘其所自世儒正不必以濂谿之融會二氏爲諱也假令孔子生今之世而從事于韋編三絕之學必不廢西來之理窟矣故其太極自有在焉周子之融會二氏正其所以遡太極于無極也

展翁尊牘其云天然自有之衷孟子之所謂性也其云無善無惡告子之所謂性也其云有善有惡荀楊諸子之所謂性也孟子以告子爲非告子以孟子爲非荀楊諸子又以孟子告子爲非莫能相一翁兼而收之可謂圓通矣雖然語其無也不惟無惡而亦無善將以何者爲衷歟語其有也不惟有善而亦有惡天然自有之衷果何物歟且性而無善惡也曷云爲善爲則不可得而無矣豈慮性之空而實之歟性而兼善惡也曷云去惡去則不可得而兼矣豈慮性之雜而汰之歟夫然則性不足率也率性不足爲道也或者以性爲亂兵潰卒無不可也豈謂氣質之性固



然歟則氣質者惟是昏明强弱或不能齊原未嘗有惡在也似難致疑于氣質抑謂嗜欲之性固然歟則嗜欲者縱在大聖大賢亦不能免茲未嘗以爲惡而絕之也似難歸咎于嗜欲況嗜欲之性孟子業已曰君子不謂性矣氣質之性張子業已曰君子有弗性矣卽所謂性可知也如之何其溷而言之歟伏乞裁教

詳翁大指似只在無善無惡四字何者惟其無則見以爲超乎有故從而標其名曰至善是告子之說卽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也亦惟其無則見以爲包乎

有故從而指其實曰善惡之統宗處是告子之說卽荀楊諸子有善有惡之說所自出也然則無之一言當爲言性之祖而語知性者殆莫如告子歟雖然性一也既以之爲善之至又以之爲善惡之統宗何歟且善惡之相去遠矣今也以善語性猶嫌其强名埽而不有以惡語性頑等諸菩提存而不斷然則善惡何以別歟而又曰介惡趨善也其將何所趨何所舍歟白沙先生有一言說得好色色信他本來愚謂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性善還孟子無善無惡還告子有善有惡還荀楊諸子一切因其



固然是曰易簡若乃彼此調停左右采掇通融和會攪異爲同盡翻千百年成案中間費多少安排在是曰勢擬不容余以爲然胡五峯先生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哉孟子道性善云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陽明先生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蓋本于此然而孟子嘗自言之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之所謂善正對不善而言何得謂嘆美之辭也朱子曰既是嘆美便是箇好物事了然則就如五峯所言何得謂無善也若曰善與惡對則無與有對不知孰爲無對也舊曾有一友論及孟子因曰孟子不及孔子只爲見性欠透余問其故曰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要爭一箇善字便奻殺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余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予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是說得奻殺了此友愕然敢弁述之以質于翁

易之言陰陽有二有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有兩相貞勝不容並立之陰陽二義各有攸當今翁之言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



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是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乎是指其不容並立者而言乎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則陰陽卽太極也原自有善無惡安得以善惡卽之指其不容並立者而言則陽善也所當扶也陰惡也所當抑也正欲有善無惡安得以一有一無詰之且陽明先生之標無善無惡也翁以爲重新周子之太極矣今太極圖說具在試于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

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又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并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又答王子合書曰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竝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曰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豈不曰君子自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邪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雜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邪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知達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主而陰客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



不可以一說拘也凡此三言所以發明陰陽之義可謂悉矣故備錄之俟高明參焉

辨子由曰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惟翁亦云無善無惡當于未發之中驗之愚謂六祖喫緊處全在一思字而程子嘗曰旣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則其說猶自可通如翁之言無論何者是性卽善惡二字且求其解而不得矣何也自吾性而觀善所有也不能無也惡所無也不容有也非若喜怒哀樂以寂感爲有無也自喜怒哀樂而觀順性而動善所由名也拂性而動惡所由名也非可遂以喜怒哀樂爲善惡也是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不得曰善惡之未發謂之中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不得曰善惡之中節謂之和也乃今例而舉之得無非其倫歟且果如是卽所謂無善無惡猶曰無喜無怒無哀樂云耳不審有何奧旨而陽明至以爲了心祕密藏又曰洩天機也將無張之太過歟果如是卽告子之說亦子思之說耳不審有何大謬而孟子至以爲戕賊人性又曰率天下而禍仁義也將無抑之太過歟此非翁莫能辨

翁亟稱無善無惡之說矣及閱翁論將弊一書似一一與之相反有不能兩存而無礙者此殆不可不察



也請陳其略蓋翁見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而特表程朱爲之標意若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則爲小人將令學者審得失之幾愼向往之路所以正趨也及許兩漢士習之做而謂今日之患尤在頑鈍無恥又若曰隨俗易矯俗難將令學者酌輕重之權挽極偏之勢所以救時也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兩者均之不免乎戕賊人性于是朱雲折檻梅福挂冠亦與獻符頌德者同科而翁之說窮矣則又有解之者曰所謂無善非果無善也惟是不著意于善云耳審如是卽所謂無惡亦可知也惟是不著意于惡云耳

彼方以不著意于惡爲無惡而翁且歷詡其曲學阿世之非必將曰是迹也非心也如其迹與人之不逆時亦詭隨迎合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猶交待遷也靑苗可且放過亦藏口持祿也濟大事以狄梁公爲法亦變塞狗人也耳此中謂何耳彼方以不著意于善爲無善而翁且一律諸儒者之羅罪彼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三揖一辭是其格套在摸擬也弗覗弗顧是在局面上撇淸也扶直摧佞是在氣魄上作用也甯介毋通甯拙毋巧是在世法上妝點也僅成鄕黨自好而已若然則是之而不問非之而不問



其處身彌下而其藏身彌高頑鈍無恥之習牢不可破而翁之說又窮矣夫何故緣飾經史猶得援經史以格之也至其混善惡爲一途則非復品隲之所能加藉口中庸猶得依中庸以裁之也至其合善惡而雙遣則非復道理之所能詰愚故曰翁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不能兩存而無礙也雖然此非愚之妄爲僭也翁跋王文成世家曰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湯其蠹世特甚信斯言也固已洞見弊端矣亦將何以救之乎

據云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湯則此一語爲釋氏宗旨明矣似不得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也如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則孟子之闢告子亦過矣似不得舍而移責于宋學餘支也且翁又引而合諸孟子之所謂性善也贊言又引而合諸中庸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夫如是儒與釋一而已矣彼其託于無善無惡者似不得謂之出儒入釋也

釋迦舍輪王位逃之雪山備歷苦行始證大覺迹其本末要非艸艸而已彼狂湯者曾何能望影響之萬一而猥託于佛氏曰無善無惡其誰與之可無問也



只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益本于此若訓以善言性猶是强名則自善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覗性太高又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則自善而下更有何物將無覗善太卑覗性太高便未免有矜揚播弄之意少間會生出種種奇特奇特不已必爲詭誕覗善太卑便未免有厭薄傲忽之意少間會引出種種虛浮虛浮不已必爲放縱是故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

倉卒也反使人茫然入于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埽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于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横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由前言之狂蕩非所以為無善無惡也是謂假託由後言之無善無惡乃所以為狂蕩也是謂流弊假者對眞而名似是而非之辭也流者對源而名相沿而來之辭也是故曰假託則眞者自在吾不得以狂蕩為佛氏之罪曰流弊須斧發源處一查即佛氏亦有不得盡辭其責者矣翁不云乎今日之弊莫大乎似儒非儒似釋非釋而成小



人無忌憚之中庸其說蓋起于憚儒道之拘檢慕佛學之圓通故仗佛與孔子為己地耳豈知學佛而不成必為類狗之虎學孔而不成猶為類鵠之鶩又曰辟書新奇奪目而又可借其圓活以藏身儒道平淡無奇而又淡苦其方嚴以禁欲詳味此數語以為闢佛則翁之所不滿第指仗佛與孔者而言于佛乎何光以為非闢佛則新奇之與平淡圓活之與方嚴其端之所由分當必有在似又難專歸咎于無忌憚之小人也愚故條翁指而為之廣其說如此

翁于陽明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則曰與孟子之言性合于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分接上中下根之說正從無善無惡謂之至善來也何也聖學在止于至善既以無善無惡為至善安得不以無善無惡為上根也翁于陽明所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曰重新周子之太極于四無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四無之說正從無善無惡心之體來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既以心為無善無惡安得不以意知物為無善無惡也夫如是又奚所可否于其間也

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為一宗



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為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何也試按而詳之既曰無善無惡當其為善去惡善從何來既曰為善去惡當其無善無惡善從何往本有而強之無是截鶴也豈性可得而損歟本無而強之有是續鳧也豈性可得而加歟且楞嚴經有之佛告阿難應審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若于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信斯言也為善去惡之因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歟

翁究觀近世倡道者之弊一一拈出可謂知微知彰矣雖然陽明所云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誠爲精密而何以致此也竊于陽明之論善惡有異焉蓋聖賢之所謂善指天理之公而言也其所謂惡指人欲之私而言也乃陽明之論則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又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是知陽明之所謂善指無而言其所謂惡指有而言而特以理氣二字牽綴于其間至其喫緊提宗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居然與宗門之指不異矣侈談元虛而學者競崇懸解即欲不厭有而趨無不可得也既已厭有而趨無即欲不向灑落尚圓通不可得也既已尚灑落圓通即欲不掩戢兢之脈不可得也既已掩戢兢之脈即欲不成無忌憚之中庸不可得也翁之所謂因似當弁于此求之不識以爲何如

陽明謂佛氏倚于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翁疑其遷就世儒以爲是一大陋矣然而翁亦有曰聖人智崇而禮卑理雖了融而致不可以相濫也帝王所自立之天下非綱常不可維非庸言庸行不可率而語上則非中人以上不可也故必主孔子而賓二氏焉



信斯言也佛氏又不必可以治天下也何[illegible]大[illegible]一而已矣聖人之所謂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庸行而在庸行其悟與否則存乎人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也今詳翁語意若謂語上佛氏與吾聖人同庸言庸行佛氏與聖人異特智崇禮卑可岐而二之歟乃翁與鄒南皐書又曰近時學者不卑禮而求崇智不本分甚矣然後智不極崇其禮亦不極卑蓋取前種種滲漏俱生于智之不及耳信斯言也佛氏似乎不卑禮而求崇知也其可謂之語上歟由前之說佛氏偏于語上其于治天下僅及中人以上耳固已不能如吾聖人之全由後之說并其語上者而亦有遺憾也又且不能以其偏爲聖人用翁之持論如此豈亦有所遷就而然歟然則翁所云一大障即翁亦未之能破也又何疑于陽明歟愚既以陽明先生之無善無惡爲疑而陽明亦曰佛氏倚于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然則聖人不言無乎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無方無體易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論語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而獨不能不生異同于

無善無惡何也其故必有在矣而或者乃爲之解曰所謂無善無惡卽無聲無臭也卽無方無體也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是則始而等善爲惡卒又等善爲聲臭爲方體爲意必固我也夫善亦何負于人也而不譬之甚如此乎

釋氏理障事障之說總只是無善無惡注脚耳謂理障礙道視事障更甚不知喚何者爲理易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不知何以解也將所謂理者于性命之外另爲一物而所謂道者又于理之外另爲一物乎乃翁又曰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道



人倫以求道非上乘之道也信斯言也理卽事事卽理離欲遺之而不可得也何自而爲障乎又曰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其次多習氣之累焉不入事障則入理障矣信斯言也本之習氣之爲障也非特與理無干抑且與事無干也何必并徙二者而後可以聞道乎

昔蘇子瞻譏程伊川先生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如近世講學家幾乎打破這敬字矣翁作六龍解特拈出惕字謂六龍皆從惕中來最爲有功李見老揭修身爲本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恐于翁亦云竊又以爲卽是可以踏儒釋之辨焉仲尼不云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也豈得遂以無忌憚目之乃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似與所謂惕者有間矣翁之言曰學孔而未至名教猶得而繩之學佛而竊其眞則狂慧生而怪行出其流至于小天地卑聖賢蔑君父之倫而自託于無上之道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此猶自其流言之也揆厥所由合下已埋卻種子矣故程朱之闢佛也翁又許之曰道經云聖人生而大盜起佛雖



至聖不能禁後儒之不盜佛盜佛而竊其眞至于增六經而傳聖學則拔其本而攻之雖操戈入室必且以禦盜之功受上賞焉所謂本卽愚所謂種子也靈嶽拈花少林面壁暨乎法席雲布所在風生訶佛罵祖之徒喝棒變呈機鋒迸出指天指地氣象分明究竟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聖人且以列于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行不免誤天下蒼生矣何者其種子殊也象山先生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愚始殊有味乎

其言及觀翁與耿恭簡書以爲孔子平日未嘗有此快口不覺悚然自失益翁之淡于惕如此然則惕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諸在是信祖述篇章第一義也愚恐世之盜儒惡其害已而傷之至多口實于惟我獨尊之案故爲究其弊云

造化大矣因果之說豈可謂無之要亦其中一法耳若便執殺恐又不免看得造化太拘也且信如釋門所言在昔聖賢只是這幾箇去去來來天地間但姓號名氏不同耳而又欲去則去欲來則來一切自爲主張不由造化然則羲黃堯舜何不時現而爲天子



稷契伊周何不時現而爲宰官常使斯世斯民享太平之福乎此猶自儒家之聖人言之也至如釋迦何不時現爲人天導師乎翁之言曰佛氏以三祇盡覺道孔子以一生頓覺道又曰見性可能也知命不可能也由見性而精義入神此猶一生之好學可幾由知命而窮神知化則非三祇之修證莫竟是知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必應重來者勝縱順流逆流間出不齊總其才都亦應有以相當耳何爲孔子之後再不聞有孔子釋迦之後再不聞有釋迦乎何爲聖一降而儒儒遂不復轉而聖佛一降而禪禪遂不復轉而佛乎雖然吾且不必論至此也翁爲釋迦大願爲眾生一大事因緣而出矣謂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矣然則爲釋迦計宜莫若現生于居士之家也爲孔子計宜莫若現生于王侯之宮也何爲詑非其處各與願左一則欲謝輪王位而不得至于拂君父之命中夜潛逃一則欲求爲世用而不得至于栖栖道路徒抱無王之戚以老乎翁惜儒者不信因果特諷之曰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窮道妙愚則曰必能窮孔釋去來之際而後可參因果之說爲儒者破此藩籬也



者聃以禮爲僞孔子卻因而問禮此其意甚微非凡情所能漫測聃晚而乘青牛出函谷關著道德經卓然另開一宗豈非異人第其說半從憤世中來不平之氣至今猶隱隱可想猶龍之贊與列子載孔子推西聖語略同其有無真假亦非凡情所能懸斷也若原壤者固已叩其脛而賊之矣試看孔子生平待人有如此峻絕否嘗以鄉愿爲賊亦未指名其爲誰獨于原壤顯然抓斥聲色俱厲方諸鳴鼓取瑟尤有甚焉殆不可不察也翁謂周元公不闢佛亦不援佛蓋實窺通二氏而銷歸于聖學似矣只銷歸二字向應

理會竊意銷外僻也歸內僻也此正元公以身爲標有合于孟子反經之旨者也若曰明知二氏之爲是又恐世之疑其非也特銷而去之是謂悶迹拋蹤明知三教之爲同又恐世之疑其異也特逃彼而歸此是謂挻墻附壁去陽推陰入者一悶耳恐非所以語元公若曰元公嘗師穆修友壽涯輩則孔子且問官于郯子矣問樂于萇弘矣要其安身立命畢竟何在殆不可不察也

愚有感于翁之評元公也遂爲高雲從而商曰元公何以不闢佛雲從曰太極圖說及通書字字與佛相反



便是闢佛曰誠若是程朱之闢佛也何居曰此則又自有說聖賢因時有作操縱闔闢一切循其自然夫子殁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久其弊也異端蜂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讀身修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殊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闡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巧者因之假合于其間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御疾程朱之時似是之說雜然並興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此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爲闢與有意爲不闢者皆私也愚聞其言而韙之一日讀易至乾之上九便恍然若有會也曰湯之革桀也武之革紂也伊尹之放太甲也周公之辟管蔡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孟子之距楊墨也程朱之闢二氏也是皆所謂亢龍乎亢非聖賢意也時也是故曰有慚德曰未盡善曰有過曰罪我曰不得已難乎免于悔矣而要之無損于龍德然則向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于程朱者安在尙論程朱當求其所以異于元公者安在恐未可以闢佛與否爲斷案也



孔子之道大中至正萬世無弊自此以下類不能無偏是故程朱之後之不能不流而支離也勢也陽明之所以揭良知也陽明之後之不能不流而蕩也亦勢也翁之所以表程朱子也是皆互爲補助以維世道以覺人心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翁獨謂以陽明救程朱以程子救陽明則出入之間恐不免遷就其偏非所以秉中正而立人極且朱子之不能無闢佛也爲濫佛者防也陽明之不能無濫佛也爲支離者激也孰爲典要非所以大一統而究聖眞故特揭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二語爲宗而曰規欲圖卽以仲尼

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郎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又謂治天下者必主孔氏而賓二氏至語及敝學之弊尤惓惓再三致意焉翁之所以剸鼎于其間者其用心㝡苦而所以防微矯枉為萬世慮者亦最深遠矣更何能贊一辭徐丁關翁諸所論著卻又往往輕孔軒釋其故何也翁始致楊宗伯書嘗不滿羅盱江有屑孔奇釋之意嘗以之鄙且夫人情希高慕大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也今曰天下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惟佛氏而孔子不與聖而不可知之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性還無始命還無始惟佛氏而孔子不與造天地役百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天下宜何從焉賢孔子于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于孔子則見以為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按諸祖述仲尼之指得無不相似歟愚又嘗讀御製文集知佛氏之道聖祖取得其淺乃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當國學成謂劉仲質曰夫儀禮者多言孔子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隆因議前後皆再拜其垂道崇儒如此至于佛氏則存而不廢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班也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為朝廷祝釐下為兆姓祓禳此于古之巫祝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之徒齒也其書具在經筵不以進講學校不以課讀未嘗使之得與吾五經四書並行也卓哉聖祖淵謨睿識度越尋常萬萬矣今曰天下有佛則人天之所尊惟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則人世之尊惟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貳天子又曰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又曰佛氏人天師也佛一出世而天王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龍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但可謂之見龍而已是則聖祖以孔為師者也翁以釋為師者也按諸遵尊聖祖之指得無不相似歟雖然此非自翁始也聞諸鬭德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天覺曰佛療骨髓道療血脈儒療皮膚其奨佛也如是凡皆以佛為宗不足異也而元人至號其西

域僧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彼法固然又嘗嘉靖間有刱清虛者故師事山陰王龍谿自言遇異人授三教混元之說而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于天天帝卽帝釋于佛爲弟子儒推人止于聖神神不可知于佛爲入門要以張皇震耀譁衆驚愚怙其私而止亦不足問也乃翁標宗在此讚嘆在彼愚誠不能無擬議于其間況翁生平之所則待何如也海內同志之所期待于翁又何如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盭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語云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惜之此又愚之所以反覆躊躇而不能已于喋喋者也願翁于祖述憲章二語細加點檢仍以牘中所謂寄庸毋奇寄拙毋巧寄介毋通寄闇毋的四語時時自參自證夫如是然後可以孔矩別二氏可以孔矩攝二氏可以孔矩裁二氏可以孔矩防二氏可以孔矩用二氏可以孔矩挽二氏可以無逸而至于蕩可以無局而至于支離可以紹隆我仲尼可以對揚我聖祖可以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矣翁其許之乎

三教異同原是兩重見成公案非一時一人所能創設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其異也必有以見其異亦非人各以私意強爲主張也學者在審所尚而已誠欲祖述釋氏卽空空子一編往往有豪傑在焉不謂吾儒之外遂無人品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illegible]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之兩者翁何居乎雖然翁之于此非苟而已也亦旣三折其肱矣故曰昔在明道書院中有悟人處自省性地欠徹旁參二氏家言而尤篤于禪此初年未定之見也又曰至戊子己丑間夢兆潛通若從三家滾身而出者然後知吾儒斷斷



當學孔子而不可他有所慕此近年旣定之見也蓋明道橫渠兩先生始皆出入于佛氏幾十年已而有悟遂反而歸諸吾道翁之虛心磨勘了無執著殆不愧兩先生矣然而兩先生于歸儒之後語及佛氏輒喟然咨嗟惟恐人之或墮其中我翁于歸儒之後語及佛氏依然纏綿不已以爲是鴛鴦巢而軼堯舜莫有能尚之者也其故何邪善乎我翁之言之也曰末法中士多偸心或口佞儒而陰慕佛乘或口佞佛而緣飾儒行是皆穿窬之類妾婦之習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今若此其故何邪且翁又云自古聖賢未有不

通命世之局而可與于斯道者今試相與悉[illegible]衡覈域中之士趨儒者眾乎趨禪者眾乎將陽儒而陰禪者眾乎即陽儒而陰禪者眾也將示之異以嚴似是之防乎將示之同以開方便之門乎亦可知已是故德埼以前爲周元公可也于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礙也宗隆以後爲程朱可也于時談元課虛龍蛇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是所謂命世之局也如但曰三教一而已矣祖述仲尼合三教爲一而已矣則自晉而隋而唐而宋已往往有能合之于上而何以見我聖祖之爲烈若大年若子韶輩又往往有能合之于下而濂洛關閩諸君子反不免爲門外漢也然乎否邪凡此皆愚之所深思而未得亦愚之所欲效其芹曝于翁而不敢不一吐者也惟翁無厭無忽再加裁省灼然求其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勿執勿隨一稟至當曉然令學者知所依歸不復牽于二三之說幸甚幸甚





證性編卷六

無錫顧憲成叔時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質疑下

再與管東溟書

向者漫有所質辱翁不鄙悉意剖示憲受而卒業焉時而爲一爽然若失也時而爲一欣然若得也所以開發頑者多矣札末且諭之曰如有未愜不妨再商而尋牘亦以問辨名然則問之弗得弗措辨之勿明勿措固我翁之教也因復次第其臆以俟就正一日忽自念曰如此不已將無落意見議論中乎以告家弟季時季時歎然者久之乃曰此事若從軀殼起念要爲不可若爲自家性命心切于無疑生有疑于有疑求無疑何往而非實學恐不得以意見議論爲嫌也于是忘其瀆而申言之仲尼不云乎誨人不倦憲也敢九頓以請

東溟牘曰君子見性之後而言性直下拈出本體本不必盡合于前人之言而意自不相悖如孔子言相近已精矣孟子復從相近之中拈出善字來亦不爲悖孔子也謂之發孔子之未發可也孟子道

性善益精矣陽明復從善處拈出無善無惡之體來不爲悖孟子也謂之發孟子之未發可也要之論性體者亦必合此三言而後盡言相近者兼氣質而言也言善與無善無惡皆不遂于氣質而言也其說莫精于程伯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意蓋曰言性必兼氣質言氣質必兼善惡善與惡皆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性也人生而靜乃天之性爲甚雖含善惡之朕而氣質尚未用事也此是天性之眞面目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以此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而非成之者性矣蓋孔子性相近之說但就人生而靜時說未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孟子則說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然其所謂善者但以已發驗未發不以未發言未發陽明則復從人生而靜以上說出未發之中本色也故曰合此三言而性之說始盡

陰與陽對善與惡對而太極無對性無對也孟子言性善亦以仁對不仁義對不義而說此言情之



性不言性之性亦對言之善非無對之善也蓋曰性乃純陽之物云爾然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也則安得執有對之善而言無對之性哉究竟至于無極太極則陰陽無朕而仁義禮智四字亦著不得矣奚其對無對之元也所以爲至善也

元者善之長也可謂性非善乎然曰萬物資始則不但善始而惡亦始矣曰萬物資生則不但善生而惡亦生矣善惡從陰陽而分也陰陽亦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善而陰惡陰陽之中又分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成之者性也然其所以生陰生陽生善生惡亦無間斷者誰爲之太極爲之也太極卽乾元坤元之總名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善之長何以生出惡來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其萬殊故對惡而稱善萬殊原于一本則何對之有故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也○如以孟子性善之說而參孔子性相近之說則亦不可謂性果無善惡若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矣孟子所以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以善惡皆性之說而參周子無極之說則又不可謂性果有善惡若有善卽有惡不得

謂之無極矣程子所以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也
易言陰陽甚活蓋卽健順而爲健順卽淑慝而爲
淑慝取義則在在皆通執詞則在在皆礙天下豈
有陰陽外之物哉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善惡不屬陰陽而誰屬也兄欲破無善無惡之
說而曰太極圖說具在試于所言陰陽處各代以
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則易傳嘗言陽卦多
陰陰卦多陽之義而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
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試于易卦所言陰



陽各代以君民二字其亦可解否
兄謂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然使不究極于繼
善之原則性善二字亦是欠穩吾今代爲孟子發
疑問而代爲解之謂人之情必可以爲善不可以
爲惡而讀性之善乎則桀紂幽厲之情未見其可
以爲善也謂桀紂幽厲之惡出于習染而非赤子
之初性乎則楊食我之惡性卽從母胎中帶來不
由習染也謂楊食我之性爲怪性而孩提之愛親
敬長乃常性乎則嬰孩何以獨戀母而不戀父戀
乳母而不戀生母也又何以見食則與兄弟爭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果善也謂孩提之愛欲亦出于
感物而動而非未發之本性乎則已發卽未發之
苗也未有以天機之根而發嗜欲之苗者也且未
發之時倘無喜怒哀樂之朕何以知其有善而無
惡也抑謂極不善之人亦知天地君親之爲大仁
義禮智之爲美卽此便是本然之良心乎斯又出
于習聞習見之所薰而非墮地一聲之時卽然也
儒先爲之解曰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
善旣分二性則言性者何得舉天命而遺氣質也
又爲之解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君子



弗性而小人性之則言善亦君子之偏辭也然則
孟子之說將無以勝荀楊之說矣蓋必窮至于資
始統天之乾元與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而後性善之旨始有著落耳
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其言大類告子而意
則迥然不同陽明對意之有善有惡而言心體無
善無惡此指未發之中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
還性眞告子並孟子之言性善與或人之有善有
不善而有無善無不善此指血氣中之識神言也
其究率人殉食色而禍仁義學者如言胡可以辭

恉意
均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仁義爲性生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

兄以無與有對而以善與惡對言非不巧而非所以論性也蓋有無落二見則無誠與有對卽不落二見而或狀道之不屬一邊如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則無亦與有對至于言到太極無極言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無豈與有對乎克斯辨也則愼獨之獨亦當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



亦當與不一對凡古人根極理要之言種種俱戲論矣

愚前有慼于倡道立極之難故究陽明學門之流弊而曰知彰而不知微此亦苛論也不如爾聽之言曰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疑其學兄謂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則苛更甚矣善指天理惡指人欲此善惡之大較也于中拈出心體剖厥幾微則各隨所見而說亦有不必盡符者孟子曰性善而程伯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學記曰人化物而滅天理而伯子曰善惡皆天理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善惡矣而其意圓語亦圓也陽明亦有圓語于善惡有無之際旣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旣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曰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向非見性親切豈能七通八透如此理之靜處卽是心指未發之時言也故曰無善無惡非專以善而屬之無也氣之動處卽是意指已發之時言也故曰有善有惡非專以惡而屬之有也但旣以無善無惡言理之靜而復接言循理便是善似循乎無善無惡之理而總之爲天理也旣以有善有



惡言氣之動而復接言動氣便是惡似動于有善有惡之氣而總之爲人欲也此所謂意圓而語滯也然就其語之滯處究其意之圓處則所析善惡之幾爲最精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此言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也世儒之知言者寡往往認陽明爲逞雄心立新說之豪而不察其悟道之實似等陽明于姦雄然者高明如兄而亦有此疑邪末謂學者旣厭有趨無則不得不尙灑落尙圓通而掩戕賊之脈旣掩戕賊之脈則不得不成無忌憚之中庸此則確論

也

儒家之闢佛久矣愚獨主孔賓釋齋壁及之何也

道必有箇至處吾人從無量劫來从生生亦必

處六經中豈無及于此者而語意多合

人所難察如易傳中具乾元統天涵眞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此賓聖學之祕因證果處而誰知之孔子雖微露于傳中而又不與中人語故後世罕闡其說唯釋迦與于西竺現出乾元統天境界然亦現其少分耳其理則涵般託出儒者又以其乘家修道不合中國聖人之矩而外之言乾元



者不因四時之春則曰四德之仁而其所謂仁體不過見得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矣豈知此昭昭靈靈之物卽从以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乾元固亦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元不生不滅之果又不可得然則聖學究竟于何地乎人道結果于何生乎此眞一件最大未完公案也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蓋已拈出此機而以五宗眉織之餘不得不顛孔而微釋二程欲張孔學乃并釋氏所遇于大易之學而盡埽之雖有興起斯文之功而乾元則落于八識田中矣昔人有言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愚亦妄謂元公以前聖學掩于禪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以後聖學歸于儒門而孔子之乾元隱也此非元公之過程朱之過也亦非程朱之過不善學程朱之過也故愚欲發元公之隱補程朱之遺而爲孔門了此一大公案焉

謂橫渠晚逃佛老則可謂明道亦從禪歸儒則不可明道以髫年師元公卽得孔顏樂處而以興起斯文爲任其闢孔微釋元公實導之也所以涉獵



佛書固欲會其意而涵之亦欲乘其隙而攻之故謂佛與儒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譏禪僧之威儀而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其理會蓋淡于橫渠而倡爲淫聲美色而遠之之說大槩以孔子下學上達之規律牟尼也然察其平日精到之語半從禪書翻出而操戈尤甚于橫渠恐亦質諸鬼神而有疑也雖然禪門之狂風盛矣微元公爲之先二子爲之後則宋室純是禪師世界耳而元公之意尤密吾嘗參外傳而元公與壽涯禪師最相友善壽涯淡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闡儒教

中人而陶佛說眞禪門之傑哉
性太極也是太極也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非有二也是故人生而靜以上如是感物而動以後如是縱其陷溺梏亾亦如是氣稟不得爲之拘也情欲不得爲之蔽也書言降衷詩言物則孔子又闡出乾元坤元之奧孟子又拈出仁義禮智之端上下千載先聖後聖更相發明總之只是道性善而已乃說者多異辭何也或想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冥冥漠漠窈然莫窺似乎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或看到感物而動以後見其紛紛紜紜



雜然莫定似乎有善有惡便認有善有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善與惡之相去遠矣無則俱無有則俱有善不知性果何物而然也然則孔子何以曰性相近也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非以性爲無善無惡亦非以性爲有善有惡也無善無惡指何者爲近有善有惡應曰性相遠也指何者爲習然則何以不曰同而曰近也此朱子所謂兼氣質而言也兼字下得恰好專以理言自聖人至于途人等也奚啻曰近專以氣質言其間或相倍蓰而無算矣奚得曰近惟以理爲主帶氣質說來所以不曰同不曰相遠而酌之曰近也近者不遠之辭故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然則程伯子何以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曰此專以氣質言也專以氣質言非性之本色矣故委婉其辭曰亦不可不謂之性隨繼之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以埽亦不可不謂性之說也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由此觀之所謂不是性者正以其有善有惡而所謂不容說者非以其無善無惡也故又曰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既非兩物相對而生分明只是箇善也然則伯子之指



可識也又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伯子之指益可識也今翁之言性也本孔孟乎本程伯子乎本孔孟則孔孟之言性善方翁之言性善圓也本程伯子則程伯子之言善惡圓翁之言善惡方也再乞裁教

翁之論性原援太極圖說爲證故亦據太極圖說以請若就陰陽言其義甚活孰謂不得以善惡配也雖然謂太極生陽生陰有陽無陰不足以爲太極信矣謂太極生善生惡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也可乎

如曰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則舍惡趨善亦不足以合極乎況翁言陰盡陽純乃還太初則極固可謂有陽無陰矣獨不可謂有善無惡乎

孟子之言性善猶曰性乃純陽之物然則荀子之言性惡猶曰性乃純陰之物耳其偏等也竊惟人稟陰陽以生獨一不得至以善惡論又當活看若謂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遂謂天下未有有善而無惡者將無太執且曰無惡則亦無善有善則亦有惡夫是善惡兩者亦若一陰一陽之互根循環而不已也然乎否



翁謂孩提之童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未足以徵性善乎以愚觀之豈惟是哉假令是孩提之童也生而襁褓于人比其長也可使制梃而撻其父母矣雖然誠有人焉于其前呼而詔之曰是汝之父也是汝之母也有不駭然自喪盡然自傷若無所容其身者乎然則翁將以制梃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乎將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乎如以制梃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也性善兩字誠欠穩矣如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也種種之疑不亦可以渙然冰釋乎

翁云吾代爲孟子發問而代爲解正反覆以明性善非駁性善也誠然誠然惟是中所指性習二語尚須擬議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今謂極不善之人亦知仁義禮智之爲美乃得之習見習聞而非囫地一聲之時卽然也則是習相近也性相遠也且習見習聞之仁義禮智又從何來幸再詳之

翁之意蓋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陽明言之卽得在告子言之卽不得何也爲其一以仁義爲性一以食色爲性也愚竊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告子言之卽得陽明言之卽不得何也亦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夫仁義性之德也是純粹至善者也



食色性之欲也之于善則善而不可執以爲善之于惡則惡而不可執以爲惡是無善無惡者也孟子名仁義之性曰善告子名食色之性曰無善無惡各道其實而已今以仁義爲性亦云無善無惡循名揆實得無爽歟以仁義爲無善無惡將以何者爲善歟告子以仁義爲性之染色翁亦將以仁義爲性之染色歟此則就膚見求之而有未慊也且孟子道性善夫人而知其是也荀子道性惡夫人而知其非也乃無善無惡繫以仁義便通孟子之性善繫以食色便通荀子之性惡則其說恰在可是可非之間是故曰仁

義曰食色的然各實有所指而此一語祇爲空頭話
曰性善曰性惡判然各自持所見而此一語卻爲兩
頭話矣其可以語性歟而翁又曰性善惡之統宗也
得非以專言善者必不能通諸惡專言惡者必不能
通諸善而惟言無善無惡者乃能善惡兼通惟善惡
兼通乃能爲善惡之統宗歟此則就曾見參之而未
有愜也幸一一誨教
願引中庸未發之中證無善無惡以矣第不知喜怒
哀樂與善惡同否如以爲同試曰善惡之未發謂之
中善惡之發而中節謂之和其亦可通否恐敢竊取



竊翁之意而爲之說曰子思子之所謂未發指喜怒
哀樂而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眞陽明先生
之所謂無槩善惡而言也其究使人耽虛元而廢實
體蓋兩言微若相類而意實迥然各別知言如翁亦
顯于幾微之間一審之也
翁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卽無善無惡之善與惡對
矣一指其統體而言所謂大德敦化也一指其散殊
而言所謂小德川流也仁義禮智既列四名便屬散
殊故翁亦指爲有對之善要之此只就散殊之中互
相爲對如成己成物之說則仁與智對如人心人路
之說則仁與義對如制事制心之說則義與禮對學
誨方與圓對縱與橫對春夏與秋冬對不應曰仁與
不仁對義與不義對禮與不禮對智與不智對也且
統體之善卽散殊之善也何曾餘卻一毫散殊之善
卽統體之善也何曾欠卻一毫今以其爲散殊也不
得等于體統因別而名之就爲無對就爲有對頗已
過于分析矣然而固有說也無庸吹疵若以其爲散
殊也遂抑而夷諸惡謂與惡對則凡是非可否邪正
淑慝皆等而爲一無復區別于其間矣流弊可勝言
乎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一有無也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一有無也孰爲
對孰爲不對愚竊惟對之爲義不同有平對有反對
平者均敵之辭反者懸絕之辭是故論反對凡善皆
與惡對論平對凡善皆不與惡對今既主平對而言
矣猶曰善與惡對則是仁之配不仁義之配不義亦
等也則是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夷齊之讓蹻跖之爭
亦等也則是告子之以湍水東西喻善惡亦無不可
也夫然雖曰愼獨之獨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與不
一對也庸足怪乎

陽明先生中興聖學其揭致良知簡易直截千提醒人心厥爲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又皆卓剏俊偉赫然足以名世此英雄也何謂姦雄愚特以提宗一語不免示姦雄以利器而世方相與侈而張之謬不自充僭爲推敲信亦矣信背矣若據陽明所與辯尙謙論花間艸一段公案委是以善屬無以惡屬有非惡敵一字增損也卽如我翁始爲有無之義分疏而隨以未發已發二言繼爲善惡之義分疏而證以率性之謂道纔有所向便是惡一言其剖析精矣要亦我翁之意云尚試合上下文參之其以善屬無以惡屬有固自若也翁能圓其意不能不滯其語也將亦謂之背乎而愚則不敢借翁以解也于是退而再檢原牘委多疏漏輒以其未盡者繹而中之俟兩端之竭焉蓋翁之言曰陽明指出此心無善無惡之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其謂爲善去惡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尤爲精密而獨訝爲其學者往往執上一語忽下二語愚竊以爲惟其執上一語爲心體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何也學者學以求盡乎其心也心本有善無惡故聖賢之教人也惟曰爲善去惡爲善因其有而有之也去惡因其無而無之也



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今以無善無惡語心以爲善去惡語格物似已不免判而兩岐若曰意有善有惡卽爲善去惡但從意上檢點是又所謂舍源而尋流也況乎所重在四無則所輕在四有究亦不能抗而並行若曰姑以有始之徐以無收之是又所謂煑沙而求飯也必不幾矣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而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而爲心之體翁不云乎心生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心滅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非不生不滅也意可知已愚故曰唯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請得而徵之往聞陽明弟子

稱有超悟者莫如王龍谿翁稱有超悟而又有篤行者莫如王心齋翁心齋之門人嘗問爲善去惡功夫心齋謂之曰見在心地有惡否曰何敢有惡心齋曰旣無惡更去何惡良久乃謂之曰見在心地有善否曰不見有善心齋曰卽此是善更爲何善是心齋以無善無惡埽卻爲善去惡矣龍谿謂錢緒山曰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心旣無善無惡意知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緒山曰若爾



卽工夫亦不消說也是龍谿以無善無惡埽卻爲善去惡矣夫豈惟心齋龍谿卽陽明亦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敎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敎又謂龍谿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只恐人信不及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旣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祕又謂緒山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其于有無之際低昂如此是陽明且自[illegible]無善無惡埽卻爲善去惡矣旣已埽之猶欲留之縱曰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敎非實敎也其誰肯[illegible]旣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直重敎戒近重嚙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設非爲吾儕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二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愚竊有味乎羅念翁之言之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愚又有味乎王塘翁之言之也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



悟必依憑此語加物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于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可以觀矣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于外道渺揚稍失其平弊實遂至百出又可以觀矣然則陽明非歟曰管謂翁與于如巷書有曰凡命世聖賢立敎未睹其利先睹其弊不以一己之超見爲學術而以天下後世之準繩爲學術最是確論竊惟無善無惡陽明之超見也如遂以之

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揆諸中庸致體得無少間是故倘解悟者就此覓出種種元妙高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者就此覓出種種方便旁啓無窮之弊孔誠不勝私憂過計耳然則陽明不念及此歟曰天泉證道獨于爲善去惡〻覆丁甯殆亦有概于中而然也特其見地過圓矯枉過正未免將無之一字提掇太重以致合下便種𥝠病根卽扁鵲盧醫授以神方畢竟用力多而收效寡耳然則陽明毋生目擊茲弊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救斜又當長慮卻顧惟恐至于殺天下萬世者何況冐舉而張諸顏



子明道之上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者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此于翕意不知有當否（此段入東林會約）

正心誠意四字似與無善無惡四字不同習正心誠意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中猶不害爲君子影無善無惡之說而流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外遂不免爲小人〻〻則兩者之于世道何如也且正心誠意之說爲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爲其法之嚴而厭焉者什七無善無惡之說爲其流而厭焉者什三爲其見之最元而喜焉者什七然則人情之于兩者何如也是故論道術正心誠意爲聖學無善無惡爲空宗論弊端來自正心誠意者其患小來自無善無惡者其患大論習尚主于正心誠意者助常少主于無善無惡者助常多叔世君子宜于此焉動矣而或者乃爲之辭曰誠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信斯言也大學曷不曰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以無誠無僞言意而必曰誠意乎

孔子言仁不無因而託于仁以藏偸者然而仁無咎也孟子言義不無因而託于義以藏偸者然而義無



咎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不無因而託于良知以藏偸者然而良知無咎也惟是無善無惡一言原屬險語咎不專在于託之者矣翕竊世之穢粃仁義而謂性善二字亦救不得乎試思仁義性也誰得而穢粃之穢粃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然則揭性善二字猶未必能挽回時弊萬分一猶可以鬪穢粃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穢粃審矣非惟無咎而又佐之君子于此亦宜分任其咎焉安得上諉諸天而曰有命下諉諸人而曰道權不在乎至所謂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則正本澄源之極

論也
翁謂無善無惡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乎昔韓
持國嘗言道無眞假伯子謂之曰既無眞則是假耳
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尙何有哉今翁言性無
善惡愚亦曰既無善則□耳既無惡則是善矣善惡
皆無尙何有哉以此相參似頗分曉不識翁以爲何
如愚向者頗疑善惡皆天理之說不必果出于伯子
今覩其語持國者如此亦可以三隅反矣
翁謂原壤夷俟卯中寓諷孔子叩脛卯中寓規信可
謂能求之言語之外矣只賊之一字似尙不免費分



疏在試看賊德之賊與盜賊之賊此兩人罪案孰輕
孰重盡物害人其間相去幾何此其難爲原壤解者
也夫子于冉求譬之以鳴鼓耳于孺悲警之以取瑟
耳獨于髫齔之交年高德劭之人譬之以杖而猶未
也而賊之得無刻薄否且夫子之交原壤久矣度夷
俟是其常態何爲一旦異而責之縱異而責之獨細
夭且何爲懸數其生平之無狀而賊之又得無刻薄
否此其難爲孔子□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原壤老氏
之徒也獨立獨行不帶人間世些子煙火氣夫子之
所奇也以禮爲僞至于登木而歌傷教敗俗將何以
訓是又學老氏而失之者也夫子之所痛也是故正
言以喻之不可絕之不可置之不問不可因借夷俟
以致警焉呼之賊者甚其辭以示震動激發之意其
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爲有隱乎爾又寬之使其
可受庶幾退而淡思翻然有悟非但謂親者無失其
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翁曰夷俟之意與登木而
歌同近日狂宗正蹈此弊但原壤眞而狂宗僞耳愚
不知登木而歌如之何而謂之眞如之何而謂之不
僞乎昔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都是僞爲范濟美
曰如公輩卻是至誠文定遜謝不敢當濟美笑曰子



發是僞爲善公是至誠爲惡然則登木而歌姑以稱
爲其非眞也猶可如其眞也得無有如濟美之所謂
至誠者乎論至于此乃知壤之爲狂其關涉世道有
大于冉求孺悲而夫子之處壤其始終苦心有淡于
鳴鼓取瑟嘗試想之箇中無限懇惻無限委婉無限
矜戀千載之下猶脈脈如在也翁徹原壤之顯而關
其幽愚且徵夫子之顯而關其幽竊謂此亦當求之
言語之外耳若广舍其大而詧其小是之謂不知務
若曰因其卯而卯之是原壤能于孔子之前提出本
色以埽孔子之禮孔子卻不能于原壤之前提出本

色以埽原壞之狂且又從而和之惡在其爲孔子也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畢不得而外之以是爲源頭所在也翁謂周元公出沒三教融會而成太極圖說頒謂其隱釋顯孔其說近于相反矣至雲從謂太極圖說與佛相反、、又不可也愚未及究雲從所指爲相反者何如第按脅臘研之則疑端亦往往見焉試陳其畧蓋周子自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所謂體用一原也自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所謂顯微無間也若曰不置身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羣生于無極不寓身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于



羣生是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太極岐矣疑一翁嘗謂言太極必于陰陽未分之始言眞性必于善惡未分之始按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分陰分陽就兩儀言也是故就兩儀未立而曰陰陽未分可耳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可乎誠使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彼其動而靜靜而動者果何物乎而以證性之無善無惡也疑二再考翁答雲從簡謂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按周元公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本則原來如是也

一則混然無二也今以銷歸爲言愚不知其銷也于何而銷其歸也于何而歸乎疑三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有何先後謂之生者理爲氣主耳是故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乎不在析言之天地之開闢陽也其混沌陰也合言之開闢陰陽之出機也混沌陰陽之入機也今也一則曰銷歸混沌一則曰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于太極者其終未有不反于無極者幾于以混沌當無極矣業以混沌當無極將不免以開闢當太極矣豈混沌只光光一箇理到開闢乃始紛紛氣用事耶疑四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凡



皆陰陽五行中物也有來有去者也至于父子之則君臣之則夫婦之則凡皆無極太極中物也無來無去者也翁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現生特顯涅槃相愚謂爲君止仁則爲君淸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淸淨爲父止慈則爲父淸淨爲子止孝則爲子淸淨便是顯涅槃相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耳若轉來境爲去境而曰無去無來之本體固然也得無偏乎疑五不甯惟是就天地而觀時而自無入有時而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就天地之所以而觀無即

太極之藏諸用有卽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非
是實莫得而欣也莫得而厭也譬若人之有死生然
順之而已矣順之云者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
年則求百年正當如是而已矣是故以此而生謂之
順而生以此而死謂之順而死以此而生而死謂之
不生不死假令銷歸混沌乃爲究竟竊恐混沌之後
仍是開闢出後以迴今混沌之先原是開闢者循環
曾無窮已而特于中妄生揀擇揆以自然之理何其
甚不易簡也疑六翁引楞嚴印太極圖說似乎何句
同字字合乃其可疑者又如此必有以也



性一乎二乎如其二也不名爲性如其一也壽涯旣
嗣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矣所圖者又何物乎而
翁亦曰元公挽釋歸儒合無極而顯太極也然則無
極太極一乎二乎願聞其說
道之至處太極也起因結果皆于是乎在翁以乾元
爲主故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乾元自與坤
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此義補
在易傳中只看人如何認取似不必按一說以格之
也如必按一說以格之則孔子之贊乾元便繼以亨
利貞何嘗謂元亨利貞之外別有一元而其所謂元

者善之長亦卽四德之仁四時之春也將幷從而訊
之乎翁謂孔子之贊乾元統天遍眞露出毘盧遮那
以上境界而求正廣中又謂天地萬物必有以始之
者三界十方必有以統之者是矣然而凡言道必推
本于太極凡言太極必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橫無邊豎無際前無始後無終也奚必珍爲獨
知之契乎且佛氏之所謂性覺也故宗其教者往往
只從昭昭靈靈中作生活吾儒之所謂性太極也自
不至與昭昭靈靈者相混矣乃以此擬程朱見地乎
卽如翁言乾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



靈求入乾元又不可凡學者立脚吾道中有箇入處
會須識得會謂賢如雨先生而智不足以及此乎
竊惟吾儕學問只是見在一著于此得力卽過去未
來皆在其中因果之說自應存而不論必欲論之所
謂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者業已
難乎其爲解矣若曰衆生根劣故貶德以從時也聖
賢不能易天下之滔滔翻爲天下之滔滔所易邪晉
爾則世道升聖人與之俱升世道降聖人與之俱降
其何以爲聖人而聖人之去來又何損益于世道邪
而況孔子之化身廣桑君也子路之化身韓滉也其

又何所爲而來何所爲而去邪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然則何如曰吾中國自有書契以來聖哲代興其間尙不乏荒唐謬悠之談如所謂補天射日者經孔子刪定而後秩如也佛氏好語神通又生于西竺去中國凡幾萬里矣其書甯無附會假託惜乎莫有人焉爲之釐正而好事者又從而益之撥拾影響假信譌傳魑魅魍魎公然書語至于奇幻百出紛紛藉藉不可勝記也無論其他卽如目孔子爲童菩薩幾于侮聖信斯語識自佛口幾于侮佛高明如翁而猶數稱之況庸庸者乎昔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爲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謂之誕則無也謂之神謂之怪則有也有者合之而不語于以見聖人之慮世爲甚深無者擴之而不信于以見君子之守道爲甚篤知此而後可以讀釋典矣翁以爲何如



證性編卷六

還經錄

無錫顧憲成叔時

同邑後學高攀龍輯

關中門人馮從吾訂

陽明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信斯言也告子諸人之說皆是耳孟子曷爲而非之或曰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善有不善上知下愚不移也其旨蓋與陽明相表裏信斯言也告子諸人之說卽孔子之說耳孟子又曷爲而非之



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兩說判若冰炭蓋儒與異端學術幾微之辨亦就此而決陽明曰孟子只是說箇大槩明以孟子之說爲疏矣卻不敢直指其非又曰無善無不善悟得時只此一句已盡明以告子之說爲精矣卻不敢直指其是委曲調停漫爲兩可之論曰孟子是就源頭上說告子是就本體上說又恐不合分源頭本體作二義看則巧爲儱侗之論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信斯言也告子之說也紛紛之辨何爲者

孟子道性善語本體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語

發用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語流弊也陽明顧取三說當之何居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看一習字分明見得性中原沒箇不善惟謂上智下愚不移卻似性果有善有不善何如曰此處孔子亦自有箇註腳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所謂下愚蓋指不學者而言然則下愚亦是習也非性也孟子性善之說真是顛撲不破

告子無善無不善一語遂爲千古異學之祖得之以



遯世者老氏也得之以出世者佛氏也得之以欺世者鄉愿也

世間只有兩種人做君子的便著了善一邊小人來非剌他做小人的便著了不善一邊君子來非剌他獨鄉愿不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平平穩穩沒些子圭角既中了小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乾乾淨淨沒些子斑點又中了君子更于甚處尋他善不善

聖人誠不能虛上加實亦不能離實爲虛老氏離實爲虛者也聖人誠不能無上加有亦不能離有爲無佛氏離有爲無者也是故愈近愈遠愈似愈離嫌于近似而重爲之諱此以妄疑眞也惑于近似而靡爲之擬此以妄亂眞也皆非也

墨子以兼愛爲仁楊子以爲我爲義似天理而非天理鄉愿以生斯世言斯世爲可似人情而非人情楊子爲我其老氏之清淨乎墨子兼愛其佛氏之慈悲乎

六經語孟學庸具在其論性本自有定也陽明卻以爲無定而欲盡收告子諸人之說其論知行本自無定也陽明卻以爲有定而欲孤行其合一之說



吾所以謂之勞擾者以此

書曰惟精惟一陽明曰惟一必在于惟精惟精乃所以惟一也語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陽明曰約禮必在于博文博文乃所以約禮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陽明曰尊德性必在于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其好持論如此

此理活潑潑地縱橫上下憑人認取即如陽明所謂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有何不可然畢竟只是議論意見不免有窒礙處

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說最爲吃緊卻曰見好色聞惡
臭是知好好色惡惡臭是行曰知者行之始行者
知之成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曰知之
眞切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又不免
許多分別相也如何合一得
食色性也何善何惡仁內也非外也以我爲悅自然
而然何須著力義外也非內也以長爲悅偶然而
然何處着力總是一箇空也
或曰陽明之無善無惡卽大學之至善中庸之未發
周子之誠無爲程子之廓然大公耳何疑竊惟大



學明言至善何謂無善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
不言善惡之未發也其欲以周程二子之說爲證
亦必曰無誠無爲無公無私乃得耳
或又爲之辭曰耳無聲斯能善天下之聲目無色斯
能善天下之色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陽明之
說何疑愚惟陽明言無善無惡未嘗專言無善也
今曰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則亦曰心無惡斯
能統天下之惡可乎
或曰陽明言性卽與孔孟殊亦未嘗言性惡何爲非
之曰陽明將這善壓倒與惡平等看其流毒乃更

甚于言性惡者
或問陽明言根本上用功此說甚好其論博文約禮
卻曰文散于外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涵于內而
一本者也故曰約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隱而難
見之文也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
禮也又似敎人就枝葉上做工夫與前說不免矛
盾曰然只是陽明好立異論便有這般窒礙處
自古聖賢論學只是隨時隨處隨意發明其于知行
或合言或分言或專言或互言參差不齊各有攸
當如曰精一曰擇善固執曰知言養氣曰聖智所



謂分言也如吾十有五一章曰不惑曰知天命曰
耳順知之屬也而行在其中矣不必更說箇行也
曰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屬也而知在其中
矣不必更說箇知也所謂專言也如中庸說道之
不明卻歸于人之不行說道之不行卻歸于人之
不明所謂合言互言也是做其分言也雖著兩箇
字可也陽明乃曰此古人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然
則似以兩爲多矣其專言也雖著一箇字可也陽
明乃曰這工夫須著兩箇字方纔完全無弊則似
以一爲少矣其合言互言也雖謂因行得知可也

所云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地之險夷必待
身歷而後知是也雖謂因知得行亦可也所云知
食乃食知衣乃服是也陽明乃曰是爲近聞障蔽
自不察耳則是有見于行之爲知無見于知之爲
行就一說之中亦且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紛紛之
辨不幾于自相矛盾乎
朱子嘗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
行爲重此郎陽明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也又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
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捘討得道理縱使捘



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又曰處事接物之際常
致此心光瞪瞪地然則其爲知也未嘗不眞切篤
實也謂之便是行可也其爲行也未嘗不明覺精
察也謂之便是知可也由此觀之陽明之說亦無
以加於朱子之說也乃偏議其析知行爲二何哉
又按朱子嘗曰只有兩事理會踐行曰致知力行用
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此所謂分言之
知行也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
之助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則知尙淺旣親歷其
域則知之益明非復前日之意味此所謂互言之

知行也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如何
地持守也只是空曰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曰講得
道理明白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
朋友不得不信曰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
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此所謂
知爲先也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在自己分上
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只是工夫
難曰善在那裏自家都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
爲一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曰爲學須是有本領
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縱說得明自成兩片曰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
實曰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鬧了曰人所以
易得流轉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此所謂行爲
重也曰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
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
地或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答曰未須理會
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就知上理會行
有未知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此則又言
知行之後先重輕不可執一且欲人隨其所不足

處用力也合前後觀之朱子之說四方八面無不周徧陽明止窺見一隅而已

陽明雖曰知行合一然就其言觀之一則以見好色聞惡臭屬知以好好色惡惡臭屬行一則以知爲行之始以行爲知之成一則以明覺精察爲知以眞切篤實爲行是二者終自有辨也蓋知與行原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故合言之而條理自然淸楚不爲儱侗分言之而血脈自然貫通不爲破碎專言之而全體自然具足不爲欠缺互言之而妙用自然周流不爲攙和要不可以一說拘也陽明只執定一說便處處窒礙雖力爲張主巧爲周旋彌縫回互幾無滲漏攻擊論難了無顧忌縱橫反覆沓無端倪而彼此抵梧首尾乖戾不覺破綻迸出試看陽明是甚聰明一切氣節文章功業甚事做不去到此終自費力蓋此理在天地間坦坦平平自有固然順之則是逆之則非非人力可得而安排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是謂主意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謂工夫陽明以二者分屬知行何居

陽明直是無端自昔儒者有言知不是行行不是知否陽明乃曰知與行不可分作兩件而爲合一之說有言心不是理理不是心否陽明乃曰心與理不可分作兩件而爲合一之說此無端之爭辨也有言一念發動雖是不善卻未曾行便不須禁止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知行合一正欲人就此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有言五伯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遂悅慕其所爲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心理合一正欲人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此無端之標榜也至其門人徐黃諸君卻又以合一爲疑往復不淩則分明認定知與行截然是二事心與理截然是二物而陽明合一之說呆不可少于世矣此無端之論難也非吾道一厄哉

學術之辨有偏全有邪正論偏全則偏者全之餘也勢必相合而爲用伊尹夷惠是也論邪正則邪者正之蠹也勢必相競而爲敵釋老是也陽明乃以

爲皆我之用過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外之如此然則孔子不能用鄉愿孟子不能用楊墨陽明獨能用釋老乎

堯舜明目達聰愚夫愚婦苟有一得不俾處己而從之至如共工驩兜伯鯀輩竝負異才卻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此其所以處于偏全邪正之間者也收其偏可以爲全黜其邪可以衛正此聖人之微權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此語斷得十分直截分明亘古[illegible]合頭撲不破從上聖賢只是于此認得分曉這箇理堯舜如此塗人如此乃至桀紂蹻跖亦如此若就氣上言便千般百樣萬萬不齊如何說得是性諸子認氣爲性遂有紛紛之說無論告子卽如楊墨子莫豈不聰明特達豈不有志向所以流爲異端得罪名教只緣一性字欠明也故孟子開口便說箇性善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而杞柳之辨湍水之辨食色之幾曾不少假又其章明較著者也韓昌黎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此耳陽明乃一旦爲之辭曰皆是也但執定一說便錯嗚呼由堯舜以來凡有作者其立言垂訓雖人人殊至其論性若合符節而孟子于此尤爲喫緊雖天下疑之而不顧也其紛紛之說雖天下信之而不顧也其執甚矣陽明其以孟子爲錯乎

陽明謂孟子論性從源頭上說告子論性從本體上說此猶兩下調停不敢公然指斥孟子要之非其本意也觀其門人王畿錢德洪衆四無四有之說請正答之曰畿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而無善無惡始終尊明告子無以易也其不滿于孟子可見矣又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也又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亾也其不滿于孟子益又見矣或曰何獨孟子彼以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卽孔子亦其所不滿也嗚呼異哉

從來論性只是一箇善陽明卻曰性無善無惡此以性爲精以善爲粗也又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以無爲精以有爲粗也以善爲粗則等之于惡而無別以有爲粗則并其善亦無之而不計陽明之敢于自信如此

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以有善有惡爲意之動

將心與意分做兩件看分明是見一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見一箇有善有惡的物在外卻以此議告子何故卻又恐人窺破不得已說告子只是執定看了便差而亟賞王畿四無之說其巧爲濵如此告子只說性無善無不善其有善有不善別是當時一種議論非盡出于告子也陽明卻謂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于性有未透徹處何歟夫亦自知其無善無惡之說原從告子來而恐人之以爲告子也故爲是說以別之若曰吾之所謂無善無惡非告子之所謂無善無不善也歟雖然吾卒未見其異也

陽明曰告子病源從無善無不善上見來又曰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然則告子之說是乎非乎是非之間乎良不可解

陽明論學揭致良知三字爲宗亦未爲不可但知之一字卻須辨得分明耳陽明曰良知卽是性卽是心之本體卽是未發之中而其論性也曰無善無惡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無善無惡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陽明既主此說一切論說俱管歸良知若曰良知何物不備耳但其與己合者輒以爲是其與己不合者輒以爲非與己合者雖蘇秦張儀亦以爲窺見良知妙用與己不合者雖朱子大儒亦斥而等諸楊墨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陽明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由前觀之則著于無是爲沈空守寂由後觀之則滯于有是爲守局拘方正恐不免壞卻良知

陽明曰心卽理也固是但恐未盡先正言心曰本心曰眞心到理字上便不須著此字又曰無心到理字上便不得著此字可見心與理亦自有辨

朱子卽物窮理之說與陽明所謂事親時便于事親上學存此天理事君時便于事君上學存此天理之意相同但一以察識言一以踐履言耳非謂求孝之理于其親求忠之理于其君也若如其言卻如何去下工夫無論朱子世間豈有此癡人否陽明此等辨駁將偶然錯認朱子之意而然乎抑欲排斥朱子而故爲代設不通之論乎誠不可曉

洪範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陽明就大學中提出致知卻于中間下箇良字何故陽明要說這知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須著此一字方纔有氣力又說良知無知無不知何故陽明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善知惡畢竟只分別落在用一邊若但以爲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奚啻千里所以必說箇無知無不知著此一句方纔無欲縱無知孔子之說也良知孟子之說也致知大學之說也各自具足將來攙搭說便不是他本色

朱子曰即物窮理陽明解曰此求孝之理于其親之



謂也二句文勢語意迥別惟所謂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者近之但不必更于兩句中著箇心字耳此理何有內外就格物言謂之物之理亦何不可必定著箇心字便是認物爲在彼認理爲在我反成兩件本欲合心與理爲一適不免析物與理爲二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何曾道少箇心字

陽明曰良知即性即心之本體即未發之中也然則信得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別無錯處矣卻云更不著些覆藏何邪既云更不著些覆藏分明尚有錯處矣陽明于此正宜細細體認細細省察細細磨鍊聚精會神戰兢臨履如古聖賢之用心庶幾日積月累豁然貫通內外精粗了無間隔乃云我今纔做得狂者胷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遽自擱御何邪試看狂者行不掩言與陽明所謂更不著些覆藏是同是異孟子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言者也味其語意乃以不掩爲非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民皆見之此陽明所謂不著些覆藏者也乃以不掩爲是兩掩字義正迥別陽明欲



自託于狂强相附會既已謬矣其徒又從而和之曰是聖人的眞血脈何邪或曰齊宣有好勇之疾不諱好勇有好貨之疾不諱好貨有好色之疾不諱好色孟子許其足用爲善毋與論事未嘗不稱堯舜而述湯武也陽明之論與孟子何異曰此孟子默默旁觀以爲齊宣此意猶近朴實非文過匿非者比故遂許其足用爲善要未嘗明言其所以然也即齊宣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向使齊宣自以爲好貨好勇好色總總無妨我但不著些覆藏而已遂公言于孟子之前而不諱則是以不文過爲

文過以不匿非為匿非私意之中更起私意此乃
斬滅生理與夙為鄰扁鵲盧醫將望而卻走非徒
疾而已也尚可與之為善乎近世談陽明之學者
往往率意順情恣睢放誕無所不為有從而詰之
輒以陽明斯言藉口一語之謬流禍無窮可不
畏哉更有一說所貴乎不諱好勇者謂其能知好
勇之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于好勇也所貴乎不
諱好貨者謂其能知好貨之為疾而治之也非與
其終于好貨也所貴乎不諱好色者謂其能知好
色之為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于好色也若曰我



與不善些覆藏纔天下謂我不掩言也罷則亦卒
歸于亾而已矣

大學先知止中庸先擇善雖謂必先知了然後能行
未嘗不可也且曰我今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
則未嘗不知也又曰待知得真了方纔做行的工
夫則未嘗不行也乃遽斷之曰終身不行亦遂終
身不知何哉

朱子以曾子為才知體之一陽明以曾子為未得用
功之要二語作何分別

陽明以知為性與謝上蔡以覺為仁正同緣這箇字
作實字看亦得作虛字看亦得取好作弄佛氏郤
手處全在此所以能鼓動得人郤見上蔡破人騣
過便又說箇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其善護持
如此

孔子闢鄉愿孟子闢楊墨自漢以來儒者闢佛老二
氏其用心遠矣陽明乃曰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後
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是舉一
而廢百也信斯言也孔孟非歟嗚呼聖賢以異端
為舉一而廢百陽明以攻異端者為舉一而廢百
聖賢為吾道而攻異端陽明為異端而攻吾儒此



何心哉

老氏何以為虛之賊也謂其絕聖棄智也陽明不之
咎也弟曰是從養生上來非虛的本色而已釋氏
何以為無之賊也謂其離父子廢君臣也陽明不
之咎也弟曰是從出離生死上來非無的本色而
已然則陽明之于二氏惟是嫌其虛不盡也無不
盡也若并此一念而去之便是虛無本色乎

陽明將儒與仙釋設一廳三間之喻殆不可曉即吾
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
不染世累謂之釋只是一物曰中曰左曰右分而

爲三矣分而爲三可割也一則以何者自與以何者與人不可割也其頭讓于儒者何也如以仙家言虛儒者不言虛殆以虛爲仙家之物也釋家言無儒者不言無殆以無爲釋家之物也遂疑其割而與之乎則虛無者亦是一物而二名不可分屬左右且此正指性命之妙言旣以分屬左右則所謂中一間者又何在也此蓋陽明淡有味乎仙釋見其與吾聖人同而又爲名教所持不敢不謂與吾聖人異故陽離陰合爲此含糊影響之語曰一屋言同也儼然以範圍三敎爲己任曰三間言異也又以自託于吾聖人同而異天下又孰能議其混異而同天下又孰能議其固其亦巧矣雖然以吾之完養此身與仙家混猶可言也以吾之不染世累與釋家混猶可言也至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釋家說到無聖人豈得無上加得一毫有是以吾之性命與二氏混也不可言也然則陽明者無問中間左間右間一切推而畀諸二氏矣豈特割之云乎或云果爾程子所云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何如曰稱彌近者淡懼之之辭非猶與其同也稱大亂者痛絕之之辭非直較



其異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陽明而知此意方將痛心疾首相與驅而放之之不暇尙何能泄泄然迂曲其辭爲二氏地乎

知與識一物而兩名兩字而一解要當問其所以然處何如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語曰默而識之故知亦有灸不必純是也識亦有眞不必純非也汝中直以己意差別耳

孔子曰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聖人處世只此一付精神雖灑埽應對何嘗減得些子雖做出經天緯地莫大的事業何嘗增得些子明道作字甚敬嘗見小童添炭撥開火敎亂曰可拂撥了我不愛人恁地諺云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此所謂主一無適也卽此是敬卽此是天理流行更于何處添入箇天理卽此是人欲淨盡更于何處擱入箇人欲陽明故以好酒好色混作一字旣未免攧內做亦卻以天理卻作一字又未免畫蛇添足只緣認得敬欠眞便兩頭俱說不着題耳

繫辭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曰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何嘗諱言無但無之一字其下必有所屬若不言思爲不言方體不言聲臭不言意必固我特舉無之一字而曰此易也此神也此上天之載此孔子也其可通乎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通顧人認取何如耳朱子之言窮理自是朱子之意陽明之言窮理自是陽明之意卽質諸繫辭原旨竝行而不悖也然此病彼正是意見作祟耳且朱子以窮理釋格物就知而言也陽明以爲善去惡釋格物就行而言也故如朱子之釋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如陽明之釋格物卽致知誠意正心皆在其中



所謂對有正對有反對正對分鈞而力敵反對勢絕而等懸善與惡反對非正對也何嫌而以爲諱哉

孟子說良知陽明亦說良知但孟子說良知從性善說來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陽明卻從無善無惡說來其名同其實異矣乃欲以告子宗旨講孟子學問愚之所未解也以下原名棋言後併入此卷

或曰陽明劈頭雖說無善無惡下文依舊說知善知惡爲善去惡安得謂與孟子異曰正緣陽明善遁往往被其籠罩且道陽明之所謂善果卽孟子之所謂善乎陽明嘗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然則知善爲善云者卽知此〻此無善無惡之善非孟子之所謂善也王汝中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心旣無善無惡卽意知物一齊無善無惡直是和盤託出陽明卻爲上根中根之說以蓋之其辭幾于遁矣

孟子曰良知陽明曰良知人知其爲一箇話頭誰知其爲兩箇實際陽明曰無善無惡又曰爲善去惡人知其爲兩箇話頭誰知其爲一箇血脈



或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心中如何著得箇善夫善者心之所固有也金屑者目之所本無心之善則目之明也明果且爲目之翳乎否也

或曰無心則公有心則私陽明以無爲善正天理之公耳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此意也夫詩言無聲無臭豈并天之載而無之言不識不知豈并帝之則而無之邪昔有疑敬字欠活者朱子曰莫是敬得來不活否卻不干

敬字事夫善得來有心亦何干善字事也
七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
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又曰起諸善法本
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
根無實性無善無惡之源可攷羅整菴先生曰陽
明自不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可謂頂門一
鍼矣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曰
元者善之長也可見乾坤萬物一齊從善中流出
聖人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



釋氏要混沌天地滅絕萬物所以欲斬斷此善字
故一則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一則曰天上地下
惟吾獨尊槩可覩矣
陽明嘗曰孟子說性亦是說箇大槩如此又曰性無
善無不善如此說亦無大差故一則曰無善無惡
心之體一則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若曰吾之所
謂善非孟子之所謂善吾之所謂無非告子之所
謂無也故其言曰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居然欲網
羅三敎爲生民以來未有之一人其亦異矣
韓持國曰道無眞假程子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

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
無惡本病李見羅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
總一此最勘透著他末病本病只是一箇空字末
病只是一箇混字空則見謂無一之可有混則幾
且無一之不有空則必以善爲惡混則遂以惡爲
善然則無善無惡四字乃天下之逋逃主萃淵藪
也吁可畏哉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
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
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孰爲大曰言直尋



猶知直之爲是也言枉尺猶知枉之爲非也言無
善無惡則并枉直是非一齊抹殺矣然枉尺直尋
恆人尙以爲恥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爲高故明
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
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嗟乎此孔孟
之所懼也
或曰無極二字原出于老氏分明與無善義同周子
太極圖說奈何宗之曰周子此語正爲闢老氏而
發緣老氏認極爲無所以說箇無極而太極明其
非眞無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周子則曰隱

而費云爾朱子解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已自了然乃陸象山既偏疑無極二字近世又偏信無極二字卻將太極二字撇下何也或曰果爾則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亦何不可曰只將善惡二字搭說便有許多不帖帖處仔細磨勘當自見得



或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强名爾夫以陰陽分善惡亦是一義然未可執以爲例也果執以爲例謂乾元爲善之長坤元爲惡之長可乎謂天地交泰爲善惡交泰天地不交否爲善惡不交否可乎且以善名性亦有何害而必曰强名視若仇敵之不可近何也

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君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了爲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意妄行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語云埋藏君子出脫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

或問告子之害如此其大乃孟子好辯章獨言楊墨而不及告子何也曰戰國時去孔子未遠故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尙自附于孔氏之仁義以行其說而杞柳人性桮棬仁義者猶不得肆也至于今始猖狂汗漫了無忌憚耳噫世道愈衰人心愈下號爲孔孟之徒者既不能禁反從而助之是誠何心哉



陽明說無善無惡四字乃是最上一義緣何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並未之及直到告子方才說出孟子卻便攔倒陽明嘗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豈爲孟子闢告子遂不以聖學與之邪嗟乎果如陽明之說聖學之亡何待顏子之沒自告子未生以前亦無所謂聖人之學也

還經錄終

# 自反錄

無錫顧憲成叔時

義鄉門人丁元薦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客見以俟錄而問曰古者同心之交聞流言不信予之于李漕撫也其庶矣夫涇陽子曰所謂不信非故不信也所信自有在也乃予之信李漕撫則非尚尚在漕撫也正以祁劉徐喬諸疏耳百千罪過臚列滿紙而實諗一切莊如也又以馬金兩黃門疏耳長短並存折衷最允而擇議一切湔除也又以曹王各臺省疏耳究覩禍



本具有來歷而機關一切破盡也又以沈龍江先生千里貽書耳身在江湖心存世道若是乎愛國之深也又以王宏陽先生臨革一疏耳篤心淮上齋志燕中若是乎痛時之切也可以觀矣至予上閣銓二老書又何足爲有無抑亦曰始不敢負漕撫終不敢負海內諸君子也聊存其副備一底案云爾客退爰記其語附之卒簡

萬歷辛亥仲冬涇陽子書以俟錄即閣銓三書今幷入文集

或問李漕撫何如先生曰吾聞之凡論人當觀其趨向之大體趨向苟正即小節出入不失爲君子趨向苟差即小節可觀終歸于小人又聞爲國家者莫要于扶陽抑陰君子即不幸有詿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小人即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令爲後患又聞古來豪傑種種不同或謹嚴或闊大或倜儻或揮霍其品人人殊要之各成一局各不害其爲豪傑也合此三言可以定漕撫之案

先生爲李漕撫上書閣銓二老王考功見而駁之一時異同之論相繼而起章滿公車先生聞之曰是吾過也

或問先生爲漕撫受過人己兩盡矣第此說一出將



無于漕撫不便先生曰是何言也三代以上吾不敢論自秦漢至今相望二千餘年豪傑之興代不乏人求其完完全全沒些子病痛的有幾奈何其以爲諱也吾爲漕撫設身處地即漕撫亦應受過耳曰竊恐漕撫氣高不能受也曰是固未可知然而亦有所試之矣間嘗與語及古董事因曰吳中作是生活者率託名是下不日往淮上求善價而沽則曰淮上適近人來尋訪徐核其實十無二三蓋此輩亂欲借之張皇其門面耳漕撫笑曰還是我多事我若無此好這話亦何從而來予遂舉手

贊曰善哉善哉請得爲足下廣之不關大節揮霍之說亦何從而來不揮霍卽跅弛之說亦何從而來不跅弛卽貪之說亦何從而來益反其本矣漕撫欣然首肯又予得馬見素給諫疏而善之簡漕撫曰是疏描寫足下一段精神奕奕如畫足下謂之當自躍然只頗侈之擬恐尚未肯服耳予謂足下築令先人佳城其費不貲至徧貸于親知以濟不可曰非廣侈也所可原者出于愛親一念耳畢竟大孝不在此也說到此還有限否漕撫謝曰君言是也如此看來漕撫亦庶幾能受過矣要在從而繹從而改耳此則漕撫之所當勉也曰世之求備于漕撫也其辭奇將以敗壞漕撫也先生之求備于漕撫也其辭平將以成全漕撫也成全之與敗壞相去遠矣漕撫忍不勉乎



庚戌十月十七日先生赴毘陵之會適許少微中丞應召北上遇諸途相見甚歡先生從容問曰老兄看得李漕撫何如須作直心語無有所遷就也中丞曰此易知耳如無擬之于古卽如近時胡梅林制府何樣手段其倜儻分宜諸貴人動以萬計其餉山人遊客動以千計至伶人輩偶爾一歌一曲當意亦往往犒以元寶曾不少惜其揮霍豈不百倍于漕撫耶徒以其功于地方也至今人追誦之不已況制府以媚權要而漕撫以惠賢士大夫之緩急制府以娛歌兒舞女而漕撫以周親知故舊兩者正自天淵也奈何求多于漕撫先生曰看來看去漕撫亦無他只是交際往來局面稍闊耳然而較勘到此那箇是海忠介又那箇是陳恭介槩而論之恐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只是他人于此闇然漕撫于此的然所以惹許多議論況他人用其餘求田問舍漕撫用其餘尋奔覓鼎清濁雅俗亦微有辨乃今于彼率以爲固然置之而不問于此輒詫以爲異多方吹求而不已何也更有一說制府但有功于地方漕撫兼有功于世道就地方上論功制府視漕撫較大就世道上論功漕撫視制府尤大請擬之于古若李忠定趙忠簡非一代卓絕人物邪其揮霍亦十倍于漕撫也畢竟忠定何害其爲忠定忠簡何害其爲忠簡蓋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正不必拘拘盡繩以小廉曲謹耳中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卽如柳下惠之和繩以伯夷之清則柳下惠且必窮伯夷之清繩以伊尹之

任則伯夷且必窮而況漕撫乎已而日看來功名
盛了亦便惹人忌先生曰然自攸卜之說起段給
諫崡秉用內外吏垣長陳靡崖欲因以爲漕撫罪
遂有疏暗刺之其徒從而和之廣布流言搖撼南
北于是忌者益衆漕撫一身遂爲射的四面皆兵
無可逃躲處矣蓋總之不出四明圈套中特其間
有明知而爲之用者有不知而暗爲所用者此其
情又不可一律齊耳中丞曰人說漕撫要謀總憲
要謀秉銓要謀宅揆只是要鍛成他罪案據我看
此老若得柄用必有一段精采可觀先生曰此可



與知者道也
沈龍翁相國貽先生書曰李修老不肖夙所敬慕東
南一帶長城也今被人齮齕若此諸公闖郎帮得
無爲驚咤邪不肖爲世道私計故稍于知己之前
鳴其不平用少攄積鬱之意他所殊不敢及此也
老丈負人倫之鑒儀于月旦之評一爲洗雪其有
裨世運非淺淺者矣望之先生讀之喟然歎曰有
是哉相國之用心乎觀其去位時猶然如此卽其
在位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碩輔也已諸王宏
翁司空乞歸疏至驚心淚下一語又喟然歎曰有
是哉司空之用心乎觀其垂革時猶然如此卽其
生存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名卿也
或問王考功一疏專爲漕撫耳閱其答書卻又別有
爲而發故人多以是疑其心如何先生曰此考功
事也予何與焉且言其是非而其所以言有公私
兩者各不相掩假令其言是卽出于有心猶然是
也其言非卽出于無心猶然非也予今惟有默默
自反而已焉知其他
有客問于先生曰聞王考功駁予救李漕撫書于于
意何如先生曰是有二焉執馬金兩君子之疏以



格我我當爲漕撫受過執鄒徐諸君子之疏以格
我考功當爲我分過客曰此至虛之心至平之見
至確之論也他人更何容著一辭已而得其疏及
觀與南北臺省各疏讀之謂客曰是非異同之辨
于斯悉矣予亦何容更著一辭客曰是則然矣只
其間有兩重大公案向未經道破先生曰願聞之
客曰漕撫之可重不特以其才而以其節不特以
其有功于地方而以其有功于世道其有功于世
道也不特以其能御權閹而以其能御權相至其
御權相也又不特如喬道長所云木偶蘭溪四明

婁兒山陰蕭建而已乃在過婁江之出耳何者婁江之再起正否泰夬姤之一大機也然而密揭未發之先言者猶半含半吐意存規諷其辭婉密揭既發之後乃始明指痛斥傾國而唾之略無假借其辭嚴而婁江之決退從此決矣向令不出是若婁江必且憪然應召無疑也婁江既憪然應召四明必且連茹而進無疑也四明既連茹而進福清必且爲歸德之續無疑也而邪正之消長亦從此決矣故人但知今日之朝廷全賴一福清而不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實由婁江之不果



出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賴婁江之不果出而不知婁江之所以不果出者實由段給諫密揭一疏有以制其命至密揭御傳自漕撫也豈非社稷第一功哉予請爲之評曰觀曩一人之品則表其瑜不得諱其瑕而馬金兩給諫之所持爲最公劇論一世之機則取其大不必責其小而予之所計爲甚遠斯言也竊謂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矣議者乃謂渠輩神人共棄其何能爲審爾山中宰相之命何以突然從天而下審爾張大參等何以公然推戴爲聖人竊恐就今日

而言委是不然之灰就當日而言安知其必不爲章惇蔡京之翻局倖免焦頭爛額之禍而遽忘曲突徙薪之功甚且從而求多焉以致一段苦心至計翻成罪府尚可謂有天日乎此漕撫一大公案也至世之議漕撫者率以爲貪且謂自閣部省而下無不以爲貪矣請以一言質之曰審爾何以公車之牘紛紛交角也又請以兩言制之曰與其取徵于搢紳之口不若取徵于細民之口與其取徵于長安之人不若取徵于地方之人吾願言者試就淮揚數百里間一致詢焉其于漕撫果戴之如



父母若耶抑疾之如仇者耶果所在尸祝者耶抑所在詛呪者耶豈不亦較然分明哉嗟乎耳目之官以錢買矣山林之士以錢買矣郎大內亦以錢買矣乃漕撫發淮之日諸父老輩呼隊擁相與頂輿攀哭不得行既抵舟復攀哭而隨之相與奪纜不得行亦以錢買耶不然彼何利于貪撫而戀戀若是耶將長安有公論地方無公論耶抑搢紳之風聞是實錄細民之口碑是虛飾耶何旁觀者猶代爲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身親當之者反德所讐而恩所怨好惡與人殊耶則安可不

思其故哉此又漕撫一大公案也先生廸謝曰聞
客言囬思向來妝漕撫書已落第二義矣

或問先生嘗言漕撫有三不免上閣銓書止說倂兩
不免這一不免安在先生曰漕撫正所謂大節卓
然而小節不無出了者兩不免從大處取忌一不
免從小處招九三者湊合而成今日之紛紛當時
宜一并道破只因言者責備已多以爲可無復贅
遂略之耳曰非特贅也亦防借用卽如馬掌科見
素一疏最爲持平且已有借之攻金掌科崑源者
假令先生亦隨衆作責備語安知不更爲人所借



也況上書與上疏體亦稍別言官之說自應如彼
先生之說自應如此蓋各有攸當耳至參諸王考
功所駁如至靡至淸至陜泊云云只是就書中摘
取一二字從而爲之辭如古之純儒所難云云卽
書中原未有也奚其過先生不答已而曰吾闢漕
撫答先生書先生之奏所忠告于漕撫者居然可
見矣凡友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所重在切磋
宜爲之補救其所短當其遭讒遘譏則所重在昭
雪宜爲之發揚其所長此亦自然之天則也奚其
過先生又不答已而又曰先生借漕撫答書點出

俠氣二字卽漕撫本來面目已自了然這便是兩
給諫之說也讀者自不察耳其亦何嘗不道破先
生卒不答退而質諸景逸高子景逸作而歎曰微
哉微哉始先生題麗澤堂之兩楹曰樂道人善願
聞己過今于其上關鉉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也
于其三不答見願聞己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眞
血脈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

或問近讀伍容菴少參辨誣錄且擬李漕撫于周文
襄也何如先生曰少參此擬最平覩林居錄所云
追別足徵其心之虛矣曰少參言推漕撫者謂是



于忠愍王文成以上人亦有說乎曰忠愍當土木
之難文成當宸藩之難漕撫當礦稅之難皆能毅
然挺身出而戡定之故言者以之相提而論若謂
漕撫超兩公而上何言之易也至擬之文襄則一
以幹濟勝一以氣魄勝一善用柔一善用剛一精
細一闊大一于地方有休養生息之功至今吳會
間猶其潤蚤然如甘霖焉無不感而思之一于地
方有振刷捍衛之功現今淮揚間蒙其庇蔭然如
長城焉無不仰而戴之卽志擬不必盡同兩者固
略相當矣客曰少參恐尚有微意不可不知先生

曰試擧看　盧寂聽賴其援所以得安
其位而行其志漕撫已奉俞旨放歸歷四年而還
職之旨俄從中下少參疑其亦必有內援是以擬
之文襄也先生曰往亦嘗質諸漕撫矣漕撫曰此
事不煩多辨可一言而斷也予曰何也漕撫曰此
事縱贓得外廷贓不得內閣沈四明之疾張元沖
倘不如疾我之甚當時猶揑假帖示所知曰他們
說張元沖好如何交通近侍倘予眞若人言予之
性命已落四明掌中矣如何敢與他忤他亦何肯
艸艸放過況乎掩有爲無不畏于天不怍于人卽



歸德福清豈不暗笑必且大竊我矣此所謂可一
言而斷者也何疑予曰此事委贓得外廷贓不得
內閣足下之言辨矣吾無以難只是足下亦曾稱
陳閣拒賢漕撫曰陳之賢天下莫不知何獨我弟
就裏委有說在正須道破陳有一弟與予爲鄉同
年往與李心湖儀部燕談偶及之儀部跳而起曰
有這箇人在奈何放過他予問意欲何如儀部曰
可把廷廢一事頓在他身上了笑云卽係年家乎
時絶無往來這事恐難況近侍官吾輩安可輕與
通儀部嗔曰若如此只是顧自家一身名節全不
顧天下非吾所望于予也予曰兄既如此責我兄
可作一書我當再尋幾箇同年連名寫上送去看
他何如儀部曰諾尋以一書來予遂緘而致之陳
陳得書喜曰各位老先生以聖賢望我我何敢自
棄少須之當有報數日報曰此事非某所能及也
所可效者緊要章奏當稍爲流通耳已而果連下
二三百本如是而已嗣後亦絶無往來其報書亦
儀部攜去撕內君子若以此罪我我誠無辭予曰
此正足下判捨身名赤心爲國處其誰忍議漕撫
又曰看來外面議論儘自奇特近處東麓儀部過



訪語予曰日者往壽沈歸德相公相公謂曰李某
于諸閣實無交只聞其弟室人係陳閣姪女有此
瓜葛不能絶不通耳予聞之大笑因出先考誌文
示之內外姻戚竝無一陳姓者儀部見之亦大笑
而罷客憮然曰人言不根至此乎然後知無兄盜
嫂娶孤女而撾婦翁俱無足怪也漕撫之不免宜
哉

或問沈司馬立朝直節家食淸風猶不免于議何也
先生曰槃司馬生平委無間然只丁未一事卻亦
有失著處論者又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以此案

至今模糊耳曰何謂本何謂末曰司馬與太宰秖
犄其端起于計事本也實發于選事末也趙御史
對呂甯陵言大計二疏出人多憾之可謂一語道
盡司馬于時慨然出而匡正豈不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乃竟艸艸放過任去救丁大參已落第二義
矣況徐而摘及選事乎這等處委是失著以此責
備司馬司馬賢者當必欣然引咎若揆本言之則
又有尸其責者矣何獨厚誅司馬并其生平而盡
抹之甚而誣之以結交內侍盜挖御屏也試看司
馬在棘寺則重處詐傳聖旨之郝金在工部則特



參盜破錢糧之首璫張成是爲結交之道乎且御
屏可盜挖耶眞不足以發智者之一笑耳曰何以
及金馬三君曰丁大參科場一疏甚偉至其疏宕
不羈畧示裁抑可耳削其官甚矣馬學憲屢經撫
按奏薦溫總憲亦曾條陳及之非予一人之私言
也沈太守素無半面之識予在選司時陳恭介亟
稱其有執適楚撫郭希宇移書推轂遂自衡州貳
守推守九江到任不半載而斷意惜之矣何圖有
今日事總之予願受過不敢借二老爲解也姑邈
其來歷如此耳況考功行當用事他日自應有悟
又何煩絮絮爲

或問吾儕君子不黨予之爲李漕撫上書也不近于
黨乎先生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甯
陵坤于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予極口明其不然
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予爲甯陵之黨矣王耀州國
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予承乏選司特請于陳恭
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予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
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予不揣
輒起而攖背其間時則人以予爲吳趙之黨矣江
新安東之自邳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自郎家



起爲綏德守驟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
予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沈嘉禾思孝于太宰
則又以予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
君子者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
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甯陵
則與甯陵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
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
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
至于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
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

旨子曷敢擇焉

## 年譜序

海內百年以來言正學者首東林言東林者首涇陽顧公㬢時僉院請　文廟從祀一疏業下禮曹酌覆候史成之日定議舉行獻徵向奉聖書長江南行省承宣之暇冀得表章境內先賢緣迫請告未遑爲一欠事近歲僑居錫山與公曾孫梁汾內史遊靡間晨夕而頃者數閱月過從較疏久之出一編見示則尊大人庸菴先生所輯公年譜舊草散軼而梁汾下帷屹屹書堆中謝酬應輟寢食完之者也惟公敎澤遍海內然生平言動微賢子孫莫知其詳卽知之詳矣不爲之記述亦無由信於今而傳於後此譜之作爲不可緩卽獻徵表章宿願亦庶幾稍慰嘅或謂明儒其三不朽如公微言大節久著天壤當日見而知之者莫如景逸高先生高之言曰自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論贊雖多此數言足以槩之其餘傳志且無庸備列矣藉後人復事此管窺蠡測者爲噫是殆不然昔魯論之記孔子鄉黨一篇最纖最悉朱子狀延平師云聽其言觀其行不爲不詳然猶未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見聞之所及一一書

之甚繁而不敢略公之學孔子朱子之學也苟略於見聞之所及而漫求其遠者大者曰吾能得之然則前賢記載之不憚煩非乎是譜以累世之精神與一人之精神相爲感通即謂公之自譜可也而膚菴先生學行卓然淵源脗合表章之衆不無甚望於將來矣至如公俎豆大典則當日東林名賢所謂見而知之者其言具在更復奚疑

康熙甲戌嘉平月武陵後學胡獻徵敬題



# 顧端文公年譜

五世孫 鍾英 鍾珣 鍾琦 鍾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說朕覩闔竪用事士大夫毁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風卒於朝何以至是朕用瞻懷先型特嘉追向爾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魏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壺之韻事關國本一疏潔身遠遠權門三黜表直於是張孔孟之幟横濂雒之旂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愁鶴怨疼痒療而一氣畢通籓棘除而入荒我闢大道不蕪於好徑膚德豈孤於鮮論然而庭螻則招讒望隆則見嫉至墨不免載近可知生既觸邪焰以遄還歿復罹璫威而晦蝕朕企泳前英頻登覺岸想高風之可浥嗟耆碩以憖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天之闡遠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道如無息之兩雖不舍旦昏學如無窮之隻畔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眞功而奈何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

而精光更微塵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萬集孔氏洲源錄未及更定

##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蓰等倫自治公車言即爲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既而聖表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溫公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彌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義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累聖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剝之綿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冀以一木支大廈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苦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顧趙公敬鄒大



譚公襲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趙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肆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績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必益葢蒸丕變矣森中貴人請託不行之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蘊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踶防盡決議者不能不歡息痛根云　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勤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秦之東林之斜經紀者仲也切蹉者季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節生養死殯之於友馨嶄之交無不白首相獻鄉有孫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同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戮爲徒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耍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親諸孤猶之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嗣之分吾以父母親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嗣念其伯兄少猶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可必爲通名曰試士公與也吾念吾兄而聯過諸子以觸床擇私情也富必有矜余而譚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於世無所嘗好食取果厭衣取蔽體居恥容脉不知其他四壁不[illegible]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啟現禿筆終日偏然真坐讀習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坼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闕網常者教然執之不移無所不彈厚至關邪正者并然拼之必悉發見也又不以成心遂物族惡也又不以巳甚求備語言簡患喜怒希形未嘗絕郑顯竿臏而非一防之寬邦不告未菁絕嘗路交際而拼貧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脩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富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妙不得面岐之故其諦純於先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腎發密紊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豁人人對掛故權衡不爽鍥鉄先生日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寫之推兩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璠翁也元公蕤詩用其遊談而先生顯諱仁其疏遠又日二程與横渠康節一特



鼎興氣未聲應此吾道將壓之光也徵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眞有曄而儒有翁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溪之兆也徵晦翁褒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道于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日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閒一大折衰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罔一大折衰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徵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徒義如驚希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日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皐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日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日伯遁乎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眞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阨之退欲明其道以覺天下之迷而命又阻

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所而莫開元脈之篇以故敬業樂羣之日[illegible][illegible]參名實彫謝之憂一味厚道不忍舊契之招尤而反業業讓之嫌以故往來尺膝之中强半引躬自責之語昔文公疾華勉勵請生日道理如是止矣幸互相倡率牢周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志想亦加夥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尚齊齊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尚茫茫其無日兄聞之乎抑見之乎

德淸章嘉楨

嗚呼先生殆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華氏取予嚴於一介千駟弗顧可不謂精往來狂主聖君之闕油油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卒也以其齋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任天下之德業先生生平泊素役舊若矣喫齋矣不言而飲人以醇取大致略細小無人而不欲引之於道和矣至立朝君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闕世敎而其學脉宗貫不稚以章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孫故曰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譁閩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魏余向學節令熟玩諸子書窺古人檢身之精纏俾傅覽諸史歷觀古人康齊之路事事提斂時時驚覺名爲益友實則嚴師春初猶以書抵余謂者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遏出箇眞身予來我爲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也遏出箇眞身予來嘗如赤全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眞色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之力反得見眞身於世諸賢眞有功於吾輩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差差非有大識見猶養就能爲此壽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又

歸安錢士完

盧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免之風立朝則執風節有批鱗不遂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孤朝廷之上闕保大綱常大利病昌言特之協力擔之周敢依阿二三其間雖遇貶斥風力念勁皆先生有以張之也世之當一官任一職奉能程勞課績顧以



用爲用其用也小先生爲舉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鄉幾無以自[illegible]矣乃以不明爲用其用也大古來儒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觀身世淨業若輕雲之散空人聞嶽毀褒譏若鳥音之過耳惟見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惜然憂閑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膣萬物一體面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崩比乃沉疴未愈奪之桂蓄巨川未濟棄厭丹流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歿與禎之得事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每日顧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恐有先生



在也及余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爲之死夫余非升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巳余非能講者知師友當切磋義理富剖時而巳余非知先生有知其欲一聖眞羹進朱學爲今之元公文公直接尼山宣傳而巳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風勤齋道德仁義之揚被範圖義成之擇而先生請學道甚大宜化後我祇形迹必攝疎一番刮落權折存此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讀果然舊筆該散其名存其實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推不好名故依嵩以究當遷世以覺人作與同類以維不書之熟其屯固非所惜也夫學亦何常之有近世大禱以禪爲根暉之精者爲聖而粗者流人於無邑撣號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毀矣人旣云亡會亦[illegible]廢閑二三同志猶能喔喔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爲

又

寶雞後學張舜典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淡而養邃邃淡斷太區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為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專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為元虛自先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常下則無不存之仁荅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渾融圓通可謂紹進讓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學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有斯為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為大人乎者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著故如救焚拯溺返返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繼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善呼以為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借大聲疾呼如衛父兄兩并其頭面吾饕謂先生具千古之服高席萬彝而破大道之雖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



古之廢合葬萬有推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足凝其參原具千古之骨其於世俗驀巢夷窟荷弄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垮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慈鳴呼吾於世而未始見做先生者指可為原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罔于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名泰伯禾而椿里片推闡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遷皋纍士華宇宙之文朗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顏哲人之萎士將曉吾使吾儕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晳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為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元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朝世教培元脈剝兼儲並擢加我先生者乎吾圓藉先生砥柱吾鄉藉先生正諧吾道藉先生樹闕而秉鐸先生辭榮若浼而懇懇要時試論窮森兩言闕銓三劄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没而有能擁權焰持平衡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為吾邑慶

而痛先生者一俗之漸人吳會稍甚先生康廉士擱轉移之妙人世不□而精神鼓舞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為教者幾人此為吾靡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為無者道然空本有以濟其無邑渾先生有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真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盡慮者幾人此為吾道憂而念先生已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為先生勝者則為斯道斯世也沂時講學率以無善無惡為窟諱先生守程朱王宗排痛愿歸謬悠亡忌憚之說有不痛其於矣邑者先生砭然弗動也當蹈以敢言為諱罷議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遂東山猶倪不積習遂側目者傾固而與之對畏先生沒然弗動也先生論學日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斯今人言心幸其可監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道得罪哉啟不可追也此其抉時大指也雖然其後者也先生所學密知



秋毫不為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吞矜省望之若泰岳即之如春風勇若賁育退如處子君然庵際皆焉嬰兒嗚呼先生沒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成矣先生歿而長安二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博厚寬平諒度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焉能不為斯道斯世而慟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泉

先生儒觀風會仰體學真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闢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曰陽明抉千聖之高發萬古之蒙先生余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知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獨奈何持刃是於長林豈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物仲尼轍環司馬君實將瞭徇為國事凡生不忘天下之淡心惡可與哉中者道也今而彡有憂道忘身加先生者乎有焉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朝大節表於國史居舞行誼筆於家乘當亦永不朽而慮有持兩備以叢先生之後者則鄒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

之也先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大宗位與年後未足盡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劾之乎言矣能讓先生文而雜蜀之同異可佔朱陸之同異可詆子聽日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灌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貴以犯顏納誅爲忠長育成或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爲引進關人一小善自數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杜相公罷敢家居見質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己出至所不可吳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益先生之言告先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盤莉祇之奧川先生文具在知必有援阿律新建諸君子阿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契倦惓以夾護桑愉相不之與余異姓昆弟也因重刻先生集成不朽數十篇北

於青人之小宛



求鄉先生譔墓志銘書　高攀龍

頓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歸學脈其一段眞精神直無有人我貫徹古今至聽聰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爲此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懋世旣久而後知此宗單竟與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教淡服先生之憂淡言切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徹悟有二質美者迷輕悟輕質會者迷重悟臺有悟爲我執未畫者有我執畫而後化者先生募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而化矣於今之世非余不知其學以惟樣筆特爲表章先生所涉於世局者世江一案四明一案准擬之案卽四明之案也撫狀撫事直書惟指教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二

男與沐記略　孫　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開陛較

五世孫　鍾珣　鍾瑄　鍾英　鍾琦　鍾璁　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爲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貲雄爲德於



里中入國學鄉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贅姚月公子諱韓邑諸生性癖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古淑人南野公性孝友倜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負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北遊觀天子都歸徙家涇皋僦廛而市郡義直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壩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道之弇州王公爲譔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

者也予四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
事父母能竭其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
能言之遂投筆服勞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
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
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子業治生佐二弟
下帷涇水之上灌莽一區經畫四十年幾成邑聚
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晚而更
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即公與涇凡公諱允
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
諸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
一二其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尚
須考證望我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 孫樞謹識 後學許宗魯謹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
公生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illegible]日甲寅時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師華峰周先生諱江縣庠生有隣模見公生少穎
自起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兪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聞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潟里公詣韓文子諱辨請於師日親名當諱耶師日然從諸君過諸公諱多宛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謝不來角諸贈公日此于之志卓矣但亦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蘇王欽子勿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喟呼公論之日吾名學女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孺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嬉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為代師覺之召而詰責公日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詰師下不許友聞者以為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譜上　四

公日課多有餘輒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閱南華及讀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日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着實體會不然雖六經皆糟粕也亦實以為公誦其言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令就寄[illegible]每歲歸必講晝誦午夜不休而大人教之寢息日[illegible]推[illegible]臥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日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巷不為貧

贈公見之笑日汝欲為孔顏耶時公意嘐嘐然不可一世竊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狂狷一項人贈公聞而訶之乃止一日見曾皙責子輿耘瓜事始悚然收歛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請自為之加評然先生大驚東里[illegible]滿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何以哉[illegible]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遇所知津津道說公名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日子

就大假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睐名以忠孝廉官知州事善贈公日夕相過從時贈公戲以塵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遺金三肆者標其名暗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為報也又返之羅者既按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衰追之及於途而還其羨遠近爭頌賢[illegible]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湖張先生弟評凡公亦受業焉評凡公奇器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公日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篆龍罪椿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評凡公日恐傷大人心公日此是激人處子當與弟共畢之時公是歲始能置家塾館穀之外饋遺供具富家相[illegible]以為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評凡公同肄業

譜上　五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維張先生贈公為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即日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着張名于其更名淇少遊唐荊川[illegible]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滿季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日朱子從世聰明都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誠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詩頭做箇好人世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日老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日肯指叔子生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別一人日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日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日學人分上使叔子日坐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咏公自是稽心章句一日請論語或問稍之說章公請日借也或人欠哉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日服令逐人於此再問日夫子不知諦之說何以知知其誠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甞聞求示者取但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

三月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貽武陵人本房蓮龕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謂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謂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攜子再試有司有司以爲不才而痛之者了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舉然爲事首謂問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爲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悚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鄭今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屯生名滿天下其爲文章斟酌古今觸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雒關閩期於微析窮探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苫塊中心弟時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律律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匹胎念庭周師分侍佐讀吾父戒必無愛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再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饒居山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兼稽可考惟鎮江錢應實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葬贈公於溧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從吉襄至是葬焉王公世貞撰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來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長諫垣歷鄉寺建言講學並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曰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携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宋儒濂洛諸書商確究竟蓋期許於蘿黃之外云

長興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爲萬歷季年淸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湛凡公鄉試中式兄弟並與計偕別友莫若爲而行後祭純鄉文稱其爲輔仁之友鄉其交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三十名

主考吳縣瑞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栢潭孫公丕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日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遂擬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擧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䘏始遂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　殿試第二甲第二名　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因微號蠲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懋權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竇其匡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削名焉稿黔曰翳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

心盡職為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覈試而有吳
縣欲以備選收之見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　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論外李
公修吾教之亦論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
不乏相國亦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敢及者以其
為執政所諱也竊以為魏李兩人方是真能直言
相國能優容兩人方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
先生去裁吾不得與亡何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
孫公纘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名允貞李懋檜也
公在司日教人材與同僚為言以所見聞相諸
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未幾嘗書
薦公致仕給之者有豐楊魏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書約魏公懋權會於潞河偕行至張秋
訪孟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過荊門驛始別孟名秋茌平人
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



去國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書曰吾窺子志非沾
沾以一第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
建言謫籍為東林六君子之一
是冬抱孫自公子與論後嗣公兄弟約各房有子
三四人者更抱之於是中孚俱抱伯兄子一而公
抱仲兄子一友愛之篤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為訓詁之學即於
五經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於
蠅頭細字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
象數首推周子之說太極而以無欲為宗此則公生
平易學也
五月之先一月閭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
之曰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遜焉
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
可憂良國徵不免於彼也國徵其悉之乎南泉鄉
氏之烈焉而徒定手趙氏之怨焉而達復巷矣氏
之亮焉而誹句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焦並氏之

兜焉而拄對茲黃氏之威焉而投遼密曾氏之愷
焉而攝連洙孟氏之挺焉而竊希宇郭氏之勤焉
而搖鴻泉范氏之詳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
猶可知也若乃內之權衡外之權衡皆君子小人加
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所以能日此時事
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惟徹其悉之予所得矣
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悠悠之懷新與左右切
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國徵取之也而今而往或
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懋權之自國徵也又或
懋權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將之自國徵也異日
者余當就懋權而裁焉國徵實深惻之
十二月　撰高室朱孺人墓誌銘末云龔龍言母病
亟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如是者時外王母恭
衣人持咒之覺而兼得之生曰昔時持佛所言
者及李所營營有光擬得道云願某日是非余所
知也予所知者攜人女而女歸有母其於
死生之際何所不廢如之自真來母是陽之事
想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略有不論
鄉試本房黃公至涇票傳者三月丁長孺元薦是



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當
涇弟子觀弟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年十四公攜
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都守縣官有聲積王
字惟權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劉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
創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
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
姑耳試讀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是曰無可無不
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
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
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不聞之
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
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謂小心閒末條指個時字
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都是個小心
訣曰何也曰此道要者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

入部調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来有一異事乎公曰廟[illegible]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相與笑而起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宋子以家山爲告子文成以未予爲揚墨之皆甚詞也何但仁卿已爲唐述其語庶曰固也也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遷得爲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雜去故就中闇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知字作光景玩弄便歪入元虛去故就上而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加之賊也奈何歸罪文成獨共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余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爲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十三日

奉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

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都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遂訐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參之實爲何故辛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嵩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懷憤上言其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嵩等之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載著者也皇上既爲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嵩等四御史何歟在起鳴既疑以宿黨蒙訴在自修又疑以忤時[illegible]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居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眾論部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嵩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部等當思何以言出衙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懇如雖猶心傲氣者亦慚愧而慨然自失矣抑臣



又有感焉諸臣非利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雖計無復之而聊仕以自甚其醜而述於計典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每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怵牽稱折監時不乏人他習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蠹省之焉也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有人焉端言正色似似不頓安得而不名高廢棄之推祈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加殊擢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鄙然而容之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嫉其人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貴名得以徵利又得以甚饒者廟堂之爲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爲不耐矜東聽者內懷不服因而尋垢索擴於是遂道其言并疾其人假令言者果能漆躬修行人不愧妻子出不愧朋黨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見棄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執諸臺訴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職既言爲罪下何得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奉旨這本黨護高維嵩等肆言沽名好生輕躁顧憲成姑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蕭有旨特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會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同將話來命下尚書楊巍畢辭引罪而公請判桂陽矣王京光用沒曰額勳部自反之說吾蠻當各爲一通置座右陳侍郎瑣請女倉曰勳部立論最平何以不免太倉曰渠秩書全之見衙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陳曰書生之見當守道務之言當累勳部苦心恐亦不可不知公疏未上瑞問太倉與郊言是否太倉曰貴堂翁楊二々極贊以爲往公曰老先生想亦必以爲佳矣但言官論人亦常事疏未應有推刃於廢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虛太倉曰君意似右辛而左何得無偏乎公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使屬不妥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簡對頭將務[illegible]訟非政論也太倉不悅而罷上詰問爽部何無一人外補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參政新吾從史公建

門蔭翰銓科道云選凡公亦於是月選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撥吏書册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尙書立峰孫公鑨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爲建儲重典罔本依關事

先是臺臣請立皇長子爲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並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偕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已也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豫元子並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已也置弗爲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



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升當諸子分應言何不得已而然乎舉尊鈞大偏所出也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鈞保以皇上爲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今息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如軸臣錫爵之請待弄而後擇子議其不可六也況節者奉旨少待二三年俄而一改再改豁可以歲月爲期今日待嫡明未可以歲月每嫣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爲心自並封之命下閣者愕然若驚小民嚮然望族而議皇上責之錫得以播當皇上尙不能如天下何乎況錫爵我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闊爵而疑發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王以爲無編反汗無端受誣豈進皇上有所不堪御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即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齋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遲凡公已於正月陞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鄭攀事禮部各疏力〻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閣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尙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秉至公數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晉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著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擅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沖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猶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畱虞循思楊于庭臣實從臾之顧皇上念南星日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備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追救者衆起上益怒革功郎



職還凡公與史際明並糾閣臣史擬杖得寬旨予告而還凡公於同官陳泰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即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諱珍署部事適南皐鄒公吉病蔡曰非太倉言皇上遣中官持鄒疏至閣著放他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是惟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逆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議擬調用奉旨鄒元標著爲舊候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尙書缺推代者定宇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屬首推羅宗伯尙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家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家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

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手萬一有言老先生何辭以應趙不得已出論於眾日朝中可推者甚多但陳老先生之[illegible]王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如此問者怪之奏上奉旨詰責善將書推閣臣通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達尚書陳公于陛份為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陛二員仍切責吏部指敘起召輔臣且仍推都御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職陳具疏引告乞還司官職不允又言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並列首推臣謬以家屏等人望所屬孫丕揚為不拘資格為不拘品世嵩乃向年會推故遵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教止降該司郎中一員盛肖御明諫言之內批顧憲成姑且革職為民不許脈雖推豎慮明諫降一報調外任逢給諫中立又言之遂并明諫革睽中立降調且盡覆選司而回薦之貴公指堅任之章公嘉慎俱不免矣當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彈羅隨言北事並一毫無與供職如舊陳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間命卹出都門送者甚眾



司選痔具疏劣招尤懇賜罷斥疏言近者考選科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既而參諸臺省之訪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孰執毫無意必而周京暐者竟以秩望悉力誣臣伏冀皇上曲賜矜照平府非有令譽之足憑而不疑其素聞論非有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齋咸其須憂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肖少嘗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為擒但有如同里而不能却其人則人人可問前臺而不足爨其望則人人可仇紛絲之編臣實啓之如國謗何哉乞慣臣愚故歸幸甚蔬已具陳公日選事倚君若左古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介可居此席王名就紗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吏部

六月避暑於張家灣候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曰秉銓須是心眼合一自疏藝王公在事例劉已甚寅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棱久而其衛大窮推宋商王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諧有其心矣皆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論者以為論執持當



推宋論作用當推陛在宋實詞反正之素在陛迷收旋輔之功宋類循孝鄭狂立峰心谷兩論無則依稱具中行之縣亦凶君子一時後先柄事世道之編也皆不得久於其自惜哉丁長孤曰先生常甚事安江故為折節若推心直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救必以告要江日語復云奈釜簡何一日留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孫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與江日主上朕光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日有好朕光不敗以激肝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前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鋒鄭王太儕士性李納言盛春江延尉東之李光祿植或建譎錙或為梟或在告一旦濟濤九列微君劉元鄉以國子博士不期月轉儀曹郎要江性卞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顧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內而巨瑞外而宵小日何隙以遷先生挺挺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大事斧斷厚率氣緣貴前若廷監像雅度荻言徵中又令人意消一黃門例推中州梟巡方使者劾其適限也事下部先生日見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盡蓋不盡



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像三月其竟平罷加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案焉退省愿進狂猖一也大愛小知二也眾好眾惡必察三也告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加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杏請先生質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抑之為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郎其人也某令論書盈匪且兩仕不一登薦刻先生力拔之尋以逐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日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為貢吾第取其稱職已矣且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恆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脾疾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為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為十八卷鄒公南皋將其書流諸梓密與許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夏台卿時丁憂閩公從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選偕至諸李東純元白葉書陽丹輿錢抑之俱

劉涇上元白鹿洞書屋名籍甚公郡聞陽升以學行稱

##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起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寥寥妄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忍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將夭壽貳吾心從然尼父欲無言堅白紛紛盡等閒但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逕凡公予書一卷視之則金篆篇也覺後再夢逕凡公誦聲琅琅又即金際蘚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之益兄即室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語示子孫無忘焉

##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際明曰孟麟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言習忘可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請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先生領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

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撰壹孫命緯命鑿等公次第悉爲薦剡

九月

逕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逕凡公曰此時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野數以待天機若攙人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並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歲暮唐文選仁鄉假歸肴過逕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不足慮惟沈司馬耄山外結新建內結稽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微饑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詰璫非斷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論從何處來者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唐行沈駱信亦至中途詭札識失言其時門戶角立召小多爲間諜以疑誑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

讀書之事

##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棄汝而不顧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語記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巨山之罪猶然援式飽食安享太平昔在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焉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連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濁心腸省多少閒氣力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誇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復傳示逕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眞血既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那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亦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甚見謝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諱頗近於勞苦費力便擬爲乳娘見

年譜後序

從來不可一日不明者聖學也不可一日不持者世道也舍聖學而言世道必入於功利舍世道而言聖學必流於異端若吾邑顧端文先生眞明聖學以持世道者也自姚江以無善無惡言心學者張皇其說輕實修而尙虛悟一切居敬窮理之學槩置不講而流弊且中於人心先生出而力主性善重躬行未嘗不指本體而性善卽本體未嘗不言事功而躬行卽事功其理精其辭辨使學者知濂雒之宗傳而不爲他岐所惑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聖學也自江陵當國



以權智馭天下士大夫尤而效之不盡敢勵名節先生在吏部惟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務不憚與執政忤至得罪以去雖林居猶與當路者以裁別白言之天下於是知君子小人之當辨名節之當重此先生之大有功於世道也歸田後興復東林與同志講明斯道而四方景從如水赴壑至今言學者必以東林爲歸先生明聖學之心可以無負獨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使當時得大用盡行其道必使人心正而國脈長乃兩入銓曹不久去位江河日下卒不可挽此天實爲之而先生之所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生沒後四十年中士大夫之爭三案者攻璫者與夫殉國難者大約東林之人則先生不忘世道之心寄之諸君子者又何其久耶先生年譜創始於子藥州公再輯於孫孝廉公至曾孫中翰梁汾君而修潤成編松齡受而讀之嘆其事詳而核體正而雅凡先生所以明聖學而持世道者可展卷得之而當日國事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亦瞭然可見此固非顧氏一家之書也



今
天子崇儒重道數年前廷臣有請以先生從祀 孔
廟者得
俞旨以俟明史之成今史成有日而是書適出則將來崇祀之議亦將於此徵信焉松齡生先生之鄉慕先生之學而不能窺其萬一得附名簡末甚幸抑甚媿矣

康熙歲次乙亥仲春後學秦松齡敬書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爲正人相繼淪亡國勢空虛可慮事

略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任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黃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黃輝已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臨之也皇上聽聞三臣之殞當亦潸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慮故遐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日寧之逝哀號累日如失左右手同時請卹之奏幾滿公車推全抄寄示者節錄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爲學政事舊例鄉賢與祀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今本官入望久孚無俟查核宜亟行置主崇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廷弼此舉迫於公議尋因互許聽勘益攻東林



八月東林公奠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達可薛敷敎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徐必達洪文衡姜士昌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敏中湯兆京吳亮孫愼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震孟荊之琦錢謙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岑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旲周秉文卞洪載程山貴趙廖汪萬堅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淹拜莫皆相向失聲或雷連淡日始去祭文摘錄有卷未載者詳與渟日記

撫院徐按院房爲闡揚清貞理學名臣事會同議照本官修峻望粹學醇儒若此高標難拘官品理宜題請贈諡等因行道仰府檄縣將本官恩仕遷秩名行節槩逐一推核查例速詳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諸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爲道脈難珍儒行當揚等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爲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告東林爲犯時忌臣竊以爲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爲僞當日邪人詈之爲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處聚徒講學議朝政變有司敗壞風俗此皆誣罔壽張會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諡冊如少卿王時槐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萌舉行憲成達過三臣伏乞勅部勘查題覆賜諡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



房壯麗題爲寺臣久著清貞懇乞聖恩贈諡等事

據整飭常鎮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准儒學廩增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政等呈稱已故儒臣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纘神接凡諸紳美莫罄論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過簡討羅洪先贈不過光祿並膺特典賜諡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當錫一諡乞准轉申奏請等因到學丁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損與龍等呈到縣該敎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汪承式各看語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儀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配德忠猷未展平生前論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羅洪先例覆請賜諡謹題俞誠意伯劉藎臣有疏詆公科道公本合糾藎臣邪說始息

十二月尙寶司司丞章嘉楨奏爲微臣猥荷賜環

惟是標榜膺齒已蹈濮人之失而復坐累於進鷹由是四面樹敵陵一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憲成之學學朱于者也其言曰世向奇朱子以乎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為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斯憲成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郎有書豈有發抄之牌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之言日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利心方消盡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名心方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微成如足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乎之說也臣切為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又何以攻東林為哉又疏曰諸臣之寃豈言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熊廷弼者也至欲立東林妍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坐乃發難於于玉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興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謂源憲成死而戈才無向勢必蹤迹攀龍臣實不服郎極口東林之罪不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褒洗東林之寃乎嗟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自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停持往在右請南皋鄒公為墓志銘又託王惟諼請碑文於啓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撫院徐為公訪諡典事准禮部咨本部條議一款謹典易名信今傳後緣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行賴等旨同生員劉允珍等勸結本宦宜以白沙從祀於　文廟盂援念菴錫請於朝堂又蕩愿四十一年通學公呈已經撫按具題候旨今將前項應祀鄉宦祿由并關逐款事實文冊題釘轉呈照驗

十月兩孤扶柩厝賢閣橋之新阡因地主崗齡故未郎埜吳峻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塟得識吳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四十三年乙卯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孺曰禹錫從先生讀書壟上先生沒敦築室之思於三年外請甚高復刻公之文介其伯子平仲屬余為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事

言自某某假托妖書擬戮楚宗關節倖中至今彼黨挺身報怨死與正人為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向高朱國禎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元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東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呈等並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削籍明年京察始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二月與亭卒

八月樞舉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訥借科場事以搗擊東林疏言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情弊顯然請行嚴究旨下部科磨勘隨經題覆顧樞文義甚優臺臣所參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橋入都時鄒趙馮高請賢並在九列於凡學脈政局指示最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憶後已再乘試柄舉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郵錄遺賢等事

先是光廟登極詔書一款建言廢棄諸臣事關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郵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扶誼莊之蕃所當卹與祠諡以昭來禩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姚及配皆淑人遐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制詞褒美有學術方駕夫顯顧節義比肩於獻徽之語

九月塟公於賢關之新阡

自甲寅冬屢卜塟期至是始獲永妥文文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爲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塝

五年乙丑八月

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燬詔燬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追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高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烺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疏彷彿元祐黨碑於是要典之議起矣

六年丙寅二月祀道南祠

乙丑燬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撤依庸堂其餘則高存之首倡佑僨綱官異仍留以待興復而按院徐吉將僨發還存之慮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月仲丁爲文告文猜之謬日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闕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不佩故在宋室旣培養犟哲在我朝亦與起多賢如毘陵一鄒澄陽願子涇凡願子啓翁錢子元臺辯于我素安子本靄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失竭於少壯素節不敢於蓁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眞傳東林一十入蕫之遺發也今日講碩歎燬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醜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燬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爲權奸旣斥公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者

成畢竟誅殛不得奉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列公名上請優䘏

是歲王推懷以刑部郎中定閹黨虎彪罪案有冩南司案呈全抄藏無錫縣舊志稿

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爲聖政維新忠貞未剖懇乞天恩褒䘏等事奉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聖聰廑舉立朝居鄉大節陳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測及攺吏部值何起鳴陳與鄒以內計許繼憲之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之謫以國是而議也後衆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部有旨並封三王首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首推疏請冊立之王家屏盍與當路相左票擬革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講學東林思以波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既家之用而甫荷賜環遣先朝蠹已膺加秩方議易名不謂逆惡獎忠賢崔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調源貴鑫臣父因援意私人石三畏橫肆誣詆遂將生前原職及身後贈官一併革除臣父母封章贈臣會應祖父母誥命盡行追奪今幸聖明御極伏懇恩詔一欽有應褒䘏者郎與褒䘏謹照攺都御史鄒元恩例拔憑上請伏乞皇上軫念遺忠救給從前官諸併賜易名不惟臣父永戴高孫而臣與沐亦生銜結矣奉旨顧憲成官誥郎典該部郎與議覆下吏科抄禮科葉參看發抄

又奏爲進呈書籍事奉聖旨所進劄記留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務學爲急顧其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維天立極爲世君師惟教之明善復性而已粤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心也而精而一二以允執厥中者中卽性體也詩曰來彝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人復性之功以上繼唐虞洙泗之傳千載如一日也我太祖表章孔孟致尙程朱成祖更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詩其爲世道

人心計至深且遠晦自後學紛囂薄眞修而崇頓悟以主敬爲孅操 袮物爲支離而性體幾至剖發毋乃非聖祖當日垂世立教之初意乎臣父生而有志聖賢賓以崇無寂滅之說近質之本心不合也追質之先聖先賢不合也爰加詳剖力障狂潤商榷之言積久成帙其大指則日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諦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皇上秉生知安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郎屬消流盡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舉人極善爲另簡封進敬侯萬幾之暇特垂乙夜之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性臣父實慇苕心而介帝王之所以爲道聖賢之所以爲學悟我禰宗之所以爲教者維持振興當亦不無小補矣奉旨所進鑒憲成劄記二卷留覽該部知道

## 二年己巳正月

顧憲成羣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深於性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例與贈諡



## 四月吏部題覆聖政維新等事奉聖旨復還原贈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誥命

##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聖旨准與他諡

吏部疏略曰本官大節與鄒元標相同而理學淵源適之餘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應一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範五十載詞宇同贍賢聖心傳千百年門纓共敘所當如例亟與易名及贈官誥下末云諡典祀典次第褒崇蕃聖表特簡在 文廟兩廡俎豆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未及也是冬與沐著教建平王申陛國一監助教甲戌陛戶部主事員外郎

## 十二月賜諡端文

初八日禮部爲諡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翰林院選出擬帖賜諡原任南京光祿寺少

鄉贈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曰端文守禮執義道德博聞到部爲此合劄該府轉行該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

## 九年丙子八月

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州府告歸養母越二年舉朱淑人九袠旌

##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聖旨著候旨

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 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尚虛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誰傾某一人且久虛坐豈眞崇之詰而其前則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眞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宜一體增進疏入上意吳羅等旣在萬歷以前當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謂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也實凶儀書問列過多以致將行復格崇儒鉅典仍當百世以俟學人云爾

年譜跋

錫山先賢顧端文公文章道德暨出處大節炳如日
星自鄒忠介迄馬文肅諸賢業敘而論之小子言更
何所述惟是年譜一書不成於端文之日而成於端
文之曾孫貞觀先生之手則奚容竟無所述也言備
員是邑久時一過徵緯堂爲先生著書地堂中圖史
雜列十几恒滿大率皆明末記載及海內名賢傳志
書疏而銓旹積案講壇會語之屬尤多徐詢其故迺
知先生徧考端文行實及當時在朝在野諸人得一
人必按其人生平言動與端文相發明者以徵端文
與年某事令事之初終月日之前後確乎不爽而復
合之於篋中藏弆往返牋牘精蒐審核力之所窮幾
若有神者告之至若過庭訓以昭繼緒之原冠綸音
以識表章之大序著作以明進學之漸臚及門以揭
道統之傳其所繫爲甚鉅而先生之用心於是乎不
可及矣言生也晚無能窺昔賢萬一竊謂世之有志
斯道者欲求端文之學當從是書以求先生之用心
門廡堂奧庶藉仰瞻彷彿而言之獲久於是邑受是
書援筆而述之抑何幸歟請亟流傳以惠來學時
康熙甲戌長至日山陰後學徐永言謹跋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
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
敢儼然效宋大儒之所爲也偶憶幼時趨庭就藝
諸事拾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臨意撮錄今
此稿備存篋中
先祖夔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
辭歸養母部題有淸慎勤罔玷官箴孝弟慈兄傳
家學二語時稱實錄間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
爲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北全書之冊
綵輯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巳潛心理學此
譜雖間出夔州公口授然精蒐確核倍費苦衷惜
乎原本散亡所存者什卜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
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摹書勉加補訂
釐爲上下前後四卷孫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
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
也書法義例多夠見他稿一仍其舊罔敢少更至
萬曆庚戌辛亥奏章因難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
己數言而原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集
端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顧交手筆並極周詳
而其中有一二未違訂定者如寐言記而皋篡先
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篆在癸巳任考功時而
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自記內閣勵推羅宗伯太
辛不從裏江問譔爲此讀趨少辛日顧餘封而傳
狀俱作僞稿勤今悉皆加改正以從畫一
端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訒記涇皋藏稿大
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述考當下繹東林會約東
林處山南岳經正明之仁文志逛諸商語以侯錄
制義策論等未刻者證性編遺經錄桑梓錄識仁
答語學肅說論並說略則易集解銓政記自反錄
存廠嘉言稿善行編其未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
經餘及命丁長攜作孔氏淵源錄二種後夔州公
垂刻涇皋藏稿名纘端文公集徽有增附先君子
做近思錄刻端文語要旨精採刻記商評諸書中
至要語也貞觀翻滯京師述七年抱痛南還則累
世標綱梨棗已與劫灰同盡慨悼何云年來刻鹽

性編選劉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
幾巷屬馬中丞見玉刻劄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
付剞劂并書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晴
日抄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
述甚多今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冀他日勉
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入載西晴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
林公啓久載涇皐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他傳
中東林會約亦多借用推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 年譜書後

愚嘗謂譜孔子者當主論語而家語史記諸書無足信主論語以譜孔子者當首孔子自言而諸子推尊之說次之如吾十有五章著與年俱進之序莫我知章指下學上達之訣盡之矣譜宋五子者當依朱子伊雒近思二錄及黃氏文公行狀李氏道命錄益宋史道學傳所自出也其餘亦無論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爲大儒年譜而非原本自言與有同德奚以幾無憾明代學脉混亂至正嘉時而極朝議糊塗至萬歷季年而極不有東林誰爲救正東林者吾邑



先正顧端文公偕諸賢倡道處也公人品學術久有定論但後世欲詳其學行本末與功用終始舍年譜無由而譜公正不易也公以力持清議蒙黨魁之目雖經洗雪然局中之機緒最棼聲影之旁猜未釋則剖辨難其爲學鎔王辟擴胡陳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影附者亦有巧竄者則刻畫難卽吾黨撤此二蔽而急於表章編年攷官之際稍或脫誤便成倒置滋傳訛何以資尙論則考證又難惟公孫庸菴先生幼承指授長嗣宗傳晚歲隱居嘗精思愼擇爲公年譜二卷未幾散軼存者寥寥又得曾孫梁汾氏追憶庭

訓迹少書以揚祖德〻徵文考獻搢心增訂經年而是譜告成夏受而讀之字字有據益知公正色立朝矜也非爭也同人于野羣也非黨也闢邪衞正絕似攫眞不得已也非好辨也公之功上在宗社下在世道人心公眞一代大儒哉要而言之公以小心名其齋而又嘗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其自寫何親切也載觀當日鄒趙高馮丁史安劉諸君子敘論則心悅誠服出自同執端友亦何待後人贊一詞夏不敏竊念是譜行可以鼇學案併可以挨國史於是乎書

同邑門下後學張夏拜手敬書



顧端文公遺書三十七卷附年譜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顧憲成撰是編爲其曾孫貞觀所彙刻首卽小心齋劄記十八卷次證性編六卷次東林會約一卷次東林商語二卷次虞山商語三卷次經正堂商語一卷次志矩堂商語一卷次當下商語一卷次南岳商語一卷次當下繹一卷次還經錄一卷次自反錄一卷末附年譜四卷則其孫樞所編而貞觀訂補者外別有以俟錄涇皐藏稿大學重訂大學質言大學通考五書在初刻十種內者與未刻之桑梓錄皆不列於是編以卷帙頗繁尙待續刻故也

黽記四卷

〔明〕錢一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黽記四卷》提要

黽記序

潛江歐陽東鳳譔

黽記者毘陵錢啓新先生隨所淂而記之者也先生在西臺以謇諤著聲按粤以風裁流譽是時余未交先生以為先生其古折檻攬轡之遺與及典常郡始淂登先生之堂寮舍粗具衣冠太古歛容嘿對道韻

闇然其後周旋既久稍稍以尺建蕤洪鐘則綜經射史秩如也研精方物炯如也闢邪衛正凛如也而又慕善若渴望道未見抑抑如也余乃愧鄉者之窺先生也淺今別先生且十年典刑日遠獨力易退五十無聞空負疇昔政用疚心而會其愉君直指公辱惠



茲編受命為序病悴之餘三日夜而始卒業若醒得醒若痿得起若瘐得汗解一藉以緩懷人之憂一藉以為請益之地乃僭序簡末序曰無論讀先生書即其命名亦今日講學者對病之藥也按字義黽勉也取義於怒鼃若迫而勉以鳴也經傳中言勉者多矣

德可勉而修也行可勉而至也學可勉而充也義可勉而奮也愚勉而知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勉亦何病於聖學哉



乃今皆掃而除之矣登壇提唱口頭滑熟不曰天性流行則曰本來具足大都影附於不思不勉之指以張皇其無修無證之說夫

所謂不思者思於無思思之極也所謂不勉者勉於無勉勉之極也故勉者思之實地而思勉者不思不勉之津筏也今不顯示塗



轍曲開方便未嘗思而遽欲不思未嘗勉而遽欲不勉徒憑虛見日坐無事甲裏受享本地風光豈理也乎即如先生今作邇記亦

由數十年来功專而心苦無不有也無不徹也故根沃而枝茂水盛而流長其言也不竊竊然求其文而吐之即文其文也不鑿鑿



然求合於道而出之皆道孟氏之左右逢原韓子之汩汩乎其来皆是物也倘以慵惰如余亦欲銜口而談肆筆而書吾恐腹枵而

機不達秪增困踣而已雖欲不思且勉烏可得也嗟乎立言本以垂教教非虛垂為百姓日用而設也農必勉而後不莽於畊工必



勉而後不窳於器商必勉而後不倦於貿遷士必勉而後不嬉於問學官必勉而後不曠於職守令導之使勉猶恐其莽也窳也倦

也嬉也曠也乃復教以玩脫而長其蕩恣其禍天下可勝道哉先生以黿名記非徒自謙亦以砭世也敬以蠡測質之先生先生其有以砭余也夫



## 黿記題辭

詩曰黽勉從事尽力所不堪心所不堪而勉強為之曰黽黽亦鼃也鼃黽之聲誠何足比數而為記之然古人亦有軾怒鼃者鼃黽即微物不謂之自鳴其天籟不可夫物物有天籟乃其流行不容自已之機鼃黽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惟

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象質而鳴其聲雖無足取或滋人之憎惡然未淪其本質鼉則鼉鳴黽則黽鳴于鼉黽乎何病余山中二十年之隨筆有記頗謂似之且自諒真非其力之所堪心之所堪祇不敢玩愒時日妄意勉強而已矣因援之剞劂以自識其勉強之所



已至不敢自誣其勉強之所未至題曰黽記若曰是将可藉之以就正字内有道君子曾是鼉黽而敢鳴聲于麟鳳之前乎

萬曆癸丑秋孟之吉毘陵錢一本識

逌記目録

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佛戾也西方夷狄
之教名之曰佛言其戾于吾中國聖人之教也
今群吾中國高明之士胥相與陷溺于其中而
莫悟其為悖戾之教及歆駕其說于堯舜周孔
之上亦獨何哉

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今或起家一介寒
唆僥倖捷科不數年致富千乘其不謂之畔歟



是王法之所必誅也

孔子好古堯舜禹皐順稽古其道同其學同自古
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稽古之聖學

堯典厥民析因夷隩析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向者
合聚而室處今為分散而野畊因仍也緣也夏
月南訛緣于東作或耘或耔皆緣于耕夷收獲
以時人事西成之慶是以無不夷悅四方土可
居曰隩厥民隩猶詩言入此室處春析夏因秋
夷冬隩無一民不獲其所而遂其生無一民不

勤其事而遠其時以上之人有授時之政在故
曰古之為民者待命于君鳥獸孳尾等即是鳥
獸咸若民安物阜氣象于四時皆可槩見也

五事脩休徵各以類應脩其在我徵已之為休五
事失咎徵各以類應失其在我徵已之為咎念
用庶徵在自己念上省驗不徒以徵應為驗

經書元年二字即此便是天子之事不止加王于
正然後謂之大一統諸侯奉天子正朔必用天
子之年而乃自紀其年其于大一統之義悖甚



矣正月王之正月非諸侯之所有元年王之元
年非諸侯之可僭若使國各稱元與周並如南
北六朝之無正統然在綱目且釐然有辯而況
于春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便見當時不用周之正朔
已久此春秋所以作舜典記元日商訓稱元祀
周制稱元年其義一也虞殷之世諸侯敢有僭
紀元日元祀于其國者乎聖人書元年劈頭便
是誅討之筆其義彰彰明矣

凡書義恁地解得十分透徹只是見解與踐履處竟無干涉

僖公篇猶三望三代命祀祭不越望魯惟得祭泰山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是僭天子之祭與郊同安見視其天子為殺此春秋所以書

名器物所忌為實不足以副之是以的而不闇者常有所必敗

代降而下皇極不建好惡俱頗其諂世而得譽者雖不必其盡為小人然而小人之分數多矣其逆世而取憎者雖不必其盡為君子然而君子之分數多矣



忿不懲慾不窒便是時時以牛羊牧其心如何得謂之存其心便是時時以斧斤伐其性如何得謂之養其性

脚跟豎立不定總是自己故意放倒為善不力總是甘心為惡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猖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人有不善一入吾之耳目中亦便終身不能忘見而時不消提起即在面前自人視己都如此慎之哉慎之哉

雖覺其病慣熟處儘難忘況其不覺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為

古人以身教今人只是言教此其所以多不足貴

黽記 丙申　日　啓新齋

毋信俗耳俗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發言不和平只是心地不和平

平居無是惡念夜有是惡夢只緣別樣惡根多改
換頭面形現出来使人知省惕滌除耳

從古大聖大賢都處缺陷可見造化不以全福與
人

成之者性天生来原成只是人都虧欠了他

得時則與背時則廢即一微物尚爾矧其大者



晝夜者生死之道晝生之道夜死之道無夜不是
死底消息人自迷而不悟耳

震地之訣其心必碎聞之者故必無恐懼疑惑
心方謂之不動

迷暗之人終日昏昏如醉如夢不足責世亦有高
明之士一竅聖賢聰明路盡為釋學蔀塞寔竟
無異鄉迷暗之人悲夫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
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偽固有不得不察然此
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子孝父慈朝夕間何莫非以善
道相成何待責子責父已是不可化誨之父了
父責子已是不可化誨之子了是以離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朱
子曰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要當真實有用
力處不然則提空名以向道而其實無以自拔
于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所不取也又曰此
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裡霎時間壞了便無填



補去處也又曰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
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
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
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
粗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

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此以處衆之道言若小人則
己謂之遠謂之嚴嚴則界限甚分明遠則天壤
不相及

黽記 己亥　　曰　啓新齋

王政以善養人蓄不善之念以待人便是惡根上
伐下斬無不滅絶

人但不肯自認不是終無受人處矣

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今之君子善則稱
己過則稱人

纔文口便咨而況文過掩惡

有一念之善有一節之善人即知之已淺況其自
為標榜乎是以闇然為君子而的然為小人



以齒自處亦近驕亢駸駸無下人之意了

理學與性學亦若截然不同而況其為俗學後世
蓋以俗學為理學以理學為性學者多矣

群分者勢各擅者利貧富貴賤壽夭賢愚門户藩
籬爾我形骸不勝殊異所以聯屬通貫其間而
可合為一體者不過些子形上之理耳又只空
談而無實據何為

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
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
面

以知為識知識二字認不分明學問何時得力或
言意之了別曰知亦殊誤

佛氏不過西竺一神而以駕之上古巢燧之上將
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一筆勾下又以駕之天帝
之上而曰佛一出世天主人王俱避而就弟子
之列以天帝為弟子以佛為師將天帝亦一筆
勾下學術中之詖滛邪遁肆無忌憚一至于此

我　皇祖陰陽虛實之說以佛為陰虛之教以聖



賢為陽實之教今之學者乃欲駕陰教于陽教
之[illegible]實教于虛教之上奚啻得罪于聖賢其
得罪于　皇祖者亦不可贖矣

己子之心立天地之心匯一已之心立命立萬民
萬物之命匯一已之命

口頭好身分差但是講不是學

格致誠正四箇字完全而後可以言修身他處言
修身都無如大學之完密

太極體也陰陽動靜皆用也專以靜為體動為用

便如尊以陰為體陽為用了
無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體䏧而歆其聞言見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決不可得
見人而不自見者盲聞人而不自聞者聾
古人相見必有介紹雖小小進退亦不自失
過此以往聖人未之或知之謂誠過此以往釋氏
強以為知之謂妄
龍蛻一番骨蛇蛻一番蛻一番皮龍未易
言蛇亦不如可乎
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
僧道不事農業喜為刃術惑弄愚民　祖宗朝嚴
察其奸獨嚴其禁凡府州縣惟令存一寺觀併
居其衆禁度僧尼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
田近有推尊佛氏于堯舜上以簧鼓士心真是
不容于　祖宗之世
心主乎形亦與形俱形天下未有荆棘其形而芝
蘭其心者未有豺虎其形而麟鳳其心者此仁
義禮智根心之學所以不可不亟講也



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
君子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
過此我　聖祖之格言
我　皇祖常與陶安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
害之　皇祖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
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
菲食惡衣卑宮禹猶然況其他乎
聖人知行合一其次便有知而不行者行而不知
者以為知即行行即知此都說聖人分上事了
以一眚掩大德不可以一惡喪生平可乎甚矣舉
足之不可誤也
闇然君子的然小人慎于顯見者小人慎于隱微
者君子學庸皆言慎獨除了慎獨別無學問矣
生平有一眚可原生平有一惡其可原乎有一惡
他善俱無足贖矣
仕學無兩優必俱優劣必俱劣
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張子曰苟

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故鄙夫莫不有兩端可叩但不空空如先有一箇成心為主卻兩端便混淆莫辨昏塞不通了惡乎叩又惡乎竭

聖賢所謂無無聲無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為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



黽記 庚子 日啓新齋

古人遇盜賊亦有不發覺處此是何等心胸

學術便是心術毫釐有差末流之禍無所不至學之貴于明辨者此

人死不是一齊都散無了魂升于天要祭天神魄降于地要祭地祇祭不得天神祭不得地祇是為天地不容之罪人如之何而可以死此說存疑

一入要境軀殼奚啻敝屣覺乃不勝係戀謂何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于世何時滚出太極圖來



有窺測所至之學有體驗所至之學窺測所至影響之學體驗所至真實之學白沙先生詩影響前頭步步迷

源頭無活水到底是乾流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為已形為念為慮動之微為未形為意為幾誠意研幾慎獨異名而一功

物有生無成惟天地之範圍無功于天地者入有

生有成能範圍乎天地有功于天地者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無成能名為人實草木禽獸之類而已耳世儒有難告子之說以言性抑何自待之薄乎

人能為善便是太極做得主且生陰陽而不生乎陰陽陰陽又惡得而囿之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是君子之黨差處亦其是處是小人之黨是處亦其差處而況其差處故有過亦可以觀君子而知其仁未有小人而仁是



處且不足觀而況其差處何觀之有

徑情直行任情而動是禽獸人須是率性而動須臾不率性便教做無道了須臾有不率即須臾而修更不容停待以修底工夫落下率底工夫一層故謂之修道不謂之修性其實修者修其率之未至也非是率之外有修修之外有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于事外正心不于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為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惟正心皆襲皆

取

鳶之飛則至于天可以人而無窮高之思乎魚之躍則至于淵可以人而無極深之思乎造端于夫婦無內至察于天地無外

聖賢道理四通八達隨人解說無所不通只非聖賢本旨便會差雖是本旨只作解說亦全不濟事

聖人以易洗心愈潔淨愈精微釋氏以空洗心愈玄虛愈渺茫聖人以精微為神妙釋氏以渺茫



為神妙

不見其大而有學雖學總成其小是之謂小人儒

心三才主宰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便危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便微別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形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

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

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
矣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于心心性不合一都
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
孔氏之從擬而入于釋氏真是下喬入谷
聰明睿知人人所有只是不固仁義禮知天德亦
人人所有只是不達
激擲不宜而況疾暴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



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于心而不忘仁禮
皆心中之硯礌物矣
毋矜虛見毋侈虛談毋浮慕君子而實叛其教毋
陽惡小人而陰襲其為
生性犬牛與人之所同成性犬牛與人之所異生
之謂性告子輒歆犬牛人道孟子辟而闢之有
功萬世
儒生道釋死道儒覺語釋夢語儒衆人之有鰥寡
釋惟恐人之不為鰥寡而多方教人之為鰥寡

凡人斬絕生男育女之事人物消殺都盡而釋
之能事備矣其用心亦至慘至刻而謂之大慈
大悲何居
自二氏入來不為僧即為道如天下有十萬僧道
便是十萬人不生育了如天下有百萬僧道便
是百萬人不生育了人道生生中被他暗地裡
消了許多
後人動以悟性少程朱此程朱所以絕步
天之生物大抵與他一箇胚胎成之全在乎人故



曰成之者性成性存存誠者自成而道自道
心之官則思思從心從田思則得之心田熟不思
不得心田荒人能思物不能思弗思耳矣者禽
獸也
性相近如從兩人並立說語其性無不可合而為
一故曰相近語其習一人習于善尋向上邊去
一人習于惡尋向下邊去闊一步遠一步一步
遠一步其始毫釐其終千里故曰相遠
鷹鷙鳥也能化為鳩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聖人猶有所不知真若不知而全不以知為至聖
人猶有所不能真若不能而全不以能為至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真若視人之有憾而全
不以生成覆載為其大此所以為聖人之至天
地之大君子之道直是希聖而求其至希天而
求其大此所以為實而隱

宇宙萬古此身一瞬烏得謂之悠久無疆烏得謂
之先天後天大明終始要思得之

神化聖人所有聖人不言視如家常茶飯待人到



日自知釋氏侈言之以驚愚駭俗導天下于淨
説之歸此其所以異而卒得罪于聖人

辟天下之愚不肖而與之語上與之談窮神知化
事是為大惟聖人弗為而謂聖人弗如殊甚

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
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死生存亡只一氣
恁地滚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
借底

撤地中每每燃出不善之念來緣神明不測之府
多觸為叢垢集污之場而不自知故時或顯露
其頭面示人知所覺察耳

論人品莫先于珉玉之辯有瑕之玉與無璺之珉
奚啻千里本質不變而口耳日多非矜能衒長
之具即談短飾非之資耳何足道哉

後世儒者盡說過頭語從前聖賢只說脚底語

精藏于坎是為獨覺光發于離是為相見危微之
介微常獨覺危必相見研幾慎獨之功至矣

震東日出光發于離而寄依坤以藏兌西日入精



凝于坎而寄依艮以止淚乎淚乎

子思子謂仲尼祖述堯舜未已也仲尼祖伏羲邵
子謂仲尼于三王孫五霸仲尼考三王不敢子
若五伯直非孔氏一脉烏得孫

心術中器有纖毫私意潛藏總名破器而非完器
總名破體而非完體總名破人而非完人

子路疑忽之死為殺身成仁故疑仲之不死為未
仁夫子不沒仲之力謂子如以忽為仁仲之力
便與忽之仁相對得來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子

貢疑仲不死猶可更去相桓為不仁意在亟與
忽之仁夫子更不泯仲相桓之力而復謂如忽
所為死所當死足以自盡于子糾而成天下不
食言之諒與彼匹夫匹婦自經之諒原不許忽
為仁亦何曾許仲為仁或謂夫子仁管仲殊謬
夫子諒忽加匹夫匹婦一等力仲不在忽下

釋氏務于耳目口鼻淘洗聖學務于仁義禮智擴
充此端緒所以不同而末流竟成其異

聖人不是夫婦心腸天地不是人間分量若不求



聖人之至天地之大何以為君子

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辯

學而時習之習亦學也然微有別百工技藝之學
皆習也雖即習為學實于學義無干惟知性之
本善而有覺以明善復初為事方始是學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也繼
之成之皆從人分上說人若不繼與天絕為兩
何善之有人若無成天亦不能生何性之有善
從散殊說如絲之有緒故曰繼性從全體說無
一之可虧故曰成

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
教人下手要作荑稗謂了妄即真恐天下並無
荑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

釋亦天地所生。直欲打破天地。釋亦父母所生就
行棄絕父母。此成何等學問而儒者尚忍言之

充塞宇宙皆實理。而蕩之為無。人心全體皆實理
而馳之以空。其為天下害甚于楊墨。豈其然乎

皇犧畫卦示人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



是以一人為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為人但舉頭
知天措足知地便無不為善進而求其不愧不
怍又進而思以上參下贊便是聖賢君子

莫見之隱密之密退藏之隱幾莫顯之微精一惟微
之微幾非率循有德之君子未易研此

藏身于恕身藏恕顯身化為恕藏心于密心藏密
顯心化成密若恕中有身可藏是恕又有內安
得為恕若密中有心可藏是密又有內安得為
密

顯諸仁顯不出便是生理未完何仁之有藏諸用
藏不入便于本體相悖何用之有
知来蓍德今来之理無不貫通藏往卦德古往之
理無不偹具
私淑諸人與私淑艾不同私淑諸人謂若不由傳
授私淑艾其人兩無可化德無可成材無可達
問無可荅而但有惡可艾稱諸人而艾之非教
也隱而艾之其人庶幾改圖乎是為君子之所
以教

邇記

迦文丐首之坐談虛空誰為生養只得乞以乞率
人廉耻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廉隅都無可
觀

邇記　辛丑　日啓新齋

人無不遠之復雖矯厲奮勉終必廢于半途
陰陽既分之後雜揉而運非整齊而運全要人来
範圍人不易才是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人無含垢納汚之所不活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
容
小人且當隱其惡君子何可吹其疵求多君子即
小人之心

邇記

口頭快脚底决是鈍
先天後天相導其前謂之先相導其後謂之後皆
是參兩力量說不得先太極後太極
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
未有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
根造化何心人自取之爾
只說孔子下學上達離却不怨不尤來學甚違甚
天地之大德曰生怨尤殺根也從不怨不尤而
學且達便實種下了生根光拓得去便可以與

天地合其德故曰知我其天
不可以知為識亦不可以倫物之知為格物
陰陽無息不相陵滅物類無息不相吞啗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旨矣
格致之學精一之的傳也
凡物盛多謂之冠五行旺處謂之外君子欲知消
息存亡之道亦于此辨之
意未起則無知寂然之中邵子謂之陰含陽意既
起則有知感通之際邵子謂之陽分陰乾常立



于坤先陽常運于陰先此人之所以有主而天
之所以有命也
星命家以一天星宿言人吉凶人之分量若是乎
不小矣即一介細民亦不當自小而況以大人
君子自命者乎
發而皆中節不是到發時又著得人力戒懼慎獨
凡皆未發前實修工夫也未發前有此工夫已
發自然無不中節以發之中節不中節驗未發
之中不中發而中節其未發也必中發而不中
節其未發也必不中中是天理統體之名目節
是天理散殊之名目
孔子所稱異端分明指釋老二氏異端端緒毫釐
之間之有異也差毫釐而謬千里千里之謬只
在毫釐上差起故曰異端
人人有一箇乾坤物物有一箇乾坤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此便是乾坤無盡不可以數量窮釋典
亦窺見到此耳渠言西方為極樂國則說言乎
兌之旨也世人不悟而為其所愚東震不出而



西兌務入生果不碩而殺根是植悲夫
易言專翕退藏屈蟄大學言止言定中庸言凝言
固後儒多言主靜之學本此
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為故曰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桮棬此即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
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故曰成性
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皆
原于告子
告子之學一病兩痛他說生之謂性全不要為是

忘柰何生性不下力為強制不使妄動又全屬揠造是助不忘即助不芸苗即揠苗苗之生其有幾也

犬牛與人之生同犬牛與人之成異若但以生言性同人道于犬牛人道既有不立天道地道又安得立三才之道霎時毀矣

道公天下心從道言無有不公故曰微人各一身心從人言無有不私故曰危

格物之格只在有本末上討大是分明有本末合為一物無本末截為兩物如身首異處絕為兩段之人是箇生物是箇死物格則生不格則死此人鬼生死之關也故欲明明德全在格物上起手謂之本始第一著工夫

性固是完全生得來然不成不盡絲毫不為已有

天以體言能先能後用也天以用言先之後之體也天不違天為用奉天時天為體

為富不仁既為富雖不作別樣過惡而晴地朘剝民間膏血甚多冷眼忍視民間流離困苦死亡



疾病漠然不介于其心處甚多何仁之有看來直是大富大惡小富小惡

易以天地言心孟子以仁言心朱子以神明言心人苟見天地之心雖欲佚陷不可得已人苟見仁之心雖欲傷人害物不可得已人苟見神明之心雖欲毫髮自欺不可得已

大學首言明明德令人常有開昏夜而旦晝之義

天生地成地生天成天有生人兩地以成之地有生人參天以成之告子以生為性知生而不知成至今有受其禍者人知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不知孟子闢告子之功不在闢楊墨下楊墨禽獸率人告子同人道于犬牛流禍一轍

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

剝上君子得輿陰冬極寒嚴霜厲雪不勝摧敗困折而依然為民所戴有輿可駕是以能還得鄉到得家而為復復初一爻聖人獨以贊顏子非人之所易言也

上天下地物生其中即至纖至細之物四通八達
無一無並生並育道路故天地之心曰道心
索隱貴不出行恠乎不來此正釋老二氏之學
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上起手
凡民見不起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凡民聽不
出聲君子恐懼乎其所不聞



𩛠記壬寅　　日啓新齋

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
靜無汩豈不亦號為清泉然終不稱活水

不自欺鑑空衡平之體也好惡有不如者無之矣

治世之待小人也恒過刻亂世之求君子也恒過
刻過寬君子天地之量又不自墜為小人過刻
小人廼惕之心又無望其為君子

人臣進言于君迂其說而得之于君已失却一半
迂其說而不得之于君無有不兩失皆自錯解
過巷之說誤之學術邪正常係之一言之間言



之不可不慎蓋如此

自古臣道未有功成不退而得以自全者

宋理宗初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詔
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俱
辭不至度宗咸淳八年賈似道當國召葉夢鼎
為相固辭不至使者告以禍福夢鼎曰廉耻事
大死生事小前人出處如此

事無小大小進退不知便是大進退不知小存亡

不知便是大存亡不知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若只要愽通古今為文章作
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来如此等
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
不怨不尤日日平鋪在眼前至庸至常極淺極近
而人湧不以為事盡行蹉過故聖學只在此處
落根而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
周都峰公履居時有迷按御史投刺欲見公曰其
公之来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客俟之良久

卒不出
朱子于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
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尊事朱子此
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者耳
直心為德平心為原平未必正正無不平平康一
種氣習不為乂治無有不落鄉原闇然媚世窠
裡合後人謂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不知其
太正直之道固遠也
孟子亞聖大賢頗學孔子真是見得生民未有之

盛世儒動有超越孔子之見此染于狂禪呵佛
罵祖之餘毒也
孟子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但足以養生
但足以喪死此便是王道如養生有餘如喪死
有餘積之便是怨府守之便曰財虜不覇即夷
于王道乎何有
生死有命是聖人不將生死為事語富貴在天是
聖人不將富貴為事語
龜山先生曰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

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
無知無能無伐無施是聖賢分量若教學者定須
就善意萌生處利導今却并要抹殺善字與惡
字同而教人以勿思既已不思善矣有何本来
面目之可認乎
只為心不虛有許多話要說未暇聽人
大學以格物為入手聖門求仁之的傳也不格物
劈頭不仁痛癢俱不知矣何知至與意誠之有
血氣中和則萬病不生保合太和乃利貞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皆實理也

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

祭統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若後世則莫多于誣之恥矣

古人仕則不稼今人仕則併為商賈漁奪瑣細牙儈之利亦無所不至士風之日偷不可勝言矣

表記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窬之盜也與

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之人無不侈然自以為有餘者

貴而不貧皆民蠹也積而不散皆財蠹也

周官公論道燮理陰陽孤弘化寅亮天地公孤之職如此此果不學之人所克堪乎

公論烝無不明縱不得之天下無不得之後世曉曉自明非虛淺而況招人以自明乎

文勝質則史史闕文不極其文也自有史後凡國志家乘俱有不可盡信者矣

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為心而不以仁為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秖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為心哉

本物于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

後世士人無論用而不行且多舍而不藏亦為後儒窮則兼善萬世之語所誤窮則惟有獨善其身獨行其道卷而懷之潛而藏之已耳不能兼



得天下何能兼得萬世秖恥出位之羞耳

吾道一以貫之謂之吾道便是別于他道此聖人闢異息邪之所在也

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為銀經書中篇章本明白謂其有錯簡而移置之字義本明白謂某當作某之類處亦甚多皆改根為銀之見也

曾子誠確故以濯暴言聖功子貢穎悟故以美富言聖蘊

衣服文章右人恒取諸禽獸故恐人不如禽獸耳

天覆地載其心思天高地厚其度量天長地久其事業天清地寧其氣象

由物視人疾之如虎狼蛇蝎者衆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

服取蔽體食取充饑屋取庇風雨如此然後可與議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此風後世不可多得矣



有不虞之譽譽至而苟不為虞必喪其有餘有求全之毀毀至而務求其全必增其不足

如不能以天下國家為一物即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絶首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梢已耳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

凡屬學者分上事切不宜高言聖人分上事不然止是騰口百無一成而萬有餘敗

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孟子只就孩童之知愛知敬處點出郎本來自有之善端示人察識擴充實其指歸須是達之天下要達之天下須是學且慮孩童有不學之能到長大會學矣而反能非其所能孩童有不慮之知到長大會慮矣而反知非其所知孩童愛親到長大反至遺親而況及人之親孩童敬長到長大反至慢長而況及人之長孟子蓋是倒說以警人之學且慮非謂人可以不學不慮也

孔子戒小慧孟子疢疾德慧欃槍彗孛皆惡星心從彗為慧凡人炫露聰明役使聰明如欃槍彗孛之為光皆慧也皆病也



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為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為二纔分是個真意運行即意即知即運行即明照是個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生得陰知主得意此欵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

也須關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于其中故不格物而求知至意誠者

無之
總說了人事與己都不相干矣
既戴天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從古聖
賢留下許多榜樣遺下許多言語都教人知此
以人一言即生一辨總是實而不受
革去故另換一副口舌毋取新重鑄一副肺腸





人決不肯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于人
總未聯為一體之故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于父
毋忤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
一星火一原之燎一勺水一天之潤識其端而推
廣之都是此理此孔孟之血脉路亦曾思慎獨
之旨
除却不知而作好人為師二病方可與之共學後
人犯此二病甚多抑且沉痼而多不可愈
聖賢以義理率人釋老以禍福恐喝人使人懷一
片禍福心以向善皆假善耳此所以為異端此
所以為夷狄之教
聞善見善未必入聞不善見不善不覺為其所入
就生了貼骨癰會治會愈者有幾
不睹不聞要玩其所二字是舉世之所瞶眊習睹
而未嘗睹習聞而未嘗聞者須是另鑄過一副
耳目方有影響可覓

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謂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

禪本殺機故多好為關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凿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

擊而火出見而惻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

不動原無人動未發原無人發只是物化以後便似常動更無所謂不動便似常發更無所謂未



發

今人言性言心言意有曰性氣心氣意氣俱粘氣字要思得之

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得明白

士君子不以貞松秀栢之身為夭桃繁李之侶而況其為蒺藜荆棘乎甚矣好為人師之患之大也

遇小人而决之何妨于遇龜山之于蔡京遇小人而决之者也

心體未純為天體終是人心于知天之分尚遠心體未純為性體終是情境于知性之分尚遠

主靜聖賢為好動者製方率性為任情者製方主敬為怠惰者製方致知為昏昧者製方人身病痛多般聖賢經驗良方亦多般第良醫隨病發藥庸醫執泥死方以治病殺傷多而痊愈寡耳

凡能知進退存亡便返為潛矣凡卦俱反覆得轉



此易理也

立身都是法律對得君立心都是義理對得天天下之能事倫矣

徼天之霧而有知天工其可貪乎憑君之寵而有成成功其可居乎乃知無知無能不矜不伐聖人直以是為固然耳

無陰私事可摘方始是人不然皆鬼物耳

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奬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

也

無時無處無雜雜而厭雜而不擇其何能有得乎

學者于需訟二卦尤宜朝夕自省即純然天理天

下之至健在我矣安知險難不自內萌乎宜日

日有心安知險事不自外作乎宜日日有需

出入無時心不可時出時入莫知其鄉心不可以

鄉知有出入之時必有存亡知其鄉就有偏係

就落私小衆曰皆非心之謂也聖賢得養之心

無息非天理之周流何出入之有天地一家八

荒我闥何鄉之有



自適自畢處都忽了說甚高遠

聖人多言下學事而上達在其中後儒多言上達

事而下學未必盡此古今學術之辨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在存去二字上辨

人會存為獸不會存纔存便站立在人邊纔去

便倒入在禽獸邊

鳶鶩魚冥物以鳶飛魚躍為率性率鶩惡冥頑

之性耶于義何取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自以為未易盡性

也未易上達天道而與之為一也

周公富有魯國猶舜富有四海後人因季氏富于

周公之語遂以周公為富又因家人富家大吉

之語亦遂不諱務富恐自置其身于貪黷貨利

之流斯其與于不仁之甚者歟

文明透徹于口舌方謂之華故凡人口舌好是窮

不易事

人人莫不具有美種只難得下地雖下地不受天



陽都是閉又如果而不芽生意雖涵生理雖具

到底不生亦是個死穀子仁義禮智不根心都

如此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

曾子受季孫之賜寢大夫之簀未便是不正只自

童子說起其言甚正曾子自有聲入心通若決

江河處所以雖一息僅存之際而必欲易之其

平日受善之量何可以涯涘此曾子所以為大

勇

常人耳目汨于睹聞性體汨于情識如病瘫瘓只
為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若未發無病發自無
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便是聖賢平日守身
謹疾方
凡任情狥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
喜在功名眠裡夢裡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裡
夢裡俱富貴即寐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于
喜倚于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
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于己



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
假襲仁義者行得到頭終是無根不活之物孟子
揠苗之喻旨矣
是個血包氣袋安能不血不氣縱使萬分遏捺得
下而血氣原未曾换如何吽它血氣不用事
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
過
良心譬之良田不生禾定生草生禾謂之熟田生
草謂之荒田不生禾亦不生草逸田百土皆荒

類也故謂本来無一物者皆異端賊民語或以
設喩本来無一草亦得然而無此理或說本来
無一禾這便是不生物之田了又安得謂之良
田乎
百穀無為猶藝萬寶不到告成而謅謅以自矜曰
吾有若干頃良田田雖多立甕之道也
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個太極出来天
下無如此學問祇墮異端偏曲之私見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透骨徹髓變化者未



易言此處認不到手性學絕無影響
學之不講原不止相與論說亦原不是可與中人
以下等人講說得的後世喜聚生徒如禪士濫
開滚場其失聖人講學之旨多矣
口說勝躬行必衰口舌長足力必短此貞勝之理
徒遏欲非所以存理能存理乃所以遏欲孟子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若規規于根塵
之除而希明心見性者皆破屋禦寇之為也
僕隸下人中豈無一二良善而良善者少收養衆

即良善者多亦勢盛力强鄉人不可嬰其鋒况
群什百不逞之徒而聚之一家不謂之逋逃主
奸慝藪盗贓窩未可也若心術之窩藏不善又
別論

必茅茨土階然後可與行堯舜之道必蔬食水飲
簞瓢陋巷然後可與明孔顏之學

朱子作綱目貶仁傑繫周其于龜山直謂其苟且
禄仕奔走仕宦兹其為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
之真儔乎



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有實事如周禮春官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以吊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如是方可謂哀
之中節耳其或死亡灾禍少不相恤便已無復
人道况得謂之中節乎

唐虞言德商周言學夔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九德寛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洪範五事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三德
正直剛克柔克夫子語子路六言六蔽不學總
無所得無德皆緣不學後世盖有徒講不修之
輩德匪其德而學非其學矣

賢有德必由學能有才未必由學此賢能之別

不從格上起程俱岐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
格乎

只于常發處覓常不發朱子曰此一齊無本了也

至誠悠久無疆不誠澌滅無餘故子之告子路未
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故至誠如神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莫問神化且論
誠不誠至不至

黽記 甲辰　日啓新齋

德性是天然完全固有、以涵養進、才性便各有用、
亦各有偏、譬之藥性非鍛製一過、偏性甚废、不
適于用、非調和衆品、終有偏枯、亦不適于用
杜詩窮隹二語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人無此
眼非其眼人無此心非其心
仲尼不為已甚者言不已亦不甚看来真是已不
得甚不得
坤道必方惟乾道為能圓圓非人之所易言所以

黽記 卷之十一 四十五

聖人到七十也只說從心所欲不踰矩
造化且常以風入人、而不常以雷震人、春分第二
候雷始發聲、秋分初一候雷即收聲、程子曰雷
亦天地之怒氣也、左傳聖人在上雷出不震
天上宿度第一木度多角斗奎井四木度共八十
五度有奇、第一金度少亢牛婁鬼四金度、止三
十度有奇、人可以無悟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心是果仁、大
人却是長成一株大果樹、開無數花、結無數果

生生無已、利濟人無窮、故不失二字、窮未易到
手、只是這赤子心、如果仁不下地、恐究竟成了
枯核、有何用處、興學高者浚犯此病也
磨不磷涅不淄、除是聖人、若賢人以下、直是試不
得、不然立磷立淄之道也、子路為百世師、亦以
不自試于磨涅為定守、魯男子善學栁下惠、亦
以此
飛潛免君子以朋友講習、匪朋匪友何講何習、後
世講席之濫、師道之靡、盖非朝夕之故矣

黽記 卷之十一 四十六

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
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
常操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心、能事人矣、常操鬼
瞰之心、能事鬼矣、常存不可虛生之心、斯知生
矣、常存不可徒死之心、斯知死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是吾聖賢第一相
宅秘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吾聖賢第一相
人秘訣
不論殀壽、總要修、不修、壽則是個延長的禽獸、殀

則是個短促的禽獸豈叫做一個人之命乎
男然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
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士人佻倖科目忝列衣
冠有不饜饕而為盜者幾何人與言省念直須
愧死
或躍在淵人無淵不勝其淺且無以自立于世而
況于用世
不虛一一之體不立不掛一一之用不行有能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乎有可以成其人者乎厥民
通記　卷之二　申表　四十七
去之去此
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個端緒
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關之深矣
纔有毫髮私意夾雜天下大本便傾仆而無以自
立
以德報德德字不可抹殺以直報怨怨字雖未抹
殺亦與抹殺同此聖人天地之量也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而可
以善服其家之子弟乎以善服之是棄之也孟
子曰其間不能以寸旨矣
退人欲所以存天理譬如遏夷狄所以存中國大
端亦何嘗不是只要曉得內順治而外威嚴還
是以治內為主還是以禦外為主
禪說習成一套籠統髒肝語弄得天下後世人下
稍都觳觫不分曉又極善逃避無處可攔捉此
其大亂寧在亂臣賊子下
來氏知德曰德者德也以五倫體之于身躬行心
通記　卷之二　申表　四十八
得也此五倫在天地間昭如日月以豎立言置
之而塞乎天地以縱橫言溥之而橫乎四海以
悠久言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人人不可離家家
不可背乃明白顯然之事非素隱非行怪故謂
之明又曰此明字對暗字言若釋氏講空虛講
陰間地府講前生後世講六道輪迴則皆幽暗
事人目所不見不得謂之明又曰嘉隆以來講
學之士皆儔慈類之心而文以尼山之言者
萬物齊乎巽聖人又足以一潔字看來萬物之生

真是無一不潔而人甘心以汚濁自居媿矣

顏子亞無別樣非禮只看他不違如愚與不遷不貳無伐無施等氣象方有事了沉潛收斂而暢茂條達之機尚蓄而未流似都是碩果不食學問夫子語之以克復為仁証在以復之初爻許顏子如碩果久繫樹頭不得落地已未克也果雖碩不得萌生禮未復也顏子蓋剝極而復之時矣故夫子以克復示時雨之化以一日決天下歸仁之效

龜記 卷末一 甲辰 四十九

夫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已是完全一個元體春體了也亨利貞皆包舉于元中夏秋冬皆包舉于春中不待言矣

纔到二五上論時刻不可無工夫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這個定字主字主宰俱說得有下落至為警策

坤作成物物物都不是犯手脚做得成底此所以為天工天巧

凡稱元氣謂以元仁生氣交流融貫于四時而一無所偏是以特謂之太和若清氣乃秋冬之令是以善用之為節義如貞松古栢為廉介如氷壺秋月不善用之多是肅殺其甚如安石之以險陂禍天下

崔後渠先生曰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于聚哉又曰昔子路言志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量能而任即心而安今有美珍其父兄悅而耶之能不怫于心恡于色者雖士亦罕矣如是則子路果易能哉

龜記 卷末一 甲辰 五十

而況大于是乎背物遺人而求心亡是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不可至也舍斯愿私而論道不可據也又曰中國寧威之不振不借兵于夷狄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于小人又曰君子不幸而知于小人宜早決絶

吾道一以貫之原指忠恕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豈以忠恕發明夫子之一哉其語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如此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是無知識知何知只知有

帝則識何識只識有帝則其他則無所知識耳
今人便謂知識不可有一有知識即障天性此
成何等文理也何思何慮不思不勉之義亦俱
無
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一身而教之立乎其中
行乎其中以盡性至命者易學也
或曰天理本然上半毫工夫做不得余曰天理本
然上半毫工夫助不得細細看來不忘即助此
天下學者兩項通病而助之病尤多在賢智平



過人
怨不受天之玉成之意矣纔尤不受人之山石
之攻矣即此斯謂之不學而他無所學即此斯
謂之不遠而他無所達
程子謂未嘗致纖毫之力纖毫不可矯揉造作欲
速助長也若欲安于無思無為而謂一無所致
力便誤
此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而究實存之桀實亡
之不可謂之無存亡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為堯舜然後善斯成性
允合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不堯舜善將不繼性
何以成皆五穀之不熟者也
忠公曰淵死曰不幸短命牛死曰亡之命矣夫
惟此二人乃可以言命若由之不得其死然豈
足以言命哉又曰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
聖王以民事為本舍民事無可為者但事事中
理皆有節文所以異于俗人下至一家亦只如
此又曰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又曰過根傈美



便入于巧言又曰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
報安義之當為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
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毀多怨
譽多諂皆然又曰為善如着衣喫飯不可有功
過心又曰韓子之言過曰非謂發于言彰于行
生于其心則為過矣又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者易也豈待聖人作之而後為易
乎聖人取易于不可見聞之中而見之于卦爻
彖象之內使天下後世由此以入易爲耳

黽記乙巳　日啓新齋

吾道一以貫之一之云若謂原不岐于二也貫之云若謂無所用其識也學脉落于坤元從坤元上起手二而不一者多矣識而不貫者多矣

四象兩儀之初交也八卦兩儀之再交也六十四卦兩儀之三交也參兩之能事備于其中矣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劈頭開闢來便具足而謂生民之初無綱常一二四八與夫六十四非綱常倫理而何



劈頭分為兩儀便為三才人以天地為才天地人之形體也乾坤人之性情也畀天地而以人為獨尊超天道地道而別求所以為人人道安得獨立聖人明其害不在流上辨在起初發端上辨指其端而異之曰斯害斯此端之為害不待流之為害

二氏之生午中一陰也豈曰不關天命而特生孔子以匡扶之此尤屬天之休命譬之十二支辰吾聖人從子發端而順布以為道非無午陰皆生氣也二氏從午發端而逆布以為道非無子陽皆殺氣也人自弗察耳

乾坤合德者人道也聖學也就乾言元亦三極統體之元老學歛煉色身陰質化為純陽輕清之炁釋學更歛超乾上一等。老猶無坤。釋遂無乾。釋老獨能不戴天而履地乎

河圖七南而九西洛書九南而七西七九不易人道不立聖學絕響而推以予仙釋之流為九還七返之秘訣不亦左之甚乎



易有太極聖人蓋以變易之易言不易之易也變易無極不易太極故周子翻之曰無極而太極變易而不易也又反之曰太極本無極不易本變易也後儒註無極胥失其旨矣

有萬古之元亨利貞一元由是有一元之元亨利貞一年由是有一會之元亨利貞一月由是有一運之元亨利貞一日由是有一世之元亨利貞一時由是

由元至貞貞下起元惟人與天地參而非萬物之

可與萬物皆以三才造命者也故元初資始資于乾元要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貞于

乾道變化

上帝天天之道聖人有統御先後之謙事而終是尊之在上與地道同其順承毫忽不敢慢易故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釋氏以上帝為弟子無忌憚莫甚所以卒至于賊道

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便都是綱常倫理如兩儀便是男女配合便是夫婦四象便是父子八卦



便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一齊具足釋氏明是悖棄壞了此聖人所以斷為異端而明其斯害緣他見有天人之分量在身把天都不將為事既不將天為事怎以君父為事他欲棄除輕心慢心逆天也是輕慢將何所不輕慢有人道他是輕慢他又不肯認這罪朱子斷他稱

近理而大亂真便是此類

聖學以發發端釋學以先發端發端原是千里故

聖人異之而明其斯害斯害發端處就是害也

何也天覆地載天施地生此人人之心量也釋氏劈頭刃安之而標惟我為獨尊不知無了天

地復誰為我

一而二闢而分也二自一分故可以合仍為一渾復混兩儀既分天地人列為三才天分而運于上于畫為一奇體圓而周環轉無窮地分而凝于下于畫為一偶體方而圻大疆小界且不勝其圻人分而立乎中上參天下兩地這一奇畫便是人之天道這一偶畫便是人之地道別無



奇耦兩畫之外又有一畫以為人道這兩畫人人原初具足只分後便不同太上全體此兩畫

最下全失此兩畫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幽明既分人者主乎鬼神者也鬼神者承乎人者也能事人則兼乎鬼矣能知生則兼乎死矣參天兩地皆人之才出明入幽皆人之道天神非人而人可以參天天神其神地祇非人而人可兩地地祇其祇參不得天而謂可以事天神兩不得

地而謂可以事地祇者無之
人道出震入兌出明入幽出生入死出入人之為乎卑屬之人無天地矣出入亦人之為乎卑屬之天地無人矣出有知有為入無知無為乎晝夜不通生死不通矣出入其循環不已乎生人止有此數不謂之天下之至變天莫之為而可以為命莫之至而可以致矣

陰歛陽發歛者歛其陽以為體發者發其陰以為用故出震則巽離坤以顯仁入兌則乾坎艮以



藏用

大明終始之聖人先天地之始而始後天地之終而終中天地之中而中六位時成而無有餘一位不成而無不足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其道而知耳人相見乎離而不相見乎坎坎離晝夜之分限也天地既闢晝夜既分無復可混晝為夜混夜為晝之理故聖人既出幽而入明惟詳禮樂而畧鬼神反此必妄

不以八卦為身不以天地萬物為身而區區向一身理會即有小廉總謂之自私自利

天文紫宮垣有陰德二星其占以不明為宜斯義實可玩味

凡色皆屬陰離以陰為體故目與色合而成視凡聲皆屬陽坎以陽為體故耳與聲合而成聽或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人亦可以耳視而目聽乎曰坎離既分離精不藏于坎宅故盲者不可借明于耳坎精不藏于離宅故聾者不可借聽



于目離中之陰根坤為宅坎中之陽根乾為宅人耳目有盲聾而心無盲聾此殆所謂互藏之宅耳人耳目盲聾怕不死坎離雖廢乾坤未毀也心盲聾死不旋踵乾坤毀也

乾陽全用坤陰半用出震全用入兌半用生存全用死亡半用明全用幽半用人全用鬼半用斯皆確然不易之理故能事人而鬼兼乎其中矣能知生而死兼乎其中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于心但有一心一念無此

根便自斬刈臧絶死亾而不可比于生人之類

今人一日間不知死了幾多遍也

單說天空海濶亦濟得甚事須是天覆地載天施地生

井有仁焉人在井中從井上視之皆仁矣或疵其生乎而曰此不必逝此可無逝便井有仁而井上不仁

與鬼神合其吉凶生死事盡勾當此一語中

靜動之翁也陰陽之歛也幽明之入也鬼神人之

龜記　卷之十

終也既入幽陰自以收歛凝聚至靜無為為道矣故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明得其理幽不為主也釋氏動神鬼神之說以惝唱愚人倒見孰甚

單道性善不稱堯舜其于性善有何交涉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玩此二為字真的方于性善有下落

異端謂人人同是端而釋氏故為異之也譬如同這一步路舉足發仞之初聖人向南渠腳向北

[illegible]步步陽明步步人道生道向北步步幽[illegible]步步鬼道死道聖學全體幽明釋學只幽陰半邊事所以說的都是神通鬼變連鄉白晝裡都做了一場夢也

羲文周孔四聖之相授守有六十四卦體統學問三百八十四爻散殊學問以和順道德理義窮理盡性至命規規于提一字一語以為宗不勝張皇簸弄歆胥天下義理而要歸于其中世儒隐曲之見也

龜記　卷之十

程子嘗言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時舉云人家養雞氣數纔足便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裡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助長之病于斯勘破矣

周子主靜立人極以易明之頗真切自一而兩一不動而兩為動自兩而四兩不動而四為動自四而八四不動而八為動自八而六十四八不動而六十四為動陰陽既分陰必靜而陽必動

靜若體而動若用以天地言之地居天中即主
靜之義地與天俱動不成其為天地矣以男女
言之女正乎内即主靜之義女與男俱動不成
其為男女矣以一磨言之必下面一片不動上
面一片只管磨旋推盪然後磨得物事出使下
與上俱動一物不可磨出而磨之用廢矣
知崇禮卑朱子曰知既高明須放低着實做去今
人知識既高兩脚多不踏地多不肯貼底謹細
做去此其知之所卒蕩而流于虛亦不得以稱
崇也



天地無息不絪緼無息不是太和元氣流行充本
秋而謂之說秋而說無時不和可知艮兌配合
之卦在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在損則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都此理
知屬貞是以大智聖人極其退藏不大聲色不長
夏革不炫聰明不事知識後世所謂知所謂聰
明皆攙槍彗孛之為光耳朱子曰收藏是智其
智愈大其藏愈深
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無所不易易也陰陽交錯千
變萬化一時由是千萬年由是一無所易易有
太極也
聖學全是養于未發而于幾微萌芽處又甚照得
分明理會得極早此曾思所謂君子必慎獨周
子所謂幾善惡也幾善惡纔動便分陰陽便有
對待便歧兩路慎獨君子却是二而常一純一
路走



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
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
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
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
所致其慎乎
靜時既要存養動時又要省察朱子曰及其應事
才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
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後人好語無佞無詘甚
于洪水猛獸

朱子曰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暗暗地做工夫去
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
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
的然而日亡
朝廷之上公卿不肖下士鄉黨之間前輩不肖下
後輩都不得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
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
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何



如伊川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
長待別時說朱子曰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
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鄒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
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于十
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
便見功力
小人被禍福恐懼都去看經念佛他看經念佛只
要求福免禍何曾是為善去惡此正自私自利

明微之流弊也小人動輒徼求福利都是釋氏
之教教壞人的一生心術不好了如何尚謂之
暗助王綱
嘗見優人扮做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十分逼真
人亦有感之而泣下者但住了手脚只是一個
優人與那忠孝節義何曾有分毫干涉來凡口
耳而不根心之學都如此斯亦可醜之甚矣
凡草不生無子之窠凡木不生無核之果人處心
積慮曾草木之不如可乎



聖底地位學不厭知也活潑潑地教不倦仁也天
下度內誠之底分量成已仁也原不麻木成物
知也又甚分曉
凡下位半邊人與上位半邊人交窮半邊人與達
半邊人交貧賤半邊人與富貴半邊人交那其
真窮賤身下之所從者皆自賤類也
朱子曰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
做一件好事求異于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
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也

有聰明照察之知有血脉貫通之知聰明照察之知聞見之知也血脉貫通之知德性之知也德性之知即知即仁不務致德性之知而但致聞見之知者總是個不活之人也

人須兩儀為儀四象為象八卦為卦六十四以立常三百八十四以盡變方是全體太極全生全歸原始要終說得個學問成得個人道朱子曰最怕如今于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正至善田地



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的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又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

古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于生存乃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人難之甚旨博奕收于機也猶賢于任其放逸奔潰而一無所收也釋收于空老收于虛與博奕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于學也

欲曰悠久無疆

六子莫不君乾而藏坤此便是君子用心之所君乾克己復禮藏坤主敬行恕君乾夫子百官之富藏坤夫子宗廟之美

心不藏容以藍貯水無所不漏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天地統同合一之聚萬物散殊各一之聚飛不潜聚潜不飛聚動不植聚植不動聚物于物也人者天地之聚萃之彖曰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出幽入明出明入幽蓋無之而非聚也然後為不亡然後為無疆

一星燎原火聚一勺彌天水聚故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

方以類聚鱗聚淵羽聚林祥風和氣聚以一念之善妖星厲鬼聚以一念之惡

萃根夬升根姤父尊而毋親父嚴而毋慈天地合德之道也萃根困鼎根井水火之中天地以濟乎二氣之偏交于上下也亦然

須類了終日不違氣象極其深潛極其寿一極其
翕聚到那退時私時而言發曰亦曰足以亦状
其已具發之體段耳非發也此只是碩果不食
時候適以仁問夫子遂以克復語之克己剝爛
也直墜到地復禮下仁也透地發生他日歸功
而以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說亦此就顏子地
位論有剝無復有歛無發便喚做非禮便喚做
消不著
塘南先生答龔應身未透性而強以猜想立說終



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己真性不明到
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
道也又曰須有真造詣乃可大了手乃為不虛
生只作尋常講道理之儒說得行得不甚差謬
而真性未徹便自以為可直接孔孟即世人稱
我為聖賢之徒只是浮名何益
朱子曰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
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謂性便
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又曰程門高
弟游氏分明是被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
汩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擬
頭擬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個好處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自來說心性無
如此語之明切穀種不生竟成一粒朽粟心體
不生亦然性學滅亡于天下蓋非朝夕之故矣
學之歆見性復性者此
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屬貞屬水當冬蓋以坎之內
明為是非初非以離之外光為是非以離之外



光為是非突焚死棄之虛焰耳君子不道也
離麗也麗人坎陷也自陷人惟不克麗人是以不
明人惟不克自陷是以不聰離畫麗之道坤道
坎夜陷之道乾道離麗如夏斯長坎陷如冬斯
藏麗字得力見道陷字得力聞道
陰文兩頭通塞故陷若止一頭通塞非從上止則
從下動矣方其在陷自是止不得動不得動止
陷皆乾道而陷為中以陷德尤難于動止二德
也

然而只會要粧點得好看便是的肰而亡底路頭
了
聖人說相見乎離甯旨眼光是向外底自己眼只
是見人如何自見合人之眼以為眼已見人人
見已人麗已以為見已麗人以為見人人相麗
而成明故曰離為目故曰離麗也匪相見不見
矣匪離非目矣
雷電風雨常交發並至坎離從上變即震巽震巽
從上變即坎離也巽兌反降于上天澤常流入



于下天氣常運艮震反動于下地氣常宣止于
上地勢常靜
程
伯子曰人在天地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
出是人是物斯言殊失聖人彖乾之旨天若是
一切無分別曾有人肚裡生出犬牛否犬牛肚
裡生出人否
聖廟祀典嘉靖九年庚寅釐正門弟子稱先賢左
丘明以下稱先儒申黨申棖一人存棖去黨公
伯寮秦冉顏何家語原不載如蒍況戴聖劉向
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吳澄俱照楊雄
例罷祀如林放蘧瑗原不在弟子列并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近年進本朝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
為
人子孫須時月一省墳墓非但不忘祖宗亦使
人不敢犯
吳
越春秋季札去徐而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
薪道傍有委金一器札顧為薪者曰来取此金
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披裘採薪



寧是拾金者乎札問其姓薪者曰君皮相之士
何足以告姓字札有慙色
徐
穉吊黄瓊負粮徒步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
不告姓名以去海内士品孺子歎吊黄貧無以
自致賣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
凡
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
氣平如道常事
天運而不已有地在中間聖人七十從心必云不

踰矩今有倡為天ム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一任天機之自為流行以又其枉尋直尺一耿塗地盡喪生平之酌行真誣民之邪說而惑世之誣行也

朱子曰豈有子弟有溫而少兄無罪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雲既死了更要這事物做甚或曰先生豈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要恁地寫出

朱子曰大抵事只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個是處行將去必欲四五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又曰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得又曰凡看道理須要窮個根源來處要見得真須是表裡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是見得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為是又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

又曰許多道理不要將一個大底言語都來罩了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閉門獨坐底聖賢

朱子曰而今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神方有處置又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又曰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謂許行父令人多是望得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

處須知是處在那裡他既錯了自家合當何如方始有進

間言只可自省並無可以尤人之理纔尤人都是餒機了、別無長進去處矣

死曰歸有歸而歸者有歸而不歸者歸而歸者水歸海歸而不歸者煙之消澌之滅

心非人所立立之善則善立之惡則惡立之清則清立之濁則濁立之純則純立之雜則雜真如種禾得禾種荳得荳相似



但起一善念不必實有善事而已種天下之善根矣但起一惡念不必實有惡事而已種天下之惡根矣

人能以八物為身以八德做學問憂勤惕厲何一息可已

太極圖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所謂氣質之性故繼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無極之真是為天地之性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定此主此立此

如周子太極圖說分兩分五二五妙合方生出人如孔子易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分頭人與天地分為三才並立為三善學者更當透孔子易傳之意

仁義禮智、隨行偏發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

人有心譬如一國之有君所以謂之君以其能為主宰以其都是道理以主宰言心也以道理言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為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為主宰而有



非其道理便不成其為君其何可以為心此聖賢心性實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

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縕而生是以多以人為心而不克以天地為心虞廷首有人心道心之揭人心以人為心也道心以天地為心也天人無二只不學便都岐而二之耳朱子曰一個物裡面便有一個天地之心殊旨

生人之理是宇宙間公共之理死而不亡謂此生人之理未嘗亡人之所以為人未嘗不森然畢

具于沖漠無朕之中耳人能全盡此理即乾坤六乾坤在有與天地合一而不已者即六子而六子在有與坎離震巽艮兌合一而不亡者

中庸言鬼神之為德即鬼神即人道至之謂神及之為與人之出入幽明也言為德之盛無其德奚其盛言誠之不可揜不誠微不能顯奚不可揜之有

心亦人人所同只有偏正不同纔正則無用不正累偏則無用不偏私邪偽妄反仄謬戾無所不至皆偏之致朱子曰如一個印刋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個萬個都喎斜



六十四卦無卦不以天地為參兩三百八十四爻無爻不以天地為參兩是謂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在論語謂之有所用心

大明終始之人道原是先天地之始而始後天地之終而終分而為兩便是列而為三列而為三原只分而為兩如言人死則魂氣歸天體魄歸地亦彀分曉

千萬億無窮之人原是一人所化一旣能散為萬萬豈不合為一人與天地並立為三一不為寡千萬億不為多既能出入造化而與天為先後便能進退古今而與天相終始大明終始之人道原如此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乃舍當生不證而以三祇為證放寬地步令人隨時隨處皆可出脫此其陷溺人心真是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夷秋篡弑之禍



今人莫不以生死為至大事聖人以朝聞道夕死即可死生大事可決他可知矣甚言道之不可以不聞也豈又有朝聞夕死一脉如釋子驕天動地以為希有之秘密藏而張皇以炫愚俗謂非世之所易聞者哉

六經四書聖賢純色一家言道藏釋典亦釋老純色一家言並不相雜相濫今欲貫三為一并天下學校寺觀為一宮聚天下士子僧道于一堂

皇宗有此法制否直是不容于堯舜之世、

至誠原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彼氏侈
言窮十方三際為報境一毛孔能納十方世界
一微塵能轉三世法輪斯亦何奇之有而張皇
如是

我高皇帝止重聖人一教而異端邪說動輙推尊
釋老合三為一已悖駕二氏于聖人之上更悖
我高皇帝之定衡惟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若釋老
則置之巫祝之列耳



顯然尤悔易寡隱伏惡慝難銷

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極其細析而終無
的實之見由乾君坤藏之大義未之了了耳

從前宿怨深讐若非一筆勾消性字頭面影響亦
決不見其餘小小疑嫌更何足論

許多憎惡未忘許多功能未忘何處說得學問

四端不充六根雖净亦奚以為

釋氏以清净言人性便異起

言窮理而不克盡性者有盡性而不克至命者纔
窮理則一齊俱至是聖人分上事非賢人君子
之易到

聖學求仁仁統四端者也釋氏求智智四端之一
耳且求仁而務擴充惻隱之端求智而先掃滅
是非之端端緒更自不同

聖學合三才以言太極以人而參兩天地極其小
心釋氏以唯我獨尊言大覺敢于幻妄天地弟
子上帝極其放肆而畧無忌憚曾得謂之同道
否曾得謂之無害否



釋氏以外物皆妄惟性為真然則謂陰陽皆妄而
太極為真可乎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切陰陽無非太極動靜所生
陰陽既妄太極又安在其為真乎

釋氏起見動欲超越天帝一等就發端處便長人
虛狂之習而起人矯誣之心故聖人明其為斯
害不必究其末流然後為害也

孔子不沒管仲之功而終小其器不與其為仁我
聖祖不滅二氏之教而止與其暗助明斥之于治

道之外后儒乃謂孔子仁管仲又謂我
聖祖合三教以立極其誣孔子誣
聖祖孰甚
莫問其來來所同須問其去去所異人而不與天
地參直無去路
堯雖老二十七年太平天下可以坐致舜雖老十
七年太平天下可以坐致而汲汲乎舉舜禹以
代攝退亾喪之道唯堯舜能知而勿失其正也
中國高明士䣛心異教極其推崇令其說得行不



百年男胥為僧女胥為尼人類零時消滅天地
有此理否真誣濫邪適之尤也
享福便是作惡不必又别様作惡故曰福兮禍所
倚
口頭多少破碎病都麻木不知其餘毛病更多吹
人之毛不可毛不自吹病無瘳日也
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
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
腔清浄與一腔絪緼去以宵壤即云智悲雙運

是一下又成二見蓋周遮之說耳
學者即有獨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吝
為己私珍為家寶
生平以名節自持而末路不免濡足權門便已行
已無耻破壞藩籬了其他更何足道
或謂聖祖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蓋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則
開設學校以造士其皆不可使知之民歟其皆
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流歟其偏見不倫一至



此
心論正不正意論誠不誠其辨至微而介甚嚴蓋
有真心實心而猶未可語正者亦有好意善意
而俱不可語誠者
明明德不及于親民親民不本于明明德雖有善
而匪至大學蓋以明親合一為至善主至善以
有事知止條促其義理以明明德為有事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章便其次第工夫
色取仁色件取在要幹盡世間好事只是有心求

閒仁若不自中心流出俱從名根而發便是遺
心之行也去勉強做故曰行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智者不能義者亦不
能
軀命之生養一日不可缺義命之生養則小人全
視為緩圖而君子亦多放鬆之處矣
隱惡揚善有譽無毀善善長惡惡短議獄緩死為
因求生此皆天則亦皆天理
夫婦有別夫惟一婦婦惟一夫畧不容混夫夫而
正位乎外婦婦而正位乎內從有別充拓去今
或苛于別婦而恕于別夫此所謂身不行道不
行于妻子者
呂東萊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
方是能變化氣質
禮記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要時
時體認此意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蹷于崖
岸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
也
司馬君實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
范純仁言于司馬光曰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
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
孔子言四十而不惑惑何惑如云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是惑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只平平體驗人曾到無此二惑否

黽記 丙午　　日啓新齋

人知非父母不生不知非天地不生人知肖父母為孝不知參天地為仁于人字頭面尚體認不出

單為烈火以鎔鉅不為精金以受火單為礪石以攻玉不為良玉以受石得無我人重砥自任輕乎

朱子論誠意曰過此一関方是人不是賊又曰未過此一関七分是小人在今看来是人是賊幾



分小人在而敢軒然自命為君子

孔子義為仁聖二學固是然而亦無两塗乾坤二元是拆不開的若謂乾元是聖學而卻入坤元便為仁學此成何等義理且知乾元而不知乾亨乾利乾貞亦不完之見也

原是這個一個分為萬個萬個合為一個未嘗不是這個何待輪𢌞何必輪𢌞

人謂造物忌盈造化于物何忌之有盈則自不可久耳又謂名尤造物所忌亦然名與實政相反若如人有一善報得滿世人知闍字何在豈不犯造物之忌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雖嚮晦晏息太平無事聖人也不教人安然睡倒去

物物化生中都有一個化醇在醇即所謂太和元氣醇不可漓元氣不可傷漓之傷之非病即死人自不察耳

當仁不讓于師當得仁来可以為師故曰不蒙盖未有不仁而可以為師者



聖人說性與天道殊不淺妙百病起于情説性止是治情底方子人心如渦壑匪疑氷即焦火說天道止是清心降火底方子

口頭㘈訥足下精微實行也實學也反是則鸚鵡之能言者耳

仁者其言也訒言語之傷人也過于刃但先存不敢傷人之心雖欲無訒不可得已漢文帝時恥言人之過失此是何等風俗韓詩外傳楚莊王夜宴群臣燭滅有牽美人衣者美人絶其冠纓

告王王曰人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令群臣盡絶纓方出燭楚莊覇主也猶然王啟以善養人尤可知矣

造端夫婦天下莫能破矣察乎天地天下莫能載矣莫能破隱之體立莫能載費之用行

知之為知之是人分之當知者當知不知無以為知不知為不知是人分之不當知者不知強知亦無以為知如釋氏説許多神通照見俱應收入聖人不知為不知一案中聖學失傳知之為



不知不知為知者蓋十人而九矣

聖人以牛羊享上帝以人道事上帝也上帝人之為乎曰與天地參者人也參而三既為人合而一謂獨非人可乎

進退綽綽自由事不徹底做而欲向他人面皮上討盼睞輕重消息筆底下討描畫好醜消息不亦愚且陋之甚乎

此身在儀象五行中俱如兩人對奕家數着着要是着着要用心喫不得一着錯古語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

邵伯如曰天下有衆人之公論有君子之正論聖人必為兩存而不廢

泮水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須切骨理會今人動處是怒耳

陽全陰半日輪為陽光為全月輪為陰光為半陰必與陽對月必與日對望而正對則全明上下弦半對則半明初弦畧有所對則一鈎之明望夕正對又同度遁則鈞敵敵而稍隱其光以側



避則稍虧半避則半虧全避則全虧月所以食以亢日亦以避日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

上下察這察字千觔萬兩察乎天地心術隱微但有一絲一毫與天地不相似君子決不安其所未至

造端夫婦已是天地規模察乎天地也只到得成男成女甚是平平故曰中庸

每日試省所以報答君親者何在所以報答天地

者何在便覺惶恐不安措躬無地

陸放翁曰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恥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康齋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踈矣可不戒哉又曰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又曰先詰言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不惟不可勝雖勝之亦無益也



薛中離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完又曰以直遇枉處久而不忿其枉者君子也此厚彼薄施久而弗以薄應者君子也又曰處人須從善處引翼未可就過處救正

李谷坪云延平每與朱子書必曰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已物不然只是說也此言真足以起後世之痼疾

薛文清爲此七尺軀費却聖賢許多言語

孟子好爲人師一案透不徹爲已之學總屬千里但有一物不爲覆幬非所以爲天非所以爲人但有一物不爲持載非所以爲地非所以爲人今且時時處處理會目前氣象能如天之無不覆幬否能如地之無不持載否則心氣不期平而自平心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凡木心皆實草心皆虛此剛柔之辨然則宅心以虛者柔之用而宅心以實者剛之用也虛實相函剛柔有體斯無偏倚而謂之致中



聖賢之言立心也意必固我之絕克伐怨慾之無此虛也仁義禮智之根心此實也實不可無虛不可有一于虛并其實而虛之無不墮于異教之偏高明士宜知所以自處

或謂治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屬陽少陰多之故殊謬陰陽之氣均平陰陽之數亦均平從無陰多陽少之說只爲人道不立無以成位乎中未易並立爲三耳或謂聖賢是間氣所生亦不然天生人盡人而與之以聖賢之胚胎只是

人自暴自棄安于為庸愚小人耳



胤記　　　　　　　　　　日啓新齋

以太極也天神地祇無以踰其尊歆誠其意先致其知以心神之不可欺耳世人求鬼神于心外殊遠或曰人發一念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發一念而鬼神不知心神亡不足以為人矣

邵子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工夫旋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先天後天是權語先後何時分得段何處分衍開姑以水喻先則源也後則流也源不先清而惟流是澄此第二着工夫耳子思子所論戒懼謹獨工夫都從源



頭上論亦從源頭上用

恒言每於人之瞞心昧理心不可瞞是致知誠理不可昧是格物說瞞心天日昏黑昧理物物顛倒

周子所云主靜其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蓋以中正仁義為主為極而要于能定能靜能立不使五行各一之性得以用事也後人之言主靜去周子之意遠矣

天地從古開闢来無述是天地開闢氣脉自吾斬
絕了聖賢自古𠕂立来無述是聖賢𠕂立氣脉
自吾斬絕了只消述原不待作若作便都是妄
都是不知之流

朱子訓門人吳仲方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
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

致知是致極其至之真知不是泛然測度道理窺
見影響之徒知理會得致字分明而格字亦似
不難晓



人心應感無窮應感處皆是物一切所應所感之
物纔謂與已不相干便已絕了根格字便首无
下落處朱子曰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
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
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
教誰做不成我只會得自家又曰理與事本無
異今見事来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知此則
知尋常日用應事接物間不把事物作不干已
看又不將事理作兩樣看格字頭面亦幾到手

聖人贊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然則天下有一物元始是我之乾元毀矣
天下有一物元生是我之坤元毀矣大學始于
格物劈頭始之生之之物根也故曰此謂知本
事心工夫譬之治田草要連根芟薙得盡五穀樹
藝又要盈畝無一不熟

楊敬仲父諱廷顯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于泣
下至于自拳蓋其為敬仲之源本歟稱人之善
者必本其父兄亦此



好仁者無以尚之必欲有之于已而不甘出仁人
之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必欲無其不仁于已而更有其仁于已今之
言好惡者似徒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而已矣
則豈夫子之所謂好仁惡不仁者哉

目半用用外耳全用用内半用者離陰全用者坎
陽戒慎視于無形常有提防恐懼聽于無聲如
将失墜

視曰明匪其色之謂也聽曰聰匪其聲之謂也不

覩覩視者不聞聞者戒慎不覩覩有真宰此
君子所以為見道恐懼不聞聞有真宰此君子
所以為聞道又曰慎獨獨體無對不離乎形聲
亦不雜乎形聲常主乎形聲而為視覩聞聞之
所自出隱與微乃覩聞端倪之兆形聲交涉之
始纔交于形則有覩覩之初即有邪正之歧矣
纔交于聲則有聞聞之初即有是非之岐矣慎
獨云者就謹于無形無聲更加謹于將形將聲
不令其所視聞得以猜其所不視聞欛柄常在



覩聞之先以立萬覩萬聞之主宰夫是以自無
形及有形自有形入無形無覩而非道自無聲
及有聲自有聲入無聲無聞而非道此君子所
以為須臾不離道

邵子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安得都抹殺不聞君子位在行之以治世道
在明之以淑人只是非兩端耳

人惟不克戒謹不覩是以多失于覩覩非其覩而
于道無見人惟不克恐懼不聞是以多失于聞
聞非其聞而于道無聞

能戒謹不覩而謂有非禮之視無之矣能恐懼不
聞而謂有非禮之聽無之矣

起于形而炯然不昧嘗為視覩之主者其惟人之
所不覩乎起于聲而炯然不昧嘗為聞聞之主
者其唯人之所不聞乎

視聽言動色色是禮便色色是仁此孔子告顏子
為仁之目如常目在之之目孟子以根心生色
睟面盎背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視聽言動而懸



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
為兩物便是異端邪說

視聽但有非禮言動但有非禮即無仁可目面不
睟然背不盎然四體待言而喻即性為失所

君子以愛人為道小人以使于人為道故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初不是空空渾
淪說個道理

言良知則知固有不良者矣言良能則能固有不
良者矣孩童知愛敬良知良能也到長大了反

不知愛敬不良之知能也良是本然不良是自家做壞的違之天下知能良到底良到底便是改若始良而終不良家違不可行州里不可行天下烏乎達

研幾入微謂之慎獨是無時無處不然若暗室屋漏之求不愧止慎獨中之一要義尚非研幾全義

聖人說默而識之須知此件是言說不得底于此無識而欲其學不厭誨不倦則世之所必無也



志于學以學為志即學即志即志即矩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如印板之有定然印却五六十年來任從橫印豎印愈加分明並不模糊耳

陳剩夫曰人于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看來聖人原以知行合一為學行因于明明因于行不明即謂之不行不行即謂之不明明外無行行外無明知行合一是為知味知行不合一是為不知味不明不行一半在愚不肖一半在賢智愚不肖似不足責賢智者不亟任其咎將無望矣

聖學精蘊與脈絡具在論語首章性地上有覺之謂學常明常覺時時銷鎔習氣為真實下手工夫習氣潛伏于意根最不易無者是一個含怒之慍常須察切體勘到不慍地分方時時處處痛癢相關仁體流行喚做得君子不然即雖未畧有絲毫慍意藏蓄未化仍是痿痺麻木漠仍是小人骨子不足道也

合天地之謂德合日月之謂明合四時之謂序合



鬼神之謂吉凶合外內之謂心之謂理之謂學之謂道俱同認理為在心遺其物認理為在物遺其心二之皆不是

人見天上而地下不知天依地地附天只是一個有天地便有天地之主宰人物生其間既得天地之形氣為形氣亦得天地之主宰為主宰這便喚做太極這便喚做理氣外無理理外無氣然喚氣為理不得喚理為氣不得

樂取諸人以為善不是取之于己既曰善與人同

然已可言故曰舍惟人是耶故曰從耶其在一
人與其在衆人耶之所及皆其與之所及故不
惟曰耶人為善而又曰與人為善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伊尹曰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大學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意者可使
由之共明共覺能與人規矩也不可使知之不
能與人巧也子貢謂文章可聞可以言傳性道
難聞必由心悟亦此
程子曰纔思即是已發如此分將來人心欲恐無



無念之時亦恐無無思之時畢竟子思分得好
性用事是未發情用事是已發發而皆中節即
情即性發未發隨性情為分數
周子之言動靜也根于太極今人之言動靜也粗
則但以形跡為動靜稍精亦以心氣為動靜耳
君子小人一般覆載生成天道地道也君子小人
分別區處常使君子在內為君小人在外為民
君子在內為主小人在外為客人道也所謂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謂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大端總無以易此
情有發未發未發體也性也已發用也情也統論
性體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亦何發未發之有朱
子中和舊說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為未發者為
嘗發耳答張敬夫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
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
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



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于一時限于
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
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又曰有天地後此氣
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
常發中見本性以上是一見又曰發處固當察
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
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
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矣答呂子約要自

反于心分別已發未發界分令分明今人雖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熟爛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答胡廣仲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而其是非真妄特決于有節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又曰未發而知覺不昧者為心之主乎性已發而品節不差者為心之主乎情答廖子晦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莫不由是而出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答孫敬甫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去為之擾耳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記論性答藁後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如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所謂五性即真之謂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以上又是一見學者宜合而體味之

程子一脉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以戒慎恐懼為始窮理本大學之以格物致知為先

吾獨孟子言端㪍擊出者謂之端不學不慮而知能者亦謂之端惟涵養出者謂之獨端凡民之所同獨君子之所獨端固要充獨仍須慎獨不慎與端不充一般易為滅息者

明字不出須親字不得力親字如不得力明字亦未出頭明親二字參差止字無從到手中庸看緊在率修兩字率字認不端的修字總無下落率性以性為主帥修道以道為脯修中節之節便是帥之律知味之味便是修之腴能率性而發有不中節無之能修道而飲食有不知味無之

[illegible]智皆天道天道能造人之命聖人又立仁
義智之極全體天道以造人之命人待命于
天道亦待命于聖人如云古之時無聖人人類
之滅久矣不仁不成其為父子未如聖人仁道
虧欠總未盡其為父子不義不成其為君臣未
如聖人義道虧欠總未盡其為君臣孟子不徒
以天道言性命而以聖人言性命蓋以聖人望
人望人皆為聖人不徒以衆人望人望人但為
衆人也



自父子君臣賓主說到賢者孟子已自要人出衆
而為賢更說聖人之于天道不到聖人天道不
達不到聖人人分不盡又父子君臣後開開說
個賓主之交尋常往來交際間亦甚不輕都是
大倫維繫都是性命關頭都是為賢為聖路口
也

水不流謂之死水人于人隔絕不通寧不謂之死
人乎、細細省之、從前不知死過幾千萬遍了也、
滿居時時處處與天交互為學問並立時時處處
與人交互為學問
智天道之貞也微賢者無與歸然則父子不賢而
仁虛君臣不賢而義虛賓主不賢而禮虛固可
知矣安于愚不勉為賢皆喚做半死半活蟲不
得稱有性

性生理命定理非性無生非命無定性命安有病
只分個有不有謂不謂無命不定謂命不生無
性不生謂性不定

聲色臭味不私即仁不乖即義有節即禮無溷即



智耳目口鼻父子當仁也君臣當義也賓主當
禮也賢者當智也聖人不待言矣除下耳目口
鼻屏却聲色臭味懸空說性說命是之謂異端
虛無寂滅之學

聖人天道一般樣鑄造群生之命而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于孔子子謂子貢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春秋以前天道在君天
下之聖人如堯舜禹文自春秋以後天道在師
天下之聖人此惟孔子一人耳子貢及門而不

察故夫子云然惟孟子知得孔子來故說生民
未有

人固無天道不得然使無了孔子頃刻都做了夷
狄禽獸去還成世界麼

陰陽之運有不齊仁義之極無不定天道也還要
聖人來做個準則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命也

人生一日間誰無聲色臭味之交接誰無父子君
臣賓主之酬酢口有主目有主耳有主鼻有主
四肢有主反其仁反其義反其禮智為賢則賢



為聖則聖性命一齊到手

凡人飲食不化必成飽懣痞結等病見聞入而不
化亦然多學而識留為胸中滯物此子貢渣滓
未化病想初間曾子亦不能無故夫子皆以一
貫藥之一貫是二子對症方若顏子則不須此
方二子外別病多緩急不同又不得執此方也

多學而識與多見而識何以異聖人明以多見而
識為知之次必更有知之上者識者坤藏之記
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
有知識以知為主如坤必以乾為主識從知坤
從乾此即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從乾此即
不一之頭面夫子所以教子貢盍乾坤合德之
聖學如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
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

孩童之愛親敬長不知其仁而為仁不知其義而
為義是為不知而能由常由而不知君子之愛
親敬長則既精之察之匪徒知之且力行之篤
行之不止于由之矣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言
由本其孩童之初言由而行五十而慕即由為



行由外無行直由到底做孩童到老

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
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為心為性而不知
有天下之公共者為心為性也惟合宇宙言心
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

正誠格三字不再訓而致訓為至楊氏曰致即行
也行乃至行到極處謂之致朱子亦言格是實
行到那地頭

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

人手足指各十正合之二十五合之四十即圖書虛中而外各四十之象圖書之教見在人身如



蠲記 戊申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王于月而不王于年魯之年月猶王之月也元年僭王之誅王月存王之筆

潘良貴字子賤自號黙成居士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世以為名言

有太極之動靜有乾之動靜有坤之動靜此之不知而湯言主靜與周子主靜之旨千里



孟子言良知至之端大學言至知良之極

心意兩岐頭緒多端獨體滅裂久矣

朱子言窮理言研窮體究義理到極處

樂記言知誘于外物至而人化物致則絕無誘之患矣格則絕無化之患矣

閒居為不善逸居而無教心所存纔閒散即已不善纔放逸即已無教

而禮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詩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奥室西南隅不敢當坤母也屋漏室西北隅不敢愧乾父也仁人孝子一居室而不敢怠忽固如此

親義序別信只是覺得人底脚定不致為禽獸耳

内則禮始于謹夫婦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始無謹端無造更曉曉說甚禮說甚道

大戴禮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永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範模不正則鏡體偏邪而照處俱失其真此致知在格物之先務



此心之存一團天理此心之發一一皆中天理之節正誠致格一齊穿組在其中矣所以有四者分疏為初學示從入之路也

弘治初祭酒謝鐸上佐明教化六事言吳澄生長于淳祐貢舉于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耻佐虜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也丘文莊亦斥許衡不當仕元

以明親止為心無不正矣以明親止為意無不誠矣以明親止為知無不致矣以明親止為物無不格矣以明親止為身無不脩矣推之家國天下皆然

致知在格物此正吾儒異端之辨異處異端侈言此心光明而于大千世界亦謂無不洞照乃于



人倫物理本末終始先後之序七顛八倒七差八謬不知其何光何明何照可以言知言覺與吾儒同類而語也

或言聰明聖知或言聰明睿知聖知睿知皆上知極則非至聖不能大學言致知亦致之使至為聖為睿

陳氏曰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比干剖心于殷末夷齊枵腹于周興斯豈天能為之耶

朝聞道夕死可以道而死故曰可也楚貞姜守水
死而不下臺以俟其君之命宋伯姬守火死而
不下堂以待其姆之至其在君子固可知矣陳
用楊曰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
時年八十二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
為太保時年八十又五年死宋王昆以齊建元
元年領王師加侍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
竇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時年七十有五又
五年死四公俛首反面逃死也死可免我等死



遲百年亦死況數年乎乃以壞其一生惜哉
溫公與申公同被召溫公既就職而申公力辭不
至溫公大悔自以為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
引申公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
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退而臣無愧恥也古
之士大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如此
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更安忍置酒
作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
日之禮處之宋趙彥遠汝愚父也生朝必哭于

廟有歆為禮者號泣而向之元處士李自華常
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王義
士天爵每生身之辰哀苦一月
季懿山說理會編謂三年之喪禮家以為二十七
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考唐書儒
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
月因涇詆禮儒之失云
古人居喪廢業無不得讀書之文業
是簨上板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周禮司業亦是



樂官也
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
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
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表崧漢書范冊去官嘗使兒椐拾麥得五斛隣人
尹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後知即令并送六斛
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取冊為庶不歆取人一斛
麥可也廼歆人并取己五斛何為善之不兼也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

陳璲台州臨海人永樂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晚年家益貧然急于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也

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强置人于過豈惟陰徳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



之俗此宋高宗之格言

薄俗好黠撿人小疵

小人懷土賀克恭云如居不仁之里不肯移向仁里中去又如居亂邦貪富貴而不去皆是不是譬喻也知此便知小人懷惠亦只望人常有恩惠及我也金沙王雙山居士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

賀克恭每以流于小人為恩不諱言小人此克恭所以必為君子

或問縱之者善曰孤陽不生孤陰不成而不續暘暘不續而非旱即潦在天時且不得言正而況人事非惡而何

人心通塞之幾全在理心理一便是通心理不一便是塞乃知理障之說真異端賊民語

古人惟恐不聞過故許人規諫至于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茲意須切骨理會

陰陽偏庱乾坤不合德便不生物生來亦定為邪惡之物聖學貴中以陰陽不偏為中惟中乃和



中外無和若以邊旁中央論中于中義殊遠

豈思亦宰李長吉州人仕宋至御史中丞八九歲時長老將就學舍得金釵于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驗之信即出付之欵謝不受又每謂人吾幼即學平心以待物又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即知思天下之寒者今吾且老視此何如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只在行必慊心蓋以一念隱微之慊處為浩然耳若此處絲毫有滲漏便不

勝餕
揚己矜衆吾所弗為明道斯語學者宜溪味之
何獨順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知如此閑過了日
月即是天地間一蠹
下學而上達聖學也凡遺下而語上皆務華而絶
根剪綵而為花者
怠惰放肆心即人欲多端多歧戒慎恐懼心即天
理只一路謂即慎為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
體合得本體是工夫



朱子謂謝上蔡説道理好揚揚地又謂上蔡大率
張皇不妥帖是矜字依舊似未去
朱子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
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因改大學誠意章
如好如惡直也作好作惡私曲孰甚焉云云
朱子言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
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裡面向前看得似一張
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按異端所謂心真
是虛蕩地與一張白紙已耳
凡物都倒行逆置不得便見格義所係至重至要
勞心者治人此君子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
其為君子矣豈不難
求事有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
則學日密　朱以功
乾知謂健全體之知復知善端發見之知與乾知
尚不可同語
仁也者人也不仁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欲使天



下同歸于仁人盡成其為人也仁合父子義合
君臣別合夫婦序合長幼信合朋友至于天合
無不合人合無不合至矣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兩是字千觔萬兩
子語子路以士舉朋友兄弟為言陳氏曰天下無
越情之義亦無盡義之情其情至者其義般其
義般者其情至乃可謂士
凡有一技無不以技成病故曰有其善喪厥善矜
其能喪厥功須切骨理會

聞過則喜凡來告者不問其為君子小人孟子言
人告之人得為我告也
郭定襄登咏蠹魚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
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誦此
吾顏不勝汗媿薛文清云讀書不體帖向自家
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又云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雖資始流形各正保合言天衆人蒼蒼之見耳離
長人合禮嘉會幹事微性與端虛寂之談耳



謂亨利貞皆元謂禮義智皆仁謂羞惡辭讓是非
皆惻隱可謂元亨利要歸于貞謂仁義禮要歸
于智謂惻隱羞惡辭讓要歸于是非可凡果仁
定是两片合為一仁太極分陰陽陰陽函太極
始元終貞貞以起元物物如此
覺止見學乃費凡生物滿腹是子極其生生無所
不生不學便要做了空殻無子之物
或傳象山先生悟象奕為河圖數不知止是洛書
數五不出局四皆守宮死生存亡惟一是繫雖

小可覩以是夫
記言物至知知一為性靈知善知惡之知一為形
靈知姸知媸之知要之兩知即臺離也離麗也
知無體以麗物成體麗之中則中麗之正則正
是為原于性靈之知不中不正則為偏為邪是
為生于形靈之知形靈之知鮮有不化于物且
多出而為壯馬之奔無能入而為牝牛之畜是
以知日鶩而物日化至于不能反躬而天理滅
坎行實離行虛是以處下人者多近實而務上人



者多涉虛內明多為闇然君子而外耀多為的
然小人
纔用知便外明而內暗畜牝牛時時內斂坤安牝
馬以承乾離畜牝牛以從坎
火無體麗物為體家人火麗巽木終于有孚威如
之吉豐火麗震木終于無人不覿之凶麗巽內
又麗震外動也鼎噬嗑亦然王鉉大吉鼎火巽
木為生何校滅耳噬火震木為生耳凡用知者
審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就是藏諸用一陽就是顯
諸仁物物皆然天地因物付物普物無心故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裁成輔相于其間合有許
多處置故曰聖人同憂

繼如子繼父成如子成家離言繼明曰須旦旦出
自東方有一旦不出自東方便不繼如此接續
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而一周天方成
四時方成一歲非繼不成非成不繼但繼未必
成故止言善到成復可繼故特言性



君子重絶人纔不繼便是惡底路口君子成不獨
成纔不成便是情底境量

解有孚于小人困乃徐有說仁人君子分量須是
使賢者說其德不肖者服其化

聖人說至臨知臨敦臨凡居上臨下精神命脉一
一都在到賢浸長身上用後世臨民有知此義
否

盈天地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
有不化直是頑礫有不育直是僵塊于此不知
知于何致

禾黍稂莠雨露同滋桃李荊棘霜雪同萎此天道
養稂莠害禾黍為禾黍去稂莠養荊棘害桃李
為桃李去荊棘此人道

人不自見其面更不自見其背故必覆而後明亦
必艮其背而後可以言止

人生而靜生來一副儘太極道理完完全全誰曾
動、、動故曰生而靜故曰天之性感物便要動
了動而無動性之性動而有動性之欲性與欲



辨在毫釐間毫釐有差只為欲不為性譬之滿
樹果一個不曾動曰靜若被風吹落一個或是
被人採去一個便喚做動了

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于心便不生色
者心符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
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
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換做死粒不喚做生粒
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況推之家國天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唐人賈島

詩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

集義養氣是真氣無客之患矣根心生色是真色
無令之患矣

中庸中微諸用中行中見諸行言中庸賢智上前
不得而矧其為愚不肖言中行狂狷比並不得
而矧其為鄉愿

天地只以生物為心人于其中有許多裁成輔相
參賛位育等事方不愧其為人方可與天地並

試自省察平居日用是這念頭不是這念頭是
這事件不是這事件



[illegible]為鈞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
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
帛之妾此事令人有能踵而趾之否

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
群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為君子好孤行其
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
獲獲何獲掤狐負乘諸小人無一不當獲而莫
鷙于隼隼而高墉其鷙尤甚故君子之出以獲
高墉之隼為待時而動第一義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者時時處處試加體驗有
此氣象影響否無則多言何為

古之學者為己龜山先生曰為己之學正猶饑渴
之于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饑
渴之病必至于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
足以為人其病蓋無以異于饑渴者此學者所
以不容已也



譬之一株樹若要橫種與倒種萬無活理可以悟
格物之義

君子先行其言纔先言其行便從不來便非君子
路口若其言復過高過淡入玄入妙其為徒言
更不問可知矣

念菴先生云人眼最毒不肯放過人却多放過自
家謂可瞞得人過誰為爾瞞過了真是自賊

事即無因而至前亦其素之不孚耳自訟不暇而
暇尤人乎

凡草木開花時少結實時多花實時少不花實時
多善學者于此悟入
視聽言動無可目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無足貴而
以言學直是糞土
戒章而曰斐然與闇然義反聖人之欲裁之使歛
華就實之意
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
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
及



欺人不得祗是自欺謙人無用須是自謙欺弊多
端謙則惟一故君子必慎其獨
易內大明凡兩見乾大明統天地合三才身即太
極太極即身先天地之始而無始後天地之終
而無終不第可以天道地道人道分不第可以
大人名晉大明中天大明之日已耳大人凡十
三見見于彖者六訟蹇萃升困巽見于象者一離見于
爻者六乾九二九五否九二九五蹇九五革九五皆大明之分體此
羲農以降吾中國相傳以參天兩地為大與天
地並立為三之至聖至誠皆其人合之則六十
四彖之君子皆其人彼氏所云大覺何能越吾
大明以為明所云無上法王賢勝如來文殊普
賢等即有其人亦出自西域說言乎兌之一曾
有吾道不足羲文周孔四大聖所稱述之大人
君子不足而有事于他求乎哉
易內聖人乾表于文豫觀頤咸恒鼎表于卦乾上
更兩稱之亢龍聖人尤非人之所易言也聖人
神明不測然易所稱聖人事曰萬物覩曰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曰刑清民服曰神道設教曰養
賢及民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曰久道化成曰
享帝養賢曾有一及于神通鬼變否惟觀所謂
神道乃以巽風深入人心為神如所謂君子之
德風耳人豈如彼氏荒誕惑人而謂之神明不
測哉
人生戴天履地天不待言凡措足皆地地無時無
處不持載人地靈亦無時無處不孕且鍾于人
而必求枯槁骸骨一穴以為孕為鍾豈不真是

大惑

世俗動以神化性命為高惑不知一息不神便是滯礙一息不化便是僵塊一日不性不命便是一包膿血包裹一大塊臭骨與禽獸無以異者耳、

乾文中大人唯飛天之大人即大人即大明而與大明終始為合一飛天之大人作君如羲堯是作師如孔子是或以孔子止為見田之大人不知飛見同德君師同位孔子以師位天德不止于見原羲為飛故曰生民未有

蠡記 附 卷之十 戊申 十六

噫為陽精陽魂魄為陰精陰魂二而一一而二聖學明明德之事釋學兵精魂魄之事我皇祖陰陽虛實之辨至為明切人自不悟而論于與為晝為夜人耳

以儒為經世以釋為出世如全盛一統之土宇強割其半以讓釋氏此象山接翁之見耳不出世無以經世惟經世乃能出世吾夫子彖乾曰大明終始首出庶物其贊大過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等爲性非出世經世出世之義

兩者偶有對有待必相下相取然後為順不相下相取而孤行其意謂之先先無不迷迷無不妄

人纔開眼天邊都見此影見耳知不格物與影見同孟子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無其政徒有其心亦知不格物之喻

邵子天津吟了生始可言常事知性方能議大猷只此長川無晝夜為誰驅逼向東流人之不為逝川者有幾邵子天津之吟慨人之被驅逼而為逝川也夫子川上之歎又惜人之不為逝川

蠡記 附 卷之三 戊申 十九

與浮雲太虛之意同

物無本末事無終始事事物物俱百雜碎了只有本末有終始便渾成一片無不是格

只一步向北而不南便是鬼方中人物鬼窟裡生涯

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自來說經權無如朱子此語明當唐一菴曰常行為經所裁度而為行即是權也

不費便是否不隱便是驕驕吝之病忘費隱之義
呈矣玩子思語意似以夫婦愚不肖之知能進
人于費而化人吝病以聖人之至天地之大進
人于隱而化人驕病到語大天下莫能載而吝
病斯瘳無不費之患矣到語小天下莫能破而
驕病斯瘳無不隱之患矣

譬之盛水之盂纔有些小絲毫罅縫便盛水不住
然則造端夫婦允是君子語小莫破入隱真工
夫試于此處較勘世人之破綻恐不勝其多矣

寓記 卷之三 戊申 二十

明道先生曰不立己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又
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于物以此豨格物
亦至精

伊川先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
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
之有也蓋已深照後人好言何思何慮之失矣

伊川先生語一貫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
皆是一貫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二葉

戶入若外而為客自戶出見人常在內而為主
曰誰曰出所以喚醒戶內主人皆從內出不從
外入

其所不睹不聞不可易曰未覩未聞喜怒哀樂之
未發不可易曰喜怒哀樂之不發未發謂之中
空未雲水未波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波斯恬雲
斯祥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如何而後重忠
信其主勝己其輔改過其功只看他做主處忠

寓記 卷之三 戊申 二十三

信與不忠信友有勝己無勝己有過憚改勿憚
改重不重大端便可決世固無任重君子而不
忠信比匪人吝改過者即忠信矣而無定主得
友矣而非勝己改過矣而有憚心其自任猶輕
不足以語重也

龜山先生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未理
會得心盡個甚

告子直以食色為性孟子口之於味等性也則不
離聲色臭味而為言耳

姤女壯勿用取女總不與之為婚姻詩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總不與之為夫婦是為君子無妄交不苟合之正道

事天一步全體工夫從孟子存心養性拈出西銘都是發明此理其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便與所以立命

心于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于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辨異端為其亡滅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耳



堯舜與人同耳只不失其同便是堯舜令人不若堯舜只是于人所同處異了也

不徒曰知天又曰知天命不徒窮理盡性又必至于命即散殊即統體即出性即歸宿天如是命之原來這一粒人如是至之逐年生逐年成謂之還他這一粒可謂之仍舊這一粒可千種萬種皆成粒千粒萬粒皆成種夫是之謂知天命夫是之謂至于命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若是天地與物做了兩個其生便可測惟原來是一個一故神不測其生而無不生不疾不行而速且至故不測也

仁人心也不仁如爛却心了仁者人也不仁非人矣俱不是解法

人于小處填得滿然後可大成章後達小處填得滿也

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恐常人皆然奚必孔子孟子云云孔子是實詣常人是虛境孔子是實體心量常人是偶寓眼界孔子下學上達自



下而上自卑而高東山泰山無日不在脚下孔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魯與天下無日不在度內其言登在魯超魯在天下超天下其隨處上達之地位其言小在魯邑舉魯在天下邑舉天下非徒然超曠之眼界故觀于海者難為水陸蒐溟渤而遂覺衆流之為小此未滙滄海之泼者耳觀水者當不其然遊于聖門者難為言陸聞聖言遂覺衆言之為小此未入聖人之室者耳志道者當不其然云何道無大小聖

人原不窮大而學者必積自小觀流水之瀾而知涓滴皆全海也觀日月之明而知隙光皆全照也若小科小坎不盈奚其大而為海奚徒耶于觀海君子之以成章達也有其瀾不忘無其海也有其明不患無其照也無其小欲有其大匪為大于小而遽欲小其大脚板下不實有東山泰山而遽欲眼界中小魯小天下斯謂之不成章斯謂之不達異于孔子之下學上達而無以學孔子之學達孔子之達



學以聚之零星細碎禁不得隨處走透無論塊散為塵即金屑為末亦不禁一點飄風也

有宅無路行徃不得有路無宅歸宿不得

孤德不行偏性更戾

五味入口人人能知若有病便鮮能知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以中庸視之允皆有病人耳

人底氣質之性大畧與藥性同不製過不入品不合諸品亦不成劑

賢智過之不是知而過之行而過之只是忽視中庸之理以為不足知不足行愚不肖之不及不是知而不及行而不及只是高視中庸之理而不求知不求行如此豈非都喚做不知味使其入口嘗一嘗味一味咀嚼一咀嚼應便知味道的當是何如或疑莫不飲食則何嘗不入口曰不知味便飲與不飲同食與不食同

寒暑之氣皆吾氣也何為又受寒不得受暑不得俱要思其所以然

物物要奉天時物物天亦不遺此所以為物命匪



特人也

天不遺此物物各具一太極

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清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于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維使恩怨平等而于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為仁可乎謂為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即所以為

仁之至也

凡有事都是正心工夫運用流行別無另有一項

正心工夫在有事之外此之謂集義

傾叔時性命說于自家軀殼上不得求其圓滿于

自家道理上不得聽其缺陷

孔子稱泰伯為至德文王雖曰生有聖德亦恐無以加于泰伯只泰伯見生了文王遂遜以為聖人遂為天下得人慶要讓文王出地頭這便是以天下讓的第一義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由此言之連太王也未必有傳季及昌之心只泰伯以天下起讓念總不在父子兄弟國統間起讓念亦初不因太王有是心而後有是讓王季為能友而後為固讓以其天下讓是泰伯劈初頭原來的真心故曰三以天下讓耳民無得稱當時之民只道其以國讓不知以國讓也是私了安足為至德

胡康齋先生曰君子當常吃虧方做得

或曰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孩提之甘食悅色亦良知也殊不然孩提原不甘食悅色

輕于記過重于錄功詳于取善寬于責備

偽君子即真小人蓋小人而偽有君子之名者耳天下原無君子而偽者亦無學而偽者其偽者必其不學者

黽記 己酉　日啓新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人心留滯多
磊磈多臆胸脹腹放舍不下總以不知有所謂
逝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都是逝者宇宙間凡
不逝者不是病塊定是死物

聖人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人將以文事槩力
行以學文事當躬行怎生得

諺云傍好住又云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皆有
至味可玩



聖人所云發憤忘食從人分上說樂以忘憂從天
分上說人無此憤而人分有能盡者無之人無
此樂而天分有能盡者無之

致誠正修齊治平七字精神命脉俱始于一格如
膚寸雲便是彌天雨涓滴泉便是全海水

色是十分仁心只九分九釐九毫仁也喚做色邪
仁而行違

慎獨婦人知有夫從一而終即其精義女憲得意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夏侯令女
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
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
獸之行吾豈為乎由此言之一不從獨無慎直
是禽獸人自不察耳

面孔上常要有血

見過內自訟禮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大抵
人明于責人、人有過無不見、昏于恕己、己有過
多不見到、能見其過、精神已十分向裏了、其平
日責人定是輕以約、責己定是重以周、不敢苟



且自恕了、訟是言之于公、內自訟不是口說便
罷、念譸便休、悔過真心觀體呈露、真是自攻自
訐、自舉自糞、自首自服自懲自創、有這一欵失
便驗這一欵、實犯這一條律、便服這一條罪、略
不敢遮瞞些子、回護些子、遷延些子、等待些子、
總不為人故曰自訟、近裡着己精神略不走透
向外故曰內自訟、如此怎生再犯得、怎生屢犯
得、庶幾可到寡過不貳過地分、故聖人以為難、
孟子知言、一言不苟之學、蔽陷離窮、病根芟薙必

盡養氣一息不餒之學、呼吸喘息之微要令都
是剛大、以直塞天地配道義底分量、
如好根衷之好如其本有、如惡不佞加身之惡如
其本無、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大凡說話總不信口出
悖爽既有個頭對在前、又有個勝負要決、粗心浮
氣不得、沒思沒算不得、信手而下不得、此便是
涉世方、故猶賢于已、
問如何是盡心知性知天曰但瞞心昧理的人便

喚它黑暗了天此是反詑訣又問如何是存心
養性事天曰人心纔做主不定鮮不使性做主
不定如何喚做存動輒使性如何喚做養如是
棄天莫甚褻天莫甚如何喚做事
人的身心性全體都是天、都是命、却不把當做天、
當做命、所以都做壞了、若知天只是此心此性、
命只是此身、如何敢不盡不知不存不養、如何
敢不修、
慎獨定盤一針、入隱入微得此萬感萬應萬起萬
滅自無一毫任情信意處了、故意由此誠性由
此率、
謙一心歸路、惟一心方歸得路、此君子慎獨訣、
千偽萬偽皆從欺字做出千真萬真皆從謙字做
成、
人心這點理自其不著形聲謂之不睹聞、退藏于
密謂之隱入于至小謂之微只這些子謂之獨
無偏倚為中無乖戾為和、會得亦無許多名目、
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

中流出、便不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雖如此密
佐這一念蘖來稍浮不隱稍粗不微稍二三不
一路、亦無獨可慎而萬有之欛柄卒難輳手、
鄒爾瞻謂予昔有同年友過余山壘是時友有按
楚之行余告之曰願君子以仁厚為主本以停
妥為風裁余甞愛稽古名臣事其攬轡風清未
有不自此心仁厚基之夫仁厚者一物不忍傷
之謂也予聞近世以風裁為先務者有司承順
不遑往往至于亡家隕軀卒之威不足以懲而

雷霆之威褻矣故摯摯然下至百司芻蕘罔敢
忽也人人得盡其言而後人人得輸其忠得輸
其情明以察之勇以斷之不使有匹夫匹婦失
所斯其威大矣友以為然今公有粵西之行予
風沐公之知敬書而納之槖囊公有異才能擔
當大事又雅志聖賢之學不以余言為迂者幸
嚴相勸策它日粵西稱無冤民而以春和代肅
殺使人知予輩之學不為空譚也此庚寅冬見
教語久虛其意因檢而識之



緐昌夏廷美曰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
何能事親稱孝子又曰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
其端異也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
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
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旨甚
君子戒懼慎獨時時處處對越天命無一息不在
位天地育萬物上起念
羅念菴先生曰朋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
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朋

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
誠為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為徒營人之耳目則
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
知人須具精光照破終身認不得自己如何樣面
目此有造化至理在切須體究楊敬仲曰此身
是天地間一物不必攬為己
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
疾有志省身克己者于此悟入
有朋有之自我來之自我傳習親仁勝己宗親就



道皆所不可無者學不學朋之有無是一證據
人不知而慍否又一證據
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早已不是士
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大凡捽頭捉尾有頭無尾
或頭輕頭重邊有邊無手高手低偏少偏多便
不是善又安得中執兩端用中一個欛柄一條
線索惟執所以能用惟用所以能執于民執不
獨執用成俱用盡日用不知之民以進之知此

所以為大知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這便是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皆獨皆慎未達曰

父子兩成其為慈孝成其為父子否兄弟兩成

其為友恭成其為兄弟否夫婦兩成其為義順

成其為夫婦否

說到正心誠意致知而無格物一在何所下落鄭

本先提物有本末後說格物便有源委后經格

物後然後說物有本末意味索然其為釁書不



問可知

格致誠正四字原是合做脩字發端在格不遺物

而論空不浮湯以有事也致則知之明誠則廢

之當三字合併而心得其職為正四字合併而

家國天下之準無一不具于其身為脩

君子小人大較在意上分學脩無體實工在意上

用明親止合一實德實業在意上見心君意臣

故傳誠詳而傳正畧也

格致誠正是脩字中一串活線索先提掇不亂便

是格

虞庭精一孔門慎獨

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精核其為

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強不服真所謂師

不必賢于弟子　許敬菴曰余觀石經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此本多出好事者之為也

心意一絲毫不容夾雜故曾言慎獨于好惡性情

一絲毫不容夾雜故思言慎獨于隱微

明善誠身聖賢總不以善為一己之善故明總不



以自為一己之身故誠

許敬菴曰天下不少聰明知慧之士亦不難記問

辨博之才至有淹貫古今睥睨一世者從而叩

其正心誠意之功修身齊家之化闃然無當則

所從入者非也矜智識以為高而氣質之偏至

終身不能變挾藝能以自勝而物欲之蔽雖一

絲不能除若然者其病根可知矣

物格致知經文三在就是格三知就是致不消複

解傳誠意則格致正修齊治平七義俱聯絡統

括于其中、以了此便是至誠盡性事業也、
不自欺乃所謂知之至人多自欺凡以知之不至
耳、知之至本至為誠好惡從至知發出裏無假
于擬議安排而自無不真無不實故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兩如字形容誠字窮通真處誠字由
致字得来致字又從格字得来此豈可襲取而
為誠也
心主乎身誠致格皆正皆脩意乃心誠知乃心致
物乃心格格乃身無麻木致乃身透明誠乃身



結實

邑記 庚戌　日啓新齋

可欲之謂善無難曉只不可欲非不善而何
仁也者人也人外無仁合而言之道也道單言不
淂如父子有親言親須合父子與天地合其德
言德須合天地人外無仁要人盡人單言非道
要人不獨人其人而合天下人其人
小知大受此君子小人之辨凡挾片長矜一技必
小人也肩弘任鉅必君子也
仁者人也余行之說顧李松遊嵩山見病鶴曰須



人血療之李即解衣刺血鶴曰茲間人至少公
不是也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
矣李于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都所遇非少
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惟一老翁是人李具言
病鶴之意老翁咲袒臂刺血李淂之以塗病鶴
即愈遂冲天而去夫孟子言無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非人也名淂人若是難矣人豈易言
哉
自程朱以来學問中人尚熱鬧近于勢利之場此

風似亦當挽此管登之之名言
危行言孫言有時而孫也若說危行孫言便不是
路了
持其志毋暴其氣合一工夫志壹動氣氣壹動志
都是偏病持其志如師中之有主帥無暴其氣
如師貞丈人吉如長子帥師志氣合一不是志
氣各壹志固不至動氣氣亦不反動志
君子有終身之憂為忠字終身做不盡
伊川先生以學術頗僻先後編管除名當時論之

者謂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
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紫陽先生亦以偽學
先後削公官爵當時論之者謂以喫菜事魔之
妖術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誕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
韓侂冑怒紫陽使優人峩冠博袖象大儒戲于
上前臺諫迎合其意以偽學斥之臺察沈繼祖
誣熹十罪劉三傑又指偽黨變為逆黨坐逆黨
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今日此風亦見之章奏間
為程朱之學者得無無以自信否
唐虞諸臣禹治水稷教稼契明倫皐陶作士益作
虞伯夷典禮夔典樂終身事業在是終身德業
在是此可以窺古人學問精專之大端矣
或曰古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
其口頭聚衆登壇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
在情此講學之不見信于世非講學之過講之
者之過也斯言可為口耳學問者座右銘或又
曰貪饕之夫不容于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

之士見收于眛目其害大而難堪斯言可為孤
絜矯亢者座右銘
人忌自處太高疾惡太甚孔子說嘉善而矜不能
自是道理當如此雖天下一種下愚的人我惟
當矜憫他化誨他安知其不能同歸于善彼縱
不能然妒忌疾害之心亦自不生此陽明先生
極旨之言
大學定靜安慮從知止說來接連又從事物上說
去安得有虛懸無實脚不點地之病周子主靜

亦本仁義中正之定為言若湯以靜坐為靜恐
與靜義畧無交涉
昔人有詩何年飲着聲聞酒直到而今醉不醒聲
聞過情君子不以為耻不成其為君子矣
朋友有信楚昭越姬之曰信者不負其心似勝解
陳錫玄說儆必有一篇醜文字送歸林下謂𢹂章
必有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謂諛墓文意亦痛
切
金陵魏濬詩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
龜記　卷之主　庚戌　由三
凡有聲名落在人家者宜詳味而涵繹之
洪氏自誠曰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
能聽病受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
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必先無得罪於冥冥此可
為未發中之註
孔子言克己復禮不區區以形骸為己須以禮為
己孟子言集義養氣不區區以氣魄為氣須以
義為氣故天下歸仁方復其為禮己浩塞天地
方成其為義氣有一不歸禮未云復非孔子之
所謂己有一不塞義未云集非孟子之所謂浩
禮與己岐而二義與氣岐而二顏孟之學無從
湊手
仁者人也不仁定不是人禮者己也非禮安成其
己約禮弗畔可要中也復禮為仁兜根生也蓋
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為仁如以枝為
根便與復義無交涉己如田禮如禾仁如禾種
克如尺土盡闢復如盈畝競秀此盈畝競秀者
溯其生要其成粒粒皆嘉種也不曰為仁而何
龜記　卷之主　庚戌　由三
養育一人由是養育天下由是不曰天下歸仁
而何
克己復禮無己非禮全己皆禮此不待言禮而曰
復更是透底震動兜根萌生如子半陽生而大
地春迴又如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而
殊不見其燦然之迹此非顏子未易以幾此後
人尊顏子曰復聖不難于禮而難于復也
唐穆宗時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
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楊

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文昌言于稷宗令歲禮
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稷宗命覆試於徽江州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
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

莫見乎隱是隱見打迸做一個莫顯乎微是微顯
打迸做一個戒懼以養未發慎獨以謹已發令
發未發合為一睹不睹聞不聞合為一故既言
戒懼又言慎獨



戒慎不睹視遠惟明矣恐懼不聞聽德惟聰矣

中和位育只是喜怒哀樂徹首徹尾無不中節朱
子曰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
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
也不大驚小恠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
融明爾

道問學朱子答王幼觀如這一柄扇自家不會做
去問人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
是去做這扇便得若只問得却掉下不去做如
此便不是道問學問學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
是問學無窮無盡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朱子曰心
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個是應得是便是心
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且如人唱喏
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
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要見此心浙間有一
般學問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個物事如
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



段說心只說實事此俱格物集義抄解

己所不欲尚是同然虛念勿施于人方為點地實
工

若謂顏子視天下如鄉隣則何以云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只春秋時待顏子為鄉人隣人顏
子不得強合之為同室之人耳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要玩如此二字言人決不如
此若如此便與禽獸無分別了人與禽獸定是
有分別的不應便至如此咨嗟慨嘆若如此而

未必如此君子終不忍以禽獸待人的心腸詞
意之間宛然可掬
禽獸何難若以禽獸待人君子就被那横逆的一
項人難倒了君子被人難得倒這仁禮便有欲
續有作輟何名為存何名為異于人
妄人幾無擇於禽獸鄉人亦何以甚異于妄人謂
反到此而不復有終身之憂則一朝之患尚多
去妄人不能以寸其曰未免為鄉人免得横逆
方免為鄉人未免得横逆便是未免為鄉人



古今横逆之起于人倫惟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
殺舜為事此天下後世所無之横逆于是時妄
人禽獸一段在舜分上欲其必無欲不消說
看君子曰守已矣守如此守亦是决別君子心
事决不如此故曰舜人我亦人人人有舜之分
量人人能為舜
有烈火方顯得精金有横逆方試得君子心事出
世人以君子自命為横逆難倒者甚多此則俱
不免以鄉人自待而已矣遍天下及後世遍古

今于一息莫知其鄉者心鄉人若存若亡一存
九亡之心而已矣不名存不名君子
孫聞斯曰只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便是存心一章真脉絡無有人而不如此者
無有人而不恒如此者世人只為見得人未必
如此所以看得已是看得人非連一段盡愛盡
敬心腸都放鬆去了是人未必為禽獸而已則
安為鄉人耳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與此正相發



愛勞忠誨不止父子君臣仁者愛人不成做那禽
犢之愛與人忠不成做那婦寺之忠凡言忠愛
皆然
性道難聞殊不在文章外凡日用動靜斐然燦然
間有能不以情量起見乃一團天理用事便喚
做聞性不但了人事當然乃一片化育流行便
喚做聞天道
王吉士思獨不為應酬文曰美其文詞以悦人而
因以眩是非豈惟吾才弗能亦心所弗敢

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即
常游于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即
常歛于徑寸之内正謂之放不謂之存
行者一室一戶出必由戶是鐵定底天下無無戶
之人天下無出不由戶之人斯道斯此戶其無
旁門其不可多門奚啻如室必一戶其不可有
闕無關其不可毀垣壞壁踰墻越屋亂馳狂走
奚啻出必由戶即斯即道不斯不道故曰斯道
得門從外入由戶從内出外入曰門翕闢之坤門



兩化之道如易之知來之逆内出曰戶專直之
乾戶一神之道如易之數往之順入門曰見見
歆實目睫在皆精妙故言美言富出戶曰由由
歆知跬步不越乎常故言斯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無文雖孝弟謹信多易失之
鄙俚粗倍天下之道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須
學文不學文非不謂循每支撙勉強而不足學
文方彌中彪外宏中肆外沛乎有餘
惟文方成個物故曰文物惟文方進于明故曰文

明惟文方阜蕃大雅故曰文雅君子所貴學文
如此
惟易方無時不中惟易方權度精當惟易方純是
德性之用而無一毫氣質之用此子之謂無大
過子之所謂學易
不出戶當出不出就是死坑死塹將四通八達之
路盡數閟殺了故出必由戶即斯是道戶外無
道由斯即道非由戶之外又有由道謂道如戶
不得謂由道如由戶亦不得有能出不由戶其



不能由斯道也有可疑無能出不由戶其能由
斯道也無可疑不消費半點疑心故曰何莫由
斯道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矧由謂止是由戶不是
斯道戶自戶道自道有兩樣由怎生得
出由戶自内出令人多自甘為戶外漢
由斯道人能由出戶底樣道當出而出雖八年于
外可斯便是禹稷之道當不出而不出雖閉戶
可斯便是顏子之道若其當出而不出便如所

謂不出門庭亦當不出而出便如所謂一失脚
為千古恨聖人誰何二字真堪喚醒醉夢若是
誰從何便非所謂主人翁常惺惺常在這裡
味寂于口移到目上不得亦見是性父子主恩義
字也來不得亦見是命
存是平日保任工夫過是隨時檢制工夫後儒好
語自然修談本體不但檢制有所勿屑并保任
有所弗事可謂荒唐謬悠之極矣
孔顏之樂樂字頭面首見于論語有朋自遠方来
箚記 卷之三 庚戌 五十
程子曰樂由悦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以
此見孔顏一生只知有學無非習熟說溪同善
來朋旨趣樂則行之固善就是疏水曲肱簞瓢
陋巷處那樣至窮極困曾無轉換故曰不改故
曰亦在其中如曾點幾欲拈出又對佳境發舒
便與孔顏之樂有毫釐之別故流而為狂
看短命命矣夫生死有命道之將行命道之將廢
命與見危授命見危致命等處不可易命為性
便見性命地頭原有分別看天命之謂性處又

見性命統體原無分別
天命之謂性固說人命之謂性不得然而人外無
天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即
人命即天命非人自人而天自天既可指天之
命喚作人性亦可指人之性喚做天命孟子性
也有命命也有性似倒翻天命之謂性語
性也命也俱斬截說要人識取性在是便不消論
命命在是便不消論性性命原不是兩個認得
性字清楚即性是命何消又論命認得命字的
當即命是性何消又論性此孟子教人認明一
箚記 卷之三 庚戌 五十一
路單刀直入方不用回頭轉腦多生枝節竟至
兩下眈室
耳目口體停當一滚都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完
全只在這副耳目口體二之則不是故君子不
謂
不知禮無以立三十而立禮字湊手知者不惑四
十而不惑知字湊手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
命性字湊手

仁禮二字終身移撥不動方謂之存心

其所不覩謂未發之覩其所而覩覩非所覩與無目同其所不聞謂未發之聞其所而聞聞非所聞與無耳同此子思家醒聾人聾瞽處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時時處處將一副隱微心術和盤托出與天下共覩共聞更無隱而不見之處更無微而不顯之事夫是則無隱非道而見可知隱見一無微非道而顯可知顯微一一之謂獨真得其一之謂慎



人到隱見一微顯一獨字頭面分明露出問赤子時何如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此人人本來獨體也及其長也固不勝其二三決裂紛紛錯雜千頭萬緒之患矣于獨乎何有

所以為小人只是陰暗細瑣所以為君子只是正大光明

就有道而正正字家喫緊家關係不然即安飽不求敏事慎言也都要賺入邪路去

不知為不知是不必知亦不可知未有學養子而後嫁是不必學亦不可學並人知所不必知知所不可知學所不必學學所不可學者甚多

仁之實事親是也從兄之義在其中矣義之實從兄是也事親之仁在其中矣事親方是仁之實從兄方是義之實節文斯二者方是禮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方是知之實樂斯二者至于手舞足蹈方是樂之實不然皆務華絕根虛浮無實之仁義知禮樂已耳

有子將孝弟做個仁之本孟子將孝弟做個仁義



智禮樂之實又將孝弟盡堯舜之道又將孝弟做個守先待後家法就是忠信與忠恕也俱從孝弟來未有不孝不弟而可為人更可言學者

視須臾離道雖有目只喚做不睹聽須臾離道雖有耳只喚做不聞人所稱覩見道耳非其色之謂也人所稱聞聞道耳非其聲之謂也

存心到自反而忠大段十分好了只橫逆尚猶未免此個地分精神滿得一鄉可喚為鄉人國人還喚不上而況天下人與古人此孟子家醒聾

人心處

一耳一目之覩聞有限天下衆耳衆目之覩聞無窮古人所以明四目達四聰如中庸中所稱引顏子擇善大舜好問察蓋不以一己為覩聞而以天下為覩聞是為戒慎恐懼之實際

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然則禮無約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將無一之可固其不成人勿問之矣



耳目覩聞心術隱微與天地萬物稍有隔礙稍不流通覩匪其覩聞匪其聞隱匪其隱微匪其微喜怒哀樂匪其喜怒哀樂總不是教總不是道總不是性總陷溺在不知天命而不畏無忌憚小人一款中

頑嚚必底豫傲弟必克諧苗民必來格橫逆必不由是此舜之所以法今傳後而顏子之必欲有為若是者

聖人彖乾元亨兼屬天分利貞專屬人分孟子發明孝弟仁義兼屬天分智禮樂專屬人分故事親從兄直頭說來智云知禮云節文樂云樂凡皆孩提後擴充赤子後不失事智禮後又說個樂則所謂成於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

聖人原未嘗仁管仲而孟儒溺于相沿之說謂聖人而佐桓公必為管仲之事且謂聖人仁三仁仁夷齊仁顏子仁管仲啟躋管仲于三仁夷齊顏子之列其為人心憲害莫甚于是

隱惡之隱與莫見乎隱之隱費隱之隱亦一脉無隱心必浮夸炫露一無涵蓄已害事至于麻木



痿痺視人之痛癢休戚漠不相關則行屍走肉之死人而已矣

微覩微聞將之以戒慎恐懼之心浮念方始盡歛故入隱而隱不素隱即隱即見原為天下之至見道心方始淵涵故入微而微不但微即微即顯原為天下之至顯這隱微一念即人心即天命立乎天地萬物之表做得天地萬物之主豈曰與天地並立為三將天地亦不得與我為儒

子思名獨之意喫緊如此

性是天地萬物一原之理參三才爲萬物唯人人底分量若是乎不小須臾舉心動念時處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做得天地萬物之主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方始成得個人纔開眼不是這個便喚做不視纔動耳不是這個便喚做不聞凡皆盲聾之人也君子萬分有忌憚不勝戒愼恐懼以此

人只有這一副耳目先有所不覩聞道如何修人只有這一點心術先不免二三夾雜道如何修



費隱章傳莫見乎隱句聖人不知不能聖人之心之隱也天地猶憾天地之心之隱也鬼神章傳莫顯乎微句視之而弗見微而入于無形也聽之而弗聞微而入于無聲也使人齊明盛服之使格思之格皆其發微處

樂取諸人以爲善人性皆善舜無棄人不見有一人可棄于善外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當其耕稼盡耕稼之人皆其所取而無一人在所棄之中當其陶漁盡陶漁之人皆其所取而無一人在所棄之中至于爲帝盡天下之百官萬民皆在度內有取無棄勿問之矣眞所謂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聖人無非取諸人固如此

舍己從人初不是己非人故言舍言從樂取諸人初不棄其在人故不但言取又言樂取

羅整菴先生云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情是不待主張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



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由是推之中庸之獨性之動幾也故直名隱微大學之獨心之發端也故欺謙並述中庸云愼大學云必愼大學之獨視中庸之獨下一層中庸之獨似虛一之一大學之獨似掛一之一故云然然總之都是透源頭學問也

學庸俱在禮記中中庸首言戒愼乎其所不睹便是視必以禮非禮勿視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

聽必以禮非禮勿聽戒慎恐懼皆敬也禮者敬
而已矣禮器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
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
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學庸兩言慎獨皆內心也皆禮之以少為貴者
也

隱極深微索微研幾入細

中庸戒懼慎獨總是彝倫日用實落工夫並不先
馳之于無形無聲虛懸不可捉摸之地以徒用



其神妙之思至于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幾枯出
弗見弗聞體物不遺之鬼神來說誠之至極然
後掐出前知如神不見不動無為之天道來說
末以無聲無臭之天載要終見下學有聲臭之
人事都是上達無聲臭之天則所謂君子中庸
中庸其至至此

知人論世猶云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知
人當與其人為相知論世當與之進退古今而
上下其議論論曰尚如尚於中行之尚今人如
對古人不過為可與之為友尚論言起千古之
人于九原與之同堂對面而上下其議論曾不
相忤方稱同方合志而為友故曰是尚友

戒謹恐懼心便是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帝出乎震
之震與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禽獸幾希之幾
人若無此心便與君子路無分了

平世之禹稷民饑民溺由己簞瓢之奉必所自安
陋巷之顏子一簞一瓢在身饑溺之民必其獨
切故曰易地皆然

記　辛亥　　日啓新齋
賢賢易色此不是小可事蓋已洗淨血脛重換卻
一副凡陋胎骨了况以之事父母能竭力以之
事君能致身以之交朋友有信故子夏必謂之
學
國家鄉飲酒禮賓位于西北主位于東南禮記云
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
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天地寒凝之
氣始于西南而勝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



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此為近似又
有冈主人必居東方賓必南向之說以賓主俱
四隅坐非是而欲改定賓位北方南向而偏于
西主位東方西向而偏于南似更未女竊疑賓
位西北乾也主位東南巽也莫尊于乾而巽為
正對以主巽賓之義也若价東北僎西南謂价
僎俱屬賓位可謂价東北為艮僎西南為坤艮
成始終為賓坤順為主亦可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後人且以念為粗

而謂不足置力此聖學所以絕響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禎祥以貞正
為祥妖孽以巧艷為孽皆有國有家者所自作
所自為興亡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人人之四體
盡蓍龜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作善必自為福作不善必自為禍此理原來前
定此理即民咸用之之神至誠前知至誠如神
不過知此神此固至平至庸事耳
容過盡一切庶民百姓芻蕘工瞽之言隱惡盡一



切無知小民誹謗怨詈之言揚善盡一切賢人
君子忠讜直諫之言好問則人不言而每導之
使言如是則徹頭徹尾全體呈露方有兩端可
執而中可用然中曰於民不第賢人君子是執
是用其不以己匆問之矣其斯為舜匪斯則惟
善是揚惟善是好亦足稱知亦優天下大則未
可幾也
子貢問士不是每下蓋欲窮士之品也硜硜然小
人抑士之下為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皆謂之

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農工商賈而信果硜硜然農工商賈哉亦可以稱士僕隸下人而信果硜硜然僕隸下人哉亦可以稱士言不特士類有士小人中有士行亦士也若今之從政者豈不軒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此則徒具人形渺之乎一斗一筲之為器耳又何足與入算數

人一副耳目之竅先不開先惰惕不敬其有睹聞不過聲色而已如是日用飲食不過口腹安所稱知味男女配合不過牝牡惡乎有造端此子思首言戒謹恐懼所以醒發人之聾瞽也



性量之大無外者天性量之深不極者淵天宇出頭人為智巧盡卻矣淵宇出頭江湖河海合流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欲往公山佛肸之召則曰末之曰不善不入至是欲桴海而謂從我唯由將以乘木舟虛與溟渤汪洋無不茹納之量廣子路耳子路聞而喜真有兼人之勇者然聖門材數也夫子材子路耶子路于路或推遜同列或謂人可與從而不弟唯已便能視人惟已而不勝材衆材具取資多且目無全海而人與大觀矣子路之喜奚耶故夫子復為警教之

知天知人人都看做與紗去知天不過知有天耳知人不過知有人耳只看不知天不知人底人逆天悖理害義傷教于何不至

天地望人之克肖奚啻父母望子之克肖子不克肖你道父母安得其所而父母一家之人得遂其生否便見中和位育是人分中決不可少有欠缺底事



文學道學與學道學文雖非兩項乃學道即小人可與而學文非君子不能如夫子爲不學此論道無問賢不賢文不在茲此論文與喪且係之天四教首文會友以文餘力學文博學于文文豈易言學哉

性相近去聲近附也親也近之也習相遠去聲遠離也

遠之也相之為言聚天下人之知愚而言論性則無問知愚人人可附可親可近以善故論習則知底習于上愚底習于下便各不同日離日遠如何可近由此言之性所同習所異人有習宗不可不慎雖習上稍不慎且復移而下雖習下稍如慎仍可移而上唯上知確定習上斷不移而下下愚確定習下斷不移而上耳不曾到上知地分還當緊防其下移不曾到下愚地分無不可望其上移習之在人其不可不慎固如此



性無知愚習有知愚習慣成自然如向上底事習閒習見慣了便多向上而為知下流底事習閒習見慣了便多下流而為愚知與愚總于習事不干性事

人有近我者宜讓讓不違或不孫有遠我者宜反求諸己或怨得無以女子小人自待其身乎

已舉翔集人之精神無息不與萬物相流通而禽鳥得氣之先神應尤速色總動鳥斯舉必是翔然後集梁雉之時哉吾夫子與物同春太和元氣流行之天忘其翔忘其集者也三嗅而作子路總與夫子共遂舉動子路之色也鄉黨記夫子之容貌言色而以是要終夫是之謂化工之筆

小人之中庸小人于中庸全相反了此當首舜其餘有一項民迷于至而鮮能久此不干民事當有任其責者有一項賢智便有超越鮮能之民之思而忽于用其中與愚不肖之不及等遂將



舜來立一個用其中於民榜樣又有一項予知之人于中庸全不知擇又有一項予知之人雖擇不能守遂將顏子來立一個擇守榜樣又有一項矜能之人謂無不可能將中庸亦易視了而強非所強遂將夫子告子路之強來立一個強底榜樣又有一項隱怪之人希後世之述又有一項遵道而行之君子亦且不免半塗之廢遂將依中庸遯世不悔聖人來立一個不消有述與決不可已榜樣是為中庸明道術首義貲

隱以下便他是君子中庸路為小人之反不一
故又特發居易行險與闇然的然之辨
天命之謂性識得謂君命之謂性父命之謂性俱
可識得君命父命之謂性無不臣無不子矣識
得天命之謂性無不人矣
盈科積漸而滿登山逐漸而高豈無一蹴便上山
巔之人豈有一流便會到海之水君子之以成
章達非但如流水之盈科後行亦原如登山之
自卑成高但聖人分位原高不消論見地君子



心量易小須先有達觀故聖人之達以登山喻
而君子之達以觀水喻
身分高而視下為小實詣也此孔子所以大眼眶
大而小不足觀虛見耳非學者所以達故脚下
有山便在成上達若目中有海而故忽細流則
不盈科之水涸可立待者耳
見神章露出德字誠字人不到通神明不是德不
到通神明明非其明即誠非其誠而誠明之性
明誠之教一齊都無說處

率性之謂道誠而率者天之道誠之而率者人之
道誠而率者自誠明謂之性誠之而率者自明
誠謂之教誠而率者如所謂絶無人力有天機
如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未嘗非人而不可以
人言故曰天道誠之而率者生安如是學利如
是困勉如是缺一些不得未嘗非天而非可徒
恃乎天故曰人道誠明之性人人天然之本體
明誠之教人人當然之工夫有天有人所以為
至誠至聖有天無人將不可在人道中算數聖



人之所不道
乍見怵惕嗟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真心非誠而
何這點真心分分明明當怵惕自怵惕當羞惡
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亙混他不得非明而
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
明一點真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
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
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
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又有一般擇
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
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
罔念立狂矣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其天命之謂乎曰天既命
之為人這一副做人底道理何曾欠缺分毫何
曾動一動以不曾動故謂之靜而曰天之性
從容中道聖人這聖人是思曰睿睿作聖人人分量
具足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有這些便是人人



的天道本然誠體人人具足聖人的體段分量
故以言聖人言誠者周子曰聖誠而已矣如此
鬼神棄後接連個舜文武周舜際父子之窮而受
命文際父子之盛而無憂武周則際君臣之窮
而受命而成德無之不質鬼神而無疑無之不
是神明之格思度思不可無所容其度射思不
可無所容其射至誠之為誠至聖之為聖唯此
是真血脈
大孝如舜必受命達孝如武末受命言受則有授
之矣無憂如文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皆言文之所以為文連受亦
似剩字以文父子之間即天人之際天非有授
文非有受是為平常之極中庸之至
德為聖人聖其人歟非聖其人歟尊為天子天之
子歟非天之子歟富有四海之內四海之內果
無一民困窮否歟宗廟饗之得無有吐棄否歟
子孫保之得無貽燕有未盡歟一或有歉是謂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孝之所以為大大此惟武亦然舜性之故大
武反之故達
神之格思即思是神即神是思可度思是可思而
得可射思是可勉而中惡乎神惡乎格惡乎曰
誠之不可揜舜大孝文無憂武周達孝俱自格
思之神流出
率與修非兩項能率者能修不率者不修率修與
戒懼亦非兩項率修者戒懼不率修者不戒懼
不戒懼便喚做無忌憚既無忌憚必行險必的

然出乎君子而入乎小人
後世有述非為遯世不知不悔路頭方正便是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底精神
前聲後均人視為莫大之戚舜大孝盡道其間恁地平常前季後武人視為莫大之慶文無憂盡道其間恁地平常戎衣異于揖讓人視為莫大之變武周達孝盡道其間恁地平常
戒謹恐懼徒是性體流行耳目不用聲臭俱泯故覩聞二字亦不露出但曰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謂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本體可謂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功夫可



父作之文王子也宜述子述之文王父也宜作文王無作述其曰無憂止孝止慈隱之至微之至闇然之至與不見不動無為同一脉此所以為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文王之至德也
中庸自舜文武周之外惟有取于顔子子路中庸不可能舜用中於民盡忘其能者也問寡問不能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二子能心亦幾于忘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率性之謂道而外此無道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此修道之謂教而外此無教
孩提不學而能聖人不勉而中孩提不慮而知聖人不思而得孩提無不是現成聖人聖人無不是原初孩提人未有不能為孩提乃有不能為聖人豈不學不慮不勉不思為之誤而能而知而中而得忽弗省歟遺能知中得而謂學慮思勉俱可以無事事此亦殀孩提之胎而斷聖人之脉者君子不可不可以不慎亦不可以無辨



孩提之親親敬長徑言仁義惻隱羞惡之心或止言端孩提無感而自然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惟于孩提為可驗孩提之愛敬乃天性本然之靜體任物有感而曾不為動如大孝終身慕父

毋如所云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便是其一生
更無不靜處故曰性之故曰生知故曰主静立
人極也
朱子曰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程
子曰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
濁者為愚朱子以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
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
稟于氣者言之二説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
考之程子為密盖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



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
孫開斯以稟既不善決是不能無害性既本善
決不可言矯揉畢竟不得小異於孟子
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謂才既兼三才又靈萬物
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
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
德謂之才賢謂之才品謂之才能其偏亦謂之
才質謂之才氣謂之才智謂之才技謂之才調
並無有不可為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

其論性或等之硬直之杞柳或埒之無定之湍
水或以為不過食色而夷之物欲之中或并欲
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且但知生之為性
而不知成之為性即同人道于犬牛而有所弗
顧孟子辯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
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于氣又另認有一
個氣質之性安知不隳必為堯舜之志此憂世
君子所以又不容不為極辨
自昔聖賢論性如曰若有恒性如曰成之者性如



曰性相近如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亦並不曾
説性是一只言恒性而係之降衷言成性而本
之繼善既謂之性便無有不善故孟子一言蔽
之曰善而已如子思説天命之謂性又分説其
性人性物性而以明善擇善為率修指訣便其
義人謂孟子道性善不知由湯至孔子〻〻子思
俱然道性善殊不自孟子始而道性不善如氣
質之性如善惡皆天理之説則幾歆畨孟子之
紊而沿荀告諸人之誤者

今人知道性是善忽了孟子稱堯舜之意知道情
是善忽了孟子則可以為善之意都不得性善
不堯不舜徒善耳情善不思不求徒善耳秉夷
好德之詩不止是引来作性善之証蓋是引来
作堯舜思求之証如堯如舜必思必求到盡其
才方是盡情為善而不失其常方始能盡其性
而質有諸己故曰秉夷曰懿德又曰民之秉夷
故好是懿德如前言四端而曰人之有是四端
是大家底説話曰允有四端於我是到手底説



話曰知皆擴充始然泉達尚未究竟底説話到
茍能充之足保四海方是究竟底説話如堯舜
方是究竟孟子所以必稱堯舜也

周子太極圖説于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
程張氣質之性之説于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
線締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之眼也

興於詩做人能興即興是詩是謂於詩古人所詠
有詩不過咏其興而已立於禮做人能立即立
是禮是謂於禮古人所制有禮不過期於立而
已成於樂做人到成即成是樂是謂於樂古人
所作有樂不過奏其成而已謂自無詩因詩而
興自無禮因禮而立自無樂因樂而成即日誦
詩學禮學樂也恐湊泊不上

行有不得但不反求諸己便喚做其身不正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一步離身無不是末

率性之謂道但任情都是荊棘險阻了如何謂之
道修道之謂教但修法都將人束縛壞了又安
有所謂教



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
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

愚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
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

學而篇説孝弟説忠信都是學底實據條件然説
孝弟又説道生蓋有孝弟而道不生如祥覽是
説忠信又説傳習蓋有忠信而失其傳如龜山
先生所謂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以言乎聞道則
不可是

學然後知不足凡不學之人容易居之不疑賢賢
易色等人多不以學自居吾必謂之學子夏之
意一以標學者不自足之溪心一以示學者不
可易之定準
地有肥磽是為習俗不同雨露之養是為習氣不
同人事不齊是為習業不同習相遠總不過此
三者
愚不知人來例習倚親仁賢賢友勝宗親就道等
皆是于此能知將無不知于此不知無為貴知

矣
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不中而勉誠者不思而得
誠之者不得而思誠者從容中道誠之者急忙
就道及其知之成功一而已矣
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為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
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為性原非性也
孔子四十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為動
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即
心動也
中庸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齊並埒說不但見
富貴與貧賤一般連與夷狄患難也一般只論
素不素不素富貴儘多不如貧賤者更有不如
夷狄患難者
聖人嚴君子小人之辨如周比和同驕泰都在心
術隱微上別白他如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喻義
喻利上達下達為已為人求已求人俱然凡皆

小人而托之為君子俱足以亂天下者
人情于親黨生情各必有過這亦天理所宜有故
止曰過不曰惡于此能觀決不護短飾非瞞昧
自心連黨字也不落根作麻木癡頑滯礙障隔
之病故曰斯知仁如不能觀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亦便走入不仁路上去觀字所繫旣重此起
死回生方也
狂簡或言有不顧行或行有不顧言非之有舉刺
之有刺畧無隱伏回互之心揜飾彌縫之事光

明潤達天日為昭所謂斐然成章成此心術誠偽之辨學術似是而非之辨此兩端自昔聖賢之所窮謹而窮嚴者蒙山先生曰學術之弗正興端害之孟子闢楊墨正學術也心術之弗正功利害之孟子惡鄉原正心術也闢楊墨則承三聖而繼孔子作春秋之功闢鄉原則上接堯舜湯文之統而自附見知於孔子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纔開眼便見得自己過失自家不是此心方始不麻木故曰斯知仁不盲于仁者不瞶于道明眼既開聰耳亦啓故許以聞道若過不能觀仁且不知又安望其于道有聞也



祭如在祭之以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神如神在誠為實禮為虛有其誠有其神是之謂祭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必見所祭者是之謂如神在爾雅洋洋思也

里仁為美里邑之居仁非一人之仁原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仁仁非一人之居原是天下人之安宅天下人之廣居既聯衆家以為里必合衆家以成仁與衆同里與衆同仁則成不獨成立必俱立達必俱達豈不為美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行之未言之先言之既行之後亦得但語意稍窒總是言易行難可言不可行但言不能行君子斷勿出諸口斷不苟于言唯有必顧其言必踐其言之行在先君子方肯出諸口蓋以行為先言為後行為主言為從言在行後不在行先如洪範所謂言曰從故曰後從之耳



天下溺援以道萬世之正嫂溺援以手一時之權蓋不失己不失人者權枉己未有能直人者道以嫂溺例天下溺不得以一時之權槩萬世之正不得此章旨所謂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之大義援天下以道如父子溺以親援君臣溺以義援夫婦溺以別援長幼溺以序援朋友溺以信援達以行援窮以明援亂賊以春秋援隱怪以中庸援邪慝以反經援承

先待後以先王之孝弟援原非一手之功子疑
吾之不援是論手不論道知手援之為權一時
可通不知道援之為正萬世不易道在則權不
必論吾權之更熟耳

家語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
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然
則何以言關雎樂而不淫曰后妃之意樂得賢
女以配君子則不淫之義自顯矣

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鶉鶉尾禿衣之短禿者似之



聖門賢者類多安貧如子夏顏曾而下不可多
得衣若懸鶉其不恥惡衣與曾子之敝裘子路
之不恥敝緼袍同

魯褅既曰不知魯樂何云可知言翕純皦繹成五
字俱無干嗣後自太師以下俱踰河蹈海以去
亂者此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
生自足而無待于學古來無如此聖人

隱居謂以閑宅心行義謂以義制行以閑宅心其
有求必不可奪之志以義制行其有違必天下
古今共由之道

君子務本是已成德之君子其專精畢力只是務
一個孝弟所務政其所學夫子深恐群弟子將
學文另做一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明文
行原非兩事道從本生文以行學行若不足文
于何有凡學皆末務無望其為君子矣

聖人自叙志學從心終身歷履後連接問孝四章
此所謂聖修之矩也于見賢思齊後又連接幾



諫四章此所謂賢不賢之分岐也

富貴以道處能使人人得其所欲貧賤以道去能
使人人去其所惡非一人成其仁而合天下成
其仁此所以為君子

韓魏公稚圭論鍾律曰不若窮作樂之源為制治
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内擊壤鼓腹以
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子語魯太師樂先關雎
後韶武蓋有感于歌雍徹之僭而思以正之故
曰其可知其指關雎韶武之德立于無聲之先

者
王安石為相只喫魚羹飯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
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判金陵所居四無居人
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為寺
平生行止無一點涴可謂不求安飽之極而不
勝其詭激矯厲險詖執拗引用一副當凶邪小
人以禍宋室甚矣學術之不可不正也論語所
貴有道就正允此



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
一日于神宗前語及此事唐介曰道為相易四
姓事十主此得為人耶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志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
石為之變色

漢張禹孔光劉歆馬融俱经學精習晋王祥王覽
俱孝弟賈充少孤居喪亦以孝聞齊褚淵推財
于弟極其友愛王儉專心篤學手不釋卷梁沈
約博通群籍聚書至二萬卷兼善詩工筆范雲
善屬文下筆輙成性篤睦好節尚義趍人之急
史以廉潔聞北齊王晞孝謹純雅有器度好學
不倦隋楊素落托有大志研精好學多所通涉
善屬文詞義兼美唐許敬宗自幼善屬文博學
多聞李義府以文翰聞李勣為將戰勝得金帛
盡散之士卒無私貯裴炎寛厚寡言咲有奇節
通左氏春秋既死籍其家無儋石儲元載嗜學
工文盧杞祖懷慎父奕皆死安禄山之難不恥
惡衣菲食有祖父風節宋丁謂文學累數千百



言一覽輙誦喜為詩至于圖畫音律無不洞曉
王禹偁重其文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
年始有此作後流落貶竄十五年未嘗廢筆硯
臨死之際焚香危坐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
辱兩忘大變不怛夏竦資性明敏好學经史百
家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為郡有治績多
識古文奇字呂惠卿文學辨慧安石稱其學先
王之道而能用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
邢恕博貫经籍能文章從程門學一時賢士爭

與之交章惇博學善文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蜀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精研六經尤善書札性推誠不飾五代馮道為人尅苦儉約所得俸祿與僕廝同躬自負薪少以篤行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鎮物以上諸人皆不免為奸佞黨附遺萬世之譏甚矣片長曲善之不足貴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這惑有終身不解者子言四十不惑自量到此際愛惡心庶幾氷解凍釋耳

朱子與陳同父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來若只是氣血粗豪却半點使不著也同父再詣孝宗闕上書孝宗欲官之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亟渡江而歸此亦所謂爵祿可辭者三下大理笞掠無完膚意必死此亦所謂白刃可蹈者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此是矣獨昏于華夷之辨何居又嘗言綱常不可一日忘于天下以華人仕夷主綱常何在

吳幼清言所貴于聖人之學以能合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



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于人而謂有得于聖學則未也文正忠武非不學都如澄之仕元適足為文正忠武之罪人耳陳同父上孝宗書今書生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澄不幸類是矣

明哲保身凡剖心碎首至死不變等事誤明哲煌煌保身之大者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皆曰未知焉得

仁黃魯直與濂溪居士書衣苦行瓢潔不愧古

人衣放蕩倜佳似能解脱創著並不知痛癢可

嘆也似之

凡修短存亡生死壽殀貧富貴賤廢興行止與賢

與子相之久近子之賢不肖是天命的分段世

人謂之氣數福善禍淫栽培傾覆是天命的統

宗世人謂之義理此兩般今人不知天命當

以親命君命例之夫子之于親東西南北唯令



之從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不怨無適

非親無之而非親命是共便成孝子臣之于君

亦然故知親命君命即知天命樣子畏親命君

命即畏天命樣子不知親命無以為孝子不知

君命無以為忠臣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似俱

一般昔人論舜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又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知此便知天命樣數多般

仁愛則一別無不是何可生氣數義理二見若

生二見斯謂之不知天命

樂天知命是聖人分量畏天知命是君子分量如

莊列家言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直將

天命推開説與委君命親命于草莽無以異此

不止為無忌憚一流且將為亂賊一流後儒影

影犯莊列安命之病不小其于知命之學多屬

影響

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

鼓宇暨不與宇凡參伍錯綜之極其變極其數

何者非天命流行鼓舞不倦賦予萬物而已不



勞廢去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張子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窮達于知

命之旨譬之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

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

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其正天造人命順逆

惟天死生惟天廢興惟天修短惟天而修身以

俟則人之順受其正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

命不佑行矣哉天無妄命即氣數即義理無氣

數之非義理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鋪

天澂地橫來竪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即此是
性別無性也率性以下便都是知天命之說
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覺是覺人先是初機詐何須
逆先須使詐底如寐得寤而歸于無詐不信何
須億先須使不信底如寐得寤而歸于信是賢
乎如是方賢不如是不足為賢也
夫子不患莫已知茲有莫我知之歎却似怨天尤
人的話說而殊不照是時道之將廢有天命在
吾夫子自有所為斡旋意子貢可與知而人莫

能與故曰莫我知及子貢以何為問夫子便說
這處怨天不得微但怨天不得亦尤人不得天
人上下之間人吾群這要學天難諶這要達下
有學如能田得人心上有達或遂轉得天命也
未可知如之何其怨尤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便都去怨天尤人了不知道之
廢行皆命如何怨尤得惟是任命為行道行與
行任命為廢道廢與廢為賢者之四避恐也未
是聖人之用心為作者之七人恐也未是聖人
之用心須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莫已知而斯不
已道廢而學達不與俱廢要默默維得一綫有
行無廢之天命常在是乃吾夫子之為其獨難
處未易與人說得故曰莫我知
下無學無不尤人上無達無不怨天若尤人定是
不學若怨天定是不達
孔孟言天言命欄柄在手殊不是知其無可柰而
安之之說公伯寮其如命何寮不能為子路之
命命由子路自造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予不遇會不能為孟子之天天由孟
子自造
道行無之非學即道即學道廢非學不維學明道
明
中節言中之節溫涼寒燠各以其時即時即節故
曰時節時俱有節節無不中故曰時中節即是
禮故曰禮節三百三千皆中之節故崇禮之君
子即時中之君子
中庸述本體止天命一語自率性以下都說工夫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便是工夫徹底了結處

公伯寮臧倉子路孟子之譖人耳連橫逆妄人也
算不上如子服景伯樂正子胥做天來大事故
孔孟于此亦就與他說個天說個命蓋是教他
無處不知有天命無處不知畏天命不是將天
命二字來做個安心丸

道之將行人莫能廢道之將廢人莫能行謂之命
殊不是莊列家推闢法此是從來聖賢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處道之將



行有命自天我如何樣奉行方始無愧于天不
然命且奪之道之將廢有命自天我如何樣處
廢方始無愧于天不然命且奪之言天知有天
而不敢不畏言命知有命而不敢不畏不知天
命將行且任個喜意驕矜去泰肆去將廢或任
個傴意頹惰去倒塌去這便和道和天和命一
齊都不是路都認蹉在

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譬
有晝無夜如何得只晝裏也是這個天而處晝
底道理不同于夜夜裏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
道理不同于晝晝應有為宵應有得日出宜作
嚮晦宜息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或晝
裏要做夜裏事夜裏要做晝裏事小人不知天
命而不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便如此

道之將行也歟命也行時行得好不枉行一番孤
負却天意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廢時廢得好不
枉廢一番孤負却天意如此謂之居易俟命可
謂之行法俟命可謂之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可



不怨天無非堅志熟仁路頭不尤人無非存心自
反路頭下學刀刀見血上達步步凌虛

不怨天震怒皆以警我傾覆皆以篤我不尤人橫
逆皆以成我侵陵皆以生我下學禮卑法地上
達知崇效天

後世功名之士動以孔子轍環列國不忘天下為
辭按史記世家孔子始而適齊凡七八年以昭
公之亂也既而適衛適陳如蔡如葉等凡十有三
年以季桓子之專也桓子卒康子召乃歸魯其周

流列國蓋不勝魯國君臣之感慨或者危不入
亂不居無道則去而日夕以庶幾能改如桓子
道言之季桓魯之君臣不能舍宗國而將以行
道于列國夫豈其本心則然且始適衛主顏濁
鄒家既反衛主蘧伯玉家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由論
語所稱伯玉之使寡過未能之對其周流而出
也蓋不得之君臣而能得之朋友朋友之交以
過相規汲汲皇皇惟日不足善吾身乃以善天



下歸而思為狂簡之裁以與斯人共立于無過
是則所謂無道而與易不可而猶為莫知而不
已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或在此若曰吾不忍一
日忘天下雖不吾以吾其與聞則自定公十四
年季桓子受女樂而孔子去魯越十三年而後
歸魯宗國之政如許年坐視其亂置若不聞而
謂至是邪則必聞何居夫必聞之與不謀蓋有
辨以聞與謀非也夫
肫肫其仁下蟠淵淵其淵上際浩浩其天逼塞高

深畧無絲毫滲漏處纔是完得仁者人也一句
公案
君子能取小人之長小人慣拾君子之短君子亦
拾小人之短無貴乎其為君子矣君子之待小
人常過寬小人之待君子常過刻君子亦待小
人以刻無貴乎其為君子矣曰仁人之放流娼
嫉何居曰此一个臣當軸之渠魁也其餘小人
皆脅從已耳止殲渠魁不治脅從古道也
明明德於天下要問地頭如有道則見以見為明



無道則隱以隱為明達則兼善以兼善為明窮
則獨善以獨善為明若當隱與窮之地頭而覺
攬見與達之事業為明其明也乃所以為晦耳
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這政是顏子之明明德於天下無以異
于禹稷處
素富貴行富貴不覺攬貧賤事做素貧賤行貧賤
不覺攬富貴事做主于夷狄患難俱然夷狄自
做夷狄事患難自做患難事今人多是強覺攬

俺覺攙便贓入行險僥倖徑路去殊不是居易
俟命家數
淡鄣林宗黄叔度徐孺子袁夏甫陳仲弓王彥方
管幼安諸君子人品行義俱似不在宋儒下
禄位名壽惟如舜之大德爲能兼有之陳國南謂
种明逸名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溪忌之天地間
無全名于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扎後故
畀改名名于禄位壽尤似未易滑凡稍有名譽
落並間無徳以堪未有不逢造物之溪忌者



素貧賤行乎貧賤後漢范式傳式字巨卿山陽金
鄉人少遊太學爲諸生後爲荆州刺史友人南
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
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
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
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
亦惜乎嵩曰侯羸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
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

扎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
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後辟公
府至南海太守
父瞽子均舜不以際其窮而無一日不爲兢兢夫
是之謂舜之大孝父季子武丈不以際其盛而
無一日不爲翼翼夫是之謂文之無憂當太王
王季文王之後而身際君臣之窮不一戎衣何
以拯斯民于水火而上對三后夫是之謂武之
纘緒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既有文武



爲之君惡可無周公爲之臣夫是之謂周公之
成德總之一念戒愼恐懼心聖聖相傳以爲緒
聖聖相承以爲德故纘者纘此而成者成此
鄉原一生精神總在爲斯世也善一語牢點不到
善世路口如君子中庸中和位育是一起事小
人中庸便是離位育爲中和即中實反乎中即
和實反乎和小人反中庸鄉原覓中行一路人
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天下無離物而易

有為己之人亦無雜成物而另有成己單成己
而不成物之事但以性論德則不得先物後己
須是由己及物而仁由己立知由物運論道又
不得内合乎外須是外合乎内而内為定衡外
為應迹
朱彦修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于
時猶仕也厖安常起人之疾不可倭数它日過
之不肯有德色秦越人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士人不知斯義



者衆矣悲夫
孔子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慎就正以好學稱
顔子曰不遷不貳舍當下一副口體一副言行
一副性情不貼實洗滌克治何名學何名好子
夏以日知月能論好學稍似下一層恐賺入聞
見知解徑路去
朋來而樂合有多少規勸在人不知不愠合有多
少曲成在聖人所謂學所謂習亦大端不出斯
二義若無朋必孤何疑若愠動與人隔絶又何

疑又何處説得學字上
天生德於予予或悖德違天天用勳絶桓魋方如
得予何不然桓魋人耳做不得天其如予何此
更是夫子警省桓魋處
不知言無以知人知言知所以為言言不向外求
知人知所以為人人不向外求如孟子之知言
詖淫邪遁從自口診疵蔽陷離窮從自心拔根
其闢楊墨亦全在以身著孔子之道是為身闢
不是辭闢



大學論明德之明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為
實據中庸論明善之明以學問思辨行五字為
實據
暮春者曾點就當下言當下士人胸次要令和氣
四時都是春當其暮何可惟天運是任而莫為
之所于是為之服春服偕童冠襟裾縉帶之不
足而更相渫滌更相吹拂賡歌互答春暮不與
俱暮人歸春與俱歸挽叔季而唐虞一服一浴
一風一咏皆鏗爾瑟中之餘韻五六六七盡同

心共濟之朋儕聖門之有取于狂蓋如此
吾斯關當下之事如有未信將以何者為仕暮春
點當下之時或舍瑟不鼓又何貴于人知點意
在無時不春開意歆無之不信故程子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
浴沂有一塵不滓意風雩有無榅不解意味是時
暘之天機歸是退藏之定主且不私之為一人
之娛合童冠之五六六七而皆然總不歆春光
之風去而思以留之于暮餘吾夫子所為老安



少懷之願惟點得之不于點與而誰與耶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登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
温公咨盡心行己之要温公教之以誠且令自
不妄語始器之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
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
皆則象司馬温公器之嘗曰温公言平生只是
一個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
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咲曰只為有
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

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留事事著
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
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去不
得此温公師弟間直截求誠事殊不是沿章襲
句學問
劉器之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己出處曰紹聖初
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
毋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此
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



欲于今更不復作此一日克復消息也
鄒志完三友四畫字承君陽翟人王四字景溪仙
遊人嘗誕公亮從孫書責浩使志完隱默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
云云四語浩予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
素志浩南遷人莫敢顧田畝交遊錢與治裝往
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詔獄對曰實
嘗預議不敢欺除名俾廢即徒步出都門誕當
孟后之廢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及浩以言南

遷誕著玉山主人問對以譏之謂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浩宜諫于廢后之時不宜徒諫于立妃之日為不知幾雖然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浚以遷謫杜門謝客子栻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



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玉山問對志完自足當之不然誕何自以聖人之清清之浚何以為與日月爭光

陳瑩中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又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

陳瑩中為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呂舜徒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唉而不荅

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廷秀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禍國之日也

郭价夫許忠節公行狀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



曰賊公之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皇而委之無可柰何也

君子居易俟命無險匪易小人行險僥倖無易匪險君子但有從容別無急遽以其得之于素定小人但有急遽別無從容以惟襲之于臨時居易而失失之不驚曰俟命明其一片小心行險而得得之非分曰僥倖明其畧無忌憚

造次必於是不是造次卒辦得顛沛必於是不是顛沛卒辦得都在平日

守死善道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奏虜入塞轉運乏軍興太宗怒立召中使令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錢若水時為樞密副使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留庭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歆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泰州嘉祐初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范鎮知諫院即拜疏言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頓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



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于執政政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

先事先難俱在未然徹土未雨戒冰未霜圖難于易為大于細皆是若事至始事臨難方難則已無及又何獲與得之有

孰是人之信心學也孰是人之死所道也舍學無信心皆浮念已耳舍道無死所皆罔路已耳

素位章中和位育氣象薰蒸透徹融液周遍在一身妻子好合章中和位育氣象薰蒸透徹融液周遍在一家到世為道法則莫不尊親篤恭治平便是推之國與天下之極致

太玄當首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人有恒心原是神明人能質諸鬼神無疑與鬼神合其吉凶是為巫不自失而可作巫有恒心則生亡則死人能起得死回得生是為醫不自失而可作醫如

其無恒動遺鬼責動之死地神所亟吐何可作

亟死所必至何可作毉

五常民之秉彜也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人人同此

彜常之秉而我故無之人人同此懿德之好而

我故無之善根臧絶浮華外飾君子聖人一脉

遂至不續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皆此夫是之

謂無恒皆不可救藥之人故曰不可以作巫毉

未見蹈仁而死者七經小傳言蹈仁者未嘗死也

從此論之仁無不壽明矣朝聞道真是夕死可



矣

周公于布衣之士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百人教士

千人此風復有存于後世否

子賤宰單父所父事三人所兄事五人所友十有

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

而稟度焉此風復有存于後世否

聖人不是不得于天由他不得便了可喚做不怨

不合于人由他不合便了可喚做不尤須知有

多少畏天而悲人動天而感人者在故言學又

言達

陸庶伯與弟亨甫世有才高意廣而坎壈終身者

或由其祖父世德本微或由其豪俊踰檢或暇

逸任情或驕盈絶物有一于此為召戾之端物

理乘除其幾不爽隱微之間可意會而不可言

傳也此吾郡先輩名言今似不可多得已

陽貨篇結煞到四十見惡而曰其終也已以君子

善善長惡惡短其惡惡也無非欲人同歸于善



非是別生惡惡一見與善善並四十見惡便要

做却終身不仁病痛故夫子云然觀夫子于陽

貨弗擾佛肸孺悲等便自可見又如穿窬色厲

賊鄉原棄道聽塗說無所不至鄙夫等亦寔絶

之總是一團天地並生之心鼓舞不倦之誨歎

使天下後世同歸于善已爾故天地大德唯一

生帝德唯好生聖門學問唯求仁

君子有惡時寒而寒也四十見惡將不免為恒寒

冰無時而解凍無時而釋矣性習毫釐之辨辨

以天命有善無惡人性好善惡惡惡惡總歸于
好善孔子終見惡孟子優好善孔孟一脉

家語載曾子美夫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又載孔
子語齊高庭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其躬自厚而薄責人固如此

家語孔子荅顔子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主于輔仁必定以文會友不然無不入酒食徵逐
之會、朋遥逸游之會、泛常往来交際之會、差勝
亦詩社時蕆之會耳



君子治人者也君子不居治人之位操治人之柄
使天下小人渇以肆其惡而稔其亂是以謂之
窮不信仁賢則國空虚以此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此

衆庶知學能為上公卿大夫不知學不免于下古
之衆庶有能為上今之公卿不免為下

孺悲于喪太過宰我于喪不及故夫子一抑而教
之一引而責之此孫聞斯獨諳語檀弓弁人有
毋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
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孺悲
孺子悲者孔子取瑟而歌以警教之意如此

于冥蒙無知識之民時常存淂一個覩字在面前
忿疾遂當無所施此謂明明德于天下之學此
謂一厚俱厚之道

知天本于盡心立命本于修身孟子要各人心上
自開一孔天各人身上自做一個命

日啓新齋

所繫而不食瓠甘瓠苦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匏苦不如瓠甘
可食又死殺繫定而于濟度亦無所用曾匏瓜
之不若抑何苦如之而子路為夫子顧之

大學要終結束一義字所以消天下萬世之利心
而學脉始明中庸從中拈出一貴字所以消天
下萬世之吝情而性體始顯

做得天地肖子天地方始安其所做得萬物父母



萬物方始遂其生

人心惟危在高而懼曰危惟慄慄常懼而知危便
無心非道為能不粗而微不雜而精不二而一
居中以臨四方應萬變事變無常而持守有定
謂之中謂之允執唯此中庸首言君子戒謹恐
懼便是虞廷傳下這危字方

格物不消別訓只有本末有終始便是如云父子
有親親便父子有本末便終始得這父子之事
無親便恁般慈孝也都是末無有不亂無有不
爲父子實實落落有親在一家能為一家父
子之格在一國能為一國父子之格在天下能
為天下父子之格這便是父子有本末有終始
這便是格父子之物而父子之物格

夫焉有所倚經綸立本知化育一齊俱到並無隱
見微顯二見有隱微之見即倚于隱微鮮有不
淪為隱怪有顯見之見即倚于顯見無不是半
途是末是倫家數而俱無以至天載之至
隱微有自然之見顯誠形著明之符也隱有心于



見微有心于顯斯謂之不誠不誠遂無物故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天德王道一齊穿紐為一故
名獨

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不將天地父母作
兩樣看此西銘之妙旨由孟子直頭是事天能
事天便是踐形克肖子其能事親可知不能事
天非違而為悖德子即害仁而為賊子濟惡而
為不才子于事親乎何有

西銘曰物吾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備字易理

會與字雖理會若解與字作儕輩物與人不同類如何謂之儕輩或又解作黨與亦未妥與棄相反吾與應是棄不得底

人知心之為心不知性是心之理天是心之竅不知性不知天便喚做迷心的人便喚做不仁不識痛癢死漢子好好一個心不虧即欺如何盡好好一個命七歪、斜都做壞如何立

無隱微固是離道或欲耽守這隱微是為素隱一項人或欲見顯這隱微又為的然一項人總是



倚總是離道

胡文恭公宿晉陵人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每語後進曰士人當修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

喜怒哀樂爭進去無成心發出來無非一中之節制節奏這便是中和底真體段君子戒懼慎獨全是理會未發工夫

其所不睹閒程子謂其之一字必有所指看來其所而覩聞者盡離道之人也其所不覩聞分明畫出未發真體段

根心生色心無根色其死者耳齋明盛服不齋不明土木偶之衣冠者耳

隱微自然之見顯微也隱微有心于見顯即此便是貳惡乎獨即此便是雜惡乎純即此便屬偽根誠且不可幾惡乎至

戒慎二語抉開自明竅竅莫見二語劃定自誠根基

飲食無味更有甚明與行夫婦無端鮮不為隱為怪飲食有味明行非所慮矣夫婦有端隱怪非



所事矣

費隱單以夫婦說為異教隱怪之徒首將夫婦一倫惟為棄絕之故不知夫婦一倫為愚為不肖也做得聖人就做到聖人也知不至也行不至也做得天地就做到天地之大也猶未能使人無憾語大莫載語小莫破高窮于天深極于淵原始有端要終有至都只在這夫婦間何如費何如隱如何易視得如何棄絕得易視夫婦棄絕夫婦人道廢乾坤毀三綱淪九法斁無不入

隱逕一路去聖人弗為後世高明之士多為之
此予思子之所憂而中庸所以作
朋友如何樣先施從子臣弟說来先以子臣弟自
處以事父事君事兄之道施之朋朋友友
慎無味之飲食、謹不端之夫婦、
君子即見為隱都是庸德庸言異教離見求隱異
于費隱闇章之隱曰素隱但素隱其行必怪又
在無忌憚行險的然三小人外自為一流後世
有述見其惑世誣民且不在一時



費而隱愈隱愈平常素隱愈隱愈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無味之飲食不入口不
端之夫婦不加身方于人類站得脚住不然無
不趕入禽獸路去
戒慎二語全是入隱入微工夫却又莫見莫顯藏
神于闇夫是之謂慎獨
喜怒哀樂無偏倚無乖戾飲食有味夫婦有端子
臣弟友慥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
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毋德合鬼神只完得事
父未能一案成得個子故將舜之大孝文之無
憂武周之達孝来說又不敢謂吾君為不能廢
從完得事君未能一案成得個臣故以孔子告
哀公問政終
不明不行全在飲食無味上蹉却不費不隱有内
有外可載可破又全在夫婦無端上蹉却合飲
食男女不理會即務為子臣弟友之修飭總之
言行不相顧不過飲食口腹之流飛類雌雄走
類牝牡之為夫婦者而已耳



性情上出得中和字飲食上出得明行字夫婦上
出得費隱字子臣弟友上出得慥慥字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上出得易字去得險字遁之事父
毋出得順字出之質鬼神出得洋洋字其于中
庸為思過半
行遠自邇章沒下個夫字正是提出個夫字舜大
孝文無憂武周達孝是成個子字後人以夫子
稱孔子及程朱做人首要成得個夫成得個子
此費隱章夫婦造端與大孝稱舜無憂稱文達

并稱武周之旨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奸聲亂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理會毋事嘵嘵口耳

先王秉蓍龜列祭祀先王重祭祀必定期日于蓍龜令人請一賓客也須齋戒越宿惟賓客是命矧幽明之交而可率意期必強神明以從已意乎蓋先王無之不通神明之德而于祭祀尤不敢忽也

黽記



禮運四靈以為畜如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如儀虞鳴周負丹等皆為畜之實事如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皆魚鮪不淰鳥獸不獝不狘之實事又如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雉于孔子自如見子路斯舉不獝不狘之分量皆于是可見

莫見乎隱隱之地頭在夫婦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莫顯乎微微之機緘在鬼神故君子之道體物不遺質鬼神而無疑

顏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曾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思之喜怒哀樂之中和孟之根心生色睟而盎背施四體而喻皆性命合一之道總在人身人倫上盡此聖賢授守一道之真傳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非以有形非以無形逐形為離超形亦離恐懼乎其所不聞非以有聲非以無聲逐聲為離超聲亦離覩于不覩不覩亦覩聞于不聞不聞亦聞不覩亦覩還其明目不聞亦聞還其聽耳恁地平常此所以為中庸

黽記



終日與言不違時做一株枯木如世間癡呆懵懂漢更不曾開一句口省私足發卻開了滿樹花結了滿樹果雖天下聰明伶俐漢亦無以加此所以為顏子令人滑人言語意見橫生聰明溢出排難紛然此都美了口舌做卻綠花無一心聆神會處此顏子所以絕響

聖人有言諸弟子多疑問不但是地分未到領畧不來亦緣信夫子不深又有百般聰明伎倆意

見骨董填塞在胸中作病痛是以聖人不輕與言須問乃告若不待問而與言且終日言唯顏子一人而已

顏子問不能問寡若亡若虛其于人言且無不虛受而況聖言顏子自己聰明半點不使唯聖人依歸並不使有片言半語入耳出口至于落空不親切發揮到身上此所以為好學

孟子口之於味章一示人身之外無性命一示人倫之外無性命性命互有不謂即性即命即盡即至即命即性即至即盡二之俱不是



飲食知味子思要人不徒飲食須索咀嚼一咀嚼不致空食素餐方是人的道路不然便是饑食渴飲禽獸的道路前人詩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誼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誠到成己成物盡人盡物德成諸性形著明動變化與古禍福皆可前知合外內之道此亦敔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父疾子侍兄醉弟扶日用閒拈其平常初非可喜可愕可稱可述標奇炫異驚愚駭世底事故曰時措之宜前言時中後言時出亦此若曰有時不宜有時不中有時不出又何以為中庸

道在當人之身于何離一是當下耳目聞覩非所睹聞非所聞便離一是當下心術隱微顯見間歧而二之便離此只以須臾論須臾不離方是率是修分當須臾離便是不率不修分當非道猶言非人人與禽獸關頭便在此



多聞多見有疑與殆固當闕即無疑與殆亦其餘當慎言慎行

記聖人說無知在不多章後又特將鄙夫問來說鄙夫所問必多能之鄙事也他若空空如我便只就他隨問之兩端叩且竭焉蓋凡事定有一個是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曰是非曰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惟是非兩端能執兩端則中用矣既竭兩端亦能事畢矣何以多為多能鄙事有知亦鄙事殊不足貴我固歉與

鄙夫事止叩兩端事止竭兩端一洗有知之陋
而儕之于不多之域也
人只一肚知見塡實在胸中便一言半語俱說不
入面前事事兩端俱不可叩何由可竭凡矜能
炫知而淪為鄙夫多如此空空如空之又空放
下許多知能伎倆惟存一虛虛則自然是非不
昧不論大事小事俱有兩端隨問可叩隨叩可
竭如是便人人勿失其本心去吝消鄙在此去
凡入聖在此何貴于有知何愧于無知



古来素患難行乎患難這篇文字惟文王做得好
仲尼潸心文王豈不預先料理其曰匡人其如
予何言亦有文王一篇文字只今生恐不徒生
只今死恐不徒死有以對于文王也若但徒死
徒生匡人怎不如得予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是時時把禽獸来
較勘有畧少異無畧少異不消說到超絶禽獸
負異禽獸處只常畧有少異便喚做人不然便
不喚做人古之聖賢君子只常如是存心遂得
免于禽獸之歸耳
古語做一日人且立一日紀綱身後之事更美不
得
天下自相為則亂交相為則治天地生一人為衆
人之人易言左右民大學言親民皆所謂為天
地立心者
朱子訓兩端猶言兩頭此人人猶疑心也蛇兩頭
必毒人兩頭必鄙必是凡陋一路決非高明一
路叩是擊開他這閉塞之門搗這閉塞之門若



叩得開便洞然了然一付心事常如青天白日
矣吾所知惟此吾可與天下共知惟此他亦何
知之有能斷天下之疑者能成天下之務能通
天下之志亦所謂叩兩端而竭也
罕言精粗美惡一例罕言行難而言易也言利固
不得言命言仁哉出口有餘反躬不足徒言何
益多言何益
存得聖人執御之心然後為學然後為大後人不
學誰學不大盡以驕矜不屑下人失之

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惟士乎鏡明已也功細士明已也功大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又曰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中庸其為物不貳禮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為一物即物即理大學格物不消物上又生枝節而添出理

是非不明乃生愛憎愛生譽少口憎生毀多口士為人所憎口乃多故曰士憎茲多口然孔子不以群小之慍而弛悄悄之憂心文王不殞厥慍之不殄而惟憂厥問之自隕此便是千古處多口之士則

斛山楊先生曰與人論事辯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于理即此客氣之動便已流于惡矣又曰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為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謂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詩曰精一肇自唐虞初此是古人心上書後來讀者失其要一生辛勤類蠹魚

龜山請見明道先生書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



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況親炙其人執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今人似此求師者少矣

龜山先生答李機灑掃應對此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于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何如

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殺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

呂仲木先生曰欲知顏子樂處當觀常人憂處人須要克得這憂去纔見得那樂來

馬谿田先生曰存心如衡權要常在定盤星上稍錯了些便不低則昂把捉他不定又曰人不可恃其有恃其道德者與無者均也況恃其富貴者扒

韓苑洛先生曰未發時不用工夫非心之發如湍水之決六馬之馳其遏難矣又曰學者動靜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卧之時亦矜持禮節然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前雖勉強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體貼之自見又曰此心運而不息有如江河汪洋浩蕩流而不息養心之道如禹治水去其壅塞耳若夫閉目靜坐使此心槁木死灰是池沼之澄清耳



楊斛山先生曰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衍為害乃又有倡人心惟危為心之高明道心惟微為心之精微者如是便要將虞廷精一工夫竟行抹殺其流害亦政不小

今人盡務虛夸所以有恒也難得見了有恒是善人君子聖人根基今日做人無他法只省日用行事間于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語能免不免

在明在親在止原是一個工夫分三項說方始完備若云我然有三項工夫除却明明德說親民除却親民說明明德除却明親說止至善除却止至善說明親此便如痴人前說夢了

畾記 癸丑　　日格新齋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利與命不並立利與仁不並立出此必入彼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向背之間可以立決此何待多言故罕言欲人猛省洗盡利心亟榮足命仁兩途常心領神會于彥言半語中也

平天下不治國治國不齊家齊家不修身其無本不足論修身不正心正心不誠意誠意不致知到致知矣猶不格物仍舊是無本與大學之道



便去以千里分毫無干涉如木無根如水無源本亂乳自此始所厚者薄薄自此始明親止三字一齊俱無下落胥自此始

朱子荅何叔京若使道可以悑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小省發處此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工夫處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只耕所當耕便是堯舜底道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循分而耕仰足以事俯足以育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亦不越此故即耕即道非耕外有道即耕即樂非耕外有樂

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

仲尼潛心舜文而曰鳳鳥不至仲尼潛心伏羲而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未已也斯已而已夫豈聖人之心哉



太極生兩儀兩儀一太極太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為道也性質畧有纖毫罅縫斯謂之離故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覩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即情即性即喜怒哀樂即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吾身即天地萬物即中和即位育斯庶幾乎須臾不離不到中和性情不合

一不到位育吾身與天地萬物不合一一鑄百
鑄一隙百隙一離百離何貴乎為君子此便都
是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一項人後面把舜来
做個不離様子而曰用其中於民即民為身用
歸於中便是位育在天地萬物底氣象把顔子
来做個不離様子而曰得一善拳拳服膺一善
服膺悉有衆善且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這
便是中和在一身底氣象把夫子告子路之強
来做個不離様子而不以南北為方不以有道
無道為變這便是中和位育全副底氣象張行
成曰性質相依動靜相養體用斯全合則用成
而體立離則體敗而用亡其言甚旨

故者以利為本小之無以利用出入大之無以利
天下遠之無以利萬世這故亦死粒已耳學重
温故一粒化成千百粒五數熟民人育是為孟
子以利為本大旨

邵子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從易傳大衍之數来教
人潛心仲尼以一時為一世為三十年筭數有
三十年精神一日為一運為三百六十年筭數
有三百六十年精神一月為一會為一萬八百
年筭數有一萬八百年精神一年為一元為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筭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精神後人僅以數窺之陋矣



孟子言性之故而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日至
陽生之分也千歲之日至歷千歲而陽生如一
日若也以天為量以星辰為紀歷千歲而無改
陽生之初是為天之故即為人之故大智行其
所無事日用間事事如禹之行水水循其故而
導之下禹何功禹何事人循其故而導之善吾
何功吾何事以水治水以人治人日未嘗無事
事未嘗無行只喚做行其所無事於人則盡人
之性於物則盡物之性直到地平天成反之便
為鯀水以隄而潰人以逆而迕事愈務而行愈
舛勢愈激而績愈隳此智之大小之辨利與不
利之分

今之言天者在心外而不知心之即天邵子開眼

見天猶有病舉頭舉處更無緣此不知心天之
說也今之言命者在身外而不知身之即命邵
子禍如許免人須禱福若待求天可量此不知
身命之說也然所以不知心即天者夫何故以
舍性言心先不識心何由知天所以不知身即
命者夫何故以夭壽為貳先不識身何由知命
故孟子盡心一章窮為身心性命天人合一之
微旨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以性為心人心之盡處便都



是天性之盡處天不在心外求故曰知天夭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以夭壽身所自為能修何夭
非壽不修何壽非夭命不在身外求故曰立命
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
者求天于心之外求命于身之外

如何是睟面盎背大行恭已宵衣窮居申申夭夭
如何是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大行總其胼
胝窮居不知舜蹈
可對天下是睟不愍衾影是盎不私其身是施身
可為庶是階

根心言定其生色以下形容不加損處妙入神解
外聲色臭味言性便要為入異教虛無之性去外
仁義禮智言命又要抹做庸衆軀殼之命去皆
非孟子性命之謂

仁是父子底命義是君臣底命禮是賓主底命智
是賢者底命聖人是天道底命人類中有聖人
仁至義盡禮節智明為能立人之極而造天下
萬世之命道不在天而在聖人故又把聖人之



於天道來說命

今人於性命之說多屬范然由孟子之言只在人
身當下聲色臭味與人倫日用間然未能為賢
為聖仍是庸衆人底性命尚不入君子性命算
數

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見幾知幾庶幾
來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幾而
又曰希甚危之之辭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
只難得萌芽既萌芽又須為分保護培養到苗

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慎獨慎此
天之與我只一粒人之自成要一粒變成百千萬
粒以至于無窮粒我天下萬世之民人
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似騎驢覓驢故君子不謂性
命請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顏叔時曰豪傑大處不走作聖賢小處不滲漏
中庸以知飲食之味始知天地之化育終就用力
言知知者體驗省察之謂知味入門第一義也
此知即是修就得力言知知者融會貫通之謂



知化育入室第一義也此知即是悟
莫見乎隱究為天下之至聖莫顯乎微寔為天下
之至誠隱不能見者黑地已耳惡乎明微不能
顯者僞根已耳惡乎誠
性靈明也性真誠也
率以誠落脉修以明入門
莫見乎隱語性地之至明莫顯乎微語性根之至
誠
人有一副覘聞耳目又有一副顯見心術其于率

也幾乎其於修也幾乎
鳶飛戾天人不到浩浩有怩於鳶之上察矣魚躍
於淵人不到淵淵有愧於魚之下察矣
覘聞而其所有交全體差蔑稗已耳隱微而顯見
不出端倪差焦芽敗種已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怎生謂之離須臾有不明便
墮在瞞昧昏瞶坑裡去須臾有不誠便墮在浮
夸詐偽坑裡去總之則皆所謂罟擭陷阱之中
故曰可離非道謂全不是人底道路了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我叩其兩端而竭天下只
有是非兩端兩端無執是非混清天番地覆世
道不成世道人心不成人心便俱在此
中庸論性不止做天須做天之所以為天做不得
天之所以為天性未能盡命惡乎至方知聖人
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猶憾是中庸真實不誑
人語
聖人周流列國說者謂欲行其道於天下其道何
道周天子大一統之道也有見行可之仕有際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其仕何仕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行天下一統周室為君列國諸侯人盡
為臣之義也當時列國俱無君即有等高士如
沮溺丈人晨門荷蕢接輿輩亦暗此義鳥獸
聚幾于無君而亂倫曾是可稱高尚否且得比
于人類否以當時最糜爛的是君臣一義故獨
把君臣之義提醒諸人而曰不仕無義

中庸論性只無息一念便能自造一天地配得那
天地



費而隱費用也匪中無用用必以中落實在言行
上故曰庸德庸言人無未發之中直是天下赤
貧漢無一文可使可費

耳目視聞是人身聰明全體通塞最先之靈竅隱
是平日存心地頭微是隨感萌動端倪朱子云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又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
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皆此

易之言文也以明言明也以文天曰文語日月之
明一天星斗之明也聖門四教首文君子博學
於文後人認文止為文藝者末矣

說一個道理上事此天命也不至便是棄天如何
任得人底性說一個身軀上事此人理也不盡
自不成人此與天命何干涉

性曰盡盡底分數有深淺命曰至至須是到一步
欠不得若一步不曾進門總喚做門外漢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非立決又如忠孝不兩
全也容不得你騎卻兩頭馬故曰二端之外更
無他道



身分上事當盡莫問天天分上事當至莫任已

發知以後都屬發求未發須如詩之贊文王所謂
不識不知

發皆中節流行都是發前體段人有未發體段定
有發皆中節流行原無兩截初不是有未發而
猶有不中節之發發不中節而猶有未發之中
工夫全在發前體認發前是培壅根苗方若發後

非無保任功大段根苗培壅總不可一日缺離
者耳

道之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若可分任便亦知味
為不以一人之甘苦為甘苦而以天下之甘苦
為甘苦無偏嗜也故知味即是和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安得有不明安得有不行

自用必蕩好自用益蕩自專必賊好自專益賊世
有古今道無古今如居上宜不驕為下宜不倍
有道宜與無道宜容悖道即反古反古即灾今



故皆烖及其身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見乎隱也一星
燎原之焰一滴瀰天之潤莫顯乎微也

人自形生後覩覩聞聞物至而化于物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十人而九其所不覩聞如記所謂人
生而靜直追那赤子時情欲未動耳目一無交
引而言君子於其所不覩聞須臾不戒慎感於
物而動覩非所覩無復不睹之靜體矣須臾不
恐懼感於物而聞聞非所聞無復不聞之靜體
矣戒慎恐懼便如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然
赤子情竇未開時目有視只喚做其所不覩耳有
聽只喚做其所不聞其所一切聲色之交也亦
子視無色蔽何色可覩耳無聲蔽何聲可聞曰
此將謂之見道與聞道乎曰若說有道可覩道
亦色矣若說有道可聞道亦聲矣故子思首揭
其所不睹不聞而終要以天載之無聲無臭

黽記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東林方盛之時一本雖與顧憲成分主講席然潛心經學罕談朝政不甚與天下爭是非故亦不甚爲天下所指目是編乃其隨手劄記取詩黽勉從事之義故題曰黽記自萬歴甲午以迄癸丑凡二十年意有所得輒筆之於書其發明性道排斥二氏頗爲深切其中間有過當者如引學記求之也佛句以闢佛未免附會李日華六研齋筆記謂曲禮獻鳥者佛其首句註訓佛爲違戾闢佛先生得之大喜云云二人同時似聞一本之論故有此戲雖文人輕薄之詞亦講學者好爲異說有以召其侮也

# 聖學範圍圖說一卷

〔明〕岳元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範圍圖無卷數》提要

聖學範圍圖記序

夫今以註易名者蓋亡慮數十家大都憔悴
枯槁山林間發憤於世者所爲可以觀世矣
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者幽也跡不潛
則神不幽患者幻也跡不幻則神不化易化
書也非近心麤心淺心者能入乾初九曰潛
龍勿用勿用乃潛潛乃化鄒子沉埋半生矣
亦常手一編稿形深菁然生平醉心慈湖氏



已易常覩諸君子於卦爻象變各有所主茫
然自失雖有管窺徒藏之腹笥而已至於圖
書尢不敢託一語近閱　岳大夫所註諸圖
如木難波斯百寶襍陳光怪奪目私恨日晏
得促席從公指點以畢殘生一水非遥徒自
悵惘一日公以範圍象教圖見示欲予一弁
其端予一生從老頭巾度日半明半暗於易
也淺公徹上徹下於易也深其何能復公惟

是覺公恐釋與玄之亂吾儒欲納之範圍中其憂患深矣憶昔有友欲拆三教者予曰虛空之中何所不有各自爲宗虛空不可剖也又有友欲合三教者予曰天下之道原貞夫一一分爲三三歸於一此自然之理太虛原自合也友唯唯否否公之意得無同友人之悲乎不佞與公皆在潛之初爻矣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即欲易世成名其誰與我惟在確



乎其不可拔釋者曰確如石聲堅確然予謂石聲猶有消隕堅石亦可磨礲學惟休心忘見則無我無我乃能遯世遯世乃能不見是無悶凡人得一爻即足以畢世明夷一卦文王得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得之家難正志文明而曰內艱貞而曰晦明潛之義可窺矣夫子於易曰終身焉爾已願與公請事焉

吉水友人鄒元標爾瞻甫撰

# 岳潛初先生聖學範圍圖說題辭

岳潛初先生著聖學範圍圖說以明二氏之學不出聖學範圍中而即於聖學得所以補救二氏者直使異學之徒恍然自廢而揭揭焉距異學者亦覺於聖學尚未有窺也此其書於聖道爲祖述之深於世教爲婆心之切眞可流通無間至若以否泰象吾儒則廣矣大矣易矣簡矣開遠因有感焉謂世道無常



否泰正在潛與不潛之間耳潛非勿用以九爲用然非潛九亦不可得而用也見羣龍無首乃能爲用能爲勿用潛之時義大矣哉釋氏用空自謂能潛然有大雄之心則雄之首見矣老氏用柔自謂能潛然有守雌之心則雌之首見矣夫的然以雄與雌之首見則六龍不可時御而剝復坎離且遞爭而未有已情性偏淆大亂隨之而曰我且使天下常泰

無否也道溪由哉故先生救釋氏者曰陽在下也下則潛矣卽救老氏者亦曰陽在中也中非潛乎故儒以潛救二氏又當自爲潛以握運會常泰無否之柄庶幾乾坤不自毀又奚患春之不復秋而秋之不復春乎何言乎潛也夫道一而已矣一不可爲首是在志聖學者先生壯節立朝復歸而讀易封溪之嵎號潛初先生意在斯乎臨川湯開遠題於歸仁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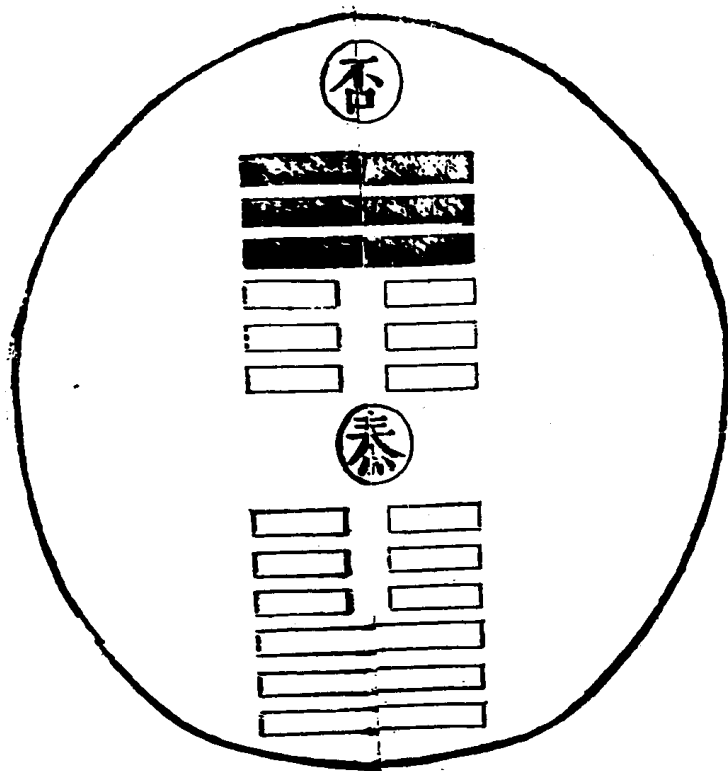
岳潛初先生聖學範圍圖說題辭

石航先生勁節在朝姱脩在野復論易於潛初書院時又號爲潛初先生在不敏因走豫章與若士先生得從歸仁坐中讀聖學範圍圖說覺二氏在聖學範圍中而聖學又在先生範圍中矣如叔寧氏所稱祖述之深婆心之切匪虛語也頷吾叔寧氏束髮作青衿卽枏歸仁書院而論學焉暨弁髦在戍當閭墻之變伏莽之戎而又能忍人所不能忍讓人所不能讓內文明而外柔順卒使玉茗清德久而愈光俎豆晝宗千祀無替則叔寧氏於潛之義又已深矣閩莆林堯桂書

檇李　石帆岳元聲　著

圖何㘴乎㘴吾孟夫子指點楊墨歸儒之義而攝之象也後學讀其書而不得其旨楊墨之辯紛如甚至溺其教而爲之徒者亦復狹小聖人之道以宗廟百官爲不足竒淺淫久之有託而逃而詩禮發冢之徒且貽笑於南華氏矣孟夫子憂之洞開天心憫此異學剖破藩籬廓然大路特詔儒者以範圍曲成之方開歸受之塗止入笠之辯斯吾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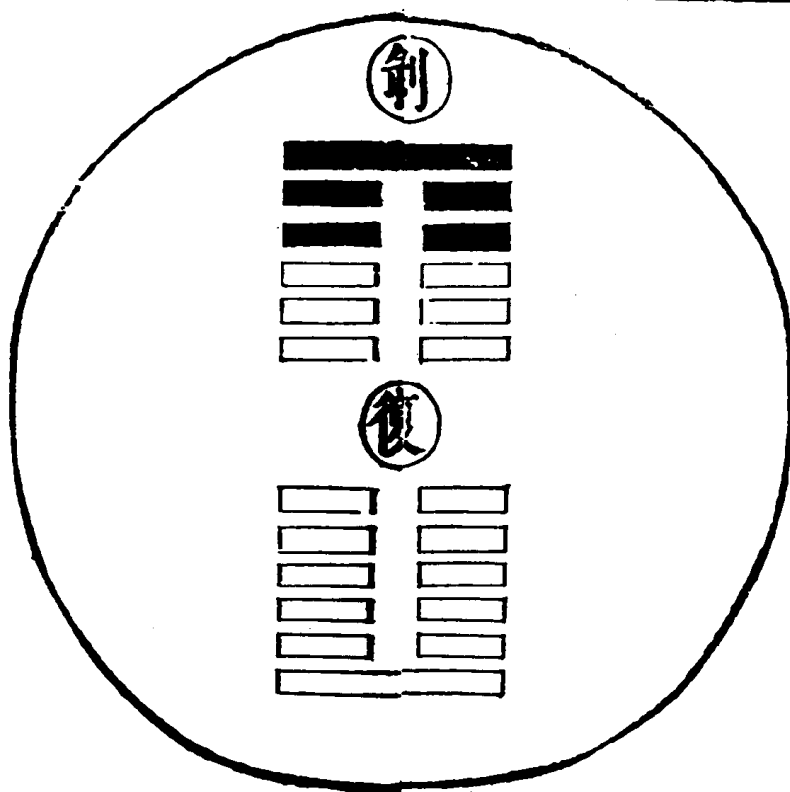
　

夫子願學孔子家風扁切人靈之愚振聾啓聵使有血心者人人鞭策聖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堯舜之道具是學者舍是何以闢荆棘掃靡蕪何以體天地之撰旼人物之大全使江漢秋陽之烈日月經天江河注地忍令二氏角立門外雄據別傳長作伊周傲客於吾夫子問津沮溺之懐不大剌謬須知學術之壞過在吾黨𧗠蹠其義以就正於吾儕之誦法孔氏者

參天兩地屬人皇
否泰相尋聖與狂
不得一尊標二氏
都来三界總茫茫

## 咨問一

咨曰方今參禪味玄之徒堅白其說以傲吾儒之所不知綦盛矣子何諱之易也曰吾非易視二氏二氏實竊取吾道而用之者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乃顧有超三界以為高者乎乃顧有凌五岳以為奇者乎自以兼愛為是見謂之仁而不知春之不能不秋也自以為我為是見謂之義而不知秋之不能不春也四時偏枯百物彫落吾懼夫

聖學範圍圖

乾坤毀而無以見易也慼慨及此不禁學術之痛準大易作聖學範圍圖崇一尊以攝二氏復準三五陰陽剛柔仁義推原二氏本末作差別二圖以明其偏仁偏義之僻首圖無極中圖太極卒歸無極以明吾儒有始有卒之學使逃楊逃墨者洞然曉大中至正之的便知其來也原從箇中而來其去也原從箇中而去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書有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斯之謂歟教者誠如是由象攝心又何慮歸受之塗乎不赓而入笠之有遺憾咨闘之唯唯而退

聖學範圍釋氏法象之圖
剝
復
十

羣陰剝盡一陽來
斷髮文身出世才
六根隱見靡消息
大地潛夫不用猜
十二

客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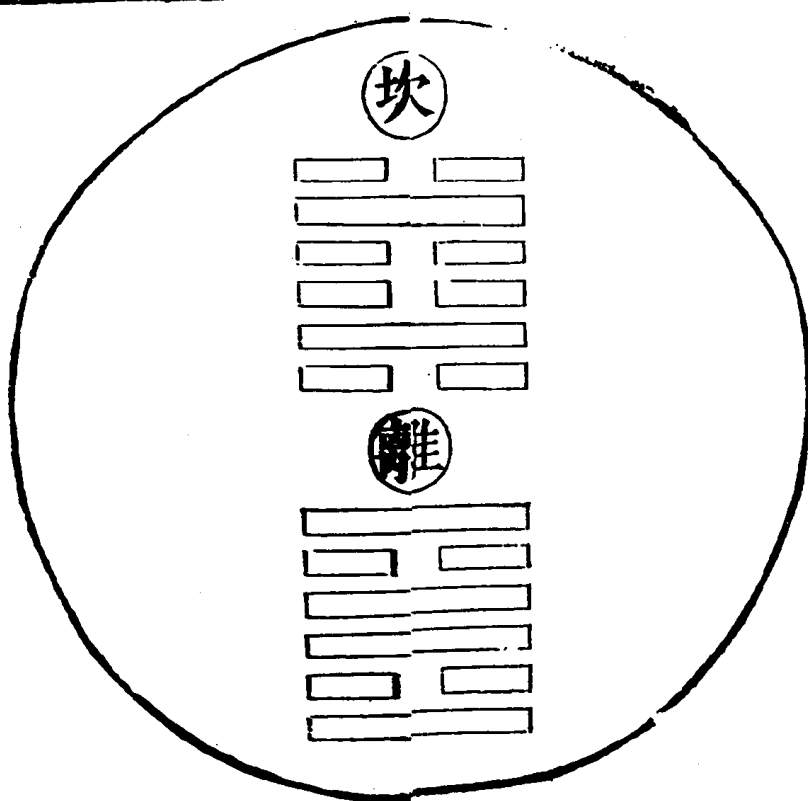
客曰子不聞西方聖人之稱乎而欲以剥復範圍釋氏之情狀政恐釋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善哉問也夫不盡釋氏之情狀而駕空譚以與釋氏辯是入笠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釋氏者以能利天下也試觀其傲兀君父雄視陽明以爲如來此非剥後之復耶剥不終於剥故受之以復六龍上行五陰俱盡驅三身四智作渡迷之筏以皮囊爲幻化而謂空空子不足以見天地之心是誣釋氏也

聖學之範圍圖



見天地之心而毁天地之形自以爲幽贊玊化而不知已明棄倫常聖學之所以範圍天地不如是其兼愛之弊也儻其一日反經則逃墨歸儒孟夫子出成盛心千載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業已釋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詭於聖也在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龍潛則不至過乎亢何偷仁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潛龍之義以進夫釋氏之卒爲釋氏之徒者而謂剥復不足以範圍釋氏乎于其退而叅之無輕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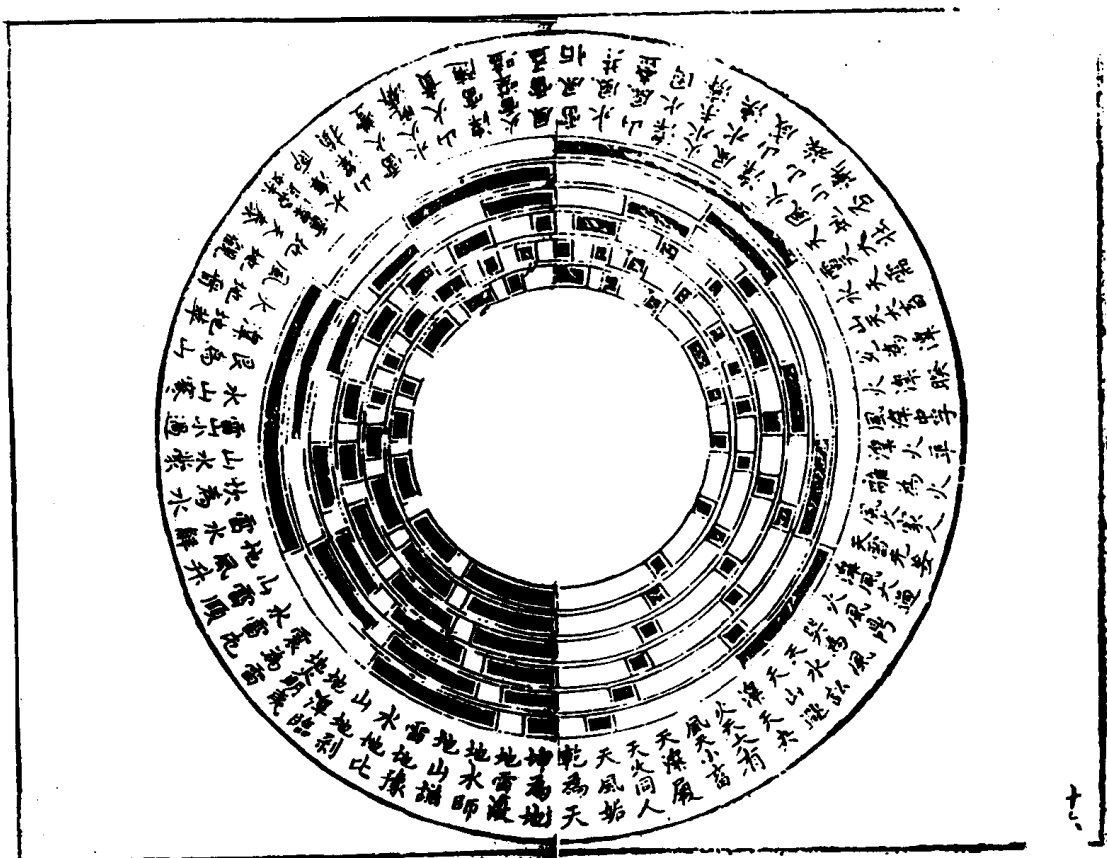
聖學範圍老氏法象之圖

客問三

客曰子不問柱下猶龍之稱乎而欲以坎離範圍老氏之情狀政恐老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噫哉問也夫不盡老氏之情狀而遑玄譚以與老氏辯是又入笠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老氏者以能自利也試觀其致守虛無雌伏陰符以爲竅妙此非坎中之離耶坎不終於坎故受之以離抽添尾閭消息崑崙取五金八石作服食之糧而以形骸爲蟬蛻謂玄玄子不足以窮日月之變是又誣老氏

聖學範圍圖

十五

也窮日月之變而私日月之照自以爲迷生物表而不知已偷死人間聖學之所以範圍天地不如是其爲我之辟也倘其一日反經則迷楊歸儒孟夫子曲成盛心千載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棄已爲老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詭於聖也在易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能中則不至流於險又何偏義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黃裳之義以進夫老氏之卒爲老氏之徒者而謂坎離不足以範圍老氏乎子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十六

客問四

客曰卦有六十四而子以剝復象釋氏以坎離象老氏以否泰象吾儒其爲教也夫乃偏而不全畧而不詳有遺象歟曰是不然言剝復而一陽一陰之卦盡之矣如坤逢雷自復而師而謙而豫而比而剝皆一陽之卦也如乾遇巽自姤而同人而履而小畜而大有而夬皆一陰之卦也言坎離而二陽二陰之卦盡之矣如自臨而明夷而震而屯而頤而升而解而坎而蒙而小過而蹇而艮而萃而



晉而觀皆二陽之卦也如自遯而訟而巽而鼎而大過而无妄而家人而離而革而中孚而睽而兌而大畜而需而大壯皆二陰之卦也言否泰而三陽三陰之卦盡之矣如自泰而歸妹而節而損而豐而既濟而賁而隨而噬嗑而益皆三陽之卦也如自否而漸而旅而咸而渙而未濟而困而蠱而井而恒皆三陰之卦也易之道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盡之矣一不兩不三三不兩不六六六而參天兩地之事備矣聖學所以範圍二氏而不遺

攻惟此易簡之配至德也而予乃執象求之是緣木而求魚也去易之道遠甚予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聖學範圍圖 終

聖學範圍圖無卷數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岳元聲撰元聲字之初號石帆嘉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此書一名範圍象教圖大旨以儒教統攝二氏以易中一陽一陰之卦併入剝復卦爲剝復圖以範釋二陽二陰之卦併入坎離卦爲坎離圖以範老三陽三陰之卦併入否泰卦爲否泰圖以爲儒宗其自序謂昉於孟子指點楊墨歸儒之義葢宗王氏良知之學而好爲新奇者爾

# 誠朂淺言一卷

（明）傅新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五年定襄牛氏排印雪華館叢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雍誠朂淺言一卷》提要



## 自敘

師教之不行士風之不正非古今人士遽相懸殊其所以造士者異也以我朝知之矣國初倣王制論秀選俊之意定國子為官生民生官生取自上裁民生則由科貢併未有以貲進者宣德景泰以後始為救時權宜之例太學生遂有不由科貢者自是遞止遞開遂為不塞之竇近且能選貢行加納矣每升堂坐班滿目皆銅山主人及驕穉公子而科貢落落如晨星此一異也國初坐班肄業者十年以上方得撥出諸雜歷等項亦須七八年其後納粟等亦大率十年七八年磨礪既久習變風移如燒試美玉栽培豫章必積久方效而今多不過二年少則一年或數月耳源源而來撥撥而往視國學為傳舍即令孔孟設科亦安能令速化翼飛也此二異也國初行積分之法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堂有初任卿撥藩臬方面及部屬科道等官者故人人祓濯不敢自惰而今有是乎此三異也國初規條極嚴而越規之法極重誠以齊大衆定大志有非可區區姑息行之者而今犯規者撤鎖已耳曾不如外省一督學使者黜陟自由其臯比而師率者又浮慕在寬之義以要士譽稍涉嚴峻動虞反唇故有法未及信而風聞交責者且四而至矣此四異也夫開之以利而教之以義未培其苗而遽責其實格限於無所之而法撓於有所掣師教安得而行士風安得而正也雖然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人心之難化豈加木

石哉亦在乎加之意而已余待罪南雍久從大司成郭公後凡可以申規箴獎誘缄繩愚與多士相告戒者業不敢不矢効其愚而會大司成北轉承乏署篆懼諸生或荒於嬉因據愚見揭爲八誡八勗間召諸生至堂下示之曰若曹不熟聞高帝之訓規乎在學生徒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夫人性至善則八者乃其所固有也拘於稟錮於習遂陷於邪僻而不自知余所誡淫蕩八條者不敢謂爾諸生盡然然而濡足其中者亦自不少矣夫惡不易則中不至譬如金玉寶器體自光潔忽墮坑圊滿中貯穢得有力者提拔清流純灰洗滌徐復其舊乃可用也故先之以誡而後次之以勗昔烏巢語香山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又云三歲小兒解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此言雖出異教卓有意味今余所言者皆常談庸行也諸生幸無以淺近而忽之亦可以寡過矣故原國初立教之意而名其篇曰誡勗淺言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南京國子監司業傅新德自敘



誡勗淺言目錄　　雪華館叢編之四





誡勗淺言目錄終

雪華館叢編之四

定襄傅新德湯銘著

## 誠言八篇

### 淫蕩誠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心放逸先從情識上開端情識溺人先從色欲處受病書之五歌孔之四勿君子之三戒皆以色居首古今聖賢從躬垂訓其喫緊處在此其得力處亦在此也展季不亂坐懷魯男弗納叩扉顏叔縮屋遠嫌劉璉解裳自隔次山六十未嘗識婦人靚錦綳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載諸傳記古今以為美談此外如司馬之緘貲謝觥之折



齒言之汚口舌書之汚簡編唐宋以來風流放蕩等事有一條係士君子行徑乎我朝一洗前代陋風士人宿倡有禁至顧東橋先生疏革官伎風清到今直與載記聖賢前後一揆諸生所飫聞也奈何捨此聖賢芳軌蹈彼狂愚覆轍妖童艷娃謳唱伎樂快意當前窮明極夜平日讀聖賢書到此一旦掃地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且諸生負笈鼓篋而來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父母妻孥倚門翹首上者望汝隨師取友為聖為賢次亦望汝讀書肆業決取科第不則亦望保前程廕門戶他日不失一官半職而一聞若此不懟憤於堂上則詘泣於庭中呼天搶地恨不遄死而汝於此地方揚揚然為五陵之裘馬六朝之冶遊也樂耶否耶往者勝國品儒介在丐上倡下說者謂其賤儒嗟嗟以若所為惡得無賤孟子云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曲禮又云禽獸無禮今淫倡之啓穢自臭禽獸奚擇而側名士類者乃樂與之偕則旦夕以溺自照其品格當在何等余所不忍言也況禽獸中猶有不再偶不亂群者乎抑此猶以道義言未及利害也商書之戒淫風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果卒於樠木之下故蘇文忠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丈夫生世所恃以任重道遠策名樹勛為宇宙間奇男子賴有此身耳卽身有可捐亦宜用之成仁取義講一片乾淨地而乃熯糟醒醲於此等



中乎夜蛾撲燭自貽焦爛之災醯雞投罌速啓沉溺之禍伊川先生云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徇欲之死直枉死也就令靦顏視息人世而名虧行縶精敝神枯已厭厭如曹蜍李志矣故曰禍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夫以師言之則非徒也以親言之則非子也以妻孥言之則非夫也繩之以經書之言則淪於禽獸惕之以風愆天道之訓則涉於死亡而相提深論直窮到底則又禽獸死亡之不若也哀哉余非薄待諸生以此厲言相嘅也謂夫罰之不從檄鎖之不從無可奈何不得已而為鳴鼓之攻也諸生自揣良心當必以余言為然矣今與諸生約自相誡後其有能直契心體了悟空華打破畫瓶革囊還我本來面目上也平旦雞鳴憬然悔悟

已過者日亡日去未來者日新又新次也忽之而不信棄之而不從聆正言則如風過耳貪淫樂則如膠着盆斯爲下矣監規首一條寧能爲諸生解乎莫謂余今日不言也

### 酗酒誡言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夫掌水禁而兼酒禁何也明酒之溺人猶水也班伯之告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是以在禮賓主百拜終日飲而不至醉焉禹惡旨酒湯戒酣歌衛武公作詩悔過黃石公以省酒爲修身司馬溫公父母宴客率三五七行而止陳瓘量可斗餘飲不踰五爵他如陶侃之遵限文



忠之憂親枚乘標七發之喩庾闡著斷酒之文斯數聖賢者非不知酒以合歡懼酒之流生禍而力爲之防耳抑此猶屬記而備言之也言不近則諸生聽不切也昔邴原爲太學生不御酒肉瀕行諸生爲棗乾餱贈之取酒一傾而別曰非不能飲恐妨業耳古人立志堅忍如此安得無成乃如修爵無算夜以繼日興酣耳熱豪舉雄飛傾跌喪儀兕觵罵坐以詩書之府爲麯糵之塲招肆業之朋爲酒人之侶此所謂朽木糞土不堪雕畫者吾其如彼何哉魏晉人放達以飲留名今之好飲者動輒稱之而不知彼等自是掛冠避世長林豐草中一種人物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今諸生業已胃人世之羈絆繫功名之繮鎖顧欲跳周孔之軌躅步稽阮之轍塵不幾於畏輿之學子魚都在形骸之外去之更遠乎雖然藉令諸生異日果能掛冠避世也長林豐草也余不願諸生之有此行也樂令不云乎名教中自有樂地彼惟不知名教之樂故尋樂於杯勺中耳藉令稍窺一斑乎蔬食水飲簞瓢陋巷亦可以高世何必酒哉所願味周禮之訓繹班伯之言以禹湯諸聖賢爲師以稽阮諸人爲戒移其酣於酒者酣於道德酣於墳籍毋使人謂邴原之後太學士更無人庶幾哉於朝家菁樸之敎爲無負矣

### 鬬狠誡言

山藪有容故能藏其疾川澤有容故能納其污士君子有容故能成其德容之一言乃吾人修身繕性喫緊工夫涉世之寶筏而平



情之權衡也雖然容豈易言哉凡人有血氣必有爭心有爭心必有爭事有爭事必有爭形小則詬誶凌捽大則干戈戰伐畢從此起是以季郈逐君隙生介羽吳楚興甲釁兆採桑皆以一念之忿爭而釀成滔天之巨禍容豈易言哉學有容先自有忍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而繼之曰有容德乃大是忍之爲言正有容之胚胎也劉伯倫與俗士忤其人攘臂欲築之伯倫和其色曰雞肋何足以當尊拳婁師德戒弟曰人唾汝面當不拭自乾富鄭公人告以指名詬已曰天下有同姓名者呂蒙正入朝堂爲人所嘲侮不復問其姓名曰若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斯數君子者並忍人之所不能忍然後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肆我聖主揭示監規申儆

恭之訓嚴違禮之懲陽春布德鷹化爲鳩矧爾青衿友生是聲仲尼云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夫所謂鬭者非必手足相加傷殘相藉如李石之爭滹沱也凡一念之不能忍而人我山高怨毒海沸皆所謂鬭也況乎一言之忿一事之激科頭奮足裂冠毀裳以自陷於亡身及親之罪也哉杜牧之云忍過事堪喜爾輩試靜觀忍過與堪喜時意思如人一身本無疾痛一旦毒魔怪魅震撼排衝而應以鎮靜元氣不泄頃之意定氣清四肢百骸欣暢倍昔乃知向者毒魔怪魅皆我受用得力處陽明先生云凡橫逆之來自謗訕怒詈以至不道之甚非唯不以之動情且可資之以爲修省之地此由忍而容之善法也嗚呼此詎可與冥頑恣睢之子道哉



罔利誡言

古今學問第一純駁關頭要在義利二字王霸之所以異舜蹠之所以分毫末尋丈入門便懸左足右足跬步千里故利者義之反也見利當思義也榮公好利厲王近之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太史公讀孟子廢書而嘆天子以下好利之弊則利者害之招也欲利又當慮害也稽之於古成湯不殖文王同民孔子罕言茲數聖人者豈固爲是矯哉蓋深訓乎義之不可悖而害之不可招耳嗣後若管寧揮鋤不顧文王見藏則埋裴晉公還帶於香山甄彬歸金於東寺於物之無主者獨不拾遺況肯智營力索效壟斷賤丈夫之爲者哉夫賤丈夫身居市井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吾無責爾也殖若家豐溫飽腹饜詩書具號國秀而猶終日蠅營規牟市肆之入或張典質錢或貨人收息今日鼓篋猶競錐刀他日筮仕安恤脂膏無論道義所不載卽後害亦安所逃乎謝上蔡云士君子看得名利關透便是小歇脚胡武夷訓後進曰士人當修己竢命毋爲造物所嗤石季倫以貪溺取禍臨刑嘆曰奴輩利吾財爾行刑者曰既知財之爲害何不散之嗚呼由前二說可謂思義由後一說可謂遠害衡較於義與害之間則積利又何如積德之爲愈乎朱異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沈約戲之曰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經書雜藝卿一時將去那得廉嗚呼此猶文學耳儻積德者有能如是卽使人謂諸生不廉乎吾且爲諸生甘之矣



詞訟誡言

易之訟卦乾上坎下其義則剛險相遇其象則天水相違聖人於此始而訓之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至初六九二九四則以不永所事不克訟爲終吉而上六鞶帶既錫竟以三褫戒焉此何以說也若曰詞訟雖云不得其平則鳴然能於事機初起易氣平心反身行恕則柔能制剛靜可御躁亦何至動干戈於讞牘爭勝敗於爰書乎如是者上也已不能愼其始矣能返處安柔渝變初心復就正理猶爲不遠之復次也若夫縱其奸險之心乘其剛健之性遜

詞獄聽務求終訟以快乃心卒之鼠牙害於彼己蚌鷸收於漁人縱令得勝受服豈能安久乎斯爲下矣國家嚴刁訟之禁凡出入衙門者小民則罪打點衣巾則問行檢金科玉律炳如日星而士固有不畏聖言自干憲例者夫士也口誦堯言身佩孔訓一戴弁臾褫雖貴僚長官咸得禮數接引奈何小忿相觸引繩批根頓首公庭靦顏下吏免冠易服受辱不慚而甚至有木索箠楚極人情所不堪者至是而始歸咎於有司之賤士也夫非自賤也哉嗚呼滑臺遠室千木踰垣接輿鑿坏莊周垂釣王公大人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辱之乎仲山姚緇馬之黨彥方變盜牛之習溫公康節居洛里後生相戒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此數公



者和風慶雲昭蘇品物方且化人寧用自理諸生試取一思之雖未能埒其風烈而一切躁忿之心亦可爲衰止矣是故大道不競君子懷刑與人容我寧我容人事理果直弟子當建白於師前非意相干達士可理遣於度外入見官府出唾不祥不勝再羞勝之不武學易可無大過矣古人實獲我心哉

## 詭服誡言

士人進德修業要從淡泊寧靜處豎脚衣服雖稱外飾乎亦以表徽章身也自朝祭讌饗以達於私處先王各有定制遵之者吉悖則凶焉故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又曰服堯之服是堯而已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古今所記多矣若書戒服美于人而稱文王之卑服詩刺衣裳楚楚而美碩人之尚褧仲尼章甫縫掖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其學也博其服也鄉矣而深鄙夫恥惡衣惡食者至於緼袍褐寬懸鶉百結捉衿露肘至非陋也至賤敝也而仲由子夏子輿季次原憲胥安之且以大賢名後世由是觀之所謂法服堯服豈有他哉不過一樸雅而已矣我皇祖首示衣帽之例再申吏員之分製三易而始頒服一禮而無斁蓋聖天子議禮而古先民是程盡乎美且善矣乃項纓弁之中間有紈袴之子不務內實其腹而務外華其躬輕綃霧縠纂組綺靡巾漢唐而衣紫緋披四明而冠三玉百般粉飾藉以宣淫羣衆效尤羞不相及一副低見識一片俗心腸滔滔胥溺而不悟眞可爲之浩歎也嗚呼子臧鷸



冠見賊陳宋江充紗縠卒死巫蠱儻所謂不衷之災非耶而吾奈何效之昔我聖祖特令教坊伶人衣綠以別於士庶今士人反詭衣奇服以偶於伶人夜對枕衾良可恥也終朝三褫學無懼哉

## 黨比誡言

夫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盍簪切磋麗澤講習士詎可孑然無與爲侶哉顧于野于宗廣狹殊路芝蘭鮑肆習染歧執朋友不可無黨比何可有也黨比之興自不學始陸象山先生有云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吾人若果埋頭術業涵咀義味屏居一室尚友古人黃卷中日與聖賢爲對何暇爲游朋比德之遊哉昔符融名高太學賓朋滿座仇季智獨不交一語融詰之對曰天子修設太學

但使人游談其中耶夫融漢庭高士所商搉良非孟浪而猶不足傾季智一解頤則其他可知已我聖祖譽邑後人譽髦斯士揭示監規如往來他班談論是非結黨恃頑豈不炳然丹書之戒哉諸生日陶鎔於中宜顧瞻明命砥名礪行深居簡出孤介自守如古之季次原憲爲獨行君子可也又不然則間擇謹厚博洽之士相與合志同方會文切理多聞廣見導吾者是吾師諫吾者是吾友耳一涉於黨卽令然諾必誠困阨必護如古任俠士千里誦義無窮然猶未軌於正也况乎羣居終日匪彝慆淫兩兩三三蚩蚩淪淪以黨相溺者况乎睚眦憤懣引類呼朋凌壓齊民唐突官長以黨相藉者又况乎喜同惡異忌嫉傾危冰炭枘鑿落井下石以黨



相軋者此桀交盡利交興小人之所以貌合中睽而可列於士君子之林哉譬諸草木君子則亭亭松柏拔地參天雖千林萬樹並秀聯柯終不作藤蘿相依態小人直圈馬耳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結納雖歡款洽雖密究未有能善其終者張陳蕭朱之流所以接迹於世而羊左范張笑人尙冷也可不戒哉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又云物相遇而後聚聚而上者謂之升士君子將爲聚升乎爲苟合乎必有能辨之者矣

傲惰誡言

士君子於處衆不可在人前於自處又不可在人後斯兩者惟謙與勤足盡之記曰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在易謙之一卦六爻皆吉而孔子彖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造化人情悉取於謙何獨至於處世而疑之謙之反便爲傲書戒丹朱大學言所辟往往三致意焉昔伊川先生謂謝良佐比來做得甚功夫良佐云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良佐之所謂矜卽書傳所謂傲也斯所謂處衆不敢在人先者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望其壙宰如也顚如也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斯又非所謂自處不敢在人後者乎雖然世之處衆在



人先者其自處未有不在人後者也傲之與惰如惡又果竟不孤生而傲尤惰之根德之棄矣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遜志謙也時敏又謙生勤也吾人苟存一上人之心儘見得自己可以滿足不復求進纔一自知抑損便見得自己性分內有多少未盡處職分內有多少欠缺處孜孜汲汲斃而後已如急行者只見道遠而足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寧有駐足息肩之期耶大禹不矜不伐者也而惜寸陰矣周公碩膚几几者也而坐待旦矣孔子恭而安者也而忘食忘憂矣[illegible]石一門孝謹者也而不言躬行矣他如有子之焠掌玄德之撫髀陶侃之運甓祖逖之聞雞皆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未嘗不從一念之不自滿假始彼

昏不知積驕成怠於人不勝其凌忽於己不勝其便安一毫自責自修之意寧復有哉所謂惰之根而德之棄也抑不特此也昔苦成以慢享而㝷惠卜其將亡溫季以掩上而單襄知其階亂程鄭不知降階而公孫揮斷其憂死桐門右師無禮而昭子占其不終嵇康禰衡之徒皆以輕世玩物僨其宗滅其身益信乎傲之爲凶德也將疾疢死亡之患於是乎在寧止惰之根而德之棄哉今諸生置身齒冑之列習聞禮讓之教謂宜彬彬雅化虛以受人勤以勵己而鬻者乃有傲慢自居肆行狎侮乘堅策肥途遇官長不爲下尊己卑人見賓朋不修容者及詢察之則率多足已遂非自暴自棄人也彼以爲富貴可以驕人乎抑學問可以驕人乎以富貴



驕人不過一執袴輕薄子以學問驕人則亦河伯之自雄夜郎王之自大而不足以語於達人大觀矣所願去而態色降而盛氣爲谿爲谷若無若虛早夜以思維皇厥賦萬年難再者此生兩間最重者人品苟嘗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慮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而遷化發之所以自滿者廼其所以自誤也豈不痛哉

勗言八篇

孝勗

夫百行之本則末有加於孝者也故夫子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十八章中與門人問答孝之始終備矣乃他日魯論色難之訓敬養之訓謹疾之訓無違之訓遠遊之訓知年之訓幾諫之訓三年無改之訓又何若是其意之勤勤誨之諄諄也哉曰夫子固慮後世必有疾視其親者矣必有不顧其親之養者矣必有忘身虧體辱及其親者矣必有陷親於非禮從親於不義絕裾他鄉往而不返者矣必有生無愛日之誠死有終天之憾肉未及寒而改父之行與父之政以自表異者矣匪直後世當時及門然且有之故曰予之不仁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諺曰養子纔知父母恩嗚呼知恩者一飯不忘矧父母之恩哉蓼莪之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王偉元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吁何獨偉元也試觀



烏之反哺羔之跪乳禽獸如此人宜何如哉工女論弓免父於辟津女舞棹脫父於刑緹縈上疏贖罪曹娥赴江尋屍女子如此丈夫宜何如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天子如此庶人宜何如哉陸績六歲奉母登筵懷橘滕曇恭五歲療母冥感寒瓜王叔治七歲哭母鄰里罷社齠稚如此冠長宜何如哉老萊子事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孩自娛著五色綵衣取漿堂上跌仆臥地爲小兒啼衰齡如此壯者宜何如哉虞舜完廩浚井申生稽首待烹曾參擊仆蘇而鼓琴敦儒受杖顏不變色父母惡之如此愛之宜何如哉伯奇無衣無履踐霜挽車閔子騫絮著蘆花寒甘失㓰王祥臥冰得魚黃雀飛幕事繼母如

此所生宜何如哉朱壽昌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五十年卒得之楚中離出如此在堂宜何如哉丁蘭刻木爲親視之若生郡縣表上其名圖形盡壹木人如此生親宜何如哉子路追負米之無從臯魚悲風木之不待朱百年母亡無絮終身衣袂思亡如此事存宜何如哉孝經有之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是故筍可生鯉可祝金可感泉可涌烏可棲兎可馴水可退火可止露可降岵屺白雲可以望噬指嚙臂可以歸葡萄肉炙可以動君王啕嚌拾椹可以化強暴一念誠而百順聚一孝立而百行從之矣嗚呼繄古暨今烝民有則矧伊纓弁首出四民身豈出於空桑心可同於槁木



近者有在庭之訓遠者有依閭之慈瞻南山之橘可以知敬矣誦完山之鳥可以知思矣身體髮膚無毀傷立身行道以顯世得無意乎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斯皆毀於行違於經悖於倫而不可列於人子之間者也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弟勗

夫長幼有序序之義何昉也其昉於四時之錯行而不相悖乎四時之氣稟於天人之氣稟於親天之氣由春而後有夏夏不得以先春由秋而後有冬冬不得以先秋人之有伯仲叔季也亦猶是也是故兄得氣之先弟得氣之後兄必友其弟弟必恭厥兄天叙天秩良知良能不假強爲在人自識其眞耳古之善言兄弟者莫如周公常棣之詩而專稱古事有足與此詩相發明者史稱唐明皇造花蕚相輝之樓召諸王兄弟日宴賦詩世謂天子友弟無比而京兆田眞三人欲分庭紫荊破而爲三明日枯死兄弟感泣同居後荊復榮斯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耶陽城生長不肯娶謂諸弟曰吾與若孤獨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諸弟感其言亦不娶遂終身此其行雖非中庸乃其志殊可念也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耶王徽之與獻之俱病困徽之謂術人願代弟死及獻之死嘆曰人琴俱亡一病而卒陸雲駒遭



母憂弟擣遇疾臨終謂諸兄弟曰大兄毀瘠如此不可令知後雲駒聞之一慟便絕溫大雅改葬祖父卜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歲餘竟卒亦無悔焉斯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耶陳業兄渡海同死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別業乃割臂流血灑骨上而後別卒負之以歸斯所謂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者耶衛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竊其節往而代死兄又死之國人悲之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而趙孝姜肱兄弟遇賊皆以死相先孔融納亡而爭坐世南匍匐而代誅斯又非所謂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者耶鮮卑將死召其子以箭示之曰若知否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兄弟戮力庶可捍敵也斯又非所謂兄弟鬩於

牆外禦其侮者耶乃其弊也則有入兄之宮者矣紾兄之臂者矣殺兄之牛者矣碎兄之璺者矣兄桎梏而受誅弟舞蹈而求免者矣故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嗚呼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凡厥有生誰無是念且鳥有排空之序樹有交讓之名而況於人乎同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合轍以遊亦起中途之嘆而況於同氣乎試令彼不孝不友之人誦詩之言覽記之事至死生急難諸處未有不泫然淚者而卒至於不念天顯以及鞠子之哀何哉由溺於物欲蔽於利害遂將此一段天眞籠罩而不得顯孟氏所謂失其本心者也是以君子無頃刻不察於斯焉坐抑抑而居下行徐徐而處後貌恂恂而不以賢知先皆由能識其端而推廣



之耳庸假外求哉抑傳又有之弟者所以事長也又曰五年以長則兄事之爲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斯不亦能推之明效哉今諸生連枝一室則有手足之情負笈三雍則有壎篪之雅和順一心恭敬一道其在太學而溫溫有恪不敢慢於人者必其居家而和樂且耽克恭厥兄者也堯舜之道孝弟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 忠勗

吾人爲學大段不外求心而心之爲物不見不聞無處下手惟念頭動處可以著力然念頭又自不同有初念有轉念初念去無念不遠如第二月非是月影一涉於轉念則千思萬慮私意叢生迷亂而不能自主矣古聖賢之學寧有他奇哉亦惟尋此最初一念葆而復之於無念焉耳忠之一字解者曰中心之謂忠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夫曰中心則無所依著如室之有中央焉曰發己是內心所現不染外境如水未生波如箭初離弦曰自慊是隨發隨達如芽之必茁如火之必燃而更不令其壅閉焉耳由是觀之忠也者其即吾人之最初一念乎至誠至一不矯不偏意望之所未及生而聰明之所未及用也夫子之論甯武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夫甯武子豈愚者哉在聰明意想之人則或有視之爲愚者矣聰明轉多意想轉深去道轉遠古今成仁取義孝弟廉節等事概無望於此輩皆轉念爲之祟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惻隱焉此初



念也俄而轉之納交要譽惡其聲則他日或有推井而下石者矣行乞寧死而不受嘑蹴之食此初念也俄而轉之宮室妻妾窮乏得我焉則他日或有攫金而祈哀者矣不忍一牛之觳觫而以羊易之此初念也俄而轉之以小易大愛其財焉則他日或有興甲構怨糜爛其民者矣故初念誠矣轉念僞矣初念一矣轉念雜矣則初念闊矣轉念狹矣是以君子只從最初一念而返照之發端雖微全體森具如鑿井得泉而遍地皆水也搖箑得風而漫空皆風也執鏡得火而世界皆火也亘古亘今蓋天蓋地含吐充塞寧有方所由是用以立朝則名之爲忠義用以事主則名之爲忠直用以奉親則名之爲忠孝用以主內則名之爲忠信用以順外則

名之爲忠恕如培其根而葉自茂納其口而節自肥性之所以盡命之所以正大本達道之所以立所以行一以貫之而無難者夫孰非最初一念爲之基哉粤稽孔之四教曾之三省莫不以是爲拳拳范文正公事上接下以一自信不擇利害爲取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心曰爲之自我當如是范純仁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居多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如是而已矣此皆古人以忠爲訓之明白表著者可不念哉文信公曰哲人日以遠典刑自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旨哉斯言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 信勗

易卦兌下巽上曰中孚解者曰孚信也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記曰惟天下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參天地之化書曰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故世或有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有以一言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穿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且一則易卦之所謂中實也雖曰信之爲言實也古今書傳不啻詳哉其言之矣乃中虛亦謂之信則我未之前聞也其義何居曰子不睹夫五行四時之有土乎今夫土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蕃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金不得無以生水不得無以淹火不得無以熾



木不得無以長故洪範之疇土質大爲五然而四時之叙金木水火各旺一時而土則寄旺於其季無成名無專位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不又昭昭然中虛之象也哉彼五常之有信也猶五行之有土也四時不言土土在其中矣四端亦不言信信在其中矣其體實故君子以信爲信其用虛故君子時或以不信爲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車無輗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以信爲輿者也齊伐魯取讒鼎魯人以其贗者與之齊人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謂下惠下惠曰吾亦愛吾鼎此以信爲鼎者也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夫子議及兵食而卒不言去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此以信爲兵甲米粟者也故或援誓於皦日或投璧於長河或把臂而託妻子或立表而待日中或人亡而掛樹頭之劍或道遠而赴雞黍之盟制行不同總之不欺其志者此所謂以信爲信者也乃若有盟無犯信也而陳蔡要盟不旋其蹤有言不欺信也而父子相隱不害其直不虛美不隱惡信也而昭公知禮不病其黨至他日論必信必果則又鄙之曰硜硜而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夫然後與其爲君子夫子之言信固自有無可不可者在也豈與尾生白公者流拘咫尺之諒而不執於正者哉小邾射以勾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叛其君而以地來是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若子路可謂

能善用其信者中孚之初曰虞吉有他不燕上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考占於二爻而用信之道思過半矣今日居業他日居官均之不可不是究是圖者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禮勗

甚哉世俗之憚煩勞而偷簡便也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經典章程動踰千百將之以玉帛鞶之以學校觀之以鄉射而謹之以冠婚喪祭其間無論親疏貴賤有儀登降上下有度卽左右起居槃盂几杖刀劍戶牖往往銘戒存焉是故上而至於朝廷下而至於民庶凡所以觀聽其耳目而檢束其身心者皆甚具而有法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世之人率視之爲強世之具高者跳軼於其



外而卑者肩越於其中如曲禮少儀諸篇徒棄上目飽耳夫越禮教而惟安之偷則舉凡先王節文度數之詳與夫周旋裼襲之具必盡廢之而後慊如東坡所云磬折不如立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伏偃伏而不已必至於裸裎而不顧皆一念便安之心爲之也非憚煩勞而偷簡便耶久矣夫世俗之舍簡便而樂煩勞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聲色臭味安逸之奉先王之世皆渾樸儉素澹泊而易充寡營而自足乃世變日趨風會日下往往任其江河之決而縱其奔馳不返之瞽則有目極靡曼之色耳極淫濫之音口極濃甘之嗜而四體極佚樂之娛如老子所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者

皆擴肆快意爲之卽陷於僭濫刑辟而莫之顧也又非舍簡便而樂煩勞耶夫煩勞憚矣又或樂之簡便偷矣又或舍之兩者何以解焉曰此天理人欲之分也先王之禮於天理中似煩勞於人欲中則甚簡便也世俗之好於天理中偷簡便於人欲中則樂煩勞也今夫人欲之張憤盛憍而奔突恐悍也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泛溢而流濫則水之就下不以禮教隄防之不止也故曰禮其猶坊與治亂曰亂洗汚以汚出揳用揳先王之品節詳明乎天理正以袪除懲窒乎人欲耳一時無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無所之矣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若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學禮焉子路之死也而結纓曾參之死也而易簀二賢之不亂蓋儼然孔氏家法也元人兵入潭州進士尹穀召鄉人爲二子冠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與兒曹冠帶見先人地下耳宋至崖山之變國勢垂亡君臣將與國同死陸秀夫獨垂紳正笏如治朝且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古人於顚沛死亡之際猶惓惓禮教如此又况從容暇豫之時乎其齋心儼思可勝道哉彼放達之徒以禮爲贅疣芻狗如王衍何晏諸人聽其言豈不甚曠乃其終竟何如也咸和中貴遊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忠貞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

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卒如其言豈不痛哉故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死生之說明而煩勞簡便之趣決矣雖然謂禮教爲煩勞者亦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斯可學禮夫忠信豈煩勞者哉彼無其實而屑屑焉習儀是亟斯見其煩勞耳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者晉侯善之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晉侯爲知禮故魯昭公則可謂煩勞矣先王之禮不煩勞也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養勗

自古非常之士建大事樹大節擧大名於宇宙間者大率以氣爲主氣者百物之精也而載物之具也天之運地之處渾淪磅礴於



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廣矣大矣而說者以爲大氣擧之故盈方寓間下而河嶽上而星辰幽而鬼神明而人物無非氣者一日無此氣則天地之體將恐墜而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嗚呼天地如此其大天地之氣如此其盛人於萬物僅處一焉含抱陰陽冉冉口鼻中曾不足以呼吸而云塞天地談何容易哉曰天人一也人之氣天地之氣也以天地之氣塞天地固其所也而何怪氣而養至於塞天地則天下之事有所不足建而節有所不足樹而名有所不足擧者矣故曰以氣爲主雖然拔山蓋世之雄世寧無哉而有道者不之處則又何也氣固以理爲主也今

夫灰心冷念縮弱首鼠氣息奄奄如九泉下人天下事非此輩所能辦也嗔目扼腕拊髀嚙足拔劍斫地日規規焉急冀得一當以圖一騁天下事又非此輩人能辦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浩然固天地之正氣而義其天地之正理也與氣之最勁者無大於風與水二物其初起也颸颸涓涓耳指之則勝鰌之則勝寧有異哉及其竅相和派相合也拔大木假大屋排山振壑奔雷吼空無有能當之者君子之養氣也亦猶是也至莊子論大塊噫氣怒號爲風而又問之曰怒者其誰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莊子之所謂誰仲尼之所謂斯非風與水之謂也其必有至大中至大至剛中至剛浩然中浩然者矣君子之



集義也亦猶是也彼不集於其內而務襲於其外則亦一篷之搖一汵之盈旋止而旋涸耳嗟乎集豈易言哉從人合天從細合巨從暗室屋漏合大庭廣衆頭頭見是物步步不迷方衾影無慚俯仰無累死生無變物無得而屈焉者蓋其始也則戰戰兢兢而其終也則轟轟烈烈矣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此義之說也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難者勿替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此集之說也夫孰知至小之爲至大也夫孰知至柔之爲至剛也夫孰知怵然惕然者之爲浩然也眉山氏有言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了得此物一生學問事畢矣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廉勗

夫有所取之爲貪無所取之爲廉此迹之易明者不難辨也至於無所取而實有所取有所取而實無所取尤貪與廉之最精者非充類至義之盡其孰能辨之語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利之中人也其蟻之於羶蛾之於火猩猩之於酒乎麾召而不來屏去而復至究與之俱沒而後止故太史公有云賢人深謀廊廟隱士設爲名高壯士先登閭巷椎埋趙鄭之冶揳琴揄袂游閑公子弋射漁獵醫方諸食技術之流及吏士舞文弄法農工商賈畜長歷選前人無不皆歸於利者渠伊將鬚黃魚銅山遺



臭史册推原所由惟有一貪更無餘咎如外教所云貪物爲怪貪色爲魃貪惑爲魅貪恨爲蠱貪憶爲厲貪傲爲餓貪罔爲覡貪成爲魍魎貪黨爲傳送其說雖誕然亦足以發明妄生取染者之爲敗德已故曰有所取之爲貪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所惜者名節也彼其視金玉珠璣也與瓦礫土苴無以異其視三旌九錫也與纖塵一芥無以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且不爲也而況其他乎故不惟賤於大也而且不忽於小不惟修之昭昭也而且不惰之冥冥不惟不求人知也而且不必自知凡古今書傳所載赫赫厭人聽聞者余不暇具論論其一二軼者如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范宣却絹豫章減至一丈王義方佳樹酬

直皇甫逸斷帶爲灶桓文林之繫橘山巨源之懸系蕭嶺南之還梅羊廬江之垂魚此所謂雖小亦不忽者眞能不取者也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圃有所瘞藏者召問之乃參軍裴寬也適有人以鹿爲餉義不以苞苴汚家故瘞之此所謂雖冥冥亦不惰者眞能不取者也王荆公居鍾山過故人飲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公謂余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此所謂雖己亦不自知者眞能不取者也故曰無所取之謂廉雖然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赴水援者亦赴水廉者不取矯僞者亦不取世有紾兄之臂而忍飢於壺飧簞食豆羹見色而能讓千乘



之國者則好名之人也如釣者含餌求魚畢竟是貪心所使耳而可謂之不取乎乃若君子則固有所取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取仁以爲宅取義以爲路取禮以爲門取天爵以爲貴取飽德令聞以爲富疏水簞瓢則取以爲樂童冠沂雩則取以爲諧鳶飛魚躍雲淡風輕庭草方塘天根月窟凡盈天地間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無一而非吾之所取者第其所取與喻利之小人不同耳故曰以百金與摶黍與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言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取而至於如是則雖謂之一無

所取亦可也而豈與入市攫金不見白日者可同年語哉故曰無所取而實有所取有所取而實無所取尤貪與廉之最精者也嗚呼富貴在天得失有命執鞭失己笑屬從人其亦弗思之甚矣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耳士君子辭受取予苟能知富貴不如貧賤也不忮不求安往而不得哉今日爲士他日爲官三要之中淸爲第一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恥勗

人生天地間大率有五等其亶聰作哲踐形惟肖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曰聖人擇善固執行法俟命篤實而光輝德尊而業



廣者曰賢人蹈繩履矩足縮縮如有循兢兢焉不敢自蹈於匪彝者曰士人隨波逐流生無聞於時死無傳於後而與草木同朽腐者曰庸人濟惡不才窮奇饕杌不能流芳而但能遺臭與禽獸不遠者曰凶人五等之中有四反四反何也曰惟聖人爲能無恥子思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孟子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也亦惟凶人爲無恥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是也此兩者無恥則同其所以無恥則反矣雖聖人亦有恥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是也雖凶人亦有恥曾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厭然萬章曰傲象日以殺舜爲事見大舜而忸怩是也兹兩者其有恥則同其所以有恥則反矣四反之中又自有三關三關何也曰不見不聞常惺常寂十目十手自責自修此性地脫徹自作主宰者上也過此則境細心粗而轉機爲不易矣名爲顯微關景行賢哲尙友古人立身行己稍有軼於名賢之芳躅則其心媿恥若撻市朝此以人爲鑑有待而興者次也脫也不恥不若人則鞭己不力而進修之程或幾乎息矣名爲作止關自底弗類以速戾於厥躬下流所歸翻然憬悟思以晚節蓋之此燈之未滅而迴光卦之剝極而生陽者又其次也至於不媿不畏公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恤則其心始死而不可儕之人數中矣名爲生死關三關之中又止有二途二途何也曰恥之心



恥之事如是而已矣恥之心不可無恥之事不可有如是而已矣二途之分又起於一念一念者何也曰統之則所謂恥也而人禽判矣舜跖分矣或始乎有恥則終造乎無恥矣或始乎無恥則終蹈於有恥矣欲進此五等先鑒四反欲鑒此四反先破三關破此三關先決二途決此二途先轉此一念則信乎恥之於人大矣哉人而有恥天下事何不可爲矣人而無恥天下事又何所不爲稽之於古夷齊恥食周粟寧餓首陽仲連恥帝秦君寧蹈東海沈勁恥父之逆以死難蓋愆周處恥衆之惡以授命植節他如許由之棄瓢巢父之洗耳爰旌之據地餓焦之槁死原憲之辭穀樂羊之捐金王蠋之絕脰豫讓之漆身陳三之卻裘戴逵之碎琴古今忠

孝廉節等事皆自行己有恥一念始是以心地光明俯仰無累趙清獻公日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司馬溫公平生行事未嘗不可對人言正謂此耳此義不明則有奉璽若褚淵者十主若馮道者笑罵如鄧綰者攫金若祖挺者犬吠如師辥者嘗糞如弘霸者此宜犬彘所不忍爲而其人率攘臂爲之寧識人間有羞恥事耶諸生居今慕古下學上達夜氣清明靈光不昧循省故我衾影多回當必有懍然骨竦而忽然汗下者對天寧無愧色對人寧無赧顏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至哉言乎具作人之炯戒矣吾願與諸生共勗之

誠勗淺言終



南雍誠勗淺言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傅新德撰新德字元明又字商盤定襄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恪是編乃其官南京國子監司業署祭酒時訓導諸生之文凡誡言八條曰淫蕩酗酒鬬狠罔利詞訟詭服黨比傲惰勗言八條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

# 文華大訓箴解六卷

〔明〕廖道南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文華大訓箴解三卷》提要

---

文華大訓箴解表

嘉靖十九年正月內臣道南謹

奏為昭

聖謨以崇

國本事臣伏攷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

憲宗皇帝御製

文華大訓成以教

皇太子者

道傳至聖寔為

昭代之良規



治本純王允作

儲宮之懿範竊嘗著解以繹其義茲復獻箴以申其

忱弗揣蠡窺蟲勝鼇戴臣誠忻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

聖主建中御九五而應

飛龍之象

儲皇麗正緜千億而開

詒燕之祥自有

天地以來凡為

日月所照有是

父有是
子曆
實曆而繼繼繩繩作之
君作之
師撫
瑶圖而赫赫業業肇稽駿紀越創龐基軒皇作而紫
電繞樞誕神明之遥胄顓帝起而珠星聚室
臻洊穆之休徽堯勳戴隆舜華重協塗山産
啓明明禹則之垂簡狄生商奕奕湯猷之布
肆若文武佑啓成康三善咸具于上庠六儀

胥誨于東序嗣玆以後浸亦匪彝賈誼陳保
傅於漢朝劉洎疏教養於唐室延至承華之
署祇為充棟之餘邃閣前編遐披往牒未有
如我
皇明
聖祖
神宗冠百王而今盛我
皇上
聖子
神孫紹千聖而永隆焉者也洪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
帝
神發天明
聖躋日敬績
高皇昭鑒之錄述
成祖心法之書闡微顯幽特著
文華之大訓搜玄抽秘式彰
奕葉之嘉謨論治直溯於虞夏商周綱有條而不
紊論學兼采乎濂閩關洛目有序而畢張發
揭悉出於

淵衷體裁皆定於
宸斷煥乎如揭台斗而列宿成象於天沛然若決江
河而百川朝宗於海上騰東壁不獨藻絢于
詞林旁燭西奎真為龜鑑于
天府兹盖恭遇
皇帝陛下
德廣運而
乃武乃文
道純粹而
至健至正叙九疇敷

皇極斂列照耀於華夷正百禮凝
神禧協氣薰蒸於穹壤揆
乾符以時御雨施而雲行真
震器以世傳星輝而海潤夠逢
黃離之迪吉夙感
蒼昊之錫靈寶露圖膺豫兆
璇源之衍澤慶雲映旭先孚
璧景之溼暉
紫詔渙頒
青陽鼎育旁招俊乂慎簡哲髦宅

鶴禁以崇儒咨疑丞而諏輔弼蒞
虎闈而齒胄修禮樂而敦詩書謂
聖功必正於養蒙而
天德自昭於大蓄念終始典于學數求王人之多聞
於緝熙殫厥心允監
皇祖之成憲以引以翼不愆不忘
尊所聞行所知盡精微而致廣大
繼其志述其事履中正而樂和平臣快覩
奎章恪贍
天藻龜呈範馬負圖允矣

聖學之精蘊鳳儀廷麟游野昭哉
帝治之馨香竊擬宋慶曆之純臣敬上
青宮之典詎希唐會昌之德裕庚陳
丹扆之箴伏望
邁五超三
統一衍萬
德彌文業彌大弘
元化於兩間
謨丕顯烈丕承宣
重光於萬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忭躍之至謹以所撰
文華大訓箴解裝潢成冊恭進以
聞　三月二十七日欽奉
聖旨爾所進書留覽該衙門知道
文華大訓箴解表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一

進學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所以學修齊治平之道也昔堯舜禹湯文武皆汲汲焉以學仲尼亦皇皇有所不暇在聖人尚如此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然況為儲副則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學乎古人論學多矣有宏綱要旨焉取以為總論而學必



稽古然後有獲故進學之目必先之以明典訓典訓之要在明義理義理吾性分之所固有而非自外來也我欲明而知之則所以用力以求復其本然者自有不容已故窮義理次之然必親近師儒切磋講論庶其有所啓益而易為功故資啓益次之三代以降聖王不世出處士橫議百家紛然雜出乎其間以乘吾道者非一不有以辨而擇之能不惑者鮮矣故又次之以擇習尚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論學之心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明典訓箴其二曰窮義理箴其三曰資啓益箴其四曰擇習尚箴

明典訓箴解

解曰曷謂乎明典訓也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以言乎禹之造夏典則昭于邦國所當敬守而不違也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言乎文武之造周謨訓垂于朝廷所當率循而不越也夫敬守不違則明徵定保而上克繩乎祖武率循不越則永言配命而下克啓乎孫謀是故古之教



太子者法蒙泉以果育而迪之以大中之極象震雷以潛修而啓之以至正之矩楚語曰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明典訓者不在茲乎乃若伊尹述風愆之訓以告太甲克彰一德之功周公述漆沮之詩以告成王終紹三后之緒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

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
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
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
違祖訓矣又諭
皇太子宮臣諸府僚屬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必
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己之法度善惡
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
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
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

擇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如經史中古人已行
之事可為監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
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建
皇史宬以尊藏
訓錄之典豫構
追先閣以大勒
祖德之詩典訓之明於斯至矣臣竊光顧
皇太子作聖之初命官講解而知之惟精切已體認

而行之惟一宋儒程顥亦云為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明典訓箴
箴曰稽古神聖法象乾文羲畫爰闡軒紀式明
開物成務秩典敷教東壁發祥南離炳燿堯勳
既揚舜華載宣禹有典則湯有風愆丕顯文謨
丕承武烈克開厥後兢兢業業矧居少陽養正
於蒙古訓是力乃肇聖功
皇祖有訓親灑
宸翰斗緯昭回奎章郁煥惟

皇紹法達孝純仁
追先有閣
皇史有宬
聖嗣監茲
天藻有奕臣庸作箴萬世無極
窮義理箴解
解曰易謂乎窮義理也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言乎道之大原出
於天聖人所以窮神而研幾也孟子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以言乎道之統會存

乎心聖人所以盡心而知性也夫窮神研幾以
契天道之妙則求端於天者罔弗至焉盡心知
性以立人倫之極則垂法於人者罔弗至焉是
故古之教太子者擴其良知而蚤諭以開發乎
聰明養其德性而敏求以緝熙乎問學學記曰
大學之教也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
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
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乎觀斯記也所以
窮義理者不在茲乎乃若漢教太子以術數之



學而無格致誠正之功晉授太子以申韓之書
而非修齊治平之道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尊
師重傅所以成德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
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
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
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
道又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
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

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
聖為則苟碍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
其學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文理密察而道贊乎三才
神明潛運而智周乎萬物義理之窮於斯備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致廣大必盡乎精微極高明必道
乎中庸宋儒朱熹亦云人主之學以明理為先
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窮義理箴
箴曰大哉元命太極流行兩儀攸奠四象攸分
自一而萬浩乎罔既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自萬
而一淵乎無窮推而無始究而無終幾微而幽
神應而妙易知簡能謄前忽後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誠明無盡允執厥中
皇祖有訓欽乃攸止居仁由義主敬窮理惟
皇紹洪入聖超神坤直方大乾純粹精
聖嗣監茲

帝學有光臣庸作箴萬數惟聚

資啓益箴解

解曰爲謂乎資啓益也伊尹告太甲曰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以言乎資俊彦以輔儲德斯能凝命於天也周王命君牙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以言乎資讜訓以開胤緒斯能效法於祖也夫凝命於天則當慎乃儉德時有所啓而後有可久之功效法於祖則當纘乃舊服日有所益而後有可大之業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或資師傅以講道而必究夫格物致知之端



或資賓友以贊德而必賴夫繩愆弼違之益禮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於乎親斯禮也所以資啓益者不在茲乎乃若魏之千蘭談以贊述殊無就正之規陳之江總誘以詞華浸非匡益之軌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又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深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



置之慮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闕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昭然天下之治可得而致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聖資天縱而猶
日御講幄以嚀咨
聖政日熙而猶
時莅台垣以延訪雖無資於啓沃而自有與天合德
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朝夕納誨務底于熙明夙夜基命
務臻于宥密宋儒程頤亦云人主之學以當務
爲急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賔啓益箴
箴曰自昔皇王莫麗隆教鴬龐齒胄虎闈稽校



或于東序羽籥干戈乃武乃文式誦式歌式于
上庠詩書禮樂希聖希天先知先覺緝熙厥學
日就月將衿識內朗篤實輝光懋昭厥德日新
月盛睿智旁通剛健中正
皇祖有訓佑啓保明周旋武牖顧諟湯銘惟
皇紹法静虛動直謙謙允濟乾乾不息
聖嗣監茲啓心沃心臣庸作箴萬善惟純
擇習尚箴解
解曰曷謂乎擇習尚也伊尹告太甲曰今嗣王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而必追論其習與性成以
言乎性相近習相遠必新厥德乃可以變其所
習也召公告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而
必先戒以節性日邁以言乎性本善德本同必
居厥敬乃可以端其所尚也夫新德以變習則
克綏厥猷而天下之善協于一居敬以端尚則
緝熙敬止而天下之動貞夫一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所親必正人而薰陶於至善所行必正事
而涵養於懿德戴記曰太子乃生孩提有識三
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於乎觀斯記
也所以擇習尚者不在茲乎乃若漢開博望苑
未聞有馮翼孝德之賢唐闢弘文館亦多引浮
藻脩姱之輩誠可爲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省臺諸臣曰朕諸子日又務學必擇
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
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藉天下國家之
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
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

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又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惇崇理本而治必審其所尚



澄清化源而教必慎其所習固不待於決擇而自有優入聖域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尊所聞日進乎高明行所知日躋于光大漢臣班彪亦云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擇習尚箴

箴曰觀象大壯雷在天上君子履禮必審厥尚觀象大畜天在山中君子畜德必廣厥衷矧惟觀頤養正於始不顯亦臨乃能安止矧惟觀晉自昭則明不見是圖乃能居貞擇術既端慎動斯吉弗慮胡獲惟豫斯立

皇祖有訓諄切懇至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惟

皇紹法明燭煌煌知微之彰知柔之剛

聖嗣監茲克儉克勤臣肅作箴萬國咸寧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一

#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 養德篇

臣正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得天之理於心所謂德也是德也人孰無之而能不失者蓋鮮是以自古聖賢大學教人之法必拳拳以明德爲言而大易取象於養家作聖之功亦必自德始矧太子天下之本宗社生民所繫可不以養德爲先務乎然德之養不一也故總論其綱而其目則首之以端心志焉蓋心爲一身之主宰而



志則心之所之天下衆善皆由此出不正其心則所存或牽於外誘之偏不端其志則所守必狃於他岐之惑雖欲強進於善而德非其德矣然此特以養於內者言之彼外焉一言一動與夫衣服飲食之常皆吾心與德之寓也苟有一之不謹則爲德之累大矣故次之以謹言動愼服食焉夫德之造進有限而人之逸欲無窮或聲色玩好之求田獵遊觀之縱盤樂自恣奢靡弗約皆所以汩吾心喪吾德者尤不可以不戒也故次之以戒逸欲焉大哉

皇言眞萬世帝王修德之身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端心志箴其二曰謹言動箴其三曰愼服食箴其四曰戒逸欲箴

### 端心志箴解

解曰曷謂乎端心志也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以言乎帝王之道本於存心當執乎至中而不可偏也召公告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言乎帝王之學始於立志當守乎至靜而不可淆也夫執乎至中而致決于惟危惟微之幾



則精一之功深而天德純守乎至靜而致謹于玩人玩物之戒則敬止之學至而王道備是故古之教太子者諭以三善以充其赤子之良詔以六德以養其天眞之粹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於乎觀斯典也所以端心志者不在茲乎乃若唐之帝範之篇詞雖藻潤而無格心之要宋之承華之錄說雖詳贍而無定志之旨誠可爲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因宋善進講心箴諭之曰人心道心有

徇伏之幾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
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
絕忠懇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此心不爲情欲
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又曰澹泊
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
朕嘗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以長保國
家矣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心箴有註必揭

敬一以爲入德之基
養心有駁必象
九五以爲崇化之地所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審幾於精微而究夫堯舜傳心之
中立志於廣大而察夫成湯制心之義宋儒胡
安國亦云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端心志箴
箴曰玄渾旋乾黃儀奠坤惟君至大惟心至靈

一哉君心萬化攸出無欲故靜有主則實志有
定向道有定體靜而常覺動而常止緬思精一
虞廷垂訓受中立極體元立命惟神知幾惟聖
克念泰宇涵虛艮庭止善
皇祖有訓觀心有亭亹亹不已安安惟欽惟
皇紹法
養心崇德
敬一懋勤
九五恭默
聖嗣監茲之德之純臣庸作箴

元首惟明
謹言動箴解
解曰易謂乎謹言動也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以言乎王言如綸所繫者重不可失之於
易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以言乎君舉必
書所貴者時不可違乎其幾也夫言出乎身加
乎民將有言也擬之而後言斯不失矣行發乎
邇見乎遠將有行也議之而後動斯不違矣是
故古之教太子者幼而居內必求姆傅之温敬
而寡言者以保抱之使其所聞皆正言長而就

外必求師儒之方正而有道者以諭贊之使其
所行皆正事戴記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
學小藝焉踐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
踐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
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於乎覩斯
記也所以慎言動者不在茲乎乃若李百藥贊
道之賦受之者無虛懷諸無量羿善之記聽之
者無實踐誠可為永鑒也已哉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

一言一動上通於天下繫於人必敬以將之而
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監之不善天亦監
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可
不敬乎又命儒臣撰
昭鑒錄成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
輕一言笑戒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
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常使之少忍饑寒恐
其不知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
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
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

及皆非朕之所望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淵默若神言而世為天下法
思睿作聖行而世為天下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遵先聖之法言而非禮勿言效先
聖之善行而非禮勿動宋儒胡宏亦云養太子
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其是之
謂乎臣謹上
謹言動箴

箴曰聖學之要厥本在心動直則公靜虛則明
言為心聲聲必中律是訓是行數皇之極動為
世範身必中度可則可象遵王之路右史紀言
慎乃出令速循辰告訏謨定命左史紀動敬爾
威儀維民之則維德之基
皇祖有訓
昭鑒有錄其言如綍其德如玉惟
皇紹法作之
君師如金如錫如璋如圭
聖嗣監茲樞機必慎臣膺作箴

中心守正

慎服食箴解

解曰曷謂乎慎服食也詩曰朱芾斯皇以言乎君嗣之生當謹其初而其禮不容不厚也書曰惟辟玉食以言乎君位之重當宅乎中而其權不可不尊也夫能謹其初則大觀在上動不違則天下望之而不敢越能宅乎中則皇極在上權不下移天下尊之而不敢僭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司服以授之服既無不衷之制膳夫以調夫味又鮮不正之嗜戴記曰左右之習反其師



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詞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闈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傳之任也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惏暑而暍寒而欬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慎服食者不在茲乎乃若太公因成王嗜鮑食而禁之不登于俎史佚因成王加元服而祝之使近于

民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事乎夫澡率雜佩為身之容恭敬溫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樂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必多取敗夫貨利聲色為



伐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為其所陷矣又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四體勤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衣布裳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食之間必念農夫之勞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法大舜以章衣藻尤致慎于

端凝之殿法大禹以菲飲食允致省于
耕斂之亭所謂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已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清明在躬法服必稱其度
理義悅口鼎食必順以貞唐臣張蘊古大寶箴云
聞之夏后一饋十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其是
之謂乎臣謹上

慎服食箴

箴曰書紀章服山龍黼黻錦衣九重惟辟作福



禮謹膳羞淆澠鄭朡王食八珍惟辟作威服以
彰德被衮象乾服之不衷司服糾愆食以順貞
升鉉王鼎食而非禮膳宰致警趨以肆夏既匡
既敕食以采齊有芬有苾
皇祖有訓穆穆明明宵衣惟儉旰食惟勤惟
皇紹法慎獨謹節
燕弁有章
御僚有說
聖嗣監兹細行必矜臣庸作箴
丕德文明

戒逸欲箴解

解曰昌謂千戒逸欲也皐陶曰無敎逸欲有邦
以言乎人君體健以爲先不可恣情而靡警也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以言乎人君居敬以爲
所不可縱欲而忘戒也夫體健爲先則自强不
息而中正以貫天下之道居敬爲所則自治益
嚴而憂勤以成天下之務是故古之敎太子者
禁於未發以養其本然之中遏於將萌以節其
自然之和戴記曰不論先聖王之道不知國君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



典傳不閑威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不惠於
庶民無經於百官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
厚於德不强於行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處位
不端受業不敬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於乎觀斯記也所以戒
逸欲者不在兹乎乃若唐之許敬宗獻太子以
搖山玉彩未闕逸豫之規宋之蔡京娛太子以
異域寶器不覩防微之訓誠可爲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家者惟創業之君中

興之主及守成之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
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之自此而衰何也
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
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切若繼體
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
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惰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又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
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
可逸若以怠惰荒寧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
孳孳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

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
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惕自勉未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分不能安席披衣
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
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
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既建
無逸殿以書
先皇稼穡之詩復搆

恭默室以紹高宗惕厲之戒所謂有內聖之德必
有外王之業者矣臣愚尤願
皇子作聖之初
存心警畏而昧爽丕顯
懋學憂勤而夕惕無違宋儒魏了翁亦云古之人
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戒逸欲箴
箴曰至健無逸體乾之剛一日萬幾兢業惟康
至靜無欲法艮之止一心萬化於穆不已朝而
訪道師保在前太公順應無時不然晝而咨政
丞弼在側至正明達無入不得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斅學有獲昭德惟新
皇祖有訓無逸乃逸保邦未危敘倫有極惟
皇紹法祗若寅恭惇大成裕明作有功
聖嗣監茲有嚴有翼臣庸作箴
至誠無息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三

厚倫篇

臣莊謹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人倫有五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虞
書所謂五典周書所謂五教戴記所謂五達道
者或詳言之曰七教十義或異言之曰三綱四
行或總明之曰人文人記皆不越此五倫而已
此五倫者出於天性皆所當厚而父子長幼夫
婦三倫尤所當厚也目中所謂隆孝敬則父子
親矣惇友愛則長幼序矣重內儀則夫婦別矣



睦宗戚則親與序別之推俱備矣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明倫之家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隆孝敬箴其二曰惇友愛箴其三
曰重內儀箴其四曰睦親戚箴

隆孝敬箴解

解曰曷謂乎隆孝敬也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以言乎人君之盡倫當始於愛敬以建家
國之極也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
愛以言乎人君之惇教當推其孝敬以感和平
之化也夫盡倫建極則至治馨香達于神明有
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惇教弘化則泰和洋溢盈
于宇宙有以裁成天地之大道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過廟則趨過闕則下所以示之孝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所以示之悌禮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
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
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於乎觀斯禮也所以
隆孝敬者不在茲乎乃若文王為世子而孝行
載於禮成王朝宗廟而敬德歌於詩誠可為永



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朕躬
撫臨億兆令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
越神靈肅高懷愴若或見之奉先思孝祭神如
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
之道也又
命畫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為圖以
示子孫諭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
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崇
宗廟以極禋祀之誠大享
明堂以通神明之德禘
初祖於數千百載之後祔
顯陵於數千百里之遙雖虞舜大孝武王達孝無以
復加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孝因至性而察於人倫
敬本淵衷而達乎天德宋儒真德秀亦云知父母

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
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隆孝敬箴
箴曰大哉孝乎天明地察以首三綱以基萬化
至哉敬乎享帝仁親以參三極以洽百靈一日
三朝孝思維則問寢視膳是曰至德三老五更
敬施惟崇寔與乞言是曰至恭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爰敦天倫爰熙帝載
皇祖有訓木本水源燁然有文肅然有思惟
皇紹法
純孝熙敬
廟典稽周
祾恩慕舜
聖嗣監茲世德克承臣庸作箴萬國儀刑
惇友愛箴解
解曰曷謂乎惇友愛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以
言乎友生於孝天性也不可改也詩曰因心則
友以言乎友生於心天顯也不可越也夫友生
於孝則自吾親一體而推之以擴乾父坤母之
情是之曰理一友生於心則自吾心一念而推

之以嚴君尊臣卑之等是之曰分殊是故古之
教太子者入學齒胄約之以遜恭之禮嚴廟收
族博之以敦叙之仁晉語曰文王在傅弗親虞
師弗煩敬友二虢惠慈二蔡及其即位也詢于
八虞度于閎天謀于南宮是以億寧百神而柔
和萬民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惇友愛者不在茲
乎乃若唐玄宗宴諸王于花萼樓而為長枕大
被之好宋仁宗宴諸王于睦親宅而有椒掖蘭
闈之頌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嘗問

皇太子近日講說何書對以漢七國謀叛事
上曰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局殺吳太子以激其怒及
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王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
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
下公法如此則爲天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
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道又
諭廷臣曰先王封建所以比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
齊特顧施爲何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

此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推仁恩于
宗室而
詔諭屢頒廣友愛于
藩輔而
恩賚存錫既粟帛以重老耄之典賜書幣以篤親親
之仁雖武王頌王成王歸禾無以復加矣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承乾繼體必溥維城之德
顯比惇親必明于蕃之分宋儒程頤亦云建立萬
國所以比民親輔諸侯所以比天下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惇友愛箴
箴曰武頌寶王宗彝有爛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成歸嘉禾領粟實堅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鶺鴒
興歌鳧鷖奏雅周道燦然誰其作者嗣時厥後
古風式微豆萁有謠瓜實有詞念茲天潢夾輔
京室磐石爲宗泰山作礪

皇祖有訓敦睦藩服燕謀惟芑鴻圖惟穀惟
皇紹法肫肫其仁璇源衍胄玉牒展親
聖嗣監茲友愛天至臣庸作箴
本支百世
重內儀箴解
解曰曷謂乎重內儀也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以言乎王者修身以樹內則而孚于人心不必
憂勤而自獲元吉也禮曰天下內和而家理以
言乎王者齊家以正內治而昭乎天德不出戶
庭而自成元化也夫內則樹而孚人心則其誠

有孚而天地之大義以立內治正而昭天德則
其儀不忒而家國之大順以達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創孺子之室而其分嚴有以謹之于始就
外傅之舍而其禮備有以成之于終禮曰天子
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和內順國家理
治此之謂盛德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重內儀者
不在茲乎乃若塗山產啓遂承夏后之元龜太
任開文克承周家之寶曆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
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
之權嬪妃無寵幸之昵至若朝廷政事稽於眾
論恭決可否惟善是從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
休慮患防微如履薄氷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
守之道又
命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諭之曰齊家治國
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
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
天下亦舉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
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臣仰
惟
皇上光昭
祖訓首頒
仁孝皇太后內訓以嗣
高后之懿教繼梓
慈仁皇太后女訓以揚
先帝之成範所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蔑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秉易之家人以立中正之方
敦禮之內則以效明章之治宋儒周敦頤亦云治
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重內儀箴
箴曰兩儀斡運三才奠位坤德中含陰教內治
履都誕堯嬀汭儀舜就日如神配天作聖簡狄
生商姜嫄啓周帝圖昭錫天眷申休太任思齊
太姒思媚懿範式昭徽音允嗣漢之明德宋之
宣仁克閑家法永播賢聲

皇祖有訓
孝慈有傳寶典焜煌瑶編璀璨惟
皇紹法有孚咸如
内訓有典
女訓有書
聖嗣監茲端本善則臣膺作箴上昭
峻德
睦宗戚箴解
解曰曷謂乎睦宗戚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
屬異姓主名治際會以言乎禮莫大於分而同



姓異姓之親各有其等也周禮曰金路鉤樊纓
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
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以言乎分莫大於名而
同姓異姓之封各有其器也夫禮先於分則收
族屬以嚴宗廟者不容於緩矣分先於名則正
體統以尊朝廷者莫之敢踰矣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履信思順以承天之道講信修睦以順人
之情禮曰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外朝以官體
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
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公
與族燕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於乎觀斯禮也
所以睦宗戚者不在茲乎乃若漢之金張許史
越禮則無叙宋之高曹向孟守禮則有恒誠可
為法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追封
太原長公主冊文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既追尊
祖考又及於兄弟之親所以叙彝倫昭恩義帝王
之先務也朕當艱難之秋賴
祖宗積德
上天眷命削平僭亂統馭華夷每念我



皇妣生兄姊及朕六人今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劬勞
之恩無從以報而兄姊復無在者骨肉之親感
悼無已稽之古典宜有褒顯以稱追崇可封為
太原長公主又
命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諭之曰國家
用人惟才是與使奇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
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斂政朘削
尤甚民困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毋恃親故
以生驕恣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
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

議汝其欽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至仁覆冐以法堯之敦族
大智濬哲以效舜之察倫所謂有惻怛之愛有忠
利之教爾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親親有典而仁逮于行葦之敦
賢賢有序而禮周于嵩蘿之施宋儒周敦頤亦云
善則和親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睦宗戚箴

箴曰三善既備九族既敦凡厥戚屬咸沐殊恩
昔在漢初萬石謙謹迨于馬廖澄龍致警昔在
宋初諸杜微柔迄于曹佾貫魚無鄙蘭畹飄香
桂池流馥貴餙文腴豐澤雲渥貴不期驕富不
期侈疇與節無永終厥譽
皇祖有訓以禮以仁肅然如秋温然如春惟
皇紹法光凝休命處之以中裁之以正
聖嗣監茲睦婣任恤臣庸作箴
建其有極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三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古昔帝王之圖治罔不
夙夜祇勤誠以天下之大萬幾之繁繫乎一人
甚重也苟非理明而素定于中求其事至而應
之無失者亦難矣惟
天有成命我
祖宗受之以啓丕圖貽我後之人其日監在茲赫然
猶



祖宗之時也敢不敬乎况庶政得失庶徵休咎應焉
尤天意之昭灼者也故欲明治道其必自敬天
命始敬之所寓莫嚴于祀
天而尊
祖配
天之義
宗廟饗祀之制莫不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下逮群
祀亦猶是也其可瀆乎故嚴祀典次之近而朝
廷天工之代在群臣也故辨人才待臣工次之
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義附
以四箴其一曰敬天命箴其二曰嚴祀典箴其
三曰辨人才箴其四曰待臣工箴

敬天命箴解

解曰曷謂乎敬天命也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
親克敬惟親以言乎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人君
當修德以享天心也周公告成王曰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以言乎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人君當
凝道以承天祜也夫修德以享天心則君心與
天心為一體淵淵其淵而萬化出矣凝道以承



天祜則君道與天道為一致浩浩其天而三才
位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於其始生而齋肅端
冕以見於天乃所以開受命之端於其繼體而
王藻龍卷以象乎天乃所以崇基命之本禮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
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敬
天命者不在茲乎乃若周成王述敬天之詩而
不敢康寧宋仁宗作敬天之圖而罔敢昏逾誠
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德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
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
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
欲永保天命者未之有也又曰天道微妙難知
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
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
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箕子
以是告成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禋祀
泰壇而無幽不格
祇薦
泰號而有赫其臨凡
御深宮大庭之時顒若
郊天
饗帝之際自古人君之敬天命未有能越焉者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帝堯之欽若而文思安安

法文王之昭事而小心翼翼宋儒胡寅亦云人君
不可不知乾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敬天命箴
箴曰皇皇大運蒼蒼上玄三垣中列七政左旋
春元發生夏亨長育秋利平秩冬貞藏復五行
順序萬象昭明陰陽交盪真精翕凝人君法象
咸有一德歲省無愆日監有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法天之道惟日居諸
皇祖有訓惟天無常惠迪則吉純佑則昌惟
皇紹法



大報惟誠明馨上達
玄德中升
聖嗣監茲敬之敬之臣庸作箴
天惟顯思
嚴祀典箴解
解曰曷謂乎嚴祀典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
享上帝以言乎帝王觀木火之鼎而大象昭焉
郊以祀天而盡仁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
王以享于帝立廟以言乎帝王觀風水之渙而
聖文著焉廟以祀祖而盡孝也夫惟仁人為能

事天自郊而下百神於是乎咸秩矣惟孝子為
能享親自祖而下百禮於是乎胥洽矣是故古
之教太子者郊見而祇冢所以豫養其法天之
仁廟見而顧趨所以豫啓其法祖之孝禮運曰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
正法則焉於乎觀斯禮也所以嚴祀典者不在
茲乎乃若大舜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尊烈考
而右文母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



祀故當有事内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
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崇祀事
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
令有國大祀曰
圜丘方澤
宗廟社稷其各具沿革以進又曰祭祀在乎誠敬不
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
物雖薄而誠至神必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聞以德受福不聞以物受福也
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復
四郊正
天地
日月之位載崇
九廟虔
祖宗
考妣之祀凡
大禘大祫以至四時之享
先農先蠶以暨百神之禋自古帝王之嚴祀典未有



備於此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精明其德恒如匕鬯之持
兢惕其心儼若馨香之薦宋儒程頤亦云王者奉
人心之道至於有廟極也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嚴祀典箴
箴曰古聖作則尊尊親親壇坎攸區廟墠攸分
惟仁享帝泰畤真位天宗有祈明堂有配惟孝
享親宗祏惟明烝嘗有序禘祫有倫徧于群神
以洽百禮爰薦玉帛爰陳牲醴明德惟馨精意
以格以覲耿光以揚大烈
皇祖有訓祀事孔明致慤致愛必躬必親惟
皇紹法
祀儀有典以妥以侑至微至顯
聖嗣監茲是訓是行臣庸作箴
享于克誠
辨人才箴解
解曰易謂辨人才也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以言乎圖治莫難於知人在秉哲以拔才而後
克充其任也伊尹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以言乎翊儲莫要於得人在迪哲以贊德而後
可責其成也夫所謂拔才匪直采諸物望以尚
虛名而已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
無遁情是之曰秉哲所謂贊德匪直縻以官爵
以求備員而已必諭之道術傳之德義保其身
體而無虛飾是之曰迪哲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特簡大僚以充師保之任旁招多士以備賓友
之官戴記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

之術惇閎而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於乎
觀斯記也所以辨人才者不在茲乎乃若穆生
缺醴而見幾有介石之操桓榮賜車而歆羡有
孕願之態誠可為永鑑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姦良固為難識
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
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
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未知之初一槩
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書曰用賢勿貳去邪



勿疑爾等其慎之又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
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
暴者為君致殃何謂純良虛心公忠臨民豈弟
雖才有不逮者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
刑獄掊剋聚歛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
武帝任張湯而政事乖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
此事甚明可為明鑒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知人邁禹必察其心術之微
敷哲超湯必稽其德藝之著所謂帝王之德莫大
於知人是已 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文明以照幽選而擇之必精
撝謙以禮耆舊而用之惟慎漢臣賈誼亦云太子
之善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其是之謂乎 臣謹
上

## 辨人才箴

箴曰軒皇六相虞帝九官仰清穹俛俯堂壤端



列若元嗣寔資良弼嘉謀嘉猷以引以翼或論
道術養其德性近朱者赤近繩者正或傳禮義
稽其問學如金斯礪如玉斯琢凡厥有位登崇
俊良出入起居罔有弗臧
皇祖有訓甄才授職純臣是寶佞人必斥惟
皇紹法神明內蘊藻鑑惟公辨別必正
聖嗣監茲取人以身 臣膺作箴允也大成

## 待臣工箴解

解曰易謂乎待臣工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以言乎君之遇臣隨其

任有不同當推誠以待之也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言乎君之知臣隨其才有不同當炳幾以燭之也夫推誠以待之則有道者得以盡其忠而讒邪罔間爾矣炳幾以燭之則有志者得以効其用而憸小罔惑爾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慎擇師傅丞弼之官以端其型範茂選馮翼孝德之士以礪其切磋禮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於乎觀



斯禮也所以待臣工者不在茲乎乃若漢叔孫通之敢言而猶假于四皓羽翼之功唐李世勣之留輔而終藉于五王贊助之力誠可爲求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東宮官屬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也人有彝鼎而尚知寶愛太子承主重器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又

諭廷臣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交搆之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清心以出治而股肱必擇其良

純心以任賢而金玉用汝作礪所謂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體貌隆于師傅而務學時敏

麗澤資于賓僚而作德日休宋儒范祖禹亦云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待臣工箴

箴曰三公論道握樞贊機天工是代斗氣斯輝六卿分職經野體國衮職是補台垣斯列百官效用亮采浚明庶績咸熙大猷允升矧茲宦僚職專輔弼前望後丞左右弼或如股肱或如股肱師儒考德宥輔稽功

皇祖有訓相須一體遇之以恩待之以禮惟皇紹法顯忠遂良金玉其相追琢其章

聖嗣監茲望道如見臣庸作箴

昭回雲漢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遠而四方天之視聽在民也故恤民隱次之臣民之賢率本於教教化之行必先於養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志此教之大方也故崇教養正禮樂又次之至於審聽納則無壅蔽之患而上下之情通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恤民隱箴其二曰崇教養箴其



三曰正禮樂箴其四曰審聽納箴

恤民隱箴解

解曰舄謂乎恤民隱也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言乎民之向背繫乎君當知其邦本所在而不可虐也召公之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以言乎天之視聽存乎民當知其天命所在而不可緩也夫知其為邦本所在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拂乎人情之公知其為天命所在則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不違乎天道之正是故古之
教太子者在書有若無逸諭以民生稼穡之艱
在詩有若豳風誨以民風淳朴之厚禮表記曰
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於乎觀斯記也所
以恤民隱者不在玆乎乃若于志寧諭以民生
利害聿昭直道張玄素諫其驕泰傷民足垂讜
論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命
皇太子諸王往臨濠謁



陵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
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
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
之政為商周令主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
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情況汝他日皆有國
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郡縣遊覽山川經歷
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
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
風俗之美惡耶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

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又曰朕每觀尚書
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知之
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
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
以然者只為視民輕故也惟能知民與已相資
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
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温諭覃被視四海猶一家



恩詔荐頒視萬民猶一體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上昭於天之明畏而敬哉有上下
軫於民之幽隱而食哉惟時宋儒朱熹亦云天下
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其是之謂乎臣謹匕
恤民隱箴
箴曰乾元稱父坤元稱母兆民猶子藐焉中處
堯仁如天加志窮民授時播穀民俗惟淳舜德
好生御衆以寬阜財解慍民心惟安大禹胼手
成湯剪爪拯溺救焚精格穹昊文王輯和武王

牧寧厚生復性化被蒼生
皇祖有訓千聖一道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惟
皇紹法哀矜下民乎乾資始無坤資生
聖嗣監茲視民如傷臣庸作箴四方為綱

崇教養箴解

解曰曷謂乎崇教養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以言乎天道至神而四時不忒聖人所以法天而立道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言乎聖政至善而兆民允殖聖人所當體民而施政也夫法天立道化而裁之存乎變斯能



有以神鼓舞之教體民施政推而行之存乎通斯有以盡裁成之宜是故古之教太子者豫惇其教以成天下之教豫豐其養以厚天下之養古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上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於乎觀斯

禮也所以崇教養者不在茲乎乃若漢明帝臨辟廱拜三老以先天下之讓唐太宗命東宮拜三師以先天下之順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監彼荒淫可以長享富貴矣又曰君之於民猶心於



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憸邪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重幸辟廱元化風行於上國
歲耤天田膏澤普沾於下土所謂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順之養正而養賢以養民
法臨之教思而教家以教國宋儒程頤亦云民可
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崇教養箴

箴曰古聖教民教以五倫匡直輔翼民德惟新
古聖養民養以六府樹畜耕穫民生得所鄉校
國學黨庠術序範圍不過禮教就緒鄙正鄰長



閭胥族師曲成不遺仁澤咸滋教養天下自國
本始篤厚民生肇修人紀
皇祖有訓軫恤元元敦崇政基澄清化源惟
皇紹法
身先天下
藉田厚生
幸學興化
聖嗣監茲
膏澤下民臣庸作箴
萬邦以貞

正禮樂箴解

解曰易謂乎正禮樂也易履之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以言乎天澤有高卑
之象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禮行乎其間矣豫
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以言乎陰陽有感通之幾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乎其中矣夫禮昭乎履
君子履之而莊敬嚴肅之心生樂宣乎豫君子
樂之而易直子諒之心生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禮以修外有文以形外心之動樂以修內有質



以彰內心之敬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
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於乎
觀斯記也所以正禮樂者不在茲乎乃若師氏
教之以三德三行而保氏亦有六藝六儀之習
大司樂教之以樂德樂語而樂師亦有樂舞樂
儀之詔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
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
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又曰論禮樂者必原於
德此至論也美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則禮樂不
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
古禮樂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以為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興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
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致
治不能如古探德凉薄故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正



大禮自
郊廟
朝廷以及邦國而大節與天地同體載稽
大樂自
大報
大享以及燕樂而太和與神化同流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致禮以治躬而必率其性
致樂以治心而必約其情宋儒司馬光亦云聖人

履中正而樂和平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正禮樂箴

箴曰天尊地卑大禮必簡作夷典禮明倫叙典
陰變陽合大樂必易后夔典樂諧聲協律三王
異世禮不相襲與時損益至中而極五帝殊時
樂不相沿與化流通至和乃宣周禮大備虞樂
盡善禮究十倫樂窮九變
皇祖有訓禮樂隆興作者謂聖述者謂明惟
皇紹法則象
天地觀禮于履觀樂于豫



聖嗣監茲中和位育臣膺作箴
萬年景福

審聽納箴解

解曰曷謂乎審聽納也舜告禹曰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以言乎不稽于古不咨于衆
者當遠而堅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言
乎鯁言逆耳巽言從心者必審而納之也夫遠
而堅之則讒說不得以殄行而君心之精一者
渾乎其有定體矣審而納之則蓍疑不得以敗

誅而君德之協一者卓乎其有定守矣楚語曰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乎觀斯語也所以審聽納者不在茲乎乃若
晉之洗馬江統以五事進諫乃拒而弗從唐之
詹事姚班以四事上疏或從而不改誠可為永
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
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



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從容後世以諂
諛相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冊此誠可以
為戒又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
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諂謗言近於忠諫言
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
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堯皷衢室咨四岳以明謨
舜訪總章闢四門以來善所謂清心以滋之虛[illegible]

以受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約以保聖拳拳服膺而勿失
謙以受益諄諄傾耳而不拒宋儒程頤亦云人君
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其是之謂乎臣謹
上
審聽納箴
箴曰堯設諫鼓嚚訟必懲舜命納言讒說罔陳
禹縣鞀鐸昌言必拜武銘戶牖丹書受戒冕璪
雖蔽視於無形雖[illegible]附聽於無聲矧維重離



承基出震虛襟廣納撤膳深聽班彪讜言劉洎
法語逆耳當從犯顏弗忤
皇祖有訓必察邇言芻蕘勿棄藥石罔捐惟
皇紹法作哲作謀恒采讜論茂啓嘉猷
聖嗣監茲虛以受人臣廣作箴
納誨惟明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賞罰公則無僭濫之忒而
小大之心服制財用則絕侈靡而經費有常飭
兵戎則戒窮黷而扞禦有備馭夷狄則廣威德
之施而謹夷夏之辨此皆制治宏綱臨御要道
不可有一之不明也既總論其綱又條列其目
舉而措之如運之掌耳尚其豫講而深究之哉



皇言真可爲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
義附以四箴其一曰公賞罰箴其二曰制財用
箴其三曰飭兵戎箴其四曰馭夷狄箴

公賞罰箴解

解曰曷謂乎公賞罰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言乎賞罰之權
皆出乎天聖人所以奉天而不違也禮曰爵人
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以言乎賞
罰之典當公乎人聖人所以同人而無我也夫
奉天不違則慈惠以象生殖威令以象震燿其
諸天道之神矣乎同人無我則無作好以遵王
道無作惡以遵王路其諸人心之正矣乎是故
古之教太子者明政德以道之賞而賞必酬有
功明精意以道之罰而罰必懲有罪漢儒董仲
舒策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
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於乎觀斯策也所以公賞
罰者不在茲乎乃若商高宗不僭不濫允成中
興之大業周康王畢協賞罰克稱守成之令主



誠可爲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
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
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必當功上不爲德罰必
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
而害大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又曰人君操賞
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
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懲朕觀漢
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
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紹大舜之賞延于世而優渥屢霑于閥閱
思文王之罪不及孥而刑罰欽恤于囹圄所謂承
大意以從事而已無與焉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慈惠仁愛不施賞而民勸
莊敬嚴毅不加罰而民畏漢臣諸葛亮亦云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公賞罰箴

箴曰天以陽生雨露洋溢王者慶賞施德象日
天以陰斂霜霰凜烈王者威罰修刑象月賞匪
私好明試以功文錫圭瓚武貺彤弓罰匪私惡
哀矜折獄輕繫末辭重加誅戮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奉若天道罔有弗欽
皇祖有訓律誥昭章以正朝廷以肅紀綱惟
皇紹法至大至公賞以春夏罰以秋冬
聖嗣監茲明德愼罰臣廣作箴
萬世允法
制財用箴解
解曰易謂乎制財用也易節之彖曰天地節而
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言乎聖人
順天之道節財以裕民而不過其則也繫辭曰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言
乎聖人察人之情行義以正民而不罹于咎也
夫節以裕民則取之有制用之有度而國需弗
匱義以正民則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而民生弗
盬是故古之教太子者以冢宰制國用兼知其
錢穀之豐耗以太府司財賦周覈其出入之多
寡雖王世子有不會之文而亦未嘗有擅用之

制大學曰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
末也於乎觀斯傳也所以制財用者不在茲乎
乃若劉洎之敷徽猷以宴安爲懷業之戒張昭
之陳正論以紛華爲蕩心之規誠可爲永鑒也已
我
太祖高皇帝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
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
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昔漢武帝
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蠹財

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
下騷然此可為戒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
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遑其父經營儲積
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
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足而君
富豈有是理哉 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準天地之節而措租之
詔屢頒



黔軍國之需而節用之
諭頻著所謂三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已 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克勤于家而知損益之道
克儉于邦而知盈縮之宜宋儒楊時亦云先王所
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甚是之謂乎
臣謹上
制財用箴
箴曰惟天生財惟國資用六府孔修九州作貢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節其盈縮制以經權周禮
九職農穀為貴掌於冢宰稽之司會鑄山為錢
煮海為鹽林衡澤虞罔弗攸兼齒革為利皮楮
為幣角人丱入罔弗攸備
皇祖有訓君民一體視國猶家視民猶子惟
皇紹法經國理民正之以義育之以仁
聖嗣監茲制節謹度 臣膺作箴
承天之祜
飭兵戎箴解



解曰易謂乎飭兵戎也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以言乎水伏於地兵伏於
民當養民而豫教之也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言乎澤依於地民依
於君當飭兵而豫防之也天養民以豫教則伏
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而天下之勢定於
一飭兵以豫防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
天下之政出於一是故古之教太子者不惟明
昭利以道之文而又明除害以道之武禮曰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
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於乎觀斯禮

也所以飭兵戎者不在茲乎乃若夏啓征有扈
而豫戒六事之官厲宣征江漢而申命三事之
緒誠可爲永法也臣我
太祖高皇帝諭李善長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内必當啓
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
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軍旅一事多忽而不
講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又
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
何謂本内是也内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
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
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
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消兵講
武然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
之擾唐撤中國之兵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

驗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
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神武符堯勵樞府以布陣之法
聖武邁湯戒本兵以飭戎之機所謂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是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圖大於其細而防微必謹
禎終於其始而制變有方宋儒張栻亦云兵政之



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飭兵戎箴

箴曰天懸五緯惟金含精地產五材惟金象兵
聖人則之神武不殺大振六師有嚴九伐中春
蒐田中夏茇舍中秋獮田中冬大閱牙璋起旅
蘇軨揚威内震姦宄外禦裔夷地水惟師澤地
惟萃觀其大象允宜深慮
皇祖有訓内安外寧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惟
皇紹法乃文乃武威震八荒光被九有

聖嗣監玆
天錫勇智臣庸作箴永孚萬世

馭夷狄箴解

解曰禹謂乎馭夷狄也益之戒禹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以言乎無忽於心無聽於政必迪謨而後可以柔遠也召公告武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以言乎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必昭德而後可以來遠也夫禹之文命敷于四海覲之禹貢嵎夷嶋化渠搜華心罔弗來王而益猶以怠荒爲警武王之休烈被于九域覲諸王會圖越



裳獻雉西旅貢獒罔弗來賓而召公猶以愼德爲勸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守則盛國靜必有防微杜漸之規出則撫軍動必有長駕遠馭之策禮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馭夷狄者不在玆乎乃若晉命中生征阜落不知春秋豫防戎商之規唐命承乾狎突厥罔識周禮嚴設象胥之旨誠可爲永鑒也已我
大祖高皇帝曰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馭蠻夷之要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強正以比爾又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術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



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國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得不謹備之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照臨萬國集玉帛於軒墀撫綏四夷通梯航於海嶽所謂帝王之御夷狄外而不內踈而不戚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鴻圖廣運修文德以招徠

駿烈弘敷全武功而振耀宋儒朱熹亦云聖王制

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

乎紀綱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馭夷狄箴

箴曰天地界限河嶽綱維中拱華夏外環裔夷

東際日域滄海澄波三韓冠帶航島謳歌西極

月窺青雲于呂竺竺共球梯崖宛委南宄炎垠



占星納賮白雉輿謡黃支沸詠北窮氷漠望斗

輪琛玄徠修覲黃羆貢珍

皇祖有訓無競惟烈予羽兩階玉帛萬國惟

皇紹法王者無外極天咸霑役極地咸載

聖嗣監茲旁燭無疆臣庸作箴

嘉言孔彰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六終



殘本文華大訓箴解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道南撰道南有河渠志已著錄初憲宗成化

十八年十二月以御撰文華大訓二十八卷賜皇

太子嘉靖八年世宗御製序文頒行道南因按其

篇章前爲之序次爲之解次爲之箴以嘉靖十四

年正月表上此本僅存三卷已非完書